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八九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八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6.37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八九册目次

史部・傳記類

吴中往哲記一卷續吴中往哲記一卷補遺一卷

〔明〕楊循吉撰　續　補遺〔明〕黄魯曾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吴中往哲記一卷續吴中往哲記一卷續吴中往哲記補遺一卷》提要

吳中往哲兩記序

黄魯曾撰

自玄黄剖判麗山氏以來未有昔哲之分故上古之世無懷無私德不悖而行自淳處情處厚教不設而事自正惟後之以有心爲賢以好名爲善者又不可同焉然降而近代十室之忠信竟慮其辭千人之俊卓果難厥類是以沉淪利欲之波奔騁物情之境而可道揚萬世者幾哉故不辯方外之徒或收闕視之菲疏食布衣確有弗爲之義柴車草履深有可取之風立朝者其大節爲甚難養民者其廉貞爲至乏小物細故未始不赫奕於流傳日用素行未始不驚貪於聞見但麟鳳乎羽毛之羣芝蘭乎天喬之積或百年而數人或四海而一事異以同昭罕以常顯自太上之立德若悖史之爲訓所當謹於記録而託墨卿管子以爲垂後之明鑑也且今之時編籍浩繁篇章紛贖五車無盡載而星壁無一藏自總角至垂素之年以焚膏盡[illegible]之夜何能閱其一二而東觀秘閣之不可[illegible]

其目巳大懸於民間之書何以撮其本要也耶是以愚見惡煩好簡譬之舉其綱於巨網挈其領於大裘而其餘詳細曲折者不足計矣故見楊君謙先生吳中往哲記而悅焉噫先生以著述自信林下優游凡幾十歷而此記者乃其首可表章者歟嗚呼崇基在前一簣可學神駿首路駑足願齊愚竊有志於續之是以采之聞見考之儒學參之公論詢之故實較之優劣思之眞妄律之德義合之先軌凡取一人沉吟進退

者百數恐修名永述之不足以與後人之仰歎也乃定爲四十人與君謙先生之數適近符焉自

聖祖開基至于今幾二伯祀其可尚可師者不過八十人則其身之懋修善之勇爲者不亦寡哉其儔耶且顯白之飭治也至易晻昧之嚴整也至難勉於所易忽也不怠成於所自然也不煩而片言可以置範一行可以立楷此國家之所蕑賴而世風之所敦尚也況德存則懿美往

合則位廢理孚則事舍義協則利損不啻瓦缶之鳴悉棄於虞韶之作爝火之灼咸投於曜靈之懸矣稽之仲尼嘗終以哲人自許文王追昔用宣哲爲稱可見哲之一言固卓絕之德瓌瑋之行也豈徒辯物審則析義宜類之爲矣哉苟非是實則雖託諂諛之頌而益彰其尤籍緣飾之文而愈形其醜刋之梓也爲木災潤之墨也爲楮病矣天下後世謂之何哉嗚呼以故斯人之徒雖一方之賢也而裨海可以景模雖一時

之美也而億年可以規襲斯記也當家置二冊人諷數篇見者不可以爲無可庸則所以敏於好古而趨於善者衆矣矧東吳素號甲郡控扼甌越合通江海爲天下都會之區而地靈人俊將宜其生賢不巳者乎上舍執菴徐子與予內戚也偶誦二記曰吳下人物纂述其實者多矣未有若此之約而公者也且自 國初以至于今幾二伯年而賢者麗不盈伯仲尼云難豈不之嘆有由然乎嘗捐金凡幾鍰梓以傳

峯之首倡一則中南之紹徽兼兩成文斷斷乎爲名邦之信述也而觀風之使由是以采轉以奏納於

聖天子焉予聞執菴之言順其高志以二記與之成之是爲序

吳中往哲兩記目録

勳德第一凡四人

葉文莊公盛　武功伯徐公有貞

尚書楊公翥　都御史韓公雍

剛介第二凡四人

僉事陳公祚　御史練公綱

長史顧公昌

高逸第三凡四人

王先生賓　安節龔先生大章

邢先生用理　杜先生瓊

著作第四凡九人

王先生行　俞先生貞木

檢討陳公繼　副使張公和

參政劉公昌　長史陳公紹先

祭酒陳公鑑　進士鄭公文康

訓導陳先生頎

風雅第五凡十四人

青城王先生汝玉　劉先生溥

張處士淮　沈氏二先生貞吉恒

僉事劉公珏　陳先生寬

徐先生庸

陳氏父子二處士體方大和

進士奚君昌　院判周君庚

僧寶明　女秀一人李氏

豪俠第六 凡五人

崑山顧仲瑛　常熟劉以則

長洲沈孟淵　玉雪朱公子

叅政陸孟昭

冠衲第七 凡三人

張皮雀　隆菩薩

喫肉和尚

忠節第一 凡一人

祭酒劉公鉉

孝德第二 凡二人

東齋顧先生亮　賣線錢氏子

剛正第三 凡四人

侍郎孔公鏞　少卿李公應禎

郎中張公瑋　尚書周公用

道化第四 凡一人

進士金君洲

德義第五 凡三人

都御史徐公源　御史夏公璣

都御史王君守

廉信第六 凡二人

副使陳公琦　少卿都公穆

淳厚第七 凡三人

皇甫一菴居士通　東閣大學士吳公寬

郎中魏君應召

才望第八 凡一人

尚書顧公璘

清直第九 凡一人

叅政胡公淙

勞績第十 凡二人

百戶黃公忠　弟黃公信

吳中往哲兩記目錄終

吳中往哲記卷之一

郡人楊 循吉

勲德第一 凡四人

葉文莊公盛

葉文莊公與中鑠裭給事兵科彈驕將楊駿讀
踈 內廷群臣震恐由是諫垣益重歷踐旣
久物望咸歸乃以都御史兩鎮北邊一巡南
徼所至公署扁五大字曰不敢負 朝廷毎
履一任而歸舟無私藏唯將書史數十篋而
巳晚歲登吏部侍郎雖爲銓佐天下士大夫
猶特憚之倚以爲準高峻之節屹立 朝端
未嘗以公柄私惠親故處於位所著書殆幾
百卷篤學辯博爲一時首稱

武功伯徐公有貞

武功伯徐公有貞夙負高才談鋒文氣並英邁
莫敵治水章秋褫免泛溺之患 景泰末歲
贊決鉅策忠直捐軀衆寓再朗晝日三接遂
爲儒臣之極遇一時廊廟大謨畫悉預

朝野聳望不幸讒構中作幾墮於死賴
天子明聖得末減爲金齒之謫隨返桑梓能以
憂患自外放情絃管泉石之間若忘其先貴
賓侶乞文崇朝坌集援毫數行輒重收去用
是亦不落莫閱世六十餘甍議者謂公人物
殆是四海物望不但爲吳之增重

尚書楊公翥

尚書楊公仲舉從軍武昌楊文貞公適以流落
相遇遂締爲布衣交廬陵旣貴首袚登薦
景皇帝在邸特爲宮僚以醇謹見重 景泰初
用舊臣爲禮部侍郎方是時從潜之臣無踰
公者僉云樞管可俟而公獨奉身還吳宦槖
清貧至居無安泊之處寓樓故人家耳北虜
也先旣革心向化詣闕奉表貢
景皇帝製衣一襲面命服之以覩其脩短焉公
手疏乞時朝
太上皇帝受尚書以歸及家居猶與素如故不
以身被 上知少見於顏色歲時或詣郡縣

展禮布袍角帶獨立階下未嘗先通於閽人
及薨子瑋方八歲朝　京師
景皇帝親引入內賜果餌遂授吳縣主簿　天
順初罷及　朝廷追理一時柄臣公獨以靜
退得免削奪或傳猶以前奏故也公忠厚有
雅量時稱長者必曰楊尚書

都御史韓公雍

都御史韓公永熙弱冠時爲御史江西巡案吏
事精敏一道驚服年向三十已爲都御史復

治江西所立政令皆永用爲例如江南用周
文襄也以兵事左遷浙叅不屑省事日務游
覽以需再召兩廣蠻賊不靖果拔公往伐追
斬至大藤峽威名大振賊悉遁去邊陲熙寧
公乃晝治梧州以身爲南中巨鎮自來諸蠻
憑險時出爲患及公旣申大伐始知以保命
爲事不敢復持戈鋋攻刼至其歿後十餘年
猶然則餘威之慴人也進士吳文舉奏立祠
於廣祭以春秋

剛介第二凡三人

僉事陳公祚

僉事陳公永錫生有勁氣　永樂進士也選入
翰林　天筆親授河南叅議坐與同僚交訟
配均州躬耕十載獘居粗食妻子共之　宣
德更化復由白衣起爲監察御史上疏勸讀
大學衍義由是得罪與骨肉十六人同錄下
錦衣獄凡四年蘇有二義士王處常李彥容
爲歛錢饋食

英廟御極赦出復以前官巡按湖廣坐劾遼王
更得罪當斬會王事亦自發乃得以前奏不
謬免死三歷顛危弗移厥操後爲福建僉事
鄧茂七起時獨以他故不署事得無罪兩司
皆謫至驛遞小官公獨完秩致歸人以爲忠
公之報焉

御史練公綱

御史練公從道土木之役以太學生獻中興十
二策　天順初入臺嘗因朝會抗劾群臣

玉陛宣宥猶不能奪其直論朝紳歛避巡淮
上獨按李駙馬罪觀其軀榦僅如中人而機
慧內朗吏牘精通一措足未甞不以公法自
律再巡福建按一布政使被中解官歸然剛
鯁之風沒齒不屈

長史顧公昌

長史顧公德輝清介絕俗平生未甞受人一蔬
之饋晚歲致仕家居詣人家誓不飲食留之
輒起去或主自啜茶公對之清談而已雖遠

去數里寧飢渴而歸其爲人剛嚴高峻堅不
自汚視古廉士無慚焉

高逸第三 凡四人

王先生賓

王先生仲光志不願仕因自壞其面貌終身獨
居無妻子鬅髻布袍游行市中以賣藥自給
所至羣兒隨焉郡守姚善枉謁衡門先生窺
戶間見輿僕森列呼曰勿驚吾母踰墻逸出
姚守他日卻儀從獨候門下始接焉據坐受

拜以道誨之若師弟子也姚少師既貴歸亦
來訪弗肯見之方盥掩面走吳隱君子宜爲
冠

安節龔先生大章

龔先生大章崑山老儒也躬秉特操寓伏田間
肆力羣書著述不輟周文襄公甞累候其家
諮質治道因兩薦爲淞江太倉教授皆堅遜
不就先生善記 國初典故至於文移案牘
皆能誦之不遺有田三十畝仰食耕作晚歲

獨與一老婢居敝廬中種豆植麻詠歌自適
每有所詣無遠近皆步或勸稍就舟楫先生
曰生吾足何用哉歿年八十餘門人私謚曰
安節先生

邢先生用理

蠢齋邢先生用理亦不娶并童僕無之所居室
中盡列古書無所不覽薪水之勞皆身自爲
之日唯炊一黍分而食焉未甞得一煖食或
冰波彼蕭然如野僧之居及叩之經史傳

無不知者客至唯清談不設湯茗有前輩
人每謁之必袖錢以往午則買食他處復來
談焉老得疾歿所藏書皆爲門人持去

杜先生瓊

杜東原先生用嘉爲人醇和安定博通經史詞
翰與其人品俱重一時郡守况伯律兩薦之
皆固辭不赴晚歲持方竹杖出遊朋舊間逍
遥自娛號鹿冠老人歸則菜羹糲食怡怡如
也家有小圃不滿一畝上築延緑亭時亦以

寓意筆耕求食僅給而已不見其有憂貧之
色浩然自足老而彌堅雖古人無以加也尤
善畫層巒疊嶂師董源年七十九卒

著作第四 凡九人

王先生行

王先生止仲 洪武初儒者也其文簡淡有味
有楮園集行世以蘭都督請爲子師連累坐

俞先生貞木

俞先生貞木其祖曰石澗先生精於易著書
卷世居吳城郡學之旁水石幽媚代習儒業
先生文亦暢達當時貴之仕爲都昌知縣

檢討陳公繼

檢討陳公嗣初爲人長者 永樂中楊文貞公
薦入翰林特被知遇每有顧問必在 上左
右老而居吳多開故實德尊行成咸仰以爲
宗工焉稱曰陳五經家有緑水園吳中稱衣
冠之族爲第一

副使張公和

副使張公節之眇一目既仕猶學讀漢書必三
十遍提學浙江歿浙士數百來聚哭哀之如
父有篠菴集

叅政劉公昌

叅政劉公欽謨早歲穎悟書過目不忘 廷對
以公字立說頗忤時宰抑不得及第乙巳之
歲虜冠充斥作攘論 景泰史局開首預掄
選作史論提學河南搜集殘碑作中州文表
又作河南志晚宦廣中悲憶太夫人作[illegible]

慟哭記以家在吳作蘇州續志裒撮聞見作縣笥瑣探記錄海內人物作敘士平生所歷大都曰金臺南都曰雨花臺河南曰嵩臺廣東曰璚臺蘇曰胥臺故有五臺集葉文莊公則其知已然未嘗干薦故不得大用

長史陳公紹先

長史陳公紹先文質實書亦清媚家居後以筆硯食厚德人也年九十三歿

祭酒陳公鑑

祭酒陳公緝熙未仕時嘗曰吾得為錢塘令足矣及第為詞臣有文名作大字勁健奇古當代珍之官終祭酒

進士鄭公文康

進士鄭公文康崑山人生有疾第後不受職歸卧山林其文鬱茂有氣官雖不達清望聳然

訓導陳先生頎

訓導陳先生永之為人清介中歲遂致仕其[illegible]醇和平淡所論說長於訓剌所著有[illegible]

古

風雅第五 凡十四人

青城王先生汝玉

青城王先生汝玉詩豪放有寵 永樂間與王偁孟楊解縉紳王達善同名當時稱東南五才子

劉先生溥

劉草窓先生原博為人氣高詩亦豪放為御醫在都下每觀人詩未嘗有愜意之作俯視一時騷壇之士若培塿焉心所弗盈雖唐宋古人亦攻論不惜與郭登湯胤續同稱為豪

張處士淮

張處士豫源貧甚落魄詩出口便成且新麗自不知有才也破衣垢面與尋常人等合肥徐誌以詩人自負謂蘇無詩人見豫源舉筆驚伏不已後為富人賭賦牡丹百篇一宿而就餉穀三十石性好酒朝暮不離杯勺竟以醉墮死水中

沈氏二先生貞吉恒吉

沈氏二先生兄曰貞吉號南齋弟曰恒吉號同齋相城故家皆工唐律兼善繪事每賦一詩營一障必累月閱歲乃出不可以錢帛購取故尤以少得重家庭之間自相唱酬下至僕隸悉諳文墨並年八十餘卒

僉事劉公珏

僉事劉公廷美詩句清圓武功伯吟友也棄官時頭未白家有水竹之勝其畫尤精妙人不易得時稱鑒古

陳先生寬

陳先生孟賢五經之子吟詩臥鍛月鍊必作貴重諷之聽者愛焉有侍姬曰梅花居士掌箋墨一時有孫繼康王孟南皆享高壽俱能詩

徐先生庸

徐用理本富家以詩衰其吟詠大抵長於香奩之作亦膏粱之餘習也

陳氏父子二處士體方大和

陳體方老儒也詩思敏捷而嗜酒嘗從人乞飲飲時隨所求詩累篇輒成或但口占而已無被人拉向壁作詩必先索酒時有美句將死頭戴野花肩輿徧遊田間狂醉三日乃捐世去其子曰大和詩亦清美一生恒遊僧舍號無住髮僧所賦詠多禪語平生蹤跡非西茶則東嶺自來吳中詩人能放浪水石間者一人而已一日醉死友人家

進士奚君昌

進士奚君元啓好吟詩以徐字爲韻凡賦數徐久游場屋始得第題坊曰老桂

院判周君庚

院判周君元巳詩沉鬱忠厚吾得其詩未嘗不三嘆兼善小楷今歿矣吳中失此詩人復何可得

僧寶明

僧寶明爲詩不塵亦清婧貧甚而好客客不則罄資飲號月舟人多知之

女秀一人李氏

李氏女　洪武初人有集一卷警句曰桃花一
簇開無主終不畱題崔護詩其思正矣

豪俠第六凡五人

崑山顧仲瑛

顧仲瑛崑之富家能詩好結交豪傑亭館凡三
十六處極一時之勝元末天下亂江南士大
夫多往依焉後更兵貧病削髮爲在家僧

常熟劉以則

劉以則常熟人也富而好客雖挾巫卜小技往
謁之無不有所贈名聞江湖過陽山范家見
其門繫耕牛數十頭笑曰此賣牛牙郎家耶
不交禮竟去

長洲沈孟淵

沈孟淵相城儒家也被薦不受官終身遯處好
自標置恒著道衣逍遥林館之間每日設
筵酒食以待客或令人於溪上望焉雖

玉雪朱公子

公子朱玉雪將家子豪邁不羈盛服肥馬往
士大夫間人許其豪武功伯之歸也日奉以
遊山水酒饌絲竹之費傾家不吝本不甚知
書而特好詞翰武功遊山長短句數闋皆與
之遊所作

叅政陸孟昭

陸孟昭叅政平生慷慨多交爲刑部郎中在
都下時諸司士大夫無不識者而皆與之善
座上恒有數十客門外之車馬未嘗絕也未
交者或來交孟昭或孟昭往交一見歡然一
時朝紳與友者殆千七八後竟以讒歸其人
大抵豪俠士也

冠衲第七凡三人

張皮雀

張皮雀手持皮雀兒引羣兒童爲戲恒有數十
隨之亦能青天致雷人觀其裸童身也

隆菩薩

永樂中欲杜釋源籍童行皆謫爲邊士呉僧[illegible]
菩薩表求焚身救之許焉積薪坐其上圍以
刀戟擁燧未至口吐三昧火自焚肉盡而枯
骸直立節節不墮謫者由是皆赦今呉中有
焚身圖也

喫肉和尚

喫肉和尚不知何來無名字遊丐呉中將十年
能食肉一頓盡數十斤或四五日不食其色
萎瘁而神清扣之無答夜宿北寺門下巡按
御史王濬親臨視之亦坐不起也唯撲其帶
笑焉死時謝諸嘗施食者爲乞水飲二三石
盡洗腸胃乃化

呉中往哲記卷之一終

續呉中往哲記卷之一

郡人黃魯曾

忠節第一 凡一人

祭酒劉公鉉

景皇帝在攝劉公鉉近侍㫄宸由翰林侍講轉
官方掌國子監事諸公卿皆上建 太子箋
疏公獨無勸進一言后
宣宗皇帝復辟檢奏章並無劉鉉表深敬重之
以爲一心可以事百主也日衆眷注先是司
業某曰各衙門咸有請立東宮之封禮宜從
衆公曰 天序爲烈事當諫止不諫巳非矣
矧敢遂成之乎及致政歸家治垣屋親佐工
匠掌污灰土長洲縣主簿某公父毋官也過
其門見之翌日躬送夫十名公却之曰此
朝廷役人乃汝作人情者耶主簿愧服而退

孝德第二 凡二人

東齋顧先生亮

顧先生寅仲吳縣人五月而孤素日事母曲[illegible]

孝誠弱冠娶婦不能事姑毋不言於先生但存憂鬱病没先生逐出其妻自是單居旅泊者踰十年力學行義雖非桑梓行道路若見大人長者一如毋存之日後東歸復娶益自砥礪名動郡牧太守南昌況公伯律以爲郡中之賢者無過若人也肇建書塾於木蘭堂之西延之爲府僚子弟師俊民用章後李公景賢朱公仲高汪公清夫凡十有五年不廢其教席焉先生於四公交際賓主間未嘗一

齒公事當況公時先生之子有犯薄刑況公欲寛之先生執不容宥堅請寘之於律其立心制行每如此所著有家範匡正録感應篇等籍又同知邵謐請郡人致仕長史楊翥贈郡賓領寅仲先生序左布政使管蘇州府知府事朱公有識别贈西賓領寅仲先生文歷歷可考云

賣線錢氏子

錢氏吳縣人以賣線爲業居金閶列肆爲要路夫婦二人勤儉植家生四子未嘗知曾閔之事天資暗合皆克恪慎於孝道各務五色生理凡二日每人供養青蚨百文夫婦日收其錢有餘充白金積之囊篋長子者某凡家口有可喜可慶之事則入言於父毋或有疾患憂惱則禁遏不通若罔聞知耳中無嗟吁哭泣之音氣無不順襟抱常令豁然二親優游晚歲齒崇耄耋幾于期頤之上壽嘻娱其耳目樂其心志其去老萊氏不遠矣

剛正第三 凡四人

侍郎孔公鏞

侍郎孔公紹文闕里族也寄籍長洲縣早喪父孤貧無業少與尤公厚同寢一夜作學庸破畢藏修勤篤不輟未三十舉進士初任南康府都昌縣知縣朝覲以一葛一扇送冢宰尹公尹以爲怨已憾之遂調廣州府連山縣知縣有功尋擢試高州府知府尹不在銓部矣都御史韓公雍時鎮兩廣欲殺公所親[illegible]之

蠻千人公力爭方已後升廣東憲副凡寫辦
文牒胥吏皆長卓列在公案前無有潜背作
奸衆日被揷揵裹衣不能袴者人人焉轉雲
南憲長與廵按賀某有言烏府中大詈而出
隨告致仕申各上司文移有另奏外之說廵
撫都御史朱某解之蓋公在上司之側肆議
極談撫掌大笑意抱相忘忽目之以爲胥吏
輩而讀申詳招案問其是否朱知公之無心
曠達而優容之至賀則怪其然故至于有爭

也後廵撫貴州沐國公某有事犯律以金五
千兩遺之不受前在廣東回有弟公銘載英
石丈餘穿透峭聳宛如飛動其價可至厚也
過梅嶺登舟既奠矣公見之怒而俾僕隸推
墜於水水底清絕之容尤爲可憐莫不有臨
淵羨魚之態云

少卿李公應禎

李公貞伯長洲縣人中鄉舉仕至太常寺少卿
先是學書追古筆法遒麗自入官益臻其妙
憲宗皇帝命其寫佛經數卷以內人奉空王之
教欲虔誦之也奏曰臣知治天下有九經不
知有佛經寧拂 聖意未嘗落筆 朝廷斥
歸田里厭后白面虎劉太守政傷苛刻作虎
渡河歌以諷之至今傳誦又前入郡堂講糧
弊不見聽納偶遇守閶門市道怒詈之市人
驚辟既而守震赫欲查其戶逋稅以苦之焉
先生寒薄無寸田家乏廩庾守始大服其爲
公也歎曰無所爲而爲者義也李少卿其義

人乎凡遇毋死忌日則含悲於寢室中坐以
毋產難而亡者也是以如此此所謂終身之
喪焉

郎中張公瑋

張公嘉玉長洲縣人由進士官至郎署歷仕清
謹剛直后忤瑾賊被中傷枷號一月幾死煎
兩浙管鈔部子希范以公價買居民竹筱之
索歸之休致一如貧寒之日弊廬大門限折
不堪踐履竟無以易焉

尚書周公用

周公行之吳江縣人寡默守慎言無所失讀書少登科甲宦業精勵丁艱居鄉蘭溪之傍日讀喪葬之禮三年不入邑城及揚歷各部卿職寓　京華不挈家累惟村奴數人所須米鹽酒蔬茗果之類取之於市未嘗若巧宦者以巨舟盈載乎土產而自以裕給且以豐餽於人也蓋以一有治裝庶乎無滯其深意夫立　朝之難者矣　朝廷帝哲親柄掌銓衡事値　朝覲黜陟會萃天下官係賢否考語兼本部覆覈用心過苦遂致疾卒先是在南畿時本邑令林出過其家入坐隱所遺之繫獄自知其不韙也差胥吏馳往入座下求解乃批不啓封之牘云依律問罪竟無半音以復其簡直如此

道化第四凡一人

進士金君洲

嘉定金君仕瀛舉進士雖吏事東躬未嘗廢理

義之學專以力行體道爲務妻有微衍人所戶令人朴已意以身不允修故有以致刑于之未至也妻遂感悟室中跪三日不令即起舅姑以爲門內之治恩常掩義今若此可以恕矣不忍其苦命之巳焉君之正其室如此而化洽子婦后子夭亡未嫡之婦雖不及講合卺共牢之禮竟來守節不去焉噫君生此時雖有僞學之說何能譏之

德義第五凡三人

都御史徐公源

徐公仲山長洲縣人別號瓜涇少事母篤孝母患目疾公以無根水侵晨用舌舐之炎凉無間二年遂豁明反乙夜讀書前人給燈油不盈用姊竊與焉以免就螢雪也后舉進士顯融時貧裕其姊相見必泣蓋追憶疇昔之繼火而因以思父毋也自管泉主政仕至山東巡撫都御史聲功不可以屢舉先是當管泉時

英宗皇帝冊封某　親王就藩過閘河，柁停楫莫不憂畏方　龍舸抵其津水忽溢通行無滯中間曾轉兵部武選司郎中有德行文學考語凡書一應文牒有司中廊房羣胥聚燈而坐公入見之以楮貿燭焰易於延爇危事也乃說堂別築一小庫貯文牒后毘之晉君憲吳之淶君袞有焚燎之災獲罪兵部止公所建庫如魯靈光焉坐都憲行臺有山東某縣弟告兄家財公照知其辭虛誣三

上不准此惡行剌裂葛衣四襲中臂有司禽獲杖殺之　朝廷璽書慰問賜金賞其執法也自公居官各所該受俸役銀不目瞬不手攜不稱以知重輕惟入於私衙耳歸田謁郡公必以侍生單刺其不畏制禦之勢如此而家居則又面稱其弟別號望洋呼其子字可承燮和之道其亦盡矣七袠衰齡登堯峯山盛雪中吟詩呵凍大書凡幾百字逸興不知其寒也大抵書法以米家為至造而吳匏菴李范菴之學書可同稱者矣知各士夫家收米石索利五斗而公過吳縣纑塘嘆云匏菴遺產在此誰則寵之其佃戶其恤故人之后也又克如此

御史夏公璣

御史夏公德乾吳縣人世居閶門城外秀才時父嘗款客夜坐憑窻向以覘通市月陰中見一白晳少年醉行父曰何家郎嗜狂藥若此逼邇扣門乃公也父詈不言其後登甲榜省

親回及赴選父戒之以前日事遂受嚴教終身不飲酒河南道御史時適焚　黃先塋巡撫牟公親詣塋所奉酒半卮以慶且曰榮先矣可飲此而重泉之下已樂有　恩封是鬼錄冥途之靈膺鳳閣鸞臺之寵雖少啜其戒無傷也公竦却先是居鄉不蓋不與徒步如常人水行必以一葦小舟除謝胙元旦之外無踵公門云

都御史王君守

涵峯王君履約原姓章氏吳江縣人自少以整
雅持已而和遜接人若有叔度氣象弟雅宜
山人品價甚重清譽過於其兄君塞兑而自
知其才與弟相埒焉人言不足信也早躐科
第官居青瑣有六事之疏
天子取次行之嘶　命主江西鄉試事畢往見
鵝湖費學士時解相家居無　王旨再下之
勢矣君以為　朝廷欽幹求賢之官雖枉道
必謁元宰不知其為休謝也未判年召復黃
扉費特重焉在：朝非其人不交鄉人其自
微劣登清華嶄不與一刺而富人與蓼川黃
先生同寓蓼川則君之故舊也止投一刺其
溫而理如此詩宗盛唐五言律至妙不減王
孟風格自薛君采顧華玉二人之外莫之識
且重也南畿　嘉靖己酉鄉試適在都察院
力與監試諍寛約鎖院三場供散豐備風寒
不禁襲衣自開科以來監試得體者未之有
也其於俸餘有二疏之見日具酒殽不遺

人以為妖狂之費蓋吳俗淺躁君齷齪端厚
炯哉其救劑云

廉信第六

副使陳公琦凡二人

副使冷菴陳公琦吳縣人與教諭朱昂道義孚
浹為莫逆友有定交刎頸之意朱夫人施氏
昂之妻都憲紈之毋早年事干抵罪在獄朱
當金選之品先懷娠臨產不獲保出竟產狴
犴之室公言於郡守某豫請香案誓天不私
然後恍告遂釋抱紈還家焉至紈貴即報其
子豸每月兼送米金若干凡四十年不缺又
為豸取妾冀生息以延冷菴一綫之祀及卒
有遺言引之勿替追論其事由公洞亮朱夫
人之事為誣而誓天者面稽上帝也是以天
理陰隲紈舉進士位大中丞而柄用焉公知
人知天可謂哲人矣先是公歸田里以卿[illegible]
為業無請囑登隴之汚故不言則已言[illegible]
協於公義也已

少卿都公穆

都玄敬先生無意升亨巡撫都御史何強之以時敦故以貧儒起家中二第筮仕當選主事願禮部主客司以爲清簡無煩譁招携服遠之務可就吏隱也至太僕少卿返初服修郡志賁墓文爲養遇霜儉之年食指繁夥有所匱罄與林小泉太守貸米小泉詩云忽見顏公乞米書即遺以嘉粲二十石又先生一日有吳縣光福之行其富室莫不屠宰排設競

邀先生一輝華焉先生皆不赴獨造石巖何君山庄笑談論文五日入城此非有心矯亢而不樂而俗抑庸失也疇昔與同年李廷梧進士同舟南歸時養病也李則初授嚴州府桐廬縣令舟中叙年情甚濬因與李偕往桐廬遂修邑志焉后李擢用在臺嗆　欽勑巡按南直隸案臨蘇臺不見先生怪焉命一官訪且請之先生以李

天子之使觀採任殷激揚權重莫可以通賓客交拜之儀是以不敢謁見俟事竣當一叙故李嘆異之以爲鄉士夫無有不諂諛晝揆合而先生獨不然其高也夫先生凡潤筆之資與異母弟共之次及二子或推及於楊李門下者後楊李廉公之客吏往聖卿之門公亦澹然包容不較每關乏以禮衣抵銀米給費及患瘡疥無所王養日以鹽菽啖口后愈食貧簡薄且成衰疾卒可泉胡太守惠以木歛之文爲立書院儼遺像以示民化云

淳厚第七　凡三人

皇甫一善居士通

皇甫一善居士通長洲縣人少孤哀家業吾替嫁幼妹拒其婚姻之家折禮銀若干止受禮盒畢力將之爛盈者出於不意有三幼弟悉爲擇娶惟以織室爲營生立信尚實不去致富五賦有一弟交易負商資乃於大門朴之疾令共還後四方服賈者輻輳其家財利日裕凡弟與弟婦出入必侍立行禮敬之如父

如舅焉有貴豪欲占竹堂寺僧地居士力止
之遂輟巡按御史廉知其忠信諉以奉書於
巡撫都御史中封種子方未知也御史丁寧
慎之而曰此方在內居士潸然淚下以誠上
告乞其方御史即與之另書寄焉嘗施木於
貧室有誣稱父母亡者不問其眞僞與之人
負其假貸者戒遣人曰毋言逮其新娶婦蓋
以債金成子姻而語侵其身則不燕於室中
矣其達人情之委曲推內恕之周旋古之人

可追配者今其子信所集錄孫沖滓汾瀧俱
躐科第膴仕一上天之倦報居士之遺祥也
而追核之瓜涇墓文曰緩竊金之盜請造幣
之辜直藥師之冤辨尺籍之濫云云

東閣大學士吳公寬

匏菴先生吳元博長洲縣人未貢時應南畿鄉
試落第友人施煥伯中榜凡報捷人天街須
洞守備魏國差官騎敦請赴宴鹿鳴施與宴
既散而公在寓待之施云吾儕公策皐橋之

騎遊崇化之塗矣公曰同行無跡伴施抄公
據事畢並轡而回公之有養也如此後守歲
元詞林貴顯而同鄉友解元賀其榮先感夢
曰今日闈明日墉其苦孰甚焉竟以不偶卒
于京寓公以貲市木斂之俾子爲答客禮家
人爲衣麻送旅櫬登舟云

郎中魏君應召

魏君應召少承父南雄推府公善教精造理學
領鄉薦後舉進士授刑部官兵部送流賊百
人定罪君研審得生者過半凡細大刑獄無
不良折有廣西解元唐同卿丁丑下第舟次
始識數年後病卧普福寺以簡招君君往視
即請歸延醫調治欲至松陵索附舟銀如數
給之因病加劇銀費亦罄僕逃矣復至君所
卒後備棺衾斂焉及迎柩又眞時其行噫邂
逅者如此可謂難矣同鄉楊公循吉郡守王
公鴻漸贈以詩而其氣節道義併可稽云

才望第八　凡一人

尚書顧公璘

東橋先生顧華玉青年與選上林歷官才敏無比守台州時日召吏胥捧筒撤籤凡遇某事則專問某事旭旦聽政至辰末門庭蕭寂即賦詩酌酒視一郡不如一邑也謫開封府州縣凡五十四理之優閑如利刃之割朽株不力而斷反覯前政張皇蹈厲者如彼其卑也轉兩浙大藩治無遺憾凡游宦還里閈見郡守邑令之政捧腹以爲鈍且拙滯且暗奚而

然耶識者謂其碩德重望有出征入輔之材後　潛龍之府專督構造鳩叙土木丕作速成或以爲堪掌銓衡未試其能於天曹竟以承天之役而宦轍爰止遂卒公生長南畿而籍與先寔吳縣人也

清直第九 凡一人

叅政胡公琮

進士胡公承德長洲縣人仕至大叅感事[illegible]食土毛不入府邑其官去來[illegible]

史公偶會宴士夫之堂蓋吳俗府邑之間上大夫數數相見而公於太守未嘗削面所以廓然故太守顏色少一不在乃嘖有煩言而直出史云雖辱我我知非孤介不以爲尤史益著其容賢之量也追論自常德郡倅丁艱歸公門結梨實數其枚而封之有家人誤持暈米升至半道悲其家人投之於水此又力行其善於不知者焉蓋君子過以自防小物之得喪固無關於道義之重輕而此焉不謹

則漸淪於貪汚矣善矣哉胡公之克慎也

勞績第十 凡二人

百戶黃公忠弟黃公信

黃忠字高伯祖也蘇州衛百戶平日愼飭勤銳毎考上　永樂年間海運分率漕舟若干艘勤於王給不憚辛勑有功升鎮撫然大洋浩浩幾覆没者屢竟以咎於憂怖之中無子紹祀旅櫬回家高祖信繼領其務颶風昏霧[illegible]難[illegible]僨亦就木於覊旅幸而前此已有了[illegible]

令孫性繁衍蓋海運雖險震而自劉家河
數日可抵直沽比之道閘河越洪壩經年亦
溢者不同矣此舍歲月之遲廻趨饋濟之疾
速而有裕於國命有解於朊巾所以序勞績
者無過焉

俊異第十一 凡十人

狀元施槃

施槃吳縣人隨父商於淮上從師讀書二十四
歲中狀元先有詩云紅雲紫霧三千里黃卷

青燈十二時其氣趣如此後不久天沒噫蘇
臺之人才往往有俊而不凡者是何終賈甘
奇之多耶

會魁孔公友諒

孔公友諒髫亂時已頴秀絕倫嘗騎竹馬嬉游
鄉老以對試之曰紅官人騎黑馬應聲云赤
帝子斬白蛇未嘗讀漢史也又有三跳跳下
地一飛飛上天之對厥后未成童補邑庠生
以判年貎易十六歲領鄉薦次試南宮第三
行冠禮於禮部選庶吉士以英朗超餐不屑
背書課業當路出爲雙流知縣所以益之以
退僻之方試之以牧人之責遵之於時晦之
養也在任九載果有勸善文化民靖俗監司
薦之
英宗皇帝召還朝御試白兎賦擢爲第一　欽
授工科給事中病發卒于京寓

武英殿大學士王公鏊

大學士王公濟之吳縣人少齡遊學校知名於

五經韓柳文等籍句解篇通鈎玄提要宗主
戴某臨試每次案首至弱冠餘捷發科第自
發解而首春榜及弟探花今猶以爲未嘗有
此舉業也當殿試時人或以爲三元商公輅
當擯忌其與已同鄉會榜首故於及第抑之
未知果有此意否

京兆祝公允明

祝公希哲別號枝山長洲縣人大參公灝之孫
徐天全翁之甥李公貞伯之壻少齒[illegible]

尚古作長於詩文又詞於起出於宋元有劉
客倚馬之才一時莫能過之學書以羲獻爲
師以顏素爲友而蘇黃米蔡之屬則其衙官
也凡書各有稿體式不同如一之字則千萬
爲態變化非拘由舉選廣東某縣令於是書
學愈進恒作老樹交蘿翔鳥鬭獸飛龍騰蛇
之狀得一卷者即售於市僞作者有數家焉
或可以厚獲直金也吳郡文藝冠天下而首
可徵其實者枝山耳近郡守南岷王公清素
如貧士耿忽無取于官私衙至嚴冬不爐而
獨愛枝山書購一卷隨裝以去曰琴鶴不如
也

蔣奇童燾

蔣陶知縣蔣某子長洲縣人由幼聰明警穎十
四歲已有擅場之作提學方志考　不知其
爲奇童也抵　京師薦紳爭問且惜之不久
下世方復考不知其既賦玉樓矣凡總角即
與應試蓋糊名易書惟幼學其人甚可□可
哦揚州府海門縣崔桐亦以少弱馳名予序
之曰賽蔣燾厥後發解中甲科探花仕至禮
部侍郎而蔣燾不至於年所以不見其顯赫
焉

孔目蔡君羽

蔡君九逵吳邑震澤產大才也生後守谿王公
其文清雅奇麗少攻史記漢書文選等籍窺
其精粹有司之試特越諸生累科不捷以貢
游太學學愈進名愈章也大司成崔公銑偏
賞愛之數占監元　嘉靖乙酉有二學士主
南畿鄉試舊規則應天大京兆以公議薦士
榜末不過一二人多其府學之員台州王公
鏷與二監試某某偶讀蔡文大駭以爲場屋
之卿雲耀乾文而新凡目者也恐禁林之藻
鑒有所遺棄則當叅薦之舊來貢院折卷填
名必自十七名始主考官避焉至百名不見
其氏諱乃啓言之學士則料其亂卷中無覓
也命吏胥檢之一觸手則在搜遺備卷之二

三又轉機語曰元不登正卷之數備卷以□有訛闕則補三人者方鬱然而退飲不平之氣至百二十名外有一卷詳叙三代脚色不曰仕而曰某官法當捐斥也三人者齊爭之曰此蔡羽命數之偶升進之階也既不廢公道而亦不屈眞才學士聞言終則怒形於色而面穹口瞽三人者竟無以勝其執拗忿悁之意揭曉后王公鏊令人錄解元以至十六名文厥蔡羽卷於其中藏名以隱其次第實至宴樂中請其擇解元之作十之七八則蔡卷也噫又有非劉幾之性異而遭當衡之黜者以　本朝詞科不舉終於有屈後霍公渭崖特見重焉吏部考首班選南京翰林孔目著詩文有南館林屋二集行於世

解元唐君寅

解元唐君子畏吳縣人幼小聰明絕殊凡作選詩肖古人之風雅然性則曠遠不羈補府學生與張夢晉爲友亦立泮池中以手激□□閩謂之水戰不可以蘇狂趙邪比也后玉岑翁中殿元立竿有旂帶飄飄之影往來於君屋角短檠光照君遂攬衣通宵劬書不判年學成至　弘治戊午鄉試首薦會試遇江陰富人徐姓者有賣題之毁君與徐則舊雨也徐以三四書題丐君代作而君不知其文衡泄之被給事中華昶因劾程篁墩先生事連逮下獄落其桂籍然自以道學之士決無以私滅公之弊而家人之竊窺以售得其金未可保也後歸林下每見重於人且善畫逼宋人筆勢可當石田一面每陪邑令宴叙則朗誦長歌以諷之云朝裏有官做不了世上有錢要不了其貪黷者內赧焉

迪功徐君禎卿

徐君昌穀常熟縣人弱冠時學古文進造敏疾凡成一篇即焚之竟不存藁作談藝錄詩有嘆嘆集此二者誠牴牾也二十七歲舉進士李夢陽傾蓋見二書曰談藝之文超駕六朝

而嘆嘆集則氣格卑弱若出二人之手君即大寤凡三十三日夜不寐而沉思之遂越唐人以遡漢魏苦吟遥擬如與謝靈運宋之問等諸人對面焉凡詩之選定者有迪功集而中有二篇其家竊以增入稍以破其極嚴至於有刋其別集五集者皆畫蛇添足適所以累之也付之可哂曾覧其所書之迹下筆學顔則顔學虞則虞學歐則歐如與古人傳神又爲精藝之通方也已

選貢王君寵

王君履吉府學選貢員也呉縣人幼聞錢鶴灘先生之教自十四歲閲中小泉林太守已目爲奇童先有閎肆之文矣補廩多奨道於有司既而幡然改志於古詩之學取删詩楚騷讀之周覧羣籍遂抵其隱奥乃踵迪功效崆峒而格律超然爲一時同輩之冠足不可以時業科目容聲也且書法逼於羲獻與天△枝山相頡頏𦵏年未盈四十而早卒臨終

有詩此白雀　之所未收者矣噫落月之顔可照緑雲之象無徴得不爲人才之難甚惜耶先是兄守擢給諫在京華聞弟嬰疾卜夢恍惚入寺中見一老衲問之答曰柱國一人兄守大慟而覺后不久即亡及兄守轉官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卒于官解而此夢若無驗然曾典守溪別宅以居有柱國坊而柱國一人者亦大有驗徴矣

會元趙公寛

趙公栗夫呉江縣人少年聰頴諷經史一目不忘弱冠領郷薦而年二十四中會元時元老徐溥典試徐素重匏翁文行而趙卷落在匏翁經房尚書孫公交春落在編修黄公某經房書經則趙首卷春秋經則孫首卷二卷皆可以特冠春闈孫則未嘗作表作詰一道兩爭先後徐以匏翁爲勝黄莫紓忿忿高卧不出徐非偏諒匏翁也直有見於趙卷之文誠有以彈壓棘園之士而牢籠四魁之作耳乃

號召各房副考先生長席通坐令善誦聲列
者是日吏一人每卷誦一文畢徐曰何如衆曰
某卷好總十九篇逐節注明總計優劣孫不
如趙也既而折塡書經會元報黃則曰我前
揣蘇人矣鮑翁驚憂弗康殿試后諸禁閣名
公會玉蘭亭中趙與侍席鮑翁命其作賦趙
不思握筆疾書辭格華贍爛然奪目諸公以
爲稱衡不能越也鮑翁釋然黃始息其譏忌
迨仕宦至兩司卒著述頗繁子孫刊之以流

傳云

端懿第十二 凡一人

徐毋吳氏

徐毋吳氏都憲徐公源之冢婦尙書吳公洪之
長女也少喪毋與弟山巖相爲依賴長嬪徐
門善事舅姑賢達無方內外聲名籍甚凡拭
巾步履之類潄則焚之易以新者後吳郡遇
劉七宸濠之二變一則有狼山之逼壓一則
有安慶之先聲徐毋恐以無虞料之固非福
德在吳之說而逆知流賊叛宗決不能以濟
大事也夫畜妾婢多人待以公寬一視不分
中間有爭妍取憐而至紛競者從而明喻解
之且順事其夫無有不聽傳曰入官見疾有
是言而諒無是事矣又訓後人每以天理二
字爲本又曰自覺佛氏之差以爲無佛恐人
怖慼所以有是語非不知有佛也其長子勳
深賴聖善之教以祖蔭守官延平郡之永安
縣令廉勤敏愼上官不令其暖席琴堂公差
各縣辦事焉以疾卒于官所

貞烈第十三 凡四人

滕三娘子

滕三娘子蔣氏崑山縣人夫隷卒也先是爲滕
家童養子婦畢姻無息顏色殊麗女工針絕
譬諸芳蘭生於幽深之地也舅姑先沒夫年
二十餘病死心誓不改適遂首垢面解其纓
足之偪蓋邦俗以窄履爲雅故先削其美川
杜振萬之謀升家并夫之兄嫂強之而大

奪什器惟抱神主涕泣而已豈非誠曰未亡人耶後去履赤脚不梳結髮冬春如一僦王守谿閣老家小房半間以組繡之勤糊口風雪暑雨之晨不續饔飧者凡幾十度雖切鄰之婦以米飲濟其飢哚弗受也竟未艾年而奪方之有所多賴而可以奉節或華其腸以再姻者天壤矣以其寒微之戶有善莫章而有司日在勢利之中駸駸鼓舞竟無所聞於此云

文氏小姐

文氏小姐都憲公森之女也許姻陸進士坦之子納采問名之後夫没誓不再宗毛氏姊爲造小閣米鹽薪菜之屬皆由於毛氏所饋雖鄰之嫗之婦之女欲一面之弗可得也饕素衣粗年未四十而病死蓋在閨之節尤難於既嫁而從一貞烈之虛聲稽之無其實者且錦衣玉饌專商富之務家僮面承交易者可以愧死矣

錢氏女

錢氏吳江縣喬木家生一女許僉事曹公璞之子有癲癇之証曹公致言於女家別適無滯三星之夕錢氏不聽意以爲疾者天也人不可違曹公乃先娶中人之家沈氏女以處晝則極其戲褻若縱欲者夜則酣無覺焉是有疾之子弗知夫婦之道必也曹公又申前言曰次不可成姻矣錢氏從之至他姓行禮錢女閉戶自經邑人聞之駭歎後曹公令沈氏

改嫁沈女不韙其言有靡他之節始有人譏錢女者以死之遲也予答之曰初議易婚之時則失之早御輪授綏之時則失之不及惟此時則正會適焉而譏者坐飾話言之徒也惡知貞烈之心行哉

俞氏女

俞楫女周春妻疾革彌留頷其子謂妻曰善育之蓋平日知其妻賢淑故又申囑之也俞氏而青春以死訣哀戀不斷冥途在前有一

原缺第三十一葉

九回之狀俞氏意其恐巳再醮也忽以剪刀
剌一目血注涕淚俱下春即長逝以瞋鄰閈
哀怵有司奏聞於 上歲給種織二物旌顯
其門蓋慷慨毀傷烈丈夫之所爲者而乃出
於女流其可爲事夫子者之律也歟

神技第十四 凡二人

神醫葛可久

葛可久長洲縣人醫有異術者有一婦面體黃
瘠金色浮揚寘之棠葵菊柘之叢無所辨異

也其來求治之日宴客羣坐而葛因顯其神
手乃用下左右二針不知其補泄之若何也
左拔一針則半面半體白色矣良久右亦如
之其奏功巧妙如此有一孕婦臨產患心痛
幾絕乃令其家解胷腹衣衿用新汲清洌之
水噴之婦即驚聳捷下二針即產見胍胍泣
兩手指間各有針陷是捧心之胎幸遇得救
一日走千里外有一難產婦命在少選其家
人逐逐請救之將合地中新脫木葉六[illegible]

驗收永無難治矣又一室女患痰嗽三月無
治者先生察其脉探知肺癰不必洞視五內
也以膏藥爲丸俾服之且下以黃連解毒散
平復此見不見之証奏難奏之功誠以拯濟
乎人人也所以王氏著作之後無顯官先生
積德惟天默隲發於西室舅氏早歲科甲擢
居文選云

哲保第十五 凡一人

人瑞毛公

人瑞毛公某狀元毛澄祖也年七十時日者推
算其尚有二十年蹇運後當利達聞者莫不
絕倒以爲繆鄙誣妄如此毛澄發科某巳九
十歲先以閒田若干售官爲太倉州治廣其
延袤得銀數十錠竟以孫貴大封後至一百
十二歲而卒有司爲造綽楔扁曰人瑞雖然
亦先生哲保終天深爲可法

智鰻第十六 凡一人

余[illegible]伊[illegible]生

叅政伊君子蒙伊伯熊子吳縣人少舉進士起
自縣官揚歷清直巡按湖藩楚王府有在宫
無赦之變府中詐知者指揮甘玉海也乃禽
而問且責之遂死獄戶府中奏聞於　朝
欽差中官及法司等官會究其眞而君已令
人潛覘以索其各回札矣竟以塞中官某人
無證之說難事白囚刑正典又小姑山省祭
其於此得
先恭穆獻皇帝御製碑出之　上命造祠堂門
廡因以建碑山土皆石足不能樁起違　上
指執奏宜就平土從之民便竟成丕作儼煥
之功不然縻庫金費役夫決不就緒矣
遠散第十七　凡一人
裴道人慶
城中裴慶吳縣人業彈絮多遇異人屢師事之
居大石頭巷中用兩缸一承一覆恒處其間
每日午時至盤門外吳門橋中看東逝之水
波無間陰霽時或唱攀桂步蟾宫之詞未一

句即已妻頗姿潔叱令其復嫁去而又來慨
詈之乃以青竹杖擊其肩背雪泣以辭人或
饋以清齋精粲不食也惟汚且宿者則御焉
後張天師延往龍虎山令人供養至今尚存
人莫不以駕鶴沖翥期之先是其一師是遊
方道者將化於市街中收弊草履有千數焚
之燼積其灰凡往來交遇之家或一二貧送
焉既化而視其中多寡有銀數不溢於二錢
之外用以謝之也

續吳中往哲記卷之一終

吳中往哲兩記後序　皇甫沖撰

曾無君子宜尼致歎於取斯道有聞知軻氏盡心於來淑則知言行之美固將儀形後人而敘述之文所以光昭先德者也觀夫習公記耆舊而襄陽之賢著王生傳先民而南陽之哲聞蓋可覩矣吾蘇自太伯來奔禮讓攸興言偃北游文學斯在由茲以降聞人達士希蹤踵武者夫豈少哉而湮滅不稱非後人之過乎　明興文德麗鴻禮樂明著懷生之徒霑濡醞釀

九帝二百年來懋煥夔竹之光涵融丘園之賁者炳炳乎彬彬乎偉矣　弘治間南峰楊公撰吳中往哲記一卷明顯揚隱妙選精核光啓之功於是乎大歲厯一週鮮克能繼中南黃子覽其遺編慨然歎曰蘇郡之多賢豈楊公之前無述善楊公之後無繼起者乎乃博求名宦遐訪幽人或藝文之記載或耆艾之傳聞擇之以精文之以實凡得若干人爲續記一卷增美遺芳標來彥合爲一書用貽同好可以表先正之宏規得昔人名鄉之盛致矣世有觀感而興者非激勸之大端乎執菴徐君詠思前言服膺往行良契斯編謂非梓人無以惠世乃捐資授工以廣其傳中南黃子既爲之序命予書其後云

續往哲記三補遺序

黃省曾撰

夫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時乎德行之當博采也久矣苟非是焉則善有懸名事無實紀恒心成性更何以考其然耶仲尼以史闕文馬借人爲天下希難之嘆彼以元聖而下取此目前耳畔之微末可見乎賢良之杳杳也邇年無事多暇既續往哲記矣又綴補遺二矣嘗之趨帝閣履仙巒者肯五步止乎哉珠旒玉珮犇冠羽服引而進之有欲罷不能焉予少而賤壯而抑老

而歉每度乎上天之意不知何如也是以自貶自責自反自盡力行猶乏之而致知宜深師聖不遇而表賢可斂委巷僻鄉詢茲弗舍殘編斷籍撿閱靡遺小物纖故聽之必驚常趾庸迹見之若瑞哂夫人之識知忽富貴之延譽察獨行之超群釣幽玄之隱德俾萬世之光暫掩而終發不朽之盛一傳而愈新至於此焉始可以徵予用心之密教人之深矣噫三代之時鄉里咸書其德行而漸以登之先王之法既屏善惡無人之存心則其習染之搖蕩奚所不極耶予之書大隄防也彼昏且妄者可以尋常候諸

吳中往哲記補遺三序 二

吳中往哲記三補遺目録

洞庭剥皮和尚
示靈第二十凡一人
頭陀僧
感神第二十一凡一人
羽士陳鶴癯
先應第二十二凡一人
羽士鄒炳之
賢貴第二十三凡一人
貢士顧君其

時育第二十四凡一人
王進士母
順義第二十五凡一人
徐都事婢
屈威第二十六凡一人
罵賊庠生
孝勇第二十七凡一人
大叅錢公泮
智復第二十八凡一人

梅林人報仇
貞警第二十九凡二人
韓碧溪女　蔡氏女
貞烈第三十凡二人
兩山貞婦烈女
義驗第三十一凡一人
徐佩含生
報敵第三十二凡一人
陳君仲周

委智第三十三凡二人
領路二人
哀感第三十四凡一人
乞生孫子

郡人黃魯曾

貞遯第一 凡一人

韓山人公望

蒙菴韓公望宋韓忠獻王之裔家住吳城中皐橋曾三月而孤零丁貧歎無所不極素與光菴王賓友好李府太守姚善欲聘禮二高士公望乃與王賓泛小舟避之湖中后訪知復遷一所竟不副其求賢之渴公終日常淸風藉草吟詠而臥所著作有韓山人詩且通醫術羅謙甫衛生寶鑑爲之校正從弟公茂嘗學於公望先公茂燕府良醫后越階擢院判成祖皇帝寵暱之一日問其有弟否荅以醫學正科公達亦嘗師事於臣者遂召既而公茂肩隨以公達上命以並行即超補院使公茂卒三品欽葬而陰陽家不善相穴乃瘞水中逵符夢枍 帝謝曰臣雖荷賜榮終之禮骨肉吾魚而灌潤之害莫可任焉 帝即命朝課便官遷葬存者心銘沒者神感君 帝腹痛古方失效公達奏曰陛下 聖體之病須用雷丸大黃木香等劑不然不痊金華戴元理雖名醫遥方難致服前藥下小蟲六十二條蓋公達知 皇嗜水芹水芹善生蟲故積之而成此病病去有褒焉多數之錫初賜第至和街繼賜第大明門內 帝再欲隆賞奏欲免其姪傳南儋衛軍 帝聽洛右府除戍見 帝又賜官御醫可謂一門遭遇而惟公望獨行自高者矣公望初名奕以 帝賜第名公達故令記韓山人亦以公望名逮今公望塋支硎山碧琳泉之側往往有人拜其墓云

引憲第二 凡一人

御史虞公禎

虞公禎吳縣籍祖居吳趨坊宣德二年舉進士先注行人選山東道御史剛峻不阿時有權閹王鎮於同鄉李院判前曰虞繡衣何其

也若少低抑卽擢兩司矣公聞之大罵后果
中傷謫某驛驛丞公議起再入道有十三條
奇律奏　英廟准發都察院旨云天下御史
照依虞禎做先行人時回家鄰有徐姓者貧
室也具雞黍忻赴盡情是日郡公之宴不與
以爲就其難者也鼓盆未再娶一日往窓友
戴先生門荅拜彼留飯忽有一相士來見公
不敢坐云風憲大人初不知其離何而鑒貌
稱以要官遂强之陪侍坐間壁有吳倒鈔家

女子顴父之音朗聞相士矍然驚曰此風憲
夫人之聲公曰奚以知之相士曰此聲若男
子則犯死刑若女人則大貴公因娶爲繼室
賢慧生子三人遡其京職之日終以强直竟
出爲博平縣令在縣欲杖典史倣憲臺行事
得罪解官歸卒

輔功第三 凡一人

判官周君奎

莅苑周漢章者道州元公之后裔也素通武經
諸書隨父任廣東融縣久諳民吏之情父卒
扶柩歸葬成化年間嶺南寇變韓襄毅公帥
師勦之素知君辟之居幕下凡一應軍務無
不與有濟焉監軍總戎悉嘉其功錫猛勝銀
牌旌之襄毅公亦以詩贈有獻我平蠻策多
君衛國心之句遂以其先政故擢丞舊邑用
副融人之望再有哨守三縣之功叅議李公
嘗刻石記其事以至慶遠冲乾之俘獲桂林
縣里之械報復得進階一級竟陞茶陵判官

卒

慎壽第四 凡一人

竹居湯翁

吳縣竹居翁者予祖母湯氏父也其人雖云不
仕實淸修之士焉日鬻紙有纖利遂閉肆作
詩寫畫爲娛三食調制弗瀞也午飯后有少
許果餅入口則晚間損其飱傳曰智者能調
五臟翁以之后壽登九十八不疾而終

安介第五 凡一人

貧士邢君參

長洲葑門邢君參貧士也誅茅附城之野㝃自杜門讀書賓客至或無茗捥有時薪火斷則亦自食冷物戸無寸田未嘗干謁富貴人亦不輕履友人之家雖素所厚者亦不享其一糲早年喪偶終其身不再娶又其祖遺叱鼠賦凡鼠耗斁而在君無益益之糧賦何庸作談之可為一笑至于今稱高士者與其先用理相映云

公與第六 凡一人

御史朱公文

崑山蘧菴朱公文少嘗習三經舉進士丁艱歸錫山華氏執敬以豐禮造門延公為塾師一歲則致百金而供億踰常館舍精伷圖書備贍童奴緝御送迎整飭此皆講之於傾蓋者也公允之既而自念曰轉以薦同庠會友王倖此友實學篤行可以朱虎者也必儀貨如故效奉不移一以讓卑比之能一以企而[illegible]

之體華氏更悅從之西疇王先生即赳坐訓二年多成造之功連捷科第於華氏公又表知人之鑑也考其墓文在官前后二十五年未嘗有纖毫過差人有德公密寓書薦進於當道者公知之即還其書不達致仕居吳日閉門非公事未嘗履府縣門此又皆士大夫之所難者因併記之

善後第七 凡一人

進士顏公經

顏公經少舉進士清宦教子傳經遇誕日謂諸賓友曰小兒昨作時義甚疎愆無理致為敗一篇令其記憶之次秋南畿鄉試果出此題其子果以前文寫在七篇之中果領薦第八至后以鄉貢選京職仕至長史

清藝第八 凡一人

石田沈翁

長洲縣石田翁名周字啓南平生博雅書讀五車之半作畫追逼古名人有一幅而三學先

擅者其好賓客有速我示我之風居宅在十
四都水鄉厥土惟下恒怖霖潦淹没其自詠
詩云菱角雞頭亦是租詩意以年無秉穗則
水物以充公稅也何憂焉至申天則使人遠
望以伺客至或漁舟草艇捲洮波漣則誤報
之凡人求其作則難應之貧寒者得其一二
藏諸好事得高價翁偶聞之則欣然樂自今
論其畫品如石田之山水周官之白描陳道
復之花卉可稱三絶他如胷中無物學術微

淺氣質輕俗表儀粗傲仗青緑之色以迷人
目假焦重之墨以炫人觀未免謬景醜筆而
娓死于盛昭戠進者不同矣然苦索之者謂
之盲瞽天下有若人甚多可大咍云

亢異第九 凡一人

典簿錢君貴

錢元抑世居漕湖長洲縣籍也少遊鄉學壯膺
鄉薦天官水村陸公雅重之以其甚文也每
預試禮闈落第則慰勉之弗使就選迨越踩
科年髮漸衰家貧欲秉知已以注一官有得
友王氏亦與水村有葭莩之分乃造水村傳
聲曰錢黎有所遇可再南帆浩歸俟重來傳
臚題塔無難也錢諒之而不測其僞也致水
村專手內主希翼化滇恐錢褫好分情也友
果班良選而錢竟俟下科盍乏盍衰始得太
常西嶺不二年與本堂少卿以羽士資格超
擢者矛盾不合乃上一疏指列其失遂還政
歸田卒

廉風第十 凡一人

憲副顧公璞

顧公英玉吳縣人僑寓留都大中橋與兄華玉
少騈文譽后舉進士歷官固清介不汚者也
仕至河南憲副其分巡衙門兵官胥舍等役
則又各令其衣青衣鮮潔惡詈其服履弊裂
之徒然自將儉素如韋布未達者然政刑滇
辦有造冊申詳揭帖此前官所未有者一以
備查一以見其不苟因成文獄也厥后歸田

其餘禄並槖而反者闔門受徒有學友以從講公由賤至貴惟陋室三間是以不敢輕入其門候左右鄰家敬聞其顧又與立雪程門者不同矣丧其偶繼室然有所置鑰自執不少假委乘士大夫閔其窮屢為義舉置薄田稀之不受兄都憲公疾亟死訣握其手曰我做官頗有聲業如爾做人則我大不如也后其兄數年卒

持勝第十一 凡一人

沈翁姪藻

沈石田翁之姪名藻者長洲縣人平日夷雅無流俗態如人索物則與之不吝日持金剛經手録一卷以淨布紉之為袋置於胸懷先人有水田逋糧凡沈氏子姓猾而巧者避之不為隷人勾攝藻竟入獄時重囚多疾羅臥其尸而藻默然跏趺不懾獄卒環視其毫光滿座甚驚異之竟得以離圜土中年喪偶再娶至五十二歲預知屬纊日乃自書小制六函岐生沈藻拜長至日衆鄰以為癡偕看其有何言藻以糕茗為供舉手冉冉而逝

知舍第十二 凡一人

郭民沈氏瑹

吳縣盤門外沈瑹其人多賤藝頗通醫業雖工匠之技亦可兼執也且善風鑑解查軍丁於南京夫婦回至丹陽河下有一士人步於隄上徘徊悵望知其非凡也訊之乃南國子監看其叔返者囊罄途窮雖近家難達沈容其

篷底同臥沈在中而士人則東妾則西枕席聯屬不少避嫌舟抵吳郡又贈之以金獲以言旋桑梓是秋領薦而春闈高捷后乃講通家之禮兄嫂起稱焉

處厚第十三 凡一人

教訓張公璧

張公璧者號栗菴在庠馳聲之士後累科不薦以貢選教職任滿回家居常出入命小童隨之興趣淡然族人有抱他人子以為子之疑

謗者其眞贋莫之可辨也少長卑尊並舉請先生主此治宗支之亂先生云事涉曖昧使其僞也則暴之失忠厚涵容之道使其眞也則無故生變乃禽獸之所不爲峻拒嚴絕之事得以寢其餘事事如此信厚竟以壽終先生之子曰印者厲志戰藝雖援例不甘卑選誓不用推榮之典竟以本貲待選不及卒又考其先世有名元龍者以人才補官某州守上司命其於土中起翁仲翁仲託之夢曰汝

若爲陰隲事肯違上官之指則必生佳子竟不劚土后果然

婉潔第十四 凡一人

陳公天祥孫婦

吳江縣都憲陳公天祥孫某娶某氏乃京師官家女也本貴高富侈而所適非其配自北方來松陵之地雖曰樂土柰其夫束手待斃坐消積畜不善市肆雄溢之謀數年以來日就訛寒一毫不生怨恨賃屋一間床竈逼側廿

于虛乏人至未有窺其面者甚至避入帳中應荅問者一一不訛亦不少責望其夫之疎劣而覆有矜閔之心也蓋贍遺各有數分而其夫婦决非輕率至親雖擅陶朱而能守貞終不乞哀若知其義命之君子也某氏竟清匱以卒

據禮第十五 凡一人

處士沈君曾

崑山沈君曾少補邑庠生提學考入秋闈三試

初場見生儒咸散髮去衣搜檢嚴密雖梨餅亦擲於地沈君曰此國家以囚法待士也遂反之館舍浩然以歸

辨利第十六 凡一人

黃和伯和仲昆季

黃氏吳縣人世居濠上弟兄同產向公藝之克忍也兄和伯曰弟有心計筭法爲精可以營生理弟和仲曰兄有穎悟之資勤於問學可以充庠貞既而和伯補廩食公粟益以多[illegible]

和仲出入南貨列肆人來貿易者圍擁其門凡以銀來者計其所買之物數彼未畢握算而袖裏緊則毫忽靡差市以爲神凡蘇木等類寘於其地步之卽知鈞石若干後被火失廬問其家人曰前一枰在否荅曰在和仲曰無患矣可以再完再美當其盛時張老之歌不難也小人宴夫喧闐簷下請求多語應接弗暇而小閣留美妓歌舞有期節也斯人若用於金穀之司必如劉晏之能可惜沉於民籍云

殊應第十七 凡一人

傭工沈景祥

吳縣人沈景祥打油傭工也素日好善念佛無一毫畔援歆羨之心一日醉吟主人庭中至丙夜半虛有仙樂親聞遺聲曰此好人也遂落一衣宛若五銖焉沈服之忽僦房一間妻子偕止焚香仰瞻北斗率妻子禮拜畢天火焚其薪木及其身三日兩鄰依然不焰不熸可謂奇矣

絶貪第十八 凡一人

石佛僧秋林

石佛寺有僧號秋林其佛行不失毫杪與吳江通判趙君某寄銀若干禪房收貯兩相恂諒者也后一日適逢回祿延燒衣鉢罄駭松陵趙使老僕疾奔竇帶不舟來問秋林云玄室無恙舊物仍在歸報其主以康其心

機化第十九 凡一人

洞庭剝皮和尚

洞庭商人某曰爲秋毫不茍無古自法未嘗受惡以沙氏爲主寓宿偶有寒疾死歛以棺置於寺中復甦叩棺云我已活矣急啓其蓋出曰死去剝皮剝既接以紙帖其肉凡二十四次洞曉有解脫離判之意遂削髮爲僧遊方不知所終

示靈第二十 凡一人

頭陀僧

正德丁卯歲有頭陀僧不知何來號曰無盡意
白日靜處平橋龍頭夜坐出定回則曰某縣
人修齋齋畢始歸袖中果餅尚熱又南海普
陀山進香二月十九日上殿隔旦言身寒可
往蘇城取衲於范祠前蔡金箔家帶得茶飯
中慈菇等果分衆后蔡老隨至天台諸猴迎
拜止小菴中二童扶一老僧問誰師耶頭陀
云我無盡意也老僧云誑我童稚時見相貌
今猶在信是無量佛住世雙林巷戈文達妻

事之甚謹一日忽欲食蟹畢其二以殼投非
復爲蟹汲水見之揹谷應之試其神通欲令
取鮮荔枝歸以不時沓乃往閩中取新橄欖
入定辰酉得連枝者卸衣亦有敗葦梗葉歸
來適過鄱陽湖是誰潛覰我即跌下敗葦中
也潛覷者谷於窓牖瞞之云后不知所適

感神第二十一 凡一人

羽士陳鶴癯

城中報恩道院已建於元時有摸月頂徐孫郭
姓者始再增創群白鶴飛集一鶴留本觀完
翮不去有善人施主入觀則獨唳升天是以
易名白鶴凡幾傳至陳鶴癯者斯人乃大保
之雲仍也平日讀書頗知吟詠醮壇嚴敬勞
勤主人或以文謝之走筆荅焉有隨班不淨
者遽令易之五十六歲時遘病鬱懣中懷夜
夢玄壇神以一杖指其襟覺來之時適有隣
人進觀曰昨夢玄壇神救陳煉師相爲符應
后病如脫落壽至五十九卒

先應第二十二 凡一人

羽士鄒炳之

閶門外朝真宮有羽士姓鄒名炳之素持道行
勑天鍊神足不苟蹈凡法壇既設步虛伏地
畢即言其家將至之禍福無有不驗蓋以心
應真以道占天者也與吳江倪守真同其辭
顯云

昬貴第二十三 凡一人

貢士顧君某

崑山顧未齋閣老子其號恒齋自幼勤敏讀書后領鄉舉雖貴介不尚驕亢如寒賤士王肅齋太守時禁漁戶入海網黃魚有以白金二千兩曲求弛禁排置卓上動之顧君其視如汙垢目不少睇噫宰相之子片辭可以反覆當路而峻節不為者亦云難矣

時育第二十四 凡一人

王進士母

王君慎用大倉人丁未中會魁選禮曹主政當其幼齡時喪父母其氏方少華寡居凡家政務秘啬田房之可售者悉售之租債一毫無犯其艱終日以紡織育孤為事稍長慎用就外師歸即以斷織之意訓之補州庠生后領南畿鄉薦日久集蓼和熊不知其有藏金也乃召至親面諭慎用云汝父棄背我若張皇誇詡則汝學不成而家亦敗於官賦公役矣所以深貯乎此該二千金汝可領受嘗生慎用果驟致殷豐而又掇危第賢母令子兩得矣

順義第二十五 凡一人

徐都事婢

徐婢乃夫人龔浣之使者也素擊責弗已動息細索其過若無所容其躬者一旦遇倭寇擄其夫人夫人雖向衰而養盛色在將受其汙婢哭泣哀祈碎首石堦曰腰有金寶傾獻之賊義之乃止歸而都事詳知永肩一心徧擇衆中有良壻將己女嫁焉豐奩厚篋不少也鄉人以為善處善報

屈威第二十六 凡一人

罵賊庠生

吳江縣鄉落有一秀才其儀貌素頎然俊卓近東夷卒至去其舍而避之后反省厥家其僕曰未可入也當虞有不測意其逝矣故不聽僕言歸遇之寇則欲與其偕往不屈斷其一臂罵賊不絕口而死寇每劫略壯貌而衷奇者毋以群賊與領之稱曰頭目庠生其不於

素日是以寧波其殺海上僧兵曾奏捷功次又為賊所敗少出巡哨故也有一僧號印宗者駡賊而死與庠生某並焉

孝勇第二十七 凡一人

大叅錢公泮

常熟縣錢公泮舉進士仕浙顯巳至布政使司叅議城外祖居陸原村有父其柩在堂倭寇來略其家家口為遁賊以刀斧斫父木無藏金乃碎厥斂公奔喪回五內如裂不忍聞且

見也仰誓操賊欲仇且素仡膂力習兵械與縣令王借率土兵追漕湖擾竄之衆防護輜重之舟者也彼且佯走且陰伏公望靡族而疾赴前凶黨則轉其踝后詭衆則露其首鳴應合殺公手刃三賊與縣令同遇害公固死於孝者也其如縣令凤以厥考鉄星之夢自偉其生適逢卉服之事乃先擐堅舞利日羅其勇不知兵家之要惟在技藝故尓終所誤若守崑山之祝守嘉定之殷守太倉之熊但秉保弗戰而巳公如之則何以至於擧碰耶

智復第二十八 凡一人

梅林人報仇

常熟縣梅林某姓者父為倭寇所殺某物色其賊詐投哺聚之中日親邇之坐作無一息分睽蓋恐獸僨鳥翔偶為離遠無所下手矣忽語之曰我村有一潔婦大王可以御之賊熟其欵愿且素信其言喜甚忭躍随往二人駢

步更無左右泄其妻巳預固約教之一一如意入室殺鷄為黍望候巳久賊未知其械併蔽護之執刃立門賊聽且心感其周衛也其也坐定呼酒酌甚曰恐有別閧至者為大王知其漸醉操刃入室格殺噫以妻為之餌而復父之大讐真孝子哉他如吳江陸某秀才者寇垂至乃以被褁病母登舟有風疾者也毎發以醸醋解之陸親回家以取遇賊被殺為母而殞命與為父而報仇其節一耳

貞警第二十九 凡二人

韓碧溪女

我郡閶門外倭寇川湧而至凡闤闠射利之徒貪猾而愚暗者也不早踐城內以從康而一時乘船避之家戶多被其擄劫者金玉錦繡連舟棄之者有焉下塘韓碧溪長女名曰某者島夷未犯吳關之日誓不染賊此父母前素要之言不特有不忝所生之心焉耳臨禍望見刀鋒尚相去數丈赴水以死此慷慨殞其生者不惟貞烈而且明智也狎寇之際無刃何血蒼黃奚以求盡耶他如蘇州衛屯軍曹鑑長女寇至以小舟藏蘆葦中乃先抱幼男宜壽赴水后撈出猶泪抱之尸可悼可悼

蔡氏女

無錫縣城外有富室蔡氏其家聲舊所著者也某女適城中某氏素有賢名令德一日歸省父母次晨倭寇至夾舉家奔亡四去倘以存濺被執即欲逼其就汚乃紿之曰[illegible]有安隱所可以如強首飾已藏兩袖步燃心赴水寇憤撈尸斬三段以刃絕兩袖其物瑕之又曹氏行六之子二人一拾六歲一又少四歲父子俱縶寇手隨行數里幼子呼其父曰我要回家寇以白刃加父之頸神褫色死其長者謂弟曰我二人同部下往求釋父全命足矣寇聽二子后不知所終之斯二子爲父而全生所以附蔡氏之末云

貞烈第三十 凡五人

兩山貞婦烈女

東山周灣倭寇至有一婦人夫死方三月麻衣素髻其苦貌可傷也遇之乃跪而言曰婦人喪夫未久身肉未寒大王可以恕我疚病可以養我康健下有七歲孤嬰上有八壽老姑且顏色者衰何必一人哉哀祈不已叩道首無數賊曰汝乃有志如此釋之贈一衣包別擄之又續有婦人不從其項奸刀傷其鼻甚去后殷山寇卒至有一處女倒首而[illegible]

又一孀婦自經背室皆未見賊而然此亦可
取者也又周山小家有婦年可三十色頗妍
麗先以布裂爲二幅自身上下纏束周固如
太歛之狀后遇寇以刀亂刺其心而死斯婦
也比之前數人尤卓異足關哉

義膽第三十二 凡一人

徐佩 舍生

復菴徐公與倭寇凡二十餘戰負適於勝辛痒
[illegible]譁遍體搔眩潤草之徵寇甚詭猾設
[illegible]方陰伏屢起而公躬擐甲冑親先士卒
[illegible]捷功者惟平望之役爲最海上猝與
[illegible]突之際於呼吸之間有生死之變焉
夫徐佩公有古名將之風素同甘苦得其心
者也徐佩云機急矣可策馬離之所差者分
登天地而刀加其脰焉公竟馳遁避其鋒公
后祭其柩而加恵于其子云

報敵第三十二 凡一人

陳君仲周

陳君仲周者乃告衣巾生員也年既未先癸丑
年春間倭寇至其家后甲寅年春有頭目并
未冠者二人又漳州島中共七人來賓其戶
不揖惟拱手頭目問陳曰多少兵在陳曰有
郎兵有山東兵有民兵彼曰民兵可我一人
殺三伯然后問城可攻乎陳曰難攻
太祖高皇帝百萬精兵圍城七月若非李司徒
賣國城何可陷彼曰我怎攻不得耶陳曰將
軍自量彼聽言意以既無神武之威又乏將
士之協即以二十四張雲梯折散息登呼之
志又問曰城外有寶陳曰前年將軍取去矣
彼即杖責餘人悔其來也陳子先故孫近故
婦亦隨而病死尚無棺歛彼少頃撞一木下
其尸衆曰可憐可憐又以餅撤油果之類來
餉別去陳免其害而金既幸無損焉皆斯人
之功已

委智第三十三 凡二人

頭路二人

乙卯歲倭寇五十三人自寧波府至象山歷徽州南畿等地方窺探肆行殘殺無能勦者凡與格者必傷流至蘇州擄二人爲向導二人者前行謂傍立者云爲我上稟林太爺分不脫死矣必領倭寇至絶地亟以兵來勦之后四面圍而不進二人者被其斮殺高叫救人全極悽慘碎尸以死

哀感第三十四 凡一人

乞生孫子

嘉定縣有一人少孤母氏保育至長母雖老而其貌則如少者倭寇擄去子乃抱孫隨之且泣且告願什其母也喋喋勤至寇怒以刀碏之什其母還復以鎗中其肩而死偃卧中其母泣求其尸深夜乃復蘇以歸

吳中往哲記補遺三 終

續往哲記補遺后序

黃魯曾撰

姬周之末孔子作春秋游夏所不能與者以其義也然游夏又非今人所易及者論述作至於春秋亦無以益矣而少夫游夏者正以美夫游夏也予嘗自少慕游夏之文學不得其所以然至弗克贊辭於春秋乃恍然而悟者春秋而下游夏無不可以敷揚焉予逮衰老之年尚滯林澗而往哲記續焉補遺焉中間是非雖曰裂然而繁言與簡辭任意縛語與鄙說信手豈能略

窺聖經之萬一哉然自通郡論之則昭君子之塗著良士之門退郤者使之進趨趑趄者使之勇決雖非華衮蕭斧之比而亦庶乎公穀之所見矣公穀之辭煩費而左氏浮侈公穀躡其右焉公穀者春秋之塑土刻木神儺祭尸也后之藻鑒者肯以公穀俟予耶噫此書者時流弗重也一邦信史視如尋常豈以覿其爲善之不篤矣監司之觀風郡守之勵俗亦在此夫

嘉靖三十六春日

吳中往哲記一卷續吳中往哲記一卷續吳中往哲記補遺一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吳中往哲記明楊循吉撰續記補遺皆黃省曾撰循吉有蘇州府纂修志畧已著錄省曾字得之吳縣人正德丙子舉人循吉書見明史藝文志卷數與此相符記明初蘇州府人物自勲德至冠衲分七目凡四十一人續記自忠節至散逸分十七目凡四十人補遺自審進至釋行分十九目凡三十一人其補遺原目本一卷此分作二卷又改其釋行第十七爲第一則刊刻者之誤也書中所列小傳皆寥寥數言未見端末又如徐有貞以險忮敗而循吉稱爲四海物望蓋未免鄉曲之私吳寬位終禮部尚書而省曾乃題作東閣大學士尤顯然訛謬則亦不足徵信矣

掾曹名臣錄一卷

〔明〕王瓊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掾曹名臣錄一卷續集一卷》提要

掾曹名臣錄序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愚謂自聖賢以至於凡庶其德遠矣自割股以至勃磎其行遠矣自讓國以至於攫金其事遠矣由初而言善惡之間不能以髮而其終之遠乃如是焉獨不爲習所移願習之後人雖豪傑之士有不能免者而況於中材乎此爲人上所以有教也正德癸酉予承乏南京戶部侍郎抵任未幾大司徒胡公即有修身之論累月任告予職攝印章而治財賦陰觀諸司掾吏有知琴書可教誨者因錄我　朝名士出於掾曹至顯官者數人爲一卷以示皆有勃然興起之色乃知人性果不相遠一胱故習至君子不難矣有教無類不其然乎昔元好問曰自風俗之壞上之人以徒隸遇佐史甚者先以機詐待之廉恥之節廢苟且之心生頑鈍之習成實坐於此而佐史亦以徒隸自居身辱而不辭名敗而不悔甚矣人之不自重也吁過之以徒隸待之以機詐我固不可以不自省若自暴自棄而不自重爾曹豈可以不戒乎所錄自劉侍郎敏而下凡十三人續有得焉

用載于後

正德九年歲在甲戌夏六月望日王凝齋序

掾曹名臣爵里

劉敏河間府肅寧縣人爲刑部侍郎

李友直保定清苑人爲工部尚書

徐晞常州江陰人爲兵部尚書

楊時習江西人爲[illegible][illegible]按察使

况鍾靖安人爲蘇州府知府

平思忠吳江人爲陝西參政

胡閏福州侯官人官七品階從仕郎

王堂紹興諸暨人贈翰林院脩撰

曾仍福建莆田人官小鹿巡檢

劉本道常州江陰人進戶部右侍郎

王愷太平當塗人爲當塗縣男

畢安仁鳳陽人爲工部尚書

李質其先開封祥符人爲刑部尚書

右掾曹名臣爵里姓氏凡一十三人

劉敏

河間府肅寧縣人爲中書吏時暮以小車出入

汀市廬[illegible]前[illegible][illegible]於家而後入錄事妻以蘆織席

鬻以奉母人或餽之以絹帛器皿送其家辭敏

懸于梁候其渡采竟還之爲北平府錄事值中

書以沒官婦女給文臣家衆咸勸其請給以事

母敏固辭曰事母乃子婦事何預他人及權奸

寧敢獨無所與人稱其有行識洪武十三年

由工部侍郎轉刑部侍郎其誥曰於戲昔聖人

以德化天下故民樂於從善而天下治然聖人

之心必欲天下之人皆善無惡有不率者然後

用刑以齊之故賞當其功罰當其罪而民之不

從善者無有也故上曰君聖中曰臣賢下曰民

良而天地致和品物咸亨矣後世之君臣乏誠

意正心之學棄德修己及物之善是以刑罰不當

仁義倒施法愈繁而犯愈衆此爲世之大病也

久矣求君之聖臣之賢民之良者幾希故善治

國者必擇人治刑否則法由此而煩弊於無刑

之地焉可得哉今以爾敏爲刑部侍郎特授通

議大夫爾尚敬慎之哉

李友直

字居正保定清苑人也爲北平布政司掾史

太宗皇帝初蒞藩北京輿文中廷臣有因齊泰

不法遂建議凡藩國所在更置守臣於是擢張
昺爲北平布政使昺至日求王府細事將爲不
利友直密聞於　太宗義師既舉遂擢用友直
友直質樸直亮知無不言甚見嘉奬日益信任
出理餉運入嚴城守率以命之殫力竭慮事卒
畢集而咸稱　上旨初授北平布政司右參議
既建北京改布政司爲行部陞左侍郎時初作
宮殿營繕務殷經度提督盡任勞勤早暮弗
懈改行在工部侍郎　仁宗皇帝臨御嘉念舊
勞陞刑部尚書奉　命代祀周文武成康陵及

秦愍王既還言關中民瘼深見嘉納　賜誥命
并追贈祖考妣請告歸葬遂立碑於墓以條
上恩昭先德　宣宗皇帝嗣位改行在工部尚
書督奉　命董採殿材於蜀設施有方綏撫有
誠勞者不怨自是　朝廷凡有興作重役悉以
委之其臨事有條理而體恤下情所行悉公是
以人從事集訕誹不興而屢承勞錫焉爲人坦
易闓敏雖不與物競而持己正直亦不屈於物
有恤人之心拯濟非怯與人言必歸於忠厚有
之官徃辭者必勉以愛民之政與人交惆款緩

急卒得其力度量有容嘗司之貪詭者以友直
長者數欺慢之友直雖知弗校清議以是益重
之其卒也　上賜祭命工部營葬禮部　賜祭
公卿以下皆徃祭之

徐晞

字孟晞常州江陰人永樂中由縣功曹授繕工
司都事歷工部郎中試兵部右侍郎奉　命簡
閱陝西臨洮諸衛軍士尋以虜酋朶兒只伯寇
西陲佐寧陽侯陳懋鎮甘州正統初召還實授
右侍郎復徃鎮涼州莊浪諸要害地遷南京戶

部左侍郎會征麓川晞徃督餽餉凱還以功陞
兵部尚書卒晞謙德有容處事惟慎士論以此
多之子訥舉賢良終尚寶司丞訥子世英以爲
授中書舍人累官南京通政司左通政

楊時習

江西人永樂二十二年　仁廟初即位大理卿
虞謙奏事侍臣有言此當屏前密請　旨不當
於朝班對衆敷奏爲賣恩者又有言其屬官楊
時習先導之密陳而謙不從者遂降謙爲大理
少卿而陞時習爲卿其後大學士楊士奇獨進

公韓畢未遑、上問士奇汝有欲言者否、對曰
有非廣諫乎、對曰然、上曰吾亦頗悔之、汝試
言之、對曰外間皆云非習賢無先導之言、時習
是臣江西人、亦現語臣未無此言、今冒居卿位、
慙懼不安、士奇又言謙歷事三朝、皆居通顯、
頗爲得大臣體、若且今所犯小過、上曰吾之
悔亦念此、因問時習其人若何、對曰雖起於吏
然明習法律、公正廉潔、上喜曰吾有以處之
會以吏部言交阯闕按察使、上乃復虞謙大
理卿、改時習交阯憲使、

況鐘

字伯律、靖安人、始以吏事呂尚書震薦其才
授儀部主事、進郎中、蘇郡由永樂以來長吏治
狀鮮著、朝廷屢遣吏督責無効、宣德初以雄
劇十郡、欽守愼擇良牧、尚書胡忠安公等遂舉
鐘與蘇郡從請、賜勅以便行事、乘傳赴郡、鐘
已洞灼郡弊、循任吏胥抱案牘請署、以嘗鐘、鐘
默默若無能爲、既三日吏復請署、鐘曰若謂吾
不更事耶、歷數三日牒無一遺誤、指摘其間某
爲故出入及隱竄顚倒者、喝令取一二輩卽庭

下、撲殺之、僚屬震慄、鐘因弁斥僚屬貪虐懦者
立黜之、捜逐胥屬主文積蠹、遣通關勘合、以防
詐僞、衛卒久暴橫、痛加繩禁、郡體始尊嚴、勢家
後恣不法、鄕里武斷、咸取杖殺之、而扶惠單弱
置善惡二簿、察民善惡者籍其名、既施行、則著
列以示勸懲、婚喪不時者召諭反覆而峻其校
督、刑罰民畏而感、無不從令、鐘既達而果、又素
忠直簡在上心、故凡所論列悉賜施行、郡
田有官民之別、官田稅額特重、援奏求減、焚香
自祝、或動以禍福不顧、疏上、卒得如所請、凡奏

減省重額正副錢糧七十二萬一千有奇、奏民
開墾荒田起科、以免逓年包荒之糧至一十四
萬九千五百有奇、停徵淹沒田糧二十九萬五
千免舊欠糧草鈔數百萬錠、罷平江伯董漕歲
取民船五百艘、買免船米十五萬一千一百石
疏免、詔買減闊白三梭布七百疋、銀數千兩
奏革倭船徵需無度、請濬瀹水道淤塞、辨明平
民誣入軍者千八百餘家、招復逃亡三萬六千
七百戶、凡所罷行、皆綱紀大務、民到於今受其
賜、尤重於事神社稷山川龍母泰伯伍員范仲

亦詩祠宇皆撤而新之亨獻誠禱雨暘祈禱輒
應息與崇學校敬養才哲薦拔孤寒有起家為
近侍者剛敏敢為不懾權要度量廓如　朝廷
累有褒勞述職陛辭　上為賜宴賜詩恩寵甚
至而以蘇人仰藉倚以守御不遷其官鍾亦無
憂丁內艱去任民上　請乞還鍾治復除仍舊
任正統五年九載滿去闔郡之民上章乞留往
叩闕者八萬餘人遂再遣任若赤子得慈母無
幾卒於位民益哀之

平思忠

吳江人初為縣吏永樂中被薦授禮部主客司
主事進郎中時　文皇帝方事招懷主客務方
殷思忠有精力事皆立辦尚書呂震特器之俄
以事下獄北虜入貢他任主客者多不稱　上
震因以思忠為言即日赦復其官時以給事楊
弘為陝西布政欲使清強有力者伺察之遂拜
思忠陝西參政未幾為人所誣謫戍北邊會有
　詔市馬西域以思忠嘗官主客多識賈胡
詔釋其戍給冠帶隨太監劉馬兒使吐蕃諸國
而還後卒於家初郡守況鍾官主客與思忠有
交承之分至是數延見思忠執禮甚恭且令二
子給侍曰非無僕隸欲使兒輩知公為吾故人
俾其見敬如此然思忠居貧自守未嘗以事干
鍾人尤多之

胡昪

字宗器福州侯官人也總角穎悟修潔少言其
父嘗曰兒也不凡吾家闕久宜揚其在茲乎洪
武中郡籍博士弟子衆推胡生不置父喜曰兒
不凡固宜以學顯即資遣之昪既游庠序喜友
其才儁相與頡頏不合者偏于窮歸遂不復起

時憲府謀辟從事諸從史相與言如胡某不宜
掾耶得胡掾者且增重乎羅致昪昪之在憲署
也志弗為貶益樹奇操人不敢干以私嘗從孫
僉憲分司于泉孫兇惡而貪饕莫敢與計事前
後從史不相能者反為所中昪適其奸利骫法
數事飛章劾之孫竟得罪諸長佐僉視昪盱眙
曰斯史胸臧陽秋吾可弗自檢哉由憲府三最
內選敘用省掾無慮數十人昪為主掾掌牋奏
以資胥務識典故以決羣疑咸服其能會尚書
監選清慎吏遂得官七品階從仕郎昪晨入暮

出進止有常所既執禮度而儀觀清偉　青宮
晉遷見之問郎選何曹左右曰此光祿胡署丞
也曰送咨莢久之性謹密內有事未嘗言於外
或問之直曰所職上用有司存焉他吾不知也
退直無事焚香振書衣冠兀坐神情翛然如在
物表齊容非故知莫與往來者蓋在兩京獨處
者十餘年而人見之常如一日焉

王堂

字維政紹興諸暨人也元良吏淮東道宣尉副
使王艮之孫七歲能賦詩長老皆奇之進從學
鄉先生唐處敬讀書日記千言終身不忘方肆
力於古文維值元季兵亂未嘗輟也　國家平
定之初堂之父以元故官謫濠梁堂侍行躬勤
孝養後奉父還鄉辛苦闢草萊治田廬有　詔
發兵民築綠浙城邑大夫推舉堂率民就役撫
馭規畫悉有條理民不困而事先集他之率兵
民者多効法焉有司以賢良舉送堂至京師奉
命使蜀還奏稱　旨得疾歸既瘉時太康王師
魯為浙江布政使表然一時方岳之望其所用
僚吏必慎簡賢良知名之士遂采輿論舉堂

為掾凡所言與行皆慨王公之意被檄督賦嘉
興有推官不職不為堂所禮銜之推官後坐斬
檄下京獄造誣詞連堂遂至誣死未出京以
病卒是歲洪武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也洪熙
元年以子璉貴贈翰林院脩撰維政自少有遠
往之志操執剛正議論高明素欲行所見於世
不遂大施以卒其鄉之長老知堂深而尚存者
往往與少者道堂之才之行而未及展施以為
悼惜云

曾仍

字弘宗號誠菴曾氏故莆大姓世居望江里祈
山東津之鄉潰父尚和工書能詩該綜希夷鬼
谷子風候星占算曆之學數具棺施宗黨之貧
者大有義聲母鄭氏仍六歲失怙日夜呱呱髫
髫知孝比長禮度循習辭辟唯諾無子弟之過
舉進士涌勤術者曰非以利子也曷他圖之遂
應辟為藩臬從事矢心在公持法惟謹大方伯
廉訪而下咸器愛之既事得冠帶待次銓曹時
知府林慈知縣張朝教諭黃蹝相繼客死於京
仍悉為之棺殯經紀倉劇而不怨於禮數論病

且事裝白金三十二兩置仍袖中曰僕輩非所
託其貲藏諸壁無復與聞者仍以虞患不他告
久之宅乞授鄉人歸其子曰此屬纊時寄也物
諭同之鄉翰林院學士林瀚若先生聞之嘉其
誼語同列曰據之行顧爾吾儕有弗及者乎
遂相與定交及為仍贊小像極深褒獎方之善
人成化戊戌仍判之小鹿延檢局歲饑民多乏
阨為盜仍安恬勞來伺其長而尤者還致之豎
摘如神益用滋大境賴以不擾越三歲忽悒悒
不樂曰吾少有大志謂功名可裂契取竟為衛
者所誤班白是官紅腐五斗吾何屑焉遂致政
而歸問田園就松菊月夕花朝則炙海鮮溫家
釀葛巾野服與一二耆舊徜徉於名山勝水間
若忘其身之既老者鄉閭高之翰林學士林文
贊曰貌清而癯體安而舒衣冠儼若珮玉鏘如
肅乎其容止翼乎其進趨年富而力強智融而
器疏不為外物所誘不以常流自居言必貴乎
踐履行必慎乎斯須祿惟安乎淡泊囊不計其
空虛心卿蓋於會計志則勤乎詩書噫其若人
歟惜乎所用者未盡其心之所儲若其膺民社

之寄必能廣敷仁民之政而為古循吏之徒也
耶戶部尚書張瀚贊曰貌不華而質其蓄於內
者智識之通融言不肆而訥其檢於身者彝則
之修從志不俗而闊其所向慕而趨者古長者
之風仕不通而晦其祗厥職者無貽庇於厥躬
噫若人也者石其外玉其中其所積者崇其所
洩未艾而鍾其慶於無窮也耶翰林庶吉士陳
音贊曰貌癯而不偉行蹈古人遺蹤言訥而不
肆心存長者之餘風服質而不侈里閈皆慕其
信義之崇位卑而不耀雲仍乃受其餘慶之鍾
彼丹青者徒模其外而不能狀其中也耶鄉數
公之言觀之可以見其為人矣

劉本道

常州江陰人少嗜學有才畧能詩由掾史見知
於靖遠伯王驥引置幕下奏授刑部照磨從征
雲南於凡戰克攻守之策多咨訪之正統戊辰
閩賊猖獗寧陽侯陳懋往討之尚書金濂實綜
理軍務以本道識達請以自隨軍中事宜悉以
委之本道盡心戮力活脅從者萬餘人放還婦
女八百餘口凱旋陞戶部員外郎景泰庚午西

北二邊境民不能生本道奏　請給價買牛二
千頭并易穀種與之乙亥貴州邊倉糧侵盗事
覺展轉連坐推本道往治本道至彼不逾月而
積歲之弊洞徹無遺且立法以爲治規時年被
苗賊作亂本道遺書總兵官李貴賀如計討平
之奏上其功本道曰吾職在糧儲用兵分外事
也固止之竣事還　上嘉其廉能賜五白雲緞
叚天順丁丑遷戶部右侍郎總督京畿及通州
淮安糧儲先是漕運京糧惟通州倉臨河近便
自通州抵京倉陸運四十餘里費殷而增耗示
給各處赴京操軍久役而用稱匱乏本道慮二
者之病奏將通州倉糧於各月無事之時令歇
操軍旋運至京每三十石給賞官銀一兩而漕
運之糧止於通州交納就彼增置倉廒三百間
以便收貯歲積羨餘米五十餘萬石以廣京儲
上復賜二品服以寵異之祖克閏父得成皆
追贈如其官

王愷

字用和太平當塗人幼有大志沉酣六經諸史
間必欲見之於用起應公府之辟爲府史號讞
獄訟人服其平歲乙未　上取江南兵臨當塗
即召至幕府　上方爲元帥命爲掾以叅决戎
事丙申春從王師下建業又下京口民新附杌
隉不安愷撫慰之始定　上爲中書平章政事
建江南行中書省於建業陞左右司都事愷遇
事善於彌綸日以薦賢爲先元戎宿將咸器倚
之惟愷言是信戊戌秋苗獠兵數萬自杭來降
待命嚴陵境上　上遣馳入其軍諭以禍福偕
其渠帥來朝是年冬　上將征浙東時婺之蘭
溪巳下僉樞密院事胡大海戍之　上命愷與
大海定議取婺州親率師圍其城守將出降愷
審察民情而奠綏之歷言　上前無有不聽者
巳亥春王師攻越久不下夏六月師還　上留
大海鎮婺而民賦軍儲之務咸以屬愷冬王師
克三衢擢左司郎中總制衢州軍民事愷增城
浚濠置游擊軍募保甲翼餘丁及舊民兵得六
百人以益戍守兵食不足則斥並城廢田五萬
七千畝使之耕以自給民有田力弗能藝者聽
軍士貸耕而爲輸糧縣官籍江山常山龍游西
安四縣丁壯凡六丁之中簡一以爲兵置甲首

都長統之丁壯八萬有奇得兵一萬一千八百
無事則爲農戍有警則兵者出攻而五丁資其
食閑平忠武王屯兵金華其部將或來侵民愷
偵知之擒而撻諸市王使人讓之對曰民者國
之本將軍天子之股肱肯令傷其本乎撻一部
將而萬民安計將軍所樂聞也王嘆美之開化
馬宣差挾舊邑印章誘編氓爲變江山楊明恃
柴栅之險叛服靡常愷皆定計擒之梟首以徇
衆部內帖帖無譁民饑疫相仍死者枕藉道路
則出倉粟使作糜哺餓夫脩惠濟局居藥以注

病者所活生者不可勝數學校廢於兵愷爲復
泮池築杏壇建極高明亭設博士弟子員孔子
家廟之在衢者亦爲新之退食之暇集薦紳之
徒學切道藝人士翕然悅服諸暨成將謝再興
與部帥王甲有違言幾致亂　上令愷調解之
愷善於說辭二人之權如初邊鄙以寧同僉樞
密院事李文忠以國之懿親握重兵鎮嚴陵
上命愷往來佐其軍庚子夏六月僞漢寇龍江
　上召嚴陵帥蔣俊擣廣信以牽其師道過衢
愷謂俊曰廣信僞漢門戶彼既傾國入寇守不

以重兵爲守非大將統全軍以往不可若出偏
師撓之未見其利設有挫衄吾衢先繹騷矣乃
止俊而請大海行大海至而廣信潰一如愷言
辛丑夏拜大海江南分其衆萬餘戍婺其帥劉
震等相挺爲亂大海被害愷亦及于難當難作
時苗帥多公懇欲擁之而西愷正色叱曰吾
天子大吏設不幸義當死寧能從賊反耶賊初
縮首不敢犯拘繫一日而罵賊聲逾厲命左右
取酒引滿竟日達夜旁若無人賊知不可屈乃
遂刃之壬寅二月七日也享年四十有六　上

訃驛江西聞愷死爲之嗟悼良久親爲文祭之
及返金陵　上復率羣臣往城南致奠乃以其
年四月十一日葬江寧縣鳳臺西鄉聚寶山之
原　洪武戊申春正月　上正位宸極布告中
外念及舊勳例須恤典於是愷歿已七年矣初
愷既沒　上詔有司議贈奉直大夫浙東等處
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飛騎尉追贈當塗縣男
且俾與享雞籠山功臣廟中　上猶未慊其情
至是復仍其舊縣進爵爲子以寵之愷狀貌龐
偉氣局堅凝善謀而能斷嘗以事入諫　上弗

聰愷却立戶外既暮猶未去　上出怪問其故愷從容諫如初　上慨然從之愷於吏事尤長讞律按比而飾之以儒術案牘經其裁削辭簡而意周喜爲詩歌與賓朋談笑尊俎間更唱迭和情意豁如也故於其歿也人莫不傷之子文有學行今爲侍儀使階承直郎次行臧害愷之日行方侍側哀慟其去行曰棄親而求生吾不忍爲也隨愷以卒次升童未濂爲左史時侍上左右與濂論佐運之臣以字稱愷曰王用和經濟之才也吾將大任之惜乎早歿于難

單安仁

字德夫鳳陽人少有志事功雖爲府史晝夜以洗宪澤物爲事當至正辛卯江淮兵起剽奪相屠流民遑遑無所寧居安仁奮然曰丈夫當出奇翦寇可坐視父毋之邦淪覆耶遂椎牛釃酒率健少年與飲整部伍嚴器械教以坐作擊刺之法不一月間從之者數萬人新建壁壘横亘三十里寇至輒揚旗鳴鼓大呼追殺俾無留行乃止退則閉柵自守老弱强負依爲保障者累十千家當是時豪傑角立割彊擅號令者比比

而是乙未秋安仁遂移兵廣陵以觀變且曰此輩皆爲人作駈除爾眞人之興氣勢自與恒人殊丙申冬安仁見　皇上威德日盛統六師而下金陵安仁曰向所謂眞人者此眞是巳乃率部曲而歸之　上大恱明年命戍鎭江安仁嚴飭軍伍益自振勵敵兵不敢侵境居歲餘會朝廷始立提刑按察司以廉糾不虔　上選安仁爲副使巡行浙水東悍將猝卒横賦民糧曰寨糧務刻剥以蠹民安仁一寘於法金華民有訟其邑丞受白金者安仁詰之曰願聞爾丞賢爾細民也奈何犯分而訐之卽圖其金短長圓方形來民圖上藏屏後命諸左證鬬之人各不同安仁曰是非誣耶衆環目相顧無一語遂以其罪抵訟者告訐之風爲衰辛丑陞按察使東方肅清莫敢讙擾甲辰徵爲中書左司郎中時江淮甫定軍國庶務紛如亂絲安仁佐太師李韓公參錯裁斷日就統緒事以無滯　上益倚信之吳元年丁未閩浙中原漸平營建城闕宮殿脩朝享服御衣物廷議可任其責者遂奏舉安仁爲將作卿安仁精敏多智凡所制量皆中

法不苛明年戊申是爲洪武元年　上即皇帝位安仁陞嘉議大夫工部尚書仍領將作事二年夏改兵部安仁宅心中正能聲彰聞年已六十有七自以精力衰昇請致其事　上憫其勞從之賜田三千畝牛七十角仍給尚書半祿養其終身退卜儀真珠金沙結廬以居六年夏上念安仁舊勲復　詔中書起爲山東行省叅知政事安仁詣闕力辭而止八年復頒致仕誥加通議大夫蓋異數云

李質

字文彬號樵雲其先開封祥符人在宋季有仕於德慶者因家焉質生穎悟器度宏偉昂然負高志博習經史必期明體以達諸用當是時無有辟薦之者沉浮府掾中日以澤物爲已任無何中原擾攘嶺海多事質起構義兵捍鄉里及德慶路陷士民遑遑無所依戴推質守之質日夜浚城隍繕甲兵扼險要以過他寇由是一路頼之以寧時據鄉邑多剗剥殘忍質嘗戒麾下非遇敵毋妄殺或執敵人來獻率給衣糧縱之家富饒急於賑施三族與鄉里流寓之貧者咸

有所仰以故一時名士如建安張智茶陵劉三吾江右伯顔子中羊城孫仲衍王彦舉皆聞風來歸及　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遣師南討洪武戊申四月平章廖公忠叅政朱公亮祖總師至質遂散麾下全城歸附總兵遣使入奏　上嘉質忠誠召至慰勞再三賚予優渥就擢中書斷事越明年己酉轉都督斷事脩律訓大夫皆能執法丞相都督咸敬憚之五年壬子授刑部侍郎階中順大夫尋陞本部尚書階嘉議大夫尤慎於刑獄盡哀憐之情致淑問之頌寬猛適

中爲上所知日益親幸時開行省於浙江　上念厥地素重號稱難治宜簡廷臣有德望才器者往綏之即拜浙江行省叅知政事階中奉大夫是年秋九月也下車之初首以承宣爲已任振紀綱正風俗勸農桑興學校舉遺賢恤民隱知無不爲爲無不力居三年惠流兩浙厥績以懋聲聞於上　天子念其老召還致政於京師嘗入見　帝賜坐便殿訪以時政得失直言無隱　上益重之八年乙卯冬十月復起爲靖江王府右相階資政大夫有　勑獎諭甚至質益

竭忠誠以盡輔導之職嘗入覲因奏乞歸省墓
上可其請　帝親揮翰賦詩以　賜復命潘憲
元傑與府中官屬宴餞漓江之滸人莫不以爲
榮後王坐事去國質隨終焉質偉丰儀性孝友
治家有法接人以誠雖極顯榮情素沖澹暮年
尤工於詩有詩集若干卷藏於家爲行中書
省參知政事分省於婺以控御東浙愷仍以左
司郎中分治省事金華婺劇邑役民無藝愷令
民自實田請都以爲多寡爲正里長寡者爲副
正則以一家或二家充副則合四三至七八而

止通驗其糧而均賦之有一斗者役一日賤與
貴皆無苟免者金華周泰義烏樓呂恃鰥以敖
民愷逮至於獄皆痛懲之自是畏避不敢吐氣
猾吏潘立道操金華一邑田賦之柄飛寄詭遁
並緣爲奸利廉其罪狀以聞寘於法大海日治
軍旅以[illegible]嵊縣衛兵諸暨以爲已任分省之政皆
愷統之愷肇綱布紀風采凜然僞吳將呂珍侵
諸暨欲堰水以灌我城大海奪其堰反決水灌
珍珍勢蹙乃馬上指天與大海誓請各解兵愷
聞之移書謂大海曰彼狡謀爾慎毋聽今珍在

重圍是天授首之日也大海不忍食言竟從之
珍果敗盟而去

國朝名臣錄卷終

掾曹名臣錄一卷續集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王瓚撰瓚有晉溪奏議已著錄是編乃瓚官南京戸部侍郎時見諸吏中有知琴書可教誨者因採錄明興以來由掾曹而列名臣者編爲此書以示勸勉凡劉敏等九人又續集一卷凡劉本等四人前有正德甲戌瓚自序後有南京戸部郎中卞師敏跋

成化間蘇材小纂四卷

〔明〕祝允明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蘇材小纂六卷》提要

成化間蘇材小纂　郡後進祝名

弘治改元夏詔中外諸司纂凡事物斷自先

史館為實録吾郡大夫簡允明等教弟子員事事俾

人物經鈇槩丈傳狀無必研覈損益於時冊牘大集

允明罔覽先進行治風概瞿然磯書登拋地耳目消

矣乘是於復纂紀頗為覩聞并辭元功具列細德雅

佚或亦微旋消息前之卻之否夫市朝之撻我則不

敢是故依違婉言不復條達諸所非究微事贊辭要

今志善為本私損箱笥宜助思齊而已如先恭改家

有專録茲非國書亦不敢以鈴而測之爾其歲歲除

日已未敘

第一

簪纓纂一 一人

武功徐公

第二

簪纓纂二 二人

都憲韓公

梁文莊公

簪纓纂三 三人

大司寇俞公

練侍御

大守盛君

第三

簪纓纂四 九人

僉憲劉公

劉大叅先生

陳祭酒先生

大常夏公

憲副張公

陳先生

進士二頎奚三君

簪纓纂五 二人

徐大叅

陸大叅

簪纓纂六 二人

吳大叅

陳僉憲

第四

立聖纂 五人

杜淵孝先生

陳公

二沈隱君

邢子

俞君

孝德纂 一人

朱孝子

女德纂 三人

王妙鳳

高氏

陸淑清

方術纂附二人
張御醫
王公

成化間蘇州小纂第一

簪纓纂一

武功徐公

徐公諱理更諱有貞字元玉吳鳳凰鄉集祥里人也
幼質實傑少長在京師從吳文恪公訥游隱有經世
之懷論說每與人各趣文恪謂曰子欲仕乎與俱見
胡祭酒文穆公儼請授經於是時胡公以事拆病卧
土牀伏枕酬人語見公易其辟少試令為詩篇篇成
甚奇峻胡公蹶然起繞牀行呼曰徐生鼎鉉器也留
之授業期月已了了宣德甲寅中進士詔簡公等續
學翰苑紹 文帝時故事選庶吉士教視列宿久之
上御便殿召見廿八士試其文第公一即日授翰林
編修館閣名鉅三楊二王之流以文為公重公自以
士為學以為世耳文藝餘末悉足限徐戕因肆力綜
討天官変異地勢夷陀軍謀陳形河渠陰陽方略咸
求通悉古法宜合今用或問公戕詞墨諸此類何意
事之公曰此孰非吾事一日国家用我以此此可辞
未之學耶於時學之當不晩矣 宣朝崩頒修実録
恭詔修玉牒迁侍講正統之世公謂久治安朔虜必
将患中国外擬中堅應先時發計尔々上疏備言之

數千語悉駁我精算殆無餘落者　上嘉納之已已之変京師戒嚴朝廷分遣文臣守要害錫璽書俾行巡按御史事公得河南公視敕言于執政必得便宜行事竟易書以行既至作頌於彰德時民聞変相帥竄匿山谷公馳騎往諭之徹発群縣得民長吏以従令為好語諭啓民歸意民相報告出山谷旬日就還家井已數万人公遂糾義旅為京師声援至者多太行群盜公日閲察寔以孚順公親告坐作進退擊刺之法使自團結不藉其名於是諸頑皆習韡躍願為用居無何虜遯京師解嚴公召還景泰元年為經筵講官明年陞右春坊右諭德仍兼侍講會河決張秋沙灣先遣治者率築其決水大至築輒壞七年繼用弗成餽路諸梗絶役卒殘敝朝廷集群臣論中外隠抱材諳達水利者遣主河事大臣進公詔遷左僉都御史以往於是運河枯涸舟筏不通公來當冬時水忽大發人讙唱為神水公檢點役徒語屬吏河事當積歲可辦使數万億卒吾弗能用宜解遣休歇吾典之期使來又以積労驟散非擾乱生他虞因重度地里漸遣之乃自乘小舠究河原泒踰濟汶沿衛浚沁稽大河導濮范還肪度地行水前遣卒且依期來乃

上疏言平水土策在知天時地理人事天時既經地理既肆人事乃究夫水之性可順以導不可逆以湮禹之行水用茲理耳方今治者往往反是治所為難臣循歷河理自雍而豫出險固之夷阼勢已濫肆又由豫以兖土益疏水益肆而沙湾東大洪口者當厥衝於是決焉以奪濟汶入海之路而去諸水従之以泄隄以潰渠以淤淤則溢旱則涸此漕轉所為阻者然欲驟而塞則有不可故潰益潰淤益淤莫之救定及成塗圯臣今措画惟宜首疏水勢勢平乃治其決決止乃濬其淤因継為方以時節宣俾其治無溢涸之患法必為是當可有成詔惟公自用乃作壩埽牐渠随宜先后之牐以制水渠以分水渠起金隄張秋之首踰百里至于大豬之澤越范暨濮又上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用平水勢隨平命渠曰廣濟牐曰通源渠有分合牐有上下凡河流旁出不順者堰之堰有九長袤皆万丈於是水不東衝沙湾更北出濟漕河之涸治既成緒乃作大堰其上揵以水門絲以虹隄堰之崇三十有六尺其厚十之長百之門之廣三十有六丈厚倍之隄之厚如門崇如堰而長倍之用平水性性亦平乃濬漕渠至数百里復作牐于

為上咸驚且喜群情愜然即日陞公翰林院学士掌
文淵閣事 景皇帝鐘声聞問左右誰邪 或曰未于李謙
對左右對 太上皇 景帝曰哥哥好好癸未陞公
兵部尚書六月映陞柱国三月癸酉封為武功伯錫
鐵券文曰朕惟褒有功顯有德国家之令典天下之
大經也若夫定策以安宗社代言而贊皇猷自古為
難於斯乃浮春惟文武之全才冝典釣樞之重任咨
尔郎兵尚書兼翰林院学士徐有真才堪華国道足
經邦資弘毅而秉忠純貫天人而通今古爰擢宾科
首登制奉簡自先朝貽于朕用史館秉春秋之筆經
筵陳仁義之言作鎮北州已展勤王之偉略治水東
郡便成鑽禹之神功由是較長選叢遂司風紀迺者
姦臣謀变社稷幾危賴尔忠誠以定大策遂能擁戴
朕躬光復天位乃自中丞之職進兼司馬之權未展
論思升華宥密撰猷具善啓沃良多夫既屬以心腹
而任之股肱是冝酬其勲勞而胙之茅土爰錫西周
之世封用承東海之宗祐茲特封尔為奉天翊衛推
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国武功伯食祿
一千一百石子孫世襲指揮使仍與尔誓除謀逆不
宥外其餘雜犯死罪本身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尔

功仍命尔兼華蓋殿大学士掌文淵閣事於戲中外
宣力朕惟用不以功左右納忠尔惟輔朕以德居黃
閣而兼典戎機信乃禁中之頗牧直紫宸而弥綸国
体先惟王室之甫申尚匹休於前人用馳貽榮於来
裔永崇世祿先我命封欽扒詒授誥命文同券語并
封三代皆女爵又賜章服玉帶一日數接使命絡繹
于道上往往仄席佇伺或不時赴还以修容對 上
亦不还宮申召至三必致見之見輒欣俞慰勞恩寵
如家人父子錫賚番庶恒若不及公感遇奮激自為
魚水投結將以躬独任国家坐致堯舜條建剴切無

便頓慮言無弗內施行若流一時威權震赫百僚畏
忌而同功曹石等始媢思之初朝廷批旨皆出閣臣
調進旨稟晉閣中號綵綸簿其后宦寺專恣時妝簿
秘內公告上如故事还簿於閣宦者權寖衰嗟公曹
石等有所私謁公多不從陳請恩異每便諫止節縮
遂皆同情嫉恚 武曰一日上西公頏左右令用 監作勝歷歡與徐有貞一處紗者蹋細
空玉帶也左右去上入監見方造一帶完 上 問將賜誰左右對曹欽上隔上言且將来與徐有真徐
有真窮奇才無貫曾敗可再作與之欽問謂 素已賜奴乃更奪與那不勝悲憤諸人同御之 上
會御史楊瑄劾亨吉祥侵奪民田諸事批宥亨吉祥
又謂瑄敢俾吏部記其名亨吉祥言此出徐筆記瑄

何意當不在我曹乎且壇之効亦徐指耳縣由憾益
深（或曰曹欲入哭訴皇太后徐有真特殺如曹矣太后姑慰遣之）然閔上意不能
譖愬以諸閣同嘆因使巧謗公數為險詞觸　上上
殊不為動　上多畀人與公語閣人令小豎伏扆宁
後屬耳或得竊聽乃告上　上某日有某事某語云云
上大驚我此語語独有真一人當真是其發卯左右
言密独是上前后語有真有真無不挅揹之　上自
是疑公寖事形迹四思鄉日逆心語眷轉衰亨吉祥
等輩乃益納隙進讒賴合　上疑忌旨久之　上愈
益惡之娶后夏月六月亨吉祥因竊造封事危語誹
毀朝政假給事李東曩名上之時東曩已去国法司
逮至訊之不勝苦毒而死曹石因言此徐有貞怨望
使所密馬士權等為此而假託以滅迹耳遂捕公及
家屬并士權等卒獄雜信之　上雖怒猶念公第貽之
為廣東左參政紙出国門亨吉祥急告變激　上　上
令復進公下詔獄比入禁中適有風変已（或曰公至内晚曰因寄宿）
（直房下川日方訖入忽天地冥暗烈風大作官牢門閣折東捕千戶為風吹掀仆地起則帷中掯帖失去）
（莫知所之更從以入）因至殿庭未見　上曹欽等從中躍出蓋
得遂死公　上預見急召指揮門達口授數語達趣
下揮呼從士曰帶徐有貞入衙門我还自問之蓋变

上寬恤旨已乃引公典偕出就門下痛扶數十引去
（未嘗何門）復痛治之典家人士權等悉受苛考楚酷極甚
皆瀕死數四終無驗狀士權尤被雷因曰今欲吾等
何所承卯刑官曰徐有貞欲作逆與汝三人同謀先
為此以惑朝廷耳士權大呼曰徐有貞欲使今皇帝
先竟舜之君今百姓為竟舜之民如此而已不知其
他刑官不能折知是半月獄卒不成適承天門災
上大感寤宥出公以前券誥出公自撰有纘禹之語
禹為帝王而云纘有不臣意（或曰又以公之封上令自擇邑而武功定嘗）
（操始封后撰輔纂漢室亦意有異擬無人臣礼）公出此奉此為罪安置金齒
為民公受詔怡然就道至騎南寓盧陋室中屏絕世
念惟綜玩易理嘗語人吾平生之學独於易有深得
云時有奏金齒守臣胡某不法事迎權臣意辞連公
上不問后數思公輒欲召數為李矣相沮之居三年
上益念之特詔使还田里（或曰具終又決歎勅具及下屬上不果以召及崩）
（遂果）不公家居卻掃罕積而自称　天全居士　先皇
帝即位詔賜公章服閒居成化壬辰七月癸丑以疾
卒年六十六公質幹短小精悍日光爛射物音声清
越若金石好談辨今古無窮辞自視皦然遇勘夫舵
人蔑棄弗以畨膓以為使自不當吾意吾自任吾意

不能強合曲附也故方頸遯作賞不塞爵而仕沉莫
帰公書更生仇毀晩歳放迹湖山縦情烟霞之賞娃
樂歌嘯風趣超逸煇熌巖谷望之若真仙下游古矢
復出然念念朝廷恒懷隱憂平生意氣所寄寔存物
外採秘剔幽莫非奇致嘗覓地包山之阻有沖邦之
想為墅公嘗隨舳遊入林屋洞乘炬未能乃進行性喜夜燒鐙典客
坐語徹曙無勌狀或孤步遐逝若有遇奇流至人下
視污濁糠粃如涗耳仕迹所至尤多遺明在彰德問
父老得岳武穆飛先墓于湯陰為設祀作義旅氣又
請建廟祀飛治河時行視鄒魯間奏復前元賜顏孟
二氏田沒于官者更益之憃畀二嗣人供祀其李自
經傳子史稗虞百氏天文地理腓竺醫藥星祿風鳥
異術無所不通文章雄偉奇麗一代宗匠詩騷豪逸
效李翰林書法遒駿得率更南宮風骨所著詞賦詩
歌封疏雜文通若干卷別有史斷未見
贊曰皇皇盛業乎英宗之復辟公斷斷兮篤棐其社
稷之臣矣哉方是時一二夫允知之才力弗戩拊戕
況滑公揆經捣摧雹霆數武人謨完力盈不崇朝以
定其才為可誣哉始時蒙沐渥畀公典甚明謀邪遴
敵嫉揖百出卒不免流放之禍悲夫甚哉小人之能

傾人也哉夫小人之構禍也娟疾以為已利使称莊
亮亦不為是此同一辭何也嗚呼所為人娟疾者又
豈独寵位哉豈独寵位哉信處盈之難矣夫

簪纓纂二

都憲韓公

韓公雍永字永熙長洲人（公本姓金父白韓氏遂從之）年十九第進士二十授監察御史風骨凜然數糾彈權倖倖歛迹出巡南甸碣山學官笞膳夫夫逃夫父得它屍誣李官公鞫得夫以抵罪轉巡江西閩卹茂七反御史汪澄牒公来勦尋得旨招撫更止公公謂律有反叛會捕賊降何傷我兵不降有備趣進兵巡按浙江黃英奉敕調兵弗集乃諉汪牒止軍故奏坐汪死人咸咎英而偉公廬陵諸縣盜継起討平之代还陸廣東按察副使陳閣老循薦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俗多嚚公微行縛武斷一魁按殺之宿習為清声績益振天順初有除舊布新之議改山西按察副使尋逮係至京亡所加罪就釋迁大理少卿轉右僉都御史盜四人臨決號冤辦之信為賊死倪李士謨為怨家誣寘重典争兇之武弁交石亨當朋黨籍没律公曰使一飯亨便擬此加此者復何擬為且朋黨兩語既漢以此尽萎矣哲今明聖之朝當倡斯議耶卒改擬丁艱起復巡撫大同宣府勅庸將築墻堞按括隱卒分田給種課歲入為兵馬費俻琛頡冠彼石擊走之召為兵部右侍郎坐事出叅政浙江成化元年廣賊擾大藤峽肆柔掠倡甚　上命都督同知趙輔為征夷將軍右都督和勇為遊擊將軍未得揔帥尚書王公姑奏非公不可即改左僉都御史往南京會二將議兵卿衆謂賊在廣東利遂西利困公曰不然賊穴大藤宜深入剪拔根本毋計其流末所在遂行抵廣西委都指揮㓜宏荣應揔兵范信東委叅將孫震都指揮彭倫分守潯梧興安斷賊要路又檄胡廣守將都督僉事李震嚴備賊逃遂進全州五發偏師平陽峒等處群傜又進桂州縛前失機將斬之軍氣振肅諸校將欲攻峽公曰修仁荔浦為賊羽翼賊見斬我師斬勝必據險固守須先勦修荔以奪峽賊之氣從而直擣腹心賊畏縮不暇走特必就撲滅然后乘勝長驅分殄適擘朋於迅滅耳乃分兵為二十五哨以和勇及都指揮高端領左哨叅將孫麒右哨通指揮菅蔭彭倫南哨公與趙輔殿信主中哨並殿后各授筹略九月庚申出哨遇賊輒戰旬月凡數十戰無不克捷修荔已破十一月次潯州增餱糧除器械直抵大藤或謂峽險甚不可攻可守公曰峽圍六百里雖

倏忽得兵數万度可圖亟不令我軍巳壁其地棄弗
撃一失可復得至卯遂速布諸哨持開山斧破石通
道直搗山南賊巢餘師由山北古眉嬰砦取道十二
月甲戌朔諸軍四面夾攻别遣兵斬諸山口賊開兵
来置婦女積聚於桂州横石寺塘諸崖乃悉力出捍
峽南排栅牢密滚木礌石鏢鎗毒矢下如注官軍單
山仰敵公督戰益急敵少息公覘其怠急奮撃之士
用團牌扒山虎壓二笆等器等魚貫以進皆殊死戰
無不一當百呼声撼山峽若崩賊氣奪公命縱火烈
山烟焰蔽天日晝瞑賊大潰敗一日尽破山南石門
大信道袍諸舍老鼠寨嶺竹踏梁騰紫荆林峒洑石
古營大寨等山賊屋盧蔵積皆赭日暮公命就營賊
巢中衆栗視公恬然整暇咸恃以安賊既潰入横石
諸崖公飭兵窮追破山開路行數日至其地賊上入
九層樓等山峯峦万重勢控霄漢絶崖懸壁林篠叢
悪陥危險絶非人所處賊樹栅數重用千斤礌石大
木轉而下声吼若雷巖谷響怒矢雨注公誘使大
發令人潛陟絶頂覘賊裝竭率礟為應自卯及未賊
裝竭忽礟震賊大駭公緣木攀蘿以升招衆悉上後
引蟻附漫山沓撃連數日夜鏖戰數百合山北兵且

至出林峒與大兵合賊大敗禽誅万計委棄輜重山
積餘黨悉降巢穴蕩空公曰賊窮而降不保其終弗
叛謀為控制久策改峽名斷藤奏徙上隆州於峽
内更號武靖設土人知之徙周沖靖寧二巡檢司于
峽上下水以備徼寨增宣州黄江訓隆三巡檢副充
以土人置藤縣千戸所領攝境中徭僮事定刻名紀
功山首而还至廣西大享將士而先所遣將至廣東
遵公成筭百戦亦皆捷廣地悉平得大小峒寨九百
餘前后俘馘於廣西不可勝紀東猶四万餘捷聞褒
詔褒勞迁左副都御史提督两廣軍務公請添巡撫
臣二人從之會丁父喪帰廷議两廣地利害関倚巡
臣兼權事機牽掣非便宜當梧州襟喉置揔府以制
之詔可罷二巡撫起公為右都御史揔督两廣軍務
兼理巡撫公疏求終制不允既至益築城增兵鑄鉄
柱係橋以遏賊渡為木牌以驗編戸察問細無何以
公事與中不協乞休遂罷帰天下惜之尋卒于家公
長躯雄偉篤人倫信義裁鑒超遠洞達無隱落落負
大節具文武才略天下傾仰之每登高懐古沉毅激
烈嘗登滕王閣指顧慨然有安天下之志及在軍旅
智勇並列視千万勍敵如小児軍中畏之如虎諸蛮

聞其名輒自喪氣分敗號令明信無一人能犯將卒
所獲人畜即以與之稗校犯法應斬斬在明日當端
午射柳會路中人釋公公知夙坐營引校斬其頭縣
軍門合營股栗其威嚴懾人如此甚多不勝載

葉文莊公

葉公盛字與中崑山人始仕兵部給事中己巳駕蒙
塵請亟誅邑守失律將臣速發兵復不共天之讐使
大義昭雪迓正可期景帝即位班貴廷臣以時艱辭
不許十月京師戒嚴請罷內府軍匠悉事征操胡馬
獵近郊又請餉給將士遣散卒取戎器於天津以張
外援形勢四日中疏八上類合機宜虜退公言賞罰
為治要務雪恥復仇之項其機尤急今效勞如孫鏜
死事如謝澤韓青及武興趙麟王晟輩倉猝慘酷寧
可不時刻峻賞其他守關不奮然雖不力之徒何至
使偷生逾久今淹留如此何恥可雪何仇可復耶從
之十一月陞都給事中大臣奏留邊將守京師公言
今日之事邊關為給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
以陷土木紫荊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由茲
審之邊防不固京師雖守不過保九門耳其如臨獲
郊畿田里之民荼毒奈何今時上計宜急遣重將堅
守宣府居庸為便陳州流民扇動命公往視遂安景
泰元年春還言八府旱蝗加以冠鈔宜下寬恤補獲
元氣吏持外患不然為社稷憂八月虜奉駕還京師
抵居庸有司千戶遂榮牒言 上皇之出為宗社計
今都人聞駕還無不喜溪迎復典禮當從豐厚 主
上當避位必懇確引辭而后受之乃可不然恐千載
史籍難洗盡其名投之野公言于禮部尚書胡公濙
當亟封進見朝野同情可感動 上心都御史王文
以匿名書為沮公乃自疏奏之二年閱禁中煩事灘
畋請行祖宗午朝故事從之三年遷山西右參政尋
命協贊伯石亨處軍務公條馬營八城與華八事上
之第見罷行八城既復乃立孝置醫開義塚增創暖
鋪請官銀粥牛千頭摘戍兵不仕戰者予之事耕歲
課餘粟為軍中買馬除器勞切卹若之需丁艱去天
順二年召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乞終喪不許初
廣東鹽例不出境歲久鹽積商用怯怯賄關吏越之
廣西私市公謂昕之利商而壞法禁之則商滯而利
歸津隘因請許商計鹽輸米餉邊而后出境皆便之
時西藩流賊多入東境為害而兩方守將勢敵自畀
不肯相通下故討賊無成功公請單兩省正將立總

鎮于梧以統制之不果行公不得已乃請益師上
命都督韓雍帥兵赴之廣與公協議破賊砦八百所
禽斬數万人而還時有譏焉　先帝初陞左僉都御
史巡撫宣府修復前所建官牛官田法墾地益廣積
粟愈富以其餘歲易補戰馬千八百匹繕完屯堡數
百所兵民始悅后乃息三年擢礼部右侍郎五年轉
吏部八年令視河套歷塞公往視上言搜河復城皆
非計宜削边垣益城堡募新軍以實边而重擇土兵
以助防守從之九年進左侍郎十年卒賜謚文莊公
好古博學文章典則而雅志勳業操履清儉時望歸
重焉鮮引薦所著西垣奏草上古谷篇水東日記藁
竹堂集等通若干卷

贊曰后世士學必自孔氏孔氏列高第則四其科政
學之並茂者故鮮久矣韓葉抗志勳華宜所就嶷然
韓才天授葉學文勝韓之雄偉比于今猶令人震耳
目立毛髮何其盛扎

簪纓纂三

大司寇俞公

俞公士悅字仕朝長洲人質貌修挺面色如鐵声若
巨鍾賦性剛猛　文帝時自御史為湖廣按察副使
宣德中陞浙江左參政初涖事猶無能諸姦咲易之
人言俞參政來矣此其是耶既三日發奸隱伏指畫
若神諸奠破膽訴訟歸之如市正統壬戌倭奴入冠
乍浦澉浦無城不可守奏令兵民合作百日而成陞
河南右布政使僅任三日召為大理卿尋詔侍經筵
經筵理卿侍班自公始己巳陞右都御史留守京師
事平陞刑部尚書景泰初敕戢各營兵馬搜括巧匿
私縱殆尽陞太子太保尚書如故病告慰賜兌參親
扶病視事又賜一品誥及玉帶珎物公仕五朝往往
得君前后寵賚蕃稷而性果材達吏治超振天順初
誦戍遼東成化初宥歸

練侍御

侍御練公綱字從道長洲人咨質彊勁以鄉薦入太
學會　景帝立廷事動勤朝臣多不敢昌言得失公
上中興要事八條十月虜逼都下又上勤王急務謂
承恨躪躙意非特如前日所為是將侍我汴宋耳国
家爨地倉庫兵甲越过宋氏然至李綱种師道姚古
輩克辦大事者乃不多見今者人心所倚仗于謙石
亨二三臣耳乞降敕二人毋輕率落賊計中伺虜深
入則發別將邀擊宗藩忠孝章著兼有才具者冝加

揀選俾會鎮守元將募義入援揚洪羅通諸人边兵
當令内向邀虜帰路簡命重臣分守都城九門以備
衝突諸此施為要貴速決昔金人笑宋伺汝議定我
在河陽矣令事梢緩則虜将大集環繞京郭中外耗
絶當時勤王大計以主之天下誰肺諸臣有仍主和
綫武泊迁都以河為界者郎斬人耳必亟誅安衆心
疏奏上米納即日授監察御史尋命治淮鹽敕具郎
班中呼授之公對臣不才不敢奉詔　上固之公曰
宗藩国姻嫺陛下法如何容臣奏理臣當遏抱承陛
下委不然臣終不敢畏愛依違傷損中正　上亟曰
從改命左右四赦益語更書如公旨先是中盆蠹獎
寂云雑理諸姦閥公來皆先縮伏比至畏之如鬼神
宿患豁清駙馬都尉某挾法公捜其從舭淂私醝鬻
其下人飛奏于朝詞主在都尉　上重違初言因從
之罪都尉擺冠服君干月事竣还朝弾擊益切何尚
書文淵典侍郎項文曜典銓失道公帥同曹劾罷之
奉左都御史王公翺右副都御史年公富南京大理
寺卿薛公瑄為代　上以命王而年薛亦継有峻陟
始京兵以有警多离次朝旨募四方民壯飛之勇敢
嘗久而多逋大臣嘗請治其罪以実赤籍法官将遂

著為例公言初募時喻以大義俊許事定还寧令濫
畨既久恩洭未下而飢凍迫切勢必迁避耳其何罪
且　上於大辟尚原之為軍胡至使赴義亡辜之民
典為伍肺失刑甚矣設更有蒙其誰則従又令日多
事有司徵逼已峻恐生他変　上悟即遣帰民甲戌
巡按八閩官臺山盗起魁未獲脇從逮繋頻繁公立
擇之趣出兵捕又追咎諸官守遂典衆迁初公之劾
吏部也按察使楊珏在黨珏嗛公於是誣公于朝而
文曜故在部遂皆左迁公為邠州判官廾抵任又擬
移井州前衛経歴部符未至已丁艱帰遂不復起公
性過嚴不肎以附麗責尽言攻訐院中為之語曰欧
廛千練綱口

太守盛君

盛君秤棠允高長洲人意度軒達遇事直前亡迴枉
景問為御史轄山東馬政值年飢請蠲民負孳息轉
按廣東黄蕭養乱后所在荊棘君巡行林谷施行其
戕並下他患瀧水賊又起頻熾君单騎深入巢落屬
語布朝廷德意賊皆降帰朝劾侍郎掲稽不法擇簡
日露人不堪其逗會内死以翠羽飾龍船君率全臺
諫之語極峻並及　上他事　上赫怒御便殿召諸

言者入　上攬殿怒甚不能言第呼杖之杖之君大
言聞古有殺諫臣未聞杖諫臣杖陛下可殺臣矣
上益怒久之叱出衆危甚明日皆左遷君得古田典
史天順初遷知羅江值歲暵禱而雨君曰玆非久圖
也乃教民鑿池十餘所民沐其利立生祠羅真觀中
既而盜趙鐸等万人流掠府縣君助上官武員討平
之遷知叙州府又溫戎洪筠高土佬肆逆又助兵官
討之兵將北君在陳后突出衝擊兩耳皆着鏃箭益
奮進賊忽駭乱披靡大潰遂克之或曰賊覘君藍面赤髮宛神狀也遂
大驚潰走委然匿　兵官等列上報未下以耳創甚疏求閒退
奏章徑歸朝廷遣使者持金繒楮鏹即其家錫勞焉
君有才局而出入小德
贊曰三君牽所謂材吏要於充官故不以業效廣狹
殊品矣命既朝黜綫亦鄉識甚執凡務為功名易戾
於中正乎

成化間蘇材小纂第三

簪纓纂四

僉憲劉公

劉公珏字廷美長洲人弱冠太守況君辟府掾公乞
從儒守嘉興充縣李生后仕至山西按僉察事公修
身篤孝動師古矣詩逼唐爽比屬精切音旨清麗書
效李北海趙魏公入妙品畫山水烟嵐草樹綿邈
迥有董巨餘意志不專功名而持操介朗襟幅皎然
初為刑曹主事蕭田丞董漕賦露當公訊丞入賄黃
金十二斤公曰吾方厭辨丞丞此自奕矣丞速來押
招丈矣即日寘法在喪時鄰邑令受賕係獄令私人
持五百金來投乞釋於巡察大吏公晋私人將執于
官私人逃去公性履孝謹不失色於人女兄少孀子
幼迎歸買田宅養之終身又嘗吮母疽得愈及休居
即第后創泉石花木妥曲有法號小洞庭律意凿賞
風流宛然

劉大參先生

劉先生昌字欽謨吳人幼讀書並下數行少長遊李
郡横入試高李士毅手先生卷示同事曰此必山林
老生以冠榜撤棘乃白皙少年生咸声質重焉先生

名遷通赫殿試衆望首先生大臣忌之潛從賜進士出身無幾告還益銳于秦復景泰初授虞衡主事典張先生節之同微修宋元史台史事不就進員外郎都水郎中轉按察副使提李河南暨滿河南校官請番先生中秘必能黼黻皇猷裨贊至化不報轉廣東左參政丁艱歸卒先生狀貌充偉聽遠而微性自信寡恩一志文藝律綜總緗當積甚盛諳記當朝故實尤富文章綿茂華麗熹尚纂輯所撰著名六莹集以生長歷仕之地有蘇越鳳相瓊滑諸古莹也外記事二卷曰縣笥瑣採又河南志中州名矣丈表添校蕭儼編大明風雅廣選皆未竟初明興以來作者日富而編衆鮮人乃力求蒐訂稍成倫叙命為大明文要起洪武訖成化得二十七帙可五十卷未者有志當為權輿又有姑蘇郡邑志一百卷亦未潤色

陳祭酒先生

陳先生鑑字緝熙長洲人父為黃冠京師將亦道先生他日以事如浙東市儒書一箱歸父成其志先生得益放意切磋火年取進士第授翰林編修修撰使朝選朝遷令妓女入侍先生為詩卻之累遷國子祭酒典諸生溫然親切不更張條范特申飭舊師規式慶使可守而已錢谷出入一不綜問曰非吾職也故事師生日給錢若干為飲食費其以事去不及給者貯為公錢用之積久頗多前祭酒襄陵邢先生讓去時公錢已火無目籍交先生一生見作先生欲中之法數妄告令日取公錢若干為某費先生從即之明日又告取某費若干先生盡從之日久錢去益夥乃裁於上以為二師竊入私橐先生就逮下獄邢君在喪中追係至都或謂先生此甚易第從君分銷為帳冊法司可據出君先生曰吾本亡分毫染何事為欺君反自造罪邪朝人不善先生者從中醞釀之獄吏張具脅先生乃歎曰吾乃知今日刑官責如此乎邢公對吏細辨先生仰天而笑吾官至祭酒執能對此輩摔唇舌耶唯唯更擬竟落職歸田亡憾頗先生問李該博詞文清麗書宗晉唐見繖臨搨及古器玩品嗜若飲食人以米芾方之

太常夏公

夏公昶字仲昭崑山人七歲能楷書永樂中以進士選庶吉士　上曰太陽麗天日宜加永因命改書作昶丙申扈蹕還南都　昭帝在青宮命公典朱舍人孔昜秀才凌要如同直東華門明年公赴北都書宮

殿榜卒立授中書舍人洪熙中丁憂歸　章皇即位
召見陞考功主事正統末出知瑞州府景泰中迁太
常少卿天順改元迁卿致仕歸卒公作字寫竹一時
擅声

憲副張公

張公和字節之崑山人爲人莊介嗜學敏於文藁正
統中廷對進卷已所窜抹讀者奇其才請置首選以
目疾抑首中甲授南京刑部主事與修宋元史卒官
山東提學叅政

陳先生

陳先生頎字永之長洲人以舉人累爲學師終陽武
訓導清修介特士耆歸重文迷古雅所着味芝集適
楚游梁請録外有紀事四卷曰閒中今古

進士二顧奚三君

三進士君顧珣字文之吳人性尚挺特專崇廉隅以
親老歸養竟弗仕顧竑字惟遠長洲人有孝行奚昌
字元啓吳人尤長時學初從先叅政受易又旁理詩
書遠近士治三經來問業甚衆好吟哦家妻空不恤
也

贊曰數公敦尚文藝超軼俗塵憲僉司成風槩挺特
副臬永之二顧含章執介然二刘之李或遂攀古雅
或力勤韓次禹之則伊黄合之則連璧

簪纓纂五

徐大叅

徐公俌字輔德長洲人仕終湖廣右叅政性淳篤行
行絶長厚略無刻忌之念治民鄉人咸称君子

陸大叅

陸冢字孟昭太倉人天順間爲刑部郎中倜儻好客
旦爲筵席至者無問疏戚便相延歎時令慶卿贊瞻
倜倘尤有弘度扶危周難施行甚廣時人擬爲鄭當
時陳孟公時當無慶務家無厚貲而所爲不変世称
而訴之平生豪義事多不具紀

贊曰夫志尚出乎資禀無緣位地迁也輔德之厚孟
昭之廣亦各成其志也

簪纓纂六

吳大叅

吳惠字孟仁吳人年十七代長行出應門戶知縣楊
隆奇之送增廣學生正統中進士授行人使占城大
風起舟人分死海中公怡然制文諭神投洋中風浪
便息还經衡輝衡輝地大人寡流人耕食十五六官

司概定撫流者去輒徵補於土氓公為奏觧濫頻陝
地边戍貢使至動百千心尤利供費耳殊苦勝繹公
請令長酋入朝餘留境外省供註杜覬伺外憂起僥
用廷薦擢知桂林民被劫訴之總兵官二少年抱敵
不詣官首李某所衙官逮李等廿三人偘訊救月亡
狀公疑以白御史御史檄公與千戶郭聰更鞫聰言
賊已歎帥獄成總戎奚辯為公不可曰賊貨甚彰何
事市敚不速敗乎盜二少耳聰不得奪諧之御史御
史訖移三司會審二少代辜如公言李爭獲解義卑
峒蠻楊丈伯結湘苗煽乱二廣合議進兵公諫兵貴
先声盍諭招弗順乃兵豈晚耶上司難之公請自行
抵賊所撫之翕定内艱服闋陞廣東右叅政景泰元
年挪州夷敫守將甚怨遠征乘虛薄城倅亡備公帥
土兵出禦斬首百餘級賊狼狽遁去東廣州洗家女
許嫁未行聞其人悉不可近歎絕之弗得去為尼出
妄言自詭有司論造妖家坐重辟六公詞知奏從輕
典致仕帰卒公留情篇翰而吏攸可觀故纂諸此

陳僉憲

陳僉憲成字汝翼吳人僖敏公從子也天順中為四川
按察僉事時叙南九箐山都長十挓叛聚衆数万出
沒長寧戎珙肆冦鈔殺守吏蜀人大警僉憲提兵往
視形勢請濟師上命都督同知許貴將兵五万来多
討平之僉憲益會衆補伍增建関保請亢緣边邑宜
寘南溪江安納溪民兵松潘之戍以戍長寧戎珙罷
建武鹽井餽餉以專攻守事下所司未及施行會夾
江苑溪盗起漢州德安彰明延乱内閣巡撫陳泰檄
僉憲往僉憲往破降之功上未报而叙南猶弗靖属
泰去汪浩代浩乃與貴州鎮將李安合討之既定而
浩安有隙治為賊乘之撓乱　上下詔詰責浩浩強
僉憲往會貴師議軍事家人諫止之不听竟往还至
峽江舟覆溺死或云賊戕之

贊曰無有戎而不攻無有攻而不績患懷之攻亦與
壘壘養資者異

成化間蘇材小纂第四

立堂纂

杜淵孝先生

杜先生瓊字用嘉吳人心趣直澹風稟粹然篤孝淳德亡慭古人生一月失父四歲記四言十歲通孝經論孟踐義成童人便師之教授甚廣嘗刲股療母疾官欲上甚事先生曰民為此以母病迫切故非以行礼也何上之有君使或以風教為務衷表母節則大頭耳守令感從之淳旌其門每遇詔求遺軼辭公為居樂圃里號東原生晚淳鹿冠又云鹿冠道人為文辭取達意不務奇麗有東原集紀善錄耕餘錄書体遒婉册青遠澹以接国初名碩巾為人膽兼眷歲標致益高垂範台塵崇然典刑為林壑之表年八十餘卒門人私謚淵孝先生

陳公

陳公寬字孟賢吳人承父檢討嗣初之后善守家法益恢張不衰不為文筆專意於詩苦效唐律句吟月諷自負門戶古服崇議止行鄉邦宛然古高士風儀李弟完字孟英家庭師友而頗為文辭

二沈隱君

長洲二沈隱君恒字恒吉美容儀志操高潔風格技塵寓之吟繪天然秀妙時謂與松雪同流伯兄貞字貞吉風操相睒李仙不就九十而終

俞君

俞自倚在宋由開封徙吳代承儒業歷宋元皇明三代不廢元溫州路參錄石澗先生琰国朝都昌令立菴先生真本尤著也至君名嗣之字根宗家雖不逮惇朴遠判井寒薄勤筆劄善樹藝猶存故法其后乃衰

邢子

贊曰放逸之樂二沈自淂肥好之真杜氏以之陳子區區詩長筆短風貌莊舒兵愚與纂册吏并絕婚宦視世若旅古之儇兮所謂苦節不可貞歟俞生綴旒儒緒奄然就斷矣必也表裏名實一而不二令之廙令之業許也者其淵孝矣夫

孝德纂

朱孝子

朱孝子穎字景南長洲人父病孝子事之有礼不飲
不嘗不内覆不解冠服蟣蝨滿髮積偎偎髒市中若
狂及死廬墓終喪甲午下詔旌之
贊曰甚哉孝之為称大矣人皆樂道之予列景南亦
足以儆

女憲纂

王妙鳳

王妙鳳洞庭東山民女許嫁吳氏吳父死母有汚行
鳳知語母求絶婚母諭不可鳳入門孝敬無違夫出
賈南楚汚人來姑討使説鳳見鳳不能儆一日汚飲
姑室姑命婦來溫酒鳳恚事汚瓶出火不進在爨燎
鳩之以鬻汚汚不去且入厨紾鳳臂挑之鳳起隨取
刀斫此臂不殊再斫乃斷歸家母將訟理鳳曰死耳
世寧有婦訟姑者耶逾旬卒母鳴于官官為雎人眩
沮鳳究迄不得伸

高氏

高氏者嘉定狄阿光妻也配狄一月患癰疽高吮之
不痛死高抱屍慟哭三日不内水漿家貧火葬火熾
高便躍入火姑救出之高恨不得從夫地下取夫骨
鬻吞之父母驚駭而昧其志相謂言痍嫁耳遲之則
死矣漏言于高高歸會即斷髮自誓其夕竟就雉經

陸淑清

陸淑清長洲陽城人頗聰慧識字許村人楊紹清年
廿二富家亦貧不能嫁娶紹執役京師惡人艷清色
謀妻之集同黨賊其翁父君箪不從我得不悔后禍
耶翁父愁詰清聞之號哭達曙惡子孫委禽為送酒
來飲食父母父母出飲食清自縊于房
贊曰妙鳳激義既烈處理祥善其東南山澤粹氣鍾
焉也古今人以忠真殺身以成仁者何限賴以為世
又何痛悼一死哉淑清偪迫淫勢奄四以終豈不究
哉高心誠妄所天視死若歸闇於理道希傷中正孔
子曰觀过知仁高仁矣哉

方術纂 附

張御醫

張御醫豫字至和長洲人天順中居官一道人解后
它人家謬乞視脉御醫驚曰不出六日當中風至六
日如言董院使傷寒既痛刻日起身御醫曰奚起身
為第觀四七日矣五日死俞尚書仕朝病風衆謂不
治御醫言治之特須藥多耳耆方令冷之服服三百
帖乃瘥御醫術既精於貧薄尤篤救不取藥貲或更

予新米人疑市名御醫曰義自應如此且涑餟嬰之疾亦難解耳

王公

王公敏字時勉長洲人先世儒閑華緈公承家李醫效甚著一婦血蠱治不減公曰娠耳當得男得男乃齊第服安胎治果然申千戶二十瞑眩而譫体播咳以寒治益劇公曰痘也予升均湯既明瘡出乃齊一人症蝟背不腫痛人言起則治矣公曰是擊指脉即起亦不治衆却之父起如栗開曰無傷矣竟三日死秋日受兵官燕謝飭優為女子佐酒亡疾也公視其頰顴面青赢而氣微促語帥曰火克金兆也火飫則夭死矣乎明年六月咯血死公性孝母死哭甚脫下頰答仆衆延揉合之久始甦平日治達官甚多有重賂鮮公事者輒斥去士論尤以多之

贊曰本朝醫使多出吳其授受成就槩然諸家牒互傳之柳二老者亦二氏之灵光殿也夫

此冊余年十五時以百錢得於靈宮殿前書攤當時以為至寶今三十年矣兒婦侍奉之日邈不可再哀我鮮民不如無生

光緒元年六月十一日病暑初起翁同龢

蘇材小纂六卷戶部尚書王際華家藏本

明祝允明撰允明字希哲長洲人宏治壬子舉人官至應天府通判明史文苑傳附見徐禎卿傳中是書記天順以後蘇州人物前有自序稱宏治改元詔中外諸司撰集事蹟上史館爲實錄簡允明等數弟子員司其事因私纂紀爲此書第一曰晉繆纂徐有貞以下十九人第二曰邱壑纂杜瓊以下五人第三曰孝德纂朱顥一人第四曰女憲纂王妙鳳以下三人第五曰方術纂張豫等二人大約本之碑誌傳狀而稍爲考據異同注於本文之下其敘徐有貞事頗有諱飾蓋允明爲有貞外孫親串之私不能無所假借云

莆陽文獻十三卷莆陽文獻列傳七十五卷

〔明〕鄭岳輯

吉林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四年黄起龍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莆陽文獻十三卷列傳七十五卷》提要

重刻莆陽文獻序

嘗覽宇内郡志風教固殊人文間值莆邑濵海何獨與鄒魯比稱以名賢足多故也

由梁陳迄宋元逌我明興百餘年間弘治郡志所載詳且悉矣第文獻闕焉弗脩嘉靖甲申少司馬山齋鄭

公始任其責觀其自序史筆之難乃不狥物情參輿論而品隲之允矣一郡之典刑萬世之實錄也壬戌倭變書燬無傳給諫黄雨石君家藏一部重録而布之予少愛是書嘗置案頭每一展卷則忠孝清恬之

操宏慱明徹之詞在在得師即千古英躔六經芳潤恍然時覿面馬五十年来所欲尋繹而不能致者一旦重遘譬隋珠和璧離而復合干霄照乘神采煥然其欣快何如盖山川靈氣發洩於人文者積數百年

得司馬而其盛始傳奇書秘寶神物護持又越數十年得給諫而其傳始久鄭黄家學淵源最號長遠粱陳閭讀書於衆人未讀書之時者南湖鄭恩叟先生也唐貞元閒吾鄉已有舉進士者乃若文章名家為

莆初祖則御史黄文江先生也編錄者司馬則鄭先生後重與者給諫則黄先生後揔之克繩顯祖章往貽来有功於維世均也觀人者於其所發而所存可知子貢曰進賢賢哉予亦曰錄賢賢哉山齋公直氣

勁節

天子嘉之曰貞臣林貞
肅公以元老而亟推
重其品可想也雨石
慷慨有大志嘗請于

朝復单除統紀謚仗節
諸臣真可以扶植名
教林居嗜學户外事
若洸惓惓先哲表章
文獻與昔日蹠彭惠

安公改謚盖不勝高
山仰止思矣今
天子久道化成荐紳
聯翩蔚起道德勳業
當有不媿前修者文

章抑其餘耳予耄年
自揣謭陋久荒筆研
特嘉雨石是舉僭掇
數言并以伸吾黨興
復之志云

萬曆四十四年歲次
丙辰孟秋朔旦鳳山
九十一樵人原湖俣
清書

莆陽文獻序　八

莆陽文獻序

莆文物起於隋興於唐而尤盛於宋海濱鄒魯至今
焉而紀述遺跌紹熙時始有軍志洪武時始有事述
郡志弘治時也文獻之備尚缺千百年光嶽之氣稟
鍾于元人者爲道德爲節槩爲勳烈文章爲四儒道
學以茂贊皇猷輝發聖蘊如景星卿雲轉瞬而消滅
以盡其不深可慨與然有甚難者夫記誦紛博則搜
挍溷遺升落無章亦准並决擇有所未至重以參變
惡其間與欲借發詞而不遂若則吠聲嘵嘵市虎三
告故退之不作史子瞻病文選無法而文鑑去取亦
未慊於晦翁事述郡志同撰自涓滋嘗文獻之筆其
未易操也乃以累吾鄭公山齋取立齋手錄參以諸
家遺文并述志而類萃之人取其尤事取其要詩文
取其純整無畔道后降開闔校必東七遠間刪削焉
閱數歲始克就編屬余爲序余未見成書要自公出
賢者也三君子又賢者也書固足信矣第不知有借
叟詞不遂否乎吠聲之屬其不謂終無也道也者求
諸我爾矣盡不盡吾知之信不信又胡從而知之司
馬遷史記雄向稱良史才了由兄弟獨蒔溪病焉郁
無害遷也纂輯定監戒昭爲莆立赤幟今之視宋猶

林序　一

宋人之視唐人也人文之盛有大書特書不一書者
矣
嘉靖甲申十月既望見素林俊書于雲莊青野

莆陽文獻後序

莆之地始閩于秦至漢武帝以其阻險易變也盡徙其民而墟之晉亂中原衣冠避地而南於是有所謂八姓入莆者自後徙居日益衆休養衍族遂爲上國然當其時人猶未知學也吾祖南湖露公始以其學倡之歷唐而宋遂有海濱鄒魯之稱浸灌至於今日盛亦極矣歷代既久遺文散落顧未有蒐輯而會粹之用備一郡之典豈非大欠事歟鄉望見素林公松莊方公暨后峰伯固嘗相與閔惜因授役於予俾從事焉眇焉謭陋大懼弗任爰考郡乘所列諸家著述甚多求之今惟忠惠艾軒後村三四遺集在其散見文粹文鑑諸書者僅數篇雖當代近裔亦或併其先世手澤而亡之可嘆也已立齋宋公嘗手録先輩遺文六冊得以爲據若藏庵所編岡鳳集則又病其太濫於是更加延訪採擇閱數歲始克成編凡詩賦銘贊序記題跋若雜著奏議之類列爲若干卷庶幾其可傳者既又仰而嘆曰文以載道也文不本於道藝焉爾矣而深於道者固不屑於文也文可獨傳乎哉迺復取郡乘所載人物事蹟略加芟潤且爲補遺忝用班馬氏義例類編爲傳若勳德若文學若忠[illegible]

思之類列爲若干卷其家庭之濟美師友之淵源或
寒暌而特起班班可攷以是而參校夫文上下數百
年間山川宇宙之精英庶於是乎見噫亦盛矣然穆
叔謂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後世所就要不
能如古然擅其一長亦足名世而垂之不朽况兼之
乎鄉邦前哲後進毓德有志尚友者不於是而求之
將不謂東家丘者類歟或曰予之輯是其用心亦勤
矣若掎摭星宿而遺羲娥得燕石輙以爲璞又寧不
爲是輯病歟予曰唯唯是謭陋之罪也然失今不録
其後益至於泯滅無傳矣輯之弗善固猶愈於已乎
若夫因畧致詳由粗致精搜補缺漏而正其訛謬使
吾邦文獻亦永足徵固將有待於後之君子
嘉靖四年歲在乙酉夏四月朔鄉晚學山齋鄭岳謹
書

重刻莆陽文獻後序

夫自文獻名立而郡國皆
藉以爲重自三不朽說起
而文獻又以次第分馬班
列傳若天人治安諫獵長
楊皆因人附文豈當時重
在廣川雒陽而文采蔵幾
即當盧揆閣亦不以其故
廢傳也迨後漢於列傳之
外別加文苑南齊又易以
文學然文苑則以狂疾禰
正平與至孝黄文彊并稱

惟傳其事不錄其文而文學則游夏所得與於聖統者亦令飲酒不羈之靈鞠放誕任氣之檀超廁名其間獻乎文乎合則爲馬班分則爲後漢南齊互有得

失甚哉文獻之名重而文獻之實未易覈也吾鄉鄭司馬山齋公輯郡內梁陳至今著作凡十三卷又取名公事蹟爲列傳七十四卷名曰莆陽文獻公淸

嚴雅望謇諤孤忠冠冕朝紳羽儀世道而是書尤其所自任爲鄉邦折衷者蒐采鑑衡殫心極慮商訂三氏數歲始成列傳倣之馬班而文非合標文殊於後

漢而傳非分其有玄珠久沉於赤水五色尚存於丹穴則或論世而闕其文或因文而紀其名議論義例較之前史且什伯蓋已陋長卿子雲更何有正平而

下乎真可謂一郡太觀千
年勝事矣然而龍所欲起
公於九原而與之相質正
者則以翁諫議錯趾梁庭
徐著作脩潤道史林侍講
梯滎策答皆宋立齋公所

貴蒲侍御楊朝重林貴實
二公風采凜然則彭惠安
公所心折者弃不載其諫
草而林只附傳林克全侍
御故尤難解林艾軒黄四
如二先生以經學知名林

易解尚書語錄雖云煨燼
然其說詩論語猶見於趙
子直宋去華李泉州簡牘
黄四書六經講章烱然日
星郭孝子祠記墓表尤裨
風教胡均未得表章豈公

於林之去取別自有見而
於黄未覩其集與大抵是
書銓次有方琳瑯會稡惟
翼經之作猶缺疏議不能
無漏若增以林黄窮理楊
林奏事諸篇令鄉邦得覩

續聖正勝經

國讜謨質諸古立言之旨庶

幾不朽公如可作也且然

龍言乎哉嗟夫人材難得

千里比肩比屋可封元愷

爲倡莆獻彬彬流光史冊

則南湖講學實濬其源後

進聞風久而彌奮道德勳

烈節槩至宋益盛我

朝教化翔洽諸名公項背相

望不但以文章頡頏宇内

故其時風俗學宗經官賀

貧冠三加昏擇耦喪關佛

祭用彷酒尚玄服疏布士

大夫躬行於上庶人則效

於下地不大曹滕俗已幾

鄒魯昔人所稱諒非溢美

自

國初百五十年則鄭山齋公

脩文獻時矣再五十年則

柯希齋公續文獻時矣再

四十餘年則今日矣文明

蔚起紳珮聯翩時勢漸趨

河流東注撫今追昔同有

維風之責者安得不爲是
廪廪故論文獻雖不敢妄
意夸父之逐日論風俗亦
未必爲杞人之憂天矣是
書遭嘉靖壬戌兵燹僅存
一部龍思歷代人文之盛

懼鄭公手澤之湮遂付剞
劂以廣其傳因述所聞
國初風俗以諗夫好古挽回
之君子謹叙
萬曆四十四年歲次丙辰
孟秋下澣鄉後學黃起龍
書于印水之恬養軒

莆陽文獻凡例

一文獻獨名莆陽者本莆口之地古名莆中舉莆則仙遊興化二縣可兼之矣

一採輯詩文以年代為先後作者姓名各列本題之下有傳者則曰見本傳或附見某傳無傳者則詳其字號爵里

一詩文散在翰墨全書等書及各家譜牒者尚多製作未工亦不盡錄此錄黃經黃后峰朱必東陳士遠三君子商確去留期以垂遠

一歐陽四門本泉州人讀書于莆子孫遂為莆人今泉州已梓行其文此不復入

一人物列傳府志各分門類今用班馬例取其大槩相類者合為一傳或各為一傳

一仙遊興化人物各自為傳傳首必書某縣人其不書者皆莆人也

一府志人物或父子兄弟散見各門今系而書之亦史家法也

一府志人物各有論斷今不暇錄覽者自當參考

一府志之脩距今二十餘年矣賢哲繼謝尚未及載今作補遺凡十六傳

重校文獻紀略

是書舊存玄家板漫漶既援重侵爰加勘訂如鄭耕之孫可復林大春二千龍傳作鄭孫林雷此輩之大者等已改正林誠附林正傳失於標目亦已增補餘悉仍舊惟附刻

鄭山齋公傳此係何喬齋公特筆入公沉奇卓識不輕許人者顧斯傳亦可論鄭公之世也

萬曆丙辰孟秋東里黃起龍謹識

莆陽文獻目錄

吳源
傳五十
林圭　陳賢 子淮
傳五十一
方徽　林仕敏　林長懋
傳五十二
陳繼之　陳彥回
傳五十三
林環 姪洪字　楊慈
傳五十四

黃壽生 子千嘉　陳用　陳道潛
傳五十五
陳中　方解　李廷修　王偉
傳五十六
鄭雲　林時　方經　鄭述　佘羅
何誠　林和
傳五十七
林文　陳音
傳五十八
柯潛　吳希賢

傳五十九
翁世資
傳六十
陳俊
傳六十一
彭韶
傳六十二
楊琅　吳智　黃璉　方守　林渶
傳六十三
林嵒　黃謙　顏文 族子孟香　方熙

周瑩 姪玲　林庭芳
傳六十四
曾景修　黃穎 孫顯　林來齡　林智　鄭循初
傳六十五
林大猷　林祥　陳璲　陳鉞
鄭紀
傳六十六
黃譽　嚴淦　朱寛　方珪　林正 林誠同傳
傳六十七
林元甫　吳繹思　楊瓚

莆陽文獻卷之一

兵部左侍郎山齋鄭岳編定
南京吏科給事中後學黄起龍重校梓

賦

館娃宮賦　黄滔 見本傳

吳王殺地兮吳國蕪城故宮莫問兮故事難名門外飛其玉弩座中委其金觥舞榭高臺翻為宮而巷為沼英風霸業古人失而今人驚想夫桂殿中橫蘭房內創冊極刻桷之殊制鈿砌文軒之詭狀如從渤澥徙蓬瀛於人間若自瑤池落珠宮於地上繡栱雲楣飛蛟伏螭基扃譎律鉤楯參差碧樹之珍禽夏語綠窓之瑞景冬曦吳王乃波伍相肇西施珠翠簇來居玉堂而瀟灑笙簧擁出登綺席以逶迤觸物窮奢含情愈恣從移楚峽於雲際擬鑿殷池於檻側花顏縹緲欺樹裏之春光銀焰熒煌郤城頭之曙色殊不知敵國來攻攢戈耀空虎怒而弩平雉堞雷訇而擊碎旍龍甲馬萬蹄卷飛塵而藏沒瓊樓百尺爍紅爐之空濛悉由脩袖舞殃朱唇唱隳瑤指而便作泉壤玉趾而旋成鮮石恨留山鳥啼百卉之春紅愁寄隴雲鎖四天之暮碧悲夫往日層構荒辰古壞香逕而同歸

寂寂稽山而杳自高高道堵塵空幾戕群遊之麀滄
洲月在寧消怒濁之濤〻一石西日忿忿東波浩浩松
楸而駢作荒墟車馬而蝂逦長道彼厲墻峻宇之君
宜監丘墟於茂草

蠹賦　　劉克莊 見本傳

余既倦遊退老于鄉五畝之園手自鉏荒封植群木
位置衆芳桃柳易蕃次則海棠窊窊踈踈稍巳着行
曾不數年類為物戕疑此三者盛於春陽如人蚤達
理不得長橙柚冬實而華絕香梅至高寒桂尤堅剛
俄亦復然不可測量余靜觀之樹固如常忽有小竅
僅若鍼鋩浸淫不止穿穴其傍叩之空空望之憧憧
其桃簷出屋者可代而薪柔天合抱者可拔而僵也
余周行四顧嘆息徬徨客曰噫有蠹蟲焉為樹之殃
先齧其心伏於膏肓如人內潰發為疽瘍以小喻大
可得而詳由身言之蛾眉伐性豹胎腐腸尸蟲潮縱
讒於上蒼雖有老彭化為小殤由天下國家言之鼠
食郊牲雀耗太倉群狐穴城聚螘決防紗綿不察以
至敗亡蓋身也天下國家也皆未免有蠹于從愛樹
之枯朽而不憂身之危脆與天下國家之趨於弃滅
末唐是謂小智見咽大方有佳禽焉擇木濟巢猶尤
悁責果余是豈言鳴且咳或吳或翔醜類蕃滋莫損
毫芒獲之之得御欲填源竭力殫慮殺抱志未償昂不
如傍邑之種稿者用功甚勤茂蕆大稞千林求稿為
顆弄黃主人深居初不下堂命挑蠹者以時掃懷視
蠹所在循探諸囊雖累萬株無一夭傷余矍然起謝
曰古有所謂貫虱之射手承蜩之痀僂客所稱道非
若人否幸客介余往造其宇同載而歸北面學圃

莆陽文獻卷之一 終

五言古詩

題將軍岩　蔡襄　見本傳

赤日正亭午解衣出石下石泉殊甘凉野籟亦蕭洒
驚猿度嶺雲遺果墜庭花披軒忽求嘆幽抱不可寫

題夾漈草堂　鄭僑　見本傳

杪秋尋遠山幽懷觧冲冲草堂跨層崖夕陽山影空
高人辭天祿結交杖藜翁遊衍騁九土歲晚余曷從
泠泠夾漈水謖謖長松風思之不可見淚落秋雲中

寺中別林謙之兼寄諸鄭　方翥　見本傳

遊從忘朝晡尊酒輕招呼笑語恣玩狎翻覆雲雨殊
我友數君子古心相與娛每見輒賓敬衣裳儼而趨
惡石窩規誡美疢疾佞諛深山足風雨零落梅花株
亭亭岩上松霜姿一何孤感慈各努力勿以歲事徂

送別湖北漕李秘監仁甫燾　林光朝　見本傳

文字耿煙雲過眼徒浩浩所有未見書惜哉吾已老
子雲客長安陳迹一如掃同叔向來人我生苦不早
白玉來西崑一見自應好縱譚百代前至竟非枯槁
黃鶴有高樓悅如事幽討攬轡逢道州聽書下下考
周南勿留滯掇拾供史藁分手重酸辛璠璵衆所寶
十日不得面何為太草草

紫極宮誦李白詩及坡谷和篇因念蘇李聽竹時各年四十九今予五十九矣遂次其韻　劉克莊

翰林兩仙人偶來聽風竹蕭蕭玉千竿采采綠一掬
少時負不群中歲乃見獨嗟予長十年所至戀三宿
徑當還笏歸奚俟揲蓍卜夜郎與儋耳老大豈往復
宜州殿其後路險卑又覆山中採芝去舍下炊粱熟

次韻寄太乙宮上官師一首　陳旅　見本傳

端居感流序階樹日搣搣涼風起高城上有南飛翮

楊雄不徽名拓落猶遠客美矣陶徵君歛裳去彭澤
我居城東南西北有珠庭病久曠冲賞懷哉松桂青
旁倩諒奇士夙受火珠經雲河澹秋夕參時明三星

題楊顯民采詩卷後　前人

夢游洞庭野斜月映疏星軒后奏張樂伶倫吹鳳笙
夢回憶其音幽眇有餘清截竹學[illegible]人世人皆不聽
南州有高士洗耳臥巖扃凉風鳴松林石[illegible]琤
何日即與語聽焉千古情

原範吟　劉有定　見本傳

天地不愛寶出此圖與書至哉百奇耦誨我何勤渠

十爲夫婦始九爲君臣初爻龍發天曠萬化皆攉與
禹同順而實義盡逆以虛知來豈損益數往寧乘除
皇極即太極合散由卷舒云胡三代下識繹徒紛拏
太玄用踦羸潛虛置元餘去之二千歲此道今何如
乾君倦于老家事當誰傳豈無一索者庶孽不可言
大明出乎震繼照行中天坎者離之對內助稱其賢
主器必長子故遣司春元所配非少女生育何由蕃
震移艮斯代兌去巽以遷乾居少陽位坤退西南偏
如何反對者次序乃不然連山既首艮歸藏亦坤乾
安知後天位不在文王前

吾觀七廟制乃與後天會易中有太極生此覆與載
巍然正東向太祖取諸兌三昭與三穆以次各相配
乾坤具純體天地交乃泰美哉文武功世室莫敢廢
坎離得中道水火木相逮親盡或以祧功成則身退
艮者震之反巽者震之退親親故近東尊尊故居外
震爲孝曾孫主祭祭如在至如宗有德于以昭後代
十六三十二不在七世內若以後天求位次必有礙
設位囿西東三廟必依背所以都宮成太廟乃居址
兌天即後天體用不相悖四時祫之小三年祫之大
悉陳祧廟主于以盡敬愛由八而八之三畫加一倍

又如祖自出天造方草昧太極本無極無廟禘於大
我思古人心萬世宜永賴禘決非不知夫子有深誨

雲林一閒　　方時舉 名模

大道本無爲至人樂幽閒所以出世士適性雲林間
微颸度好雨白雲在林端我牧苗已長日長但高眠
澹然已忘我安知道爲玄茫茫大塊間汨汨蟻磨旋
蠢蠢多有役營營良足憐乃知物外貴如如真始全
白雲諒匪遠矯首長悄悄

感寓　　前人

蕭蕭北風涼槭槭木葉下獨客耿無寐披衣坐長夜

飢梟鳴喬林鬪鼠穴虛瓦而我胡不歸飄颻在中野
昔列君戟途霜露忽飛灑豈不懷故居四郊尚戎馬
世無傳介子冠蓋混夷夏匪忘濟時志鬱鬱不得寫
棄置勿復言吞聲淚如瀉

真率會　　劉性存 洪武中以薦為南海知縣

炎靈運玄化衣冠集芳辰嗜嗜斯達尊濟濟凡七人
琴瑟既在御豆登亦復陳旨酒式燕樂大美薦肥珍
登歌閒行葦稱觴壽千春德將諒無醉既醉不失真
陶然宇宙間憮蘭馬足論光風泛蘭蕙好鳥鳴及晨
江漢日云遠道義日益親覽圖百載下安得風再淳

頹言繼遺響逍遙歸洛水濱

方士志耕隱　郭維貞 名亮見本傳

雨衣製青荷雨笠編新籜斯人沮溺流崇茲循耕作
今年擬有秋烹羊祭先穡招我食力徒斗酒聊取樂
酣歌擊瓦盆昨晚牛生犢

古洞閒雲　林長楙 見本傳

崖傾人跡少谷轉蘿薜深古洞俯林藪白雲生夕陰
起伏變萬態出岫寧有心其間棲遯者相與忘升沉
采芳侶馴鹿遊跌對鳴禽何當馭格澤日夕同招尋

文峰春曉　林𡸣 見本傳

群鴉報天曙春色開林落光壓透竹窓山影疏簾箔
葉露滴猶響花光照經閣殿宇正曈曨金碧明丹雘

金臺七夕陪曾侍講于循彭修撰汝器諸公宴
集分韻得斗字　林珪 附見林環傳

池館迎早秋蕭條宿雨後涼聲落高梧灝氣淡疎柳
雲斂河漢清迢迢望牛斗離思不可攄況茲感物候
幸接心所懽惜無樽中酒於焉寫幽素我琴時再奏
杳杳烟際鴻沉沉禁中漏零零遂盈襟坐來亦已久
裴徊未成寐殘月在西牖

秋江別意送林廷著應舉　林文 見本傳

湛湛長江水上有楓樹林風高木葉下天寒江水深
美人戒晨發祖餞江之南一觴未及盡青驄逝駸駸
慷慨一為別惆悵傷我心君材富詞藻琅玕間球琳
積久終必貯物理固相仍請看高飛鳳寥寥守孤岑
陽烏戢其翅大振瑤華音

和燕歌行　方熙 見本傳

四座且勿欲聽我為君歌生來少讀書自負膽氣多
從人好陵轢安能守謙和朝廷募死士奮身赴交河
筋力盡鞍甲歲月竟蹉跎羊腸九折坂險阻常經過
雖云身不遇幸不嬰禍羅解脫贈知己囊空賈秦娥

窮老守頻金持手將奈何

古別離　前人

愁心將何聊撫我孤桐琴絲桐感人情絃急無好音
拂衣起嘆息逍遙獨行吟遠望別離處江空烟水深

冬日遊覽　前人

咸陽城東門風景光奪日遠嶂開青蓮原田滿阡陌
邯鄲錯清渭驛路通函谷百貨集舟車曠野多耕牧
康莊平若砥車馬相馳逐金鞭遊俠兒華屋皆世祿
何事茂陵人臥病衡門宿

送謝文祥御史謫南陵丞　彭韶 見本傳

雲靄一以隱原野生微涼金氣轉蕭索四壁吟蛩蟋
夜長不能寐攬衣起徬徨仰視天宇濶素月揚輝光
奄忽浮雲馳肅肅鴈南翔一啄誠易謀豈不足稻粱
窮海棲爰居嗟爾遠見將羽毛尚摧落愴惻未能忘
云胡抱孤影悠悠歧路長傾言隨陽歸以慰朝夕望

送邦紀弟赴通州學正　何潜 見本傳

旭日耀脩渠慳風吹岩潭行程渺何許征馬馬可羈
當時送歸客中懷亦漠然況此骨肉親胡能不傷悲
孫持一尊酒為汝陳詞規去去登泮學冠裳肅威儀
然席坐清豊横經講軒義粱肉何足嗜飲水足忘飢
勗哉崇令德庶以慰我思

送別顏大姊　陳鈜 見本傳

南閨有佳人早歲事機杼纖纖成雲錦章閒以鸞鳳侶
自從嫁夫婿流落向西土西土多樓台綺窓映深戶
歌舞當路衢夜飲不知曙而我長廊下白日自操杵
西風吹芙蓉淒然傍洲渚有姝美清揚乃是名家女
相見合心素解佩以相與情意正綢繆驪歌動闈宇
徘徊西流景浩浩水東注人生如風萍一散寧復聚
車轄鳴閒關欲訴情靦縷去去終難別鬱鬱傷懷緒
願身化飛鴻遠送凌霄羽

感興四首　周瑛 見本傳

有[illegible]自謂術通神雷霆薄宇宙雙龍飛繞身
我亦有劍術未敢輕告人誠信隨陰陽指顧大地春
提瓶去汲井為君解宿酲不意綆中斷瓶墜不能升
君恩手中綆妾身井底瓶相望不相即此心誰能明
青天尚有涯滄海尚有底云胡人心微倏忽渺千里
人心不在遠祗在腔子裏夜半靈臺虛默默看元始
持刀斫月明月明何曾斷縛帚掃樹影樹影依前滿
人皆惡樹影礙此月明多樹根拘不拔拔如月明何

寓意　鄭瑗 見本傳

我有徑尺璧蘊質自崑岡拂拭見光彩皎絜如截肪
玉人試磨錯製為琚與璜珍愛不忍佩什襲藏諸筐
攜之宦南北道路阻且長筐中忽悲鳴啓視化為盂
悵悵獨不見鬱鬱意難忘

擬古用韋蘇州韻　林俊 附見林圭傳

出門有所適駈車長林端蓁藜翳古道登陟阻且艱
緑陰下啼鳥夕陽在空山有酒不得將芳賞良獨難
抱飢坐孤石流雲渺無迹谷泉逝暗聲荔逕稍棲息
緬懷千古心僅此一間易迴策悄人語虛堂海月白
鄒孟世不作魯風日頹靡荀揚後文軸玦璞填底裏

董生閣門户昌黎氏後迺卓哉元晦翁大成集諸子
扶輿夙有鍾混沌良未死

南莊別野　前人

塵事日窈冥息山趣還好漁歌錯昏黄沙石淨如掃
舫舟散素襟文字時探討寢迹衡茆下生計亦草草
愧之東平氏獨有安邑粟開春理薄田即事起常早
寒樓村烟夕滄海白浩浩好爵不自縻名聲此中老

和蘇子卿效體寄守溪元老　前人

役役歲云暮俛仰時徘徊長鴻何冥冥失侶難因依
和鳴豈不念知音良獨乖撫樹動遥感秋至無好懷

繁華變蕭索時過寧不悲野陰日西夕寒蛩送餘哀
不見底年好紙見容顏摧試問東逝流到海何時歸
洞庭今夜月一觴爲誰揮願附雙長翼矣山來去飛

莆陽文獻卷之二終

莆陽文獻卷之三

七言古風

城山國清塘　林光朝

燭龍醉倒不開眼遮空萬里雲張繖小舟塘外日溶
溶漁歌忽斷荷花風倚巖僧舍窗深户我來跋涉奉
肩股喘汗更促短節上怪石周遭臥鼉鼓况是秋風
到此山惟有孤鴻時往還勞勞百年共續緒不似青
山長自閒古人古人嗟已遠長歌商頌歸來晚

和前韻　陳士楚　見本傳

山光一洗紅塵眼長松夾道森青繖回頭下瞰百川

融亭阜小立凌剛風傑閣玲瓏朱綠户何年蓬萊移
左股山僧見客不歛眉梵唄琅琅應魚鼓欲携三尺
彈龜山滓風一去不復還似墻草長童逢少幾百年
來風月閒嗟我賢聖遠復遠天高地下日易晚

長夏歎　陳宓　見本傳

六月不雨賜鳥驕飛蝗更剪深田苗農夫抱衾覆一
畝背裂口焦如火燒農夫農夫莫怨怒更有無田可
耕處昨日長淮禾稻區白骨成堆今莫數金繒日萬
去安邊城壁不修唯壞垣人言犬羊盟誓堅我願夏
日長如年

武夷丹崖　方伯謨 名士錄附

丹崖石氣凝高秋碧溪上引天河流金堂石室不可到玉館苺苔生古愁僊人昔來紫雲表白馬珠鞭在何處茫茫塵世那得知慢亭空記當年事君不見茂陵松柏已蕭疎乾魚猶祭同亭祠

穀城山松隱巖　鄭樵 見本傳

青嶂迴環盡屏倚晴窗倒入春湖水村村叢樹綠於藍歷歷行人去如蟻新秧未插水田平高低麥隴相縱橫黃昏倦客忘歸去孤月亭亭雲外生

清明林下　鄭伯玉 見本傳

遊絲百尺飛到地野蝶尋春有餘意一番輕雨洗梨花啼出玉真無限淚老夫不入少年場直向南軒亭午睡覺來歷省夢中事却憶邯鄲枕中記

四快圖　方大琮 見本傳

一人筅耳手不住一人袒背抓癢處一人理髮爪搔獲一人噴嚏虎驚去余鼻久塞耳驟聾爪無附麗頭已童惟背負瘙覺奇癢麻姑之爪不易逢吾聞氣涌如隄潰枕高唾遠道家忌且留眼讀養生書莫將身試快意事

謝氏祖孫創澧陽橋　前人

涔陽極目雲氣昏衝風揚波鼉龕翻湘妃抱琴望虞舜日暮江竹多啼痕木蘭為舟不可渡誰幻僧淵作平路天濱夜靜牛渚長海市朝晴蜃樓吐祖孫移山山可移昔人不信今見之千年猶有召伯埭白面叟欲嗟何為

為趙敬叔賦滇海獸葡萄鏡蓋鄭夾漈家故物也　前人

尚方老冶收精銅金膏玉水開朣朧未央曉月低青桐六宮秋井生芙蓉當塗妖鬼負神器銅人登車數行淚寶奩偶落長安市來與人間照珠翠凝陰空祭江心龍海雨夜入閻王宮一朝愁殺漈上翁破屋日夜穿晴虹西死野露堪作酒中有駒駼活欲走趙侯得之莫失手龍女較量候之久

歌風臺次韻　前人

歌風臺前野木長王媼賣酒亭臺涼酒邊老父說劉季頭戴竹冠還故鄉山河霸氣已銷歇颯颯老柳吹斜陽臺前小兒手擊筑筑聲更似三侯章

採桑婦　方時舉

朝採陌上桑暮採陌上桑採採不盈掬新葉苦不長東家繅新絲西家理春機妾蠶未上箔妾衣知何時

妾身凍死不足惜良人遠戍天一涯良人一別長參
商堂上何人事姑嫜賣絲奉甘旨織絲供衣裳妾心
亂絲亂妾鬢桑葉黃去年陌上採桑女今年嫁與黃金郎

觀蔡忠惠墨蹟　前人

宋朝書法誰第一端明蔡公妙無敵百年遺蹟落人
間片紙猶為人愛惜公書方整八法俱荔譜茶錄絕
代無當時石刻今已少況復筆蹟真璠璵此書飄逸
尤絕品風度不殊僧智永粉牋剝落神氣全夜夜虹
光穿藻井蔡公乃是莆名臣慶曆四諫才無倫堂堂
事業在青史詞翰聊以娛心神公今九原不可作三
復遺編淚交落荒祠華表倚空山月明定有歸來鶴

沉香亭　陳觀 附見叔傳

咸陽宮殿凌紫清珠簾翠幕春冥冥太平天子欲未
足內園別作沉香亭沉香迢迢隔海水翻貢何時來
萬里亭成馥郁滿京華椒桂無顏蘭蕙死東風淡蕩
雲瞳曨遲遲步輦隨六龍葡萄出甕琥珀瑩牡丹倚
檻臙脂濃詞臣獻辭有深意酥枝月上君王醉妖風
一起草木腥沉香應落長安市君不見古來聖王稱
陶唐土堦三尺茅茨長

讀陳忠肅公傳有感　柯潛

胡塵捲風天地黑胡騎長驅滿南北崖山孤主知存
亡一夜愁心頭盡白丈夫到此肯恩生舉手擎天天
已傾孤城如斗猶百戰蒼蒼不遺勳功成龍虎可騎
不可攀怒氣吹人山亦倒君臣大義心自明白日青
天懸皎皎嶺海間閒草樹寒四顧無人空淚彈國破
家亡惟一死首陽有薇那忍餐節義文章埋不爛萬
丈虹光燭霄漢我懷往事悲復歌烈烈英風鬢絲亂

魏孔淵太守送岑嘉州集書數韻復之　彭韶

岑嘉州真名流生平浩氣橫清秋詞源瀕洞傾枚鄒
春江曉漲蛟龍浮從班解秩不復收從軍直到海西
頭胡沙三載踏驊騮長安萬里空悠悠間關西赴五
馬侯郎官御史青幕遊蜀嘉山水增清幽夜夜文光
煥斗牛嘉州嘉州知不憂遺文淪落人重脩當時豕
手勢莫當于今有姓名留

古塚行　陳鉞

昔人此塚初成日春雨哉碑土花碧清明歲歲拜親
朋醴酒刲羊醉苔石一朝無主漸榛荊隙地猶付居
人耕陵墓盡變作城邑千門萬戶皆朱甍古黃學宮
在高處桃李成蹊聯玉樹當前數仞夫子墻墻下誰

知古人墓地中物黯久埋青竹變化乘風雷怒濤捲地墓門裂石碑折落銅棺摧可憐枯骨已成土沙瘞金釵留半股蓬蒿古雅明如玉齊鏡照光苔色古呼童磨洗尋紀年背無款識飛鸞旋舞爾莫推九泉隔淊淊逝水無四海古來荒塚狐兔穴此塚今爲蛟龍得狂夫感此悲復歌歌罷淒風淚沾臆百年有酒且酣杯莫待後來人嘆息

澠江送別　王偉見本傳

澠江自昔繁華地桑柘連陰百餘里笙歌搖曳樹底聞甲第巍峩空中起人事變更非昔時荒烟落日青

傺悲豪華意氣今安在惟見江流無盡期南州文學東魯客歲晏迢迢赴京國紛紛冠蓋餞江湄釃酒長歌市道跡酒酣分袂各贈言事業相期追前賢風帆向曉天如洗天涯極目空雲烟

赤龍歌　周瑛

赤龍凝兩淵水湄巨鱗細鱗亂紛紛大風播蕩幾寒暑餘雅獨自滿江濆上帝闕之發震怒不使溪威條下七飛符自取赤龍歸投彼遐荒御豺虎春雲布滿東南隅陣陣密密雨霏徐桑麻蔬野鷄大靜遙聞擊壤歌唐虞

竹雪齋爲提學戴公乃兄誠菴賦　前人

小齋種竹只十個雪壓竹梢寒欲墮瀟灑高搖層雲破一鈎新月入當座老夫肝腸鐵石做一生甘作衡門臥東鄰獻捷西鄰拄滿城簫鼓紛來賀老夫騎驢雪中過

臨汝書院成次潘水部見贈韻　前人

大冶鎔物挥陰陽青春去我何堂堂西偏小構亦頗良不施點綴横白家捲簾正對五羊岡樹木拂簷交

青蒼祥煙紫氣相廻翔坐令白日迷晶光文采彌彪來省郎爲我藥死笑織荒鏗然制作稱大方利背長距獨擅場嗟予苦學未成章點綴儀尊青與黃六經窟穴漱餘香拍拍春意覺滿腔與君對織雲錦裳著向風前聊倘佯欲驂麟鳳游帝鄉又笑目眩心未忘小吏抱牘來蒼皇謂耽文字頗有妨廣陸無卓川無梁出門萬里道路長使君局面宜更張

有所思　吳希賢見本傳

蘭荃無香蕭艾長美人別我忽孤往誰憐百萬億蒼生蟣蝨紛紛在盆盎吁嗟美人天一方兼葭秋水遙

相望東門晏仲老見逐淚謳歌眞楚征君不見空
桑榭夫隱莘野志在匡時雨天下束帛不為三聘勤
堯舜之樂那忍捨又不見皷刀老子釣渭溪白髮婆
娑照烟水後車不載非熊歸肯為孟津濟師起我知
美人自樂求弗過佩紉蘭芷衣製荷誰為傳語兮西
山有薇不可食空谷采芝休作歌
九重明聖兮側席予若不起將奈蒼生何

獨不見　鄭瑗

東飛伯勞西飛燕我所思兮獨不見歲云暮矣多霜
霰日月推遷玄[illegible]半處郭誰與鄰高山無蹊河
無津車轔轔馬駪駪車馬縱橫遍城闉獨不見意中
人

偕邵文質王叔武戴伯紳劉惟馨謁釣深堂　沐俊

生離死別何足憂滑陵少項諸公留眼西風壓化烟
水昨日亭檄今山遊宿從支藤展萬竹死轉高栢柴
門幽易洞吟壇久陳迹釣深燈火時春秋當時當[illegible]
雨大老一祖白雨宗舸丘譙公門徒復地主尹公流
寓亦至此三異變滅又滄桑增重溪山還四美我不
敢竊道脉又不敢祭詩流雲物聆聆如有求荒身幸
在烟霞裡再拜先生一杯

讀宋丞相陳忠肅公傳有感用先輩柯竹巖韻　前人

朔風吹沙白晝黑王孫天南復天北山河破碎幾時
收馬頭生角烏頭白宮門銅駝荊棘生陸沉海覆天
為傾謀臣漫浪失大計三京之復成未成蜀漢江淮
日雲擾閩浙雷崩鹿氐倒孤城獨手容支持志決身
殲日皦皦感栗秋高胡月寒惧枯有血城上彈精現
一付乾坤老骨肉任飽烏鳶餐南山飼牛白石爛吠
敵進心重江漢徹桑隙穴備陰晴板板蒼天誰念亂

題松雪山水　前人

山水何人稱絕奇吳興松雪老画師鄭虔祁岳不足
數前身合是病王維與可胷中有成竹此老林壑故
不辱輕綃落筆百態生奇形遠勢相追逐長松自昔
茶天材疎髯碧净無氛埃居然茅屋三三子衡門靜
掩荒蒼谷袒跣無營百事拙竹裡漁舟臥秋月壯歌
激越遶空翠散亂白波舞晴雪素子家住雲水鄉披
圖見画心如狂藤蓑穩着賦歸去倚天一笑江茫茫

端硯用后山韻　前人

剛絲舊失奎房器黃眼黑眉紛俗贅匣中旭拜即墨

矦王寶金聲才實備虬蟠隱約羅星斗玄法滿咽烟
霞氣文章重翰林宛詔旨更下捺訪使渐渝從役
走萬卒西坑上巖若平地晁後洛柯得真本前寶迷
藏方命世同時客御白刺史遭際晚不交一睞元銃
中峰美少年嚴冷粗能識風致香酥氷髓潤精血火
齊懸瓅落時貴酬工翔涌不作難十家一飽中人貲
石走江翻雷電繞及到啾啾鬧鬼魅靈在谷有神明
護孩事須煩博物志銅雀人間多事土浪竊浮名漂
清惠高低鴐服豈石病六一春秋含至意勿輕投贄
屬長公貯月發雲書佛偈

莆陽文獻卷之三終

莆陽文獻卷之四

五言律詩

旅次寓題　　徐寅 見本傳

胡爲名利役來往老關河白髮隨槗少青山入夢多
途窮憐抱疾世亂耻登科却起漁舟念春風釣綠波

弔崔補闕　　前人

近來吾道少慟哭悼陵君直節巖前竹孤兔嶺上雲
搢紳傳確論丞相取遺文廢却中興策何由免用軍

寄鄭縣李侍御　　黃滔

古縣新煙火東西入客詩靜長如假日貧更甚閑時
僧借松蘿住人將雨雪期三年一官罷嶽石看成碑

退居　　前人

老歸江上村孤寂欲何言世亂時人物家貧後子孫
青山寒帶雨古木夜啼猿惆悵西川舉戎裝度劍門

遊東林寺　　前人

平生愛山水下馬虎溪時已到還嫌晚重遊預作期
寺寒三伏雨松偃數朝枝翻譯如曾見白蓮開舊池

高田院橋　　鄭良士 見本傳

到此溪亭上浮生始覺非野僧還惜別遊客亦忘歸
月滿千岩靜風清一磬微何時脫塵役杖屨傾相依

和王太傅遊國清塘　鄭伯玉

寒日一觀眺四天雲色徧水風迎棹起沙鷺背人飛
玉縷鱸新膾金膏蠏正肥斜陽促歸旆那得戀漁磯

和李侍郎移竹　鄭將 字天任

仲夏竹迷日長竿帶筍移地生宜雨潤根淺畏風吹
斷破沿階蘚添成宿鳳枝予歆清洒意應與渭川期

和御製觀三聖御書　蔡襄

聖業為功德天垂奎文勞開千里浪光動九天雲
法駕來時至仙都與世分皇心欽寶訓求治益精勤

過溪南韓氏宅　陳讜 見本傳

曾覽溪南勝重來四十年樹如人老矣山共水依然
香玉紛堆案晴虹對跨川吾廬今咫尺來興且盤旋

題夾漈草堂　陳俊卿 見本傳

流水三間屋公留半席分帝常招此老天未喪斯文
人去留青竹山空只白雲升堂時想像金石恍猶聞

靈源庵　龔茂良 見本傳

遲回不忍去復作抱衾留斷續雲間雨蕭騷木末秋
勞生那有此漸老欲相投最愛千山暮鐘鳴處處幽

往行都至嚴州烏駐錦阻水留二日　陳宓

村舘通宵飲江鄉五月秋野梅酸味足朧麥餌香浮
水滿迷行徑潮拶過去舟亭猶如可待莫厭小淹留

郭璞墓　劉克莊

先生精數學卜宅未應疎因將虎鬚死還尋魚腹居
如何師鬼谷却去友靈胥此理憑誰詰人方寶葬書

黃檗山　前人

出縣半程遠松間認粉標峰排神女峽寺創德宗朝
鸛老巢高木僧寒晒墮樵早知人世泛來住退居寮

張羅華　前人

臺上栢蕭蕭空堂閉寂寥芳魂三尺土往事幾廻潮
隨翠尋難見埋紅恨未銷猶勝江令在白首入隋朝

鶴食　趙庚夫 見本傳

鶴食從妻給花寧課子鋤絕粮緣買硯止酒為耽書
野服逆人嬾禪心涉世疎丹爐添火候徒似十年初

送陳信仲泉州教授　陳旅

南國多春水桃花滿故園君歸典鄉校我獨客橋門
別浦征帆小高堂講席尊歲時宴諸老醆泥錦田村

題羅經川書卷　前人

雨氣通林樾江光動野航道人巖下去茅屋樹邊涼
斷岸入秋水遠山留夕陽登臨莫作賦遊子未還鄉

風雨既定星日皎然輾轉不寐有感　吳源 見本傳

不眠知夜永無語覺心清慷慨思時事沉吟見物情
賈生危論政趙括易談兵家國憂方大憑誰訪老成

過游洋留宿吳原輝右定山居　郭維貞

妙畫延陵子冥心今幾年溪雲移榻坐山雨下簾眠
李愿今盤谷王維舊輞川滄洲吾亦愛那有此林泉

次韻答方用明就簡王伯明　前人

庭空山宛宛客去雨纖纖乳犬眠深戶慈鴉戲短簷
故交貧亦熟諳曆歲還添試就神巫卜家人報吉占

山中即事　前人

數日別江渚抱琴過竹溪山深黃耳遠日落畫眉啼
識字今何補懷家計亦迷明年與妻子春雨學扶犂

普覺堂　方時舉

普覺有何好秋來事事幽風簷落柏子榕葉行溪舟
隱几山當戶翻經月到樓誰為姑射牧莭屋倚滄洲

哭郭滄洲　方用賜 名同處士隱於縣

破屋滄洲上清貧獨可憐書存無子讀詩好有僧傳
誰卜中元夜墳樹北崇邊窮交空白首莫賦買山錢

石門清隱　方坦 字履道處士

鄭子石門隱石門長晝開了無俗客到時有白雲來
谷暖耕春雨窗陰聽瀑雷徵賢有明詔林下豈遺材

宿鵝湖寺　前人

鵝湖清勝地雨度振衣塵路入珠林晚山環碧殿春
碑存多宋刻僧老半閩人話久鍾聲絕松房掩白雲

老圃書堂　黃思永 附見黃謙傳

瓜地書廬僻柴門鎖碧流波光搖席冷山色入簾幽
琴撫聽黃鵠樽開近白鷗芳鄰有如此宜爾賦歸休

綠野耕叟　林環 見本傳

負郭有先畬南東百畝餘開雲常繞舍流水自分渠
白髮身宜退紅塵跡已疎誰知城市裏還似鹿門居

南平張明道棃梓圖　陳守 見本傳

不到南平久西風役夢魂樹聲秋入屋溪漲夜臨門
白鳥磯頭釣青山菊下樽覺來仍在夢喬木自荒村

送檢討莊孔陽桂陽判官　柯潛

鐘聲催曉騎寒色上征裘笑別鴛鴻侶遙臨山水州
直言非不用高志自難酬公暇閒吟處風清月滿樓

遊囊山寺　前人

下馬松關外行行過虎溪鍾鳴知寺近雲嶺覺天低
澗底流泉滑簷頭古木齊何時謝塵鞅此地卜幽棲

與陳希明　　黄誠

青衿年少日曾過鄭公鄉蜃氣嘘高閣榕陰覆短墻
別來江國晚夢落海門蒼泮水逢君話清尊夜正長

不寐　　前人

世事皆塵鞅乾坤亦蘧廬流年雙鬢短永夜一燈孤
歸計算方熟詩腸吟未枯推窗看天色凉露滴青梧

菊坡為郡大夫守賦　　周瑩　見本傳

解印歸來早黄花尚故坡理荒鋤蔓草習静偃亜籬

籬下寒香滿山南佳氣多此中真趣遠何必向岩阿

出郭　　周瑛

騎馬出東郭茅簷遍村循吏需宿復息民俗可曾淳
簫鼓雲中社桑麻雨後村漢家循吏傳扉不錄劉昆

聯背和賈汝易韻　　前人

四海誰同聯半窗吾自分背溫如挾纊氣暖欲蒸雲
瘦影傍梅見餅聲隔竹聞愛君思有獻點竄列生文

弔吳聘君　　前人

富貴踪方熾山林跡漸稀誰能甘白屋君獨謝黄扉
學古難為用名高易嫁非百年泉壤下全璞有光輝

別顧高州　　鄭紀　見本傳

曉出東郊路燕山翠欲流客從今日別我亦及春遊
花下停征騎江頭問去舟行程幾千里雲樹共悠悠

新晴　　前人

天際微風起溪雲過短墻山容環樹近草色入廡谷
古樹藏殘雨歸鴉背夕陽飛花如有意亂逐馬啼香

會任思順太守　　林俊

短髮愁千縷丹砂未可憑三山五夜夢雙塔十年燈
思鳳書還問煙霞話更曾草堂花在眼何日共支藤

和翠渠題陋軒韻　　前人

幽僻良此地低小亦吾軒樹老藤欺屋溪迴水抱門
浮生謀覓拙春事理仍繁桂索誰能過簞瓢得細論

竹　　前人

斷霧橫天外青山落水中林稀行野鶴笋熟過溪翁
索莫無諸事蕭疎又一風炎歊移處薄披寫此君同

買舟遊雲莊　　前人

雲物秋來澹風情老去消野亭心一寄僕馬路成遙
嶽氣開晴雨漁聲荅晚潮十錢供買榜水月淨氛囂

晚步　　前人

倚杖延薄落秉炬訊花期地煥春來早山幽月上遲

怒流噴暗壁俛羽叔甲枝天意存榜𢷬重遊或在玆

入秋偶成憶迷途　前人

踈樹留殘翁平無帶夕慄簷敎初丁葉峰影森歸雲
野笛隨漁唱遊鳧雜鴈群草蕉時看雨相憶紫芝薰

翠庭草堂次韻　前人

烏寂斷春蛩亭虛槃物華山林到城郭雲水會人家
暝落窓前葉香傳竹外花一區遺世在慰我托烟霞

寄劉宗副　林燮 附見林大猷傳

雉堞全天險鏘符控上游魚鹽通小市燈火列高樓
寄重咽喉地權分將相籌官衙留客坐籬下晚香幽

送方壽卿予告歸　前人

憑秋動歸興別意合誰知伯仲吾師友庭闈子夢思
方書消永日簡注憶良時莫向朱明問丹成更有期

經遊遊地　前人

地控龍荒險山連鴈塞雄鼓笳秋月白榆柳晚楓紅
一帶華夷限千年頓收功天驕猶未戢[illegible]倚崆峒

遊武夷　黃[illegible] 見本傳

真境非人世平生夢見之杖藜[illegible]獨眺月雨看尤奇
九曲將窮處一春欲盡時風靡吹客袂臨發故遲遲

莆陽文獻卷之四　六

莆陽文獻卷之五

七言律

黃枝青南居　徐寅

取得驪龍第四珠退依僧寺卜貧居青山入眼不干
祿白髮滿頭猶著書東澗野香添碧沼南園夜雨長
秋蔬月明掃石吟詩坐諱却都無倦石儲

憶山中友　前人

憶得當年接芳鄰共將隨事孫夫君閑開碧沼分明
月各領青山占白雲近日藥方多繕寫舊來詩草半
燒焚金門欲言西上惆悵關河正用軍

寄富洋山禪者　鄭良士

畫破青山路一條走鞭飛蓋去何遙礙天巖樹春猶
冷鎖院溪雲晝不銷雪上茗芽因客摘海南沉屑為
齋燒誰能學得空門士冷却心灰守寂寥

過建陽別舊識僧亞齊　翁承贊 見本傳

瀟瀟風雨建陽溪溪畔維舟見亞齊一軸新詩劒潭
北十年舊識華山西吟魂肯向江村老空性元知世
路迷應笑乘軺青瑣客此時無暇聽猿啼

使華亭　翁緯 附見翁承贊傳

走青奔碧月潺湲勢與晴江遠接連沙草翠侵驄馬

路岸花紅濕釣魚船烟生遠店收寒雨風起高梧咽暮蟬徐氏舊居人識否渡南溪下白雲邊

遊興化西門上谿　蔡襄

尋溪因過上溪遊雨後溪渾水亂流徊傍堤谿部飛蓋為開山鳥惱鳴湖平田稚綠青雲合滿屋芭蕉碧玉枘開濟無功須爲去故時爪隴有通侯

遠亭　鄭伯玉

亭勢孫高映小池盤盤一道出林霏平詠岩腹草茅盡直望海門煙火微樹石滿前供勝賞溪山無處隱清暉宣城麗句人爭誦珍重陽春和者稀

和周楚望紅梅韻　方子通名惟深作平物類

清香晧質世稱奇試作紅粧更自宜紫府與丹來換骨春風吹酒上凝肌直疑臘雪無蹤處祇恐朝雲有去時溪上野桃何足種秦人應獨未相知

共樂堂　陳俊卿

共樂臺前花木深登臨當暑豁衣襟紅垂荔子千家熟翠擁篔簹十畝陰老退已尋居士服清歡時伴醉翁吟憑欄四望豐年稼差慰平生憂國心

冬夜憶譙之　方翥見本傳

忽憶夫君阻笑言出門南望欲飛翻孤城隔水初侵夜書閣因風自入村短句有時隨意得古心近日與誰論未除習氣君應哂月冷梅香易斷魂

幽化院　鄭茂良

中峯指捉最上頭飢禽亡賴故喧啾嶺雲西去欲成暮山雨北來渾似秋婉娩如今真是夢經從似舊絕堪愁當年陳迹絕蹤下日落鐘鳴山更幽

前歲過貞陽初識子欽今道出曲江不忍遽分手偶成長句以志兩處山川人物之勝亦少慰

別來耿耿耳　林光朝

秋崖一夕卷炎蒸那更揮斤為鑿冰碧落舊尋燒

竈白莖長對讀書燈相期大庾何多日似出浮屠向上層縱有分張吾未老定從臺閣看飛騰

次韻賀丘國鎮致仕　前人

桃花流水是家鄉洛下才名四十強自有赤松堪辟穀那能白首更為郎案頭貝葉忘言久江上蒓羹引興長邂逅却成香火社好將詩句細商量

送夾漈先生赴召　前人

別墅生涯富古今擬疏憂卜若追尋一封細札三家市萬卷新書四海心北闕龍吟清晝永東皐猿嘯白雲深滿懷經濟今休靳開道蒼生渴傳霖

到九座寺　陳宓

想像精藍九疊前青鞋今得踏雲烟霜迯淵水多成玉嶺上人家半是仙伏蟒千年無動意老松向日不幽禪可憐倚馬思歸客有底區中未了緣

哭黃直卿寺丞　劉克莊

久在文公几杖旁暮年所得最精詳貧丼香火辭符竹病整衣冠坐簀床壯士軍中悲亮死先師地下惜回亡法雲破寺三間屋那有門人達挂喪

題趙山中祠堂　前人

端平開說建祠堂白首纔熏一炷香早有埋辭哀錫耀晚為畫贊頌東方秋風浩蕩吹墳樹落月依稀照屋梁千古行人來下馬陳詩不必奠椒漿

謝趙憲副使惠建茶　陳壎 俊卿之後知南安縣

貢餘自合到侯王誰遣丼芳入莧腸野客驚看龍鳳夸家人學試蟹魚湯題來諫議三封印分到尚書八餅綱盡洒從前醒腐氣時時澆取簡編香

使金　傅至叔 名誠見本傳

霜明玉節映寒流馬渡盧溝向上頭萬里河山觀古塞百年荊棘嘆神州要臨瀚海銘燕石莫上新亭作楚囚多少遺民思舊俗可憐金帛歲包羞

城山國清塘　余謙一 見本傳

湖光山色酒杯中此會那知一笑同風暖空巖落松子雨晴新漲沒鳧翁隔林村落微茫見一逕禪房曲折通老艾當年題品處斜陽無語想高風

同僧遊潁陽塘上生院　趙庚夫

沿堤上下看沙鷗得句支笻自點頭風露高時將鶴伴溪山好處載僧遊老無志願惟漁艇閒有工夫上寺樓歲晚淵明須自笑督郵未至合歸休

被執至合沙詩寄仲子訣別　陳文龍 見本傳

斗壘孤危弱不支書生守志誓難移自經溝瀆非吾事得死封疆是此時須信纍臣堪釁鼓未聞烈士樹降旗一門百指淪胥北惟有丹衷天地知

送朱蓮峯著書得官南歸　陳旅

城東有客過吾廬揮塵高譚逸氣舒金馬豈無方朔伎石渠今取夏侯書沙堤老屋秋楓合海浦歸航暮雨疎我亦草玄官拓落江南無地可耕鋤

和連汝信　伍時敏 名衛見本傳

習靜幽齋絕外思景深情曠兩相宜風薰花氣晴侵夢雨漱溪聲寒入詩魚近碧闌人御見鹿眠香草客來疑時時懸榻需君至此興旁人未必知

懷士方　　前人

松邊分袂歎秋涼又是西風老素商海國雲深無過鴈雨窓燈寂有鳴蛩清尊誰共剪花酒白髮先分紅葉霜兩地相思應不異他時試與檢吟囊

遊華嚴寺　　柯舉 處士號竹洞

舊遊曾記此山川萬事回頭一夢然早歲不知人易老晚年方信世無禪棋柯牧唱千村暮鶯語花香二月天人境了然猶不就山僧對我更談玄

和韻答雪巢病中見寄　　方時舉

文盟深喜得過從苦憶睢然一病翁離亂會同僧寺

雨笑談還醉橘岩風花邊藥果時時晒竹裡詩囊句句工擬報平安消息近雪巢深處早梅中

和陳進中避地南泉　　前人

思君時復上寒岩十月林巒尚翠嵐溪竹裁成綠玉杖石橋拄過白雲菴客懷最與山僧似時事難從野叟談却憶當年杜陵老卜居正近浣花潭

西菴謾興　　方坦

留宿西菴歲又除槁梧據坐一僧如暖姝竟作堂堂別懶性空為咄咄書垣竹紫侵寒雨壺野梅香襲曉烟昧山中酒熟應歸去數畝園蕪帶雪鋤

為黃原清賦綬溪漁隱　　郭維貞

漁郎家住清溪曲買斷徐潭作釣鄉自製蓑衣眠別渚故移茶竈上輕航荔支林遶水烟煖鸂鶒棲花野岸長日暮醉歸魚滿笞樵青敲火倚踈篁

和方晦齋韻兼餞陳以靜　　前人

佳人自古多薄命笑殺無鹽乃盡眉鏡裏雪霜憐我鬢燈前風雨誦君詩餘生亦擬歸兜率三樂那能學啓期最憶溪毛侑村酹秋期煩報鹿門知

笤溪耕隱　　方用晦

笤溪環翠入瓢湖古木雲莊即舊居每種秫田秋釀

酒剩收桐子夜觀書雪晴度嶺間騎犢客至沿溪旋打魚老我塵中無隱處借君餘地著茆廬

送別賦得東渡春瀾　　林士敏 見本傳

長堤楊柳綠毵毵二月江南春水多送客又經桃葉渡逢人還唱竹枝歌沙明翡翠藏芳草日煖銀魚戲碧波正好尋幽同載酒東風爭奈別離何

九鯉湖　　黃孟良 洪武中以薦為[illegible][illegible]主簿

人已昇僊鯉化龍伊誰湖上構僊宮石遺丹竈淨淺裏烟鎖瓊臺縹緲中青鳥去來仍夜月碧桃開落自春風此行非為排鞅夢擬向橋頭遇石公

壺山歸隱爲宋允明題　鄭雲見本傳

三黍羇旅十年心故里歸來白髮侵苔徑落花春欲遍竹門流水雨初深耕餘北壠隨孤鶴吟罷南軒撫素琴今亦有舊居鄰水石他時許我重相尋

和胡學士冬至後六日遊半首山佛窟寺　林環

松下禪床晝不關雖應許世人攀黃龍説法諸天在白馬馱經幾日還近户泉聲晴雪後隔林僧影夕陽間不須久住煙霞樂暫得尋幽即是閒

和山行侶圖爲隴西彭子珏題　黃約仲見本傳

吳烟越樹共依依候館驚心一鴈飛三徑秋隨芳草盡亂山人向故關歸碧雲拂曙迎征旆黃葉從風點客衣聞道滄浪多應召明時莫遣宦情微

送楊參政歸閩藩　前人

金臺相送思依依霜落關河鴈正飛萬里獨承行在召一舟仍向大藩歸舟移越渚孤雲遠路入閩山古木稀況是黎民懷惠久陽和又到省中微

送方濬源教諭歸宣城　黃壽生見本傳

古戍逢臨野水邊幾家籬落帶人煙夕陽瀲灩來榆

合暝色蒼茫雉堞連歸思謾從何處寫客心偏向此中懸宛陵山色看來近不用[illegible]頭重惘然

題小景　林文見本傳

數間茅屋倚岩阿石徑縈迴出薜蘿萬里碧空飛鳥沒一林紅雨落花多舟橫野渡無人喚樹響溪橋有客過天外斜陽催夕景滿懷詩興欲如何

題濯纓亭　周瑩

平湖渺渺混陰晴湖上名亭舊濯纓兩岸好山澄爽氣四簷芳樹帶寒聲坐來白鳥情偏狎唱徹滄浪興更清何待臨流洗塵垢此身久已謝浮榮

送行人司正邵震使安南　柯潛

天王出震繼虞唐宇宙重新化日長既使車書歸一統遠頒正朔到殊方碧天無處通容管瘴雨晴時過富良珍重平生清苦節莫將薏苡載歸裝

寄愚庵陳蒙宰　彭韶

勒就功名上鼎彝乞骸累疏達金扉鴻恩此日加宮保鶴髮今年足古稀開結耆英尋舊侶新裁野服稱初衣尚憐紫氣銷沉久喜見清風太守歸

送鄭啓善掌江都教　李仁傑[illegible]

故園桑梓舊連阡京邸相逢喜不禁尊酒又爲千里

別篇詩聊寫十年心波光渺渺隨舟去柳色依依向客深明到維楊如見鴈悠悠無惜寄佳音

嚴溪舟中見月有懷知巳　陳鉞

陰雨連旬惱客悰偶因月色自推篷十分齊䚋此時滿萬里清輝到處同烏鵲夜棲驚未定魚龍秋睡杳難通故人憔笑知何在詩酒小樓闌海東

自悼呈柯孟時學士　前人

閑調綠綺懆倚蘭蠨覺人生適意難幾處好山吟謝眺一庭深雪臥袁安旁隣有酒頻留飲孫谿無書設借看堪笑昨宵清夢裏猶排閶闔獻琅玕

奉陪瑞州守李公清風亭小飲　前人

九日郡侯饒野趣登高直到洞山尖任匣翠壁題詩句醉摘黄花挿帽簷萍水衣冠千里會風流儒雅一時兼不須細把茱萸看漸取年來白髮添

登擬峴臺讀曾南豐碑次潘水部韻　周瑛

摩挲苔刻讀殘文往事悠悠付夕曛野燒未收前潤兩山風遞送隔溪雲霸圖駁世應多術王道驅民不掩群臨汝依稀同濮洲曾無垂涕到裴君

郡齋酌別送鄭御史澤貴溪用聯句韻　前人

短箔疎簾風雨深一壺濁酒夜談心青山何處尋同調白髮此時逢賞音徐穉到門應下榻管寧鋤地獨揮金懸知別後相思憶兩地停雲向夕陰

題九鯉湖　鄭紀

一自舟成入九天只今山水盡名仙鸞驂鶴馭三千界貝闕瓊宮幾百年物外巳忘生死幻人間未斷去來緣使車暫卸紅塵跡來借清風一榻眠

寄題冠萊公祠　方岳　附見方澥傳

鈞衡獨運殿巖廊黴黴胡塵起朔方日轂親扶行斧鉞天威遠播靖封疆北門共惜懸朝晚南粵誰知去國長氣節如公天下少故令枯竹感雷陽

題鶴洲延綠亭　吳希賢

信手栽花香可拈綠陰啼鳥在危簷湖光向晚斜侵竹野色經春逈隔簾水落瀟溪分一脈天垂靈嶠露雙尖憫川浪說多奇勝何似絃亭吏隱兼

和無題二首　張元紳　附見吳隱傳

銅魚雙鑰夜沉沉十二瓊樓禁苑深九曲柔腸千種恨一天明月萬家砧舞衣謾著重重錦歌袖空閑綫

縷金自笑不如紅錦帳向晉雙帶縮同心
花枝嫋嫋顏㫌寒幾度含情强笑看盡日不聞來玉
轡一春空費倚闌干垂簾不放雙飛燕鸞鏡偏傷獨
舞鸞忍步渴心消不得金莖誰說露盈盤

松門書院　魏時敏 附見吳紹傳

松門直上與雲齊倍竹陰森路不迷誰向南山歌白
石更看竹疋照青藜雨餘一水當溪落嵐浮千峰入
戶低只恐
明時徵詔起却教猿鶴領幽棲

夏日偶成寄高知州　前人

一春臥病掩柴扉轉眼風光又葛衣江郭雨晴榕葉
將山庭地煖豆花肥䄇騎羸馬聽鷄出喜買扁舟載
鶴歸欲把長竿釣明月白雲占斷子陵磯

送僧還牛首山蘭若　前人

憐人飛錫向南天石上相逢話夙緣蕉葉藤花兜率
寺灘聲月色建溪船途中施食曾留偈定底跏趺不
離禪更說故山多法侶共看松偃舊房前

寄黃處士　林釗 附見林文傳

半月池邊老謫仙松篁一徑護茅椽逸懷夜雪山陰
棹生計春風谷口田慷慨詩章追古作風流文采冠

時賢相思幾夜看星斗一點晴光太白躔

厓山次陳白沙韻　顧叔龍 附見顧孟侍傳

我來還約白沙翁夜雨蒼茫一棹同山跡至今多勁
草海濤終古起悲風君臣魚水魂猶在胡虜腥羶跡
已空鐵纜江頭三片石前身端合是三公

送方壽卿入京　林俊

委巷陰森竹樹斜隻藤支老大方家醉移錦瑟絃七
雁看拂青衫裹蛇歲晏相期自心事君行猶贈一
梅花出門奈懶吾先別偃臥江天數落霞

再起感懷　前人

重見雲居欠穩眠蛇殘凡骨未能仙西南文字江山
債老大風塵大馬年絶域孤屯銅柱外荒祠古栢鎖
宮前出門二表肝腸在刻鵠功疏一悃然

丞寧寫懷　前人

老忙愁疾轉焦煎撥遣訶呼借晝眠幾地烟霞淹日
月百年文字欠山川洞門白石乘牛處華表青峰化
鶴年欲往桃源訪遺跡小舟閒坐武陵仙

靖安即景　前人

結約春還又客先馬鳴小隊出盆田雙峰雲動雨溪
雨七井星回百竈烟政急閒閒思解綱月明湖海夢

歸船簡書頗亦鼎前意多在空長去鳥遐

蘭窩 前人

一窩山蘚結重[illegible]新[illegible]花此家短興西風元亮
菊浮生新雨邵平瓜飛同別谷雲偏懶流過中天日
易斜心迹古人痴未放草窓義易送年華

全節祠二首 前人

大息橋山事不還却留羅襪試問闕決天毋子風濤
外如褪君臣俎豆間骨冷尚傾春草綠泪枯真帶石
匡斑翟輿褘服莊嚴在可是男兒有厚顏
許携[illegible]肉相看志決身殲力許難舊內已須元歷
日行朝終少漢衣冠汴潰到海流方盡宮骨凝秋氣
作寒獨倚厓門吊興廢野陰風雨杜鵑殘

再乞侍養書懷 前人

即辰三沐更三薰滿紙平生重上闕天闕正如無繫
鳥林深寧有不歸雲山高月小闌吹夢催怨猿驚遐
帳文進止乾坤自情事話長燈影記臨分

初秋 前人

忙盡乾坤一歲華石爐今子菊將花秋江合作鷗群
地社日空辭燕子家力薄壯心慵看劍野清邊族重
開笳廣庭四壁蛩聲冷碧落高低到雁斜

烏江項王廟 方良節[illegible]

落木蕭蕭江景空江頭有廟祀重瞳殘碑零落寒煙
外遺像荒涼夕照中關內望遙秦父老淮陰坐失漢
英雄可憐身死東城下決戰猶誇斬將功

送將良醫致仕 林夔

不將漫刺謁朝官依舊滄浪一釣竿宦味便從今日
淡交情轉覺別時難藥爐午熱初當火竹院朝暉未
盡冠邵憶進方親
御床鼎湖弓劍雨聲寒
釣羅志[illegible] 前人
丙午宦路惜[illegible]逢春說關河一棹歸楊柳暝煙啼
重闌干疎雨落紅稀故人氣味真玄酒遊子心情又
彩衣十里官曹頻在望竹爐煮茗待斜暉

落花次韻二首 陳伯獻[illegible]

銅盤燃燭夜無權十日春凝九日寒斜閣秋千閒院
落亂斷叱撥遍長安流光冉冉欺人易時事悠悠適
意難誰說穠華偏擇地五侯池館總摧殘
綠肥紅瘦綺羅前如雨沉陰咽管絃隋苑林空仍綴
絲洛陽塘弛不論錢蝶衣曬粉傷新緒燕寢凝香結
舊緣柴落秉除還宿數臨風無用一悵然

落花次韻二首　吳聡 附見吳源傳

春事闌珊思轉悠閑因歸燕喚蒼頭誰家短笛風輕度何處長橋水亂流苔濕有香黏屐齒月斜無影上簾鈎却思剪錦纏頭地虛負歌兒字莫愁

春來春去太匆匆群芳居然付一空作勢漫飄千里雪隨緣休恨五更風江城遷客頭應白野店吳姬酒自紅猶識獨憐玄鳥在啣香還入畫堂中

對菊次韻　徐元䄵 [illegible]

野色寒威傍晚簷小齋獨坐看洪纖秋光過眼黄花老世事驚心白髮添別久思家無鴈到憂深扣易得龍潜風塵擾擾歸何日濁酒幽香意未嫌

莆陽文獻卷之五 終

莆陽文獻卷之六

五言絶句

壺公山　翁承賛

井邑斜連北蓬瀛直向東秋高岩溜白日上海波紅

題蘭　郭維貞

澄浦生蒼玉幽姿得露多採芳將有贈不柰遠人何

杏林先生自山中歸　前人

五月冲溪雨題詩心緒遅天寒一樽酒吟社故人歸

哭羅應魁狀元二首　周瑛

人心皆孔孟世道皆商周此意無人會西風吹古丘

白日金牛洞青雲丹鳳樓思君不可見新月上簾鈎

七言絶句

梨嶺　林藻 附見林蘊傳

曾向嶺頭題姓字不穿楊葉不言歸弟兄各折一枝桂還向嶺頭聯影飛

一斛珠　江梅妃 東華民家女姿態明秀善詞賦唐明皇時入宮最寵幸為貴妃讒所遷上陽東宮明皇思之封珍珠一斛寄賜妃却不受作此詩謝

柳葉雙眉久不描殘粧和淚汙紅綃長門自是無梳洗何用明珠與寂寥

方直甫見示次雲乞豫章集數詩偶成二小絶　林光朝

脩水佳人白玉欄花前何似舊容顏從來未省傷春意恰自樓頭畫遠山

莫怪騷人大頡頏曾聞阿母語劉郎神仙本自無言說尸解由來最下方

詠史二首　劉克莊

虜入中原力不支洛陽名勝浪相推可憐揮麈人如壁半夜排墻猶未知

保惜金甌未必非臺城至竟亦灰飛隱侯老任梁朝事却為閑情減帶圍

九座閑詠　林豪 見本傳

短短桃花點綠莎輕輕白鳥下晴波宛然西塞江邊路只欠能詩張志和

木蘭陂 旁有鄭耕老書堂耕老時分教四明　龔茂良

木蘭春漲與江通日日江潮送曉風此水還應接鄞水為誰流下海門東

熙寧橋　鄭叔僑 附見鄭伯玉傳

千尋水面跨長橋隱隱晴虹卧海潮結駟直通黃石市連艘橫斷白湖腰

舟下建溪　方子通

客航收浦月黃昏野店無燈欲閉門半出岸汀楓欲死繫舟猶有去年痕

題班婕妤題扇圖　陳旅

層城柘館重徘徊坐見瑤堦長綠苔紈扇秋來定無用君王方築避風臺

題古木幽篁圖　前人

蕭蕭木葉落欲盡渺渺洞庭生白波虞帝不還秋事晚幽篁斜日倚湘娥

興化縣尹馮西美歸三山　郭維貞

橘仙岩下曾相見沙合橋頭杜宇啼白髮故人官滿

去一簑寒雨上春犁

哭郭滄洲　陳耕之

能詩東野名偏著愛酒陶潛貧不憂今日牛眠三尺土寒潮依舊落滄洲

題墨竹　林環

曾記吹簫學鳳鳴碧雲深處度秋聲誰移一片瀟湘影寫作江南萬里情

閨怨　方熙

深閨有泪濕羅衣萬里沙場音信稀滿地落花春又去雙雙紫燕認巢歸

晚過畫屏巷　陳鉞

瓦礫平鋪石磴斜棘枝藤刺挂桑麻老翁閒說當年事指點東鄰是相家

次陳白沙韻送賀克恭歸遼左　周瑛

故國溪山病裏還半生心事語人難林頭舊有匡時疏不許傍人來借看

爲葉左叅題寫騷亭　前人

藝苑開荒歲月勞幽蘭香芷雜江皐白頭心事無人識風雨滿庭自寫騷

沈石田畫次韻　林俊

嶺藥苗齊竹又孫殺無歲月是煙村貼山墻短鷄登樹背路花深鹿卧門

莆陽文獻卷之六終

銘

彭祖觀井圖銘

陳靖 見上傳

淳化中予將命之狄丘道由彭門有客得彭祖觀井圖以為貺中有臺榭人物山水森森然爲狀其佳冢幽致繪事之工予無取所慕者唯彭氏面井而覆之以輪背樹而縋之以繩倚杖斂躬跼蹐而迎視兢兢然若將墜也嗚呼古人臨事而懼有若是撿身遠害有若是後之君子得無效歟因銘于座右曰至哉古人遠害全身戰戰兢兢恒若履冰朽索之馭納隍是慮　天子則之鴻圖永據存而惧亡繫于苞桑諸侯則之其國必昌若舟弗濟夕惕而厲大夫則之其家孔熾直哉惟清執虛如盈君子則之進道元亨不爭在醜無愧屋陋庶人則之其食孔阜吾省予行吾慎予守竊比老彭式介眉壽

山路銘

劉𥝨 字仲則工部尚書諡文肅

自游洋山行九日抵延平之西芹嶺山紫縉一路如線僕從負載穿沿躋攀未始有失既得驛路時躑而踣者莞尔而為之銘曰

遇險則恐居夷乃肆恐故無虞肆實多墜予胡不槪天下萬事易之則難思難則易越栖會稽吳亡可待葵丘色矜會者四解毫釐失操霄壤成敗嗚呼戒哉無有細大

箴

律己以廉　王邁 見本傳

惟士之廉猶女之潔苟一毫之點汚為終身之玷缺毋謂暗室昭昭四知汝不自愛心之神明其可欺黄金五六駝胡椒八百斛生不足以為榮千載之後有餘戮彼美君子一鶴一琴望之凜然清風古今

撫民以仁

古者於民饑溺猶己心誠求之若保赤子於乎入室笑語飲醴嚙肥出行鞭朴曾痛癢之不知人心不仁一至於斯淑問之澤百世猶祀酷吏之後今其餘幾

誰甘小人而不為君子

存心以公

厚姻婭近小人尹氏所以不平於秉鈞開誠心布公道武侯所以獨優於王佐故曰本心日月利欲蝕之大道康莊偏見室之聽信偏則枉直而惠奸喜怒偏則賞僭而刑濫惟公生明偏則生暗

蒞事以勤

爾服之華爾饌之豐凡縷絲而顆粟皆民力乎爾供居焉而曠厥官食焉而怠若事稍有人心胡不自愧昔者君子靡素其餐汗流洽背日不辭難篤況計功

夜不違安誰為我師一范一韓

主靜箴　劉閔 見本傳

太極之體惟貞而靜其在人心是之謂性靜極而動五氣順行其在人心是之謂情至虛至明不偏不倚乃性之德惟靜之理率性而行毫釐不差乃情之德惟動之和體立用行動根乎靜根得其培支達斯盛主靜之要敬以持心不愧不閑必戒必欽慮慮不生一疵無萌儼然若思對越上帝事物之來必精其思隱微之際必慎其幾無過不及斯情得正酬酢萬變主翁常定事應既過鑑空衡平動靜循環一理進行

乾乾不息馴致聖境伊顏何人在乎自競

贊

老人星贊　憲刊　吳希賢

按志老人星在弧矢之南一曰南極常以秋分之旦見于丙見則治平主壽昌故常以秋分候之南郊某年月日是星見臣某謹拜手稽首而作贊曰弧南之區秋分之旦候者告言明星有爛稽之占書曰茲明星其端匪他惟壽之徵厥徵伊何　天子萬壽明有老成民有耆艾若若壽域八荒一區天臨在下而壽豈徒增曰介壽曰攸好德德焉而壽斯謂平格皇有顯德天命用休明星之應匪力之求匪力之求爲國上瑞小臣作贊敢告有位

雜著

憶二篇　黃滔

或謂辭者曰師曠也聲者曰離婁也無不悖其辭之戲或謂魯儒曰孫閔也蜀儒曰楊馬也無不喜其辭之美是何彼視聽之亡而苟能自鑒此以耳目之貌而反不自知噫

芝蘭草也松桂木也喻於君子而榮之桀紂君也李斯大臣也盜跖華胥也喻於小人而恥之則知蛇克衘珠而美蛇能苟臨身而匪龍噫

帝王伯　鄭厚 見本傳

東鄰亡牛累蹤迹之七日得之岩嶷之中纍纍然一羸牛耳擧家喜謙皆有德色其比鄰且慶之矣雖扉屨之弊糧糗之費筋力之疲失吾故牛之肥澤不恤也西鄰之牧者日出而驅散之夕而佸之無羈紲筋力之虛牛濯濯然日滋矣牢而涂之闔戶而入牧人與其家若無所有是故堯舜性之而人不知湯武身之而人不疑五伯假之而天下賀

說

豫齋說

陳宇（俊卿從子知梧州）

昔周茂叔每令學者尋顏子樂處于讀易至豫之九四每思此爻為豫主欲尋其所以豫者而未得及觀兌之大象有曰君子以朋友講習始知豫之所謂朋盍簪者亦此意蓋豫卦除下一畫則為艮而九四正當艮之上篤實而有光輝宜其六有得而且勿疑也艮次兌有兌之朋又講習而後有艮之篤實光輝此四之所以為豫主也此衆爻所以必由之而後豫也天下之豫又孰有大於此者乎一日訪阮初菴目其齋扁曰豫始焉未悟其易初為豫之意久之乃若有得於心蓋初則雷在地中復之時豫則雷出地奮豫之日有所存養於中而後有所發見於外此可以見阮君之所學也予因以前之說而質正阮曰此固朋簪之所以盍也他爻亦可得而聞歟予曰豫卦除四為豫主初之鳴三之盱上之冥以豫為豫者也二之介于石五之貞疾不以豫為豫者也孔子於二則曰中正也於五則曰中未亡也不言所豫大矣哉此則吾儕之所當講習者也天下之豫又孰有大於中正之道乎阮曰然乃筆其說

鬼說

周瑛

有鬼乎曰無鬼也色如削瓜蹣膚如植鰭蹣身如斷菑淵首如蒙倛（孔子以上倛見荀子）此其人死且數千年鬼貌怪形人無見者無鬼乎曰有鬼也介而行被髮而踊豕立而人啼執弓矢向王以射王伏弢死其事甚怪也然則鬼有無何居曰人之生也泊乎氣耳氣聚而生氣散而死散而未盡而祟興焉蓋氣盡而死者魂歸于天魄歸于地矣祟何從興孜皐陶傅說周公孔子死不為怪者氣盡也氣未盡而死者魂升而沉魄降而滯故鄭伯有趙同公子彭生周大夫杜伯死而為怪者氣未盡也然則無鬼者其常也有鬼者其暫也雖曰暫有終化而無君子謂之無鬼可也

震雷說

前人

成化癸巳春州民有震死者或問曰雷有形乎曰無形也無形而震者何也曰陽決也陽動而陰靜陽闢而陰翕二者其性相反也惟其相反而不相得故其勢相持如仇然於是動者欲出而為靜所制闢者欲散而為翕所拘故陽挾陰以行飛走振迅動盪盤薄或左或右勢無定在久而陰負則陽決矣陽決剛之至也遇木則木折遇石則石裂遇人與獸齏粉矣雷

何擇於木石人獸也哉遇其決耳曰雷無形而人拾得雷斧者又何與邵氏謂星與雷皆石氣也星殞于天而化為石雷震于地而化為斧皆石氣也雷何形哉

文昌祠說　前人

今天下郡縣學多建文昌祠祀所謂梓潼帝君者守正之士嘗疑其祠矣然未有明白著說以辯之者考天文志斗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祿六曰司災占天者謂文昌六星乃天六府主集計天下事又司祿主賞功進士考周禮大宗伯掌天神以槱燎祀司中司命說者謂即文昌第五第四星也由是觀之則所謂文昌宮者指天星而言所以祭者則隸于大宗伯也今夫文昌祠正中而坐者為梓潼帝君帝君左右二童子曰天聾地啞相傳以為帝君判天祿二籍職貢舉天聾口得言而耳不得聞地啞耳得聞而口不得言故其事密秘又有九十七化書謂帝君所作大者竊老儒之緒論飾異端之邪說詞人學子不知其妄爭祀之吁亦惑之甚矣夫道莫正於孔子而人之為學莫先於孔子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所以教人定

心志也又曰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所以教人修人事以聽天命也漢董仲舒對江都王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論者以舒為學得孔門正路以其知聖賢所用心也今方建學校以講明孔子之道將欲使學者翕然趨之顧乃祀怪誕無稽之神而導以奔走利祿之路其可乎愚謂得全璞當毀碔砆種芝蘭當鋤荊棘孰謂孔氏門墻而此淫祠可毋撤也

題跋

跋趙忠定公朱文公與林井伯帖　劉克莊

其爲童子時受教於先友井伯林丈初筮主靖安簿辱授印馬卷中諸帖昔皆嘗見後三十餘年復從君保陳君見之蓋先友宰上之木已拱而其家亦益落矣感今念昔不勝悲慨當乾淳間艾軒先生與忠定相君同館井伯丈以艾軒猶子爲忠定上客所交皆當世名人而於朱張呂三君子尤厚忠定帖雖家事瑣碎亦謀焉文公帖如黨論之興大愚之貶衡陽之竄皆當時大變故士大夫掩耳不敢聞公獨諄諄然赴告於井伯丈一太學生未脫帛布而隱然任世道之隆替受諸老之付囑可不謂賢哉初餘干縣尹有憾於忠定謫命下祖昔人憾萊公元城故智張皇特甚井伯丈適在吳中先馳書以報忠定賴以自安嗚呼使遇良史筆之豈減於陳仲弓郭有道耶昔太史公書傳楊惲蔡中郎書傳王粲韓吏部文傳李漢不必其家子孫也君保其善藏之

跋朱文公與陳丞相帖　前人

文公上受孝皇深知當時元老大臣多敬事公下爲天下學者尊師惟不爲時相王魯公所喜或言因按發唐台州而然夫爲天下之宰當平其心願以一鄉人芥蔕胸中乎文公與陳福公帖云除書朝下劾章夕聞者亦足以見其不容於時之大意蓋曰主眷曰人望曰公論至此皆不足恃而相權亦可畏矣若夫上無人主之知次無元老卧之助下無天下之譽又值王魯公輩當軸秉鈞止有山林一路可入別無他法林君善藏此帖非我輩人勿輕出

跋許教一鶚廷對策　前人

友人許君孟琳奉對大廷語直屈居第七聞者壯之予曰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君策既痛斥淸臣祺洽他日所立必有以愧二人之面而伏其心者否則天下後世將以我之所以責人者而責我豈不甚可畏哉或曰科舉之士志於得而已李葉之罪不在於少壯應程度之初而在於老壽已貴顯之後余觀二人仕宦最久皆磨礪所善洗濯前非之日也迺迷而不復流而忘返終其身而後止豈其所以爲可罪歟昔張安國對策擊檜既魁天下大悔之後交游朱張爲紫巖公上客亦安國也蔡嶷應舉時師了翁及貴欲殺了翁亦嶷也然則初節似文饒未足爲君喜晚

節似安國君可不勉哉

跋詩家道山集　　鄭南吉 字作伯號淡邑蒲

作詩難編詩尤難古人編詩多矣往往病於體格不備或人非不色未爬到瘙處或所作體墮一偏只編得自一家詩前輩諸賢有所未免余少讀詩惟喜呂氏聲[illegible]臨川曾　選唐絕句今得林君德明所編詩家道山品第祖呂而詳於曾又善推原昔人命意之本述語之法摘其微妙以示學者詩之關鍵具是矣然君猶謂初學啟蒙其縱橫變化出乎規矩之外所謂神而明之則存乎人丹爐雞犬白日羽翰亦自太吸新吐故鍊形導氣中求之君自著有敝帚集所謂爬到瘙處不墮一體出乎規矩者君其得之矣

跋李仲元晝晉諸賢圖　　陳旅

晉人清虛宏達仲元可謂得其韻度者矣當時取人先白望後實事司馬氏不作職此之由茂弘豐功雅量在江左無與倫擬然不能用陳頵熊遠之言以革曠誕之弊安石有朋功之服不廢絲竹士大夫習以成俗此謂可惜也餘數公皆一時名人然皆未免有如圖中袒跣之態君子於此有所興起而亦有所創艾乎

跋許益之古詩　　前人

右國子博士吳正傳氏所藏金華許先生古詩十三首先生不喜矜露人罕見其辭章今寫此以遺正傳豈非以相知之深相好之篤而然歟旅嘗病夫近世有儒者詩人之分也深於講學而風雅之趣淺厚於賦詠而道德之味薄要之皆非其至焉者烏乎無儒與詩人之分也先生沉潛載籍大而聖賢心學之蘊細而名物度數文字句讀音義之詳靡不究極隱居終身不以自外至者易其素守討其平日之所以用其心者追若未遑他及而此詩沖澹醞藉音節跌宕而興致高遠殆若謝天於為詩者是豈可以向所謂儒者目之哉其庶幾吾之所謂至焉者耶觀其詩想其為人蓋亦一世之豪傑而不見於用者耶旅學不進而志未衰欲受教於浙河之東而先生已矣三復遺墨不勝悵惘而歔欷也

跋方詩境叙長官遷莆事始　　方大琮

大琮幾見鄉人凡諸姓墓誌皆曰自光州固始來則從王氏入閩似矣又見舊姓在王氏之前者亦曰來自固始詰其說則曰固始之來有二唐光啓中王審知弟兄自固始携諸姓入閩此光啓之固始也前此

晉永嘉亂林王陳鄭丘黃何胡八姓入閩亦自固始
與永嘉之固始也非獨莆也凡閩人之說亦然且閩
之有長材秀民舊矣借曰衣冠避地而來豈必一處
而必曰固始哉況永嘉距光啓五百七十餘年而來
自固始前後將合誠切疑之及觀鄭夾漈先生集謂
王緒舉光壽二州以附秦宗權王潮弟兄以固始之
衆從之後緒拔二州之衆南走入閩王審知因其衆
以定閩中以桑梓故獨優固始故閩人至今言氏族
者皆云固始以當審知之時貴固始也其實非也然
後釋然知凡閩人所以牽合固始之由嘉定粲巳游

宦江西有清江同姓人携寺丞叔所辨長史自固始
遷莆之非曰此寺丞客清江日所傳也益知長官因
官入閩遂家於莆猶在唐世援据明白其為祛惑信
矣敬錄于前

文安公帖跋　余謙一

右先文安公遺墨一紙於里巷學童所藏故紙中得
之雖不甚完備得五十八字蓋宦游他鄉與母家延
陵氏所作也方承平時公之真蹟懸金莫能致況兵
火後乎今笏舊疆誠吾家至寶此紙為家書內幅不
過候問燠寒爾然篤實忠厚藹然見於情文自其本
求之孝之所推也端方嚴重凜然見於翰墨由其內
觀之敬之所形也書法心法也心法家法也艾軒先
生論公父子皆能之論否君家一言以蔽之亦曰孝
謹而已烏乎後之人其勿替之哉

讀韓柳蘇黃集　林光朝

蘇黃之別猶丈夫女子之應接丈夫見賓客信步出
將去如女子則非塗澤不可韓柳之別則猶作室子
厚則先畫自家四至所到不敢略侵別人田地退之
則惟意之所指橫斜曲直只要自家屋子飽滿不問
田地四至或在我與別人也

讀柳文　顧長卿 見本傳

大德壬寅夏余以事趣福唐寓所卑濕欝蒸悒悒如
墮甑間既簡出入又倦應酬益無事搜故簏得柳文
數帙與客吟誦以酧日客曰河東文刻削多微詞鬪
未脫騈儷習間又好為浮屠代作慧語去韓逈甚予
曰二公生相好文筆相軋輒欲柳非柳滕韓者毋輕
訾讀宋清傳答曰余謂刻削多微詞非耶至李赤傳
曰甚矣又讀謫龍說曰為尚書郎例貶後懟筆也累
累讀蝜蝂傳㸌驢鼠戒愀然曰子厚以謫怍妄尊而
濟入類於是蠢蠢者抑又甚矣最後讀何間傳曰嘻

群小跳踉沸如糜羹先生思圖匡復汛掃搶攘欲梟二張於槀街㦬五王而獨稱柰何抱藝三試弗獲一榮觸階以沒流血濺纓憤懣之氣人殆莫之勝也夫生有所發死有所與在帝左右一降一升秉符試劍麾除妖精蓋能使群神而呵護是猶上將之驅強兵也寫真繪象俱得其情予猶我惑則史氏可徵客乃從而謝曰愚蒙重蔽醯鷄在罋微微吾覆焉知日星而今而後乃可言夫幽明雖然子不語怪吾嘗質諸孔氏之經

跋麥舟圖　林環

范忠宣麥舟事古今掛人牙頰而紀傳不載論者或焉且謂其有父兄在不稟命而行為反傷於義噫何其厚望之甚耶予曩嘗為詩以辨之其畧曰東吳仙客芙城主家有三喪愁未舉睢陽東來美少年逆旅相逢泣相語世無元振空嘆嗟意氣激烈當何如麥舟五百豈足惜一旦委贈寧躊躇歸從便道獨徒步懇懇趨庭道鄉故片語相逢唯諾間千載令人長慨慕噫公盛德天下聞當朝柱石循元勲麥舟義高非所重後來議者徒紛紜後於近代名儒集中獲覩韓明善陸子方諸賢論議如曰盡日趨庭言底事高風不在付舟時此韓詩也若夫謂范高平清規懿德卓冠當代於舟事不足伐則陸說也於是益信予前所辨者為允而深嘆范氏父子世德之盛也今忠宣之幾代孫某持麥舟圖卷來索予題余嘉其能心祖父之心且於是為併其實故併書或者之說與余曩日之所辨復質諸近代諸儒之所論附於圖左以白忠宣父子之心且使裔其後者知乃祖功業之偉有未可以一事求之也

題紹興戊辰登科小錄後　宋端儀 見本傳

登科錄不過錄一時榮遇故易代之後多弗傳茲錄之傳以有大儒登名其間爾由今視之是時夷狄劇命翕歙逼人秦檜方持國柄挾虜勢以拒君父臨軒之問暨及光武抑臧宮謝西域之事大抵皆檜意也凡一時繫銜篇端以有事貢舉如巫伋余堯弼沈該湯思退詹大方之流類多檜黨蓋至是趙忠簡張忠獻李大發胡邦衡范太史諸賢或斥或死或鴻飛五湖之上而宗忠簡岳武穆亦已嚙冤九泉久矣胥睽方熾和議方堅群憸滃訛衆口一談至於大對之策令人人已無從完篇惟宋史編年畧書董德元陳孺王佐三人皆譽檜功德深箴夫前代用兵失計必以

自治寬和為說遂遁居高選而方與志載徐履南岩
第一榜欲牢籠之期妻以女嶺徉往不荅一字得附
第五甲末時嘐有殿榜若還顛倒掛徐履依前作狀
元之句原嶺之心蓋實恥言之一字不欲附麗非
人而為是舉則一時端人莊士持正論之懺如嶺者
想必多收寘後名焉錄中如蕭燧李彥穎尤袤韓彥
直胡元質尚煒莫汲王師愈諸公多名士惟葉衡至
相亦不免遊史氏貶議若王佐始雖舉榜其後交遊
朱呂大賢為世名從袁德元乃傾心附媚號麟政府
遺臭萬年矣然則是錄雖錄宋遇流傳至於三百載

善觀者既於此考求一代科目規制而當時用人之
非行政之失與夫榜中多士賢否咸可以槩見焉其
於政教亦或有所關繫云爾偶同年友鄭侯元吉取
徽本翻刻高郵郡齋出示於余因題于後以歸之

、、題崔清獻公言行錄　前人

宋至寧宗末韃靼日強金虜南徙而李全又叛附不
時宋人立國錢塘僅僅支撑以免亡殘使當時繼統
正傳授明繼彼腥羶之氣逼人崛起之勢可畏而我
之民彝物則固自若也奈之何黠后權臣相倚為姦
利于竑廢而理宗立旋又擠竑於死地三綱淪人紀

壞國之所仗以為精神氣脉者至是蓋已斷喪無遺
雖當時名士往往隨世以立功名而大賢君子則有
的知其不可而嘆息痛恨焉思欲完其名伸其道以
求無怍於心而扶植乎倫紀者南康李公燔莆陽陳
公宓與南海崔公與之輩沒齒不肯輕拜理宗除命
其意固有所主然李公曾露諸言論間陳崔二公則
未嘗片言以著形迹是以淹淹二百餘年其事猶昧
晦弗彰夫君子尚論古人因時以考其行據事以原
其意張于房終始為韓之心楊龜山始能得之勿謂
古人心術卒不可得而測也予初讀宋史陳公傳撥

公所以堅臥不起意實有在於茲來南乃得崔公言
行錄觀之蓋公嘉定末自蜀帥罷歸及寶慶後召帥
湖南不起帥江西不起端平中再除吏部尚書又不
起值摧鋒軍士作亂薄廣城公登埤撫諭　朝廷聞
之即家除帥公既平賊遂謝閫寄徙以不忍鄉郡荼
毒黽勉一出而帥臣六閱月俸給悉還公帑已而除
參降麻前後辭免凡二十疏雖祠祿衣賜亦不受此
公微意之所寓也昔魯宣公為弒君者所立公弟叔
肸非焉終其身不食兄祿與之財則曰我足矣公之
心其叔肸之心乎近世評公者或謂其清風高節或

謂其洪度雅量或謂其知幾知微要之皆淺乎其知公他書載公有菊坡文集與夫所謂嶺海便民榜海外澄清錄今皆亡失子孫所傳寫不過榮辭章奏若告勅荅詔及遺文詩歌一二而已又皆與言行錄參錯無倫緒予既略為更定而拜以所知者增益焉因揣公心事之微以自附於推見至隱之君子而就正于有道云爾

題靈棊經

鄭瑗

靈棊經上下二卷其為卦二體備者六十有四具二體者四十有二具一體者十有二無體者一合之為百二十有五不著作者名氏相傳黃石公授張子房書又云東方朔用以射覆者又云淮南八公傳之淮南王其說不一要之皆無稽之言也按其中有商山四皓之語四皓入漢而名始顯下邳老人安得反據之為故實乎又按朔傳載其射覆數事亦與此書無相涉者淮南王安特以好道術故以是書託之尤無所據及考其辭韻非先秦兩漢文字明甚大抵近代好事者欲神其術往往假托怪神皆不足信南史載江謐占得金盌玉杯之兆自謐以前不見史傳意東都末造或南北朝術數之士為之也然細研其理則似非知易者不能作昔揚子雲作太玄其文與古幾逼彖象而不免為儒者所詆為其僭也此書雖簡質無華而朱張大儒反有取焉者以其雖不求似而理致獨冥會於易也其占法頗簡於易以十二木而當其五十策以一擲而當其十八變以百二十五體而當其三百八十四爻其陰陽奇偶老少吉凶消長之理猶夫易也蓋精於理數者約易而為之觀者取其可取而闕其可疑政不必借重於前哲可也晉駕部郎中顏幼明宋御史中丞何承天本朝誠意伯劉伯溫皆有註釋以愚觀之顏何之註凡近無理決非其本書否則近世無頼者更妄加竄入以亂之耳惟劉公之解兼用夫子孝，朱子本義之體簡切明備可謂深得其歸趣者此本愚兒之廬陵王先生氏愛其便於稽疑因假歸手錄之其間舛訛尚多以無善本可訂姑仍其舊卷首有祭法祝辭尤媟褻不經因略做朱氏易筮儀僭為更定擲卦之儀如右原本每卦別有五七言斷詩頗淺俚今皆删去顏何註以其間有可采者姑存之觀者自當玩其象占而參以劉公之解庶不為二氏所惑云

論辯

擬辛伯諫周釐王　　鄭瑗

曲沃武公既并晉使上卿載其重器以賂于周辭曰曲沃臣稱使下臣敢布其私于王之下士昔先臣成師分國于沃於今六十有七年奕世載德以逮于稱晉宗寖微鬼神弗享黎民咸貳今稱祗畏天命底定冀都撫有晉國保守唐叔之祀願徼于文王武王以事天子不腆敝器敢致諸下執事若曰天子不遐我棄寵靈晉國俾使一介行李照臨敝邑以鎮撫其社稷俾奔走職貢以從諸姬之後豈惟稱獨受既其自成師以下實嘉賴之釐王詢諸公卿皆曰仲赴之志有之推亡固存國乃其昌是殺所以興也晉自昭孝鄂哀不君久矣桓叔莊伯世有施于其民晉人之無晉而有沃也厥惟舊哉臣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其將由沃乎人心所嚮天實建之從人順天不亦可乎必許晉使辛伯諫曰不可許也夫晉武王之穆也實受大路密須之鼓闕鞏姑洗九宗五正以處參墟匡有戎狄與周匹休永世無斁幽王之難文侯與鄭伯入定平王王室之不隕緊晉是賴平王錫之秬鬯圭瓚彤弓一彤矢百玈弓一玈矢百命之曰父義和女多修扞我于艱也自昭侯于王之典以甸侯建國王吏弗問晉於是乎末大而本小自是以來曲沃日尋干戈稔賊其君又不能正失刑甚矣今晉侯緡桓王之所建也而稱實虐之又肆其罔極顛覆其宗國僭戾于天天實厭焉王而爵之是違天也何謂順天凡有血氣誰無君親賊君戕親人誰與之王而右焉是拂人也何謂從人違天不仁拂人不義仁義不修何以在上夏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今王易之是獎篡也夫國有民社焉有兵賦焉其誰無覬心聞王獎篡將效尤焉效而討之彼則有辭效而不討興者衆矣昔先王之制九伐之法大司馬掌之曰敢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先王以是臨諸侯而正邦國是以萬邦寢寧九夷八蠻莫敢不來王及周德下衰諸侯不享於是乎司馬弗職而篡臣獲逭于誅周之不西則職此之由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王不是監周室之卑其何日之有王曰曲沃固而睦翊借地焉若之何圖之昔平桓之世虢公虢仲再以王命有討于其國無損於寇祗罷師徒今我師實熸而以臨勍敵不亦難乎乃辭辛伯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

晉侯錫之鷩冕之服武公為之賦無衣君子謂周豐
王於是乎不君矣君奉天罰罪者也尊湯九有將四
海是富何患無財而荆云然貨非寶惟府辜功吏而
粥獄猶聚罪焉王而為之何以奉天罰雖東也典刑
未艾若拒其賄而聲其罪王靈既振方伯修職群后
恊從夫誰敢不承之今不唯大義是昭而強弱是較
慢諫文非以涂縱其福威濟天紀矣何君之為

擬延陵季子諫吳子餘祭　前人

吳伐越刖其俘以為閽吳王餘祭暱焉延州來季子
諫曰不可先王祇慎其賜建立師保以將順其微匡
拂其過道之敎訓傅其德誼保其身體輔弼疑丞承
附先後縱其違而糾其慝啓居寢食惟正人是親刀
鋸之餘各有常守故以墨守門以劓守關以髡守積
以宮守內以刖守囿唯啓閽寘除是司比于輿臺牧
圉弗齒于鄉士乘守奸政厥有常刑周書曰昔在文
武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非正人出入
起居無不敬也發號施令無不臧也今君嗣有吳國
不聞令德之建而嬖國是馮昵登其俘從而嬖焉無
乃不可乎夫小人何饜之有恃寵將恣恣將肆侮侮
而制之祇召怨焉閽之屬不比鴟蛟不膃螾非其匹
也君棄其尊而刑人是匹戮與褻威民何則焉且越
俘吾仇也我陵其邦又殘其支夫其包藏禍心伺釁
而動久矣卒有變也若社稷何弗聽使守舟五年夏
五月王將觀舟季子復諫曰諺有之曰滄海可測人
心罔極君不戒焉禍其至矣禍不可玩諫不可弗安
不可狃怨不可邇玩禍為闇弗諫為慢狃安不祥邇
怨不智今茲其兵能無虞乎君必悔之又弗聽王乘
舟閽以刀弒之君子曰詩云我卽爾謀聽我囂囂其
吳子之謂矣視爾夢夢我心慘慘季札有焉

郭巨辯　林弼

巨埋兒有諸曰慈孝一道也世無虧慈而能孝者參
養將徹食必問所與與孫亦人情毋愛之矣弗所愛
非順也況忍之遠之已過矣況埋之耶毋繼有孫之
問欺可乎告之可乎雖為巨之詞矣使毋痛其孫以
吾故恨死悲巨貧不食死難為巨之書矣春秋以趙
盾正卿不討賊書弒巨弒毋矣毋固無恙巨不得辱
孝以絕父子之倫剏無後亦禮所謂不孝胥失之矣
殺子事君殺子事毋歸一也巨與鄧攸事頗類議者
不以右攸則不得右巨矣曰然則何以紀曰巨孝有
之得金容亦有之掘地非埋兒也曰然則冊書足信

乎曰尤無謂好事者将神巨於孝不知説之邪陷巨於悪敎天下蔑倫巨始也作郭巨辯

祭文

路祭端明李尚書　林光朝

嗚呼涉世故多是謂華髮處世故多斯見其節公仕淳熈主知自結大編兩進補史之闕　先帝曰俞乃寘于列中更紹熈值天降割言者踵至公留之切歷舉綱常幾至流血開禧弄柄風濤潰裂嘉定更化天日昭揭雍容其間亶曰明哲如栢斯勁如玉斯潔帝眷世臣寵之睿札召崇蔽芾荆湖閩浙惟信惟忠甦袞誦説貞元朝士日就衰歇嗟爾老臣有疑資決煌煌紫殿王之喉舌二十七疏期於展脫開訊泉石曾未逾月胡憯彼蒼二老竟奪曰福之脩曰尊之達曰名之全何愧碑碣某等同仕通德密邇名閲僅見典刑巍然故笏送車千兩遮道執紼何以寓哀蘋蘩泉洌

祭李文靖丞相　前人

嗚呼世壞極矣如苴漏舟忽楫摧而柁折雖胡越而驚憂實紹之餘疽熟未裂久痞忽宣元氣一髮公如和醫既力言乎戰之非端嘉以來通國吹虀恫疑虛喝聽命於夷公如蓍蔡又直攻乎和之害　天子察公忠實不欺與神為謀舉國聽之公既無矜心亦無

憚色顏瘠四方戰戰慄慄痛撙浮費歲杜倖門貂兕
衮衣所欲不存行之碁年把握稍定君倚其誠人服
其正內修百度外撫四夷徐徐條理吾國庶幾天道
好爭人事叵測大星晝隕千古一息九重震悼百僚
齋咨四海流涕知與不知締相唐宗不滿百日司馬
當朝九月而卒撫今懷昔令人涕洟身歿名立公則
何悲所可悲者天下大勢智者復生未知攸濟上敕
左右日視其家公身雖亡公心未遐精神所遊當訴
于帝亟回帝心降福斯世受恩源厚孰如我哀茫茫
九原公尚歆哉

祭方鐵菴文　王邁

壺山之陽烏石之麓鍾英孕奇方爲巨族一經堂中
有書連屋兄生其間德溫如玉方在妙年登文字籙
擢第而後無書不讀大肆於文韓膏柳馥榮進澹然
雅不欲速三十年間下僚沉伏迄于端平賢相當軸
戔帛賁園白駒出谷兄至是時始官館穀後村與我
並班朝錄見必相規謹勿進熟毋卿而圓毋偾而曲
我出任言先被竄逐兄立言坡張膽明目冷語冰人
見者項縮誰爲虺蛇磨牙探毒一笑而歸幅巾野服
日相過從坐必更僕整整四年紉蘭餐菊文清當朝
我官先復自分疎慵潛深伏隩兄持綳節維繁若沃
往帥羊城閱歲凡六仁政春熙鳳濡露沐德量汪汪
陂停淵蓄吐辭出令牖民醫俗戒戢凶殘勸相姻睦
龍戶相安左蠻右粥鯨波不驚接艫運舳天雨飛粟
倉腐紅粟家宗游香旦旦以祝蒼元老堂顯允方叔
領言享此如天之福豈謂倏然去騎黃鵠比年以來
幾經撼筍大老元夫云胡不淑西山鶴山悅齋天目
穹車方駕誰脫其幔菊坡李杜人望所屬台鼎方調
誰折其足袁曹劉徐從班耆宿名雖長存數則何促
兄留于外方立於獨大廈將顛又壞一木視天茫茫
四方蹙蹙旱連洪潰兵拏淮蜀失此偉人謀國者孰
維天無情維民無祿幸兄有子碧梧翠竹朔之異時
前燈可續我念平生情同骨肉去我傳書連紙數幅
方寄筒郵醻命之辱忽聞訃告哀淚盈掬絜觴招提
寘位以哭桂酒一觴生芻一束寫此哀詞靈其洞矚

路祭西山先生文　劉克莊

烏虖先生屬疾聞者齋咨上對近臣玉色不怡丞相
移書千里迎醫下至閭巷婦女童兒皆曰哲人必危
壽祺云何一夕去而騎箕在昔范公方古為變晚登
政府不至冢司學者至今致恨於斯然其謨書略已

設施先生視彼則尤可悲平生修方未試刀圭謂天
無意斯文在玆謂天有意一老不遺太平之望竟復
何時禮樂之興百年待誰烏虖昔者之來大帶深衣
都人聚觀公歸何遲今者之還丹旐素帷都人相吊
公去安之矧二三子久從吾師要經執紼於禮則宜
屬長簡書僅至江滑覆此一觴慟哭以辭嗚呼哀哉

祭余于壽尚書文　前人

嗚呼早客閩幕方議進取嗟我與公扣閽四五流涕
請侯根立勢舉衆指而笑兩生不武晩掾省闥値建
賫府聯名敺讖條畫綫數曰此虐形不可制虜衆辭
且怒二臣實沮厥後諸事略如前語鋒挫泗城局結
淦浦二十餘年議論出處雖異形骸實同肺腑公久
顯融我獨齟齬端平之元徵至在所於朝孤立惟公
相予昔離今合歲月如許其合幾何僅一炊黍公先
我後散如風雨時事益急潰決莫禦意公復用收拾
直補西風吹訃老懷悽楚我嘗評公金振玉吐王謝
復生倒授之壓及乎臨事精練勤苦誰其似之彷彿
陶庾竟復奚為齋志千古士無統盟國無謀主欲往
哭公身縻郡組覆此一觴公來歆否

祭湯仲能文　前人

烏虖卓也存齋中交晦靜晩善遺公珠璧輝映四海
所稀一門而並近參周朱遠泝淵孟粗而事物妙而
性命先儒疑義下語未瑩前輩緒論開端未竟審思
明辯博考精訂條力及文上下馳騁論事條達析理
確切森嚴之言如造律令痛快之作若摧鋒陣離騷
之亂幽風之興追還古雅掃去哇鄭詵詵逢掖沾丐
殘膏以深厚持以誠敬行以平實發以剛勁給札
之召加璧之聘謂言邈合函起議評或云名高見忌
寧定又疑語直遂忤文靖垂登諸掃忽落于阱孰能
容之賴　陛下聖端嘉以來屢易宰柄士居其間群
焉旋濟維君屹然鐵壁萬仞寧莠折鏞骨顧墮鬚尤
冠一髮衆醉獨醒起牧渭北蕭蕭雪鬢堂屏觴豆庭
絶筥榜辯香為誰鳴鼓攻鄧無侯苦燕有僧苦硬未
嘗乏興持不獻刺自吾得君懦氣頗振從容叩擊宮
動商應所同者心不同惟姓雋脂書至肝鬲傾盡首
敘契闊未言疾疢上昇君節士聚相慶予寧一月小
休三徑彼使來諗此介往訶筆墨鮮徙體力佳勝豈
陸無車豈川無舡方思劇談詎意長瞑嗚呼君昔在
列昌言時政流涕納忠易簀療病俯仰十年方未對
謚曷不講讀曷不諫諍曷不柱下簪筆誅佞曷不擿

文為國之盛若古有訓維人無競三良繼殲一老不慭先渼廉吏有唐卓行繄士冠冕亦國龜鏡厦摧棟樑航失纜矴平生清貧室如懸磬西風吹訃心折淚迸強作君誄辭事不稱豈無友朋不敢假倩往此束芻君倘來聽烏乎哀哉

莆陽文獻卷之七終

莆陽文獻卷之八

書啓

上安邑李相公安邊書　林蘊 見本傳

愚嘗以十分天下之事知其槩者大半各輙獻書思相公正而行之嗟無位而言輕相公猶未為行其切竹　國家有西土猶右臂也臂之附體豈不固與臂之不存體將安舒愚以此輙敢重陳利病幸相公念而行之當昔漢室彼為內府囊賝走馬曾不虛日咫尺爵里煙塵不動是以司馬遷班固得弄刀筆夸大漢功德炳然與三代同風洎房杜佐　太宗剗革兇孽天下廓清姚宋相玄宗啟明文物照耀殊俗後之輔弼不能嗣守我疆理陷於犬羊嗚呼今所殘者惟北抵幽郊西極汧隴不數百里則為外域可不痛哉可不惜哉且馭馬者必右執策左執綏恐其有非常之患也倘若臂不勝力體不安坐則蹶蹈立至豈惟泛駕乎此事雖小可以喻大相公得不念之乎愚嘗出國西抵于涇原歷鳳翔過邠寧此三鎮得不為右臂之大藩乎自盡藩維擁旄鉞者殆數十百人惟故李司空抱玉曾封章上聞請復河湟事亦旋寢功竟不立爾來因循誰復尸之故朝受命而夕寢行日富

貴而月騎慢跨廣衢而羅甲第指長河而固胤嗣士卒窮年不離饑寒以月繫時力供主將死則已矣賞終不及故死者飲恨於地下生者吞聲於邊上五十餘年無收尺土之功者豈　朝廷不以爲慮乎命將不得其人耳愚以此竊知不惟土地不可復且慮犬戎馳突不一日二日則彼三鎮强者閉壘自守弱者棄壁而逸豈暇爲　國家以却戎慮乎愚所謂臂之不存體將安舒令刁斗不聞煙塵不飛蓋、宗社之靈也豈禦守者之有功乎且食租則可以備飢衣稅則可以禦寒衣食足然後可以激攻戰慰朝廷既切

念邊軍不遑終夕飛芻輓粟常恐後期然而荷戈負戟者終歲而餓其來已久時莫能更雖度支有廉知之名節度有營田之目皆以貨利相誘斗粟必欺於尺素一言可致其籯金如此則士卒不得不飢寒將帥不得不奢侈欲其攻戰其可得乎此所謂借寇兵而齎盜糧也其可謂之禦戎乎伏料相公亦已垂意矣愚竊謂弊既久矣可革而化之化之之術在相公暫廻頃刻之慮思之得人則如班超之儔不難得也相公命將必取其封錫已榮者封錫已榮彼復何求以此戰不克攻不得何莫不由斯人之徒與因此言之則又不惟安邊之未得人也相公必以爲人不易知倘斷然有一介之士敢露肺肝相公復能特達獎拔俾爲千夫之長得以自置於秦隴之外接彼犬戎之域三歲考績能則優奬否則孥戮此貫生終童感激於前跡其慷慨不爲不至蓋時之不見信也不知相公以愚此言爲率爾乎以其斷然一介之士亦能成功立事乎且天下岩居谷隱之人悉皆有心但用與不用也假如晉奉常之第者未必盡能文章爲牙門之將者未必盡能威敵況漢之爲漢多有異材豈唐之爲唐獨無奇士也伏惟圖之

與王雄書　　黃滔

蒙示盛文拜納之日焉可無言某不業文誠可儷偶其辭以贄方寸既再而思夫儷偶之辭文家之戲也焉可齎其戲於作者乎是若楊優喙千諫舌啼矣戀喙婦德得不爲罪人乎是乃掃除斅律直寫一二強名曰書幸垂聽覽頃越之苧工遊蜀之錦肆錦工以之示肆人皆哂越工曰誠紵雪之與梭霞異諸然其經緯之如此文章之若彼咸言其極其今獲閤下之文雖莫我知亦庶幾於越工之言蜀錦至如典謨之比寧敢輒言若復韓校書兩寓沈先輩永崇高中丞

安邑劉補闕巳上十篇書指陳時病俗弊敘述飾躬
處已誨[illegible]文學興廢指切知己[illegible]雖常人俗士聞
見之亦宜感動況吾曹乎則知綿十舉而未第者抑
有由也夫以唐德之盛而文道之衰習聆作者論近
日場中或尚辭而鮮質多閣下能揚元次山韓退之
之風故天所以否其道窒其數使若作騷演易皆出
於窮愁也復何疑焉今之人皆謂番禺駭寶貨遊者
或務所獲果之來也閣下之文為至寶奇貨充所獲
豈不厚於他人哉願閣下脂轄躡蹻薦討貢闈高取
甲乙第然後使人人知斯之寶貨異於是也元次山
韓退之之風復行於今日也無令鄭滁孫泰李瑞閔
廷言陳嶠數公寂寞而已幸惟志之不宣某再拜

答趙內翰書　蔡襄

伏蒙示下舉薦黃晞奏草晞閩人與之游甚久以書
自喜不苟與人誠高世懷道之士足下薦之於朝庶
乎感時無有遺材足下之存心不特為晞發也然其
奏曰石介在國子監時請晞表率生徒晞以介詐善
不直為事非是遂拒之弗往乃晞之先見知人識慮
高遠也襄以謂斥介而引晞意所未喻介好論議當
時人物故眾毀叢至原其所以為心欲君側無奸邪
人人為忠孝百姓無疾苦教化明白信周公孔子之
言謂太平可立致而不度世務行之難易此介之所
以脩誠立節之大略也所抵梧者多誅黨輩耳一旦
介去朝奸詐巧偽百端妄造謗毀必欲赤其族然後
快意賴　天子聖明辯是非故介久而自白嗟乎謂
介詐善何也夫詐善者將圖富貴取名譽也介生不
免寒飢而死幾斲棺子孫流離詐善者固如是耶守
已信道而不顧世俗者伯夷叔齊是也且數百年孔
子稱之甚論遂定若介信道而守死者也其亦有待
於後世乎昔介之存冀以同年進士兄事而友之迨
介之亡未見有如介之自信者介復生當師事之不
暇以苟容無所自立為憤況敢毀之晞避介聘為學
正不肯為介下耳此特小小者豈足為晞高識遠慮
哉足下與介疎知之不至然天下公議固當有聞足
下語論眾所瞻望詎可雷同令毀介之人滿　朝廷
其籍口固不為少雖開口明介介豈遂明然賣死友
以合貴權此襄所不為而足下所見知之者也近為
寒風薄中門再餘粥者七矣奉教不知疲倦感歎顛
倒不宣

與朱編修元晦　林光朝

前此數得來書說耕老有五夫便人去令來取書因
循如許言之際甚矣昨過黃亭只相隔得三二日所
欲道者亦何故唯欲此求除書之下此在公論以
為太過不知作者出處自有時直道之信善類增氣
見教恭而安數語乃是從根株上說過來別後對此
如一對面語似所謂與虞仲達及此一節更記憶不
上是日說數件盡當不止此耳林用中開以館舍處
之得須正所聞而求所未聞甚善後之到官已三月
偶疾唾中有血雜出令人憂懸也

與查少卿元章　前人

離騷去風雅為甚近一篇三致意此正為古詩體非
如太史公所謂也又返復周頌不見蹤由却悟離騷
為太苦當取周頌沉之汨羅即千古滞累可以凌
蒼霞出紫氛如其意謂所在耳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與楊次山　前人

某授徒三十年不過為場屋舉子之習學問一事雖
稍涉其涯而所以作語及所以傳授於人唯是一律
豈敢輒出場屋繩尺之外也某年近二十未知龜山
所遺後來者為何書及隨計走都下此說一歷耳又
二三年中乃得之是時有周先生尹先生諄諄然八
九十歲人乃文靖公一輩流也王信伯得之於龜山
施廷先得之於信伯廷先吾友也廷先亦說洞庭之
野有一人吾所畏當貫卅同一見之不及見此人廷
先死矣傷哉廷先每對人道說必為之出涕廷先乃
吾亡友方正字次雲之友某以次雲六兄之故遂定
交某幼歲聞李太白石曼卿之為人即踴躍道其事
又初讀晉書見一排人物如寒蟬孤潔不入俗調此
心甚樂之一日對次雲說古人如此終是不俗六兄
云此數人未入孔子之門恐一日着脚不定某乃悟夫
子之門為人物準的千歲人物要入得此窠樸中乃
為無愧耳

上宰相書　鄭樵

十一月十二日興化軍布衣鄭樵以衰老之年病不
任道途謹再拜遣書獻于鈞座樵世為天地間一窮
民而無所恨者以一介之士見盡天下圖書識盡先
儒闡閫山林三十年著書一千卷以彼易此所得良
已多而斯心所不能自已者其說有三投老入京華
載書謁相府其一為樵暮齒餘齡形單影隻欽漸之
業甫就汗簡之功已成既無子弟可授又無名山石
室可藏每誦白樂天恐君百歲後滅沒人不聞願以

藏中秘百代無湮淪之句未嘗不嗚咽流涕會茲天
理不負夙心仰荷鈞慈果得就秘書投納蓬山高迥
自隔埃塵芸草芬香永離蠹蝕百代之下復何憂焉
其二為兵火之後文物蕩然其惟相公撥灰燼而收
簡編障橫流而主吾道使周孔之業不墜於地士生
此時寧不奮發無也須討理書以圖自效使東南之
遺書已盡古今之圖譜無遺金石之文昌彝之志莫
不畢陳十前前年伍月十三日投納是月二十七日
伏蒙提省之辰特與嘉歎既而又蒙傳示鈞誨之勤
舉行求書之說既而又蒙歲終會計指揮收入校讎

之籍與先儒之書等嗟乎伯牙之琴為審音而鼓馮
驩之鋏為知己而彈此樵所以甘心焉其三為修書
自是一家作文自是一家修書之人未必能文能文
之人未必能脩書若之何後世皆以文人修書天地
之賦萬物也皆不同形故人心之不同猶人面凡賦
物不同形然後為造化之妙脩書不同體然後為自
得之工仲尼取虞夏商周秦魯之文而為一書每書
之篇語言既殊體制亦異及乎春秋則又異於書矣
襲書春秋之作者司馬遷也又與二書不同體以其
自成一家言始為自得之書後之史家初無所術惟

自同於馬遷馬遷之書遷之面也假遷之面而為己
之面可乎使遷不作則班范以來皆無作矣按馬遷
之法得處在表用處在紀傳以其至要者條而為綱
以其滋蔓者釐之為目後之史家既不通馬遷作表
之意是亦未知遷書之所在且天下之理不可以不
會古今之道不可以不通會通之義大矣哉仲尼之
為書也凡典謨訓誥誓命之書散在天下仲尼會其
書而為一書舉而推之上通乎堯舜旁通乎秦魯使
天下無逸書世代無絕緒然後為成書馬遷之為書
也當漢世挾書之律初除書籍之在天下者不過書

春秋世本戰國策數書耳遷會其書而為一書舉而
推之上通乎黃帝旁通乎列國使天下無逸書世代
無絕緒然後為成書後之史家據一代之史不能通
前代之史本一書而脩不能會天下之書而修故後
代與前代之事不相因依又諸家之書散落人間靡
所底止安得為成書乎樵前年所獻之書以為水不
會於海則為泛水途不通於夏則為窮途劇論會通
之義以為中興之後不可無修書之文修書之本不
可不據仲尼司馬會通之法去年到家今年料理文
字明年修書若無病不死筆札不乏遠則五年近則

三載可以成書其書上自羲皇下迄五代集天下之
書而為一書惟晨言之書不在所用雖曰繼馬遷之
作凡例殊途經緯異制自有成法不蹈前修觀春秋
地名則知樵之地理志異乎諸史之地理觀群書會
紀則知樵之藝文志異乎諸史之藝文觀樵之分野
紀大象略之類則天文志可知觀樵謚法運祀議鄉
飲禮系聲樂府之類則禮樂志可知觀樵之象類書
論梵書之類則知樵之所作字書非許之徒所得而
聞觀樵之分音類韻字始連環之類則知樵所作韻
書非沈宋之徒所得而聞觀本草成書爾雅註詩名
物志之類則知樵所識鳥獸草木之名於陸機郭璞
之徒有一日之長觀圖書志集古系時錄校讎備論
則知樵校讎之業於劉向虞世南之徒有一日之長
以此觀之則知樵之修書斷不用諸史舊例明驗在
前小人豈敢厚誣君子然樵雖林下野人而言句散
落人間往往家藏而戶有雖雞林無貿易之價而鄉
校有諷誦之童凡有文字屬思之間已為人所知未
終篇之間已為人所傳況三十年著書十年搜訪圖
書竹頭木屑之積亦云多矣將欲一旦而用之可也
嗚呼功業難成風波易起深恐傳者之訛謂擅修國
史將無所容焉

與真西山書

陳宓

某恭以春序平分東作惟時伏惟躬行古道導民以
仁列邑蒙幸神明勞相台候起居萬福某去夏承禱
雨疲心失於求誨之便迨今未嘗不恨秋間拜狀後
僕僕道途十月望始到官自江州德安入境旱歉在
目權官不敢檢放某亟委官下縣覆視星子放七分
三釐都昌八分一釐建昌五分九釐通放七分以上
廩無兼月之積田里嗷嗷即申省乞給助米來既後
時於[illegible]臘具奏援文公淳熙七年例措上供折帛
錢為糴本米既不可猝得即以官券先自下下戶濟
之此月初始得倉司應副米斛九千五百從省劄所
報又荷憲司申省得度牒三十道漕司亦助千斛此
月建昌一邑方能施行星子都昌則自臘月已先濟
糴流民餓殍幸不至多中間梗於倉使見疑今始孚
信幸不至缺事但軍食白撰二萬石為緡六萬有奇
申請於朝尚未報以此日夕憂懼邊事方殷總所戶
部文移不絕雖八年所欠綱米朝省以下運司體究
嘗綱者猶且不免追督則目前之欠何時可平以此
欲遣一人至家中學作書屢輟以至於今時事宦途

如此豈不可畏今歲救荒錢米不及八年三之二不敢不覈實支散㝡荷譙憲於兩司及番陽兒官務萬六千緡以應目前百姓因思八年之惠得賢部使者竱心叶力民賴以生豈非一路之福今茲施行多循成式但錢粟不多未免以戶計不以口計革去僞濫須及困窮百謫在前非所敢傾期少稱　聖天子選侯牧民之意耳何繇數數以書請教第劇尊仰乞為一世保重以慰桐城父老之心至於善政善教不復諛誦下情至扣

李丞相宗勉　　方大琮

某屏居絕不聞外事自縉紳傳誦政地辯和兩疏後又見邸狀言宮府事尤切百尺竿頭此豈着智力處留者欲堅倔者欲進遠者欲入獨疑然其間不阿意以為悅不買譽以為容端月二日揚庭播告超冠首台則內之宦寺宮妾不知名者外之兒童走卒無不知名者朝野相慶同然一辭此豈人力所能為哉上意也天意也惟至誠無僞可以感動人主惟至公無私可以悅服天下惟至定不惑可以鎮重國勢大丞相皦然之心上知而信之天知而佑之人皆曰今之最難者內楮外韃也然三聖在天之靈有望焉億兆姓生靈之命有賴焉千萬世之汗簡有光焉某誦焉何足與斯世有無之數仰蒙大丞相先生登庸之始以不肖為啓擬初義上猶記其狂瞽之言雖命不果下而中外闕報皆曰昔者探主意所欲罪者今乃極力為進之丞相之事偉矣昔有追讎盡言者今不惜不怒之而又生全之　聖上之恩大矣某聞之為之感泣者累月粉軀碎骨何以酬大德自伏讀麻制其喜不在人後其賀不敢在人先惟大丞相亮其心而赦其不敏顧猶有欲[illegible]者丁酉秋某與劉克莊潛夫王邁[illegible]之同被劾未[illegible]某與劉皆得祠王尤貧獨未之得其人本為大丞相所愛不能妥帖乃其自取是亦教之之意其後一鐫又兩鐫則人或以為太過若蒙牽復而畀之廩尤見海涵春育之量劉潛夫素為大丞相所器非獨其文字今世鮮比而通古今熟典故可裨廟議而吏事尤長特文掩其才耳區區竊謂丞相宜自收而用之王友也劉親且友也非固私之也姚瑤貴叔投袂赴建於焚燬略盡之餘反側未定之際辛勤三年郡人德之罷歸已久未復職未得祠[illegible]宜所當知某素與之疎得之公言云耳王幼學都承若使之立朝似有淮南寢謀氣象　朝廷豈不

能著一骨骾之士以自壯乎更在鈞念某已灰心斯
世而猶耿耿有未能忘輒復及此強聒死罪又有欲
言者鄭覲文端平初不可謂無一變之功不可謂無
收進諸賢之功獨輕舉一誤亦功過不相揜者其時
徐直翁一二人未入臺前已明非之不害其為直臣
最是一項人面欺謾語又退誦於人纔見其解政則
向之誦於人者輒而為罵有上書攻之者未免以遷
除之滯速為言大凡當國者以天為心固不計此而
士風則薄矣今亦有不肯言端平諸賢者亦有言其
時之賢而責其時之相者然其時之賢是誰致之則
今之攻者可以止矣不知退傳近況何如惟大丞相
念之某又復及此強聒死罪

曹侍郎幽　前人

某之愛弟涓孫坐春風中三閱月歸甫一旬問其所
得於東畎先生者道德性命之微議論出處之正文
章法度之要政理設施之序皆能領會其略舉似其
凡對牀之夕歷歷不遺如某之有得於親炙也至於
慨世道之消長念人物之離合而述外廢放之人尤
致其拳拳豈特一方朋友聚首感歎而已涓弟出示
誨墨二百餘言莊誦竦敬始里兒之凡下者以其標

置者議之今觀公之所謂高者乃曰自強為善曰行
已有恥此則平實工夫也而高莫甚焉今世孰能之
若此論行於世則虛矯之說破而踐履之德進人才
可成而風俗厚矣因思前日鄭尉亦得寧拙毋巧之
誨且曰今之士不可不存樸拙意思尤為深切往往
後進之來謁者隨其器資皆有以箴切而點化之其
加惠學者之意甚至矣某杜門絕不知近事有傳新
遣補初義號者皆以為快區區獨有隱憂時艱極矣
若股肱常得賢臣耳目常得吉士則大法小廉相與
微及扶捄猶或庶幾若更起迭仆倏憂驟喜非國之
福故凡群情之一快皆元氣之一傷也二府虛實中
外屬意於侍郎者無異辭蓋其心平其量寬其守正
坐乎廟堂則使為善者有所恃而無恐不善者有所
化而不敢為公道常明大勢常定各以其材智思慮
用之於扶世運捍外侮之際而不用之於相傾軋互
反覆之私則元氣固而縉紳與　宗社俱受其福矣
惟閣下留意

復姻家福清許侍郎書　陳文龍

文龍為理宗太學生度宗狀元九箇月越州窮僉判
八箇月撫州衷太守享　朝廷祿食僅八年尚能自

決他人受用大宋幾年富貴各要保家計養子孫略不思大主人家祭祀無所附子孫無所托彼眷者天此何人哉孟子曰效死勿去賈誼曰臣死封疆國事至此不如無生惟當決一死以守來書謂同舍之義布衣之交此朋友之倫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文龍不愛一身死不愛一家死但欲存趙氏一脉若以區區之守義為不然或致殺身覆家鄙意則以雖闔門僇屍數段亦所願也請從此訣勿復多言

復唆都元帥書　前人

來書謂我名蓋天下何書不讀覽盡興亡褒拂過當我平生讀書但識孟子效死弗去宗左傳有隕無二守如此而已但謂天數如此何必固執不能嘿嘿宋三百年天下列聖相承無有失德未至天厭之禍國非人不幸至此譬如大家不幸破敗如何亦留破屋荒田與其子孫我太祖造宋柴氏俱有分地閩廣數箇破郡存趙封疆豈非盛德事乎不然蕞爾小州把作田橫島有何不可昔微子之宋聽其自存聊姍以東置而不附惟執事圖之若弗俊命磨礪以須

莆陽文獻卷之八終

莆陽文獻卷之九

序

送馬承之通判儀州序　蔡襄

唐末失御外方將帥臣闕桀驁輒發藉土地聚貨財招徠驍勇士務攻擊爭鬭以為強甚者格弛天子法令專逐帥臣盜有其衆患日寖長梁朱氏卒乘此以取天下其後五十餘年易四姓大率廢興由是武人縮重兵收天下安危大柄在掌握間更世移祀若撫持斂器東西左右耳於是軍中氣凜然騰在人上躬儒者俛首隱舌不復奮起闖說古先王治道而為之節制勢久而變理固然也國家既平四方追鑒前失凡持邊議主兵要內宥客而外方鎮多以儒臣為之任武人剗去角牙磨治粹平壯戾悍處行伍間不敢亢然自較輕重然則今天下安危大計其倚重於儒臣乎獨不知決然自當其所倚重建立經久之制者果誰哉承之以文稱於交遊喜自樹立茲有西鄙之行思以竭材慮而後愜焉予觀承之之文之言未始離乎忠也使力足而勢大者咸以是而為心惟國之計而徼躬之念事罔不濟且使世之人知儒者果可以天下安危大柄倚重之也

送史炤赴邠州幕序　　前人

陸生有言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載之漢諜寂為警語其竊謂陸生一時之辯非極論也夫將相者文武之事若手足之左右捨一不濟豈待安危而注意哉必安而後相必危而後將譬諸舟横中流指山木以為檝曰不殆者豈謂智乎今國家奄宅大區文昭武震蕃酋繼好諸侯順命然而天子詒慮生民罷財者豈不以邊兵乎四方大本在於邊精卒良械遍實塞墟方輸里賦徑及天下而四十年間卒老于屯伍械弛于戲樂司是者封羊釃酒當以驩愛國舉異禮必先討兵開府庫委金帛而均施之乃至反唇相稽圜目相視較分銖薄厚曰我固當得也將愚而不威兵驕而不戢時之深恨近者已來北諸侯愈難其選或取文儒加武號而長之大抵尸之謀而正者則為長利推此而度之天下雖安將可忘乎將不可忘則陸生之談謬悠也果矣其嘗欲北遊以觀邊事勢不及往而中輝受邠諸侯之署今行矣當世之首務四方之大本可得而知也於是朝之文士咸作詩以寵其行莆陽蔡某文曰送史從事往邠州序

系聲樂府總序　　鄭樵

古之達禮三一曰燕二曰享三曰祀所謂吉凶軍賓嘉皆主此三者以成禮古之達樂三一曰風二曰雅三曰頌所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皆主此三者以成樂禮樂相須以為用禮非樂不行樂非禮不舉自后夔而來樂以詩為本詩以聲為用八音六律為之羽翼耳仲尼編詩為燕享祀之時用以歌而用非以說義也古之詩今之辭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誦其文而說其義可乎不幸腐儒之說起齊魯韓毛四家各為序訓而以說相高漢朝又立之學官以義理相授使聲歌之旨湮沒無聞然當漢之初去三代未遠惟經生學者不識詩而太樂氏以聲歌肄業往往三百篇瞽史之徒例能歌也奈義理之說既勝則聲歌之學日微東漢之末禮樂蕭條雖東觀石渠議論紛紛無補於事曹孟德平劉表而得漢雅郎杜夔老矣久不習肄所得於三百篇者惟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而已餘聲不得太和末又失其三尤延年所得惟鹿鳴一篇每正旦大會太尉奉璧群臣行禮東廂雅樂常依者是也古者歌鹿鳴必歌四牡皇皇者華三詩同節故曰工歌鹿鳴之三而用南陔白華華黍三笙以賛之然後首尾相承節奏有屬今得一詩而如

此用可乎應知古詩之聲爲可貴也至晉室鹿鳴一篇絶後世不復聞詩矣然詩者人心之樂也不以世之汙隆而存亡豈三代之時人有是心心有是樂三代之後人無是心心無是樂乎三代之詩絶矣繼三代之作者樂府也樂府之作宛同風雅但其聲散佚無所紀系所以不得嗣續風雅而爲流通也按三百篇在成周之時亦無所紀系有季札之賢而不别國風所在有仲尼之聖而不知雅頌之分仲尼爲此患故自衛返也問於太師氏然後取而正焉列十五國風以明風土之音不同分大小二雅以明朝廷之音

有間陳周魯商三頌之音所以侑祭也定南陔白華華黍崇丘由庚由儀六笙之音所以叶歌也得詩而得聲者三百篇則系於風雅頌得詩而不得聲者則置之謂之逸詩如河水祈招之類無所系也今樂府之行於世者章句雖存樂聲無用崔豹之徒以義説名吳兢之徒以事解目蓋聲失則義起其與齊魯韓毛之言詩無以異也樂府之道或幾乎息矣今取而系之千載之下庶無絶紐一曰短簫鐃歌二十二曲二曰鞞舞歌五曲三曰拂舞歌五曲四曰鼓角横吹十五曲五曰胡角十曲六曰相和歌三十曲七曰白紵歌五曲八曰清商八十四曲凡百七十六曲而得百九十一篇系之正聲即風雅之聲也一曰郊祀十九章二曰東都五詩三曰梁十二雅四曰唐十二和五曰晉十二成六曰周十二順七曰建隆十二安凡八十四曲而得四十八篇系之正聲即頌聲也一曰漢三侯之詩一章二曰漢房中之樂十七章三曰隋房内二曲四曰梁十曲五曰陳四曲六曰北齊二曲七曰唐五十五曲八曰皇朝十九曲九曰熙陵二曲凡百十二曲而得十五篇系之别聲而非正樂之用也正聲之餘則有琴操五十七曲而得十五篇别

聲之餘則有舞舞二十三曲而得九篇古者絲竹與歌相和故有譜無詞所以六笙在三百篇但存名耳漢儒不知謂爲六亡詩也琴之九操十二引以音相授並不著辭琴之有辭自梁始舞與歌相應歌主聲舞主形自六代之舞至于漢魏並不著辭也舞之有辭自晉始今之所以系正聲别聲總四百五十二曲而得二百七十八篇以詩系於聲以聲系於樂舉三達樂行三達禮庶不失乎古之道也復有古調二十三曲征戍十七曲遊俠二十三曲行樂十八曲佳麗五十曲别離十九曲怨思三十曲歌舞二十三曲絲

竹十三曲觴酌七曲宮苑二十三曲郊邑三十九曲道路七曲時景二十七曲人生四曲人物十二曲神仙二十二曲梵竺四曲蕃胡五曲山水二十七曲草木二十二曲車馬八曲魚龍六曲鳥獸二十二曲雜體七曲總四百六十曲而得四百四十六篇不得其聲則以義類相屬分爲二十五門謂之移聲移聲者逸聲之流也歷幾來者復得其聲則不失其所系矣昔唐人修官制之書不成乃準周官爲六典而後成書以熊觀之何必準周官也若源流出於周官自與周官合節今之所纂樂府非敢準古詩也及乎成篇自與詩同條亦源流之所出也規成負矩成方者自然之形也鼓宮宮動鼓角角應者自然之應也然三代既沒漢魏嗣興禮樂之來陵夷有漸始則風雅不分次則雅頌無別次則頌亡次則禮亡按上之回聖人出君子之作也雅也艾如張雉子班野人之作也風也合而爲鼓吹燕歌行其音本幽薊則列國之風也煌煌京洛行其音本京華則都人之雅也合而爲相和歌風者則鄉人之用雅者則朝廷之用合而用之是爲風雅不分享大禮也燕私禮也享則上兼用下樂燕則下得用上樂是則風雅之音雖異而享燕之用則通及明帝定四品一曰大予樂郊廟上陵用之二曰雅頌樂辟雍享射用之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群臣用之四曰短簫鐃歌樂軍中用之古者雅用於人頌用於神武帝之主樂府采詩雖不辯風雅至於郊祀房中之章未嘗用於人事以明神人不可以同事也今辟雍享射雅頌無分應用頌者而改用大予應用雅者而改用黃門不知黃門大予於古爲何樂乎風頌通歌[illegible]可以通也雅頌通歌不可以通也曹魏准鹿鳴作赫赫篇以祀武帝准騶虞作巍巍篇以祀文帝准文王作洋洋篇以祀明帝且清廟祀文王執競祀武王莫非頌聲今魏家三廟純用風雅此頌之所以亡也頌亡則樂亡矣是時樂雖亡禮猶存宗廟之禮不用之天明有尊親也鬼神之禮不用之人知有幽明也梁武作十二雅郊廟明堂三朝之禮展轉用之天地之事宗廟之事君臣之事同其事矣樂之失也自漢武始其亡也自魏始禮之失也自漢明始其亡也自梁始禮樂論亡之所自學士大夫不可不知也謹序

泮林討古集序　林光朝

以沙礫之細爪髮之微故衣壞革游塵聚垢合之爲

本草以鱗介之奇形模之醜合之爲山海經以釋詁釋言釋訓合之爲爾雅以燕代之北汝潁江南東執所交爾汝雜出合之爲方言以一札累數行雖或斷裂且不忍棄去合之爲法書淵明達者豈欲以詩自名而甲乙次第出其手李太白杜子美羈遊酒狂壺中無他物所貯篇什如貯珠玉人心之同然也乃如是我有一長必欲使天下共之與泮林討古所爲作也予備了人品爲甚高由宜春過湘潭終於盧陵凡歷三州啟披讀書討古自宋之丁氏而下凡百件其言高帝蕭何此非爲偶合者以宋昌折太尉勃渭橋請間之語爲見幾以賈誼欲更定諸法令絳灌之屬盡害之以爲非必疾賢也亦誠駁於其說爾以文帝知亞夫可以爲將軍以遺景帝終之破吳楚則其威斷有所不施施亦無不中矣以公孫弘三違人主之意不少變不可謂無所守者以董仲舒非撥煩之器直可爲侯王傅也有是數條可以不朽讀其書見其人當如孟子之知樂正子者聞之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子曾子爲如是則其所可聽者必非肝鬲語也子曾子發乎仁道南豐人其子樽嘗於吾叙

同年莆田林某序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序　陳俊卿

國朝祖宗以仁覆天下而不右武事然承二百年更夷狄之變者三皆得人以任其事景德契丹之變寇萊公任之康定元昊之變范文正公韓忠獻公任之靖康金虜之禍尤鉅而丞相隴西李公亦慨然以身當其變蓋天之祐宋不于其兵而于其人是數君子者之事君不于其躬而于其國其事之濟否則有命與數存焉要之皆忠烈英特士也予既敬服數公之行事因欲覽觀其遺文萊公他文不甚見于世獨其詩傳蓋百有餘篇淡健而格高旨深而思遠文正忠獻則家集具在其文字奏議或簡重而壯偉或詳明而剴切蓋與其謀謨勳業稱惟李公近與予耳目接私以不得其文爲恨淳熙丙申予帥三山其子秀之裒集其文以示予求序蓋表章奏劄至八十卷而詩文不與焉予讀而嘆曰詳哉其言之也世之有其學者常患乎無其材有其材者常患乎無其節三者備矣然使其辭之不達則不足以動人主之聽言之不文則不足以永後世之傳是以君子貴其全也公學本于經才見於用節著於論水災賛禪議之日是其章較蓋天下之所共知焉予竊惟方虜騎闖城之際

在廷之臣爭爲講解遷避之說公孑然孤忠殆未易
以口舌爭卒能感悟萬乘爲堅守之策以何道而致
然及觀公之奏議明白條暢反覆曲折其叙成敗利
害灼然如在目前宜乎感悟明主之聽而亟從之也
使公之謀盡用則胡騎必無再下之禍而其勳業可
以絶寇萊韓范矣惜乎其奪於讒而不之竟也光堯
中興因天下之望而首相公十議所陳規摹宏遠劉
麟之役公雖在外且慮三策六條以獻王倫之使公
復憤惋抗疏以爭之與時論不合不顧也嗚呼其可
謂忠也矣然則公之勳業雖不克大就然其所奮立
陳述足以暴於後世況又其言之文哉昔東坡先生
謂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
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出師之表簡而盡直而不肆
而鄭亞謂李衛公蘊開物致君之才居丞弼上公之
位建靖難平戎之策垂經天緯地之文嗚呼若公者
可謂兼之矣予既諾秀之之請奪於多事未暇綴思
後三年歸自金陵乃始書而歸之某月某日序

艾軒林先生集序　陳宓

莆陽艾軒林先生文爲世所宗而藁不多見學者好
之如嗜欲然没五十年始傳於世藏之深固以久一

出大肆理必然也先生行古道言動爲時取式敎授
生徒非禮不行四方翕然嚮應來學者亡慮數百人
道尊德盛年五十擢第春官不數年拜大司成淳熙
間天子幸胄監命講中庸玉音嘉嘆擢寘近侍出使
入朝徇義忘私無田無宮以遺妻子獨富於書至死
不釋卷故其文森嚴奥美精深簡古上參經訓下視
騷詞他人數百言不能道者先生直數語雍容有餘
非學博識高義精理到能如是乎初先生諸孫成季
裒其藁不輕以示人近族子同叔搜羅畧備得詩文
若干首爲卷急於垂後不暇求序於名公猥以屬某
顧惟愚陋妄測弘深得罪君子又將何辭昔楊子毅
四十年而法言始行韓集歷五季至我朝始大振某
於先生之文亦云

朱子語類後序　黃士毅 見本傳

右語類成七十家除李侯貫之已刊外增多三十八
家或病諸家所記互有重複乃類分而考之蓋有一
時之所同聞退各抄錄見有等差則領其意者斯有
詳畧或能盡得於言而首尾該貫或不能盡得於言
而語脉間斷或就其中粗得一二言而止今惟存一
家之最詳者而他皆附于下至於一條之內無一字

之不同者必抄錄之際皆相參校不則非其闕而得於傳錄則亦惟存一家而注與某人同爾既以類分遂可繕寫而畧爲義例以爲後先之次第有太極然後有天地有天地然後有人物有人物然後有性命之名而仁義禮智之理則人物所以爲性命者也所謂學者求得夫此理而已故以太極天地爲始乃及於人物性命之原與夫古學之定序次之以群經所以明此理者也次之以孔孟周程朱子所以傳此理者也乃繼之以斥異端異端所以蔽此理而斥之者任道統之責也然後自我朝及歷代君臣法度人物議論亦畧具焉此即理之行於天地設位之後而著於治亂興衰者也凡不可以類分者則雜次之而以作文終焉蓋文以載道理明意達則辭自成文後世理學不明第以文辭爲學固有竭終身之力精思巧製以務名家者然其學旣非其理不明則其文雖工其意多悖故特次之於後深明夫文爲末而理爲本也然始爲妄易分類之意惟欲考其重複及今而觀之則夫理一而名殊問同而答異者淺深詳畧不一具在前互相發明思已過半至於群經則又足以起或問之所未及校本義之所未定補書說之所未成而大學章句所謂高入虛空卑流功利者皆灼然知其所指而不爲近似所陷溺矣誠非小補者故嘗謂孔孟之道至周程而復明至朱子而大明自今以後雖斯道未能盛行於世而遺書私淑艾者必不乏人至於千五百年之久絶而不續反復斯編尙自信云

李迂仲毛詩解序　　方大琮

三山前輩以經行稱自周陳鄭諸先生始亦世道當昌儒學浸盛陳博士伯仲著禮樂書中興後禮樂稱王侍郎而講經授徒者蓋衆迂仲詩少頴書學者口論手抄往往成編余少讀李先生解說凡毛傳鄭箋孔疏若國朝劉歐張蘇及同時陳少南鄭漁仲一章之旨一事之義皆有取焉王氏說可存者亦不廢而諸所援据自易書三禮春秋傳國語語孟爾雅遷固史荀韓氏書許氏說文之類亦錄焉不待徧觀衆說博閱群書而三百篇之藴具是矣何其富也蓋訓說備而體認審事證該而辯訂確猶恨未見其家藏善本後四十年與其孫用之秘监同官南海出以相示間系通釋其後余竊惟古今言詩者不知幾家大率惑於時王所主之傳講師相傳之說蓋久之而諸儒訓釋漸明然彼此迭興莫相統一不有大儒先生推

本旨粹出張長而演以己說後學何所適從世言呂氏讀詩記多李氏說若雅頌已二百一十餘條而諸說見取於李氏者亦多從之盱乾淳前此編行世久矣呂記後出自公劉首章以前凡一再更定寖趨精約而講聞之舊意旨之合可考如此譬宋氏論語則李解猶詳說呂記猶集註也通釋則又繹其餘意義味淵永冠以心詩自得於訓詁之外家庭所講可知已梭前淑後豈特有功於其鄉哉抑聞之情性固萬世所共有理義至諸老而大明紹興間洛學方興胡氏已有孤立之嘆此書獨能推衍程張遺說濂溪於詩

無訓解直引其論古樂數語爲大序美教化移風俗之證李氏淵源粹於是矣近年學無統盟談經而曰吾不隨人脚跟始焉趨向詭異極則論建邪僻唱爲載籍所未有之說甚可懼也昔龜山攻荊舒學術直以釋氏緊言之蓋誣經飾說迷國誤朝他罪特其細耳幸早衰歇李氏之學有本其傳也奚疑

陳敬叟集序　劉克莊

寶慶初元余有民社之寄平生嗜好一切禁止專習爲吏勤苦三年邑無關事而余成俗人矣然少走四方狂名已出邑中騷人墨客如陳敬叟劉圻父游季偃輩往往羣與之游主人詩律久廢不復有一字當命小史設筆硯觀衆賓賦詠以爲樂嘗評諸人之作圻父得之爽淡而失之槁乾季偃得之深密而失之遲晦惟敬叟才氣清拔力量宏放險夷穠淡深淺容蹤各極其態不主一體至其爲人曠達如列禦寇莊周飲酒如阮嗣宗李太白筆札如谷子雲行草篆隸如張顛李潮樂府如溫飛卿韓致光余每歎其所長非復一事既解銅墨歸臥山中五六年谿上故人獨敬叟書問不絶其交誼又過人如此一旦緘其藁來曰爲我序之嗟夫余何足以知君哉追念昔者會諸君鋭甚頗哀余衰猶能鼓旗助譟其旁今志氣銷磨由衰至竭敬叟未知其然顧方援麾挑戰余遠望之悲傷感慨殆如伏波曳足土室中矣嗟夫余何足以序君哉敬叟名以莊轂城黃子厚之甥故其詩酷似云

瓜圃集序　前人

近歲詩人惟趙章泉五言有陶阮意趙蹈中能爲韋體如永嘉諸人極力馳驟纔望見賈島姚合之藩而已余詩亦然十年前始自厭之欲息唐律專造古體趙南塘不謂然其說曰言意深淺存人胷懷不繫體

格若氣象廣大雖唐律不害爲黃鍾大呂否則手操雲和而驚飆駭電猶隱隱絃撥間也余感其言而止亡友翁應叟尤工律詩集中古體不一二見無乃與余同病乎然觀其送人去國之章有山人處士疎直之氣傷時閔誓之作有忠臣孝子微婉之義感知懷友之什有俠客節士生死不相背負之意處窮而恥勢利之合無責而任善類之憂其言多有益世教凡敖慢褻狎閨情春思之類無一字一句及之是豈可以律詩而槩少之耶蓋應叟晚爲洛學客游所至必交其善士尤爲西山眞公所知其詩有自來矣既沒數年予元儒始請予序其集夫作詩難序詩尤難小序最古最受攻至朱文公始盡掃而去之而詩之義自見詩之顯晦不在乎序之有無也決矣嗟乎作詩者何人歟鴟鴞七月周公也棠棣召穆公也頌史克也祈招祭公謀父也黍離周大夫也皆古之聖賢也謂小序不足以知古聖賢之意則有之矣至於寺人傷讒女子自誓蝃蝀譏淫碩鼠況貪與其他比興諷剌往往出於小夫賤隸之口途之人猶知之而況子夏孔門之高弟衛宏漢世之名儒乎以高弟名儒之學問而有不能通匹夫匹婦之情性若余者其敢自謂知朋友之意乎雖然交游三十年一死一生問其人則曰未詳也問其詩則曰未達也其又可乎乃述所見於篇首顧余文未必能重應叟之詩應叟之詩或足以重余文也應叟名定別字安然氏圃其自號云

艾軒先生集序　前人

以言語文字行世非先生意也先生乾淳間大儒國人師之朱文公於當世之學問有異同惟於先生加敬于時朝野語先生不以姓氏皆曰艾軒晚爲中書舍人中批某人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先生封還白輕臺諫羞科目矣天子知先生決不奉詔改授工部侍郎不拜而去其學問名節如此以言語文字行世非先生意也然先生學力既深下筆簡嚴高處逼檀弓穀梁平處猶與韓並驅在時片簡隻字人已貴重今其存者如岣嶁之碑岐陽之鼓矣初先生爲布衣已負重名後貴顯于朝愛先生者皆以晚節爲憂及西掖去國然後呂成公喜曰過江以來未有也烏虖修而至於先生而前輩責備之嚴如此則凡修而未至於先生者其可以無日新之德乎其可不畏晚謬之譏乎向使先生希旨書行必根著不去爲李嶠爲

張說先生一奮其決遂爲李滌爲責高義利萌於一念芳臭分於千載故余讀先生之書重有感焉先生歿六十年微言散軼後齋陳公宓所序者僅十之二三外孫方之泰訪求裒拾彙爲二十卷勤於李漢趙德矣東陽范侯鏐欲鋟梓會迫上印不克就毗陵張侯友乃緒而成之余二大父實率鄉人以事先生者也序非通家子弟其孰敢辭

季父易學序　前人

易學有二數也理也漢儒如京房費直諸人皆舍章句而談陰陽災異往往援之前聖而不合推之當世而必驗至王輔嗣出始研尋經旨一掃漢學然其弊流而爲玄虛矣本朝數學有華山陳氏河南邵氏今邵氏之書雖有通者極少理學有伊川程氏新安朱氏舉世誦習衆說幾廢余嘗恨程邵同時不相折衷曰傳曰皇極經世閱譜遂判爲二書而不可合天下豈有離通之書亦豈有理外之數哉噫易更三聖說易者非一家程氏排臨川之學者及教人讀易必先輔嗣介甫朱氏尊伊川之言者至本義則多程子所未發議論以難疑問答而詳義理以講貫切磋而精此季父易纂之所爲作也初余爲建陽令季父訪余縣齋因質易疑然君伯靜後二十餘年而書成大旨由朱程以求周孔由周孔以求羲文其篤守師說雖譙天授袁溉無以加視世之高談先天徑造微妙彼虛而此實矣季父名彌邵守壽翁中歲棄科舉閉門著書動必由禮行義爲鄉先生家貧食于學晚舍去併學俸郡之太守眉山楊侯棟郡博士括蒼俞君來即學爲堂示合蓋之意季父僅一至焉後楊侯使來道父論爲予刻不報卒年八十二俞君乃取昔所鈔本刻川易學而授諸其猶子克莊序之

政經序　王邁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心經一書行於世至徹禁中端平乙未夏五公薨後兩月從臣洪公舜俞容燮在經筵上出公心經曰真某此書朕乙夜覽而嘉之卿宜爲之序洪公退嘗與邁言至相顧悶涕既而洪公亦告辞不知是書嘗序與否也今所謂政經者乃先生再守温陵日所著爲得分教雖邵鄉友適時隷宗華爲法曹朝夕相與親炙聚髮書稿之側遂得此經定在四方門人之先而四方門人亦未盡見之宗華令大庾鋟梓縣齋以一帙見畀且仰序于帙端邁竊謂天下之書多矣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者亦多

先生所著之書[illegible]之不可闕者也若心經所以爲開天理遏民彝之大本惟政經所以爲續天命救民窮之實用心經可以接伊洛之正傳衍朱張之遺學政經則自體以達用舉而措之事業小則爲程純公晉城縣辯次則爲富文忠公青州郡譜大則爲韓忠獻公司馬文正公嘉祐元祐之紹譜嗚呼國步斯頻民亦勞止有民社者當於心政二經佩服而力行之則民瘼庶其有瘳乎國脈庶其有來乎淳祐二年月正元日門人王遂序

朱文公別集後序　余師魯

文公先生之師長沙也先大父衡陽史君實以小侯事大國學知焉先生之所與書帖毋慮數十巾襲惟謹爲子孫藏往歲偷兒入室意其爲寶也竊之交訊一落直當特支償以故雜度書中今存此紙耳穹一思輒使人愧恨不能已其後隨牒四方多獲與乾淳故家子弟遊暇日脈以先生真帖則曰六丁下取之餘是特毫芒爾因道前事相顧唶唶嘆息以爲距先生沒未幾何歲而散失遺落已如此況後千百年之久且遠乎先生一言一話門人弟子必錄以傳然得其言而有不得其意者若翰墨真跡即先生實心之所寓精義之所存使毫芒之僅不失者而復失之謂非通家子弟之責乃脈集中所缺者俾兒曹筆錄之以俟哀編而壽諸梓揭來丞郡適在先生里而所得者益多釐爲十卷噫富矣先生之曾孫市轄見之慨然曰建安精舍有所謂大全集矣書當成一家言且鈞考羸餘僅足供饌費而敢壓吾子乎於是精加讎校近似而致餐錢薄少以相兹役云先大父諱秀實字穎叔治衡之政前帥周益公諭薦甚力其受先生知蓋亦曰益公之所與者

始祖唐校書編公祭田序　前人

自大夫士以上皆得立廟其名義器數則有祭法其所祭之主則有宗法徵諸禮可覆也惟墓祭古無之僅見於冢人一語而止廟藏主墓藏體魄固非所以求神而先王亦從而許之者緣人情所不忍故也古禮散亡家各有廟自始祖而下皆得私祭不專於宗子則既病於瀆而墓之爲祭其親盡者逾遠逾亡則又病於簡夫墓猶廟也皆以昭穆次禮所謂族葬族墳墓者是已雖其親盡或未盡所祭則殊至於展省洒掃宜無所不及古人事簡慮周蓋如此而後世以拘忌失之吾之族歟其上五世以至校書公皆世世

異奠祭亦世世無敢台或曰親盡而奠分惧不可以久也於是聚族而謀之近代之祭田合私助者得錢餘三萬每歲至日次第祭拜因以附冬至祭始祖之義蓋累年草刱而書爲定制自今始祭之之日凡族之諸孫咸在其則出於其祖之昭也其則出於其祖之穆也其與其皆自吾祖出孝敬心可以生矣既祭而飲則老者少者尊者卑者皆答序列獻酬有容謌然忠厚之風焉莊愛之心可以生矣酒行既命少者書祭之條流于籍以諗後之子孫其少者請曰祭之意宜有述也遂揭諸其端云寶祐初元癸丑長至日族老人序

徐擇齋文集序 擇齋名明叔字仲晦

余謙一

往歲莆有后村劉公福有竹溪林公泉南有擇齋徐公陽岩洪公皆吾閩文章宗匠竹溪後村集既板行家藏而人誦之矣陽岩擇齋后卒不幸與壞劫會嗣子門生伏匿奔踣不暇遺集久之莫克會稡有志於斯文者歎息焉一日擇齋之子籌老奉先集以授門人余謙一俾為之序跚緬伏讀則公年耆老官顯榮之日所作蓋公平生棄就輙棄嗣子少長始從旁抄錄得之玆特太山之毫芒耳謙一既喜於成編而又懼不敢當序筆辭不獲乃稽首而言曰昔之人論著多矣少壯之氣銳而老則衰窮苦之辭工而貴則墮呂紫微周平園猶未免此病而公年益老官益高作爲文章略無一毫頹墮衰竭之態此其故何哉蓋不以老壯窮達為進退者氣實爲之天地間有所謂至剛至大者是爲浩然之氣故孟氏之學以養氣為先是氣也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卞良平失其智眉山蘇氏亦以是稱昌黎公然後知孟子韓子之文純粹明白汪洋而大肆者氣之所充也豈特韓孟爲然蘇氏之文亦然故欲論公之文者不于其文而于其氣公爲人剛方嚴峻一介不以取予人意所不可雖當路有權勢者不肯以辭色假借之開口論時事若不知有諱忌以故惲黜疾困者多入輒斥召輙寢所謂諫書講卷綸言史筆皆公所宜擅曾不得一出其所長山林歲月之外麾節弓鈇竟展轉外服以老德祐初元嘗以第一人起之而公老且病矣昔人之言曰氣盛則言之長短聲之高下皆宜今觀公之論著詩則聲之高下者也文則言之長短者也文與詩大抵尚爻律不尚奇惟尚典雅不尚纖巧陽嵒每稱仲晦

之文寂宜臺閣人以爲知言公於書無所不讀料飽
而思斂毎下筆娓娓千百語不能休視之若不經意
實則㪅生墨客冥搜苦索有所不能加西山真公之
守泉也公以翰墨受知遂付以斯文之事淵源所漸
有本固如是夫因竊嘆西山爲南渡歐蘇門人經指
授者多以文名于世四十年來凋零殆盡蠲然靈光
獨東澗與公耳二公歿文章之統紀遂絶而奎運終
焉烏乎斯文興廢豈非天邪讀斯編者將必掩卷而
流涕矣

國朝文類序

陳旅

元氣流行乎宇宙之間其精華之在人有不能不著
者發而爲文章焉然則文章者固元氣之爲也徒審
前人制作之工拙而不知其出於天地氣運之盛衰
豈知言者哉蓋嘗考之三代以降惟漢唐宋之文爲
特盛就其世而論之其特盛者又何其不能多也千
數百年之久天地氣運雖盛而易衰乃若此斯人之
榮悴槩可知矣先民有言曰三光五岳之氣分大音
不完必混一而後大振美哉乎其言之也昔者北南
斷裂之餘非無能言之人馳騁於一時顧往往圖於
是氣之衰其言荒粗萎冗無足起發人意其中有若
不爲是氣所囿者則振古之豪傑非可以世論也我
國家奄有六合自古稱混一者未有如今日之無所
不一則天地氣運之盛無有盛於今日者矣建國以
來列聖繼作以忠厚之澤涵育萬物鴻生雋老出於
其間作爲文章龐蔚光壯前世陋靡之風於是乎盡
變矣孰謂斯文之興不有關於天地國家者乎監察
御史鎮陽蘇天爵伯修慨然有志於此以爲秦漢魏
晉之文則收於文選唐宋之文則載於文粹文鑑以
國朝文章之盛不采而集之將遂散軼沉泯赫然休
光弗耀於將來非當務之大缺者歟乃蒐撫國初至
今名人所作若歌詩賦頌銘贊序記奏議雜著書說
議論銘誌碑傳皆彙而聚之積二十年凡得若干首
爲七十卷名曰國朝文類百年文物之英盡在是矣
然所取者必其有繫於政治有補於世教或取其雅
製之足以範俗或取其論述之足以輔翼史氏凡非
此者雖存弗取也夫人莫不有所爲於世顧其用心
何如耳彼爲身謀者窮晝夜所爲將無一事出於其
私心之外至有爲人子孫於其先世所可傳者漠然
曾不加意遑及他人之文與天下之事哉覽是編者
不惟有以見斯文之所以盛亦足以見伯脩平日之

用心矣伯脩學博而識正自爲成均諸生以至歷官翰苑凡前言往行與當世之所可述者無不筆之簡冊有國朝名臣事略與是編並著廷論以文類猶未流布於四方也移文江浙行省鋟諸梓伯脩使旅書所以簒輯之意于編端庶幾同志之士尚相與博采而嗣錄之

送劉粹衷赴旌德令序　前人

劉君粹衷之爲旌德令也客有過予言曰粹衷名進士其爲人也和而易宜在館閣爲文章從容縉紳間柰何治縣縣難治也必有疆明之才而後可以劇粹衷柰何治縣乎應之曰予以後世之吏求粹衷乎世以疆明稱者未必良吏也疆而無以養之必嚴刻明而不善用必苛察以嚴刻苛察而施諸政亦難爲下矣大抵若是者皆急於近名近名非良吏也古之君子未嘗有心於治人而人未嘗不治於君子誠以待物則物無不孚公以涖事則事無不當君子之身禮樂之器也政教修禮樂之用行焉禮樂之用行民將不治而化矣是可與嚴刻苛察者言哉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蓋民不難治後世無善治之吏於是乎有難治之民及其難治而又急之則所治者與治之者俱困矣詩不云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孰謂和易者不足以治縣夫麟儀儀鳳師師不鷙不獰飛者走者莫不爲之先後麟鳳亦何用鷙與獰哉粹衷方將爲麟鳳於旌德旌德之人方將先後之不暇而予以向者之言慼之無乃不可乎客唯而去明日粹衷來別因述與客言者爲粹衷道之

送孔彥明教授建昌序　前人

孔氏世世得爲衍聖公古之有國家以傳其子孫者未有盛於此矣然自宋建炎中四十八代曰端友者以襲封從高宗渡江因家于衢至五十三代曰洙者始內附我朝會曲阜有爭立之訟廷論謂洙寔宗緒之正乃紹爵如故而洙乃力辭南歸爵遂弗及其後君子益深惜之五十五代曰公俊曰公溥皆洙之孫也公溥字彥明醇厚莊謹將爲建昌儒學教授求言於余余告之曰彥明子兄弟必襲封而後爲能世其家乎蓋能傳夫子之道以教人者誠世職也昔舜命契爲司徒以敷五教是孔氏之祖以敎爲職矣成湯著降衷綏猷之訓箕子陳洪範爲武王之師至夫子遂以大成之聖垂憲萬世子思又能推明其道發其徒傳至於今日是天將以教事屬孔氏則彥明之爲

教授也得其世職矣又何必襲封之爲能世其家哉雖然教授之責甚重也人曰孔子垂憲以教人今教我者孔子之孫也其所爲必異於衆人矣以孔子之孫與孔子之教而無異於衆人則人將又曰如是而謂之孔子之孫乎烏乎教授之責在衆人已甚重以孔子之孫處之又益甚重矣

來愉百和詩集序　朱文霆 見本傳

夫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則五聲五言即詩之有韻也帝作歌而皐陶賡歌則歌而載賡即詩之有和也然和其意不和其韻漢唐以前皆然蘇李河梁之倡和杜子美和賈至朝大明宮之詩猶不和其韻至若先命之以韻而爲之詩若競病二韻是已分命以韻而爲之詩若韓集得前字秋字是已其體製則又非古矣唐人尚律詩律賦若明水與披沙揀金二賦皆以八字爲韻而律詩不以命韻者蓋當時官自命題以爲詩俗號省題詩而律詩不以試士也太誠古之言詩者不以韻爲詩言之所至而發成文焉後之言詩者始以韻爲詩韻不妥則詩不工是詩由韻而後得焉況欲愈出而愈工不其尤難與吾里長城蔡君道賔獨用心於律句每什必限以頭羞愁休四字爲韻非若競病前秋不過兩韻而已也歌而爲百首又詠歌之而成三百餘篇非若律賦八韻不過一篇而已也其用心亦良苦矣使其達而在上當爲明良喜起之賡歌其肯爲羞愁之詞乎予於此蓋深悲蔡君之不遇也

莆陽文獻卷之九終

序

送憲史林晦叔之廣東序　吳源

昔周官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三曰儒以道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所謂儒與吏皆指其人而言然儒之得民以道而吏之得民以治判焉不可合而一之也漢史謂董仲舒公孫弘倪寬皆儒者通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既皆謂之儒則周官所謂以道得民者也而通務習文法則又兼吏治矣豈漢之儒賢於周之儒歟抑漢所謂儒者竟以經術潤飾吏事而已至於以道得民猶不能無愧也然自此論一出而儒與吏混然無別道與治亦兩失之則後世不復見成周之盛者豈無其故哉揚子曰儒者在朝則美政在位則美俗卒于調一然後謂之大儒之效嗚呼儒之以道得民固如此視以經術潤飾吏事遂使儒效卒不白於天下而吏治亦不及周漢遠甚此吾於林晦叔氏之為廣東憲史不能無多望也晦叔平日儒乎道而已儒乎經術而已今為憲史則貳佐長官提綱挈維表廉黜污以清一道雖事務之殷文牘之煩亦可以道揆之乎若果有所牽制不能皆如其志則亦可以文法世務裁之而一傳之以經術否乎雖美政美俗調一天下未敢遽責之以大儒之事然道者立治之本而經亦所以載是道也本之以道推之以經術其於美政美俗調一天下亦何所不可乎廣東與閩接壤其賢否固易知也憲綱廉府稍可以行志史贊佐長官行事稍可以行吾所學晦叔勉之所試將有大於是者毋徒曰平日惟知事訓詁業文詞而已他非所能也予與晦叔親且故故於其行僭以規

壺山文會藁序　陳觀

己未冬既望觀於友人楊君原吉家見一舊編遺墨剝落蠹食者過半迺壺山文會藁也披閱久之不覺愴然追念是會始於至正丁未終於洪武庚戌雖兵戈易代猶十有九會所賦詩文迨二百餘首今閱是藁僅得八十首會之友二十二人僅存者十有三人耳會遊[illegible]曰揮石壁以紀一時之勝會蘆江日隅籬踈雨五侯山之趣慨不可得矣雖然死生聚散人所不能無七君子則有不死不散者存焉若劉性存之令南海也邑民道之即淚宋貴誠之倅福唐也稱為愷悌君子又若方時舉之豐才懋學深為閣老宋公

所推郭維貞五七言詩評者謂雜許渾薛能集中無
以辯他如博學則李叔英明經則黃性初又如陳維
禺陳必大葉原中皆不失為鄉之善人視昔會中以
道德經綸相規之言亦無媿矣今我輩後死者一
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怠則是會將續香山洛濱之徽
響於千百歲之下也又何悲夫遺墨剥落死生聚散
昔予繇是裝束成編復綴會之規言申而序之于編
首庶乎與我同盟之君子不如此感慨則會雖散而
規不墜云十三人者朱德善丘伯安吳原善蔡景宸
方用晦陳本初楊原吉鄭德孚黃孟仁陳虛中方嚴

道釋源清及于陳觀也

皆山樵者詩集序　林環

余居家時聞吾閩之長樂有王先生恭者以詩鳴先
生時遁于樵自號為皆山樵者不欲與世接余以故
未及見及來京師獲與長樂人士通籍于朝者交間
於篇牘中獲覩先生所作及有人能傳誦其一二者
恍若聽張樂於洞庭之野而閱武庫中所藏不覺茫
然自失已而嘆曰風雅輟響大音不完光嶽氣全英
儁間出則如先生者天固將使之鳴國家之盛豈終
窮餓其身使自鳴於山顛水涯與樵歌牧謳相倡和
而已哉永樂四年　朝廷方開石渠廣延天下士先
生以薦至相見於玉堂之署觀其神清體癯鬚鬓皓
雪葛巾野服翛翛然如孤鶴振鷺知為風塵表物得
造化清氣蓋多也因坐與之談詩其論五七言長歌
律絕句則一欲追唐開元天寶大曆諸君子而五言
古選則時或祖漢魏六朝諸作者而為之宋元而下
不論也余喜因相陽之鳴得先生久矣無何果以詩
名徵　宸聰待行翰林典籍余益信天之所以鳴先
生之詩者有在而人[illegible]詩之果不能窮人也退而之
暇因得先生全集[illegible]之而所謂白雲樵唱草澤狂歌

有所謂鳳臺清嘯者若干卷其談道理致則天地造
化性命道德無不臻其妙其模寫物槩則山川風月
魚鳥草木無不極其形容其叙人事則興衰得喪感
愉悲樂無不委曲盡其情高而不浮深而不僻清新
而不巧古雅沖淡而有餘味信能合諸家之長而泛
濫旁出者也先生間以集徵為序余謂詩以道性情
者也近世學者多不先以理性情為本而徒區區於
筆蹊墨逕之間至或竊古人之陳言成說而掇拾補
綴以為工是以作者愈高而聲愈下也若先生始自
放山水之間不以勢利嬰其心其志趣沖淡襟度寬

谿固已然契道妙而又得肆力于學以充乎日之所養故能流於隨遇不得於物蓋由先生見道明而涵養性情者得其正也是以形之詩一皆渾涵忠厚之發不繩削而自合是豈尋常雕章鏤句者所能彷彿哉先生之詩不患世無知者第患雖知先生之詩而不能盡窺先生之蘊是亦未知先生也故書其素行之槩于編端庶覽者得有以考其實云

八瀨丘壠圖序　　前人

蓑予家居時樂為山水之遊凡莆之境南有八壺北有九華西有石室天馬雖崖壁巉絕林壑森邃往往

有予足跡每酒醒歌闋四顧寂寥但見丘壠纍纍漫沒於深榛豐草間為狐兔所穴樵童牧豎蹴蹋其上白楊蕭蕭悲風四來未嘗不為之流涕曰彼其世有才臣志士烈勳當世者一再傳無後至此亦可悲矣既而曰豈其然乎孔子少孤不知其墓問於聊曼父之母而後合葬於防焉知不有世遠人更莫知其所者乎不然則為恐亡其親視其所藏[illegible]不一覩之以至於此其亦不仁甚矣余友文淵鄭氏佳子弟也奉其先無所不用其心一日謂予曰吾祖府君之沒吾先人嘗奉其柩於城西八瀨之原以葬

於今[illegible]七十八[illegible]洪武[illegible]吾懼世遠而忘也嘗請善畫者[illegible]俾[illegible]子孫有所考而猶懼其慢也更新吾友言之俾吾子若孫有所警不亦可乎予曰嗟乎人本一而已祖吾親之所出吾子若孫又豈不托吾以出是雖世有遠近顧豈二本哉爲酒者不知幾千百年飲者祭之爲食者不知幾千百年飯者祭之不忘本也為有身之所出而可忘其本哉嗚呼俗之偷久矣先世所遺其田宅人皆知而有之至於先人所藏則莫之顧不亦異矣古者墓而不墳孔子云丘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高四尺蓋識之也

弗識之前人之罪也識之而弗省之後人之罪也仁矣文淵其夫子之用心哉鄭氏之子若孫觀是圖并予言念之尚其繼志前人時焉而修歲焉而祭而不至死亡其先則文淵之心可慰異日倘有如予者過焉庶乎為之增慨矣

鄭氏三誥勅序　　方熙

古者進德有册命焉于以示教誡致褒美而慎重之也書之說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是已後世誥勅之作或舉賢而授能或推恩以勸忠其原昉於此矣余觀鄭先生三誥勅而有以知宋之待士也其一則崇

祐元年初進士鄭伯玉授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
判官信州軍事也其一則寶慶元年郊祀大禮成賜
知举廢軍事鄭起沃故父鄭與國朝請郎也其一則
告從政郎鄭溴也左右丞相掌之尚書侍郎給事中
宜奉之審之以参知政事其不輕而重也如此然以
朝廷之重如此内外官使無慮千百人豈人人皆册
命焉而於三君子其不輕所授者矣三君子者果何
如有以副之耶伯玉任是也彼歷節度書記大理司
直觀察推官任任有聲爲時相韓侍公爲加殿中侍
御史動翮推書有勁直聲與國雖略迹丘園然克生

賢子如起沃者尉會昌宰揭陽歷廣東提舉居官清
介輟已俸以補軍需移私財以供公用其子如此榮
及其父也宜矣溴之令處寧調永興救荒恤民發官
倉不待上報全活萬計歷廣東憲使所至常祿之外
無餘貲淸白之間炳炳也之三君子者皆無負所職
其册命也宜矣此宋之得人而治爲近古鄭之有人
於莆爲望族豈偶也哉雖然自景祐至今不知其幾
稔而勑之龍章篆刻如故無他有賢子孫也昔房杜
爲唐相遭不肖子一再傳後蕩盡無餘狄梁公子孫
以公誥身十通慕貴顯以獻狄青寧能寶故物如鄭

子孫乎今士芳君裝潢而珍襲之可謂不忘祖德而
知所寶矣雖使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得而尚之耶

送兵部尚書王公還河州序　柯潛

兵部尚書致仕王公年方五十二以病乞歸河州疏
五上上始賜俞允且謂疾已當復來命下薦紳大夫
共惜其志而其中有爲國家愛重賢才且知公者惜
之尤深海内之士游學於都下者多踵門投詩誦其
賢高其節以寫平生傾慕之意至於武夫悍卒庸人
孺子聞公之去亦皆齎咨涕洟欲挽留之不可得獨
憸邪僞巧之徒爲公所摧抑奄奄側目思欲起而不

能者 喜而相賀曰公去吾屬可無患矣又相與言
曰貴 窮之國去公誰復我阻哉蓋公自少負氣節讀
經史以古之光明磊落者自期正統己巳舉進士爲
户科給事中輒言事無所顧避風采英英動人庚午
土木之變廷臣抗疏論權姦誤國之罪又擊死餘黨
三人公寔倡之既而虜騎薄都城公督兵拒守虜知
有備隨遁去尋陞右僉都御史守紫荊居庸二關又
督脩關南北三城相山之高峻者爲墩臺數處分兵
守瞭皆足爲經久之計景泰辛未奉命往淮揚總督
漕運兼巡撫之任風淸弊絶國用足而民不擾淮徐

之間漕運歲水災且大疫公大發官廩及歛富人所
輸之粟以賑恤之又爲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擇良
醫四十人爲劑以與藥食令無失所活垂死之民餘二
百萬其死而有子孫來告者予棺暴骨於野者使在
處隨收瘞之時朝廷聞民飢餓遣使助公理荒政至
則公已經營綏輯而民皆得所矣使還奏公之績乞
賜褒崇公且疏自劾不能恤民患又言謹天戒當
以進君子退小人爲先還朝　上念其功陞爲左副
都御史仍巡淮陽乃上疏陳致治保邦十二事其言
多譏權貴人　上嘉納之天順初元權貴人陰中其

事罷歸里居無慍色悉謝絕賓友閉門讀書時出展
先隴不復他往辛巳秋虜寇入荘浪起公仍舊職叅
贊軍務寇平復奏命理漕運公至徐百姓扶老携幼
迎候水次歡聲徹遠邇比就舘衆擁入羅拜歌呼連
三日乃止至淮亦然而漕運之政久廢於是復經理
如初去年以廷論擢公爲尚書公收用才良擯棄姦
佞思脩舉廢墜以佐　聖天子興太平之治而早夜
究心夔至忘寢食及以病在告猶懇懇然以邊事未
寧爲念此其忠義剴切自始仕迄今未嘗一日忘于
懷所謂穎甫出而不能壓者故其去也君子以爲憂
而小人以爲幸也然公有恩於民有功於國家天眷
之以福壽未艾而勿藥之喜將不旋踵見矣公當促
駕而來使憂者以樂幸者銷沮其心而與傑士戮力
國事以畢懷忠抱義之志償然後退而休焉以收知
止不辱之完名此予與天下士之所共望也因書以
爲送行序

送陳伯陽分教黃岡序　　陳俊見本傳

伯陽先君御推公與予先主事府君遊學同時契分
親密予與伯陽實有世講之好向時伯陽齒壯氣豪
進取甚銳視其志若天下事不屑爲者然論議講明

思索取合恒不以異入不極不止而執禮卑退又過
之以予有一日之長繆相推從授經願予強顏豈能
益伯陽而困之起予者抑多矣予意伯陽不久當脩
而出則名因之既而予舉進士遊宦兩京聞伯陽方
負才坎壈於場屋不得少自見於世未嘗不爲之
慨然也今年夏伯陽將貢來京得會于官舍予覘其
謙容節在非特向時之有加焉伯陽於是亦自
計無意天下事矣乃援例領就文學官遂有黃岡司
訓之拜予既勉留之不可則又作而曰昔人有言不
患無位患所以立仕亦觀所以立之而已況予二人

者將夙夜不辱先人不辱有道是務豈拘拘位序崇卑間乎伯陽之見是也予家居擢任少司徒且二年比者中原赤地千里民力卒癉寢食爲之不遑然竟未聞來效其爲尸素何啻背芒而伯陽從數十諸生誦詩讀書修明禮義祿入雖薄足與勞等吾心安而責得焉視予之負重無措其爲得失多寡何如耶予又聞齊安之郡二程生焉王蘇諸君子亦嘗居之其流風餘烈邦人所慕但世遠教弛無從而振發之耳伯陽之往誠先示之以二程之教以立其本繼以王蘇之學以暢其文豈無一二豪傑之士由之而興以濟國家之用者乎此其爲功又不但勤一職立一事而已也若然豈徒郡進公有後而予亦與有榮矣第恐伯陽繼有異擢又不能不謟予之愧也因其行序以道意

送嚴宗源之湖廣序　彭韶

成化庚子春三月廣東按察使同邑嚴公宗源陞湖廣右布政使其左盱江何廷秀也予與公舊同舍廷秀實舊同寅學博行高政事精密當有世道之責將來任重不可辭焉予近馳書問動止宜厚自愛廷秀復曰不有箴言而加褒獎非所望於知己且時又非

吾責吾焉敢忍嗟乎人之賢者責必備況處表臣之極人之望何如哉世道輕重終必係之何可問吾於彼領與否也節納汙濁而肯不可以不洪鎮定震撼而志不可以先擾助協文武介不立異正處權近和之家居内不愧于衷于衆一視而不持身不恤於得喪雖瀕死而不悔虛懷聽納不以聰察爲明錄人棄瑕不以己長格物人也副之以識治之才而善應變焉是固萬夫之望矣一旦登廟堂善類增氣道揚休德彌縫衍道至治茂功斯可仰以弼成而世道有攸賴焉以時望之賢將來之責焉可不自重公與廷秀同年也同官也又同道也自愛自重焉可以不同尚宜修所以遠且大者於己以俟焉韶無似兩辱知愛是以因公而及廷秀又因廷秀而望公也昔歲公提學湖湘而正憲嶺南政化之及於人也深茲焉進秩重膺仕途一新偶也僚友之間縉紳之士皆賦詩爲贈各寓惜別之意予又以其私願爲之序焉不及頌美者戒褒獎也

西疇常言後序　前人

刑部侍郎盱江何廷秀遺韶帙書曰此常言九篇乃喬新九世祖西疇老人直閣文定公所著也昔嘗刊

行至于今無傳焉近日方求得之惟何氏實寶為大
訓以世守茲將續刻以示于家鄉饒川楊學士先生
已序其端顧有以識於後於是反覆閱其所謂力篇
者知其所以行為學郎所學為言故以自名歟如言
講學也先致察於常行言律己也求拾名而畏譏敬
恕以應世不欲掩人所不及議擬以明道而欲開人
以自新張嚴之辭行見之實察失而後立防其涖官
齊矣立政造事幽唯以遂不在襟方俱試其原治確
矣評古而悲近代之苛政用人而慨上下不相似至
於正弊又拳拳於風俗之修且耗氣象懔惻譏論餚
焉要皆退步近裡之言而有已試獨得之驗與世之
揣摩好異放言高論者不侔信乎其為恒言也以此
從事充然輝光則退者乃所以為進近者乃所以致
遠恒言之功不亦大乎若講學篇稱水道曲折立岸
者見而操舟者迷于履其境不勝懼焉三復而不能
已然則斯書也豈獨一家一鄉之言哉

贈亞參方公廷臣考績歸江西序

前人

天下之事成於群賢者易成於獨賢者難此豈易之
必然攷諸古今可知矣蓋官聯之法有正長之有佐
貳之正誠獨賢乎則庶務之分理吾不可以代行佐
貳獨賢乎彼倔然肆於吾上者吾安得而制之徒淪
胥以敗而已故必同心一德彼此交孚然後可以處
事而圖成也漢唐之後在宋號稱多士而莫多於慶
曆之間當時諸監司未暇攷見然政本之地則群賢
畢集歐陽脩之言可稽也脩之言曰杜衍為人清慎
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雖為性不同
而皆歸於盡忠二公俱與琦如此而章昜又皆同事
故仁宗世邊將無功吏治不能庶幾三代之風焉我
國家治平百年人才雲興臺省家家俱在見聞獨表
臣各守分局無能盡接其人然意其循吾見聞而亦
未果也往歲使江右獲拜藩司二三公然後信群賢
之多也蓋方伯吾邑翁公明敏曠達風韻近仲淹天
台林公嚴厲端毅氣象類杜衍亞參淳安方公老成
樸茂實周旋之不剛以和林之毅不柔以濟翁之達
而皆無逆於心得不既賢耶惜乎其他諸公多不獲
遇然三卿為主亦可謂衆矣雖然所貴杜范者以其
有不和之節所見各異而不苟同也使皆苟同則於
賢何取乎今二公旬宣之政未必皆可亦未必皆不
可公力為贊畫毋不可其可而可其所不可則何貴

事之有哉況江湖千里連歲荒歉外寧內憂之慮識
者不能安寢公其為我謝二公幸先事而圖為全之
策也公以六載書最歸江右諸大夫請言為贈其不
敢辭

贈司訓鄭瑞澄之分水序　前人

國家圖惟治源崇重教事郡縣學置教授教諭又置
訓導二之訓導於學政凡鞭朴之威錢谷之數皆不
得與其職為至清教諸生凡九載黜陟視中式一人
或否其務為至約學諭在一命之外而訓導出其左
月食廩三釜加二焉其祿為至薄職之清疑於冷落
志者弗屑也其事之約疑於屈已才者弗安也祿之薄
疑於簡賢適者弗利也由是上之人不暇擇才而處
之其失之也泛下之人恒自處以不足為其失之也
輕豈設官崇重之初意哉君子蓋交病之夫弟非人
不立人非教不成而教之又在乎師儒所謂師道立
則善人多善人多則天下治是也其所寄如此可泛
且輕耶考亭之學今為國是教者學者皆不能外也
分年治諸經子史時務之法則貢舉私議詳矣大學
明體適用之方則集註或問與讀問答備矣門戶分
明條法具在世之為師者誠無先以彼三者橫於胷
中而日從事於此為諸生率使上不戾科貢之規下
不失為己之意則學有實得材有實用而人才其庶
乎師而能然則卑而不可踰惡乎冷約而施之博惡
乎屈身立而道充又奚擇區區之祿入哉分水司訓
鄭君瑞澄始以貢入成均假于友人周梁石所者將
期月不逐逐於舉業之文乃與梁石考校文公語類
至日夜不休梁石閩人也慎許可而獨於瑞澄不置
其殆知師道之重而不自處以不足者歟於其行也
梁石偕諸知己咸賦詩贈之

贈何憲副之閩序　前人

成化戊子春冢宰李公蒞政之初謀士於少宰崔公
尹公知秋官郎中盱江何君廷秀之賢屢薦于　朝
遷副閩臬士大夫相知者皆賦詩為別退韶序其後
夫韶詩之意以為如廷秀者一時不數人奈何別去
即別去繼自今甕漈之蔭將日以疎德器誰與成就
疑義何所剖析而吏治之附扞格外滯者如蝟毛又
何所咨而弛張乎故既喜其擢用而又期其速來自
人情不能已者而韶於斯情又實兼之獨能已於言
耶廷秀生相門而文行之懿卓絕流輩夫人能道之
韶何敢贅況忝在僚友有切磋之義焉設詞翦耳亦

非廷秀所樂聞也請得更端可乎竊惟知己難酬知
尤難前輩諸名公以意氣許人每多負之誠以始焉
期之太重終之其人或不能勉副故也此非知己之
罪乃不能酬知之罪耳今自冢宰而下至士大夫之
論皆曰何廷秀云不可謂不知己也使萬有一之不
酬吾恐其有所懲創則好賢之心由是而怠士君子
之公論亦無所執持矣夫由我而怠好賢起惑志君
子以爲何如哉揆衆人之知廷秀必謂弘大剛毅勝
重遠到無事則慮懷茹納足爲善類之依歸有事緩
急則招不來麾不去伏節死義而後已固不貴廉隅

自守號稱狷介也沉酣六籍涵泳道腴探禮樂之大
本會同異之攸歸巋然爲一世宗儒固不貴記誦詞
章傲睨自雄也視消息盈虛之理爲吾政變通之宜
培植基本以長我王國又不在乎區區簿書之精法
理之能也之三者廷秀因其所已然擴充其所未然
宜無不至矣異時入秉鈞軸追配前人如純仁之於
仲淹公著之於夷簡世濟其美流芳無窮則非徒足
以酬一時群公之知而　國家亦隱然有世臣之重
矣夫然後知上下人已之各盡其道也

送知事鄧文振致仕歸靖安序

前人

恭官鄧文振氏示言曰紀年六十有四宦遊兩畿積
有歲月茲隨牒入蜀又四載矣老病侵尋壯志衰謝
顧告歸田里予進之曰子之官卑無他責盡持祿乎
曰非不欲竊升斗而終事大夫也誠畏來歲無幾而
家指日衆勤不能勝簿書儉無以[illegible]饘粥早夜以思
惟去之宜予又曰古者士有常産壯而仕老而歸授
教里塾子弟化焉傳家於子洗腆具焉後世多以官
爲家罷則無所於歸故隱忍苟祿殆不得已子之歸
也其亦有以爲藉乎曰先人居家嘗爲萬石長兗州

教授府君我伯父也皆年幾九十而卒薄有田廬於
豫章之墟而詩書手澤尚存無恙倘徼大夫之靈東
歸故里則率諸子姪勤力其中壯者務農畝秀者事
詩書庶幾得有所承藉而保先業於不墜紹簪組於
他日矣予察其自處葉定乃白于當道而許之然竊
因是重有感焉我聖皇仁覆天下加意吏治未嘗用
一湉刑行一苛政士生斯世真千百載奇逢孰不有
共惟帝臣之願乎柰之何蜀去天萬里長吏偷安自
恣墨以敗類者多於是乎民皆有疾視之心而上之
人亦寖爲法網而操切禁錮之吏始難爲矣吏既爲

之也雖則民視之也易感權日輕豪猾得志凡吏之不能固心安意於職也明矣高者引年以次去卑者肆決而一擲如是而望治效豈可得哉予忝司風紀思欲重長吏之權以固士心以蘇民志而未得其方寧不於吾蔡賓之行而興無涯之慨哉文振諳歷世事書諸有年觀其自陳之言可謂知止而審處矣宜善自愛以厚風俗

名臣錄贊序　　前人

昔晦菴朱文公脩宋名臣言行錄凡其立朝事君之節施政行事之宜與夫議論答問之大關繫無不具載至潛溪宋先生作元名臣頌則取其功業學行掇入韻語雖詳畧不同然皆所以述當時得人之盛寓景行仰止之私而因以示乎後人也我　朝長治久安名臣繼作功德之盛不讓古昔獨未有序而述之者夫雅欲私淑固不在於是然諸臣事行秘在國史學者失今無徵將歷世久而相去遠豈能盡得夫見聞之眞哉部生也晚膚淺無似每誦爲臣不易之語想像前輩不可企及屢欲錄而贊之未能成就蓋不惟不敢亦不暇也比者解憲西川將之廣藩寓拮東下荆江因記憶遠近名臣凡三十人人爲之贊具列

其誌銘狀傳等類於後以竊附大儒先生之意庶幾言行如在贊誦無忝所以師于後人有餘地矣嗚呼三十人者皆百年之英也逮立於天造草昧之時遭逢于重熙累治之世或美功業或全名節或以德行顯或以文章著或紓國難而濟時艱誠萬世之不可無者也部不揣輒易成之僭擬之咎掛漏之質無所逃云其他名卿碩輔弗能盡知俟後求知而續焉非有去取也

文訣類編序　　周瑛

予少習文藝苦不得其門路嘗博採諸家論說而類編之以自執範容有見之者曰文猶兵也吾試與子言之左右定位奇正異用法也或左或右或正或奇幾也幾出無窮勢無定在若不乘其機而惟法是拘吾將見子爲人所擒矣予曰乘其機而不拘于法上也守其法而求合於幾次也上馬者兵之神次馬者兵之精神兵無敵于天下精兵天下未易與爲敵予素怯安敢廢法以論兵客笑而去書此冠于篇首

贈周僉事入閩提學序　　前人

成化戊戌歲　朝命以南京吏部主事周君時可爲福建按察司僉事降璽書開諭君俾督諸郡縣學其

同年周瑛閩產也道閩之故實以贈之閩之山發於天目折而南趨其勢北高而南俯矗矗如蟻鬪如蜂也如龍驤馬馳自天而下閩之水隨山而出與山相糾纏山益峻水益駛毋舉舟順流而下也如雷奔電掣旁觀左右不可以辨然而漁者終日而不設一竿焉是何也水勢暴悍鱗介之屬從而去之矣及乎山勢漸夷兩涯開展數十里水匯爲巨浸衆之滙瀦而不得風或日行半程或一程然而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沿河而收其利者蓋幾千百家矣又何也水勢深廣不震撼撞激而鱗介集之矣君子觀夫水而知爲政之道乎閩爲東南大州自唐常袞爲觀察時教民間子弟以文學而科目相傳至今益盛然而擾鋤德色其帚誶語使賈生生於今日又不但爲漢庭慟哭而已也君可不察之乎瑛聞學校者鄉邦之式也身家者學校之本也君宜脩諸身以教諸家脩諸家以教郡縣諸學由郡縣諸學以風動吾鄉邦之人則人皆相觀而爲善矣此其效不可朝夕致然所獲者大譬如水勢深廣鱗介畢集收其利者不啻千百家而已也苟或立己於峻持威以繩其下今日考其文字明日考其字畫苟不如意則禽獮而草薙之此其效可以立辦然不足爲國得人是猶水勢暴悍鱗介不游其間者也竟不爲下竿也君起謝曰吾入閩觀夫山水[illegible]三年之後當有以復諸子

皇華使節詩序　　前人

古者行人使於列國列國之君饗之則相與賦詩以見意大而解紛息爭成好紓禍小而通情結好承教拜嘉其所賦詩皆取諸三百篇以其宜於事者爲賦故當時遣使必擇其嘗古能文者爲之不文不遣也後世此禮不講凡有燕饗優談伶語妄相詆譏如孔道輔使金虜以宣聖爲戲此其失在主也陶穀使江南南人遣驛妓歌穀所賦詞此其失在客也凡此既不足以息爭紓禍又不足以結好致嘉稽諸古禮是爲使事之累君子蓋竊道之　皇明御世天下一統以詩書禮義陶化人心士使其間多習古能文而勵廉恥之節弘治六年秋蜀惠王薨　天子有事於其國命保定侯梁公往諭祭又擇通曉典故者副之時廬陵王君壽以進士拜行人司副　天子若曰喪禮之相壽也可與是君副梁公以行其往抵蜀自始諭祭以至卒祭無違禮國中毋祭必有宴宴必侑以幣

君皆辭之明年春禮成務泉諸大夫餞之及旅君起求誨言諸大夫序職方人維禮諸詩為贈瑛曰非古也於是左方伯蔣公為四牡君曰豈六轡歸王事靡盬公所以憂歸懷也敢以為謝右方伯鄭公為賦皇華行人臣職載驅周爰咨諏公所以敎使臣也敢中以為謝憲使洪公又賦杕杜之首章及大東之卒章君曰兵疲於戍守民困於徭役大夫之憂也使臣歸當以上告　天子然則論使事於三代之後若上君者可謂習古能文者乎可謂行已有恥者乎而吾諸諸大夫所以處君者可謂愼於禮而不瀆乎衆謂君行宜有贈瑛因譔次其事以為君贈

送常熟知縣鄧君考績序　前人

蘇為縣七常熟最大常熟為里若干為戶若干為財賦若干民多習筐篋學用以牽制上下一不得所欲則猾鍵抵讞以集訟故蘇諸縣重為常熟吾閩鄧君洪中以丙戌進士而出知是縣命下人難之君慨然就道既入縣西考圖籍計戶口定賦稅均徭役之數月民大悅繼而修學校治官府造橋梁築圩岸行之數月民大悅繼而扶寡弱鋤奸宄親良善行之數月民大悅他日邑大旱民相與言曰惟尹可以得雨君為走赤日中望山川以拜汗披面如雨雨大至未幾太湖水溢壞民舍漂流牲畜田卒污萊民又相與言曰惟尹可以奠吾居君為延圖著荻間閭民疾苦皆家慰而戶給之民賴以活太守嘗責君逋慢君曰治民如治絲棘則棼邑民以秀麥來獻君曰造化偶爾吾何功焉余嘗笑經生為政每以詩書故迹而加之時孰能審其本末察其緩急如君者哉又孰能以誠格天以勤愛民如君者哉又孰能責之不怒諂之不悅如君者哉初君為政滿三載當考績去常熟民皆走御史臺借留之至是始行縣敎諭黃君體勤乃蹤君政以來且告予曰尹為政多類此頗與之言余乃比類書之使人知常熟雖難治而不難於鄧君科目稱得人而得鄧君為尤信也

錦官賦別序　前人

御史大夫梁公撫蜀之三年　天子下詔拜公南京吏部侍郎將行衆謂瑛宜贈言瑛聞天下人皆謂蜀樂土其人讀書知禮義易於為治今觀不然蓋蜀地廣民繁為俗龎雜與中州弗類其地踰雪山以西與土番相距山壁立如削驚湍怒濤走其下間為棧道緣山腹行僅一線若統御者無以制吐番死命則往

徃據高扼險挺木擂石阨絶我糧運或呼群孽黨操
甲彎弓來攻我城堡我謀大舉則進退扼塞不可以
進數年來軍勞於戍守民疲於供餉賦稅殫竭人力
重困可憂也公來未嘗一日安枕而卧公以爲守邊
莫先於養軍䘏民譬如東垣論治病反覆以養胃爲
言蓋胃理則五臟皆理五臟理則百病不治而愈矣
公嘗發數萬銀分布郡縣令積穀以備荒歉又發數
萬銀東路積穀于江油于安縣南路積穀于灌口將
募羌民轉輸以實于邊又議掣餘鹽以歲可得數千
凡沿邊城堡倉庾及棧道斷續皆欲以漸修理無非

爲軍民計也其意以爲軍安民裕則虜在吾目中矣
此即東垣治病而先養胃之法也近有狂生憤吐番
侵暴乃上書請　天子發兵致討廷臣移公議公曰
已之不治而謀以伐人非計之得也蓋公非不爲也
不遽爲也不遽爲而爲乃可以有爲也吁公意遠矣
公嘗愛瑛書見所謂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詩句
公爲說曰海闊矣從魚之躍然魚亦不能出於海之
外也天空矣任鳥之飛然鳥亦不能出於天之外也
據此而言則公襟懷中曠無不包覆而中間消息盈
虛之理操縱予奪之機又豈人所能盡識哉今公應
詔而徃矣規畫深而業未究恐喜事者不知東垣養
胃之可據而下峻劑以爲醫又非地方之福也故因
公行述公所以治蜀之意以爲公贈兾以告謀國
與吾人之籌邊者若公自西徂東凡道路所經心目
所感中間可驚可愕可喜可念則有諸公分題賦詩
在

送林文華之南雍助教序　楊琅 見本傳

昔吾郡有歐陽詹生者開先閩士聞于中唐貞元間
爲國子監四門助教至今郡人稱鄉先生余友林君
文華尚論詹爲人而效慕之者頃由瑞郡文學終更

造　朝得助敎南雍余喜其學詹而其官又適與詹
同按詹平生只一命爲太學考之史集皆未有言其
所以敎者韓吏部著何蕃傳載蕃爲諸生不爲非義
葬死者而字其孤又叱止六館士使不從朱泚之亂
詹高蕃卓行特爲言明爲仁勇余最愛詹此舉能彰
善而表賢是雖其敎法已不傳而立敎要領於此亦
足以觀矣君今涖南雍也南雍群士如林必有學成
行尊如蕃等輩人君能求若人而推先褒奬之使生
徒知自激勵則爲敎亦由是可同於詹焉昔人稱詹
事父母孝與朋友信義而又以爲愷悌謙儒動不踰

節君孝友施於家既無愧於誓信義乎於友又不歉於詹而其文雅温淳冲讓居禮又多有似於詹者即既往而占方來考今日以合夙昔君茲行其終同於詹也必矣余以官同於詹而乏詹之道者久矣抗顔師席未能如君之善學詹因其行道其所以為送行序

送劉叅政廷信之山東序　吳希賢

山東大藩也北控圻甸南梳淮海東南諸郡湖湘江浙以暨閩越交廣之運凡以歲事至京師者川浮陸走率道于此以達不然則否余嘗謂京師之有山東

猶人身之有喉咽喉咽受病飲食且弗克四體雖精强將不可恃以安矧欲高枕而臥乎比歲山東郡縣雨暘弗若生民告饑流離轉徙道殣相望故以父兄妻子之戚亦不相保愛至有以餒而相食者夫民無食則饑饑則計出無聊意外之患將因以生今之喉咽之地不亦以病乎哉於是　天子宵旰二三大吏相與戮力施舍已責務穡勸分以鳩其民而紓其患猶未已也復出內帑給犂牛與種食天未悔禍方及有秋淫雨蝗螟交相為癘傳曰人衆勝天天不可勝如此將厭棄此方之民俾之辛苦墊隘而因以斁之邪抑者人事之有未盡然邪今年春吾閩劉君廷信繇戶曹郎中出為山東叅政是時　天子念民瘼未瘳特詔吏曹簡推以行夫喪亂之歲官必擇賢猶疾疢者之於醫必擇其良斷斷乎不可以或易也君才高而行潔學邃而識閎嘗在戶曹夙夜恪勤佰出其身以當難處之事利有所弗鶩勢有所弗撓時稱賢部署者必曰劉君劉君然而盛名之下必無虛士盤錯之節方別利器茲行為賢方岳於山東不亦可豫卜乎且君嘗為我言拯荒之道當如拯溺蓋凡仁人君子之拯溺者憫其濱於死往奔盡氣雖濡手足弗

憚今救百萬人之死命寔制于我當道者能人人如君弗憚於濡手足天鑒不遠雖或厭棄其民將無不可勝者况天之於民猶父母之於子詎忍終棄之而不可勝乎哉又况我　朝百年以來清穆之上愛民事天未嘗少有罪悔吾於是又知天以國家故於民有不終棄而無不可勝者去阽危即吉康俾京師安然得以高枕將不於茲行又可豫卜之乎余重君別故張之而覩其成且寓諷諸有位者相與勉焉

送雲南憲副林待用序　前人

林君待用在北京時與余居同巷時新登仕為刑曹

主事各其退食暇恒邀余過其家命酒觴余食惟肉一柈無他品每仲秋斷壺其家人輒修之為茹及是出以餉客凡聚會宜至夜分爐寒炭𤇿繼躬傴僂拾殘薪爇之以溫酒用是余有乾壺爇爐之作蓋紀實也鄉故間或饋小包茸亦謝去弗受其清修苦節有如此者語及時事頓蹙見于顏面成化間妖僧繼曉巨璫梁芳相與為熒惑築永昌以祈福時待用官副郎三斬僧璫以謝天下既下獄人謂禍且不測待用獨怡然如平常時賴天監其忠遂有雲南姚安之貶未幾得賜環補南刑曹副郎余來金陵以地寒燠

不時恒病公署閒然惟待用時過從相慰藉又余性悻直多過待用乃不鄙時加箴砭賴匡救者為多然則待用詎非余之所畏者耶　今上嗣位當道者請獎直言敢諫之賢以開言路待用裒然居首於是遂有雲南憲副之擢夫旌直以官固宜寘之　天子左右而乃出之夷僚之鄉當道者之意吾固罔敢知也雲南去國萬里昨徵還而今復往豈食祿有恒所人罔敢致力邪將天欲遠夷知　朝廷有直臣而故俾之往邪然而待用於此有不介之意焉於戲人之業宦必先有所試而後可覩其成待用之成吾固有所試矣昔人有言保初節易保晚節難信斯言又不能不為待用懼焉待用年未四十緋衣金鷹位列藩臬其晉晉者未可涯涘念相慰藉相箴規以過茲別有不能已於慨者詩有之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待用其尚誦斯言哉

送大理彭公序　陳音

成化甲辰秋吾鄉彭公鳳儀以副都御史巡撫南畿至則不以搏擊為能吏自不敢犯而民樂于時雍越明年乙巳夏有大理卿之　召檄至遂自龍江登舟北上鄉邦仕南都者冢宰陳公司徒潘公而下相率

具酒殽餞公于江滸俾音執爵獻言以為公贈音惟自古名臣有學術則有氣節有氣節則有勳業是三者不足縱使位極卿相亦何足取重於天下後世哉公少穎悟於書鮮有不讀而學術高邁及拜秋官遂上疏極言時事皆　詔下獄備荼毒出復言事下獄以至于再且三既而司臬西蜀司藩東廣復屢屢言事其心惟欲保國衛民而不為身圖至遷官邊陲循以海謐自怡海內士大夫莫不壯公之為人引領顒望若太山北斗頃蒙簡任擢任都臺付以巡行重寄曾不旋踵復起為大理而置諸左右是則公之氣節

勲業可謂無負於所學而當時物論可謂無負於公
聖朝簡任忠良又可謂無負於物論之公此可以書
之竹帛而為天下後世道也大理以寄刑為職刑乃
自古聖王之所慎者我　聖天子寛仁大度欲敷祥
刑以寧寰宇比年以來司刑大吏不能祗承　德意
休威黷利民多顯于非辜而罪逆滔天者頗噤不敢
發一語以詰用致天渝地震歳凶民殍深貽　宵旰
之慮然則今日之召乎公不爲無意而公之處此亦
必有道矣若夫捐壯志徇時好糊心俛首此則學力
不固者之所為曾謂公之賢而有是哉率爾狂言知

不足為公贈而公亦豈待言贈也夫

劉職方遺懷唱和詩序　前人

職方郎中劉君時雍頃嘗課屬吏懲其弗恪不便者
搆飛語以聞　詔並下于獄越三日刑曹覈獄辭上
詔復時雍官而緇誣者以罪方時雍之入獄也嘗賦
詩二首以遣懷京國諸薦紳聞而和之者若干什彙
成巨卷予與時雍同登進士第同入翰林為庶吉士
素辱愛不遺間嘗獲覩是詩因作而嘆曰是非天下
之公也君子惟守其是者以防乎身未嘗以所遇之
夷險而二其心人之於君子亦惟取其素行之是而
未嘗以寵辱為軒輊今觀時雍獄中之作雍容清暢
不逾平日而其自守之介亦隱然自見諸君子屬
和之詩往往扶陽抑陰亦不以時窮之也坎而改其
平生景仰之素持己取人之道於是乎兩得之也時
齊産于楚楚人善歌蓋有自來矣然陽春白雪之歌
和者絶稀屈原放逐行吟至設為漁父相問荅亦未
允有祇知寡和之嘆鍾儀囚于晋操琴而鼓南音亦
未聞有和之者今時雍所歌有陽春白雪之調而和
者甚衆暫入于獄不信宿遂復其官與屈原終身廢
放者懸殊唱和諸作皆渾乎大雅而無復南北之音

之辨盛　聖明在上君子滿朝物論惟公而至治之音
奏焉此其可慶蓋不止文詞之盛而已予庸劣不能
和徒三復咏嘆而序以揚之

送監察御史陳君序　前人

皇明莅天下百年于兹道化昭融民物康乂　天子
固盈厥功宵旰圖治曰格汝冢宰惟茲御史秉憲度
以釐百工肆簡多方多士行身邁者用宅厥官以毗
予治冢宰祗承稽于衆得士之名氏以獻進士龍溪
陳惠啓順與焉　天子曰斯任匪輕知人孔艱姑試
厥猷爲允若茲然後任之踰年冢宰又簡厥臧否以

聞啓順在賢選始得拜　命命若曰幅員既長予耳
目有所不逮汝蔺于朕心凡茲股肱臣隣庶邦冢君
暨小大百執事有能输忠效悃以靖共于有位惟汝
迪知其或肆凶于亂厥法怙終罔悛亦惟汝迪知知
罔不言朕奉若天道彰之以五服董之以五刑罔或
僭濫予一人能守成憲與或叢挫怠荒亦宄于爾衷
用獻替以佛予仔肩嘉乃丕績用錫爾祉嗚呼謹始
匪難慎厥終如始斷不易汝往欽哉啓順拜稽首曰
敢不夙夜惟寅以對揚　天子休命既出邦人諸友
咸舉手加額曰吾子夙著徽聞今新服寵命毋黷
于貨毋怵于威毋惰以偷毋默以容毋訐以為直毋
察以為明惟公惟斷永厥令譽以迓承天　眷啓順
曰所有上負吾君下負吾友者有如此天爰召僕大
命藏以行

釣臺集後序　鄭紀

炎祚改符新都易號南陽宗室圖復舊物天造草昧
漢之為漢未可知也海內英雄聞風奔附皆欲效勤
王討賊尺寸之功以垂竹帛今漢鼎已定延訪幽隱
粉飾中興正抱道君子雲龍魚水相逢之日也先生
物色故人三徵而後至何耶伊之耕莘傅之築巖呂
之釣渭時未嘗無終身之念也一旦幣聘之勤繪圖
之肖夢兆之徵遂翻然而起各成一代之業後世未
嘗有非其改節者今先生雖應聘而起終不為所屈
何歟此無他光武少與先生游學其知先生者必深
計先生者必熟矣自莽地皇壬午起兵至漢建武己
丑而後下詔十七八年之間身跡存歿略不往來于
懷其與抱薪進飯卒然相遇之際勤者有間矣豈先
生儒術不足與談兵歟湯以伊為阿衡丁買傳於左
右文師呂為尚父光武於先生撫之以咄咄目之以
狂奴官之以諫議其處先生也亦褻而易矣豈先生
特孤高一節之士於師傅之道或有未聞歟不然必
先生之知光武者亦深計光武者亦熟又用是之故
叅其預料而不敢以商周諸君待之乎嗚呼先生之
自處與光武之處先生者不必深論矣但此集一出
不知世之奔走權幸之門夜行不休者讀之以為何
如噫予又恨其出之少晚也然自茲已往亦不為無
益也故書之

釣臺詩序　吳仲珠見本傳

是歲予綰於城郡司訓程先生出釣臺詩示予為言
釣臺嚴子陵釣遊處也以非耳目所及之地悵悵者

久之偶有遺吾釣臺集讀未徹卷恍如身立臺上揖子陵於千餘載之下心與境會神與若人遊遂自用韻兼用前人韻成諸體詩一百五十首不自知辭意之複篇什之多也孰事往時宦遊曾過臺下能為我詩印證否乎予聞終身疲道路者或不盡知其險要而指山畫谷多得之未出戶之儒昔有私淑武夷翁者而曰我讀精舍詩夢作山中客從公夜不眠寒燈歎白石未嘗不嘆古人景仰往哲之深雖未遊武夷已有山中歌白石之句則先生一讀釣臺集而百詠鏗然亦以遐思子陵之清風高節不能自已無非根

於性發於情之正也且子陵披羊裘而坐釣臺不少俛首乎光武之招說者謂其節義秋霜重漢東京有大功於名教今先生倫堂餘暇獨取釣臺集而唱和之予謂此詩一傳徧表海角當有聞子陵風而興者先生有功於名教亦不特以先生未識釣臺而有此詩人將謂先生作夢中語又不以質諸耳目熟者而以語予人又將謂予模寫故迹十不能一二亦說夢也然以當時過釣臺觀南柯之夢方酣安知能作夢中語與夢後說夢者皆為非夢耶謂予不信請致此詩於書郵往問釣臺主人

送王時暘知南康府序　鄭瑗

暘瀾左蠡之陳有郡曰南康所轄僅三邑其在有宋元公晦翁兩大儒皆嘗知其軍事遺跡存焉弘治元年夏四月南京儀部郎中峽邑王君時暘擢為其郡守既治行李頓謂諸寮寀曰某幸與公等同仕于茲今將出為人牧諸公豈有啓發我乎於是人各以其意為辭贈君予雖蹇訥義不容默也則告之曰君之理所前瞰彭蠡請即以是為君言夫彭蠡修廣凡六百里合江東西數州之水匯而為澤東南之言巨浸者莫加焉蓋其地勢視諸州獨卑故百川趨焉又弘

博而有容故衆流納焉古至于今舳艫之去來相銜也輕飈麗日則脩然而濟不俟崇朝間遇惡風怒濤駭膽慄魂則或翩然而旋或凝然而膠或蕩然而覆或黯然而沒歲不知其幾何也然而濟者不知恩旋膠覆沒者不知怨何邪庸非適然遭之出[illegible]於無心也哉予謂此可以況夫人牧者故退乎自卑則德日積廓乎有容則人易親因民之善而加賞因民之惡而加罰在我無容心焉則所謂殺之不怨利之不庸者矣是何以異於水乎抑予又聞彭蠡實我
高皇帝與偽漢陳氏決其雄雌之所昔陳氏毗虐其

圭階擬淫名倔強江漢間方是時也南康之民罹鞬
持戟日事戰攻其知有仰事俯育之樂否邪及我師
致討既不肉袒牽羊以送款乃悉其艨艟驅其吏民
肆行旅拒大戰湖間鯨鯢送死民歸職方然後兩儀
奠而萬物遂[illegible]有阪泉涿鹿之後武功之盛未之有
也去今百二十餘年遺民故老皆已澌盡而湖山龍
戰之跡尚可考壽君治政之暇率官寮儒尊俎陟廬
阜之顛而瞻眺焉慨然語其父老曰吾民之所以男
耕婦饁樂生而送死者誰之賜歟自今其嗣而股肱
守而彝憲以無忘

皇祖伐暴之功以無忘　列聖覆庥涵煦之德然後
傾榼以共酌浩歌以弔古思起千古豪傑與遊以蕩
滌磊磈之懷抱不亦壯哉不亦快哉

送張君良弼赴福建憲僉事序　前人

我
祖宗官人之制初不限於所職通來執銓柄者以人
之器能各安所習而鮮能兼通也於是超乎[illegible]之格[illegible]
視所職以牧守多拔諸司農廉訪多索諸司憲然此
以處庸材小器可爾若夫豪傑閎達之士[illegible]石[illegible]咸宜
初不可以偏長目又可以是限其職守哉作[illegible]之益
或佐徂征典禮之爽或播刑迪後世如伏梁公[illegible]度
支矣亦出而巡察江南韓魏公如蕃院矣亦出而安
撫益利厥後二公之勳業[illegible]與葛[illegible]並耀篤
華爭高是豈一職所可拘耶然而[illegible]傑閎達傳指無
幾與其破常規而償事寧循轍[illegible]無獲是以繼或
病之而卒莫之或更也留都諸曹病於常格久矣茲
者民曹員外郎張君良弼乃有閩中屯田僉事之擢
衆皆賛羨以為數十年來始見茲舉蓋君之器能卓
異無適非宜初非可以常格拘故在廷之議亦不復
以常格屢君也嗟乎自兵農既分土著困農為兵送

耕送戍之遺法循隱然於屯田見焉然古人直行之
塞下而今則通中國矣吾閩占卒錯處八郡其疆畛
之辨糧粒之輸耕守之宜競訟之決必有專其事而
司其平者今皆於君乎屬璽書委任之意勤渠委曲
良非[illegible]是廷議固不可以常格處君君其肩以常
材自處哉伙韓之勳名或益之事業載在往牒可覆
視也異時將有責備於君者幸[illegible]讓

衍極書重刊序　宋端儀

衍極凡五卷鄉先正元南安教諭鄭杓子經閩字學
之衰絕而著其友郡庠賓序劉有定能靜注釋之板

行于世方百五十有年而風敎氣俗最近之邦乃㷔
有歳之昔其篇名僅見於陳衆仲鄭氏先廟記及世
傳書目中所謂見名不見書者余嘗效昔人求以八
道未能得順者能靜玄孫正隆德甫典教樂平從吳
康齋門人受寫本以歸蓋自蒼頡迄于蒙古氏凡古
文籀隷以極乎書法之變皆在所論議潛心獨詣參
驗稽決陶鎔歷代之偏駁會歸一藝之純粹要之未
嘗不本於古人而其中若九德若正邪若四時餘閏
之說之偽又其所自得焉者其字學之指南乎竊嘗
聞之先民有言備萬物之體用莫過於字又曰埶兩

象之建該萬彙之理無踰於六書則字書也者乃至
理所寓而不可不講者若昔周官大司徒教民道藝
而書居其一又有外史掌達書名于四方書同文
矣自秦而下法雖不能不與時變而爲小篆爲隷爲
八分爲正爲楷爲行草爲飛白之紛紛然皆轉相祖
述間亦頗有肯斉家循之緒上追科斗鳥跡而得其
遺意者顧九流之論無章聚劫之典未嚴或者騁其
私智競超妍媚而偏傍點畫浸以失眞其品題之者
又復鮮識與妙言人人殊所以不能不起于經之嫺
矣也于經嗜古博識尤工於書乃寓書者逑以慮其

素蘊而佑啓我後人其用意遠矣昔右王軍讀蔡邕
筆法書遂大進所極之書皆在論筆法而已志於字
學者能得其要領而知所以施以得其理義之趣
於以端其心畫之形則所謂自末以求本由藝以進
道同小學之流而泝于大學之源者可幾矣遂可談
日本之則無而不必精其能乎德甫方將重鋟于木
願有訂其魚魯之一二因併書以貽之

贈興化府推官鄭公致政歸養序　前人

上饒鄭公堯臣爲興化府推官甫歲餘坐積忠致微

恙自謗不堪吏責忽告于部使者祈解所居官狀既
上治行李不書牘閩郡聞之譁然言于太守之庭曰
公臨民存撫字於催科而寓教化於刑罰儒吏哉病
已當視事如初願得申白當路毋遽舍公以歸而公
志已堅竟不可回沮於是雨庠師生相率命以言贈
惟公學明行尊所師友皆海内名儒最留意於當世
之務其佐守臣裨郡政用以圖報國恩昔寬公初心
爲然而晉爲慈親越居千里頃緣門戶多故侍養之
人公之誦陟屺思倚門每切於一日十二時間則其
必必然圖歸焉者又所謂烏鳥私情焉云耳昔者屏

山劉子蕤登歲宦遊已丙以親故致疾棄與化軍通
判當世高之至今傳于青史而誌諸郡乘三百年來
又復於公乎見之源郡從此添一故事其於名教亦
不為無所關焉然屏山既還武夷與籍溪胡原仲白
水劉致中往來講學若而善良者彌衆公歸色養之
餘合二三同志上下其論尋繹乎潭溪之緒以行其
鄉以淑其徒則所以同符於屏山者又匪直引疾一
事而已公名夔堯臣其字自號愚菴由太學生領薦
以銓試高等令祁拜官云

莆陽郡學鄉賢祠諸賢考證序　前人

郡學故有先賢祠宋紹定中定祀唐侍御林公藻至
宋元樞鄭公僑凡十有六人類多名士惟方昔作以
始建廟學與從人因其他無所考見遂而祔諸當觀
察之傍似矣鄭湘鄉昔嘗開析衷其言有詆孟子者
大儒君子至有病風喪心之誚則亦迂謬矣今以林
艾軒所撰墓誌考之蓋其少作悅而著存古易其所
詣抑又高焉列之一鄉之善士未為甚不可者宋季
若元以及　國初累有躋升爰至宣德間增至六十
二人至正統間增至七十四人其中可以參錯昔人
無愧色者固多然承貲朝府幕梁正歐史雜之傳

徐鐸擠排元祐在編類章疏之列卓厚方寧宗講議
財利以才在選中而大樂修史資討論蓋是居厚劉
昺之流匹也乃使之俎豆其間則不知當時評者何所
取於斯人也夫大節不可不謹大義不可不明勿謂
有其舉之莫之廢也若乃王回方軫徐復陳淬宋旅
陳吉老林霆林琭方士繇黃艾鄭耕老王悅余
崇龜鄭寅陳沂諸賢或潛首或晝雲或事功或戰功
亦有潛心聖賢之學者是固與群公并立之翹楚者
顧顧回視徐師仁俞澗道史林大鼐門應秦檜以及
徐寅陳絳鄭厚劉克莊顧長卿與　國朝一二大夫
士間可責備又疑若過之然或以其子孫衰替或以
其遷徙他郡顧不與焉於此不無遺憾故今序次已
祀諸賢銜名謚號因併者其履歷行能為卷者四其
應祀未及祀者亦摭其行實而別為一卷凡此皆稽
諸傳志取諸公評非區區一人之私抑余編集此書
特因昔日已成之事而道其所以然耳若論其至直
表異其尤如詹如欑如襄如次升如光朝如俊卿可
學愛文能數公為後學景仰足矣又不必如是多其
也

愧齋陳先生文粹序　黃瀾 見本傳

鄉先生愧齋陳公以博學雄文鳴於時以敦朴愷悌稱於朝成化弘治間累官南京太常寺卿先生既沒而遺文未行于世孫經歷啓忠大懼散逸無以稱先人意一日抱遺文請予請曰先人自著文字及一時應酬所作甚多愧不能盡刻乃屬郎中黃君伯固編選其尤粹者得一百一十四篇釐為十卷將鋟梓以傳公宜有言以為序予忝鄉曲子弟承乏南院實辱先生後則於先生之文予信不可無言故不敢以衰老才盡不足以自劾辭乃連日披閱盡得其槩因作而嘆曰孟子有言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

以論其世也公忠厚長者貌如其心而至性過人與物無競平居吃吃言若不能出口至臨利害及大節所關乃更奮肆敢言而義槩凜凜如秋霜烈日不可玩狎嘗上疏論時政叱錦衣卒不媢中貴數事尤人所難先生生平大致見於李西涯諸名公之所稱述類不勝紀予無容多贅也然而言以蔽之所謂木訥近仁外柔內剛先生以之故其發於文也亦如其人焉文字協從聲勢穩順而義理燦然態度横生往往出新意於題目之外寄豪放於典則之中讀之令人亹亹忘倦至於雕蟲篆刻以為工叢錯彩繡以為豔艱深怪澁以為奧險峻峭削以為奇先生無一言焉蓋其心明白而俊偉故其言簡易而易知其量含弘而先大故其體雍容而不迫其節磊落而崢嶸故奇麗秀絕之氣終不可泯然則先生之文與先生之德可謂協矣乃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豈偶然之故哉其足以傳於後無疑也自先生沒于今二十餘年世道人亡而風俗與化移易世之君子日趨於智巧便利而文體亦不勝[illegible]求其靖恭持重悃愊無華温潤與雅淡而不厭如先生之人與文者於今不可多得觀世君子於此不能無憾嗚呼先生九原之下固不

可作而文未嘗不存文存則君子長者之遺風餘烈猶可想見而憸浮鎮躁端有所賴然則斯文也其奇少也夫其可少也夫先生諱音字師召別號愧齋世居莆之涵江云

木蘭陂集序　林俊

行水之道因利害而順逆之耳夫水溢而上則下民其魚順疏以熄其害若導河積石岷山導江者是也水趨而下則上田不毛逆壅以收其利若鑿鄭國渠堰鉗盧陂者又是也然順之勢易逆而壅雖小猶難者以人之力而與水爭也逢其怒則不可禦矣木蘭

之溪源永春流德化歷仙遊趨莆田注之海不為不
遠匯三百六十澗之流不為不多引以溉南北二洋
萬餘頃之田不為不利以悖溪而不陂容無蹈西門
豹之議昔乎然李求既蜀終深陸海之思河伯循崖
徒切望洋之嘆以鄭而無奇男子賢士夫良守令不
信也而錢娘僅女人林從世僅進士李長者僅富民
皆自鄰郡而至捐金濟物不待一命而然俱偉以烈
矣私惜若慈義同而役智各異故長者獨垂無右之
功嘗蹟故陂論之行水行兵道一也兵法得地者勝
錢之始築將軍巖下右堅左脆水薄其脆林繼築溫

泉之口上急而下溪水襲其溪其取敗固宜長者壹
有劉馬木蘭相基天假神授雨山夾峙左右翊以當
其衝伐石海洲卧牛拋馬横縱牙互而鈎鎖以固蓋
以人之力助其中堅水不得不循我渠道以行支川
走二洋歸斗門以溉以宿以節而入海陂成而利歸
世世命脉在此也夫財貴能散者也長者之義與卜
式同而助邊助陂殺人養人異耳公非劉氏七廟之
記謂賈澣攻城野戰殺人以取王封而信堰水溉田
興養人之利僅羨頡侯今長者與信同功而祀義廟
食侯封沐我

孝宗敬皇帝歲祭之錫信不及矣陂有諸文記傳諸
記其裔孫郡庠生熊類而集之請序於予掛官委散
不能買田卜室以托老是陂筆耕硯薄間嘗竊炯水
自潤斯序也其容衰落厚辭

方忠惠公文集序　前人

宋自晦翁朱夫子起建安以上集四儒之成四方學
士師宗之閩為盛莆又宗之方為盛履齋若水伯謨
尤著者也迨尚書忠惠公祖尚真源沾溉醇馥于西
山鶴山二大老而追慕元城公為烈鐵爺之號見志
也公弱冠擢南宮詞賦第三人不祈速化沉爵下僚

者餘三十年亦遺材矣端平初鄭性之當國搜進名
士援致諫垣危言正論選親賢遠聲色杜倖幸以襄
之失蜀之敗為恥荆淮之擾為懼及繳駁數事尤忠
懇所難言公無諱焉申大義以雪濟邸之冤追罪奸
相之彌遠屢言之臨安火又言之為其黨蔣峴所中
予祠鴻禧噫是無遺直者與公終寶章學士廣東安
撫使為治尚風化崇正學表先賢薄官征卹民隱務
行晦翁家禮社倉諸法利關人國為之力無阻以故
生有祠殁致薦享舉扶揷竹以奠請贈謚而梓行其
遺文皆廣人德公之報也噫是無遺愛者與公殁淳

祐丁未至是二百六十有七年公族孫雪窩良節嗣
興家學大烝廣蒐因舊本緝之為若干卷複梓以傳
咸萃也公後村同時人平時著述甚謹尺楮片翰判
落陳言辨博雄關不及後村而粹縝過之命詞運意
以心術為根柢氣節為枝幹義理為華實名賢為標
格洛閩豐彩而手神自適爭先覩之為快亦名作矣
太常諡議謂源流晦翁涂驗之晦翁及公仕籍俱餘
四十年晦翁在朝不滿四十日公亦僅一年幾半其
出處際自相類蕭先正自端明蔡公謚忠惠繼之亦
惟公一人而已端明慶曆四諫溫陵海橋之蹟績天
壤俱敝可也而亂嗣凉落遺文晦蝕遠之今無幾公
舊本無恙茲復煥然以新梓行又適在廣是固德門
子姓錫類之賢文獻足賴抑公之精神在廣與故民
相糾結不渙散以黙運之令耶不能不為名德幸也
俊鄉閈晚出前治景行序文大祭之請抑亦後之責
也公諱大琮字德潤累贈銀青光祿大夫

湖南道學淵源題辭　　前人

廬陵陳先生文鳴總學政湖南也崇右正學而課程
詞語督勸之又蒐采元公二程考亭胡文定張南軒
六先生事行成是錄以標的諸子其立義首元公不
曰春陵曰湖南亦猶紀吾夫子孕聖之地舍曲阜而
稱東魯遺意概之後群聖而生吾夫子實集大成後
諸儒而生吾朱子實集大成夫子祖三皇宗五帝父
三王故敘皇帝三王道統之傳以及夫子本而盛之
也元公于二程孫朱子故敘元公二程道學之傳以
及朱子推而盛之也胡張則元公旁派亦猶帝之有
稷契王之有伊尹萊朱云爾然則收程朱而遺橫渠
收胡張而遺廣平上蔡勉齋九峯可乎哉曰序備之
矣生於是學於是遊於是是斯錄矣橫渠關中人未
嘗至湖南游謝黃蔡伊洛考亭之淵源固系之湖南
固未得泛該之也嗚呼夫子而後有孟子濂洛關閩
行迹繼盛道未嘗絕也二之儒靜修予畏也一二先
正時有致私愈其間者剝久而復宜亦有繼之者繼
以自湖南始元公開道之先是錄又吾道之托之地
也考時於世諸士子亟起而承之斯總學盛心亦予
小子俊願士之意

忠經序　　陳仁見本傳

是書篇章條貫發辭擬古大抵擬孝經而作何以不
別為經傳曰孝經之有經傳後所更定書也茲所擬
乃秦火之餘漢儒之所掇拾所謂存十一於千百者

也然則善學孔子歟曰孔子述而不作其書皆出於門人之所記如天地生成器物不假雕琢自然可以傳之悠久是書則微露斧鑿矣然則其亦有所因乎曰子思孟子皆嘗有作子思作中庸程子所謂筆之於書以授孟子者也孟子作七篇朱子所謂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可就者也但商敦周彝雖假人力而為萬世之寶是書則作為利濟之具竊效公輸以求其近似者爾然則其亦有啓於世乎曰古人著書多矣如老聃莊周列禦寇荀況揚雄王通輩皆名大家而涉浮駕誕害理亂真或有之如國語戰國策說苑諸書又皆馳騁縱橫偏詭異雜以刑名術數之說正如作為器玩足以供人耳目而非資身之具古所謂虛車是矣是書則人家日用常器雖制不逮古而亦不可廢焉其曰馬融所著鄭玄所註二人皆漢經生史言融著春秋三傳異同註孝經論語詩易三禮而無所謂忠經玄受學於融所著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亦無註忠經云云豈二人不能自信隱而不衒故在雜時無所見今託上傳乃後人表而出之耶抑史又言融逆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奢樂恣肆黨附成議意者言雖善而弗信故弗傳爰及後人未暇責備不因人廢言而其書始傳焉是皆不可得而知也但云二人皆註孝經而遵信之固如是也其擬之有是作或者其然歟玩其詞意大略漢文字與魏晉以下蓋不相似夫漢儒專門訓釋前輩謂世不可無欲學者中心有主而知所擇竊以為所著之書亦然則學者由是而學而又參之他書以究其同異得失以定取舍之端則資之以脩身而以事其君以及夫立政用人亦多剛擇善之一助也

天津志序

弘治庚申秋予奉　命治備天津兵備副使金君舜舉以志典未備屬為假筆因念天津為我　朝圻內重地

太宗文皇帝定都形勝居重馭輕設立三衛於古直沽去京師二百餘里以為東南屏蔽百川會流條而為三至此合而為一縈回吞吐以達于海遼海鯨鯢鼓吻上游獻之未速必且摇毒漕舟商舶道路少梗識者以為憂百餘年來坐享寧謐其藉以一面之重而金湯倚之矣自城設險備繼而學校修又繼而貢士啓額最後兵備設官綱紀漸張儒風亦漸盛彬

彬與上國齒獨記事之書尚闕進黄髮詢以開造始
事搜子孫考問祖德已不能舉其詳況遠迹乎誌其
可以終無耶遂忘固陋博放近所謂郡邑志叅酌論
叙而從其善其有不合則斷托義例閒亦附以已意
故城市宮室食貨學校官秩之類昉自我　朝而土
地人物古跡則遠及前代戸部分司所治別為一集
以致其詳其他有關風教可以廣見聞而立程式者
雖非專地之事亦附集之以備考究逾時始卒落顛
及代來稿北歸正有迫冗奪因仍幾欲廢之明年舜
舉亦以憂去適黄岩施君彦器以河間守擢是兵備
副使下車先意文事价而徵乃閱前稿楷以遺之昔
孔子謂文勝質則史志非史也其記事不可不信與
史同也稗官小説史資其善志亦可以備史之遺先
儒廣漢張子謂修志不可不載人物正以其景行仰
止而有資於展卷思齊之益但有之不可遺無則不
可強或者為生諛死文致巧飾以植恩避怨如之何
其不籍籍口騰也予竊病之生長是邦者㡛祖父肖
戮勤勞膺重城之托其不仕者亦給自公食三農之
力而受若直有秀而頴則養之學宮視其成又設憲
臣擇賢有才者長治以鎮靜之則文教武備為所有

事而誘藝閑習讀法飲射不可時廢務相與守法勤
事以宣　國威勸德規過以厚風俗絃誦詩書以復
先王之治嗣是而書當有大者姑此肇端以俟之縂
窮焉

送陳侍御疏允終養還郷序　前人

吾莆當　國朝文治之盛先正聞望如林滄菴公翁
氷岸公陳庶懿公柯竹岩公彭惠安公楊朝重公俱
文章事業可名世彭與楊尤以風節稱又有黄求我
公宋立齋公端厚朴重廉靜儒碩亦今世所難者諸
公皆天下士也天下人知之人能言之當有直書其
事則後世人知之人能言之至於知而凋其隱言之
無所勑附則惟産於其地與際於其時者爾始時周
每與予論古今事輒扼腕幾於盡信書不如無書之
説至論人所以為賢則曰必務實務實云以其可以
利用安身而取之於己為有餘也非謂其必能有傳
是雖有激而云其亦有所取驗自信之深為可取焉
故自入臺即慓慓若不勝踰時以敢諫名臺端倚為
重時　聖天子方厲精化理矣不自愛以徇顧有老
毋焉封孺人張氏早寡撫己之孫今年七十有七矣
為貧鶴祿遠離膝下誠非得已者上終養疏得　俞

言以行昔人謂少則慕父母仕則慕君以為因物有遷然則惟理之至故物弗能遷其輕重本末分數較然他日推而極之則內外先後俱可無遺憾矣即此二者立身大節而其廉靜簡朴與物無忤斐然成章說者謂吾邑壺山端重秀拔不在泰華下時周得所仰止而非剿說億見者卓爾景行注標的於百步外固不宜有毫髮爽雖然古有之適跡不堅南嶽獻朝與終毋之年槩好爵頒飾與服如史氏所識者吾不為時周疑然於時周之行而及之因以規夫為人子為人臣者

贈山齋都憲巡撫江西序　方良永

士之仕也有其具而已矣有其具無其時孔孟且需而弗進也剝盡而復否極而泰上有　聖明下列壽俊內無疵政而外絕釁端夫是之謂時然際其會諸蓋寡吾友山齋鄭公之際亦奇哉當左轄江西時逆濠肆虐摯斷無諱轉移夫柄以死生禍福有位人其應如響公從容其間屹不為變而媒孽之禍作以求致于非辜落其官而怒猶未解也林見素擬巡視貴關東辭相位去亦已矣猶百計偵伺胡永清先幾而遁卒致詔獄遼左之戍性命幾不保公既落官人猶公危雖公亦自危也迨反狀既露逆兵猝起皖城拒其北陽明之旅已鼓行而西濠進退無據駢首就擒當是時也已有訟公之寃即其家而起之者　飛龍利見　大命維新反弊政而還之舊以與天下更始顧以江西甫定之邦非老臣宿望以拊循鎮靜之不可而公巡撫之　命下矣公之遭人固公奇公亦自以為奇也故再起非難而時之遭際為難時猶濠肆也公固無此起濠死而中外之好尚在公亦無此拜拜亦無能久於其位今則無是矣簡修進良繩愆推恭以弘大新政保釐西人如[illegible][illegible]不剛不柔詩所謂不吐不茹公固有以自副也抑善作者不必善成得於憂患者恒失之安樂易曰樂則行之確乎其不可拔公孝友貞諒論事侃侃不詭以徇文章刊落葩藻根據理要無諛詞既得之涵養之素而復危歷險衡慮困心於八年之久以日見其至以晚其成於所謂不拔云者非獨公之自信人亦信之無疑也予不佞與公素莫逆既慶公之遭且知公固不負此時也因書之以為行贈

贈節推傳君榮擢常州郡倅序　前人

是歲正德己卯夏六月吏部擢吾郡推傅君美政通判常州府事報至民皇皇如失所依知不可留也謀立石道左以系去思蕭大夫士相率贈以言比十月部檄至君捧之色若不懌然者松厓子訊之曰時不可爲耶曰否大懟初平聖心感悟更化善治此一機也奚爲而不可無亦負有資望而晉秩滯且慍耶曰否升沉遲速命也而半剩端寮倅車分乘又得大郡如常亦足矣敢滯與慍尤哉若是奚爲其不懌也曰官易地而政未諳民或異俗士夫或異向而心未易孚惴惴焉勛名損於作推時是愳爾松厓子作而解之曰官信易矣而官政未始可易也民俗信異士夫意向未必人人同而善善惡惡之心未始不同也君嘗再涖蕭一涖杭杭之民與其士夫君既能兼信之而無間於與今何獨疑於常襲君之故以無變于初常之人有不信耶予嘗見君淂身矣氷蘖自持不矯激以自衒又見君施於政矣峻法弛而惠愛溢察其隱而開其迷必小大不究乃已又見君之與人矣過以禮而接以誠事有弗直輙爲理而或干以私則婉而拒之以是民依依不忍舍士夫之樂於頌美也與與杭既爾顧於常有弗爾邪而猶退焉若怯惴惴焉以爲憂亦過矣君再拜謝曰微公言吾將無以自慰今釋然矣亦安敢變其平生哉於是邑大夫雷君孟升與三庠文學蔡君希淵華采乞文予無他說以張之乃次第所與君語者授之俾書爲贈行序

武康縣志序

陳琳（字[illegible]弘治丙辰進士今爲南京兵部侍郎）

古防風氏國於封嵎爲今武康之地攷之記傳足徵也嘗疑堯舜之世江以南未盡闢而封國不宜至是及觀禹會塗山防風氏後至塗山今會稽豈其地相近而皆列於荒服之內邪漢以後地運漸南故其山若增而高水若駛而清人物土產習俗亦漸以熾逮入 國朝而武康遂爲浙東巨邑絲纊織縞衣被海內則其他可知已舊時有吳興續志又有餘英志我朝會稱爲一統志然皆縣聚湖州一郡而襍書之而武康未有專志豈非其邑之缺典也哉衡陽易君來令是邑政事之暇乃倣一統志凡例摘其事蹟分類而書以爲武康縣志既又訪其遺跡廣之故老補其缺而訂其謬凡古今沿革人物土產習俗於是咸備其用心亦勤矣既成將梓以傳介予鄉友來京師請序于惟邑之有志其繫於治非細也而今之爲令者斃斃於簿書期會之間且不暇給安能留意於是且

非法令所及若非吏而儒者亦未嘗不笑以為迂而
君以為首務且其力足以成之不可謂難矣乎夫灾
其圖書興利以養民表其地之先賢以風示後人皆
志之所有亦令之責也君其次第為之則尸其地食
其報將與志之所載名宦並垂不朽其實俟是志徒
託於虛文而為俗吏所嗤笑者乎此予之所望耶以
復於君者君名綱字正道督而修之者邑丞許君英
判簿李君睿而索予文者鄭君美今為其邑恭云

送邑判秦君致政還鄉序　前人

甯子曰去名者無憂而論者往往謂軒冕榮貴為外
物若為身累然者抑豈至言哉易曰時行時止動静
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固不以名位得喪置欣戚其間
則亦安所遇而已矣上猶秦君廷玉由太學來判吾
邑未嘗考輙致其事以去過予言別予曰君官卑而
祿入少歷未深自居規畏不敢溷凡俗自潤故槖蕭
然上猶近罹兵燹廬室為墟田園蕪且盡吾將予有
言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羈則無所於歸君何恃歸
哉君曰吾嘗誦紫芝之歌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
肆志竊慕之而迂疎率直刓方為圓變白為黑其果
吾事而亦果吾安耶況今年六十有六亦年至之時

吾固無恃而歸亦何得所恃而留耶吾邑不可往吾
將市舊業携妻子卜築南安耕薄田棹小舟弄水雲
而狎魚鳥以待盡餘年何往不自得哉言已予且快
且悲惆然自失記宦游南北十有四年非如君之歷
之淺言無補於時澤未加於上下非如君職簡地限
而循覓其施貧雖無異於君然豈吾人及計哉君得
從容罷而予尚羈縻鞅予之自謀不暇顏靦謀君哉
吾達者也順時而止者也不累於名者也君去矣自
食其力饘粥得繼無失為畎畝逸流即不能亦將使
樵翁牧豎群而指曰此固蕭賁判簿也不亦美歟今
尹周侯以仁惜其去也需予贈言序之如此

送邦憲鄭君之南粵序　陳茂烈見本傳

伊川謫涪州元定道州留中無所芥蔕得賢愚之歡
心無他見道明耳越江別淚嶺海出瀾頓沛失其常
者衆也噫見道者世可易得其人乎哉予於鄭君士
達之行而有以闚其淺深矣
孝宗朝君與予同被召君適南都赫赫有聲稱于碌
碌西臺及歸終養君以憂制去正德初起復今
按湖南代還與時抵牾調吾郡節推人聞先聲而顰
顯以待既至予謁之曰暫借牛刀君笑曰愧未學獻

談琅琅如平時予異之又能刋落形迹盡禮以事上警析以賓賢悉心以體下於是審重獄剖繁詞拔淹滯清案牘定徭役括隱丁抑豪右扶貧弱積弊頓革惡政一新未盈數月歡聲四流方欲講究水利濬塞陂湮立悠久之基而旗幕之檄下矣嗚呼天將玉君而致為是挪亂耶抑吾郡生靈之無祿耶士夫武弁以及黎庶無遠近遐邇為之興嗟君無幾微見於色予尤異之夫

謫於簡再簡於廉人所不堪君之操愈堅不知果於道有見乎否乎即今之處簡固知所以處廉廉人於君所以後之愛之又未知其何如視顛沛失常者賢以否又何如耶予家食數載忍見時艱自吾郡言之前守張公時峻踰半載而去今君未半載而又去天下郡牧如二公之去者殆未知其幾人求如二公脫然無芥于懷而得合郡之心者又未知其幾人焉韓子云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吾郡二公何古今之人不相及哉諸揮侯作圖徵言以贈因拜書之以表二公之賢

送黃伯望序　林夔

予初入郡庠伯望已號前輩慎言寡許若與予不相合長揖外未嘗輕相近一日候按部者於郊未至予力乏坐偶右伯望曰吾長予不宜然乎引退然亦笑其過於類懃後予領鄉書伯望繼之同第庚戌進士同官戶部僑寓又同巷當是時無一日不見伯望見伯望必傾倒後已伯望毎謂予子某事過某事不及初聞之循憤且恚居閒處獨因以自撿蓋有甚所言者百孔千瘡東防西潰且恐伯望之不言矣丁巳讀禮歸始別於乎友道之廢久矣未合也相望如秦越既合也相附如漆膠俯首抑氣不肯輕出一言恐相齟齬比以相全而迄於相失也有如伯望者始能正予以禮終能輔予以義朋友盡若人輔仁之益庶幾乎哉而予謬悠之迹得免播揚者伯望賜也伯望有南方優事過家奉卮酒為二親壽走謁諸墳墓見鄉之先生長者公府僅一私覿簡書有程車馬且戒行矣群公相率賦詩見素先生冠以序夫伯望群行卓然作者盡得其實矣而復贅是不腆者朋友之難離合之感也伯望亦有慨於是乎

桐鄉縣志序　李廷梧（字仲陽弘治己未進士歷官大理寺丞）

桐舊為鄉隸崇德宣德庚戌始分崇德西鄙為縣而治于桐因名曰桐鄉其初為鄉也凡山川道里民風土俗與夫人材物產之盛皆見于崇德嘉禾等誌析

分之後則關馬汞有任紀載之責者正德壬申鈞州任侯仲伊來爲縣首會稡各志傳采典集凡涉桐事者畢牘而識之而又咨之故老考之傳信㒷真黜謬刪繁就簡允爲一邑成書今年春侯以職事至京過予言故且請序按周官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土訓誦訓掌地圖道方志以詔地事而知地俗則志之由來遠矣存于世者如州箴黄圖風土記諸書大抵志類也其爲言皆約而盡直而覈可以該事實垂法戒非苟作者㦯　國家承平既久人文聿興搢紳先生皆得以游藝餘功及於志事然取而閲之其能粹然完美足以追古作者㒷幾若義例弗當條章靡立或詭言傷正或懷詞損實者往往有之夫本道德而後可以言文具三長而後可以言史志之記事如史而會意惟文弗過其人焉欵摽筆以爲文具美觀豈不悖哉桐雖新造之邑然賦貢戶口土產疆里在浙循可甲乙數而以例于江北則雖方州小郡殆循過之獨復道綴文之士輔理承化之臣則若寥寥無有俍望而起者豈爲政君子未能倡而導之歟侯爲是舉可謂知所先務者矣繼今以往吏於其土者於是而寓覽焉則不俟觀風問俗自有以備見

丹興衰之微生於其地者於是而披誦焉則不俟稽古攷文而自有以盡覽乎古今之跡襲完富而思保持察俗尚而思因華觀俊又而思陶鑄詮流品而思勵行悟勸戒而思趨舍感發興起而名宦人材將彬彬乎輩出矣予嘗承乏是邑時則有妄僭而刻于梓者每欲脩正之未能也茲覩侯之成書既喜且愧故不辭而爲之序

嘉興守楊公政蹟錄序　　前人

㝡予令桐鄉聞陽城楊公之爲守也邑無饕誅郡無秕政民皆恪勤于農無有求利於官以干農功者去之數十年凡政之惠利者究其源委必出于公民之咸造于庭白事之顛末必曰楊公云何他守不得與也後予入官于　朝益聞公之行業于士大夫間至於墓隧有碑郡乘有志名臣有傳則又天下所共傳誦不可掩者公何以得此于人哉夫至大至剛之氣人誰無之然能善養而充則至于塞天地旁日月出幽入冥亭亭物表而或不然者欲蕩之也公自筮仕以來即捐妻子簡嗜欲抗志勵操介然不群故其襟懷洞達正氣常伸茹剛漸不爲之驚解棼錯不爲之亂調甘辛定震撼而不爲之撓非其義爲逕不[illegible]豈

也非其道王公大　人不足貴也恵澤之流又足以
沾溉群生憑藉數世人徒見其方嚴竣整若巉崖壁
立不可狎視不知所以持養是氣者蓋非一日之故
矣信天下之偉人也哉然公在郡踰九年知己不逢
徵召不至臨乎其上者非惟提衡推轂之未聞也顧
忮害之擠抑之甚者從而下石焉及既滿考始有浙
憲之擢雖進位中丞又速輒斥環天下列郡數百而
能柔言脂韋飾智為恭席未及温皆梭武要地考其
所以為政曾未能望公一二也而升沉久速迥乎不
齊如此豈所繫乎其遇耶雖然公去民思之不忘於

是礱石以識歌頌之聲續衣以示弗翦之意茲又有
政蹟之錄焉以今之人心如此則當時之人從可知
矣以公之得民如此宜乎時之不我容也上舍生陳
詔以錄示予請為之序予故備論公之所以繫民之
思者如此嗚呼陳生錄此其有所感也夫其亦有所
諷也夫

送都憲山齋鄭公巡撫江西序

黃華

山齋鄭公之以都憲巡撫江西也其去罷方伯時八
年矣華於公之出處未嘗不反覆世道興衰之際焉
夫古者逆亂之雄欲動於惡必先去其所忌其不足
忌者大抵可說而下也先是逆藩始橫素翁為巡撫
獨策其必反稍裁之已不能堪翁致政歸公為廉憲
連為左右方伯亦策其必反又稍裁之滋益不能堪
遂反噬賴臺章交論天下諱然竟不敢加害然猶傅
會以罪去於是無復言及且頌其美者矣浸淫以至
於亂尋敗亡　先帝始念公先事之智排難之忠即
日擢為四川方伯未幾在廷僉舉我
皇上入繼大統首章首見公姓名若曰茲貞臣也是
敢抗逆濠之橫是嘗有德江西之人其長都臺以撫

西人　命下輿論稱愜方公之被禍以去也天下危
之曰公其不免今免矣江西人思之曰公乎其庶幾
復來乎今復來矣士君子惜之曰安有賢如公者而
不柄用乎今柄用矣公將何以慰天下之望乎況昔
嘗其難今當其易昔處其變今處其常公之不負天
下之望也亦審矣世有以一創而懲遂改故轍者輩
蓋鮮見之未嘗不退而自懼也亦安敢復以是量人
哉公長材與學粹夙勁節在鄉評每以公與素翁為
匹今都憲之擢亦與翁司空　召命先後下且復履
翁舊撫之地行翁之事世以為不偶然云

送林二山赴夷陵判官序　莆人

二山林君以來之判夷陵也取道過家顧予後峰山中與之登古棠陵越嶺以望滄海遂遊九峰泝涵江凡三日而後去將行謂予宜有言予亦方思所以贈二山遂撫夷陵之故以語之昔歐陽文忠公嘗貽書高若訥爭范文正公事坐謫夷陵以景祐三年十月至明年十一月移光化計在夷陵僅一年而文采照映藻光衣被至今夷陵之山川草木有光耀焉夷陵人相與語猶曰吾文忠公嘗辱臨于此也而凡仕其土者亦往往以前政自詫夫當其時投之險惡之地

固以顛踣窘辱之也孰知數百年之後而人更以為榮者乎豈直道之在天下屈之而益伸抑古之所謂賢人君子亦必沮遏摧軋而後能有所成與二山之謫與文忠同而又適蒞其故所履地人望二山不薄矣二山時不為文忠而已乎文忠在夷陵嘗閱陳年公案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因嘆荒遠一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爾遇事益不敢忽然則夷陵句歲之間固文忠終身造就地也向使不至夷陵則所謂枉直乖錯者奚知焉不因荒遠一邑則天下之事又奚知焉文忠異時接引後進每談吏事而不及文章

蓋得諸夷陵者深矣嗚呼此夷陵之所以有文忠亦二山之所以為夷陵也雖文忠平生可法者多予獨舉此者蓋夷陵之故也夷陵自為邑以來前代名賢宦遊者亦多矣予獨舉文忠者慕其迹從其同也二山二山亦將為文忠而已乎

莆陽文獻卷之十終

記

導伊水記　　蔡襄

伊水出伊陽縣西南山北流至闕塞折東會于洛自闕塞始釃水行一十八里以貫都城伊瀕大山多數百里多材木林竹薪蒸椽栗之饒歲取之設方桴以載浮伊而下循渠引行萃于城中物衆售平人用賴焉其後渠廢水涸昔之可浮而至者悉戴且負久之莫或復也寶元元年今振武軍節度使知延州范公以資政殿學士吏部侍郎居守西都首圖伊渠之利乃命知河南縣事王益恭巡檢李昭慶迹視其故計費度功以監竹木務劉信河南主簿歐陽昱總工徒秋八月二十七日始作冬十一月十六日役休納石竹絡以障大川更起隄防擁其來勢及城且五里洛渠横前不得絶其流而度編木爲槽承以石趾架而通之向之戴負者復舍陸而浮矣官寺民舍往往支取其餘溉注園池碾磑爲利滋愽其年公持節守邊明年以書語某俾述渠以遺後人庶完治勿壞某竊謂近世守官亟更易無常處所臨之郡官稱姓名適在人耳目則又罷去雖良吏勢不能施發德惠漬溉風俗之久視其地其民置之若遺迹非志於民者孰去而思之耶公方專制羌虜蚤夜設方略諳機勢以攻取決勝爲事今乃勤勤洛人之利而不忘可謂志於民者矣

郭氏旌表門閭記　　林光朝

一夫以孝聞而天子喟然爲之改容且至大書其門以褒勸旌異之莆之東北隅惟林氏爲故家雙闕今無恙南北衢衢道由是出必立馬停輈而後去三百年來有郭君孝子視昔人爲無[illegible]先生貌古心不雜所視惟尋丈口不論時事聞他人之過則掩耳而去以是豪傑愚暗騃憒辯佞雜然人品何所不有與之處或累刻積日彌月竟歲或邂逅一轉臂許足必以處仁爲古之人先生蚤時遊大學以操尚稱四十餘客錢塘聞母夫人之喪徒跣走二千里每一哭輒嘔血家貧甚無百錢儋石之儲及治葬雖故人有所饋不肯受聚土爲墳而廬之於其旁塋兆廣袤不出三數丈有甘露降赫日當中則霏霏來下晶明膏潤土脉欲動乃如與時所聞者余於是弔先生於廬下先生杖而起且曰義重事親有所不足敢以是欺吾子是歲郡國白之朝有旨旌表其閭前安棹楔門

左右累土高尋有四尺堊以白而丹其旁角此故事
也前代帝王應法復孝友之家璽書具存則聽復君
子之澤不過五世先生所以遺其後者雖帶礪不足
尚也先生六試于禮部以右廸功郎補潯州司法叅
軍秩滿再調德慶府錄事叅軍昔者元德秀六十不
知女色先生過六十而後委禽焉其在他日足跡可
數不必道說而人自信之每夜半嘗焚香邀取之販
婦已而弃去曰此但與瓦礫塊土等耳余一夕夢先
生踽踽然衣巾如寫水旦日詳其夢其童僕自外來
猝然曰先生遇夜浴何嘗解衣余每怪夫夢之無從

也汲直萬石君父子徒之兩龔李仲元管寧陽城其
所以自處也瑟焉如玉鏗焉如金又如氷寒火焦不
必以語人先生固不待三十年而後議論乃定也隆
興更元新作門閭彥華於先生為族子屬某書其事
筆不下者三年矣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
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此為先生之閭我不
出戶而昔至也時乾道元年四月三日

五芝亭記　　前人

紹興二十年春太守陸公命其堂曰三瑞蓋從邦人
之請且紀事也四月之吉乃與客登堂合樂張飲是

日也飛觴臺之東南俱有異產如嬰兒之拳者凡以
五酒數行客起而環觀之時有通人洽識者瞿然曰
佳哉是所謂煌煌之英也吾往時嘗游大梁見於華
原鄭公之第治循今所見也越旬日本茂而實滋其
大盈尺小者亦或數寸輪囷秀出不可名像欲翔而
止欲躍而留有如環者有如璧者如蟠蜍萬年而角
者公由是私自異之乃為壇聚黃冠祝之三日遠近
相攜而觀者蓋如堵墻焉公之治莆也詒平而禁約
化行而令隨人安以舒百物順也雨暘之禱欵刻鄉
應自春徂夏麥隴大熟黍穗十倍陳粟未散而新谷

已升三十年來視今為樂歲也甫人父兄相與言曰
吾為兒童既壯且老矣聞某地朱草生某郡之山出
器車某歲天馬來景雲集寶鼎現當其時居人日食
四鬴東阡西陌相去纔百步是必正衣冠束帶而後
往也今天下罷兵十年官賦以饒民齒以蕃慈祥之
氣日以渝洽靈芝五莖產于公侯之圃歷歷如曩時
所傳聞者太平之應自此發之願公為福於天下而
無忘此土也於是雜然以歌詩謠曲為公賀者芝之初
生其色如釜金旬日如凝脂又如渥丹復一變隱然
而紫章今畫工所傳者最後黃中之色也公乃以五

芝名斯亭而命州民林某為之記特六月丙午朔也

艾軒祠堂記　陳俊卿

淳熙壬寅夏四月永嘉林侯仲元來守此邦政尚嚴明以厚風俗敦教化為本閱數月閩郡之士咸造于庭曰莆雖小壘儒風特盛自紹興以來四五十年士知洛學而以行義脩飭聞于鄉里者艾軒先生實作成之也先生學通六經旁貫百氏蚤游上庠已而思親還里開門教授四方之摳衣從學者歲率數百人其取巍科登顯仕甚衆先生之為教以身為律以道德為權輿不專習詞章為進取計也其出入起居語默問對無非率禮蹈義士者他之間有經行井邑而衣冠肅然有不可犯之色人雖不識望之知其為艾軒弟子也莆之士風豈無所自先生歿已六年人思其矩範願得立為祠宮春秋薦以苾芬以慰邦人之思而垂後來之勸敢以為請太守喜曰古所謂鄉先生歿而可祭於社者非斯人其誰乃擇城南隙地爲屋十六楹丹雘一新像貌煥然崇德尚賢聞者興起越明年二月丁酉太守率諸生有事祠下一郡之人莫不奔走瞻敬因謀刻歲月謁記於予予與艾軒游四十年所謂三益之友其可辭先生諱光朝字謙之艾軒蓋其自號也少有聲場屋年五十始擢太常第天子聞其名召試館職入著庭為吏部員外郎國子監司業兩學士人服其素行矜式惟謹出使廣東以儒生平劇賊　朝廷嘉其能增秩召還為國子祭酒車駕幸學命講中庸　玉音嘉奬賜以金章不旬日除中書舍人以繳駁不當為御史者遷工部侍郎請外以集英殿修撰知婺州行次逾年得疾三日不起天下之士莫不傷其才有餘而用未究也況邦人群弟子乎昔楊厚歸犍爲以黃老教人門人猶為之立廟嚴君平在蜀以忠孝訓俗人亦爲之立祠今艾軒之學行文章爲吾里宗師可無祠乎然則守侯之政亦可謂知所先務矣

脩復艾軒祠田記　劉克莊

初郡人祠艾軒先生于城南田以贍之者忠定趙公也碑以紀之者正獻陳公也不幸先生二子繼卒循子成季守幷伯有賢名忠定客也又卒家事益落田爲二姓所得諸孫曰鈞者愬于計臺方公大琮喟然太息曰竊祀田非法也没價返田法也吾使鄉部平厚毋薄檄郡丞以寀名錢酬元直之半俾復其舊會易帥他路事不行回既去祠益圮鈞復愬于郡楊公

陳亦喟然太息曰古者祀鄉國之先賢以為先師又
軒非先賢乎式閭表墓自昔有之田非閭墓比乎迺
新祠宇復論二姓曰先生在不殖寸產沒豈與鄉人
較數畝之田者雖然誘先生之廉讓利故家之淸貧
取而有之此名不可安也方公去矣寘名錢不可覬
其以郡緡十有二萬酬若等二姓退聽毀券歸祊公
又曰是甞一鬻矣安保其不再乎贖其田凡八畝三
角三十一步歲得穀十七斛有奇錢千緡久遠而可
托者莫如學以田隸學曰文郁先生孫也宜主其祭

釣井伯孫也有勞於田令學官以其歲入分給二子
騎甞孟子論善士而有一鄉一國與天下之辯以陳
良為楚產以仲子為齊巨擘至伯夷伊尹則不然今
夫前陳後方前人也其於先生猶曰吾東家丘云爾
忠定番人也楊公蜀人也地如此其遠也歲如此其
久也事先生如此其共也豈私於東家者乎若先生
者所謂天下之善士乎楊公起倫魁由樞掾尚書郎
出牧其來以風化為先務旌賢崇德蒐遺繼廢於是
二劉二鄭城北四先生之祠皆新朝廷嘉公治行就
擢刑獄使者垂發命某曰祀者莫侯者歸今于二大
父實同閈宮其書于石某不敢以衰病辭

淮東總領所寬廉堂記　前人

淳祐乙巳司農少卿淮東總領金華王公埜上章
再求去上留之進本寺卿訓辭曰爾行之以寬裕
本之以潔廉此朕所以懇用情于爾而不忍遽促
之歸也祇若成渙勉為朕留公初出使慨然謂是
職之難有二操切病民也出納汙人也故治己者
極其嚴責人者極其寬至是讀王言而喜曰上英
睿洞照群下凡臣所為陛下固知之矣迺取寬廉
二字扁其聽事西偏之堂記諸石以荅天寵夫理財
之難尚矣先朝雖重三司使之權然所任之人皆寇

準晏殊王堯臣包拯蔡襄宋祁諸名臣熙豐以後稍
用惠卿嘉問之徒講之於內薛向吳居厚之流行之
於外元祐知其弊擢李常版曹出鮮于侁將漕以救
之未幾豐亨豫大之論起有魏伯芻者以胥史之智
變鈔引之法求多不已遂啓侈心而召狄患南渡德
音首欲痛革然賦入既狹兵費浸濶其取之於民者
終不能復祖宗之舊而四總建馬蜀稱趙開昇潤鄂
三王人各極一時材臣能吏之選百餘年間酒茗鹽
鐵蒐求無遺蘊矣於是用事者方以為未至吏出新
智以圖富强卒之無他繆巧不過籠商賈困郡縣而

已蓋時賢所操之術非獨惠卿嘉問之所不肯談向
居厚之所不敢為亦伯羽輩之所不忍謀試者也使
其利歸公室猶且為國聚怨況或以潤其屋而肥其
家乎上雖欲之而握任公等兵曰公通儒識我飢飽
矣民曰公長者知我疾痛矣余來江鄉耳聞目擊者
如此或曰公方今多壘之秋財殫粟亡非手運牙籌
如飛者殆不能濟而王人之言雍容如彼君子之論
舒緩如此如事功何余曰漢下告緡搜粟之令罪至
沒入天下莫敢及款兒寬則牛車檐負爭輸惟恐
右內史之去以寬不以嚴也渭上之耕木牛流馬之

運厥功大矣而其根本乃在於成都田十五頃桑八
百株以廉不以汰也行督責之政以稅民深者為賢
客斯之法也夸祿賜之富以文其與民爭利之過桑
大夫之言也或者語塞因次第其說以復公命

興化軍新城記　前人

莆為郡且三百年猶不克有城皆曰樂土也緩事也
一日盜起汀邵他州增陴浚隍惟莆四封蕩然破扉
不闔未幾盜寖南侵勢且及境富家窖寶物婁人挈
空身咸欲潰去郡人陳公宓始倡板築之議士民和
之臺郡是之會王侯克恭病委其責於通守趙君汝

盥事方有緒而王趙相踵即世趙侯汝固始至顧郡
力已屈則拜疏求助于朝有　旨賜祠牒五十未至
而趙侯去陳公與郡人太息曰城其中輟乎於是天
子擢曾侯用虎知軍事侯博訪于衆或謂城庳且薄
不足恃亦議費雜且廣無以繼侯奮然曰庳者可高
也薄者可厚也役不可以已也且吾患無政不患無
財益市木石益毓工徒先是官晝丈尺俾僧幹築僧
有能否有勤惰而官無賞罰侯斥逐其不勉者向之
苟簡者邀堅好既成長一千二百九十八丈高一丈
八尺表裏以石覆以磚五門樓堞丹堊煥然憑高望

之雄麗突兀疑化人之所為畫史之所摹也凡用石
以丈計者五萬七千一百七十二甎大小六十七萬
八千有奇夫五萬一千四百糜緡錢二萬四千六百七十
七有奇楮幣六萬六千八百內楮四萬朝家所盼錢楮各
千漕臺所助餘悉出郡帑昉於紹定三年之春訖於
四年之冬蓋三百年不克為者一朝而就然則城果
緩事乎樂土果可常恃乎夫敵無脆有備者勝國無
小善守者全樂毅能下齊而不能拔莒即墨之二城
佛貍能飲江而不能克盱眙之孤壘往事之明驗也
先朝懲儂寇之患城廣城邕城桂嶺海之民始奠其

居嘉定鑿開禧之迹大城江北樓櫓相望然後並邊郡邑各能自立近事之已効也玩常而忽變喜逸而憚勞華元之謳子罕之扑人之常情也以習安為惧以恃險為戒畢程之智子囊之忠侯之盛心也侯治郡尤清苦省逢迎之廚傳罷游觀之土木獨民間有大利病必勇於興除不以役巨費夥而沮城成之明年歲豐盜熄乃下令蠲夏稅一年以撙節之羸代輸嗟侯知築是城又知所以守城矣初役之興陳公最盡力且率大夫國人各相斤斸其後通守趙君汝駉判官趙君汝渶與有勞焉前人喜守備之固美審宜之勤從悲陳公之不及見也某赤版籍一民貲不足以豪鄉閭力又不足以荷畚鍤茲獲以筆墨小技記事之成顧非幸歟

興化軍創平糶倉記　前人

平糶倉者太守寶章曾公之所作也公在郡三年蠲弛予民以鉅萬計至是復楮幣萬六千緡為糴本益以廢寺之谷寺之産及五貫而糴民不與也倉之政擇士一僧而付吏不與也糴視時之價不抑也糶視糴之價不增也別儲錢楮二千緡備折閱又撥廢寺歲三百斛供糜費歲儉價長則發是倉以糶之歲豐價平則散諸錢易新谷以藏焉其纖悉截規約而遴置大指如此郡人驩呼雷動更相賀曰異時富家南船迭操谷價低昂之柄以制吾儕之命今公為民積谷五千斛富家之仁者勸鄙者愧南船亦不得而擅壟斷之利矣非可賀也夫先王委積之法遠矣孰而斂飢而散李悝之法也賤而糴貴而糶耿壽昌之法也今之常平是已貸其本取其息荊公所謂周官之法今之社倉是已然艮齋魏公猶以二分之息咎朱文公以為祖金陵之餘論公為是倉忠厚惻怛有常平不費之惠無社倉取息之謗純乎仁義而不以一毫覇政參之矣或曰不有常平乎曰常平之遇歲豐也不易而腐也易而無所受也是倉則不然其易也無害於僧也其糴也有利於民也常平以使者典領使者去民遠而不時發也郡縣去民近而不敢發也是倉領於郡而不領於使者也掌乎僧而不掌乎吏也守以規約而不守以文法也廣先賢之遺意輔常平之不及不在茲乎或又曰艮齋之論高矣美矣其後良齋之倉先廢而文公之倉不獨建人守之往往達於天下郡邑則以二分之息扶之故也乃若有本無息日消月磨本竭而倉敗矣曰別儲之錢為是設也

昔無倉而今有倉公之惠也脩其政無使之壞養其本無至於竭後人之責也立法而過憂後日之必弊則法不可立矣為善而逆慮後人之不能繼則善不可為矣公將奉使江右顧瞻舊邦眷焉不忘其待吾民厚也若夫潤澤之以俟君子其待後人尤厚也公名用虎溢陵人倉作於院廢址以紹定六年季夏落成廳事中敞兩廡對峙屋皆三間垣廡宏壯莆田丞陳子順實貸其議涖其役二僧住靈山者曰智上住華巖者曰法均云

仙遊縣學尊經閣記

卓德慶 見本傳

仙邑士友蘇國台輩以書來諗曰邑庠之有六經閣尚矣歲久屋圮書籍散失歲在甲寅趙貳令汝催攝邑事徹邑治之西樓而為是役然經營草草莫宜其地功不果就今昭武趙侯適至既謁先聖顧瞻大息曰化民成俗必由乎學歷世立教莫尚於經是役也長民者事也惡可以已然費浩邑窘安所從給於是裁職員會學廩與時之乾沒於官若吏者專委廉謹之士尸之朞年得羸貲餘五十萬則曰吾今可以議是役矣廼相地度工改作于遵道堂之東偏命某等董其役未閱月而告成列楹有數重層斯飛周阿峻嚴廷宇宏敞將以嚴六經之藏而以諸子百家之書附焉其下為堂扁曰文會俾某等與邑之俊秀日講道討古其中以相磨礲浸灌又以祭器多戾古制則諏經證典捐金若干易而新之秋丁釋奠行禮慶成諸生兌然咸若有得且矜奮曰昔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侯之賜侈矣不可泯焉無述子郡人也且知侯為深請志之余辭不獲則復之曰聖經猶日月也豈待斯閣而後尊哉侯之復斯閣也豈但侈縹囊緗帙之富飾玉軸牙籤之儲魚魚雅雅以是為尊經哉夫經非空言之謂也尊非徒敬之謂也彼明經而利青紫者固陋矣其有業春秋者曲學阿世習論語者附王傾漢學周官者而以聚斂貽中原之禍他如神道設教飲食宴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之說以文姦罔上皆經之賊也其於尊也何有諸君於文會之頃相與切磋亦有警於斯乎毋亦以空言視經也不以徒敬為尊也必尊德性而道問學也尊所聞行所知也如有用我執經以往將有得其一二句終身受用不盡而為名輔弼者有平生力學所得不過三字以為　累朝獻者夫如是其於尊經庶矣乎侯聞之作曰是某志也盍刻之以詔不朽侯名與泌秀于公

族宛若韋素持身居官內外斬斬蓋學有本領者故於為政知所先後如此國台等皆邑善士故能體侯志而襄其成云

寄軒　余謙一

文莊宗師曰歐蘇氏歐自瀧岡啟事一迹不至家林下潁樂其風土遂為終焉之計蘇亦出蜀不復歸既欲歸嵩洛又欲居廬山甚者以蒜山房客自詭末年竟歸陽羨以死委先廬與僑寓捨故鄉留他國詎非通人一蔽歟丁丑冠作吾族之甍運棟椄者化而為烟為族族之人往往流徙奔竄近稍還集顯伯弟於

故居一朱鳴地得三間壁屋攜妻子以居一軒明快遂以寄名蓋曰吾先人之廬吾力未能復而心未嘗忘寄於此非敢安於此昔重耳以晉難故奔於狄者五年一朝至齊即懷其安不復以反國爲意向微子犯悔其可追乎茲名所以識也夫不更宅左氏所書能復守周公所須于閒其言而有取焉莊列之論以身世爲逆旅以宅居為傳舍此論行能使人厭檢束而事倡狂舍真實而崇幻妄余又慮夫未流之弊寄而至於媮也故君子於此不敢一日廢吾學伯鸞之於吳貧而寄者也春廡之下禮敬行焉臺卿之於北海急而寄者也複壁之中訓義出焉乃若遭世亂離少陵翁于夔于襄于成都所寄無定在詩自夔州以後鏗鍧蹈厲端可上媲風雅循其所寄之跡攷其歲月而論其為人學問功夫誠有不可誣者今顯伯之寄於斯非他州異縣也非傍人籬落也其視二三子之困厄窮亦足以為安矣人之情當厭亂之餘則喜聞放達之論處幸安之境則易忘兢畏之心顯伯勉諸此學之所以不可已也顯伯為余言將求爾顏二大字於石岩方子予恐未悉其所以名故爲之記如此以諸其心而又使覽觀自省焉

將樂縣桃源橋記　黃淵

將樂南劒路支邑也邑十里南曰桃源溪古渡也溪有橋汀廣午道也東西行者利之歲且月殊水磯橫斷並溪之民或塗以茅庋以木絙以筰夏潦秋霖茅朽木蠹筰亦解析涉者病焉今總管李侯士弘始下車惻然曰橋梁不脩誰之過該邑簿徐某前府德踰同知吳某董其事僧覺德首受役要縣之有輸財者捐粟者助工傭者累石為址櫃而方之釃為洪導而四之不假不於架梁其上左右埂丈六十有咫環築以石直欄横檻崇麗縝緻與者行者如行九逵靡楮

一萬萬餘而民不以為苦且勞與役於大德丁未十
月竣事於至大戊申七月祭飲之日仕於此邑者邑
之已仕未仕者田夫野叟共祝橋壽余於是賀此橋
之遭也不可不記

環翠樓記　陳旅

豫章范孟德集賢直學士㝢先生之世姻也其子良
臣靜莊而嗜學先生以其弟之子妻之良臣從先生
學于京師余數與語而知其世之務夫德也范氏居
豐城東六十里楮山在其南寶林招雲在其東西灌
溪在其北而浮游之山峙焉孟德於所居之東為樓
四嚮以度書而使良臣居之良臣讀書之暇憑高望
遠則層巒列岑拱會聯綴近則巨木崇竹參錯蓊翳
環樓而觀何其森然翕之皆來也於是先生名其樓
曰環翠且為大書之良臣又以先生之言來請記余
告之曰先生亦欲子益務夫德也珠生而岸不枯地
有寶藏則神明之光舒焉善候息耗者不求之於人
而觀其屋室門戶之潤澤也賢者亦何事於山川草
木之觀哉而賢者之所居則山川為之明秀草木為
之津華其善色之所鍾則在其屋室門戶之間矣然
則樓曰環翠者其范氏務德之休徵乎昔御史中丞
馬公伯庸與余言曰吾嘗至華陰縣屏山翠飛至几
上其山有隱君子吾不得而見也余每憶其言則有
負塵之思焉他日過豫章之野望豐城諸山挹其飛
翠而想見其隱於是若亦庶幾若人哉

興化縣譙門記　朱文霆

興化縣故為游洋鎮宋太平興國中改為縣初治興
泰里　國朝皇慶中遷所業重民屋鮮少市廛蕭閑
長民者類以土俠賦涼邑可臥治而門觀弗飭至正
十三年為臧吉公監邑之二年令行事舉人和歲豐
公謂斯邑雖小視古男邦門觀弗作是鄙夷其民也
既大脩縣署遂改製錦坊為譙門門距縣可五十舉
武為極七間翼以巨杉礱以文石廣五十尺有二崇
三十尺有一面蓮峰背石竹湘水溪其左清樂橋其
南綺疏玲瓏巍然而向之山川殊改色矣於是
鑄鐘以金浮前以示啟閉令所百度悉正亭徼之行
夜警匪之積六七年之迎今光臻之觀部莫不會於
是至若農者之班則齎送景焉群祀之來則數刻漏
焉孰謂譙門徒事夫美麗而已哉民既悅喜相與求
記於予始事則十三年之十二月也卒功則明年之
三月也閈其材則公以俸以倡而民資助有差也閈

其功則召之役而官與直也嗚呼予讀班固漢史曰戰譙門則門之上有樓也曰巢車曰塹壘木樵譙以巢為譙以樵為譙皆樓於軍中以望敵者也嘗聞盜闖永福公提兵塞𡶶嶺游洋發然無恐今登高以望遠惟見夫民之食力不懈也弦歌不輟也非有氛祲可望必俟乎巢車之登木樵之壘而譙門之戰也然則公之為此也以是為臺門觀闕之道制而貽之以文也文物盛則治教興吾知紫氣三日之祥其將復見於此歟公名藏吉字吉祥世以閥閱稱

興化府儒學興造記　前人

按郡志學創於宋之咸平廟宇中峙紹興改創始左廟右學有宋高宗御書故為之閣今御書亡而閣存其下即戟門是也廟制先聖南向先師兗國鄒國二公居左十哲則自閔子至曾子東西侍坐豈當時獨類于孟子配於廟庭歟以顏曾思孟坐於南面疑起於近代配位距先聖少後而已至正庚寅冬十月本道分憲田公九嘉偕二彔公諸學始而盥薦滌濯同器田公大斥其非暨釋菜瞻貌象踧踖弗寧退而進有司而告之曰先聖先師同位禮歟教授業應禮學二陳英觀對甚悉曰非禮也禮猶有類此歟則又曰舊制堂有上下不過廉隅之殺耳今殿峻而庭夷樂上縣者若系下縣者若隆而八音大不相屬矣舊制戟門外為靈星弗作門戟法用二十有四而僅用其半則又非古矣田公曰噫釐而正之可也顧謂郡侯判官迺麻乃曰予前進士也其為之勿讓侯承命既斜其贊禮之非者遂與學官度筵之廣深以秩神位曰復聖公曰宗聖公曰述聖公曰亞聖公四坐徙東西向十哲以次位於其下惟夫子巍然面南而獨尊卷衣龍黼幄幨金絇配享而下皆冕芾斯皇位致孔嚴侯又酌闕學近制為壝于前栄夾于兩階去堂廉少殺而下可布武春秋合樂使下管鼗鼓崇牙業簴之器皆于此乎樹凡琴瑟石磬之比於人聲者則登而樂之懸斯不失其倫矣顧惟儀門南臨大道不可重作門但即儀門飾以采雘為戟二十四昭其數也侯又俾學官因其署而新之教授有司明誠有堂東距道化堂之左云越明年春丁侯與郡長僚佐行三獻禮祭服祭器儀式逾整田公按郡還自漳侯率學官以其事白公嗟賞久之惜不獲一詣而去是役也費皆出於學緡以百計應禮遂述其本末徵文於文霆以記之文霆惟禮之廢久矣吉禮尤廢也孔僅存

者猶見於社稷孔子然社稷不屋其禮差簡殿堂門戟得用王者禮惟孔子為詳詳則於上下降殺之間不謹其辭可乎矣正究泝鄒之位者禮也為堂上堂下之級者樂也門戟之嚴豐洗之絜皆所以行乎禮樂也憲官糾其疑有司任其責學官供其事於決可莆田公以國子生選侯以進士舉皆雅有文宜其明於禮焉

東軒記（方正仲字直仲初名岩 批公諸孫 授為豐縣尉） 方公權（附見方大性傳）

族弟謙吉即東閣之東葺數椽居之堂廡略備花果成列扁以東軒記者曰震東方也為長子其於馬也爲善鳴為的顙請以馬喻夫馬產於冀北來於西域未有知馬首之自東者予以天象求之房為天駟屬蒼龍之宿環以東騎騎官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故馬八尺以上為龍乾初陽東左為震震乾皆象龍馬說文曰在木中為義御升扶桑之象君名家駒也俶儻權奇如日方升驤首奮鬣宜在天閑秣趙魏刷幽緩鳴六鸞從八騶一日而千里也功成名遂歸老田園有酒有酒閑飲東窗誦淵明之詩老兄與族親賓友飲于此一笑相親不亦樂乎

莆陽文獻卷之十一終

莆陽文獻卷之十二

記

古易堂記 吳源

五經推易最古易惟先天一圖最古自畫而辭則畫古而辭今矣自經而傳則經古而傳今矣以文王而視伏羲則伏羲之易為古以周公而視文王則文王之易又古以孔子而視周公則周公之易抑又古矣至費氏而古易遂變為今至鄭康成王弼而今易不可復古噫使天下後世不知聖人作易繫易之蘊皆漢晉諸儒之過也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伏羲之始畫卦卦即字也六畫而成卦畫全而卦已立初無待再書卦名而後顯文王總六畫而繫之辭於其卦也而辭之又豈復書某象某卦於卦辭之上周公分六畫而繫之辭於其爻也而辭之又豈復書某爻某位於爻辭之上孔子特自為傳非敢亂易之文則於彖傳大小象傳之上皆當有所表而今易皆闕何也自費氏以前四聖之易各自為帙簡不相連文不相亂費氏而後畫辭雜見經傳錯出於是世無古易矣孔子曰五十而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斯言先儒嘗疑之予謂孔子之贊易雖在七十之

年而學易未必不在贊易之先安知非五十時為此言哉易不可不學而亦不可以易而學學易必先明乎易之所以作而後可以得易之理必先考求古易之文而後可以正今易之得失予嘗編定古易經二篇以復羲文周公之舊傳十篇以復孔子之舊又將著之說以發明經傳之旨頗年近五十日坐斯堂研窮茲事必期於成編而後已恐其有所遺忘也是以則於名堂焉世變方來時事日非而予乃欲兀坐一室著人所不好之書為人所不好之事無乃大迂乎既用名堂則又為之記并志予迂癸卯白露前五日

莆古易堂散人吳源自記

遊蓮峯紫雲嵒記

方時舉

莆多佳山水出城北十里有山蔚然而九葉者蓮花峯也峯之陽有宮翼然于平凹者紫雲嵒也洪武已酉冬十一月之望予宗姪履道約諸友會焉繼文好也于時天陰風恬予與朱原大楊原吉步自城東履道抱琴從予過烏石山下出鼓樓坡黃源清偕鄭敬德來迎于壽溪之上邀至其家啜茗由田間取道溪橋橋南遇陳本初度橋北沿溪東行轉洋西登山入平林陟峻嶺始獲平凹憩盤石上夾道皆喬松烏磔

磔下上縈紆古磴隱隱聞鐘磬聲抵山門山之僧斷江肅客東樓則郭維貞吳元善潘士泰葉原中黃原憲與宗人用明載道皆先至矣憑軒而望壽溪繞其下壺公立于前如端人高士迥出塵表縠城五侯大甜諸峯踴躍東騖海外風帆出沒煙雲杳靄之間頃之劉性存陳廷賓亦至劇飲歡甚於是吟者論詩書者弄翰畫者戲墨歌者擊節迨夕山空籟靜淡月微朗原大鼓琴歌水雲數曲鏘然冷然若聞廣樂於鈞天也方期旦日捫蘿絕頂訪陳仙篆石冊井羅漢石室而夜半風雨驟作真遊難必心賞遽違感慨繫之

矣嗟乎人生百年間亂離風雨憂患十居八九嘉會能屢得乎予與諸君生茲土去茲山咫尺予年四十又一始一會焉若陳維昭朱德善陳必大宗兄用晦以老病不能會丘伯安陳虞中以遠不及會李叔英宋世誠蔡景辰黃孟仁鄭德孚黃性初釋清源又爽約不會嗟乎茲會果能屢得乎會之友咸分韻賦詩且屬吳原吾圖于壁予因記其山水之勝遊賞之樂嘉會之難與夫會之歲月于左方是月十六日壺中樵者方槐記

原素齋記

前人

余友楊君原吉儒而隱於醫者也嘗以原素名其藏脩息游之室客有疑其義而問於予曰原吉全形哉曰形其外也予盍觀其內林林而生孰不有形形本無形太初冥冥氣合形聚厥脩斯具惟質之始是名太素太素之初形與神俱養而勿傷外充內腴七情內淫搖我之精六賊外侵耗我之真真耗神衰精搖形瘠神去形留太素乃漓故吾守吾神于以全吾形客曰原吉調神哉曰神其末也予盍深其本蠢蠢而動惟神之用養神有道毋真之喪縛我心猿吾真乃存縶我意馬吾神乃舍故吾全吾真于以調吾神客曰然則原吉葆真哉曰予得其素矣盍往觀其人乃相與造其室則左圖右書原吉焚香默坐手執素問一卷惟澹惟泊太素之宅惟靜惟清太素之庭素以葆真太初以為隣客顧謂予曰是獨善其身者乎昏天滿地札瘥載途其如蒼生何原吉聞而笑曰昏天滿地吾將飫以太和之膏札瘥載途吾將醉以至醇之醪故不焫爇[illegible]而民怡怡不鍼石而民熙熙吾將措斯世於太素之天吾又奚秘吾之玄客乃仰而吁俯而嘆曰素之義大矣哉微斯人吾誰與歸適元吉請記予因次第其語俾函于齋壁

撫州府學重脩記　柯潛

皇帝光復寶位以來屢詔天下有司興學以崇化本而學之興能稱　上旨者蓋鮮吾莆周君瑩以水部主事擢守撫郡既至首謁夫子廟退而周眎學舍皆弊陋大懼廢墜教基遂謀諸寮佐以公錢修之廟自大成殿東西序戟門靈星門學自明倫堂以及肄業之齋會饌庖廩之所工繕材良各得其度至於文昌樓洗墨池皆治以為高明息游之具蓋往來之人莫知其經始而特見其成既成教授李慶以書來言曰撫郡在唐時惟有夫子廟天復二年刺史危全諷立

也宋慶曆間郡守馬尋復增立學其制始備是後屢壞而屢有修之者然率皆苟簡修未幾而壞隨之未有如今之既完且固為可久也願有記余觀理財聽獄與凡起廢決滯之方皆世吏之所用心以為才者也然非為政之本用心雖勞而治不效則怨而號曰何民之難理也獨未知君子之政有易勞以為逸去難而為易者焉興學數士是已蓋人之起居飲食動作至於修身為　國家天下皆自學出其教之也有師友之資有勸懲之則積而至於歲月之久其化之行則紀綱修明其材之成則公卿大夫百執之選得

其士其居常也閭閻秩秩可挹而親其或臨大節也
滞于下可推擧彼瑣瑣世吏之所用心者其效曾有
是乎故古之良吏載於史籍者多而文翁之守蜀褒
然為首稱也間嘗讀經書尤精於詩達於政世吏之
所趨向者不暇為其兼不務者則先之欽朝至郡而
夕舉興學之政以作士民文翁蓋不得專美於漢也
郡之人登文昌之樓以望城東有堰隆然將復合乎
則有我謝周君曰是乃天兆嘉祥以彰知本崇化之
政昔震之所第一流人物復出矣余於是時尚有以
頌君者姑為之記修學之成使刻于石以俟

刑部廣東清吏司題名記　彭韶

國初元風未殄氏嗜刑憲時雖放古設六曹稍更刑
曹所轄都官比部之制分為浙江江西福建山東北
平四川山西湖廣廣東廣西河南陝西十二部其雲
南直隷陝西部後更曰清吏司凡以屬廉節盛任使
也永樂間安南內屬置交趾司又析雲南四川之交
為貴州直貴州司而北平陞為北京始置司後廢合
十三司司郎中一人員外郎一人主事二人或三人
四人當是時官署在金陵而北京設行部　車駕巡
幸又稱行在官以從罷則否無常員至十九年辛丑
北京告成乃置曹司一依金陵舊制後加以行在又
廢交趾而雲南自為司方定都之初百務草刱率皆
權寓莅事今城隍廟西惜薪司俗呼舊刑部是也正
統辛酉改建於此始去行在正陞曹之名而金陵謂
之南京官聯如故然其主事僅一人而此則定員三
人并正副郎為五人而選任甚嚴數十年來政平訟
理君子謂諸公有助焉成化己丑冬予承乏廣東司
郎中且二載自愧愚陋夙夜不遑思欲師服前輩之
典刑以庶幾其萬一然而日月干征流風漸邈甚或
不能舉其姓字者况於擇而從之乎乃謀同寅員外

郎綏德蔡君文瑞主事山陽葉君崇禮三河邢君汝
敬平原陳君子義稽諸故牘質諸通人得永樂十一
年以後自郭公文而下凡若干人或以德望鎮俗或
以勤敏舉職或崇學問或明法理或死王事或恬靜
勇退行雖不同然其所以師予輩者豈不既多矣乎
於是書其姓名爵里并歷履歲月大槩列于素屏以
朝夕接覽焉嗚呼繼自今尚其知所畏哉毋使嗣來
者多前人而於予輩不足也

鐵漢樓記　前人

賢人君子聳蔽名於霄漢之上而能服乎當時信乎

後世豈覈音笑貌所能為哉誠而已誠積之久則著而明凡同是心者孰不信且服哉不然無是心者也非人之所能為者也宋至元祐號為多賢溫公在政府東坡在翰林元城諸人為從官可謂盛矣然當熙豐之後循再實之末於是紹聖繼之奸相嗣虐群賢盡斥元城劉先生始落寶文閣待制知南安軍首陟況舉洪州玉隆觀本軍居住先生遂奉母夫人來寓寶界院又改少府少監末一年復徙嶺南瀕危數肆初心不變東坡推服之曰真鐵漢也後雖召還終不能安於朝屢斥以死死二年宋有金難嗚呼此豈人

所能為哉想一時君相非不知先生之為賢然畏忌之以為阻吾為妨吾樂耳其心固計曰天下全盛委裘可治何藉彼迂儒輩於是君自聖而臣自賢馴致禍變不可救藥所謂樂者竟亦何有而先生之道則昭然於後世矣南安舊祀先生於寓賢祠而寶界未有聞成化戊戌東海張汝弼來為守暇考圖志得之嘆曰先賢故居其可廢耶適院之右廊樓毀撤而新之于時爾都山民獻梓木一章長九丈徑三尺數百年前物也冥符期會衆咸驚異既以成是樓題曰鐵漢蓋先生至是始有專祠使來請記噫韶何足以知

先生然竊惟名世之賢其道有三曰合內外一患難齊死生盖常變始終之極也志在責難已有愧辭是之謂欺先生忠孝正直言行一致未嘗有敬色貨利之好是用獻忠效職吾無怍焉內外不合乎持論從容臨難失措是之謂誕先生遇惇三貶官一再徙惡地過京又連七謫曾無望焉患難有二乎死生危迫術者或懼先生於豪判之來檻車之徵談笑處之生死不一視乎全且斯道以立於世非至剛者不能東坡之言豈欺我哉抑聞先生學於溫公公教之以誠且令自不妄語始退而櫽括七年而後可然則先生

所立之卓其誠於中形於外歟後之欲學先生者有所依據矣玆郡人士宜因太守之表章學先生之所學他日登朝小用則師斯人大用則用斯人

興化府重修城隍廟碑　前人

城隍廟何祀一郡所司保障之神蓋后土氏類也今凡官寺皆立后土祠郡若邑皆建城隍廟其義一而已矣人庇乎神神倚於人人之所行不負幽明則默與神符吉無不利自有得福之道焉苟孽自己作經罪無禱則冥冥之中似主判者之我棄矣非為人敢慢而故施愛憎驚動以禍福也地方升降盛衰之機

大約因人而致其類是夫興化府城隍歷代有廟
國初因之號神為監察使民由之而不知蓋藉其威
靈陰翊王化是猶神道設教之意也後止稱城隍之
神　□頒示天下蓋正名定號以一民聽是乃敘事
應祀之戒也廟有塑像見者肅恭先儒論山川之神
雖於傳說則此城隍之像若亦可疑嘗細評之今夫
隍若為郭塹者為池四環而高深固為城隍之像矣
然人之仰畏不于其形而于其神既神目之則必想
其容儀思其動靜精神會聚靈感斯通切意于高樓
愴中若有後於視聽之頃其神之昭著乎塑繪從之
而生殆所謂義起不得專以高深狀之矣神之廟室
創自洪武庚戌修於宣德庚戌堅久壯觀惟抱廳未
備月臺未闢及門制卑陋廊廡淺隘歷前政未之有
改每當舉祭或遇霖潦內外湫隘吏長苟且具事神
罔顧歆郡以不寧弘治二年冬郡守丁侯鳳儀朝正
于京同知府事仁和朱侯士容新視篆謁廟惕然自
討曰神明所宅過陋失中匪儉祇辱府雖貧不可不
先治是然亦不可斂怨于下乃即罰贖之入節公用
之出矢心弗他久而益裒貿石市材鳩工命徒以來
歲庚戌春興事蓋廟始建至是恰十周星矣理數還

復界為葉且適兹郡王侯存敬代為守饒平翁侯存
道補郡推相與從史之所作成厥績前增抱五間
兩旁增亦間皆形如挹造加闢月臺為壽者二東西
廊各十間今南北各增間一後增祭一前中各建一
道室用道標其前從以上下外為大門增拓為三凳
衍而崇如舊中為次門衛傳為三而增建屋六間左
右造凳凡于兩廡用極深挹曲撊堅緻凡几案器皿
之屬一新如儀周阿峻聳寬可容衆幽可避氛遠望
即觀稱神居也當祀時守佐率屬行禮政平人和神
心悅懌屢降休徵于今四載歲獲豐稔家用平康予
歸休見之喜中書舍人林君季厚及諸士大夫請曰
此鉅役也宜垂後盍筆諸碑遂特書而繫之詩曰
赫赫城隍主司保障祀典有嚴與情歸嚮福善禍
淫執柄默相不言而化旁孚遠暢廟貌言言式示
崇尚門廡不稱曷為氣象賢侯戾止有作斯倡輸
奐翬新神居益壯祀事孔時錫我嘉貺歲有常稔
人告無恙報施罔斁功用莫狀左賢右忠並峙郡
望尚佑來者無聿多讓

王修撰墓記　周瑛

去廣德城西五里許王修撰墓在焉修撰故台州人

姓王氏名叔英字原采仕建文朝爲文字官素有氣
節未幾
文皇帝南巡原采募丁壯備禦逐自經死死時嘗自
爲贊曰生既久矣未有補於當時死固徒然庶無慚
於來世又賦詩曰人生穹壤間忠孝皆克全嗟予事
君父自省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空
在御對之不能嚥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念夷
與齊餓死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蹤邈
難繼偶爾無足傳千秋史臣筆慎勿稱希賢尋有
詔治姦黨其二女赴井死其妻繫獄死人爲止其所
賦詠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耶乃置不問初原采
將死以書抵祠山道士盛希年曰可葬我祠山之麓
希年卒收葬之蓋原采同希年台州人故托以後事
正統中少師楊公士奇始題其墓曰嗚呼故翰林修
撰王公原采之墓又爲文以祭之曰嗚呼先生之學
聖賢是師先生之行綱常是持先生之心金石其貞
先生之志霜雪其明浩浩歸全乘雲翩翩我懷先生
崇山長川桐川之藏既固且深遙致觴奠神其來歆
蓋原采嘗薦士奇建文朝事定故及此原采死無後
墳墓鞠爲丘莽所可識別者僅有楊公之碑而已矣

爲進士時嘗聞其事於其鄉縉紳及官於上乃以特
羊祭於墓訪諸故老得其遺事爲詳云原采入廣德
未久　車駕渡江僚佐出走原采募丁壯欲上迎兵
部尚書齊泰來奔遂潛歸原采死時年未四十蓋其
見義之明殺身之易處事之不亂殆由素養非苟一
時忤迫失據計出無聊自經於溝瀆者之比也因念
其行義之篤固有　聖朝所不諱者乃爲修治其墓
拜述其事以告後之人或議曰人命已定人心已歸
于長帝　先朝舊臣非罪非誅曰凡忠於我上皆吾
爲其主耳原采仕建文朝故忠於建文若仕　太宗
則忠於　太宗也必矣況兩朝天下皆
太祖高皇帝所經營之天下兩朝臣子皆　高皇帝
所培養之人物也辟如天地分為四時凡禽鳥應候
而鳴者雖有春秋之異要皆造化中物未可舍此而
取彼也議者謝曰子言是也麗牲有石其銘詩

洗心亭記　前人

姚江之上有華氏世以讀書聞華氏生子弟曰福福
字廷禧少讀易迺取易大傳語名其亭曰洗心成化
甲辰舉進士丙午出知臨川縣臨川撫屬邑也于時
爲撫長吏廷禧每以政事相咨稟過從相訪問有相

成之義焉明年丁未予改郡鎮遠因請記其所謂洗心亭者嗟夫自九師說興而易道以辨學者遂不識心亦孰知所以洗夫心哉夫易天道也其有迹可見者曰蓍曰卦曰爻蓋圓而神者蓍之德也方以知者卦之德也易以貢者六爻之義也此三者潔淨精微之至也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蓋寂焉而莫窺其有感焉而莫測其用隱之至也學者要必先有以探陰陽之蘊道神明之德窺見天下之至隱以其潔淨精微之教洗吾識濁雜亂之私然後用神以合蓍用知以合卦用易以貢以合六爻之變而於天道無不合矣是知聖人所謂洗心者不待洗而洗也學者洗心要必有以洗之而天道乃得也華君勉乎哉三古四聖之心其指微矣王輔嗣韓康伯張岐天人而兩之而以深緋荒忽談易遂使經生學子無所依據以為所自入之地識者恨之程子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閒朱子曰用施始有體該本無所至矣微程朱氏吾誰與歸亭在華氏居第之左偏高若干廣若干無雕刻藻繪之飾作於某年月日成於某年月日記作於予改郡之明年三月二十有八日

壺中丘壑記　前人

鎮陽有怪石禹貢所不載者弘治庚戌歲季弟敬叔來視予一日入後圃循讀騷臺而東見有礌砢伏莽中者發之皆怪石也告予曰兄癖類柳州性好山水藉此為山凡諸形勝可不騖遠陵嶮而得之矣予曰善乃稍稍為正中峰分左右麓伏者起之滿者虛之對峙者差互之直往者迂迴之於是立者為峰側者為崖深者為洞空者為谷復取蘭菊竹木分植上下然後歐陽子所謂蔚然而深秀者次第而成山成復杵地而窪之覆水其中命曰勺湖予曰此非誣耶季弟曰世固有以小為大者越人貫汝易嘗言其郡有秘圖湖僅大如桃此之為湖孰曰不然復命家僮縛茅為亭取蔽風雨告予曰昔王龜齡嘗記其第所謂笠亭者此得無近耶他日予登焉見夫所謂山者微尖寸碧掩映林麓宛然如對太山華岳又見夫所謂湖者輕瀾淺波拍滿涯岸恍然如臨震澤洞庭因題曰壺中丘壑進季弟而告之曰夫天下事有實體可據者是謂之真無實體可據者是謂之幻世有以幻為真者亦有以真為幻消以真為幻此妙識也妙識入於無故不有其有以幻為真此俗識也俗識膠於有故不知夫所謂無者然此二者為說皆非也是蓋

有所纏繞矜自排遣耳君子則不然君子之於天下
也不離物以自高不嬰物以自病以天下之理應天
下之事其中廓如也季弟作曰因丘壑之談而得處
世之説請書以為記

重脩莆田縣儒學記　　前人

莆置縣自陳始置學自唐始唐學建置歲月不可攷
而前志謂夫子廟額唐張九齡書故知自唐始入宋
始建郡郡學建置修造歲月姓氏歷歷有記可攷而
縣學無專記　國初吳四輔源及近時林都憲俊皆
有學記然皆修文廟而以學附見非專記也今考其

大觀宋紹興二十年教授徐士龍改造軍學而附縣
學於文廟之東偏歲久傾敝元至順二年辛酉乃遷
建于薛公池上今學是也　國朝洪武初知縣任益
上文焯相繼修學益造明倫堂及大成殿文焯創造
後堂曰進修及新會饌堂建櫺星門與夫米廩斯其
最著者也夫縣學始于唐重造于宋遷于元修于
國初亦多歷年所矣凡物久則敝敝則更更而復始
恒有待夫人焉前守王公弼修文廟已議修縣學未
就而卒今守南陵陳公效繼來而一時二守南海談
公經通守順德曾公師孔節推金陵羅公鳳亦相繼

以來是數公者皆出身科第留心學校無異同者時
饒平陳君寵定掌教事倉梧汪君泰分掌教事乃以
修復縣學為請陳侯慨然曰吾責也適歙縣吳侯遠
以進士知縣乃籍官帑所有上之府得本府縣共經
費銀二百二十兩前推官唐公瓚經費銀七十兩邑
有義士曾崇賢者嘗捐銀五百兩置租二百五十石
以供郡縣學費至是復其租入得銀四十二兩陳侯
擇監生陳公可者謹其出納崇賢乃鳩眾治事
酉建明倫堂五間大門三間東西廡各三間堂下築
月臺堂下築甬道壬戌又作後堂五間穿堂一間及

即諸生林禎黃文興所復射圃地作號房以宿學者
共二十二間未有繼道式穀二齋後人易以進德修
業進講堂之後前教諭程君鳳儀苦其隘陜乃別建
屋于薛公池東西東為進德齋西為脩業齋移洪武
中知縣王文焯所建詠歸亭於修業齋之前復建亭
於進德齋前曰樂周以擬夫詠歸焉若戊午歲雨不
止池水之溢亭傾齋圮至是修治復舊觀焉學成衆
謂不可以無記二文學乃來徵記於瑛瑛謂　國家
興學校作養人材以孔子為法孔子述典憲垂教萬
世以人倫為大人倫匪他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

其昌也孝慈仁敬學別友恭信義其道也易詩書春秋禮樂皆其具也其在是矣必相與講習辯論其道乃明道在是矣公相與體驗踐履乃有諸已此人倫所由進治化所由成也若徒虛文以售于有司媒利祿以詫于鄉里此非孔子垂憲之法亦非　國家作人之盛典也瑛於縣學方疑所自始今日修復而大之乎自陳侯始改敞軸更教夫人者請自陳汪二先生始

寒栖館記　　鄭紀

武夷之山環時九曲溪流因之曲或三峯四峯或五峯九峯凡為峯三十有六皆奇石險怪峭拔磽礐不類人間境天下山川不可盡知在閩中則此其第一也宋大儒晦庵朱先生愛其幽深靜寂不襟塵世乃築精舍于五曲隱屏山下以為講學授徒之所九曲適中處也觀前曲山水願或曠衍沃而奇古過之舍之旁有堂曰止宿曰仁智齋曰觀善館曰寒栖塢曰石門塢曰晚對曰鐵笛庭廡內又有丹爐藥竈溪岸濱則有釣磯漁艇布列左右一時諸儒聚會講道遊息者經釋傳上復孔孟下輯周程繼往開來自周而下使一再見實關天下萬世斯文之命脈亦武夷山川之精之遇也先生歿精舍而下毀以頹圮　國朝正統間先生八世孫詢等復建書院三間于故址像先生其中左右各闢一室自晦菴堂而下則蓁莽焉成化間崇安張君鋭又建屋三間於院庭之左以為士大夫拜謁者更衣休息之所方成未畢而去癸卯夏五月紀與鄉年友監察御史林君貴寶同起告中上京師道經此山之下因晉而舍菱焉是夜宿于張所建屋中時正三伏村民家裸於床者汗猶浹席紀與林對兩榻榻有帳有褥紀初施单衾繼加以布衣半又襯袍衣林則由夾而旋加綿猶不見溫煖氣翊早紀謂林曰是屋亞先生時所謂寒栖館也林曰然遂援筆為書之扁于屋之中間使紀為之記庶見者有所感而隱求諸堂可以因之而復焉紀以天地之氣動則為陽靜則為陰陽為暑陰為寒則寒實靜之所生也人靜則此心虛明不汩外擾聰明睿智皆由此出由是而制群動鎮萬躁無施而不利所謂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者也先生學集大成凡所貫地入經筵格致誠正以勸講出郡邑孝弟忠信以裕俗偉然為千百世儒宗非自靜中得乎紀雖未脫炎暑一寤寐之頃受教深矣於是乎書

固安縣重修城隍廟碑銘　陳音

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寰區詔中外凡淫祠悉皆毀撤其嶽瀆城隍山川社稷之屬稽典禮所宜祀者則正其位號令有司飭其壇壝而歲祀加嚴焉固安縣隸順天府為京畿大邑舊有城隍廟在縣治之北歲久將傾制卑隘成化丙申邑宰滁陽宋侯善之來下車謁神心愀然不自寧顧政未洽於民未敢遽勞以役乃殫心撫字以為民興利鋤害越明年丁酉大旱禱神而雨又明年戊戌雨潦河溢禱神而水患息民既戴侯德沐神休侯心歆經營顧歲未豐登不欲事土木以勞費乎民會水泛大木浮而至者數十章民又有掘地得瘞錢以白于官者侯顧謂僚佐曰治民事神政之大要今此之物上不耗于帑藏而下不侵歛于民構神祠以荅嘉貺維其時矣乃諏日度地鳩工伐木侯又率諸僚各捐俸以贊襄之適蝨傷稼侯心憫焉禱諸神一夕皆莫知所之尋禱雪復響應民益欣忭爭趨兹役經始於己亥春至秋而落成焉臺砌增崇殿宇增廓門廡森嚴垣墉堅緻黝堊丹漆煥然惟新過者咸拭目而加聳敬矣先是巳為神樹棹楔[illegible]曰顯右坊以臨通衢顯之右舊有八蜡祠亦重葺之凡在[illegible]道[illegible]俾[illegible]流宅之以事灑掃拂拭侯既刑牲告成父老咸曰是功不可泯宜有紀以昭示於後之人乃走京師求予文于石予為述其事如右而系以銘曰噫嘻
皇明統有萬方制符分土重閈固防因丘為城塹地為隍皆有靈默護其疆矧玆固安　輦轂之旁神祠弗飭曷稱瞻望宋侯初莅勸力未遑化成政洽絃誦琅琅迺新輪奐迺翼宮牆歲時禋祀於薦牛羊神祐下民時雨時暘大功不宰遐邇播揚勒石昭遠爲示可忘

皇明興化府鄉貢進士題名記　黃仲昭見本傳

永樂丙戌莆郡學嘗立進士題名之石閩參政瑞安楊公景衡記之然鄉貢及進士參錯並列歷歲既久後來者無所於書今教授廬陵王君鏞謂兹石之立所以表著前人風勵後學不可無繼也乃謀於郡守武諸公析進士別為一石考其履歷大槩而併刻之仍以楊公之記弁其首復樹一石專勒鄉貢氏名而屬仲昭為之記仲昭世莆人忝與名茲石亦欲有以告鄉之來者且自警也遂不敢以不文辭敬記之曰

吾莆科第昉自唐之貞元訖於五代僅十有三人而已宋三百年間擢進士者九百七十餘人預諸科特奏者六百四十餘人其間魁天下者五人登宰輔者六人有文武拜魁首有魁亞聯擢者其盛極矣然此未足深羨也仲昭獨慕其時元夫鉅人相繼而出爲宰輔則相業光明宗社茄賴爲諫官則議論忠讜戍更知名或侍經筵則盡啓沃之職或司民社則效撫字之勞臨大節則蹈鼎鑊而不顧決大議則觸權奸而不恤有倡關洛之學而丕變士風者有紹考亭之緒而深入理奥者雖所遭不同所就亦異而其純

正篤實之學崇偉光大之行皆卓乎其不可及也當時稱吾莆之盛有曰地不大於曹滕俗已幾於鄒魯其謂是歟有元九十餘載俗淪於夷豪傑之士出乎其間者亦衆矣然終不能如宋時諸君子之盛也我太祖高皇帝奉天明命汛掃朔方乃更定學校科舉之制作新人材用臻至理　列聖相承益隆繼述百有餘年于茲莆之歌鹿鳴而升春官者日以益盛有祖孫父子兄弟相繼者有父子叔姪兄弟同升者合八郡解額吾莆恒得三之一比年以來位六卿列禁近中外臣工有以清修端謹奇偉磊落名天下者往往多莆人也其復宋時諸君子之盛殆亦權輿於此乎亂是登名玆石者皆當為莆自重其立朝也必求如古之所謂大臣其治民也必求諸古之所謂循吏世道隆平則崇禮讓勵廉恥表然立天下之軌範萬一不幸則抗節義死忠孝毅然樹　國家之楨幹使他日論人才之美者必先吾莆稱風俗之淳者亦必先吾莆則吾莆果復宋時之盛而號於天下曰鄒魯又奚愧哉若徒矜科第之榮侈爵祿之盛而以為儒者之事業止是而已則非仲昭所望於莆之人亦豈賢守貳師儒所以表著風厲之意哉是為記

守株記

鄭瑗

涵江陳君幼業儒頗有志取科第既壯忽慨然悟人生適意之可樂而區區軒冕不足榮也遂取韓非子釋耕待兔之旨著號守株子將隱處終其身焉君之言曰天下之事無其理者不可徼其必得有其理者可以覬其或得鑿泉於地出火於燧隨取而獲如探諸囊而買諸市者惟有其理故耳若鑽燧而索水坎地而覓火即不復有是理矣故宋人守株而待兔世所鄙笑以為迂且拙者吾意獨不然以株為無兔則曷為昔者之獨有也夫以昔者之獨有庸詎知繼是

之終無也然則徐之有鬼不可謂無是理明矣既有是理雖朝日夕以須其昇復亦不可謂大惑也以為大惑者時俗計功欲速之心也一有意於計功欲速則急遽以復爲紙序以得卑茂不爲矣吾非不知爲是也願有所不俟焉無寧守吾株而已矣兕之復不復非吾所當預測也其友鄭瑗聞其言而韙之曰篤哉守株子之志也愚公移山精衛填海徒取其有志爾焉求其必得哉昔漢陰丈人非不知繫木架梁之便也而卒不憚於甕汲圩者王承福非不知薄功厚享之逸也而竟不更其素業居易以俟命固君子所取也守株子於是乎賢於人矣因稍緝其語遺之俾歸以為記

三功祠記　林俊

正德庚午予起征藍道變之下關所謂白帝城者問其祠公孫述也予曰越矣哉非鬼之祭也古者慎制祀以為國典無謂加典為非宜況賊而神祀之倒持綱常戾名教乃爾可既矣方述起成都以輔漢為名乘亂稱帝馬伏波見而少之曰子陽井底蛙耳故不受僞命專意東方用能佐世祖立功異域為中興名臣而述竟漢賊以死述可祀則漢莽可祀晉敦可祀他日藍鄢亦可祀亂賊之臣亦何憚而自沮耶嗚呼世道大關也政而系之教馬援祠之當毀有先于是者乎常恠述生盜名器既誅死猶土偶南面綏禍血食者千數百年少陵東坡徒寄春秋之筆而諸葛武侯張忠定范忠宣事任是方猶未及是正意者將有待于今耶固世道者之責也既命毀其像易其額為正所宜祀者土神江神而伏波亦與焉昔共工氏之伯有九有也其子后土氏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書曰宜于冢土下關雖一里之社土之人其世依以生也川澤以出財用而祝融玄冥河伯江瀆具在祀典

潞公所修益州江瀆之祠故在也書曰望于山川閱又江之襟喉民寄命至要也皆蒙被功德所宜報而祀而以告以祈又胥聚于此焉若乃炎精中微奸偽移柄當是時述能如援擇漢自依則述將與賈鄧等伍望蜀之前何自而起蜀之赤子何名為從賊浮橋覆溺八北之慘亦何因而至哉述名教罪人貽蜀人之禍至于今為烈也故毀述而進伏波與順也亦祀典也嗚呼君臣父子天地之大經也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無赦者況予叨討賊之權者乎杭人心扶世教毀賊述之祠以發討藍之端道之大閑若此無

謂然乎哉是秋仲月穀日見素子林俊記

槎村范氏祠堂記　前人

范系秋時晉士會食采于范遂因為姓至晉丞相居以顯其後居蘇州則文正忠宣文肅居長安則忠文石湖在顯者居豐城自平始復永六世孫也子姓繁衍散居股堤上郊槎村固庄富銅赤塘聯綿疊紫至清敏為盛槎村派也入　國朝州守衷祭使鏞大參鏌父子第進士修譜建祠衷志也譜鏞成之祠鏌鏌力未逮也鏌之子貢士珪又成之助以祭之祖百石計族之田盈畝十其升出之以供祠費董以族之材者也公正德戊辰祠成奉平主于中始祖也先祖則各虛其主祭之日題紙附之畢則燬懼僭也始祖祀以冬至大宗主之先祖祀以立春各小宗主之祭畢舉族燕數百年曠祀續之今盛事不可無記珪既今吾仙則請於予禮謂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唐制一品二品四廟三品三廟五品二廟適士一庶人祭於寢宋王堯封議平章事以上四廟副相政府至東宮少保三廟餘皆祭於寢廟惟襲爵嫡子得祭子孫官微不得祭事竟不行夫五服貴賤同之限于廟則大夫不得祭高祖士庶人不得祭其祖伊川謂有

服皆可祭一廟寢廟無害祭高祖晦翁以為得祭祀本意伊川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晦翁亦據行之後疑近禘祫而廢議者謂伊川以義起亜本也晦翁以疑廢明分也然禮從宜從伊川也記大傳士大夫大事祫及高祖則未嘗無祫也先代始為飲食亦祭而始生不祭非人情似未害為禘也夫物品之豈殺貴賤自分因心孝敬其末始異也惜宋已無定論伊川謂無可考予惡敢臆說哉然近世高祖之祭家行之合族非祭無以致其聚故先祖始祖之祭族行之所謂無可奈何之法也而易廟名祠同堂而異室則亦不失祭寢遺意而范參以尊主暫主名分尤嚴蓋又合程朱而折衷者可為族祀式矣然有禰者渙則萃萃則觀將無多行可法與已不自愧而人愧之者乎與斯祠者歆均此而無彼也載德象賢又將無私淑文正忠宣忠文爲烈者乎若石湖間有餘喙則斯祠也崇對越聯號戚廣孝愛寓規箴可無儆乎可無畏乎范嗣茲益有開矣

陳先生石齋祠堂記　前人

白沙陳先生石齋之崛起南粵也不階一命甘革布以老薦書連絡迫部檄不得已起起而又去

憲皇帝知其賢特授翰林檢討先生受不辭又去竟
未嘗一日立于朝無得于言無所施于其政以收有
尺寸之功然而孤風遠韻上溢旁流盡一世而仰服
之身領者神降闢風有意往賢者式不賢者愧以阻
且化惟埋肤篋脂貌漆中之流聽下風而馴素節黜
浮鎮雅名儒高士後先焉先生於名教可謂雨澤枯
水熄焰風奪炎其盛矣乎先生歿十有四年內江高
君大和以名御史來按部惻然曰大賢君子身之所
生政之所臨與凡過化之鄉莫不有祠表先民崇道
化也先生白沙之祠顧獨無立非曠典抑非吾人責

歟謀之大叅旡寄君伯望僉憲王君　為立祠堂又
求先生故嘉會樓而修葺之舊門下士為市田合若
干畝以充祀置侍御君以俟予先生知書來屬記嗚
呼元氣會而名世生在我南服楚舂陵閩建安嘗藏
當其盛而黃雲紫水亦宇宙川岳于今矣氣之會意
者其時先生蓋當之也先生身長八尺右臉有七黑
子開額絕人舉于鄉棄而從康齋吳先生學康齋之
有先生猶挺之之有康節先生始求之博久之曰雜
矣又求之靜久之曰偏矣雜佛老而超佛老張朱二
夫子先迷而後獲也遂以宋大儒為依歸其立志甚

專劌道甚勇涵養甚熟德器粹完脫落清洒以獨超
造物牢籠之外寓言寄興于風烟水月之間與天地
同流擊壤同其自得舞雩同始終焉先生之隱與措
施之大效于是具矣侍御君首及是舉其風神意氣
有相感乎二君相成亦具知其趣矣正德甲戌春仲
甫晚學見素子林俊記于雲庄青野

恐齋記　前人

查君原博在童孺時獨撤押不狎戲尊府主事翁一
愚擇所宜諸子授之遣從祝郎中惟貞遊祝君遂大
器之既成取進士為主事吏部上其績　天子褒嘉

之尚加恐懋見之制詞者如此而一愚翁之義方祝
君之心殷殷無易于此焉君取恐以名其齋以上本
三事之訓以持循而致重也祝皋吾闕謁予雲庄求
記君樸訥沉求剛中而柔爲實過於華有恐道焉按
恐慎也以傲對則約以怠對則敬滿對則謙謙對則
密夫約則鮮失敬則吉謙則受益密則不至害成敝
以一言畏而已慎所以繼畏也易震之象曰洊雷震
君子以恐懼修省恐懼畏也修省其慎也君子有所
警懼修正其身思省其過咎而改之有周身之防有
克治之勇有制事決幾之豫有所畏有所慎也無所

畏忌不至哉自夫滔瞀飢飽勞逸之無節病入之然
後瞀勝理罔元暘始不慎而終慎也抗懸流爭怒漱
曲折以濟如舐之川而舟濟焉險則慎慎則濟夷則
不慎不慎則不能以濟戒慎之功其容斯須離耶治
身如治疾防欲如防盜臨事如蹈虎涉氷如張機審
括無敢有苟焉耳夫然後存省功密日改月化優入
賢君子而無難若處若顯委時命而聽之無容心焉
樹奇節還古風發彪炳之文以茂弘光偉之盛誰歟
哉君已謹受教

兩浙提學書院端範堂題名記　陳仁

分職廉訪觀風類爾所署以學名所寓以書名所出
政以端範名名之學之書有所因也不覺為異名之
端範無所因也若高以自標然有所取焉且自懼懼
人自[illegible]人約　聖諭端揆範一言以蔽期弗違乎
[illegible]然則以是標爲目以紀其人而名之其有
弗與皆予我　國朝誕興文教作成士類崇文學祿
以師承之至正統時復綱維是南北二畿以御史各
省以臬司副使僉事授之璽書深惡毒事侵職之臣
弗與之俾專且重專則難徒自諉重則思殫其力以
求勝要之無忝厥職則固有在焉故於視事必高一

門牆闢一路庭以齊進趨以恪藏脩今茲備美始于
弘治已未亦既立石以歲月之其總憲署次先有刻
名石亦既齊邑除拜參錯群來間矣復何為乎是題
義固有取無見為重復也昔在儒先文獻是崇金石
有言厥惟舊矣其見於名世之賢則凜凜乎楮議忠
詐直回三四語後世踵其事因其官政不必家自論
議夫標其人不顯暴其跡至繫乎人心之公醜好自
別以榮以辱以予以奪則又不可移易是亦厲世之
一端也今之所取則不盡然前乎吾事其事者蔽貫
俱稱無不善可議後乎吾事其事者聲實俱稱無不
善可議前者既賢難乎為後後者亦賢難乎為前此
吾恒凜凜焉惧夙夜祗畏無敢自暇逸也或曰子以
子之前蔽貫俱稱固矣後乎子子未事其事曷從而知
之曰吾以吾之前之賢而知之其性同也吾以吾為
前之後而惧弗稱則又知之其心同也吾曷為不惧
乃若磨礲雕鐫鱗次宿羅則援據前修而不爲畀隅
佩監觀儆萌激奮則義善將來而有於同若但云醜
好泯彩彰癉是寓則儆儆嘵嘵無補污缺而指摘瑕
疵洗索瘢垢則亦何取於是刻哉此予之意也此石
之所以立也

重建烏石灘伏波將軍馬侯廟記　彭甫（字石泉成化辛丑進士歷官廣州按察僉事致仕）

弘治己未冬先總督鄧公有事廣州還道横州至烏石灘謁伏波將軍馬侯祠慨其圮壞遂以軍門餘貲屬前先知州事俞文煥為之且命索記於予明年公歿文煥亦去而其事未究也又明年辛酉予試士于横今知州事何璋進曰伏波祠且完請記歲月以圖不朽且以畢公志焉按漢史光武時交阯女子徵側徵二反冦略嶺外而侯以是時拜伏波將軍督樓船由合浦緣海而進隨山刊道破賊于浪泊上尋斬側二

傳首洛陽又擊敗其餘黨嶺外悉平侯之封自茲始也侯所過郡縣輒為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民德之為之立廟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與然廟不立於郡邑而獨於山川險急舟楫往來之處蓋侯為人慷慨明斷必於是乃可以妥其靈且俾四方之人自是過者皆有以知侯功不獨一州一邑之人知之而已或者昧其本旨以為侯之神利於濟險舟上下懼失勢往往匍匐乞靈以徼一時之幸其配食左右又皆淫僻之神其為媟瀆亦甚矣夫死生禍福自有定命侯能奪天之命而移易於其間邪況生為正直臣死當為正直鬼苟不問人善惡徒以禳禱之故輒陰祐之使之去禍就福是豈侯所為哉若夫歲時饋奠牲醪豐潔廟宇崇奉此則守土者之職所以報侯而不容或慢者也是廟以某年月日始事越某年月日告成規模宏爽視前趾有加而簷楹繚繞丹堊鮮爛又皆昔之所無松桂幽陰塵寰迥絶侯儼然南面凡非祀之神一切屏去灘舊以烏名今從宋慶曆間知州事伍粹更正為烏巖云

蓮峰石記　陳伯獻

出莆城西四里許有山曰象峰自西南數千里博換而來其支為太平岐而為梅峰為烏石而城峙焉莆

文物之盛迺山之鍾也山之腰為石室其巔則有石加芙蕖高數丈衺數圍瓣纈突崛朶蕋亭聳清而奇幽而壯離列而坐可十人石北則山坪有田數十畝予賞之因築室以居時至石上盤旋忘歸石常蓄雲霧或值宴晦則浡然如汎太乙之舟駕鴻濛憑灝氣與造物游天朗氣清俯視城郭村溪畢效于前若垤若穴若簇若練若聚米若堆瓦聚睫而望大海横于東凫山環乎北壺公峙于南縈青繚白莫窮其壁然後知是山之高峻為莆之宗而石則山之宗也予嘗質諸士夫或有未知者或知焉而未之奇奇焉而未

之至其至者樵夫牧豎耳樵夫牧豎至之而未知知之而未奇然則知之奇之至之者非予其誰歟予又謂是石有召予之道三焉其聳峭拔起下伏諸峰則有特立不群之操其嬋娟如蓮不為仙翁佛子之宮是有潔身自愛之義其為文物之宗能使士夫不知而不奇是無該名表襮之心皆可取也使其置諸中州京洛之間凡為縉紳遊客嘯歌吟眺交揚讃嘆之不暇大雅不能專於雍九華不能擅於池矣今在於海濱而雜群峯之間宜乎人莫知而莫奇也予汩沒於時蓋深有感於是者遂為之記

遊西山記

高江 字一鯤弘治癸丑進士官終湖廣按察使

始予抵京師則聞西山之勝雅欲遊而未暇也今年夏過大岡晉甫邢立二先生將南還乃拉予及陳玉疇柯其孝尚彬三君子約以五月廿三日偕往而托錦衣陳廷爾光彼供具偶廷爾之甥吾鄉林華仁亦會焉凌晨騎出阜城門里許外皆沿溪行林木蔭映恍然如入江南西抵大澤涵泓渟滀色深如紺上有龍王祠旱時禱雨處憩道傍小庵見壁間有次尚彬之尊甫學士公詩者因記其韻又數里為西湖荷尚未花而葉香襲人雜以蒲荇葱蒨可愛有鷗鷺數群來往水際如與遊人相狎湖之盡為功德寺外有三廢畫閣之知為元人遺跡主僧出迎禮甚恭因隨詣諸佛刹循兩廊行壁堵繪畫俱極閎麗登浮屠頂東望城闕隱隱如雲霧中出從所堂有松栢百株拳曲樛結風籟泠然又里許為華嚴寺鑿山為洞上下凡五處深者二三十步淺亦不下十餘尺有石榻可坐行遊者最宜然地陰氣溼日幽否難以久入之莫不股慄山下有泉散出亂石間噴薄沸流少遠乃瀦而長演迤徐夫手掬飲之其香冽異他處寺僧云中宮間取以供御日既中廷璽乃就僧舍設饌酒酣或哭或射傾倒真率適而不宣喻時復攜壺於旁之玉泉寺登望湖亭謁呂公洞出則為緇流之廬者五六處皆面水依山相比而居其景勝大都不甚相別是夜遂宿於華嚴明日乃從西行山石路崎嶇十餘里乃抵香山山益峻招提在山頂殿與功德寺相埒下有泉甚冽寺因泉為池飼金魚百餘尾投以餌皆出浮水面其南傍有丘巨石二對立垂首瞰如蝦蟇狀石下二井相去丈許水深才三四尺俯手可得望見底沙石歷歷可數不竭不溢近寺之家取給焉亦靈泉也蓋自此抵城三十里二日之觀惟此為最閒其

上復有元通寺元奇峭而僕馬已倦且西北有雨意
不可復往遂仍舊道取捷而還是行凡得詩共若干
首雖一時之作不能盡工然亦可以見茲遊之不虛
爲拜一闋先生因衆而錄之而以記屬予夫山川之
勝亦因人以傳往時右軍之蘭亭安石之東山六一
之醉翁亭皆僻在一方而至今稱之以有三若人也
是山僻雅峙郡下四方之文士至者無不遊遊則無
不賞且欣詠之其爲遇當在蘭亭諸山之右然自餘
耳未有以人稱者豈以近而不異耶抑未值其人耶
因附書之且以待後之遊者必有爲山靈解嘲也詩

中有附字韻者皆次柯公今年爲弘治戊午歲以遊
之後又六日此谷野人高其記

林氏錫封記　李廷梧

正德己巳四月今參軍林毅齋先生獻前順天通判
三年之績于朝既考最還職吏部復以推恩爲請
制曰可於是封母姚氏爲太安人是歲臘月望爾書
至莆時太安人壽七十有七乃大合姻眷拜迎如禮
翟冠朱服坐堂上開宴受賀酒再行客酌而進曰惟
太安人朝夕劬勞訓廸厥子宜其有茲榮請以爲壽
太安人斂衽對曰嘻匪于克顯繫廼父之訓惟廼父
率德廸善曰爲可繼也才可輔世長民乃止一校始
終敎學罔敢怠荒種及人曰吾後世其興乎喪意誇
然而祇敬致祭曰惟後之貽令　天昔臨門頤弗遂
而君乃以慶予于何德之承客曰惟父母於子也雖
均於教不能必其成子於父母也雖均於養不能必
其壽參軍清雅該博檢身如處女宦轍所至咸能展
采錯事士夫之望歸之是雖先府君寵靈亦太安人
協輔之力也太安人懿則茂著帶壽並臻是蓋天之
所以勵世旌淑　上之所以命德勸忠非無臉而至
者矣顧猶謙讓弗居何耶太安人聞客言詞色漸怡

客又進而言曰吾聞福輕如羽莫之能載太安人中
年喪所天調卒廿定震撼以待天道之終定凡不足
於前者茲將補之而靈承謙受不懈益虔參軍翌翌
小心壯老一節于以戩滋至之休將見天之錫嘏也
俾熾俾熾　上之錫命也至再至三且使世之爲母
爲子者皆將於是乎觀德觀孝矣太安人輾然笑曰
諸君幸進予於古之道敢不拜嘉雖然遠圖者忠也
惟諸君終教吾子俾敬共厥職以求綏　天子之寵
命乃受爵成禮而退于時家君省庵先生於太安人
爲甥亦在賀客之後因書命廷梧曰小子識之客之

爲詞也婉而大信而足徵太安人之爲志也恩而不
二尚而有禮語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廷梧受教惟
謹具載于簡錄其副遺林氏俾志家範

莆陽文獻卷之十二終

莆陽文獻卷之十三

奏議

上真宗乞置東宮師保　陳靖

臣伏見皇太子光踐承華照臨方內洊雷成象正位
於青宮五輅和鈴炳儀於清蹕寔賓寮之具爾獨師
保之闕如且夫師者師法其規模保者保安於德義
苟曠厥任未協前經臣是以展轉三思揣摩群籍冀
有確論上贊昌朝竊自五帝選賢三王授子雖揖遜
之或異在訓導以攸同虞舜之書則曰教胄子姬周
之典則曰延冲人著于格言莫重尊教雖然服冕袞
陳鹵簿此可以莊禮容於外也至若就道德敦孝恭
此可以發知理於内也伏覩　陛下隆邦家之本考
公襲之文延掛公台充備師傅體二聖之基緒副三
靈之宅心人謀大同知有尊於調護神器光僞亦共
貫於守成乂惟　陛下頒列藩房夙昭聖範歷試京
邑之繁重備嘗稼穡之艱難雖勿用以居潛已章[illegible]
而今照故　太宗皇帝英心奮斷大畧制諸請六傅
而前虛俾庶務而從簡今皇太子適膺儲位方在妙
齡是宜設彼師臣豐其禮數恢七教已興之德業廣
五行俱下之聰明春誦夏弦徧遵行於故事左輔右

彌率來頻於正人臣謹按漢書始元五年六月詔曰朕以眇身獲保宗廟戰戰慄慄夙興夜寐修古帝王之事通保傅傳首是保傅之重不可不備也又伏覩唐貞觀十七年散騎常侍劉洎以謂皇太子初立宜尊賢重道以昭聖德遂上書論列亦有憲章然而師傅之名未聞沿革之制臣學誠寡陋閒測涯涘伏乞陛下遠載筆之洪儒俾其撿討召[illegible]之元輔討之久長庶使左右周旋頻口與之者德羽翼漢室翊園綺之高蹤上符 宗社之靈下副華夷之願臣適當蔡齒尚玷周行請老歸田察禮經而愧晚封章言事表臣節之有終倘蒙宸鑒俯回離明增耀不獨臣死生幸甚抑亦使兆庶同歡 天聖元年上時爲兵部員外郎直史館

請增置諫官書 蔡襄

臣伏見 朝廷選用王素余靖歐陽修等增備諫官是三人者皆特立之士昔以直言觸忤權臣擯斥且久今者一日並命人無賢愚萬口相慶皆謂 陛下特發神斷擢任不疑蓋 陛下深憂政教未舉賞罰未明群臣之邪正亦分四方之利害未究故增耳目之官以廣言路此 陛下爲社稷生靈大計也臣竊思任諫非難惟聽諫之難聽諫非難惟用諫之難如素靖修等忠誠剛氣著信於人況蒙 陛下獎拔之知必能箴闕政獻明謨搥回邪擊權倖思所以報效也然邪人惡之必有禦之之說不過曰某人也好名也好進也彰君過也或進此說正是邪人欲蔽天聰不可不察臣請爲 陛下陳之一曰好名夫忠臣務盡其心事有必須切直者則極論之豈好名哉若避好名之嫌而無所陳施則土木其人皆可備數何煩陛下選擇如此之至況名者聖人以之勵世俗分善惡豈可廢乎借使爲善近名 陛下試思今之人遠權利敦潔行以近名者亦有幾人哉二曰好進前古諫臣之難者遭逢昏世上犯嚴威旁觸勢要鼎鑊居側斧鑕在前死且不辭安得好進乎蓋近來諫官進用太速故世人皆以之謂好進今諫官有盡忠補闕之効 陛下但久任勿遷使其人果忠且義雖死於是官亦無恨矣三曰彰君過凡諫諍之臣蓋以司予過舉也緩則密疏急則昌言期於必正若人主從而行之適以彰乎從諫之美安得謂之彰過乎然諫官亦有好名好進彰君過者異於此巧者之爲諫臣事之難言者則喑而不言擇其無所忤者言之就令不行不復再議而曰某事我嘗言之矣此可謂之好名

也容容默默無所恥媿踐歷資序以登貴仕此可謂
之好進也凡人主之有過諫官最為近密或不盡言
人主何從而知且變更乎傳之當世垂之於後終以
為過此可謂之彰君過也臣之所論乃忠臣巧者之
分願賜省覽令　陛下出於聖慮自推諫官必自主
之若有陳述於理適當即賜施行無使天下之人謂
朝廷有好諫之名而無好諫之實使其言有訐切亦
須優假無為姦邪構間致有斥逐使天下之人指
朝廷有拒諫之失臣迹遠言近不任兢惶激切之至
臣某冒死再拜謹上

言用韓琦范仲淹書　前人

臣伏見去月以來　陛下拔任諫官郡下翕然稱慶
又數月罷夏竦樞密使用韓琦范仲淹作樞密副使
制命一出士大夫賀於朝庶人喜於路至有飲酒叫
號以為樂者謂　陛下去邪任忠可刻日以觀太平
矣臣聞易泰之彖辭曰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
小人道消否之彖辭曰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
君子道消然則君子進則天下泰小人進則天下否
陛下退一邪臣進一賢人而舉國歡忻者豈一邪一
賢獨能關天下利害乎蓋以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
進則其類進衆邪並退衆賢並進而天下不太平者
無有也雖然臣切憂之頃年莊獻明肅太后初棄六
宮　陛下親臨庶政一日出令邪臣沮氣天下聳聽
洒然快意期於一變以臻大治自後數年方內無事
左右之臣易於襲常而怗於苟安　陛下憂勤之心
日亦少懈已而西羌背違舉兵寇邊遣將興師屢戰
屢敗饋運賦斂百姓困窮北虜乘勢窺我強弱遣使
求地京師震駭幸而增賂以得暫安四海嗷嗷日憂
一日以將來之患當如何也然猶指忠賢之士而屬
望焉幸而進用庶其叶力而大有為以解焦勞之急

陛下奮發剛斷博采物論援拔而任之人人欣欣而
臣獨竊憂者誠恐進用之後或有讒間或狥舊例使
之不盡所長而去則天下必有遺材之恨所損不細
矣當今天下之病臣請譬諸病者其安時調護適宜
固不病矣病在皮膚醫者能早去之病且安矣此二
者皆已不及而病在支體若得良醫可速愈也天下
之病勢如是於可醫之時　陛下又選任良醫倘信
任不疑聽其施設非徒愈病又致民於壽若於此時
使良醫不得盡其術則天下之病愈深雖有和扁之
妙難責速効矣願　陛下思祖宗社稷之重矜四海

生民之困憊而比二虜之耻法乾剛夬決之道拔賢
材收衆策不憚改作之以成大功天下幸甚幸甚某
昧死再拜謹上

上哲宗乞寢罷編排元祐臣寮章疏指揮　陳次升 見本傳

臣近奏乞宣諭大臣遵守赦牓其餘一切不問之語
未見施行今聞差官編排元祐間臣僚章疏仍厚賞
以告藏匿採之輿議實有未安須至再瀆天聽臣嘗
觀漢光武誅王郎收文書得吏人與郎交關毀謗數
千章光武不審會諸將軍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後
世書之以為美談恭惟　陛下即政之初揭牓許其
自新是亦光武安反側之意今又張官置局吹毛求
疵考人一言之失致於有過之地是前之詔令乃所
以誤天下也後之赦牓又所以誑天下也命令如此
何以示信於人乎昔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
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請擇日立叔虞王曰吾與
之戲矣史佚曰　天子無戲言於是封叔虞於唐夫
成王非輕其爵命也以王言惟行弗惟反爾矧今御
史臺牓示朝堂進奏院遍牒天下惟患人之不知非
特戲言而已戲言尚踐而行之豈有明指牓示曉諭

臣庶可反之乎伏望聖慈念光武安反側之言思成
王述削桐之封所有編排章疏指揮乞行寢罷 紹聖三年正月 [illegible]

論瑤華之獄不當付閹宦之手　前人

臣伏覩詔書以皇后孟氏旁惑邪言陰挾媚道逆從
究驗證左甚明而　陛下斷以大義不牽私恩奉承
兩宮慈訓廢皇后孟氏為華陽教主降詔以告中外
命下之日士庶惶惑謂后無可廢之罪而　陛下廢
之咸相與為之咨嗟彈指良可嘆也盖以所治之獄
不經有司雖聞追驗證左而事迹秘密朝臣猶不預
聞士庶惶惑固無足怪臣竊謂后之廢立事體至重
非若臣下一言一青廢之逐之不足深恤自古獄訟
皆付外庭未有宮禁自治高下付閹宦之手　陛下
特見案牘之具耳安知情罪之虛實萬一寃濫為天
下後世譏笑臣欲乞　陛下親選在廷侍從或臺諫
官公正無所阿附之人專置制院別行推勘庶得實
情如后之罪在所不容雖廢之人自無言今事不經
有司獄成閹宦此天下人心不能無疑也伏望聖慈
特降睿旨施行 紹聖三年九月上特為殿中侍御史

上徽宗封事　方軫 見本傳

大觀元年月日　太廟齋郎方軫奏伏惟司空尚書
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魏國公蔡京睥睨社稷內懷不
道效王莽自立為司空效曹操自立為魏公視祖宗
神靈為無物玩　陛下如嬰兒持紹述之說為自謀
之計上以不孝刼持人主下以謗訕恐嚇天下威震
主上禍移生靈大臣保家族不敢議小臣護寸祿不
敢言顛倒紀綱恣意妄作自古姦臣未有京之甚爰
自崇寧以來交通閹寺結托宮禁蠹國用則如糞土
輕名器以市私內而執政侍從外而帥臣監司無非
京之門人親戚政事不合於天心法令徒結於民怨
若設九鼎鑄大錢置二衛與三舍建樂府又於國門
外祭天地於兩郊如此之類非徒無益京有所為必
持兩說以刼人主一曰此三代之法也一曰此熙豐
之遺意未及行也天下事無常是亦無常非可則因
否則革惟其當之為貴京不學無術妄以三代之說
欺　陛下豈不為有識者所笑神考十九年與章文
物粲然大備豈有未及施行之事豈京不得馳騁於
當年今又誣罔在天之神靈每有奏請盡乞作御筆
指揮行出語士大夫曰此上意也明日或降指揮更
不施行則又語人曰京實啓之也善則稱己過則稱
君必欲　陛下歛天下怨豈　宗社之福乎元豐二
年廢徹廨宇二千四百六十間造尚書省分六曹設
二十四司以總天下機務落成之日　車駕親幸命
有司立法諸門窓牖壁瓴增修改易者徒二年京惡
白虎不利宰相盡命毀拆收入禁中是欲移害　陛
下乎是謂之紹述乎括地數千里屯兵數十萬建置
四輔郡遣親信門人為輔州總管又以宋喬年為京
畿轉運使容諷兗州父老詣闕下請　車駕登封意
在為東京留守萬一乘輿一動挾開竊發呼吸群助
不知　宗廟社稷何所依倚　陛下將措聖躬於何
地乎臣嘗中夜思之不覺涕泗橫流也近聞京議建
立方田法欲擾安業百姓借使行之豈不召亂乎又
況數年間行鹽鈔法未旬浹又報鈔法變矣鈔為故
紙鹽為棄物家財蕩盡赴水自縊客死異鄉孤兒寡
婦號泣籲天者不知其幾千萬人皆歸怨於　陛下
所幸者祖宗不馳一騎以得天下仁厚之澤涵濡生
靈幾二百年矣四方赤子不忍生事萬一有壟上之
耕夫等死之亭長嘯聚亡命於一方天下響應　陛
下何以支吾之乎內外臣僚皆京親戚門人將誰為
陛下使乎京乘此時談笑可得　陛下之天下也元

車不絕道路今日所獻者則曰臣攸上進明日所獻

衍永年　陛下嗣服之初忠義之士明目張膽思見
天下太平投匭以陳已見者無日無之京欲鉗天下
之口塞天下之耳目分為邪等賊害忠良天下之士
以忠義為諱方且全身遠害之不暇何暇救　陛下
之失乎奈何　陛下以京為忠以忠義之士為謗訕
詆誣或黥配遠方或除名編管或不齒仕籍以言得
罪者萬人矣誰復肯為　陛下諫哉蔡攸者垂髫一
頑童耳　京遣攸日與　陛下從遊嬉戲必無堯舜
文武之道啓沃　陛下惟以花栽怪石籠禽檻獸舟
車不絕道路今日所獻者則曰臣攸上進明日所獻

者則又曰臣攸上進是欲　陛下愚而不知天下之
理亂也父虛諫院不差人自除門人為御史京有反
狀　陛下何從而知臣以是知京必反也臣與京皆
壺山人也古讖云水遶壺公山此時方好看京諷部
使者鑿渠以遶山亭星見西方日蝕正陽之月天意
所以啓　陛下聰明可謂極矣　陛下略不省悟止
於肆恩赦開寺觀避正殿減常膳舉常儀以荅天戒
而已然而國賊尚全未聞梟首以謝天下此則臣民
共憤祖宗含怒在天之日久矣　陛下勿謂鴞鳴于
鼎穀生于朝不害高宗大戊之德九年水七年旱不

害堯湯之聖今日禍發不測人情危慄惟　陛下留
神聽覧念藝祖創業之難思履霜堅氷之戒今日氷
已堅矣非獨履霜之漸願　陛下早圖之後悔何及
臣批肝為紙瀝血書辭忘萬死叩天閽為　陛下力
言者無他所重者祖宗之廟社所惜者天下之生靈
而自忘其迫切　陛下殺之可也赦之可也臣一死
生不繫輕重願　陛下上體天戒下顧人言安可愛
一國賊而忘社稷生靈之重乎

上皇帝書　　鄭樵

正月十一日興化軍草萊臣鄭樵昧死百拜獻書于

皇帝陛下臣本山林之人入山之初結茅之日其心
苦矣其志遠矣欲讀古今之書欲通百家之學欲討
六藝之文而為羽翼如此一生則無遺恨忽忽三十
年不與人間流通事所以古今之書稍經耳目百家
之學粗識門庭惟著述之功百不償一不圖晚景獲
見太平松筠之節不改歲寒而葵藿之心難忘日下
恭惟　皇帝陛下誠格天地孝通神明以天繼之聖
以日新之德君臣合道一言而致中興自書契以來
未之聞也臣切見兵火之餘文物無幾　陛下留心
聖學篤志斯文擢用儒臣典司東觀於是內外之藏

始有條理百代之典燦然可觀臣伏覩秘書省所藏
求書之勤臣雖身在草萊亦欲及茲時效尺寸頃臣
究心於此殆有年矣今天下圖書若有若無臣雖不
一一見之而皆知其名數所在獨恨無力抄致始能
紀記之耳謹搜盡東南遺書古今圖譜又盡上代之
鼎彝與四海之銘碣遺編闕簡各有彝倫大篆梵書
亦為釐正於是擬數百卷自作之書徒步二千里來
趨闕下欲以纖塵而裨嵩華以涓流而益滄海也念
臣困窮之極而寸陰未嘗虛度風晨雪夜執筆不休
廚無烟火而頌聲不絕積日積月一簣不虧十年為

經旨之學以其所得者作書考辯訛作詩傳作詩辯
妄作春秋傳作春秋考作諸經序累作刊謬正俗跋
三年為禮樂之學以其所得者作謚法作運祀議作
鄉飲禮作鄉飲駁議作系聲樂府三年為文字之學
以其所得者作象類書作字始連環作續汗簡作石
鼓文考作梵書論作分陰之類五六年為天文地理
之學為蟲魚草木之學為方書之學以天文地理之
所得者作春秋地名作百川源委圖作春秋列國圖
作分野記作大象略以蟲魚草木之所得者作爾雅
註志作詩名物志作本草成書作本草外類以方書

之所得者作鶴頂方作食鑑作採治錄作畏惡錄八
九年為討論之學為圖譜之學為亡書之學以討論
之所得者作群書會紀作校讎備論作書目正訛以
圖譜之所得者作圖書志作圖譜有無記作氏族源
以亡書之所得者作求書闕記作求書外記作集古
系時錄作集古系地錄此皆已成之書也其未成之
書在禮樂則有器服圖在文字則有字書有音讀之
書在天文地里則有天文志有郡縣遷革志在蟲魚
草木則有動植志在圖譜則有動植氏族志在亡書
則有亡書備載三二年間可以就緒如辭章之文論

說之集雖多不得而與焉奈秋先蒲柳景迫桑榆兄
弟淪亡子姓亦殤惟餘老身形影相弔若一旦倏先
朝露則此書與此身併填溝壑不惟有負於平生亦
有負於聖時謹繕寫十八部百四十卷恭詣檢院投
進其餘卷帙稍多恐煩聖覽萬一臣之書有可採望
賜睿旨許臣料理餘書續當上進微臣遭遇文明之
世豈無奮發之情使臣得展盡底蘊然後鵬歸蕙帳
狐正首丘庶幾獲　陛下之地食　陛下之粟不辜
為　陛下之一民也仰冒天威伏惟聖慈特賜睿覽
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皇懼之至不宜臣樵昧

死百拜
繳奏沈瀛除知梧州詞頭　林光朝
三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沈瀛差知梧州替張績歿臣竊見沈瀛昨爲樞密院編修官而無立惟知干進爲王質所搖動王質唱之沈瀛從而和之此亦公論之所不容前日沈瀛無故復來見者切齒謂如此等人幸而得祠祿閉門自訟豈應便求進今若與之州郡何以示勸懲沈瀛得郡則王質之輕儇佼險且將攀緣而至矣臣恐公論自此不立爲害甚大欲乞睿斷將沈瀛差知梧州指揮特賜寢罷以爲浮躁

不知耻者之戒所有錄黄臣未敢書行
繳奏謝廓然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詞頭　前人
臣昨蒙　陛下記錄孤遠召臣於嶺外遭遇臨雍實緣從來臣之僥冒亦已太過當此晚節非有好名干進之疑事或可言雖死何憾臣竊聞王安石欲以李定爲監察御史裏行宋敏求知制誥不敢具草今月二十六日送到錄黄一道謝廓然可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此在公論有所未安臣職當書行若畏禍恐耻不得已書之他日　陛下必然有所悔則臣爲欺

君者臣之殘年尚在人數中豈應負此名此臣所以不避誅斥而略陳大槩臣備數詞掖凡再行謝廓然詞未嘗不備述上意以謝廓然爲能吏　陛下賜以太常之第命以御史之官是科目太泛名器太輕非所以開張正塗誘來讜論也前日嘗欲以李太正爲六察官未幾復寢豈謂科目出於至公不以輕予人也謝廓然之所長者可以治財賦理獄訟至於耳目之司紀綱之地則有所不可六部寺監所係者一職惟御史府所係者國體天下以爲可畏者諫官御史也非御史可畏可畏公議也安得如范純仁呂大防

者除書之下公議自定苟或人人皆可爲御史則公議不立公議不立則天下亦何所畏哉是國體輕重在於此不可不早定也中書號令所自出令出惟行弗惟反今此一件臣若書行不知中書所當繳者爲何事然　天子擇言事之官而臣以本職有所可否則爲犯雷霆之威無復生全臣已闔門待罪所有錄黄臣未敢書施行
端平三年七月分第一劄（以御殿縣進）　方大琮
臣至愚極陋起至遠方三十年間入書吏考雖田廬之日最久而畎畝之忠不忘大化更新誤叨收擢退

然衆後惟有靖共蜀者內出手書俾司言責力小任
重恍夕驚憂　陛下何取於臣而拔之散冗而抑以
其事對少顏或能盡言無隱耶然未信而諫交淺言
深雖蘇軾猶以為疑若夫柔行巽入以涵養為大體
陰諷密諭以歲月為深功此平世事也臣自立朝以
來每見群臣論議始則言成敗中則言安危至于去
歲夏五之後景象須異則以存亡言矣今也亡之一
字慣熟於上下之口然後知天下有將亡之形不知
古今有不可亡之理理者何綱常是也綱常者天地
所以付宗子祖宗所以遺後人臣民所以戴君上夷

狄所以畏服中國者也微失之則敗重失之則危終
失而不悔則亡竊迹當世之故極北小夷越數萬里
干我王畧覆我境土此天地之大變也以臣觀之蜀
口之敗雖韃也而終蕩於潰兵之擾襄州之失非韃
也而實壞於叛兵之變州縣之兵則虣其守將京畿
之兵則疾其長上以至遐方赤子皆䏌䏌然有作慝
之念其為綱常淪斁不旣多乎　陛下豈願其至此
哉出御經筵惧形于色朝問群臣憂見于言六字之
詔未嘗不欲飭已十二條之戒未嘗不欲敕吏減斛
面倍稅畝未嘗不欲寬民優廩給戒掊尅未嘗不欲

恤軍凡心者綱常之所自出　陛下之用心若此而
危形惡證相尋不已臣廢食忘寢思所以消惡運遏
亂原而不得其說　陛下隱之於心其猶有不安者
乎恭惟本朝立國度越古昔
太祖皇帝之授受不以私其子而感趙普金匱與弟
之一誓　高宗皇帝之選立不以私其近屬而悟婁
寅亮立昌陵後之一言一祖一宗為我宋肇興再造
之主皆自其不私天下一念者基之臣在田野側聞
寧宗皇帝嘉定選擇之時追記先朝眷念魏邸之意
故　陛下之立必自魏來寧考此心其與後世猜防

多忌者異矣用能繇三十載無疆之休以啓佑我
陛下者亦此一念也是以　陛下踐祚之初朝享原
廟而郊人大悅則人與之也始見圜丘而月星明槩
則天與之也疇敢貪天之功以自為已力矧彼故王
之退守藩服變出不測霅川之事深可痛也臣嘗記
真德秀之奏曰前有避陛之跡後與討捕之謀又記
洪咨夔之疏曰霅川之變非濟邸之本心濟邸之死
非　陛下之本心魏了翁直前之疏徐清叟火災之
疏皆可謂得其情矣胡夢昱一疏尤為惻怛貫穿百
代之興亡指陳天人之感應讀之令人流涕當是時

也天地祖宗猶有以察　陛下之有所制黃壤沉冤
猶有以亮　陛下之不得已亦既十載天堯老妖端
平陜綵威福自出非那究雪枉之時乎臣恭覩元年
六月御筆有曰爲任陷逆又曰復爵眡瑩而立嗣一
事則曰關繫家國難以輕議又恭覩二年七月御筆
有曰衛王功茂深欲保持其家又曰札付宅之兄弟
自令臣僚毋復攟摭一則牢關固拒如待深仇何其
重於繼同氣之後一則丁寧覆護如拊愛子何其厚
於保孩孽之家合二筆而觀有人心者宜何如扎故
王之跡非若秦邸而秦邸子孫至今蕃衍此　太宗

皇帝保全之力今也西流荒阡麥飯無主孀嫠孤寄
抑堙綳流獨不以　太宗之待秦邸者待之乎賊遠
之罪浮於姦檜而檜死之日諸子勒令致仕此　高
宗皇帝果決之斷今也宅之頑童班案錫第超玷名
郡敢抗公評獨不以　高宗之處檜者處之乎　陛
下勵精之始如逐二凶人竄二贓吏召諸賢求直言
以至禁戢苞苴止過干請每一札出萬目聳觀四方
傳誦交讚聖明獨此二筆識者無不憮然失色聞者
無不黯然吞聲德於其非所當德怨於其非所當怨
一念之私綱常倒植大原既失他美莫贖驕卒安得

不狂悖兇恣安得不跳擲叛將安得不飛颺豈皆無
隶戾之心蓋有以召之矣　陛下必以遠為功則臣
請有以辯之昔漢大臣議立文帝之時特曰齊王母
家戾惡代王母家長者以善人則大臣安史所載本
說如此大臣之意不過謀身豈料得一文帝遂為三
代以後不可及之主哉　陛下天賦粹美不下文帝
遠之自謀亦猶漢臣既見聖質高邁乃復時進妖麗
欲以昏其明而益其權所賴韜藏静定不隨機穽遠
有今日之懿若遠者豈容生免繫獄之辱而死反冒
極美之謚乎　陛下必以故王為疑則臣又有以釋

之昔漢淮南之驕僭非復有愛兄之道文帝哭甚哀
以盎辭而止及聞斗粟尺布之謠則還地封子不遺
餘恩豈終膠於盎之說哉　陛下天性友愛與文帝
同故王之罪與淮南異小臣竊聞謂故王嘗從　陛
下會朝侍班同榻共食情愛備至使無遠先入之言
寧不惓念疇昔之好若故王者豈其生有友睦之義
而死不忘經紀之恩乎臣愛助孤忠惟終始以漢文
帝望　陛下也捌自更化之後凡逐臣竄士見抑於
權姦者無枉不白獨天倫大寃不能自明一婦茹屈
枯旱三年匹夫非辜飛霜六月而况先帝之子　陛

下之兄乎臣聞德秀垂歿語其家以不能申前言爲
大恨又見吝嬱僅對臣言曰上意未回則天意亦未
回今二臣已矣倘夢昱所謂寃不散則禍不消自今
觀之其言皆驗昱竄海濱弟兄暴骨今雖官其一子
未足償一門之痛是不惟故王之寃未散而昱之論
亦未明也然則解釋　陛下之疑啓寤　陛下之聽
此非筵學大臣之責乎此非耆老大臣之責乎此非
二三執政之責乎此非講筵從容啓沃之責乎此非
侍從論思獻納之責乎此非諫臣繩愆糾謬之責乎
群臣之議一語及此搖手吐舌指爲深諱是殆以齊
人敬王也然而臣知　陛下有可回之機者何也小
臣奏疏間及此事　陛下雖微詰之亦不罪之草茅
對策間發此語　陛下雖稍抑之亦不棄之是機也
苟有以開導而疏瀹之則油然之一念固在也臣愚
款望　陛下豁然開悟出於真誠特下明詔敷釋本
心正權臣之罪洗故王之寃則端平德刑之大者明
矣是必發暴奸伏黜絕貪功抑孼種而奪守符收宗
札而裁龍數貫充之謚別議里克之惡始彰是必攺
營高燠亟謀紹承莘侁儷之猶存庶精爽之有托若
敖之鬼不餒新城之巫求消則天心之悔禍有期人

心之厭亂有日待在　陛下一念間耳或曰四郊多
壘未暇議也不知腹心不治何以望膚革之安或曰
皇嗣未衍未遑議也不知麟趾不歌何以致螽斯之
慶事固有甚難百物翔踊而楮日輕則曰吾力不能
救饑胡荐食而兵日困則曰吾身不能玩此不過一
號令轉移之易而　陛下猶難之且事與天合與祖
宗合與先帝合與天下之心合無復他慮之有若易
者猶難臣恐難者愈難矣宋文帝何如主猶能還三
代之家正徐傅之戮而況九京之下所望於英明之
主哉通天地間一氣耳今也戾氣流行在天則爲妖
星在地則爲洚水在朝廷則爲二相不咸在邊方
則爲諸閫不協去歲叛兵之變自南而北殆遍天下
去夏殿旅之鬨市扉晝閉相恐以走此無非戾氣之
流注激射也臣晨讀清叟火災疏曰若有所驚而言
問其故頗異昔鄭人驚伯有之厲子產以爲鬼無歸
之故或若類是臣又近聞宅宇以其父三十年聚怨
之華室一旦捨之爲僧廬揆其事尤異昔王安石捐
居第于鍾山而記者以爲覩雱因之故殆亦類是事
雖涉怪理有或然遠之宋不足恤而關於　宗社者
甚重若一念之歉橫於胷中而不化則一氣之戾鬱

於兩間而不消誠能宣明洞達此歎不留將見精神
感召此戾自弭不然運化推移無往不復刑忍諱譏
其裂難收瑤華之位終復崇京之後終錮而光景迫
促已無救於黏幹長驅之禍矣吁可畏哉臣素拙且
戇始進輒言遽觸雷霆罪在不赦然漢武帝有言高
廣神靈使汝教我或者祖宗列聖之神寧考在天之
靈將以啓聖心而開治運歟先儒嘗謂夷狄為中國
患由中國先無三綱故臣以綱常為弭亂之本又謂
一念覺處便是天理故臣以一念為綱常之本然則
宗社存亡夷狄向背之機人以去留之會在　陛下
今日之一念覺則高廣神靈之賜否則小臣積誠不
至請伏妄言之誅惟　陛下財幸

八月分第一劄　　前人

臣頃者冒進愚戇輕犯雷霆敢謂聖度如天猶復聽
威咫尺竊子見父且喜且悲所謂大綱大本之說臣
申言之則近於激不言則流於欺不激不欺以覲
陛下之心焉請以今日經帷誦說之書而推明帝王
正心之大法以告其說若稍緩矣然雖緩而亦切也
心一大關紐也書曰無怠無荒此待夷狄法也惟難
惟危此畏小民法也甘嗜峻雕未或不亡此警省一
身法也天下皆樂而一人猶憂天下皆安而一人獨
危以一人之憂危所以保天下之安且樂也若昔明
皇護持此法亞以累世植立甚嚴自管仲始破其為
詭謂聲色酒肉不足害霸賈誼微覺其繩束謂為治
而忘禪鼓之樂不如勿為誼之言猶婉而仲之說且
謂把握於外者有定力則安意肆志於內者為無損
是以廢公負其強力而溺內嬖戲刁牙以啓國中之
爭文帝安於所性而罷露臺止驛乘以成富庶之效
至唐太宗以雄心伯氣孩撫一世外而鞭笞剪伐無
不如意內而縱情長慾肆其所為哆然恚其臣曰是
欲使國家不役一人不恔一祖宮人無髮乃稱其意
吾乎魏徵之諫曰憂人之言不絕於口樂身之事實
切於心深中帝病帝亦斂容謝焉合三君而觀文帝
恭儉量已甚明二君外操內縱自謂奇策卒不免貽
後嗣患況於外無把握之力而內為安意肆志之事
可乎帝王治法止一塗撒持心身者乃所以持天下
也今天下未易持也如支老屋補壁而離仆如駕漏
舟補苴而尾濡鴝工烝揖合力扶救猶惕然有壓溺
之虞而為主人者出有懼色入無戒心反使工慵楫
惰得以有辭於其主臣固不敢以魏徵之語窺　陛

下而其迹則有不能掩人之疑者何也三邊功賞有頻年未下者而後宮新封數十之宣雖不一夕取辦未進也五閫將佐猶有待激勸者而肺腑近親雙節之命雖不同日並拜未害也襄蜀流移糠粃不飫而進獻豈群貂之所宜乎媚哉江北居民千里清野而木妖豈內庭之所宜時有哉　陛下憂勤之念未孚四方而佚樂之聲頗傳道路而或者猶曰事有不可為未免與退飲醇酒之歎此前世中主事也聖明豈有是哉然而消疑釋謗抑豈無說布衣帛冠豈足興衛而文公之志自此立新寢膳食豈足疆越而勾踐

之志自此堅　陛下倘以寢失為恥則其志必在復襄以蜀敗為憮則其志必在保蜀以荊擾淮危為憂則其志必在牢固疆埸以民愁兵怨為慮則其志必在護養根本用志不分樂事自息書不云惟疾敬德緩則不及事矣無皇耽樂雖欲為而無其暇矣是故惡音酒必真如建隆經宿之悔斥寵嬖必真如慶曆女口之遣減省嬪御止如雍熙三百之數檢制倉寺當如景德過分之戒節縮浮費則韓琦宮掖之議可行也停罷力役則歐陽修土木之疏可復也非惟消釋天下之疑亦足以助成　陛下大有為之志孝子

者善繼人之志也以先皇帝[illegible]之泰[illegible]疾之御此不過禁庭閭事耳而幽閨深谷民到于今稱之當慶泰禧定以來天下非少事也所以銷一時之變結數十年之人心敬仁勤儉之一念耳帝王大法祖宗家法森乎三尺之不可越也憂者樂之對危者安之反惰樂而喜安人之情也臣乃欲奪其所樂而遺之以憂禁其所安而投之以危豈情也哉蓋有凛乎朽索之危而後有平成之安有若涉淵水之憂而後有垂拱之樂豈惟天下安樂之而一人之至安真樂孰大焉不然則欲安而危迫之則反失其安欲樂而憂乘

之則反不得其樂明者可以計利害於此矣今也當把握之機而有縱放之形當憂危之會而為逸樂之事所以使　陛下負此疑謗於天下必有分任其責者理亂安危自君心出格其非者大臣也救其源者諫臣也若夫阿意曲從務為容悅今日曰誠如聖諭明日曰非臣等所及固恩戀寵此大臣之恥也嬰鱗自疑更進他說前疏則格不下後疏則又訖了學淺膽怯臣實有罪焉先民有言宰相得行其道諫官得行其言必引君於當道必納君於無過使天下不得以竊議吾君則道與言俱行也否則言之不行非行

道者之責乎故臣於　陛下與二三大臣皆有望焉
取進止

嘉定乙亥應詔封事　　陳宓

臣聞天人之道本無二致人事乖剌則天變頻仍去
秋日食晝晦太白經天旁之載籍咎必有在　陛下
憂形玉色屢降明詔求所以許臣不能將順至意顧委之
天數歸之分野使求言弭災之典因循不舉乃入春
以來時雨不降甫及逾半種未入土遐方遠徼或以
潦告而京畿輔郡乃獨亢旱天意震怒蓋亦可見
陛下日夕焦勞疏食拜跪並走群祀精神懇切竭祖

已責赦過宥罪凡可以感人心回天意者畢舉無遺
而旬月以來驕陽彌甚求言之詔於是始下聖訓諄
惻凡在臣子孰不隕越況臣世受國恩忝綴班末其
敢以卑賤為解而默默無言乎竊謂應天以實不以
文而天意未回人心莫偷臣常出位而思意者內而
宮闈僕御猶有未至乎外而　朝廷權柄抑有所分
乎大而政令刑賞尚有舛逆乎疏賤之臣得之傳聞
宮中宴飲或至無節非時賜予為數浩穰一人疏食
而嬪御不廢於擊鮮邊事方殷而犒賞不貲於妄用
倖門寖啓請謁賄行祖宗在天之靈豈能無怨閭閻
下俚之賤亦至有言夫天之於人主猶父母之於子
也子方見怒於父母而為其所愛者亦宜憂懼傷息
者曰一人當憂勞而後宮無與焉臣恐上天之怒未
易遽已而災異有不可回矣昔成湯六事之禱參
於女謁之盛所繫非輕臣所謂宮闈僕御有所未至
者此也　陛下即位以來二十餘年政事一付之中
書然而天下之大事機之繁有非宰相獨力之所能
辦必求察椽以分其勞而委任之間易流偏黨何者
大權所在孰不奔趨自非至公寧能無蔽臣聞之衆
庶咸謂比年以來所用之人非親則故姻婭之外賂

讒三同夫而執政必擇易制之人要而臺諫必用謹
默之士都司樞屬機政所繫無非親暱之私逢迎之
黨交相納結根據要途爵賞視其苞苴黜陟由其毀
譽奸貪之吏苟能媚竈則無不得志廉正之士不能
由徑則動輒招尤大臣唯其言是從而不知為其所
誤人心胥怨同然一辭昔卜式謂天旱乃弘羊所致
殆幾類此臣所謂　朝廷權柄有所分者此也政令
之行凡上之所喜皆下之所惡如鹽鈔之變易幣之
秤提安邊所之創立回執已見動失人心敗軍之將
號宜殿巖庸鄙之夫久尹京兆監司郡守爭事苛刻

内外總戎公侍抽斂倖貳有何勞績輕施爵賞縣令
不俟滿秩遽復陞遷宿將有城守之功乃以小過而
毀逐三衙無汗馬之勞或託公勤而超擢游士謗議
罪狀未白遽寘重刑儒官調選既遭史彈復加鐫斥
賞罰失平若此豈不有以傷和氣乎昔淳化中旱蝗
寇準以為祖吉王淮同罪異罰刑政偏頗之所致信
不可誣臣所謂政令刑賞或有舛逆者此也臣前所
陳皆當今時政闕遺之大者欲望 陛下亟救內外
一正紀綱亟反其失以為後圖如此而猶不雨臣請
伏面謾之罪干化天威罪當萬死

申請延平書院敕額劄 前人

竊謂事有關於斯文之統紀風化之本原者守臣之
所當上聞也惟道統之傳遠自義黃迄于孔孟秦漢
以來不絕如綫至 皇朝之盛始有濂溪周惇頤明道
程顥伊川程頤相繼挺出而孔孟之統以續二程傳
之楊時楊時傳之羅從彥羅從彥傳之李侗李侗傳
之朱文公熹而其學益盛楊時自崇觀以來歷事三
朝居法從入諫省侍經筵嘉言善行學者師之朱熹
歷事孝宗簡知光宗屢加擢用遭遇 聖明初政皆以
大學入侍親蒙顧問俞旨琅然至於發明正學辨析
群疑著為成書其有功於斯文也尤備曰從彥曰侗
則固窮守道肥遯山林雖顯晦殊迹而道統賴以有
傳其揆一也爰詠諸謀楊時羅從彥實本郡將樂人
李侗劍浦人朱熹雖居鄰郡亦生於本郡尤溪之寓
舍伏自漢唐以來幾二千年而未有與道統之傳者
今以斗大之州不數十年之內出而宗主斯文者有
四豈惟一邦之創見實 皇朝之盛美也至今文獻典
刑猶有存者士大夫過其境慨嘆與慕而祠像弗立
誠為闕典況其山川秀傑人物英毅自陳忠肅公瓘
而下名人輩出使有以風厲而作新之必有相繼而

與起者矣某忝竊郡符職在宣化惟是到任以來寤
於荒政令稍寧息始得地於州城之南創延平書院
一所援白鹿洞比建立禮殿旁祀楊時師生遺像以
慰往來士君子之思分立四齋以聚生員薄餚廩給
以待讀書修身不屑課試之士某先以俸錢兩月為
之經始繼節浮費以落成之少見尊崇道統之意於
聖朝風化或有小補載惟白鹿嵩陽睢陽嶽麓所謂
四書院者皆蒙 祖宗崇尚襃表分之官書賜之扁榜
矧此師儒之鄉道統所係又非四書院之比而隱默
不聞某則有罪謹昧死條上除已具錄奏聞外欲望

朝廷特賜敕額乞勑賜延平書院四字為額如或可
行乞下禮部如議施行

覆謚議　劉彌正 附見劉爚傳

義曰謚古也復謚非古也謚法曰謚生於行者也苟
當於其行一字足矣奚復哉故侍講朱公沒於爵未
得謚上以公道德可謚下有司議所以謚謹獻議曰
六經聖人載道之文也孔氏沒于思孟軻更述其道
言以持斯世文章未墜漢末諸儒采掇以資文墨鄭
司農王輔嗣輩又老死訓詁謂聖人之心真在句讀
[illegible][illegible]隋唐閒河汾講學已不涉聖賢閫奧韓愈氏復

出特其文近道爾蓋孔氏之道賴于思孟軻而明于
思孟軻之死明者復晦由漢而下闇如也及本朝而
又明濂溪橫渠剖其幽二程子宿其光程氏之徒[illegible]
其熄至公聖道粲然矣公之學以誠持中敬持外其
於書捨六籍則諸子曲說不得干其思其於道不敢
深索也恐入乎幽不敢過求也恐泊其統讀書初貫
穿百氏終也縮以聖人之格言自近而入微由博而
歸約原心於眇忽析理於錙銖采衆說之精而遺其
粗集諸儒之粹而去其駁嗚呼醇矣哉孟氏以來不
多有也公中科第循少也淹游徑隱閉門潛思　朝
廷每以好官召公莫能屈不得已而出惟恐去之不
早前官簿書考者九而閒居者四十餘年山林之日
長問學之功深也平居與其徒磨切講貫皆道德性
命之言忠敬孝愛之事由小學者必行已莊與人信
居則安貧而樂道仕則尊君而憂民重名節而愛出
處合於古而背於時若此者真公之學也嗚呼師友
道喪人各自是公力扶聖緒本末宏闊而弄筆墨小
技者以為迂傭於山澤與世無競而汩沒朝市者以
為矯自童至耋動以禮法而跅弛於繩墨者姍以為
誕世嘗以是病孔孟矣公何恨焉初太常議以文忠

謚公按公在朝之日淺匡主庇民之學鬱而不施而
著書立言之功大暢于後合文與忠謚公似矣而非
也有功於斯文而謂之文簡矣而實也本朝歐蘇不
得謚文而得者乃楊大年王介甫介甫經學非醇也
其事業亦有可恨楊公正復文士爾文乎文乎豈是
之謂乎世多評韓愈為文而非也原道謂軻之死不
得其傳斯言也程子與之公晚為韓文立考異一書
豈其心亦有合歟請以韓子之謚謚公謹議

陳情復姓　陳彥回 見本傳

聖朝洪武三年開闢學校選臣俊秀充邑庠弟子員

四年舉臣父秀才赴京選授保德州牧七年調除應
州牧九年以累左遷廣西慱白令十一年為事釋放
十六年起取陞授浙江淳安丞當年被事典刑任所
家小没為奴婢原籍嚴州抄提十七年二月到京轉
發雲南臨安充軍祖父七秀病塗氏男善需沿途病
故欽遇臣祖母郭氏年七十至蜀欽遇三月二十七
日大赦釋放問貧病相仍進退俱毋孫對泣死在
旦夕幸見同里人黃積良任合州定遠縣知縣憫臣
窮途孤苦收養為家人遂改黃禮姓名二十八年本
官為事又問充軍例不釋放竊負祖母轉依鄉親南
充縣丞于中和十一月閬中教諭嚴德政舉臣保寧
府學訓導三十年二月給由到吏部考功貢舉中式
隨朝觀政四月二十三日
太祖高皇帝御右順門陞授臣湖廣平江縣正三十
一年七月為喪禮進香赴到京蒙吏部先為欽保官
員事戶科給事楊惟中舉臣文學廉能湖廣按察司
經歷白師道舉臣為政勤謹岳州府知府徐友和照
磨張賢舉臣清廉材能愛民巴陵知縣王質華容知
縣居中保臣公平廉幹為政勤謹杭州臨安縣學教
諭李益古新城縣學教諭張浩同保臣清廉直幹臨
湘縣學教諭王應原保臣廉能才幹而平江民人充
吏部令史羅[illegible]前軍都督府掾史劉昇戶部廣西清
吏司典吏嚴必成以臣撫民有方具奏保留八月初
三日東角門引見陞除徽州府知府　元年正月
朝賀以考覈稱職欽賜下程酒肉米當鈔三十錠本
年十月祖母郭氏任所病故臣丁憂聞休欲績溪等
縣民汪理仇成等百有餘人赴京及本府保臣清正
恤民奏告舉留緣小民不知守治通喪之義然臣不
負任使為國愛民之微效亦概可見臣任所去家三
千餘里水陸險阻無家可歸買地營葬安厝已畢廬
墓卒哭間因見思念前項情罪祖母在日恐貽憂累
不敢自明今蒙　皇帝陛下沛恩海涵春育皆係革
前凡天下囚奴皆已蹤放軍伍材能皆已擢用奈臣
版籍未復父祖未能收葬弟妹等奴配未曾給聚晝
夜號慟肝腸摧裂淚盡繼之以血恐遂隕絕無自表
白終為天地間一罪人無以見祖宗於地下乃自奮
曰願天和地無益何如自投君父之前除具狀赴通
政司首實外干冒天威待罪闕下伏望聖慈垂察矜
而憫之復臣姓名版籍給臣弟妹俾得收葬父祖奉
承宗祀實　陛下再造天地之恩死生咸被非啣環

結草所能上報　陛下倘錄臣已試之微勤仍通名
仕籍臣等自恨淵之後至於有生之日隨所任使皆
臣致身報國之秋也雖於傳記中淹貫業之隆不敢
妄擬然犬馬區區報効之誠得於天性者以亦有同
焉如置臣行伍亦當効其智力所及抱關擊柝以圖
報稱一或退臣田里猶能教率鄉族子弟讀書為善
沐浴膏澤歌詠聖化惟　陛下裁擇之

薦林　彭韶

竊聞名德之賢成就甚難儲之　朝廷關係實重是
以古昔聖帝明王咨詢搜求罔間遺逸小或致之穴

或起之動則賴以成顯著之事功靜則因以係士心
之向慕敎望風采譽為國華大學所謂惟善以為寶
是也切見廣州府新會縣依親監生陳獻章心術正
大識見高明涵養有素德性堅定立志願學於古人
榮辱不足以介意誠高世之儒也往者成化五年應
試春闈偶失甲第給假回還杜門養志沉潛聖賢之
書實識要洞達事物之理有見精微才雖未試行
則可師今年五十餘矣讀書踐履愈覺純熟若蒙薦
聞人皆感動臣等自度才德不及獻章遠甚猶且叨
食厚祿顛於醇儒反不見用非惟臣等之心誠切不

安亦恐國家不及收用坐失惟善之寶也伏見天順
年間
英宗皇帝聞撫州民人吳與弼文行高古特加禮聘
處以宮僚奈緣老病辭不供職是以未見作用之效
今獻章年力盛旅大非與弼之比伏乞聖明以禮徵
召量處以在京儒官職事則必有以補助聖德風動
士類矣

陳言政治終始　前人

伏聞邇者星變既發於歲暮又形於正旦此天心仁
愛之至欲　陛下善始善終而示於不言之表者也

蓋歲暮者天道之終正旦者歲事之始天象兩見於
此豈無意哉昔唐太宗時魏徵獻言有言　陛下志
業比貞觀之初漸不克終者十事太宗嘉納至今稱
為盛事臣愚妄謂今日之治不在他求惟守成化之
初足矣茲於歲首廣開言路禁止奢僭斥逐異端杜
絕傳奉次第施行所謂漸不克終者非有如唐太宗
之多然臣子之愛心無已所望於聖明者不止於前
數事也伏惟　陛下嗣位之初廢立中宮特詔天下
正家之禮嚴矣數年以來開諸鎮守內臣貢獻土物
於皇妃位下或加中宮之上又寢陞其家幾與先帝

特启家相等此　陛下正家之禮有未終者也悠悠萬事惟此為大天意所以不豫人心所以湮鬱殆為於此臣伏見　陛下至聖至明若俯念四海為家之義少納臣子衆之言以時裁正俾彝倫攸敘則陰陽不調災害不弭未之有也成化之初內侍近臣進用稀簡防微之意蓋有在矣至於近年日有增益閹令大小名數將以萬計求之於古未見其比利源兵柄多付其手違禁犯科少有加罪所求能得所請輒從此　陛下慮防之意未終者也夫貴近之臣人所畏憚久預外事便成重輕臣伏見　陛下臨御歲久

洞察事機宜及此時斟酌裁省俾內外事務各還職守立為定制以傳於後實萬世無疆之休不然異日故事已定偏重之勢遂成雖欲更張不可得也成化之初天下貢獻悉皆禁止儉約之德著矣至後數年鎮守公差諸人爭求珍異以充進貢海內臣庶貫有憂心茲者又詔鎮守內外等官貢獻方物悉照天順三年以前例行不許因而科害軍民竊惟天順年間當無事之時今遇災荒乃警戒之日古人遇有天災皆欲減膳徹樂豈宜轉令貢獻此　陛下持儉之德有未終者也先儒謂好貨之心乃天理之所有人情

不能無然公劉好貨與百姓同之故國富而民足今前項官員不過剝取軍民之財以充貢奉之名豈有出自已物哉而乃水陸勞擾人畜疲頓怨歸公家恩被私室誠無益也伏望　陛下畏天是圖將此貢獻盡行蠲免則天下幸甚成化之初保傅六卿未嘗輕授用人之慎至矣至於近年邊方多事內郡流移而公卿輔臣無故而加保傅寺監衙門多以高官兼掌及其致仕恩澤之月與之米歲給之力無非所以禮大臣也然以是施於忠賢勞烈使人有所感奮若泛為行之則人孰不思阿順從欲以圖月後之恩寵哉

此　陛下用人之道有未終者也自古平治天下責在大臣苟大臣自任既輕百司從而觀望後進一律世事將何賴耶伏望　陛下慎重任使必忠賢而後優禮有勞烈而後加官不惟其官惟其人則群賢幸甚書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又曰德日新萬邦惟懷此真　陛下大聖人事也臣螻蟻微命殞越妄言不勝戰懼之至

應詔陳言　　前人

邇者節該欽奉勅諭自冬迄今亢旱踰時雨等宜痛加修省革其背公循私之弊警其因循怠惰之習固

其與靜不渝之節凡軍民利病時政得失有可以興
革者仍條奏來聞欽此欽遵臣等除痛加脩省外謹
以四事昧死上陳伏惟 陛下留神裁處庶幾少俾
聖治之萬一 近該本部為造意欺君謀為不軌交通
朋黨妄報宗枝貪淫違法等事覆奏欽差太監等官
韋寧等會本事情至今半月有餘未奉勑旨及他奏
請間有旬日方纔得旨者臣等竊聞自古聖明之君
當無虞之日周慮天下無時敢忘大小幾務隨與裁
決豈好勞而惡逸哉誠以制治乎未亂保邦乎未危
也今海內雖稱承平然山東河南災荒相仍陝西貴
州亦有邊報正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之時若優
游少斷不惟事見停滯亦恐志生驕惰群臣左右安
於故常不敢有所論列矣四方傳聞甚非細故此時
政之得失一也又該本部先為人命事節問犯人王
朋苗通高永係內使內官犯該毆死妹夫等項絞罪
俱各累訴寃枉荷蒙聖慈饒死發充淨軍訖臣等切
聞自古帝王不能去刑而為治故有罪犯雖貴近必
刑所以彰天討之至公也況於人命所係甚大若殺
人不死復何所畏今各犯俱已發落事在既往無別
施行但乞後來勿輕縱爾合無今後內臣若有毆死

外人犯該重罪者果被誣陷結勘明白方可辯理如
情真罪當朦朧訴屈仍令監候聽決庶得法度均平
人心悅服此時政得失二也伏望 陛下畏天勤政
守法圖治事至物來隨即予奪宮中外廷視為一體
推廣他類無不皆然何患時政之不善哉本部又先
為人命事問得犯人謝原招稱弘治五年十月內管
領隊軍何三等往昌國公墳上做工何三脫逃衆原
替納工錢不還將何三腳踢身死犯該鬬毆殺人絞
罪奏蒙發落訖臣等看得世情艱難則重命輕殺人
犯法時常有之固非為此一事但聞道路傳言今脩
已故皇親昌國公張巒墳塋比諸往年勳戚之家相
去懸絕凡百制度務為宏壯差遣武職大臣領軍萬
數輪流用工計年不足恐非人臣之所敢當也計昌
國公之在地下豈能自安是則雖曰愛之非所以美
之矣上工官軍畏怕搒楚不得已出錢顧人中間貧
乏者隨到隨逃而管工官員既少復討前後展轉不
得休息豈能無怨讟者哉此軍民之利病一也本部
又為違法科派等事問得犯人朱華米志招係東安
等縣知縣各違例將長陵等陵之戶雜泛差役不與
優免被神宮監官奏拿問罪發落訖臣等看得願天

府所屬州縣人民有限差使無窮里甲正役廟易應當雜泛差役實為浩瀚有等丁多殷實之家往往投充陵廟消戶及勇士校尉人匠各色身役以避民差致將見在人戶重疊加役富者累貧貧者逃竄村里蕭條人無生意何日可以息肩哉語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合無將墳陵等戶定與優免幾丁餘者仍發州縣相兼見在人戶均當差使彼此之人各得其所此軍民之利病二也伏望　陛下畏天恤民思前慮後將昌國公墳塋存去工程如式修造俾得早完仍勅該部將陵戶等優免事例酌量定

奪以便遵守推此及彼由近及遠何患軍民之不安哉臣等不勝拳拳之至伏乞聖明裁處

弭災保治疏　陳音

臣聞災異者天心仁愛人君使之兢業恐懼以興邦者也雖堯湯之聖不能免焉自古君天下者不患於有災而患於不能弭災宣王憂旱周道勃興文帝憫災蔟治日當今雨暘[illegible]則災異屢見臣願　陛下修所當為任所當用則天變可消盛治可保臣伏讀宣宗章皇帝勅諭有曰翰林處思論之地必仁義是陳故謹竭愚衷上塵睿覽伏望寬斧鉞之誅采芻荛之言則天下後世不勝幸甚今將所言事件開坐謹具奏聞一曰養君德臣聞養德之要莫先於講學講學之功莫要於好問大舜之聖猶好問好察成湯之聖仲虺猶告之曰好問則裕今　陛下雖日御經筵以勤聖學然勢分尊嚴上下情隔上雖有所疑而未嘗問下欲有所陳而不得盡臣願　陛下退朝之際早膳之後擇一二儒臣有學行者日引對便殿或從容賜坐或旁立咫尺搜求經典有疑輒問務使聖心渙然如天開日皎則以之正心以之齊家以之正百官正萬民而億萬年太平之業具於此矣二曰進人

才臣聞人才難得自古為然國家養士百年于茲求其可用者亦不多得而一二可用者又未嘗用之是可為長太息也姑舉臣所知者如致仕吏部尚書李秉侃侃公忠忘身徇國雖小過不能無而大節則可許如養病翰林院修撰羅倫編修張元禎皆抱經濟之學辭不得施故托疾引退以免素餐之恥如新會縣舉人陳獻章所學醇正所養充大臣願　陛下起李秉復為吏部尚書起羅倫張元禎復為侍從徵陳獻章寄之臺諫則賢才得用而治效日臻矣三曰開言路臣聞明目達聰虞治以熙從諫弗咈殷業由隆今

朝廷雖置言官多緘口不言者以誉言者有損斥之辱也臣願取回判官王徽等評事章懋等復其舊職以彰　陛下天地之量仍勅自今臺諫凡政事得失生民利病一切直言無隱言雖狂背不加之罪則求言以誠事無壅蔽而邦家永太平之祚矣四曰闢異端臣聞異端者正道之反害道之大者也曾今號佛子法王者無寸善可述稱真人者無一長可取名位尊隆賞與濫溢臣願　陛下降其位號杜其恩賞仍詔自今有請修造寺觀者悉寘諸法永為定制則妖妄可絕正道復明而民興行矣

扶植國本　林俊

臣惟君人之德莫大於聽納臣子之罪莫加於欺罔今年以來災異迭興兩京地震陵寢搖動日月繼食野熊入城鑒戒之昭莫此為甚而醜虜陸梁犯我北鄙遊氓騷擾戍卒咨怨誠不可不為之慮也臣竊謂此尚手足之疾耳陝西山西河南連年飢荒陝西尤甚人民流徙別郡及荊襄等處日數萬計甚者闔縣無人可稽十去七八倉廩罄懸拯救無法樹皮草根食取已竭餓殍填路惡氣薰天道路閉之莫不流涕而巡撫巡按三司等官肉食彼土既知荒旱自合先期開奏伏候聖裁顧乃忽不加意勢至若此尚循循苟徘徊專事蒙蔽視民飢餓而不恤輕國重地而不言夫物極則變草澤之中禍深難測是誠腹心危急之疾治之當如救焚拯溺不可少緩者也乃者太學生萬安等具言將生員人等納米是固救荒之一策然此等欲事輕齎則彼地空乏買米無從欲他方轉運則困於劫掠道里難進臣恐緩不及事為今之計宜下寬恤之詔重欺罔之罪以收人心即選才力大臣并科道部屬庶能等官分齎內帑之財星馳前往臨清等處聽其地里近便有運到官糧或鄰封積蓄

官為僱車裝運兼程以行隨在賑濟則未死之餘民猶或可及然臣又有說焉孟軻有言死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臣說一行則可洩天地神人之憤快聖祖神宗之心彰　陛下為聖明聽納之主矣　宗社萬億年無疆之休萬一忤旨禍止臣一身耳臣何惜一身之禍不為　陛下陳之臣聞修養之說怪誕無徵佛氏之教幻妄無取故其事不見於堯舜禹湯之世其誣始見於唐宋儒先之論史冊所稽不可泯也謹按僧繼曉本一憸險小人市井無賴褻者假借邪術欺誑楚府及至事敗挨拿却乃

竄身逃罪不圖自新益加縱誕潛住京師多方貨緣
誤蒙聖眷與職凡五尺兒童切齒唾罵敢復肆無
忌憚惑亂聖聰發內庫銀數十萬兩蓋大鎮國永昌
寺臣細思之　陛下聰明齊聖斷不為此是必繼曉
小人倡為誕說謂此寺一建則聖壽益綿國祚益昌
民命益永邊境益寧而以此陷　陛下耳曾不知以
有用之財供無益之費國計且日削矣以　陛下超
三邁五之資蹈唐憲梁武之轍聖譽且日損矣下人
師師爭先事佛聖政且日壞矣居民重遷工役不息
人怨且日興矣縱如繼曉之言先王之政斷不為此

況萬無是理顧有大害者乎臣謂不斬繼曉異日之
禍未可言也然繼之者梁芳也梁芳頑嚚陰很引用
邪佞排斥忠良躁之者驟得美官觸之者動遭竄逐
欺罔如趙高奢侈似石崇數年之間假以進貢為
為名盜祖宗百餘年之府藏殆盡家貲山積尚銘不
足多所在風擾汪直莫能過乃復薦進繼曉陰求蓋
寺虛耗內財飛語外人謂其播意不肯為是故　陛
下再四遜只得屈從是長天下議已欲　陛下專
擅誇耳夫臣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今梁芳欲文己姦
而以過歸　陛下即此一事已不容於誅矣臣斷謂

粉梁芳之身不足償其罪之萬一耳臣德不足信職
非言官然知自默可以固位顧乃不自揣量與此二
權姦抗可否是猶蝎觸山蛾赴火已不可言智矣然
臣惟牛司耕犬司守走獸之微亦以勞而食也臣食
於　陛下且七年矣近以年勞復蒙增秩感愧無地
中夜以思涕泪交流謂人主深居九重利害豈能悉
知而祖宗在天之靈亦望臣等以言進於　陛下也
今內而大臣次而百官以及閭井之徒亦皆痛心飢
民之死欲食梁芳繼曉之肉卒之不敢以此言進於
陛下者所惜者官所畏者死耳使臣不復言則　陛

下終不悟祖宗在天謂臣等何如人天下後世謂臣
等何如人秉筆史官必譏笑臣等恐將及　陛下矣
惟　陛下留神聽覽熟計而必行之則祖宗之光社
稷之福臣民萬世之幸如臣言非是甘受顯戮以昭
欺罔臣不勝激切

慶幸討賊永綏國祚　前人

臣在得漢軍中聞賊臣劉瑾謀逆事覺　陛下特正
典刑以大洩天地祖宗臣民之憤為我明萬萬年至
計臣驚喜慶幸祖宗在天之靈　陛下嗣大歷服之
光其有是盛舉矣初賊瑾無故駕朋黨之說以戕戮

大臣挫殺言官凌鑠同類推剝羅織天下之人民臣
謂此奸臣弄權之故智然由古無是甚也比開榮王
之國修行宮致　陛下外寢臣撫心出涕謂此賊必
反無疑故事太子未舉舉未立立未長親王一位不
之國宋仁宗高宗未有子聽司馬光婁寅亮諸臣之
言求宗室之賢養之宮中所以杜亂源為國家深計
夫庶民忠奴猶慮主人之孤立況　陛下為華夷民
物之主賊瑾容置之孤立耶即榮王已之國賊瑾當
循司馬光婁寅亮故事輔　陛下如仁宗如高宗擇
宗室一二位廿餘歲之賢養之別宮在國家謂之杜

亂在時俗謂之益于俟皇太子誕生生而立立而長
遣之歸國未晚也　孝宗時陛下為皇太子已長尚
未遣榮王之國今皇太子未生賊瑾容徑遣榮王之
國耶其陰謀逆計謂必致人主孤立孤立則易圖噬
闈亦寒心況賊瑾舉此等事耶自古君門九重所以
嚴人君之衛非觀美也庶民之家高垣重戶夫婦夜
同寢處以防寇偷我　太祖夜起竊聽四外無人敢
方就安寢著之祖訓非過慮也夫物貴者誨盜況天
位至貴者耶人間腹心惟夫婦最為可恃帝王之家
容庶民之家比耶　陛下所恃腹心僅三宮豈能離

深宮況外寢寄命他人措身於孤危之地者伐其陰
謀逆計謂必置人主[illegible]便[illegible][illegible]則易圖[illegible]闈亦寒心
況賊瑾舉此等事耶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夜不得睡起草
一疏為急除大逆以樂大亂事[illegible]與御史陳茂烈私
議無一人可托齋進無一人可托[illegible]木相對飲泣及
起四川稍續所聞令教諭范府勝淨臣自分必死家
分必滅無疑惟念川民久罹賊禍方[illegible][illegible]俟平
賊隨上此奏又不知其私造御寶御袍宮牌牙牌火
藥軍器反形逆跡若是其狂悖也天幸假手張永先
發其奸　陛下神武英斷立決此獄為國家大幸然

徐思之為危亦至矣固不得不自寒心預防而早辨
也昔叔沙偷竊國楊思勗平亂春秋綱目書之謂功
出閹寺國為無人今賊瑾謀逆國勢如千鈞垂一髮
舉朝文武無一人言之猶幸內臣一永也幸一永傷
文武之無人也傷文武之無人亦以見　陛下信文
武之臣之不如永也信文武之臣之如永容不有早
發其姦致板蕩土崩若是之危迫耶此春秋綱目之
深意也臣僻遠不如永請討瑾之後曾請　陛下如
仁宗如高宗擇宗室一二位十餘歲之賢養之別宮
曾請　陛下撤行宮回內宮倚三宮為腹心夜同寢

慮使禍患消弭福祿蕃盛其本然足永尚未知杜亂之源也抑永圖未學寔務也文武之臣無一人言之無過耶臣聞近文武大臣有缺與二三內臣會推誠有是豈不以前是之腹心專託一璫故致亂今是而兼託諸人以杜亂耶不知前是之腹心專託璫其致亂顧今是之兼託衆謀兼璫者乎臣不敢遠引竊就本朝論之王振之後保無有振也而有吉祥之後保無有吉祥也而有劉瑾夫得隴望蜀覬竊宦貴有何紀限人心者可盡信乎周官六卿分職而百官統於冢宰九代掌於司馬今吏兵二部是也使內臣應預閣制之矣我 太祖稽古建官又制之矣其未然宜皆有說弊之端其未可自我始也夫陰陽日月寒暑各有分職而同成歲功侵則災而不成歲人君體天其未可改也臣又聞吏部取楊一清當矣其他或失舉正賊瑾之黨當矣有二黨避循共刑夫為戶部莫如韓文許進為內閣莫如劉健林瀚謝遷王鏊春秋鼎盛縱親方機亂反正之始而不引忠亮端謹不可忍之人徒取圓熟治未可望也黨魁弗正亂何時用弭乎累朝大臣不忍加罪累朝厚恩倘忍忘耶身任舊臣甘心新主役很回適贊逆賊以亂人國睥睨神器就不可恐耶春秋誅奸說於既往生未宜失賊也誰為 陛下盡數策者非誠無識則有所私方是時猶言官不言文武大臣不言輔臣不言噫可畏矣觀治者未可以息憂矣伏望 陛下法古聖長慮遠而慎微時特以專任賊瑾之說為戒術用孝宗舊人修復孝宗舊治正二黨魁與吞舟而網漏者則聖德日光聖智日清天位日固人心日安祖宗造明之盛業永以昌茂臣雖死猶生之年謹錄前奏藁隨本上進非欲銜事後之贅詞亦欲天下後世知忠憤之激雖久閒老病跡遠之臣猶不能已制治保邦之主所以信文武之臣者不得不專杜塞禍亂者不得不早賊臣逆子尚知悍而易意矣無任慶幸愛助之至

正大綱以存國體　陳茂烈

臣惟朝廷之尊莫先於嚴體統體統之嚴莫先於正名分故朝廷莫如爵為政必先於正名所關其重如此我祖宗以神武戡禍亂以文德綏太平文武並用名實相須體統尊嚴樞機周密貽謀遠矣洪惟 陛下繼統勵精圖治法祖用賢文武効力天人協應華夏蠻貊咸仰 陛下如天之尊誠宗社萬年之慶也

夫何日者太常寺卿崔志端考滿得被尚書之推彼
固非文非武特一羽衣之流誤依之輩爾不階尺寸
濫叨金紫幾二十年榮幸極矣若以其熟於典禮耶
郊祀省牲俛命失儀典禮乖矣若以其出塵而離俗
耶賦私之污被人訐發清規玷矣　陛下當對越之
時秉精明之德自足以感天地而格祖考何取於異
端邪行之人哉乃復畀此高爵是以道士為　天子
之喉舌股肱辱國之甚何以加此文武兩班大小庶
職嘗其拜恩咸失色而吞聲及至退朝皆私議而切
齒尚忍泯恥與之同朝六卿恥與之並列賢者將有求

退之心邪黨將有希進之念況近年以來災異相仍
兵甲屢興外夷之順逆持窺中國之時勢爾其使臣
朝貢在茲者豈不曰堂堂天朝尚書極品亦可以道
士為之邪寧不輕中國之無人而起狼子之心也哉
伏願　陛下以社稷為重以祖宗為法仰承天意俯
順人情追回新命則名分以正體統自嚴朝廷自尊
人心咸服天意可回若必憫其年勞亦乞聖明別為
區處雖天地有包荒之量而彼犬馬當有滿足之心
矣豈可壞我國家之綱紀哉茲非細故實關大體臣
忝耳目若事蒙蔽則天下後世視臣為何如人恐將
上及　陛下矣伏望宸衷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陳情辭免資養　前人

正德五年為懇乞終養官員事該吏部訪臣家貧欲
臣晉江縣儒學教諭以便祿養親終仍以原職起用
題准給憑前來臣具疏辭免仍舊終養外近為優禮
孝廉事吏部題該福建布政司左布政使陳珂廵
按廣西監察御史舒晟等奏臣孝行及貧苦等情本
部覆奏奉聖旨是陳茂烈既清苦可嘉著有司月給
米三石以資孝養欽此欽遵移文司府支給道路傳
聞仰頌　陛下隆孝理之化長清白之風下逮微臣

亦荷收郵皆相傳為快豈獨臣一家之幸而已哉第
念臣家素貧寠食本儉薄故臣母自安於臣之養而
臣亦得以自遂其貧非誠有及人之廉盡己之孝也
古人行傭負米皆為親臣之貧尚未至是而臣母粥
臣因貧加寡艱苦獨至臣雖勉心力之養竟未酬涓
滴之恩且年今已八十有六來日恐亦無多返哺至
情固欲自盡臣輾轉思惟拜受前項資養月米心竊
不安伏望聖明俯察愚懇收回成命以遂臣私推所
以郵臣之意以惠天下臣不勝感切慶幸之至

還民財以消民怨　方良永

臣待罪承宣自慚無補偶有所激不忍緘默固知事涉權貴言出禍隨然竊計貽罪之罪重於強顏而一身之患害輕於萬姓之荼毒故昧死為　陛下言之誠以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國家財賦盡出東南而浙居其半故愛國必愛民愛民必惜財而浙之民之財尤當愛以惜也　陛下聰明天縱豈不知此若曰我有大臣可付託也我有親臣可倚任也臣則以為有大臣而不能用有親臣而不肯為用雖謂之無臣可也　陛下環視左右最親且信莫如朱寧寧也出自賊抵甘為民蠹　陛下一旦假以義子之寵擢

諸公侯之列勢傾中外富擬封君其親之也至矣為寧者粉身碎骨以圖報稱尚不能萬分一乃忍攫取　陛下之民財戕賊　陛下之邦本以自速其不臣之罪乎臣於正德九年十月初二日到任即聞朱寧嚮鈔害人心甚惡之無何舊鎮守太監劉璟語臣及三司諸臣曰寧堂鈔價意欲倍增如何臣逆無以對細詢之先是分發十一府每鈔一塊易銀二兩傳報朱寧怪其太輕故欲增至四兩耳次日復語如初臣堅持不可璟離席立誓曰我受　朝廷厚恩豈不知此事貽害百姓哉顧勢不得不為耳我即不為他人必

為百姓依然受害而我之禍立至矣言與淚俱至不能自禁又次日復語如初竟增至三兩計鈔一萬一千九百九十六塊該銀三萬五千九百八十八兩臣退而思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心雖憤激力不能救亦失職也乃自劾求去繼聞新有禁例勢豪嚮鈔害人者必罪臣竊喜此事徐當中止故棲棲不去以待其變今既數月矣例格不行而有司追價急於星火或緣為奸倍而又倍椎膚剝髓民不堪命新鎮守太監王堂知民怨且作亦蹙然不安乃出巽詞謂寧堂好人初不知嚮鈔之難如許可以已完二萬四

千兩截解少紓其意前頭太監既為之斂我不得不為之解二臣所稱寧堂指朱寧也其勢焰之熏灼可知矣臣反復思之今四方群盜甫息瘡痍未瘳邊塞多虞饑餉或不時繼浙東西諸郡自冬徂春雨雹為災蠶麥不利此何時也戶部不能為　陛下畫萬年長策以去京師之冗食乃遣官四出坐索數十年之逋稅亦總功之察也然豈得已哉冗食不可去而奇禍隨之矣臣故曰　陛下有大臣而不能用此猶可諉也劉璟王堂皆　陛下腹心之臣其在浙也皆有愛民之譽宜其卻此無名橫斂於談笑間而二臣者

徒能涕泣蹙額付之無可奈何一則曰不得不為一
則曰不得不解是亦豈得已哉横歛不可却而隱禍
中之矣事勢如此臣於此尚猶隱忍不為　陛下言
則將一歲之計必入朱寧之手而民心傷矣心傷則本
傷本傷則枝榦凋瘁根柢蹶拔　陛下其能晏然於
上乎今人有一飯之恩必報　陛下之待朱寧豈一
飯比哉不圖報則亦已矣反取　陛下之邦本而動
揺之略不顧惜此臣之所未喻也故跡其所為在法
所必誅無赦者也臣所謂　陛下有親臣而不肯為
用者此也然臣惟朱寧席寵以來　陛下之賜予無

算四方之魄遺不貲簠簋之中必不少此又不病往
喪心何忍為負　陛下之賊佗此必誅之刑意必真
愚而為人所使未可知也伏望　陛下割偏私之愛
奮獨斷之勇亟詰朱寧以濁鈔害民之故如果愚不
解事誤聽人言而請罪祈恩之不暇則剝奪官職薄
示懲戒根究上使之人坐以重罪可也如其飾非護
短不肯服辜是敢於欺罔也下之詔獄明正典刑以
昭示天下為臣子悖逆之戒也仍乞急勅都察院行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會同鎮守三司等官將已歛鈔
價盡給還民未歛隨即停止併查究奸吏影射多科

侵尅之弊悉置諸法則民怨未甚猶可慰解邦本未
揺猶可培植　陛下誠如是臣死且甘心其他利害
固不遑卹也臣不勝激切痛憤之至

脩人事以弭天變　　黄顒 附見黄彬傳

臣意人事之修莫先於節財用財用之費莫先大於
興土木邇者司禮監太監鄧敏傳奉聖旨皇親夫人
金氏房屋年久不堪住坐着內官監同工部便辦物
料修理盖造欽此夫以金氏誕生聖后重延國本
朝廷待以殊恩固不為過但祖宗之待外戚自有一
定之制大爵尊之重祿養之恩至渥也至於　陛下

特隆重鵠齡延齡並列侯伯視祖宗之爵已崇欽賜
庄田動以千計視祖宗之祿已厚向壽寧侯張巒病
故既極葬祭之儀夫人金氏給告祭掃又出內帑之
賜死哀生榮恩寵無比今又有脩造房屋之舉臣恐
天下皆疑　陛下於外戚過厚於私恩過隆也且今
年變異迭出四方災傷加以二年之間親王之國者
三近畿人民已不堪命但以事出當然雖勞不怨目
下萬春宮等處修造半載未完當財用缺乏之時修
此不急之務固已非宜况張家房屋欽賜未久未至
不堪住坐縱有一二缺漏亦宜自行修補何必亥費

朝廷之財上累聖德下困民力以駭京師之耳目以惑天下之人心且此例一開將來援例乞請者不可勝數財用將何以仰給　陛下將何以抑止之哉天之生財有限人之受福亦有限鶴齡兄弟年未弱冠已享極品之富貴自今而後但宜慎擇嚴師訓之義理儉以節用仁以積德可也宋太祖因公主衣貼繡鋪翠襦戒之曰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豈可造此惡業之端　陛下於鶴齡兄弟曷不訓以聖人節用之言示以宋祖惜福之戒使之為忠臣為孝子而享此福祿於悠久哉臣又訪得壽寧侯造墳之時役夕民

疲已有不堪造墳國家舊典猶且如此況此房屋之脩又出於意外之舉制命一出人心惶惶罔知攸措至興工之後人心不知又將何如臣恐於張家之陰德未能無少損　陛下保全外戚之道亦非所宜行也昔魯人為長府閔子騫以為何必改作漢文帝欲作露臺惜中人十家之產而止古人之愛民節用有如此而況於非露臺非府藏獨不可止乎臣反覆致思不容自已冒死言之非惟為祖宗惜法為國家惜財而亦為張家惜福也伏冀　陛下俯察愚誠下恤民隱收回成命即為停止誠所謂益脩人事者矣誠所謂不事虛文者矣天意自此而可回災異自此而可弭脩省之道孰有切於此哉臣不勝戰慄僭越之至

惜老成宥狂直以全聖德　陳琳

臣切惟君之遇臣貴盡其禮臣之事君貴竭其忠故古之聖帝明王於大臣隆師傅之敬於小臣敦四體之愛古之良相忠臣必於官守效股肱之勞於言責殫耳目之力此所以上下相資而德業以成臣竊見陛下臨馭之初遵先帝之顧命優禮大臣下求言之明詔樂聞忠讜臣固知　陛下必欲追繼古昔躋世

休明而不以後世之盛治自足耳比者內閣大學士劉健謝遷欽蒙聖恩准令休致　陛下之心固憐其情詞之懇切而待以優老之禮也然天下臣民之愚則以為顧命老臣素無大過一旦驟去不無有輕遺耆者之疑邇者南京給事中戴銑等逮蒙駕帖差拏送問　陛下之心固懲其言辭之狂悖而震之以戢下之威也然天下臣民之愚則以為論諫專職宜赦小過一旦獲罪不無有杜塞言路之懼臣伏見南京冬月之雷非時屢震來歲正朔之日自天告函推數度理咎徵歷徵修治禳災方今所急　陛下當此之

時正宜委心元老圖維化機博采忠言深培治本而
老臣之不憖狂直之不容甚非所以回天變而固人
心之道也且如人之生也必服肱完固耳目聰明然
後身得安焉今大臣不宜去而去是自痿痺其股肱
也於諫官所宜容而不容是自蔽塞其耳目也欲求
天下之安何可得哉伏望重柱石之寄寬斧鉞之誅
追還劉健等復柄鈞衡以來大臣以道事君之誠屈
有戴銑等得逃天憲以作天下忘身事君之忠則有
以上慰先帝在天之靈下副天下人心之望天變可
消聖德可全而宗社永固矣臣皆學南畿叨竊微祿
日夜皇皇愧無以報適覩斯事安忍忘言惟望憫其
愚而恕其妄臣不勝感激戰慄之至

陳言圖治　黄鞏

臣等嘗聞人臣之事君也以盡其心為忠夫苟有所
見而不以言言之不盡其心皆非忠也臣等叨登科
目承事　陛下以至于今徒冒寵榮曾未能少有分
寸之報常思一旦得填溝壑以負此心今者時事如
此若復隱默不言更待何時是終無以為報是為負
恩誤國天下不忠之臣也　陛下將焉用之洪惟
陛下臨馭以來祖宗之綱紀法度一壞於逆竪再壞
於佞倖又再壞於邊帥之手至是將蕩然無餘矣天
下知有權臣而不知有　陛下言者寒心　陛下而
不敢忤權臣　陛下弗知也亂本已生禍變將起竊
恐　陛下知之晚矣試舉圖治之策於今為最急者
為　陛下陳之其一曰崇聖學宋開先儒周敦頤有
言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又曰
吉凶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蓋人本心
之善其體甚微而利欲之攻不勝其衆是以靜常吉
而動常凶也故惟聖人為能主靜惟君子為能慎動
抑惟　陛下聰明天縱有古帝王之資然其所以盤
遊無度流連忘返者無乃動之過乎論思勸講之臣
職在格心於是乎不能辭其責矣伏望　陛下高拱
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闢異端遠佞人招延故老諮
訪忠良則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而聖學惟新聖
政日舉矣迂濶之論世所厭聞惟明主擇焉其二曰
通言路嘗聞言路者國家之命脈也言路之通塞國
家之治亂係焉切見近時臣僚奏牘閒或言及時政
往往匿不以聞其或事關權臣則又留中不出而中
傷以他事夫古之明主導人以言用其言而顯其身
後世則不然不用其言而反罪焉今則又不然不使

其以言獲罪而以他事復罪由是雖有安民長策謀國至計無因以達於九重之前雖有必亂之事不執之臣 陛下無由而知之矣天下烏得而不亂哉伏望 陛下以從諫為心以開過為明廣開言路以作士氣諒直者褒之訐伐者義之愚淺者恕之狂誕者容之過計者諒之不責以出位不加以好名如此則忠言日進聰明日廣雖亂臣賊子亦將有所畏而不敢肆矣天下幸甚祖宗幸甚其三曰正名號嘗聞孔子有言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

民無所措手足夫民至於手足無所措者凡以名不正之故也歟係重哉 陛下近日以來忽然無故自稱為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疑竊嘆以為怪事 陛下聰明智勇上繼唐虞下樂商周何所不至顧乃自輕如此奈宗廟社稷何夫 陛下自稱為公誰則為 陛下者天下不以 陛下事 陛下而以公事 陛下是天下皆公之臣而非 陛下之臣也昔魯仲連有言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胡銓所謂寧肯處小 朝廷求活者臣等切齒之伏望 陛下俯垂采納謂戳無益謂臣等之言有理即日削

去鎮國公等項名號以昭上下之分以明示天下之人庶幾禮視以正而 朝廷自尊矣不然古之 天子亦有號為獨夫與欲為匹夫而不可得者切為 陛下[illegible][illegible]此四曰戒遊幸嘗聞大禹曰罔遊于佚罔淫于樂周公告成王毋淫于觀于佚于遊于田春秋譏觀魚終綱目書巡者二十九皆譏也 陛下始時遊戲不出大廷馳逐止於南內論者猶謂不可既而幸宣府幸大同幸大原幸陝西榆林諸處所至費財動衆需縣騷然至使民間一夫一婦不能相保 陛下為民父母何忍使民至此虧損盛德貽譏萬世

陛下自視以為何如主也近者復有南行巡狩之命南方之民爭先挈妻子以避去者流離奔踣敢怨而不敢言即今江淮之饑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加以休息愛養尤恐不支況又重以蹙之其何不流而為盜賊速而為死亡也哉奸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欲救無及 陛下斯時悔之晚矣彼居位大臣用事中官親昵群小皆欲 陛下遠出而後得以擅權自恣乘機為利也其不然則亦袖手傍觀如秦人視越人休戚之不相涉也夫豈有一毫愛 陛下之心哉彼誠愛 陛下

者獨忍使　陛下馳逐叢塵而莫之救止也伏望
陛下深惟往事之非翻然悔悟下哀痛罪己之詔與
民更新罷南巡撤宣府行宮示不復出發內帑以賑
江淮之飢散邊軍以歸卒伍斥不馭之女以各還其
家雪既往之謬舉收既失之人心如是則猶尚可為
也惟　聖明念之其五曰去小人嘗聞開國承家小
人勿用自古小人用事未有不亡其國而喪其身者
也謹按今之小人簸弄威權貪圖富貴者寔繁有徒
至於首開邊事以兵為戲使　陛下勞天下之力竭
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至今紛紛未已者則江彬之
為也彬本行伍庸流兇狠傲誕無人臣禮臣等但見
其有可誅之罪不見其有可賞之功今乃賜以國姓
封以伯爵托以腹心付以提督京營之寄此養亂之
道也彬外挾邊卒內擁兵權騎虎之勢不亂不止天
下之人切齒唾罵皆欲食彬之肉彬不誅則天下之
亂必自彬始　陛下亦何惜一彬而謝天下哉伏望
陛下大奮乾綱乞將彬下諸廷議明正典刑以為奸
邪小人之戒但如彬者　陛下信之舉朝臣工噤不
敢言臣等亦知言出而身危矣然使臣等不言則
陛下不知　陛下危矣臣等危則　陛下安臣等亦

何惜以一身報　陛下哉激切之情惟聖明察焉其
六曰建儲貳嘗聞漢人有言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
則天下震動夫有本而搖天下猶震況於無本其何
以安洪惟　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
託懸懸乎無所於寄方且遠事觀遊屢犯不測之區
此必危之道也　陛下徒知收置義子布滿左右獨
不能豫建親賢以示大業臣等以為　陛下殆倒置
也伏望　陛下早及是時上告　宗廟之靈下請母
后之命將近時群臣建儲章疏通行撿出宣付皇親
勳舊及在廷文武大臣并翰林春坊科道等官共圖
大議即於宗室中遴擇親賢一人養於宮中使視皇
子以係四海之望待他日誕生皇子之後俾其出就
外藩如此則繼體有人國本以固實惟宗社無疆之
休惟聖明其留意焉以上六事皆為臣等一得之愚
以為方今急務莫有出於此者然此六事之中而崇
聖學又其要也臣等芹曝愚忠螻蟻微命死生進退
不足顧惜伏惟天下安危治亂之幾誠不忍使　陛
下自取覆亡為後世笑此臣等二人所以相對痛哭
流涕臨楮嗚咽不知所裁者也

奏為懇乞聖聽以絶邪妄　林有年 [illegible]

臣聞傳有曰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明於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若佛老之流乃神怪之尤非類之尤者　陛下聰明聖智洞察物理其於異端神怪之說宜乎絶而弗信禁而不行今乃不以夷狄爲非不以外國爲遠不以有司供應爲背勅遣內臣迎取活佛於人所不到之地不惟不拒而且信之如此是豈所以表正萬邦之道也哉臣以　陛下宵衣旰食遑遑圖治之時而輙爲無益之舉以驚駭天下必以佛法神靈必能福佑聖躬綿延國祚惟是疑似于懷信惑莫置而未之悟乎臣不得而知之也臣

讀書有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又曰惠廸吉從逆凶則福善禍淫天之道也　陛下苟欲徼福於妖誕不經之事孰若反之於身而致力於脩治之本也哉夫　陛下一身實天地百神之主國家安危所係果能早視朝以向明出治勤經筵以涵養德性立儲君以安大計去奸惡以振肅朝綱重師保以講明治道乃若宴安之適聲色之娛奇巧之玩進畋之佚能爲治之大蠹者悉置之而不行而所行者皆長治久安之計無怠於心無荒於事則善積厥躬德脩罔覺百祥併集天休滋至用垂國祚於億萬年無疆之休者亦惟曰作善惠廸而致然者爾若曰妖誕佛老而能轉移禍福於國家者非惟愚臣之不信天下之人略有知識者亦必曰無是理也昔梁武帝前後三度捨身爲佛家奴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而反得禍佛之不足信也明矣況聖朝須律凡師巫邪術及妄稱彌勒佛白蓮社白雲宗等會左道亂正之術者治以重法天下軍民遵守不敢犯今　陛下以天縱之聖嗣大歷服祖宗成憲罔知所遵夷狄佛教反爲所惑抑獨何歟伏望

陛下明天地之性察萬物之情稽古正學重絶妖妄

特勅該部會議如以臣言是即將原差內臣取回供職內廷其隨行番僧悉遣歸外國則天下幸甚斯道幸甚如臣言謬妄願受誅殛臣待罪言官悲憤塡膺言無倫次不知死所無任震懼殞越之至

待罪上言　林大輅[illegible]

臣切見近奉內降有南行巡狩之命群臣[illegible]進言願留聖駕昨蒙聖恩將兵部武選清吏司郎中黃鞏等六人同下詔獄及將吏部等衙門官員俯伏待罪闕下獨如臣等不及臣等竊實恥之夫職雖各有所[illegible]然食祿均有國憂衆皆越職觸罪危言敢諫臣等何

人不能一言以效死耶臣等誠有靦面目矣臣訐
陛下宜賞進言者而罪不言者蓋進言者忠君愛國
奮不顧身者也言者雖出位縱不賞猶當貰之不言
者雖不罪實當罷之而邪正分而賞罰明而國家定
矣臣竊以今日雷霆之威震駭如此雖京師小民皆
以為　陛下自今決罷巡幸矣然未賜施行猶疑有
所蒙蔽而不知今既罪言者則已明知衆臣皆以巡
幸為不可矣又豈得獨違衆以行耶聖慮回則是數
臣雖死而使宗社復安天下受福忠讜之心真足以
報祖宗於地下矣臣等復何敢愛一身之命而不與

之同死哉然諫官者天下之元氣元氣宜通不宜塞
人身之元氣塞則人病國家之元氣塞則國傷伏願
陛下垂寬容之聽廣忠直之路將黃鞏等所奏俯加
詳察哀其懇懇之誠特賜寬宥毋使後世有殺諫臣
之名則幸甚幸甚臣等不勝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
闕下

應詔陳言以荅天譴　　黃體行（宋末甞以宗部侍郎上疏後從[illegible]）

頃者上天示戒災及寢宮　陛下憂惶深用祗慎勅
諭群臣詔告天下其徹天之心蔑以加矣然必懇懇
於求言者蓋以變不自生惟人所召顧九重深邃非
悖乎肆言不能悉知大小臣工祗承德意普竭忠誠
以圖報稱若是大臣言焉継而科道言焉拾民隱瘼
陳而指切　陛下之身者不諱同辭此非有所諱而
故揚　陛下之過也亦非天下之民舉安而　陛下
之身獨未盡理也蓋　陛下一身天下仰望其正與
否實天下之治忽所關群臣有言不歸諸　陛下之
身而又誰歸哉適今旬月不見災行迄定忠誅不察
謂何　陛下御極九年于茲五年以前逆璫竊柄敢
作亂階百姓惶惶懼無生路幸而國祚猶篤元惡成
擒噫亦危矣然危而可持此可為一幾也　陛下其

能為之乎六年以從逆璫餘烈滋熾未已蓋取於民
者既窮則民不聊生勢無所歸自相率而入之盜一
旦劉六劉七之徒挺身以出而亡命之人爭應之北
闕一呼聚盜成兵鼓星之焰以燎南北之原者幾不
可救幸而國祚猶篤天兵壓境江神助順而賊舸隨
風以飄噫亦危矣然危不終危又可為之一幾也
陛下其能為之乎方今川江餘黨猶未悉平而劇寇
之受招者閒或復叛　陛下兢業勵精之時也不
此之圖聽術僧義子邊軍之屬遊相兒戲而皇店內
市打毬錢無名之征胥此焉出而又信蠆豎數十人

邑從聖駕潜出外市移蹕始入慈民之家有千金之
子猶知自重其身而坐不垂堂況　陛下一身天地
祖宗之付託萬方黎庶之攸歸視彼千金之子輕重
不侔可以萬乘之手以自召不虞者乎即今幸免所
損已多此臣深爲　陛下惜也此心既縱凡百就荒
朝禮廢而不修宮禁疏而不行威重損而不知儲位
虛而不慮上天監臨特示切身之戒　陛下始雖警
悟而卒竟安蔽雖有大臣科道部僚之言猶以爲瀆
亂聖聽而有進者報而不行後有進者留而不報豈
不以群臣皆外人也勢隔情離任意投擲夫人之情

莫親於母子莫密於夫婦仁壽坤寧兩宮爲　陛下
之親且密者也群臣之言不足聽兩宮之言獨不足
聽乎臣本一介儒生謬登甲第在　孝廟末年而竊
祿在　陛下初年而錄官其荷國之恩誠厚矣始欲
少効愚衷頗八十歲老母在堂賴以送終理難許國
逮今若毋不幸無祿而猶顧戀家恥不爲　陛下盡
言此身雖存猶行尸也伏望　陛下特清聖慮大回
宸斷念今日之天下皆祖宗勤勞之天下不可以或
輕今日之人民皆祖宗勤勞之人民不容以或易出
番僧屏義子遣邊軍凡皇店內市打毬鬪無益於天
下無補於生民而非君上當爲之事者一切罷去撤
行殿而深居以爲誕育皇儲之地息遊幸而早朝以
杜潛移政柄之門召親王而入輔以絕姦邪窺伺之
路如是則群臣之言次第舉行而　陛下之身正矣
陛下之身既正生民將有所恃以爲安川江餘黨聞
之自將息然解散而劇寇之復叛者轉爲妥帖　陛
下此時可以奠居而收永清之治矣借使不聽群臣
之言仍蹈覆轍天下將來之事未可知也雖然君之
於臣猶父之於子父或有過實子之責　陛下偶陷
有過之地而臣尸素之愆亦有不容逭者乞將臣放

歸田里以答上天之譴萬萬無悔干冒天嚴不勝警
懼惶悚之至

莆陽文獻卷之十三終

莆陽文獻列傳

梁陳

鄭露傳第一

鄭露字恩叟其先出滎陽過江入閩遠祖昭嘗過泉之莆口愛其風土因遷祖墳於南山葬焉至陳時莆猶未為縣人未知學露與其弟莊淑自福之永泰徙莆廬護墓側擇南山之勝構書堂以修儒業時作篇章以訓子弟自是莆人化之始興學矣四輔源謂露豪傑士也業儒於比屋未為儒之時事詩書於舉國不事詩書之日而後之十室九書堂龍門半天下皆以湖山之絕響振之莆之衣冠文物實自露兄弟開先之也後人因稱為南湖三先生云 出英源名公事述

鄭露傳第一

唐

林蘊傳第二

林蘊字夢復曾祖元泰瀛州刺史祖萬寵饒陽太守父披字茂則書經目輒記手抄六經子史約千餘卷以明經擢第授臨汀曹椽郡多鬼著無鬼論刺史樊晃奏署臨汀令以治行遷別駕復以御史大夫李栖筠奏授檢校太子詹事兼蘇州別駕贈睦州刺史子九人葦藻著薦衡蘊蒙邁蔇官皆刺史司馬長史號九牧林家兄藻少有志尚恥爲遐服農人其言曰張九齡生於韶陽陳子昂出於蜀郡彼何人斯因戒諸弟以明經進士各專其業與歐陽詹讀書於龜巖學成乃負策而西薦蘊相次明經及第藻以詞賦擢貞元七年進士省試合浦還珠賦藻成假寐恍惚見人語曰何不敘珠去來藻悟援筆脩之曰珠之去也山無色兮氛霧冥冥海無光兮空水浩浩珠之來也川有媚兮祥風習習地有潤兮生物振振果中第及謝主司杜黃裳曰敘珠去來豈有神助耶莆人第進士自藻始官至殿中侍御史蘊亦嘗應賢良方正科其策曰臣遠祖比干忠諫而死天不厭直復生微臣語大而肆故不見取貞元四年以明經及第西川節度

使辛臯辟推官臯卒劉闢代之有反謀蘊曉以逆順
不聽復遺書切諫闢械于獄且殺之將就刑大呼曰
危邦不入亂邦不仕得死為幸矣闢亦惜其直陰戒
刑人第抽刀磨其頸欲脅之蘊叱曰死即死我頸豈
奴輩礪石邪闢知不可屈捨之斥為唐昌尉及闢敗
蘊名重京師李吉甫李絳武元衡為相蘊貽書諷以
國家有西土猶右臂也今臂不附體比彌函郊西徑
汧隴不數百里為外域涇源鳳翔邠寧三鎮皆右臂
大藩擁旄鉞數十百人惟李抱玉請復河湟命將不
得其人宜拔行伍之長使守秦隴王者功成作樂治

定制禮今權臣制樂曲自立喪紀舜命契作司徒今
以臯佑鍔李安為司徒官不擇人盧從史于臯冀罪
大而刑輕農夫一人給百口蠶婦一人供百身竭力
於下者饑不得食寒不得衣邊兵菜色而將帥縱侈
自養中人十戶不足以給一無功之卒百卒不足奉
一驕將六事皆當時極弊蘊亦辛臯所引重嫉其專
制感憤關說而宰相置不用也滄景程權辟掌書記
權上四州版籍請吏而軍中習熟豐地畏內屬挾權
拒命不得出蘊陳君臣大誼諭首將人人釋然於是
權得去蘊遷禮部員外郎刑部侍郎劉伯芻薦之於

朝出為邵州刺史餘見唐書儒學本傳

林蘊傳第二

林攅傳第三

林攅字會道披之從孫也舉進士不第從事塞垣貞元初爲福唐尉母羸老亦及迎而病攅聞棄官還母卒每一痛哭水漿不入口舉葬事自埏磚甓與兄弟同負土作塚未畢有白烏來甘露降既畢廬墓不去州上其事觀察使李若初遣官屬驗實會露晞里人失色攅哭曰天所降露禍我耶俄而陰雲四合歘成甘露移時不消白烏復翔集事聞德宗降詔褒異厚其祿賜命立雙闕表其閭曰唐貞元旌表林氏門閭時號闕下林家（出唐史本傳等書）

林攅傳第三

黃璞黃滔傳第四

黃璞字德溫其先光州固始人晉馬南浮隨徙侯官至璞始遷莆之涵江黃巷登大順二年進士調崇文閣校書郎致仕初黃巢剋建州軍中誡曰逆儒則厚師必覆及入閩過璞家令曰此儒家也滅炬弗焚璞善於詩歌一時著述藩鎮無不傳誦所著有霧居子（見唐藝文志）及閩中名士錄傳于世子五人仁藻著作郎仁溼太子正字仁滔御史裏行仁渭著作郎與璞同時館職號一門五學士庶子仁颯擢武舉（出方志）

黃滔字文江璞之從弟由侯官遷莆之東里號東黃滔乾寧初擢進士第除四門博士尋遷監察御史裏行充威武軍節度推官王審知據有全閩而終其身爲節將者滔規正有力焉未幾朱梁移國足跡遂不復西中州名士若李洵韓渥羅隱崔道融輩避地閩中悉主於滔其文字雖不顯於中朝而僅見於閩中所爲碑碣然至今推論莆文章家以滔爲初祖云（出新宋志）（名公述作）有泉山秀句集行於世（見藝文志）

黃璞黃滔傳第四

許稷徐寅傳第五

許稷字君苗少因入關謁陳舍人詡等會飲有輕稷語稷投盃憤悱入終南山隱學三年出就府薦遂擢貞元十八年進士工歌詩嘗爲江南春三首詞甚綺麗後歷南省員外郎終衢州刺史（出名士傳及何志）

徐寅字招夢博學經史尤長於賦朱温以梁國兼制四鎮寅投所業引見問無霽而雨温索詩寅立成一絶有若教陰朗都相似爭表梁王造化功之句温大喜乾寧元年第進士授秘書省正字時温欲移唐祚延攬學韓信授以兵法又與李克用讎敵寅因飲醉觸温諱懼遂製遊大梁賦以獻温讀至千年漢將感精魄以神交一眼胡奴望英風而膽落愈喜令兵士諷之一字酬一縑不責前慢寅得免歸卜居延壽溪上有詩曰賦就神都振大名斬蛇功與樂天爭如今延壽溪邊住終日無人問一般泉州刺史王延彬以禮招寅一見如布衣交日會諸名士以詩酒爲樂久之辭歸以疾卒有詩賦及探龍等集行於世（出何志）寅詞賦綺麗不類古體遭值唐亂間關盜賊中遜辭避禍不可爲典則七世孫銳鐸同舉熙寧九年進士鐸第一時有龍虎榜頭孫嗣祖鳳凰池上弟聯兄之稱

（出事述）鐸官終吏部尚書（詳見宋史本傳）

許稷徐寅傳第五

翁承贊傳第六

翁承贊字文堯父巨隅榮王府諮議參軍承贊乾寧三年進士擢宏詞科任京兆府參軍天祐元年以右拾遺受詔冊王審知為瑯琊王梁開平四年復為閩王冊禮副使尋守右諫議大夫福建鹽鐵副使就加左散騎常侍御史大夫因相閩閩主賜其鄉曰文秀里曰光賢又賜漆林莊曰晝錦有詩集（見[illegible]志）及宋詞等集行於世孫鑑宋景祐元年進士建昌軍判官載熙寧六年諸科彥愈紹聖四年特奏名承贊從子乾度左補闕有子六人處厚處易處朴處廉處恭處休相繼登宋建隆開寶雍熙進士第時稱六桂處厚孫損天聖二年進士終殿中丞操亦登第於諸科處朴子縡景德二年進士終新會令有翁氏父子詩（嶽何志等書）

翁承贊傳第六

鄭良士楊在堯傳第七

鄭良士字君夢仙遊縣人性沉厚寡默博學善屬文昭宗景福二年獻詩伍百篇授國子四門博士累遷康恩二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天復元年棄官歸隱于白巖故墅後閩王審知辟爲建州判官累遷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有白巖文集詩集中壘集（見唐書藝文志）同邑陳耒乾寧初擢進士爲秘書郎後退居里中每與良士及王延彬徐寅輩以詩相唱和良士子八人元弼初仕閩爲禮部員外郎閩主昶遣元弼貢方物于晉致書執政辭旨不遜晉祖怒以元弼屬吏獄具引見奏曰昶夷貊之長不知事君之禮得其善言不足爲喜得其惡言不足爲怒陛下方敦示大信懷柔四方臣將命無狀頷伏斧鑕以贖昶罪晉祖奇之賜帛遣歸後仕曦爲諫議大夫曦嘗欵杖御史中丞劉贊贊將自殺元弼諫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中丞不宜加箠楚曦釋之加禮部尚書判三司嘗以掃除不平爲事會朱文進殺曦自立元弼抗辭不屈黜歸田里將奔建州依王延政爲文進所殺弟元恭秘書省校書郎元素官至別駕元龜第太平興國二年進士官至司馬元禮官至推官元振官至員外郎元瑜官至

秘書郎元忠官至正字兄弟俱博學能文時號鄭家八虎（出漢縣志）

楊在堯其先自華陰入閩右僊遊登唐天祐二年進士第終右補闕有文集于崇尚爲陳洪進子婿歸宋授明州推官終大理寺丞知惠州（出清源志）

鄭良士楊在堯傳第七

宋

陳靖傳第八

陳靖字道卿祖沆梁開平進士爲天雄節度巡官知梁政必亂以父喪在嶺表舉官南走負喪歸王審知欲辟以官堅不起父仁壁仕陳洪進爲泉州別駕宋初勸洪進納土太祖嘉之授檢校膳部員外郎泉州錄參及洪進率僚吏入覲仁壁獨以老辭靖好學頗通古今授陽翟縣主簿契丹犯邊王師數不利靖遣從子上書求入奏機略詔就問之上五策曰明賞罰撫士衆持重示弱待利而舉帥府許自辟士而將帥得專制境外太宗異之改將作監丞未幾爲御史臺推勘官時御試進士多擢文先就者爲高等士皆競浮華尚敏速靖請以文付考官第甲乙俟唱名或果知名士即寘上科遷太常博士太宗務興農事詔有司議均田法靖議曰法未易遽行也宜先命大臣或三司使爲租庸使或兼屯田制置仍擇三司判官選通知民事者二人爲之貳兩京東西千里檢責荒地及逃民產籍之募耕作賜耕者居室牛犁種食不足則給以庫錢別其課爲十分責州縣勸課給印紙書之分殿最行賞罰候數歲盡罷官屯田悉用賦民然

役量人授田度地均稅約井田之制為定以法頒行四方不過如此矣太宗謂呂端曰朕欲復井田顧未能也靖此策合朕意乃召見賜食遣之他日帝又語端曰靖說雖是第田未必墾課未必入請下三司雜議於是詔鹽鐵使陳恕等各選判官二人與靖議以靖為京西勸農使命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副之選等言其功難成帝猶謂不然既而靖欲假緡錢二萬試行之陳恕等言錢一出後不能償則民受害矣帝以羣議終不同始罷之出靖知婺州再遷尚書刑部員外郎真宗即位復列前所論勸農事又言國家禦戎西北而仰東南東南食不足則誤國大計請自京東西及河北諸州大行勸農之法以殿最州縣官吏歲可省江淮漕百餘萬復詔靖條上之靖請刺史行春縣令勸耕孝弟力田者賜爵置伍保以檢察姦盜籍游惰之民以供役作又下三司議皆不果行歷度支判官為京畿均田使出為河南轉運使極論前李氏橫賦於民凡十七事詔為罷其尤甚者又歷京西京東轉運使知泉蘇越三州以秘書監致仕靖平生多建畫而於農事尤詳嘗取淳化咸平以來所陳表章三十餘通目曰勸農奏議經國集然其說泥古多不可行（出宋史循吏本傳）靖嘗遜宅為興化軍治居于撤攬巷即今陳宅是也致仕後天聖三年進頡州郡開國伯熙寧元年諫臣以靖勸農奏議進呈神宗嘉奬贈尚書左僕射子六人長甲咸平三年進士累官大理丞餘皆以父任補官（出閩雜志）

惟德字微之靖之孫以靖任補太廟齋郎為長樂縣尉隣縣民有鬪自服毒死擻惟德覆驗惟德察屍色有異內銀釵喉中出之若傳墨鞫之果得所服餘毒於其家誣者得釋知雷州以公田歲入數百斛還之官罷州採珠戶終其去未嘗取一珠遷太子中舍知長洲縣以法繩寓貴幷其子弟一無所阿縱轉國子博士知建州州之東湖舊例入州守為主租惟德不取歲收其息以抵公祭之費以虞部郎中致仕卒惟德清謹剛介孝友儉約先疇多以賙諸父昆弟之貧者二子啓期啓宇皆擢進士第（出方志）

中復字從道仁壁之曾孫靖之從孫也祖端大中祥符五年進士太常博士中復年十八與兄孝純同登熙寧六年進士調懷安尉監建州茶務植茶百萬本國課立辦呂嘉問吳栻相繼尹京辟為參謀官歷國子監丞兩除提舉京畿西路茶鹽香事時朝廷議行

茶法當塗有欲括利原者以中復嘗任茶務令悉陳利害欲進用之中復謝曰吾豈以身計為榷利作俑者乎累遷提舉廣西黔南常平事黔南賊熾帥出輒敗中復自提軍決戰賊遂平邊吏邀功者奏乞纔境置從允二州築城防禦中復以為得其人不可教得其地不可守徒靡費國用為他日禍胎力奏罷之歷廣南東路提舉刑獄事屬劉花三嘯聚潮梅循惠皆騷動又與蓮冠合勢徽宗手札委規畫不踰月平之累轉中大夫召還卒中復簡淡沖粹言不妄發篤於族誼重交契所得祿賜養親外悉以給族屬之貧者按蔡廣東曰為提學與安仁立後以金帛遺役吏王獻歸潮就學卒致通顯凡八歷外臺如張天覺朱勝非諸人皆其所獎拔者及卒有挽以詩曰南北建牙多故吏東西開府半門生出方志等書

陳靖傳第八

蔡襄傳第九

蔡襄字君謨其先自光州固始從王潮入閩因家僊遊至襄又遷莆之城南曰蔡宅年十八舉進士為開封第一天聖八年登進士甲科為西京留守推官館閣校勘范仲淹以言事去國余靖論救之尹洙請與同貶歐陽脩移書責司諫高若訥不言由是三人者皆坐謫襄作四賢一不肖詩都人士爭相傳寫鬻書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適至買以歸張於幽州館慶曆三年仁宗更用輔相親擢靖脩及王素為諫官襄又以詩賀三人列薦之帝亦命襄知諫院襄喜言路開而慮正人難久立也乃上疏曰朝廷增用諫臣脩靖素一日竝命朝野相慶然任諫非難聽諫為難聽諫非難用諫為難三人忠誠剛正必能盡言臣恐邪人不利將造為禦之之說必曰好名夫忠臣引君當道若避好名之嫌無所陳則土木之人皆可為矣必曰好進前世諫者之難激於忠憤遭世昏亂死猶不辭何好進之有又必曰彰君過夫諫臣司過人主聽而行之足以致從諫之譽何過之能彰至於巧者不然事難言則喑而不言擇其無所忤者時一發焉猶或不行則退而曰吾嘗論某事矣此之謂好名默默

容容無所愧恥躐資累級以扡顯仕此之謂好進君有過失不救之於未然傳之天下後世其事愈不可掩此之謂彰君過願陛下察之時有旱蝗日食地震之變襄以為災害之來皆由上下闕失不顧聽斷不攬威權使號令不信於人恩澤不及於下此陛下之失也持天下之柄司生民之命無嘉謀異畫以矯時弊不盡忠竭節以副任使此大臣之失也朝有弊政而不能正民有疾苦而不能去陛下寛仁少斷而不能規大臣循默避事而不能斥此臣等之罪也陛下既有引過之言達於天地神祇矣願思其實以應之

疏出聞者悚然進直史館兼脩起居注襄益任職論事無所回撓開寶浮圖災下有舊瘞佛舍利詔取以入宮人多灼臂落髮者方議復營之襄諫曰非理之福不可徼幸今生民困苦四夷驕慢陛下當脩人事奈何專信佛法或以舍利有光推為神異彼其所居尚不能護何有於威靈天之降災以示儆戒顧大興工役是將以人力排天意也呂夷簡平章軍國事宰相以下就其第議政襄奏請罷之元昊納款始自稱兀卒既又譯為吾祖襄言吾祖猶云我翁慢侮甚矣使朝廷賜之詔而亦曰吾祖是何等語耶夏竦罷樞

密使韓琦范仲淹在位襄言陛下罷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賀於朝庶民歌於路至飲酒叫號以為歡且退一邪進一賢豈遂能關天下輕重哉蓋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衆邪並退衆賢並進海內有不泰乎雖然臣切憂之天下之勢譬猶病者陛下既得良醫矣信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壽民醫雖良術不得盡用則病且日深雖有和扁難責效矣保州卒作亂推懦兵十餘輩為首惡殺之以求招撫襄曰天下兵百萬苟無誅殺決行之令必開驕慢恭亂之源今州兵戕官吏閉城門不能討從而招之豈不為

四方笑乞將兵入城盡誅之詔從其議以母老求知福州改福建路轉運使開古五塘溉民田奏減五代時丁口稅之半復脩起居注唐介擊宰相觸盛怒襄趨進曰介誠狂愚然出於進忠必望全貸既貶春州又上疏以為此必死之謫得改英州溫成后追冊請勿立忌而罷監護園陵官進知制誥御史呂景初吳中復馬遵坐論梁適解職襄不草制後每有除授非當者輒封還之帝遇之益厚賜其母冠帔以示寵又親書君謨兩字遣使持詔予之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襄精吏事談笑剖決破姦發隱吏不能欺以

樞密直學士再知福州郡士周希孟陳烈陳襄鄭穆以行義著襄備禮招延誨諸生以經學皆重以事其泰浮屠會賓客以盡禮豈侈為孝至有親亡秘不舉哭必破產辦具而後敢發喪者下令禁之徙知泉州距州二十里萬安渡絕海而濟往來畏其險襄立石為梁其長三百六十丈種蠣於礎以為固至今賴焉又植松七百里以庇道路閩人刻碑紀德召為翰林學士三司使校天下盈虛出入量力以制用劃剔蠹弊簿書紀綱纖悉皆可法英宗不豫皇太后聽政為輔臣言先帝既立皇子宦妾更加熒惑而近臣知名

亦然幾敗大事近已焚其章矣已而外人遂云襄有論議帝聞而疑之會襄謁告因命擇人代襄襄乞為杭州拜端明殿學士以往治平三年丁母憂明年卒年五十六贈吏部侍郎襄工於書為當時第一仁宗尤愛之製元舅隴西王碑文命書之及令書溫成后父碑則曰此待詔職耳不奉詔於朋友尚信義聞其喪則不御酒肉為位而哭嘗飲會靈東園坐客誤射矢傷人遽指襄他日帝問之再拜愧謝終不自辯為文章清遒粹美有莆陽居士集行於世乾道中賜謚忠惠（出宋史本傳等書）弟高字君山第景祐元年進士調長溪

縣尉縣媼二子漁於海而亡媼指某氏為讎告縣捕賊縣吏難之皆曰海有風濤安知其不水死乎且雖果為讎所殺若屍不得則於法不可理高獨曰媼色有冤吾不可不為理乃陰察讎家得其迹與媼約曰吾與汝宿海上期十日不得屍則為媼受捕盜之責凡宿七日海水潮二屍浮而至驗之皆殺也乃捕讎家伏法民有夫婦偕出而盜殺其守舍子者高亟召里民耕會環坐而熟視之指一人曰此殺人者也訊之果伏衆不知其以何術得也遷開封府太康縣主簿府尹吳遵路素剛好以嚴憚遇下吏高年少位卑

能不懾屈而得盡其事之詳遵路獨喜以高為能未幾以疾卒于官高嘗與歐陽脩言曰天子以六科策天下士而學者以記問應對為事非古取士之意也吾獨不然乃晝夜自苦為學及其亡也其凡發其遺稿得十數萬言皆當世之務踰年天子與大臣講天下利害為條目其所改更於高之稿得其五六因相與嘆高果天下之奇才也高卒時年甫二十八其妻程氏一男二女皆幼縣人哀其貧以錢二百千為其賻程氏泣曰吾家素以廉為吏不可以此汙吾夫拒而不受脩銘高之墓稱其能以惠愛其縣人而以廉

化其妻妾云襄三子匀旬旻皆蚤世襄卒朝廷錄其
子孫以旬之子傳守將作監簿時方二歲毋劉氏撫
教至于知書六經子史皆務貫穿志在學古務實以
養毋卒不遊場屋而學行益力歷朝奉郎通判南京
留守司年四十三即上章乞致仕著述頗多見藝文志子
三人長䋣字于强大觀三年與從父伷同登進士歷
官朝奉郎直秘閣知泉州乃襄舊治䋣為政得襄之
家法人謂有祖風烈官至朝奉大夫次樞以政和五
年同從父伸登第歷官西京提舉學司主管文字御
史常安民在黨籍以多疏之樞獨事以師禮提舉湖

南學事時殿中侍御史張所糾撾潭州未知名會所
白事問曰時事如此度今誰可任國事者所舉劉安
世樞瞿然曰自崇觀來禁錮元祐之學子為教官乃
敢伸公論若是耶即薦所後果知名年四十五慨然
嘆曰先公掛冠之年吾已過之時方多事其可無功
冒寵乎尋致仕宣和末燕雲之師主兵者欲引樞
為謀議官樞以書止之子頓孫師言敎言皆登第次
㭎字子堅欽宗朝以父任尉會昌視事數月遇贑賊
犯境㭎領鄉兵數千人與賊相持兵潰㭎力戰不支
遂遇害贈承事郎官其子顥後贈朝散大夫出何志伸

字仲道襄季子旻之子也伸與兄伷伷入太學俱有
聲號三蔡伷崇寧初進士第二時從祖京當軸力欲
羅致門下竟不能屈曾星異上疏論宰相非人宜舉
漢汲黯故事以應天變責監温州稅官至朝奉郎伸
政和五年進士遷通判徐楚饒真四州在徐州時禁
卒謀亂約夜半舉火伸聞之部分他營密為之備仍
戒故緩更籌叛卒火舉則黎明矣衆無應者遂逃去
伸追捕盡擒之在真州日火延燒千餘家民露處雪
中老幼號呼盈道伸闢寺宇官廨分處之且發常廩
以賑給守者不可伸曰此國家所以備非常也如得

咎請獨當之事聞朝廷釋不問未幾移滁州改知徐
德安和四州初伸與秦檜同舍又同年後伸以趙鼎
黨丐祠者累年檜一日訪伸有念舊語伸不肯干之
檜不樂除浙東帥司參謀官建炎紹興間盜賊蠭起
伸嘗曰國步多艱中原未復豈能以書生餘技取爵
祿耶時戚方既降而復叛伸單騎至其麾下說以禍
福方素聞伸威望即出就招一州賴以全活官至左
中大夫卒贈特進子洸居霅川以父任補官以襄未
易名請于朝得謚忠惠所得俸每以賑親族之貧者
去朝之日囊無餘貲官至戶部尚書徽猷閣學士從

孫戡居毘陵乾道中第進士官終寶謨閣直學士

志等
書

蔡襄傳第九

傅楫傳第十

傅楫字元通其先自光州固始從王潮入閩數傳至高祖仁瑞始徙家仙遊楫少自刻厲於學未冠試廣文館第一不第而歸從孫覺陳襄游襄門人許安世江衍之流皆以文藝冠多士襄不之取獨曰傅元通金石人也以其女妻之治平四年第進士調揚州司戶守邊僚爲慕其屢以難集事委楫楫裁決如流未嘗希意苟合至捕其從者寘諸法守内不能平乃欲以煩劇困之撤掘天長令發摘隱伏奸猾屏跡轉福清丞帥曾鞏負材倨視天下士獨與楫鈞禮歷大谷

令帥曾布曰是吾兄所知者率部使者交薦改知龍泉縣孫覺爲御史中丞語之曰朝廷欲用君盍少留楫曰仕宦所樂居中者免外臺督責耳今俯首權門與外臺奚擇且外官已所當得也遂去不顧道除太學博士居四年未嘗一跡大臣門既滿徑赴銓曹時曾肇[illegible]爲太常博士神宗時議北郊至是有[illegible]援經據古損其車服儀衛嘗齋之類使得其中上之及施行卒如其議徽宗就資善堂學擇師傅爲說書楫進侍講翊善中人迸事于府者多與官僚狎楫獨漠然不可親一府嚴憚

之五年不遷御浩得罪貶楫以贓行免官徽宗即位召爲司封員外郎權監察御史論内侍郎劉瑗恃寵專恣不報累遷中書舍人時曾布當國自以於楫有汲引恩冀爲之用楫略無所傾下凡命令有不當用人有未厭悉極論之雖屢却不爲奪布大失望帝以舊學故多所延訪楫每以遵祖宗法度安靜自然爲言歸則削藁雖至親莫得而聞一日李清臣勸帝清心省事帝曰近臣中惟傅楫爲朕言甚詳然後人始知其所以啓迪君心者切至如此楫在朝歲餘見時事寖異竊歎曰禍其始此乎聞者甚之楫笑曰後當信吾言遂上疏丐去以龍圖待制知亳州卒年六十一出宋史傳等諱本子諒友誼夫譙受諒友字冲益博學善詩文第元祐九年進士調吳縣主簿歷膳部員外郎知和州未赴而卒誼夫元符三年進士官至兵部侍郎譙受亦博學能詩以父蔭補承務郎倅新[illegible]鎮靜不擾官至夔州轉運判官從姪權求希龍同登元祐六年進士號傅氏三龍權任太學錄時太皇太后高氏外家求師有旨令太學選德行文藝兼著者祭酒司業以權應命高氏尊之曰傅夫子及登第唱名日傅宣許特謝恩太皇太后宴賚甚厚希龍字廷允知漳浦縣時二蔡當國不肯附崇寧間詔具元符上書姓名入邪等希龍與焉從孫知柔字德裕宣和三年由上舍登第調循州判官有盜曾少龍逼境知柔敎民造弩及砲石之屬寇至乘城發弩寇潰去部使者聞于上陞秩知龍巖縣虔寇發閩知柔威名卒不敢犯調泉州僉判海寇林元仲倡亂帥葉夢得檄知柔往出檄示寇招撫元仲遂降官終朝請郎福州僉判出方志權子共三薦奏名亦以文詞稱嘗註釋東坡和陶詩出仙溪志

傅佇字凝遠楫之諸孫也年十八入太學登重和元年進士第授無棣縣主簿會金虜陷全燕乘虛南下兩河皆震郡檄佇餉軍佇書生不習兵事初咸意其難之而佇得檄即行飛芻輓粟軍以無乏調南安縣丞歲大饑民棄妻子者相屬佇請出常平錢米設安養院且糜粥食之民不失所明年歲豐悉訪所親歸之遷知晉江縣會詔造戰艦佇躬督其役勞費半他邑而事獨先辦帥張浚聞于朝特減磨勘二年除茶司幹辦公事轉南劍州通判卒佇仕宦三十年先疇無所增益疾革猶戒諸子曰吾平生無愧俯仰歿後汝曹居官主清治家主嚴奉先主敬敘族主恩造次

顛沛必主忠信能用吾言雖貧賤猶為有德君子不然雖取光顯奚為哉官至朝奉大夫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子汶淇皆自有傳 出方志

傳汶字丕叔以父佇蔭補官初調清流縣尉捕盜改秩知將樂縣時朝廷以軍興需僧貢之縣他邑視民產均敷之汶遣吏齎度牒往三山減直而售官出餘直以足數劍建之俗生子多不舉汶令里正籍記家給錢米活者以萬數多有以傅名其子者尋倅廣州帥司馬伋以捕盜賍滿三獄申審覆奏動淹數月為慮汶答曰容其以三日辦之帥以為喜而未深信汶退

召獄吏具見禁劫盜分為三類一傷被主賍滿一不傷被主賍滿一無被主賍滿次日引鞫具得其情遂白帥惟以傷被主賍滿者申憲臺餘皆減等分遠近決配帥大喜悉如其言尋知貴州郡係月俸積壓汶至悉撥錢還之帥張南軒聞之曰秪此一節便見施為遂率部使者交薦而司馬伋召還亦力薦之遂除提舉江西茶鹽事繼知德慶府所至以仁政稱終朝請大夫 出方志

傳淇字元瞻佇之子也年十九𦗾鄉薦第紹興三十年進士調潮陽縣尉前後獲盜登賞格者凡十數未嘗自言曾參政懷薦為提刑廣東為上其事改秩之平陽縣[illegible]治淇以豈悌中和為政民有乖曲在官徐以理開諭之皆心服去已而被檄校士浙臺丞相虞允文方以經略中原為意招徠豪傑欲與共功因以書見丞相論天下事言自古建功立事必須非常之人一時誕謾爭言富強者其意不過竊取爵祿非能為國家深長計也丞相大喜秩滿奏除幹辦諸司粮料院淇雖官中都足跡未嘗一造權要之門適孝宗命有司具六院姓名時淇以替去不預上閱班簿親指淇名命奏事及入對敷奏稱旨即除監察御史

初臺六察官皆闕止淇一人糾察庶務風采凜然上喜謂近臣曰傅淇朕自擢也于時上有汛掃河洛之志常患儒臣謹畏特崇奬武臣以振起之於是乘間倖進者多以文階易武爵驟致貴顯淇嘆曰是豈可長哉疏論其事上悟即日出其疏於外自是無敢求換武者未幾遷太府少卿每因輪對勸上擇端雅誠慤之士以備宮僚又言川廣去朝廷遠守臣不可輕畀上皆嘉納除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時方擇專對材以使虜廟堂進擬數人中批特命淇為賀生辰使未行除宗正少卿樞使王淮見淇曰此行盡出

淵表及還上陳北事甚悉淇具言河北河南之所以然上曰朕未始見也文之淇既外上不欲其遠去除浙東提刑時兄汶亦提舉江西母夫人年九十更迭迎養人皆榮之甫一年移節浙西淇居官不求赫赫名莅職兩年政平訟理上嘉其功除直龍圖閣再任半載改知寧國府淇以母老樂閩中力請便郡歸養遂易知泉州尋丁母憂服除無復仕進意光宗即位起為廣西提刑復除知溫州竟以疾卒官至中奉大夫直龍圖閣莆田開國男出方志

傅誠字至叔汶淇從子也幼知讀書有雋聲年十九以書見泉之鄉先生黃維之大奇之後嘗從朱文公游淳熙八年第進士誠平生自讀書外它無嗜好所與語者率皆好學清介之士非此弗與之交初調永春尉力辨陳介珪之冤與上官忤因納告勑于憲臺求去其究卒得直侍郎黃艾被旨使北壯誠有守奏辟以行凡表奏之類悉以委之歸除廣東監幹改知青陽縣尋除提轄文思院時參政張巖開督府于京口奏辟載溪與誠同幙凡有著述皆出其手後歸朝不一跡權門累循常調遷太常博士真德秀時為正字每數日輒相過談論古今事移咎方去寧宗朝輪對其略曰今日之事奄奄如氣息僅續之人略無一朝奮起之勢寖有百年消微之憂或有聞而嘆息者或有聞而竊笑者嘆息者有憂朝廷之心竊笑者有輕朝廷之意良由縉紳風俗之不振[illegible]當貴之心有餘而感慨自立以身許國之意不足顧光景而計升沈風迹渝胥人心輕玩其弊固至此也未及法激阿諛之弊言頗鯁切先是于彥卿博學能文以疾卒誠哭之過哀愉對間忽卒于殿下縉紳咸悼惜之相與請于廟堂欲官其次子而誠素與時相不合僅以員外郎致仕誠性甘清貧俸入不殖產業悉以

置書自號雪澗閑翁弟諴字友叔少孤母與兄贊之讀書至于成立事其兄極恭順淳熙十一年以太學生登進士第仵無為軍召監六部門寧宗以丙寅伐金之後淮西民多流徙知諴有材略改除宗正寺簿將命往安集之還朝又以諴熟於淮事擢淮西漕召為司封郎中遷尚左郎中尋被旨使北歸以疾卒從子大声字仲廣淳熙中以太學生登進士第主福清簿帥辛棄疾頗嚴憚檄大聲往閩長溪盜因大聲釋其株連者五十餘人僅留十數人于獄邑令不樂其翻異獄案凡諸吞券食及因根皆不給大聲自質

衣食之及師親詰問皆如大聲言調貴州教授師問
紘每稱之曰教授古君子也禮部尚書黃由舉天下
教官以大聲為第一改秩知武平縣催科不迫而財
賦自辦遷通判循州適寇發守称疾大聲調發諸軍
悉力鏖戰賊皆潰去未幾餘黨復倡亂諸司委大
聲督捕乃上禦賊數策漕使劉强學韙其句句可行
頒行于廣東十四州遂劾守不職以大聲攝州事尋
奏為真閤城雖呼曰傅父再晉吾屬有依矣前數月
郡圃有老松數株日出紫氣如雲騰空而上逮及大聲
拜守人以為德政所感守上日有例冊錢千緡悉却
之部倉米斛增大大声首減小之在循四年民樂其
政相率立祠官滿力乞宮觀無復有仕進意官至朝
奉大夫子瑜通直郎通判靜江府 出仙溪志

傅楫傳第十

余象朱紱陳次升傳第十一

余象[illegible]人父積守職方員外郎致仕象第慶曆六
年進士歷官光禄寺丞首奏王安石誤以詭辨亂實
眩耀雖為一時之文人終為異時之巨蠹安石聽之
困與左右傾象出通判宜州又奏安石小人終累大
事者米丞用必至紛更一時出安石之門者皆惡之
得蔡襄余靖力辨獲免仁宗亦知其直就加秘書丞
尋除太常博士英宗即位召見特授屯田員外郎謂
近臣曰余象敢言朕常畏之卿等宜自謹勿使之有
言也憸黨咸側目出通判宣州與民無擾州民至登
聞鼓院乞象領州事英宗以問司馬光呂公著對曰
余象乃陛下之汲黯內則面折廷爭外則臥治社稷
臣也即授都官員外郎知宣州神宗即位除屯田郎
中通判南劍州遷禮部郎中薦胡安定門人錢藻孫
覺錢公輔范純仁遂力求致仕象好為詩尤耽書於
論語嘗著集解中庸則有大義呂公著薦其書於朝
神宗欲大用之而卒范純仁狀其行從子授熙寧六
年進士初調候官縣尉捕盜改秩李清臣作告詞有
曰格盜忠勇不孤所職遷校書郎博學能文官至京
西提舉 出方志

宋綬字君既其先唐古田令璣由光之固始居莆之
水南三傳至曾祖琲又遷仙遊兄綖字君與元祐六
年特科終漳州司户綬治平四年登進士甲科元祐
二年以李常孫覺陸佃曾肇列薦除王宮大小學教
授尋外除紹聖初章惇當國欲寘元祐諸君子于死
地綬被旨召對首陳正心誠意知人安民之説除諸
王宮侍講再遷翊善元符初除都官員外郎時鄒浩
以論元符后不當立竄新州貧甚綬率親舊出金贐
行上聞之悉下臺鞫治以綬贐金特厚追一官勒停
徽宗登極以藩邸舊臣召赴闕累遷右諫議大夫給

事中時范純禮劉安世等屏黜於外悉為論列有旨
後苑作所奏脩山園陵支過錢帛更不供報户部綬
謂户部主財賦出入豈宜有不預聞陳師錫自潁移
廬自廬移蘇吳伯舉自蘇移滑綬謂監司郡守宜謹
擇久任不宜數易馬涓送吏部與合入差遣綬謂涓
任臺官兼進士第一人無他過犯送部非朝廷崇重
臺官之體蔡王府獄興有司捕逮株連甚衆江公望
論列頗切黜外郡綬封還制書言公望杜塞開隙以
全陛下兄弟之義今若以言罪之雖篤信不惑之士
亦不敢以直道自任況非其人邪論駁再三以是忤

大臣意出知壽州崇寧元年上思其忠進寶文閣待
制真定府路安撫使二年中丞石豫力肆詆誣落職
提舉杭州洞霄宮入元祐黨籍五年上以星變凡隷
黨籍者悉蒙湔洗起知福州蔡京復相綬遂罷大觀
元年依舊落職提舉洞霄宮卒于家官至左朝請大
夫初綬在後省凡四月論駁無虛日政府遣人諭意
曰上恭待如此不日當在此地綬不為動時紹述説
興綬以書貴京曰彼為紹述之議者豈真髮為朝廷
計特借是固寵位復恩讎爾自公秉政中外屬望今
乃持之益堅行之益峻是知有私恩不知有國恩知

肆情得意取快於一時不知基禍於異日為可畏也
京得書大怒始力謀所以去綬者臺官喻意始抉其
細故并以合黨王回締交鄒浩罪之建炎間始復舊
職贈少保姪寘元豐二年進士為秘書丞以綬入黨
籍併罷免政和元年起知南雄州辭不赴尋卒綖之
子也子宗字成德以父任授長社尉改秩有薦于朝
者累遷吏部員外郎時銓曹法廢事皆留滯宗視職
之始有士人在任被賞轉官俾任滿赴部自陳吏扼
以須會問元任宗索案視之一時該賞五六人立叱
吏行賞人服其果決累除太府卿徽宗尊寵潛藩之

荏仿人廿千多超進大官父紱亦舊學之臣宗不自
一亦云為宗言者太師蔡京同州里持國柄逾二紀
宗未嘗造其門靖康初近臣薦宗才堪治劇淵聖召
見欲用宗為開封尹而宗奏事觸宰相遂止紹興元
年召為大理少卿建安盜起高宗勑制置使發兵捕
誅師屢無功除宗直秘閣福建路轉運使且趣入對
宗曰愚民窮困無聊弄陛下兵將吏養寇弗除誅歛
益急將盡驅齊民以為盜陛下第追還制置使付臣
綏集之可毋戰而平也陳便宜十事上嘉納之制置
司方奏募兵橃取錢米數十萬宗遺書責之曰撫兵
彌年州縣轉餉費百萬而誅責不已民在甃矣吾不
能復為下石公自為之會朝廷更遣它將而盜平李
如宗策官至右朝散大夫累贈中散大夫宗子元飛
字布實仕宦三十年不營一金產所得俸即買書籍
每部三本分遺其三子官至福州通判初丞同安時
朱文公為簿因通族系子流涓濊俱遊其門所居有
歸樂堂文公為之記家藏手帖猶存流官終廣東帳
幹出志
陳次升字當時入太學時學官始得王安石字說招
諸生訓之次升作而曰丞相豈秦學邪美商鞅之能
行仁政而謂李斯解事非秦學而何坐屏斥既而第
進士知安丘縣時州從事攝政告以縣囚頗衆當斥
大獄屋次升曰子不欲我期於無刑乃欲我廣獄耶
未幾從事行縣而獄空於是歎服轉運使吳居厚以
聚歛進檄尉罔征稅於遠郊得農家敗絮捕送縣次
升縱遣之居厚怒將被以文法會御史中丞黃履薦
為監察御史哲宗立使察訪江湖先是蹇周輔父子
經畫江右鹽法為民害次升舉劾之還言額外上供
之數未除異日必有非法之歛頗從熙寧以來創行
封樁名錢悉賜蠲免又役法未定人情熒惑乞速定
差顧及均數之等先為之節而審行之提點淮南河
東刑獄紹聖中復為御史轉殿中論章惇蔡卞植黨
為奸乞收還威福之柄禁中火彗出西方次升請修德
求言以彌天變掖庭鞫魘魅獄次升言事關中宮宜
付外參治令偏於閹寺之手萬一有冤濫貽後世譏
濟陽郡王宗景請以妾為妻論其以宗藩廢禮為望
朝累劾惇卞以次升在元祐間外遷意其不悅無然
望卞又與同鄉里故延寘憲府欲使出力為助擠排
衆賢而一無所附時方編元祐章疏毒流縉紳次升
言陛下初即位首下詔令導人使諫親政以來又揭

勑牓許其自新今若考一言之失致於譴累則前之詔令適所以誤天下後之勑牓適所以誑天下非所以示大信也又論卞客周穜貪鄙鄭居中憸佞由是惇卞交惡之使所善太府少卿林顏致己意嘗以美官次升曰吾知守官而已君為天子卿士而為宰相傳風旨邪惇卞益不樂秉間白為河北轉運使帝曰御史易得耳次升敢言不當去更進左司諫宣仁有追廢之議次升密言先太后保佑聖躬始終無間願勿聽小人銷骨之謗帝曰卿安所聞對曰臣職許風聞陛下毋詰其所從來可也呂升卿察訪廣南次升

言陛下無殺流人之意而遣升卿出使升卿資性慘刻喜求人過今使逞志釋憾則亦何所不至哉乃止不遣次升累章劾章惇留中帝嘗謂曰章惇文字勿令絕次升退告王鞏鞏曰君胡不云諫臣耳目也帝王心也心所不知則耳目為之導達既知之何以耳目為哉數日復入見帝申前旨乃以鞏語對帝曰然頃卞仿代之皆備說不克去京師富實乳媪總其主坐兒於上而為呼者三邏繫獄次升乞戒有司無得觀望帝問大臣何謂蔡卞曰正欲觀望陛下爾誣其毀先烈擬謫監全州酒稅帝以為遠改南安軍徽

宗立召為侍御史極論惇卞曾布蔡京之惡竄惇於雷卞於池出京於江寧初諫官鄒浩以言事得罪親友餞送多坐次升言聖朝仁明親友恩義烏可遽絕今與改正中丞鄧綰嘗為王安石求賜第薦安石子雱及其壻卞館職神廟謂其持心頗僻賦性回邪今卞欲報綰私恩遂飾妻父故寘洵武於史院令同脩正史洵武豈能公心直筆以發揚神考之盛德而不掩其父惡乎曾布許將轉官告詞皆云參顧命次升言陛下紹天命承大統發謀定策盡出皇太后今掠定策之美名掩太母之盛德其罪非細上嘉納之

建中靖國元年擢左諫議大夫體道稽古脩身仁民崇儉節用六事言多規切會右司諫陳祐以言曾布解職次升入對上章救祐上不顧左司陳瓘以書見布極論其過乞早竄黜出知泰州次升上疏乞留不報尋出使契丹曾布進紹述之說於是上決意用京及使還以寶文閣待制出知潁昌府奸言日至降充集賢殿脩撰屢移循州編管入元祐黨籍蔡京罷復寶文閣待制累官朝散大夫宣和元年終于真州私第年七十六次升三居言責建議不苟合劉世安稱其有功於元祐人謂能遏呂升卿之行也他所言豈

肇王覲張廷堅賈易李昭玘呂希哲范純禮蘇軾等
公議或不謂然姪孫拱之廣州户曹曾孫湯撫州通
判曾姪孫埴伯昭州法曹立伯泉州察推並登進士
第出宋史本傳等書

余象朱紱陳次升傳第十一

方黃吳林徐鄭方傳第十二

方儀其先本歙人至廷範歷知長溪古田長樂三縣
居莆刺桐巷六子皆仕閩王氏仁逸檢校水部員外
郎仁岳秘書少監仁瑞著作郎仁遜大理司直仁載
禮部郎中仁遠秘書正字儀仁岳季子也咸平三年
與從子慎言同登第初興化軍未有學儀伏闕上書
乞建軍學立夫子廟得旨賜地儀入貲助成之復與
弟能及慎言奏請脩三禮堂步廊崇閣及學制之未
備者由是莆之學校日盛歷官大理寺丞遷著作佐
郎卒郡學繪其象祀焉

黃君俞字廷僉璞之玄孫父問字公裕博通五經創
上林義齋以聚英俊之士立為五規一曰脩身謹行
二曰立志抗節三曰潛心經術四曰留意世務五曰
限日收功卒左丞皇甫泌誄之曰義成逸士君俞幼
强學著書一百卷名動京師試開封進士第一四黜
禮部鄭獬滕甫王珪陳襄交章論薦歷官崇文院校
書改館閣校勘卒出何志

黃隱字仲元璞五世孫也與從父理同第治平四年
進士是歲族父君俞先試開封第一四黜禮部上書
乞以所得恩命命君俞君俞遂得召試除撫州司户

隱知無錫縣以最聞元豐中遷殿中侍御史剛直敢言無所畏避初召對神宗問學術時尊尚王氏學而隱以司馬光對不稱旨及問福建茶塩利害條對甚悉上嘉納之元祐初守國子司業力排王氏新語取三經板火之出守泗州謝表云韓莊之風不衰秦晉之患將起循為王氏發也歷監司郡守凡七任坐尊司馬氏學入元祐黨籍臨終戒家人毋得請致仕徽宗聞而異之與壹子官五世孫黼乾道五年進士歷給事中改殿中侍御史慶元初韓侂冑攻偽學愈急黼上言治道在黜首惡而任其賢使才者不失其職而不才者無所憾名入黨禁終權刑部侍郎

黃穎字仲實嘗從陳襄學于毗陵襄愛其文行置十經社元祐間舉經明行脩科時天下弗就者二人穎其一也哲宗以弗至問孫莘老為中丞因條其學行以對詔降袍笏就其家起之更三期毋促之始調清溪尉歷劍浦簿郡守方全道以改官薦穎力辭請以畀同列轉儒林郎知長泰縣脩治學舍晨治邑事日中與諸生講肄經旨遽暮而歸又以職田穀三百餘石與耕民悉不取尋權龍溪尉卒二縣士民齋金
以賻其子公坦一無所受公坦宣和六年生二

通直郎（出何志）

吳世延景祐五年進士授朝奉郎屯田員外郎知梧州最為周濂溪所親重常相與唱和有詩集行世（出黼志）

林緒藻六世孫也五代末杜門避世常慕陶靖節嚴光之為人窮索古典脫屣於功名之途大中祥符七年詔舉草澤州郡以緒應舉詔書云朕網羅遺逸崇獎風化苟一善之可稱俾釋巾而筮仕以爾居閩越之俗為鄒魯之儒頗飾行藏聞於鄉黨宜霑麗澤往敎州庠特授將仕郎本軍教授中書侍郎向敏中之

詞也（出何志）

徐復字復之一字希顏寅三世孫也幼遊京師舉進士不中退而學易通流衍卦氣法自筮知無祿遂亡進取意遊學淮浙間數年益通陰陽天文地理遁甲占射諸家之說他日聽其鄉人林鴻範說詩且言詩之所以用於樂者忽若有得因以聲氣求之遂悟大樂於八音十二律清濁次序及鍾磬侈弇匏竹高下制度皆洞達方仁宗留志於樂詔天下求知樂者大臣薦胡瑗瑗作鍾磬大變古法復笑曰聖人寓器以聲今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後瑗制作皆

不效范仲淹過潤州見復問曰今以衍卦占之四夷無變乎復尅西方當用兵推其月日後無少差慶曆初與布衣郭京俱召見帝問天時人事復對曰以京房易卦推之今年所配年月日期當小過也剛失位而不中其在强君德乎帝又問明年主何卦復曰乾卦用事說至九五盡而止帝又問前年京師黑風何所應復曰其兆在內豫王喪其應也明日命為大理評事固以疾辭乃賜號冲晦處士補其子發杭州人物志云宋□下嘯無名錢希試秘書省校書郎復性高潔處世未嘗自異後居杭州萬松嶺本傳出宋史每與林和靖往來杭人稱上處士翰學沈遘榜所居曰高士坊太守蒲宗孟題其舊隱云冲晦先生不肯官布衣竭帝布衣還尚嬾姓字騰人口惟恐文章落世間大隱不妨居市井高吟何處問家山平生寄意江湖上雲自無心水自閑後十年卒出志何晞贊曰清慎恬於分義允為士林所推重云

方漸其先居游洋後遷邵城比諸父伯通伯鎮伯達俱登第漸政和八年進士紹興中通判韶州知梅湖南恩積官至朝散郎平生清白無十金之產所至以書自隨積至數千卷皆手自竄定就寢不解衣林光

朝嘗之咨曰解衣擁衾會有所檢討則懷安就簌矣為小閣三間以藏其書榜曰富文鄭樵嘗就借其書以詩美之子林鄉貢進士孫其義守同甫與族子草鳴齊名大學博聞强記嘉定七年特奏名終從仕郎嘗游江浙館于金壇名卿王遂因授業焉作詩一日心動褁裝徑歸未入門而母歿篤好門洛書工詩文出志備

鄭伯玉字賓臣露之後後埭人八歲時叔父繳中丞試之曰伐木斧聲削谷口隨答曰過橋旗影映溪心叔父奇之景祐元年第進士試秘書省校書郎淮南節度掌書記七年改大理司直充撫州觀察推官韓魏公薦為殿中侍御史為人端直不阿權貴好為詩所作有三百餘篇名曰錦囊集時人以□省作琪方提舉寧詩類為一集號□山三賢允執政得失士夫臧否皆託之詩如欲輕賦斂則製老夫吟閔新法則味莆田作嫉邪說則著閑居書懷恤民力則作豪家吟之類異巳者多嫉之年未五十以親老棄官歸郡守俞希孟扁其亭曰綠野閑居二十餘年卒子叔明叔儒孫至道亨道事道相繼擢第伯玉皆及見之後贈通直郎出何志

方惟深字子通父龜年景祐元年第進士與蘇緘齊名仕至屯田郎中所著有經史解題群書新語卒葬姑蘇惟深因居焉舉進士不第晚為興化軍助教王安石最愛其詩精詣警絕謂元白陸皮有不到處出郡志

方黄吳林徐鄭方傳第十二

方陳徐林傳第十三

方慎言字庭之延範第五子仁載之孫也第咸平三年進士知信豐蘭溪二縣號稱神明祥符初以殿中丞受詔往淄青數郡均給蠶鹽賦使還稱旨許擇近地便養通判福州仁宗即位改侍御史屬丁謂貶崖州遣慎言籍其家得士大夫干請書問悉焚之人稱其長者請便郡知泉州歲饑大發官廩以貸民又奏免丁稅全活者衆父老相泣曰微方公我輩無以生又何有子孫哉自是生子多以方兒名歷兩浙轉運使浙河之漕歲百萬石不順指而集景祐初錢塘江決數十里慎言親庀工授材疊石列大木以殺潮勢賜璽書褒美改知潭州處劇而裕潭人像而祠之入為諫議大夫會擇重臣鎮南越遂以朝請大夫知廣州卒贈開府儀同三司慎言既貴先推恩於從父昆弟而後及其子逮沒而孫尚白衣人服其義從孫适元符三年以特奏對策殿庭乞復元祐皇后上不加罪命收寘役名尋又上書謂秦人緘口腹誹而享國日蹙東漢宦官擅權而桓靈以降所存者位號武王數紂之罪在於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百姓所言皆識切時政衡皆求不得改官詔籍上書邪等人而适與焉

孫適熙寧六年以明經第歷諸觀賢宅博士徐邸福國夫人馮氏安康郡王孝騫母也謫居瑶華通語王惟勤孝足以動天地感恩神因為草奏嘶哀請命于上朝廷為之惻然遂移宥出知睦州以最聞除王府翊善坐子軫上書論列蔡京謫官以朝請大夫老于家（[illegible]）

軫以父任太廟齋郎蔡京復相天下事滋壞軫疏列其過千二百餘言其略云京睥睨社稷內懷不道專以紹述為自媒之計上以不孝劫持人主下以謗訕詆誣天下交通閹寺納結宮禁竊國用則若糞土輕名器以市私恩尚書省元豐所造京惡其地不利宰相盡命毀之建四輔郡屯兵數十萬遣門人為總管又以宋喬年為京畿轉運密諷兗州父老詣闕請登封意在為東京留守乘輿一動投閒竊發呼吸群助不知宗廟何所休倚乎又建方田法欲擾百姓而鹽法朝行夕改鈔為故紙鹽為棄物號泣籲天赴水自縊者不知幾千萬人元符末年陛下嗣服忠義之士投匭自見者無日無之京分為邪等黥配編置不齒仕籍則誰肯為陛下言哉又遣子攸日與陛下遊戲惟以花石禽鳥為獻欲愚陛下使不知天下治亂自古人臣之奸未有如京今日之甚陛下安可愛一國賊而忘社稷生靈之重乎詔以疏宣示京京請付有司推究於是命御史臺鞫治獄具詔貸死編管嶺南靖康元年軫詣登聞鼓院上書陳訴始得收叙（出[illegible]鑑編年備要等書）

方慎從字惟之慎言弟也景德二年登進士甲科受秘書省秘書郎歷知弋陽懷寧同安懷安遷江蘭溪六縣通判饒州荊南府知潮漳嘉三州再知漳州改都官郎中以老歸卒慎從所至有德於民在漳江日有楠木連理嘉禾九穗之祥璽書褒異守漳日適慎言守泉州旌麾相望二州人榮之及再至漳人夾道歡呼曰吾父復來矣子諫臣侍官于漳手斷合水孽蛟死漳人憐而祠之封清水侯孫价初名儼熙寧六年進士大觀初知安豐縣用薦召赴都堂審察蔡京以价不肯私謁報罷復知候官縣已而掛冠里居二十餘年終曾孫禧為殿中侍御史初慎從在嘉州手植荔枝于郡圃賦詩有留取清陰待子孫之句至大觀中禧持節按蜀部學嘉父兄擁車誦慎從詩為賀族孫句紹聖四年進士除太學博士歷提舉廣東京西學事通判建州時劇賊范仙桂嘯聚境內句躬督

捕捐榜許自新賊徒殺仙桂以降移衢州卒贈中奉
大夫有文集藏於家雜出方志等書

陳侗其先潁川人遠祖邁唐武德初令莆田始家剌
桐巷曾祖正則從陳洪進入朝以詩為太宗稱賞祖
絳咸平二年進士甲科累遷工部郎中知河陽府移
福州先是夏竦與絳同試制科舉賢良有憾於絳及
竦執政絳屢轉外任卒絳子動之說之同登天聖八
年進士官並至秘書丞侗與弟睦俱動之子也侗嘉
祐二年進士英宗朝韓琦文彥博諸名公交薦侗宜
在館閣富弼守汝州辟侗為從事會弼歸執政即召

試除館閣校勘出知陝州蘇軾嘗送以詩繼知潮州
劉摰亦送以詩皆極推重之睦嘉祐六年進士第二
累遷史館脩撰判尚書刑部進鴻臚卿命草書慰問
高麗嗣王神宗稱美之以寶文閣待制知廣州卒贈
少保睦子彥文以職事登對稱旨賜進士出身歷戶
部侍郎顯謨閣直學士知慶洪楚江四州在江州時
盜張遇犯州城彥文擊走之建炎初除江淮制置使
許入都堂議事卒侗之子彥恭雜出何志等書按蘇州志謂侗之祖絳能
異

彥恭字子愿元祐三年中進士乙科調太平州司法

擢編脩勑令所刪定官以事忤蔡京改宣議郎通判
保州代還京當國復通判代肇二州肇被邊官吏習
用虐錢彥恭獨守法且條兵宿賍十餘萬其風為變
熙州姚雄請以弓箭手墾田實邊宣撫使童貫忌雄
陰沮之州縣莫敢忤彥恭推行之歲得米九萬斛貫
至肇守帥以下屬櫜鞬拜道左彥恭獨朝服揖貫滋
不悅會罷歸除提轄河東坑冶鑄錢京以其黨王桓
兼之桓欲增監鼓鑄其數倍經彥恭曰山澤之利不
可竭祖宗之額不可踰以此病民吾不忍也桓怒以
聞罷歸久之提點九路坑冶地綿百餘州前職率憚

險遠家居可否事彥恭冒風濤瘴癘周行萬里至課
贏十倍知壽春會金人寇京師王室來告難彥恭讀
詔書泣下悉禁旅而西或曰世亂如此空一府無兵
可乎彥恭曰陛下安在而守臣欲留兵自衛耶既而
叛將李安提兵及疆剽賊李全亦並城宵掠彥恭單
騎叩安營諭令討賊安聽彥恭乃發全安以兵會之
斬全師還厚犒安等趣其兵西州以無事歲餘復請
祠達乞主會稽請老卒葬平江出方志等書

徐確字居易寅六世從孫曾祖昌嗣以明經除秘書
郎陳洪進辟掌書記宋初首勸洪進納土洪進欲害

之遂走京師及江南平洪進始悟其忠乃命其弟習
國攻陳仁璧奉表上版籍確元豐五年試禮部第四
案丙科尉永泰俗喜屠牛確嚴禁之會令之子病思
啗牛心屠者市一犢將殺之犢嘶刃奔尉治確適造
縣庭犢走縣庭下確令跡所從為驗治屠者送牛承
天寺為長生牛提點刑獄祖無頗刻石記其事詩祭
京以宮祠寓居與確有鄉舊確既改官京入相欲留
置講議司確辭從吏部選知象山縣久之召為宗正
丞出使兩浙提舉常平適大水歲飢確考禹貢三江
之說得吳淞古江以為太湖東汯入海吳淞江在下
流向者潮泥湮塞水溢為患請自封家渡古江開淘
至大通港直徹海口計七十四里役徒二百二十萬
洪千餘人以常平錢米一十八萬三千餘貫石充和
雇之費水道遂通明年三月詔以役人死亡者衆水
仍為害百姓怨咨皆坐貶降事見宋史河渠志後確守江州
中貴人使具舟載花石以貢確拒之司諫陳瓘方謫
居確時往來且書抵蔡京曰瑩中久廢宜平前寃少
伸忠義之氣入為尚書刑部員外郎轉朝奉郎致仕
卒子師仁壽仁雜出何志等書
師仁字從聖幼敏悟甫七歲過外祖家外祖讀霍光

傳疑光何以為不學無術師仁曰伊尹放太甲而光
不知非不學耶外祖大驚大觀二年年十八與從叔
昭同登第任泉州司法參軍調袁州司曹召為秘書
省校書郎時脩史極天下之選得四人倪若川劉大
中汪藻而師仁居其一除編脩道史檢討官兼次崇
文總目閱再歲遷著作佐郎在東觀因得未見之書
晨夕披讀文章益汪洋落筆數千言追配古作者有
集行於世出何志等書壽仁字子由天資穎達好讀書搜
羅今古為文欲追古作尤長於詩嘗遊場屋不偶遂
束書遊四方遇佳山水必極興而後返晚乃傍所居
築坡種菊自號菊坡叟中葺數椽命其菴曰夢蝶軒
曰觀魚臺曰漉酒陳正獻俊卿梁文靖克家王龍學
十朋皆有詠贊年八十餘卒出志
方偕字齊古隋泉州長史叔達之後也父雄太平興
國初從陳洪進入朝累贈工部侍郎偕十四歲能為
文二十及進士第為溫州軍事推官歲飢民欲隸軍
就廩食州不敢擅募偕乃請提點刑獄呂夷簡曰民
近流亡不早募之將聚而為盜矣夷簡從之籍為軍
凡七千人後遷汀州判官唐肅使福建以建安多訟
日數千百人檄偕權蒞旬月而訟清縣產茶每歲先

社日調民數千鼓譟山旁以達陽氣借以為害衆奏
罷之累遷屯田員外郎御史中丞杜衍判審官院以
借唐甫所愛薦必其才行卓於人薦為御史臺推直
官澧州逃卒傭民家自給一日誣告民事覺驗神歲
殺十二人以祭州逮其族三百人繫獄久不決借被
詔就劾令卒疏所殺主名按驗皆無狀事遂辨卒以
誣告論死御史知雜事龐籍薦為御史裏行再遷侍
御史兩京鴻慶宮災借引漢罷原廟故事請勿復修
元昊寇塞門砦鄜延副總管趙振擁兵不出救詔借往
按之法當斬借奏兵寡不敵苟出以餌賊無益也振

由是得不死為開封府判官奉使安撫江南東西先
是轉運使第民產高下給以乳香令民輸絹償之吏
緣為奸民輸絹者率空手去三司出錦綺下州郡鬻
之促期斂錢而帛無所用借奏罷之擢天章閣待制
江淮制置發運使知杭州遷刑部郎中借以吏事進
治杭州有能聲遷光祿卿卒 雜出宋史本傳等書
林積仁字充美蘊之後幼而傑異身長七尺豐額駢
齒聲如鐘登紹聖四年進士歷知甌寧縣甌寧巖邑
民稍失職則竄去為盜積仁諭以人情三歲益萬五
千餘戶時以八最四善課群吏而甌寧為第一徙知

北海縣河歲決積仁伐石障水自是無患民疾病者
徙無歸者為之具醫藥秩滿再留凡伍年乃改提舉
河東路河東歲惡積仁發廩賑饑流民存活者益衆
屬靈夏用兵轉餉盡出河東持轉中奉大夫再知平
陽府總歷旬朔革去蠹壞及移京畿提點刑獄人皆
牽衣泣送之靖康初平陽父老走闕下乞積仁為守
以中大夫直秘閣再領平陽望馬首而拜者合沓至
寫像家置之夫幾以疾乞致仕紹興初起知筠州封
長興縣男解去起為廣南東路計度轉運使卒于官
初潮陽有徙令楊者負年之獄累歲不辯逮至數百人

積仁過潮一日而決及是匯東下潮人酹哭之甚哀
贈左光祿大夫積仁天性彊直若不可化與人交必
呈寫肺肝僚屬或過差未嘗輒加怒呼婦戚之窮乏
者悉分祿賙之林艾軒嘗狀其行云 出何志等書
林之平字國衡聃十世孫也崇寧五年擢第累遷監
察御史建炎初隆祐太后南渡特詔臺官譏察州縣
之平乞降府有存撫州縣以彰主上尉安太后之意
深契上心洎朝見太后乃撫恤軍民群情感悅浙右
州縣有非汎科率者即按罷之三年二月車駕南渡
之平由海道徑赴行在上以長江守禦之策適詢群

臣議者陳招募海舟為不虞之備復命之平為福建廣南路招募使之平歷閩廣募六百餘艘由溫台赴行在適移蹕永嘉海道支費無闕之平有力焉時朝廷議福建行鈔鹽榷酤之法之平奏請全閩不過數郡州縣藉鹽綱以為供億之費編民貧甚無以為伏臘之養上可其議悉罷之召赴行在除右司員外郎時金虜犯浙右朝廷以所募破賊推恩轉朝散大夫遷左司上以防秋軫慮欲選朝臣出守永嘉執政薦之平忠力可倚除直龍圖閣知溫州至則奉安諸殿神御戒嚴守禦尋以疾乞祠上念其功特授泉州卒于官終左朝請大夫出何志等書

方陳徐林傳第十三

方峻方嶠傳第十四

方峻字景通延範之後有名衙者與其弟彬始居白杜峻衙之子也天聖八年進士為建安簿景祐初試秘書郎福州左司理嘉祐中請老分司南京居于家榜所居曰植德堂堂之南曰小隱聚徒講學嘗於所居東北鑿井既及泉峻禱曰願子孫居官清白如此水初峻官潤州識程珦及卒珦之子頤既為狀其行又托范祖禹為撰神道碑子三人　士寧子容元宋

士寧字彥昌少聰敏強學時方習尚詩賦士寧推究經史尤工古文詞凡四上鄉書第慶曆六年進士嘗為劬浦有治績三司使蔡襄薦其才從而薦者十餘人官至都官郎中出宋會要端儀莆陽人物備志子容字南圭皇祐五年甲科歷守惠州蘇東坡謫惠日相與倡和東坡嘗為點勘六經及書峻神道碑額官終朝請大夫出方氏譜書　元宋字道輔元祐六年特科出身少與程伊川同遊潤學至老書問不絕家藏伊川真跡十餘紙有比得二書皆有與世背馳求合古聖賢之語足下非泥俗之流其志道之士乎願思無他能斷斷聖人之道有年矣非徒自盡其心而已思欲天下之心吾心也故因足下之言探足下之意欣然不能已願足下

精心致志期於至而後已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得其門而入無遠不可到也足下由經以求道勉之又勉異日見卓爾有立於前然後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不待勉而不能自止矣元寀官終威武軍節度推官（[illegible]）絢字君素子容之子也篤學力行好為古文尤工詞賦壯年嘗一再至京師然非其志晚年部使者以八行舉辭不就工於書篆詩亦清婉尤喜集古嘗隱居西山草堂門人號曰濯錦先生（[illegible]）略字作謀子容之孫也大觀中由崇德尉召除刪定官累遷脩書局請外提舉廣東常平宣和初在京東以不附燕雲之議忤王黼貶知瓊州先是累政不治略下車之始恩威竝行為文勸諭黎蠻使不為民擾民德之改知潮州建炎中秩滿而歸年方四十八上章丐祠平生居官廉貧惟喜貯書有萬卷樓弟昀字文耕以略奏補官紹興中知長溪以廉謹聞葉顒嘗對人稱其清貧既而得替到京得潮州通判未上卒初昀無居室寓華嚴寺中及是貧無以為喪郡守鍾離松出俸三百緡給之而族人復相與出貲助焉（出[illegible]志）耆翁字次雲元寀之孫父畬與鄉書終其身不至都下翁六歲而孤多所通解書一過目即貫穿下筆有軼語其從兄略作萬卷樓儲書千二百笥語耆翁曰次雲才性不出户十年可移吾書入肝膈矣及登紹興八年進士第調閩清縣尉到官未一載歸閉户十八年盡讀其書無干進意一第三十年所書僅三考有旨召對除秘書省正字凡九月以風聞論事聽外補卒于家初耆翁與林艾軒俱在錢塘艾軒喜李太白石曼卿之為人又愛晉人風度不入俗調耆翁曰此數人來孔門恐一日著脚不得艾軒遂惕悟以耆翁為先聞道兄事之蓋楊龜山之學傳之王信伯信伯傳之[illegible]官施廷先耆翁與廷先居最久至是艾軒亦定交焉及耆翁歸益與艾軒講明道理以淑後進（節出艾軒文集）耒字耕道元寀之曾孫少孤苦學弟子來禾皆自敎之每歲輒具終歲之糧兄弟杜門不出覩朋罕見其面既而師事朱文公于建安乾道中登第調灃州善化尉復謁張南軒南軒深喜之謂世之可與共生死同禍福者未一人耳後南軒帥荆南辟耒及將九言為屬曰是二人者能攻吾過失耒感激知己遇事無隱改知攸縣終宣教郎知連江縣禾字耕叟亦登文公之門文公告以改過脩己之方莫切於論語弟子入則孝一章禾佩服之（出朱子文集）

壬字若水元泰之曾孫淳熙中遊太學從返建安必參謁朱子十四年擢第除長泰縣主簿朱子適守漳請壬主學事壬條上講說課試差補等十事朱子令屬邑皆倣之學舊取陂塘錢穀以廩士壬以學校道義之地不可納無名之賦請於朱子以廢寺租代其輸又請蠲僧寺子斗錢罷科茶錢皆如其言及朱子召還出大學章句付壬俾刊示學者明年龍巖有營卒殺人獄吏抑同行者誣伏漳浦有僧斃於佃而鞫驗者皆曰服毒壬以郡委覆實抵卒及佃罪朱子聞之與壬書曰龍巖之行使無罪者不以冤死有罪者無所逃刑此非細事秩滿除知寧鄉縣未上卒壬性孝友篤守家法與弟申居終始無間言家人議析先世田廬既具草壬流涕不忍視而止（出述事）之泰字嚴仲壬之孫紹定五年第進士歷英德府教授課試略如中州士習一變方大琮為閩漕辟幹府與洪天錫徐明叔號三賢幕還知長溪縣以邑前輩楊楫楊復及師儒黃幹並祠爲汏庠序冗職增弟子員民間愬米價重取例錢盡蠲之終袁州通判嘗裒拾其外祖林光朝遺藁為二十卷（出通志）

方嶠字次山與兄峻皆贈金紫光祿大夫世稱白杜二金紫嶠景祐元年進士初調平陽尉改福州司理參軍州民鄭以誣繫獄守促令引服嶠力辨其冤守不能奪鄭感泣畫像祠之遷秘書省著作佐郎知山陽縣移知循州吏多狡悍不法嶠廉得首惡數輩流之郡中肅然改秘書丞就遷太常博士知潮州潮與循隣民熟知其治行不待教而服兩州皆為立祠而潮以配韓愈改屯田員外郎通判淄濰二州遷都官員外郎偽戍宂安撫使命權密州嶠撫循有方密人德之故相龐籍學士孫沔交薦可用余靖韓宗彥又舉才行遺逸會遣使寬恤諸路民力迺以嶠使福建嶠詢訪利病條上多見施行英宗即位改職方員外郎通判吉州時汀虔私鹽寇發遷知汀州嶠至鈞得酋長三人諭其帥貞令捕賊自贖未幾各獲賊首以獻嶠許其自新給以袍帶悉之守捕自是賊發輒獲遷屯田郎官郎中汀有巡檢與賊戰死其部卒懼誅遂謀為亂嶠諜知取其首謀三人斬之餘悉奏免所活數百人遷司封郎中改太常少卿被旨赴闕方欲大用之以疾求散地得分司南京尋乞致仕歸卒子六人長伯騫補假官尉有盜殺人追捕無驗伯騫堅里民詢其姓名至曾忍者熟視之曰殺人者若也一

詠而服移建陽丞適部使者行縣欲援令事諷伯奮
使言且許薦之伯奮謝曰暫人以自進所不敢為且
實不知知亦不當言也官終會昌令次仲守少穎悟
日誦數千言十二從胡安定學諸生常千餘人較藝
屢居上列推治平四年進士官至著作郎知南安縣
次叔完元豐中補候官令民以築港瀦水害懷安民
田二邑交訟叔完往按之曰吾為令豈私吾民耶乃
命改築以曾鞏薦移知祥符號繁劇叔完治之無留
獄官至廣東運判次甫熙寧六年進士由京東檢法
召對除司農丞恥為章蔡所舉乞補外遂提舉京西
常平奏乞給還程伊川舊買汝州荒田又以范伯撰
唐義問皆名臣之後乞加獎擢（出方志等書）曾孫衡招初
遊江湖所至交其豪俊及歸慨然罷舉業超摇物外
有以自樂與王邁方蒙仲劉克莊友善性好吟味有聽
蛙集（出[illegible]備）
方會字子元嶠之從孫少穎悟年十二為文賦十五
通經義十七首鄉薦第熙寧九年進士調揚州司法
參軍移建州教授學政大脩八州之士群至朝廷陞
十帥府遴選守臣以會知越州充兩浙安撫使繕城
隍創樓舡上所撰水戰法其法方員縱橫用六六舟
為[illegible]行六花八陣之意以[illegible]奇正進退疾徐如在平
地令在越五年杜私謁簡廚傳省追呼人以不困政
和二年召還入對徽宗曰卿場屋程文士人傳誦浙
東政績列郡推先獎諭再四累爵文安郡開國侯卒
贈太師會性孝友為待制時以郊恩奏季弟畬為登
仕郎子昭崇寧四年銓試第一官至駕部員外郎暄
光州司法參軍始會在壽春愛羅山之境因塋焉建
炎初虜治維揚散兵兩淮發人塚墓暄恐會墓不免
號泣赴援遂遇害（出方志等書）
士繇字伯謨會之曾孫也父豐之工詩朱文公嘗稱
其豪壯士繇早孤依母家邵武吕氏屢試有司不偶
已而徙家崇安從文公遊遂廢進士業直以學古為
事薰陶涵養日進高明方是時及文公之門者百千
人而士繇年甚少學甚敏不數年遂稱高第六經皆
通究長於易聰明絕人而持之以孝謹將之以謙厚
嘗應有無一不掛口其氣貌簡遠涉世若甚疎而講
論治道援古證今暸然明白紹熙間文公之門人有
至行在者公卿延致惟恐後士繇在遠聞之曰異時
必為學者禍未幾學禁果作矣又嘗勸文公少著書
以文公教人讀集註為未然其憂深思遠多類此云

方峻方嶠傳第十四

余黃吳李蘇林傳第十五

余祖奭字景召初名祖禹其先由下邳遷遂安又遷建陽至唐校書鎬始居莆之黃石父振贈金紫光祿大夫祖奭幼穎悟絶人未冠補太學生為學官鄭穆范祖禹及同舍生胡安國宗澤所器愛登元符三年進士第歷秀福清三州教授再轉通判建州鄉人林存淵母老遂倅于邠慨然請易之自邠移蘭州會地大震山崩城郭廬舍盡陷祖奭若有神扶護置之隙地者亟拯傷殘活數百人瘞死賑饑恩卹備至蘭人德之代還主管福建轉運司文字時建卒葉儂叛祖奭挺身諭以逆順賊遂退以功轉朝散大夫知南恩州屬海寇阜全高聚衆為暴祖奭控制有道賊不敢犯召對指陳時弊忤秦檜意遂引疾丐祠歸封文安縣開國男祖奭性至孝母喪廬墓父喪過時猶毀瘠甘露降于塋林者兩月因名其墳菴曰甘露城東有白湖港祖奭捐貲倡鄉人伐石梁空釃為十道行者便之子武弼紹興四年應法科中第一人移福建檢法官時臨汀嘯聚成翁多武弼之策轉承議郎知南安縣民共戴之至併禱於祠祝其勿遽去以父老力丐歸養初武弼三歲喪母事繼母尤恭謹居父喪哀

發羸蔬食不下咽未及期而卒林艾軒狀其孝行出方志

黃琮字子方璞之後擢元符三年進士第調長溪尉戎史便民丁父憂邑令惜其貧鳩錢幾千緡以賻琮卻之徒步護喪歸知閩清縣時方興道藏安撫黃裳命在縣紋民錢亦數百萬琮獨不應命自詣郡以己俸四月輸之民立生祠改知同安縣民役用之難以漕臺機捕候官縣縣有余太宰者大宇倚勢不輸上供銀每後者於諸利琮嚴加徵督時謂其面無比執拗有餘除通判漳州時鄉人方寅為守琮與之可否相濟卒成美政未幾致仕給事中傅崧卿薦之于朝曰政宣間邑令以治行稱者黃琮陳驎翁谷閩部號三循吏而琮為之冠乞起用不報居母喪哀瘠不食井露隆於祿憫郡縣應訪琮曰豈敢以實漢要人欺君邪歷官三十年無一夫之田五畝之宅退休衡門十八年處之泰如也年八十卒於家出何志

黃彥輝字如晦璞之後少嗜學弱冠已有俊聲以伯祖隱名在元祐黨籍禁錮不得應試既而星變黨禁解始得貢太學第宣和三年進士攝候官尉時方募兵以衣糧不給作亂監司促附城三尉捕賊甚急彥輝僅七十餘人而二尉一無所俘當坐譴彥輝乃分首級畀之俱獲免差知羅源縣先是邑有不逞者冒衣冠子弟請托紛然官稍清嚴則浮言噓扇彥輝至務清心守己不問其他偽首惡者冒名投牒輒加顯辟以警衆其風遂息宗室有不逞者陵轢官長豪奪民財彥輝榜諸邑人告不逞暴橫事迹申安撫使追還自是無撓政者轉奉議郎差丞永春縣會朝命濱海諸縣置造戰舡州牒彥輝權知晉江縣事彥輝至令主吏曰民賦有定不可加斂縣帑有所謂本錢者盡刷出以充其用縣例造九舡其成獨先差知同安縣襄山表海寇盜陸梁彥輝申安撫司創築城壁周環六里安撫司奏保與減磨勘二年尋以使牒監納軍倉苗米剗除積弊奸人不得逞乃摘拾專斗詿誤欲以汙彥輝已而監司按覈果於彥輝無毫髮瑕疵可指卒贈太中大夫出府志

吳公誠字君與大觀三年進士調古田縣尉政和初[illegible]山谷公誠擒利其諸法盡散其黨改承奉[illegible]八致仕公誠清介歷官三十年凡衣服[illegible]悉因鄉里市致未嘗取之民奉祠日[illegible]用之外餘悉委於官至千緡死之日

家無餘貲云（出莆方志）
李持正字季秉少與諸父宗師馳名大學號大小李
宗師政和二年進士第二持正五年進士歷知德慶
南劒潮陽三郡在南劒日適魔冦入州境諸將怯懦
急持正力爭以退民無知穀其渠魁數人餘悉令歸
業孫揆以祖蔭為於潛尉偶孝宗為高皇舉慶典揆
上頌竞賦文詞奇古有旨宣付史館改知永春縣特
承議郎通判泰州陳俊卿惜其有翰苑才方欲大用
未之任而卒家有依農亭內闢一書室朱文公書敬
義齋三大字以扁之（出方志）

蘇煒字天寵與弟棫同入太學聲華籍甚元符三年
同登進士第提舉成都府學事乞便親移淮東時棫
適從舉淮西至是父老二子迭迎養人為築華萼亭
于兩淮界上入為國子司業所取程文與新經不合
補外知泉福建三州及順昌府召為禮部侍郎丐祠
祿欽宗即位再以禮部侍郎召適時多故乃戒諸子
曰吾不能死君難而苟竊君祿非吾志也乞致仕加
太中大夫充徽猷閣待制卒棫字公美入太學時以
書謁蘇軾軾喜而延之與叙宗盟官終國子司業以
文學清介為徽宗所獎眷棫孫績以遺澤補官知沙

縣時有黠湼者數十百輩戈鼓譟而出陌上無晉行
績徐起束帶盛服徒而往令三數輩前導衆知為績
來却立不敢動績曰長官獨不可白乃弄兵俱死耶
即汝一來吾能更活汝明日自外來無遽色悉令言
狀得所為主者名乃於庭下摑殺之謂吾殺是則汝
曹更活也林艾軒銘其墓稱其為海內豪傑云（出雜附志）
林伸字伸之孝子攢之後兄偉天聖五年進士承事
郎楚州録事參軍伸嘉祐二年進士內侍程昉陳屯
田實邊之策欲閉舊河開新葫蘆河於孟家口滄景

德棣四州俱被其害伸條以聞昉劾伸號一官知新
會縣民有以殺盜賞迎合其子者伸知之責其子曰
朝廷數路求賢汝不能讀書應選乃欲陷我敗君耶
竟竄之邑多諸司職田歲歛伸放其租稅十之九吏
持不可伸曰不過為民一衝替耳後果符吏言伸恬
不為意兄弟七人其三貧不能自給伸推俸入為畢
婚嫁族黨窮乏者悉周之以朝奉郎致仕（出方志）
黃宣政和二年進士任辟雍博士出知遂平縣時李
彥附蔡京力助公田脅制州縣有奸民王時乞耤遂
平之租以供延福內藏凡三奏御札專委檢按宣獨

為執奏至遣中使周詢到縣覈實宣復以身扞之得免由是蔡州十邑惟遂平獨無公田後召為太學博士卒出舊志

余黃吳李蘇林傳第十五

鄭濟方廷實王晞亮傳第十六

鄭濟字與梁露之後未冠遊太學文藝穎拔宣和五年進士調潮州司理就移端溪令先是縣官蒞死濟至詢其故曰縣廨有古木妖當具牲牢禱之濟戒工伐木妖遂絕中丞石豫蔡京客也欲薦之臺端濟力辭居卯官不遷者四年出知海州移衢州改亳州皆出蔡竟亳境接陳宿盜滿藪濟推行保伍之法道無拾遺召赴闕改提點荊湖南路刑獄陛辭徽宗曰湖湘多盜賊卿以何道處之濟以元豐保伍為對上曰神考此法正為盜賊設也卿其勉之濟至湖湘力推行之盜賊屏息受代赴闕上慰勞甚厚除知泉州尋得祠請致仕卒出何志舊志

方廷實字公美長官廷範之後由舍選政和五年賜進士出身累遷御史臺檢法官時相秦檜方主和議虜使張通古來議和一時名士大夫皆以為不可廷實疏言臣每論和議之無益徒沮將士之氣使敵雄之今令使人以江南詔諭為名或傳陛下欲屈膝受詔則臣不知所謂也嗚呼誰為陛下謀此也天下者中國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萬姓三軍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陛下有祖宗積累之基有長江之險有

甲兵之衆群臣萬姓三軍皆一心欲戴陛下陛下縱
來旅赴復神州尚可保守江左何遽欲屈膝於虜乎
陛下縱忍為此其如中國何其如先王之禮何其如
天下之心何除監察御史時林師説論廣東與循州
併奏文奏事下御史廷實坑疏言韓京有方面功或
以實有與民心實移林師説於是移師説廣西京
語及則曰方非猾事於林者平心乃爾佛地位人也
乎以宗正少卿被旨宣諭三京淮北廷實至京西先
朝謁陵寢見永昌陵而下皆遭驚犯泰陵至暴露廷
實解衣而覆之比還檜預使人戒之曰見上幸無言
及他事且約以美除廷實曰欺君之事吾不忍為及
見上歷歷涕泣言之遂求外補不許請益力除直徽
猷閣提點福建刑獄至則首疏請解官贓胡銓罪檜
益銜之時海寇竊發廷實謂必得習歷風濤之人用
之此以盜禦盜法也有鄭廣輩由此途得武弁廷實
延見詢究不以往事遇之其人得自竭盜相繼遁去
先是福建有月輸列肆行戶等第謂之鋪例亦曰免
行錢既入委府又設為和買廷實奏削其例泉州未
上丁內艱服闋除廣南東路提刑有挾檜勢為威福
者廷實廉得其實案之章再上不下遂上章納祿未
報卒于官廷實負才識善鑑裁歷官所薦多知名士
如林安宅龔茂良何大圭傅自得林孝澤吳逵宋藻
黃濟皆一時選也尤攻詩律有集行於世出方志
王晞亮字季明莆田人保隆之後從兄晞韓宣和六
年進士紹興間樞密樓炤宣撫關陝辟為屬選改京
秩屬朝廷欲借兵西夏擒角金虜差管押生番三百
余口歸夏國道無缺虞累遷大理少卿方廷實宣諭
陝西嘗賦以詩晞韓和之曰誰憐定遠不生還驛騎
翩翩出漢關未肯西風回馬首要傳飛檄過千山時
秦檜方主和議深疾之誣以他獄欲寘之死上閔其
勞移濠州赦歸卒晞亮宣和初貢入太學連中九魁
陞上舍紹興元年釋褐賜同進士出身歷建汀教授
福州宗教初秦檜為太學正晞亮為學録及檜當國
冀為己助晞亮巋然守正檜知其不附己罷授福建
安撫司幹官兩任會山寇發請兵于朝帥委晞亮從
軍俾授諸將方略晞亮調護諸將屢處得宜寇皆束
手請命諸司列薦檜終憾之復差通判台州自右選
調十九年方改秩既又投閑五年檜死始以國學博
士召甫半年除吏部員外郎奏乞優取經義之士試
賦人才不得過十分之三遷工部侍郎前國子祭酒

不四年拜給事中金亮渝盟擄淮甸晞亮舉李寶於偏裨中為水軍統制卒焚虜萬艘晞亮循介一時繳駁貸人觀聽尋以定奪朝士忤權要出知漳州終更以秘閣脩撰致仕卒晞亮天性忠純長身方面為高宗所器平日自謂立身當有本末最惡進不由道故多積忤尤粹經術所著述多取講解六藝是非而折衷之前後裒集詩賦序記等文百五餘篇號過庭遺錄子五人皆蔭補官姪棣淳熙八年進士晞韓子也出方志

太冲字元邃晞亮曾孫也擢嘉定元年第為潮陽尉歷湖北浙東提刑司檢法官讞議平恕不苛知吉水縣兵饉按產斂糴官不抑價巨室樂從從桂帥趙師恕辟經略司幹辦公事會宜卒據城叛以帥檄攝州事併力夾攻梟賊全城知梅州力爭不收浮鹽改大宗正丞輪對言陛下何不以太平責宰相以讜言責臺諫侍從以富强責主兵財者又言今君子屢招而不至得無有後漢魏仲英之嘆者乎漢書魏桓字仲英安陽人桓帝時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嘆曰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悉權豪其可去乎遂隱身不出除考功郎中以郎班對言括田權勢遣使興利非使無禮部郎中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

輪對言頃考太學秋試叅詳省闈論體貴精圓而今嚴踈策體貴明整而今繁冗賦亦引語錄殆類方言宜有以懲之理宗他日語大臣曰王太冲所論文体誠是以風聞罷奉祠除知汀州需次卒太冲性方踈倖入奉親外與諸弟共之自少擅聲律多通古書惟以理學為質但而非之有奏議等集凡數十卷出李述

鄭濟方廷實王晞亮傳第十六

潘孝陳游傳第十七

潘慎修字成德父承祐仕閩後歸江南仕李景至刑部尚書致仕慎修少以父任爲秘書省正字累遷至水部郎中兼起居舍人開寶末王師征江南李煜遣隨其弟從鎰入貢買宴錢求緩兵留館懷信驛旦夕捷書至郎吏督從鎰入賀慎修以爲國且亡當待罪何賀也自是每群臣稱賀從鎰即奉表請罪太祖嘉其得禮遣中使慰諭供帳牢餼悉加優給煜歸朝以慎修爲太子右贊善大夫煜表求慎修掌記室許之煜卒改太常博士淳化中秘書監李至薦之命以本官直秘閣俄與直昭文館韓援使淮南巡撫累遷倉部考功二部郎中咸平中又副邢昺爲兩浙巡撫使俄同修起居注景德初上言衰老求外任真宗以其儒雅宜留秘府止聽解記注之職數月擢爲右諫議大夫翰林侍讀學士初寇準數毀慎修及準守鄧有告其不法者詔慎修驗治乃密疏準才堪將相所坐皆詿誤不足罪時稱長者慎修風度醞藉博涉文史多讀道書善清談先是江南舊臣多言李煜闇懦事多過實真宗一日以問慎修對曰煜或懵理若此何以享國十餘年他日對宰相語及之且言慎修溫雅不忘本得臣子之操深嘉獎之當時士大夫與之游者咸推其素尚然頗恃前輩待後進倨慢人以此少之子汝士官至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

李欣字公愉後埭人也曾祖丹唐宗室蔡王蔚八代孫爲虢州刺史貶莆田令咸通十五年以金州刺史召還方被命卒葬松嶺茅洋遂家于莆子崇校書郎梁改唐祚崇嘆曰吾寧能爲劉國師耶棄官歸欣其孫也舉太平興國八年進士歷階州推官自知州以下皆坐買馬得罪欣獨免由是以清謹聞召對擢通判耀州時關輔盜賊充斥欣陳討捕之策踰月悉平改知儀州忽傳寇至民將避去欣登城顧瞻笑曰何往寇敢犯我邪及探騎至果渭州兵討虜還耳拜屯田員外郎出知解州久雨壞鹽池欣繕治溝塍課大美詔留再任以屯田郎中知福州有善政民繪像沖靈觀祠之歷廣東廣西京西轉運使始仁宗爲太子欣處師儒及即位賜璽書褒問除衛尉卿遷諫議大夫卒子八人宗元宗閔相繼登第餘以奏補入官

李德昭字子晉其先自會稽徙溫陵至評始遷莆之北郭德昭之曾祖也德昭弟崇寧五年進士歷兩浙

提舉國子博士除知和州朝廷議選常平官令赴闕親諭遣之諸路凡八人而德昭提舉廣東賜對稱旨留除度支郎官建炎初差知建州州卒三百人先戍廣州至是聞葉儂賊平徑還郡疑其從叛或請殺之德昭力言不可而止三年叛將苗傅劉正彦敗走入閩韓世忠追獲正彦而傅逸德昭分兵守隘獲傅檻送京師時提刑林杞爭功朝廷不能決僅論功轉朝奉郎德昭尋謝病歸隱于北山築庵名待盡飛諸子毋得藉叙占仕版陳俊卿列其事狀於朝而賞格竟不行後建公思之祠于白鶴山弟德暉字子光政和八年進士任陽江令（出府志）

陳鶴字聞野天資醇謹宣和六年第進士調海陽尉授進安丞秩滿轉惠州僉判惠俗僻陋士風不振守吳達老與鶴同志大興學校鶴親典教事執經者歲數百人鶴乃捐僉判廳所得鹽倉羅頭利市錢置學田以增廩又表置學官自後文士彬彬惠之倡學實自鶴始轉朝奉郎廣州通判海寇猖獗帥遣鶴督捕鶴縱兵示以無事俄而掩襲擒三百餘人兵官貪功請悉誅戮鶴原其脅從者二百餘人逾年以疾卒于官（出府志）

又有游輔者字宋卿舉重和元年進士歷任宣教郎知潮陽縣值梅州猺賊起朝廷特除知梅州輔威名夙著比入境群盜斂迹遁去郡治肅然未滿以憂解官詔起復知泉州卒（出府志）

潘李陳游傳第十七

林蘇王陳林傳第十八

林宋卿字朝彥仙遊縣人崇寧五年以舍選登進士第初娶三山鄭俠孫女所傾奩資不爲已有寒畯出京者例厚贐之西歸道出通州與年友廖剛拜陳了翁求教了翁徐曰頭項直宋卿言下領悟所得爲多又嘗從楊龜山游故立朝行已多遵二先生之渠矱召試秘書省正字權直翰林學士院出知恭州時邊臣多以開拓蒙賞瀘南帥司因奏開溪費州南通辰沅西抵瀘戎置一州二縣夔梓二路聽其節制宋卿上疏反覆數千言其略曰溪費州檢踏㘯恐生夷疑惑別致生事大率得其地不足耕得其民不足治若不杜塞其源則接武邊功者衆寧不斷喪六十州生民之命脉乎徽宗覽奏惻然詔罷其役帥臣褫官命宋卿兼提舉夔州潼川府路兵馬都監仍知恭州時二漕皆出龜山之門隨亦合奏開陳其不可龜山聞之曰觀復和卿朝彥三子學同方真百鍊鋼也未幾思州納土夷官田祐恭與弟祐祥爲怨家告密憲臺欲寘極刑朝命宋卿讞其獄宋卿至察其誣誤者釋之以事干邊防乞從末減奏至上大喜時尚書省令夔路十萬緡充燕山軍需宋卿稟漕以保障蕃綵當椎輕重變門至隘人心易搖末産下户當爲鹽制故恭民德之尤深官滿運判張深與部使者薦宋卿治行之界再任上曰是嘗奏罷溪費州役者姑與再任以寬朕西顧憂宋卿蠲恭民宿逋二十萬八千四百五十餘緡米十五萬四千三百石有奇自受俸非祿令所當者一介不取家繪生祠奉之靖康中以煩言得旨衝替諸公賦詩祖餞馮時行詩云並游英俊顏如甲須德鑾誼口仰碑假使當時頭項縮了翁泉下也相嗟僑寓涪陵之朝亭日與其士大夫唱酬歌咏以自適涪人以宋卿才學出處與黃太史相先後因號爲小涪尹和靖見之曰溪費一奏皆自養氣中得之後薦於張浚浚以元樞宣撫川陝辟宋卿參謀軍事力辭建炎三年詔四川監司舉流寓之才能者以聞涪守王擇仁薦宋卿學識純正氣節剛方可備中興任使遂召赴闕河北帥臣奏兵興機密帥幕參謀以儒知兵以節全城無出於林宋卿者得旨差充湖南帥司參議浚復由相府出都督衆復推宋卿赴督府奠議嘗條湖北事宜及兵籌五利等集浚視師江上欲辟爲宣撫判官宋卿辭以家累寓涪欲挈東歸浚遂朝首薦之蒙召力丐祠歸里終朝請大夫弟末臣宋

徵皆宋卿自教導後同時登第出何志有之字公佾宋卿之曾孫也嘉定十年第進士授賀州司法居民以茅竹為屋有之請于州代以土瓦賀民之有棟宇自有之始再調肇慶司理獄訟平允郡守賢之命攝教官條陳修城誣賴恭佐受詞訴船稅重條火政築舊壕六事以獻守轉聞上允之劄示二廣民蒙其惠通判建昌軍攝郡總所綱運不辦有之請俸錢補發秩滿知南雄州未至而卒同邑有丘獻字渭夫少嗜讀書尤明於周禮縣鄉舉補太學寶慶二年進士第五人調昭慶軍節度掌書記再調江東提刑司幹官諸公交薦其賢除太學錄尋除大理寺司直卒于官獻為人長厚與同列無間言鄉人葉大有尤敬重之官至奉議郎出莆志

蘇欽字伯臣與萬侍御煒同祖自都統領軍使益入閩子孫散處泉之屬邑至欽始自德化遷居仙遊宣和六年登進士第歷惠州錄參時盜賊充斥郡將務立威捕至輒寘之法欽白曰盡少須之審讞得實加戮未晚郡將怒以為縱賊將劾之欽不懾會審者至果平民得免丁外艱哀毀骨立廬墓六年不忍置墨衰調知閩清縣帥張浚嘉其廉退且有治劇才易治閩縣與漕使賀允中交薦之改知新建縣時諸邑多積欠郡責盡數催徵欽爭之曰民力告竭二稅分數及常歲足矣若加箠楚責辦為民父母何忍為之吾寧去爾守不能屈辟廣州機幙攝倅事會預押舶例賞一資遜之同僚改江西帥屬值贑卒叛帥憲爭致之寇平論功以欽居首擢守巴州陛辭高宗諭之曰巴去朝廷遠卿到宜存撫百姓務令鎮靜欽奏曰臣當先布朝廷寬大之恩期於不擾上首肯之巴無廷兵例出腳乘三千緡欽悉封還以代輸賦改知閬州自俸給外例錢互送皆不受尋除利路轉運使時吳璘屯重兵於興元知欽出張浚之門深加敬愛每行部至其州輒厚禮迎犒留館於第宴饗之外饋遺甚厚一無所受璘愈敬之尋以疾終欽廉儉出於天性政事基於文學割俸市田分給諸弟扁其堂曰富義自為記以示子孫俾引而勿替云出方志等書

洸字澄老以父欽蔭補官調餘干尉時令丞簿皆不事事監司郡守委送叢至洸予決精敏丞相趙汝愚其邑人也時方魁天下喜洸廉介有守折節與交改秩知臨川縣縣有述陂久廢洸勸富民分治之民蒙其利時經錢缺解至捐俸代輸秩滿貿錢治裝倅賓

州張南軒帥桂林知其父為魏公所知且喜洸有父風檄攝倅帥府又攝高州尋以廉吏舉之經略劉淳為至又攝桂府試升陳姓者以開爵為邊吏交通諸蠻納賄巨萬事覺逐獄當路有為之地者觀望莫能決偶洸治之卒正典刑一府肅然除知雷州時母頗八年七十七聞洸治獄事多所平反喜曰昔人以平反慰其親今吾可無憂矣秩滿赴闕面陳三劄一乞蠲納徐聞丁米以便民二乞籍海舟以戢奸盜三乞戒約廣西軍寨不得差人回易孝宗嘉納除知新州陛辭賜對便殿又陳二劄一請易常平糶米除豁耗折虛數一請降旨經理邊江被水民田租稅上稱善久之趣之郡比至百姓歡呼迎之歌曰蘇使君來何晚使我夜不寐朝不飯州賦額儉狹無羨餘月給廩俸皆先屬吏去日持空券出嶺移封州首請減放丁米及經制無額之數丁內艱服除知辰州辰舊無貢院惟附常德試至洸始試于州士子便之尋退休扁所居之軒曰止足親戚或有請托者謝曰吾居官曾不以己徇人其可強人以徇己乎年七十八卒洸胸次坦夷表裏洞徹為政務興利除害不以發擿為聰明故所至民安所去民思稱廉吏云出方志等書　權守元

中少侍父洸官州嘗從張南軒學從父國學博士總遂為鄉名儒權復參和焉故其學問日積繇太學登淳熙十一年第調梧州推官帥恭甚開拔世有廉名檄攝帥屬調三山教官訓迪不倦改秩知餘干縣洸篤治也至官卒人多痛惜之權于國台從瓜山潘柄受學從孫三英早登洪天錫徐明叔之門克世其家學云出方志

王回字景深曾祖尋駕部郎中父惠守太理寺丞回小事親孝第熙寧六年進士累官松滋縣令荊湖俗用人祭鬼回捕治甚嚴其風遂革監陳留縣酒提點刑獄羅適以回不自表襮率尹顧臨等共薦之改知鹿邑縣歲餘邑人狀其治行乞留者萬餘人召為宗正簿充睦親宅講書回與鄒浩相友善哲宗立賢妃劉氏為后浩將諫之以告回回曰事寧有大於此者乎子雖有親然移孝為忠亦太夫人之素志也及浩南遷人莫敢顧回斂交遊錢為之治裝往來經理且慰安其母事聞逮詣詔獄衆為之懼回居之晏如御史詰之對曰實嘗與議不敢欺也因誦浩所上章幾二千言獄上除名停廢徒步出都城行數十里其子追及問以家事不答徽宗立召還舊官擢監察御史

數日以疾終年五十二侍從臺諫上章乞錄其子恤其家以獎勸忠義召除其子渙老郊社齋郎蔡京為相奪之仍列名黨籍（出宋史本傳等書）

陳開字發明以太學生登熙寧六年進士第調密州教授時太守蘇軾深器重之諸生力晋更七年而後代密州儒風之盛自開始後入為太學博士召對進兩劄其一排新法其一去小人進君子言議激切當國者忌之出為雄州通判尋除宗正寺丞官至朝奉大夫累贈金紫光祿大夫蔡襄狀其行子畢元符三年登第（出河志等書）

陳覺民字達野㮊石山人第熙寧九年進士元祐間詔舉賢良方正林希錢勰以其名聞時方紛更神宗法度人莫敢言覺民陳役法則乞復額役邊事則乞勿棄地議剴切時議欲罪之并坐舉者賴言者僅免知建陽縣以[illegible]得民心家畫像生祠之累遷宗正丞將大用覺民以母老乞補外歷知漳建二州擢福建路轉運判官移知福州故樞密安惇舊與覺民為同舍生情好甚篤元符間任諫議大夫中執法胃無片言援引及謫守長沙乃欲以覺民自代令小史持文書為驗意規厚利覺民笑而遣之惇由是不樂及居政府言者承惇意劾罷尋起知泉州時有司建欲推六郡酤覺民陳五不可且移書約他郡同論之事遂寢尋遷本路提刑兼三路都轉運使并提舉河渠復知泉州廣州所至有治行兩為卿部使者凡過郡邑未嘗與僚屬妄交一談其風采嚴峻如此官至中奉大夫諫議陳瓘狀其行子璘大觀元年賜上舍及第官至吏部郎中宋輔政和二年進士因論二蔡貶餘姚縣主簿（出方志等書）

林豫字順之熙寧九年登進士第授惠安縣尉改集慶軍判官淮南賊嘯聚連水軍朝廷下外臺求部使能措畫者衆奏豫為本軍使多設耳目賊遂就擒餘黨入海州復檄豫攝倅事亦殄滅紹聖初時相以豫善謀議奏授內藏副使先是朝廷既棄地和戎至是復苞麟州豫建議謂宜先脩葭蘆米脂安羌浮屠諸寨通鄜延路以為麟州應援後卒行其議歷知保德軍邵州四年虜人撤霸橋深入陷豫河北沿邊安撫使豫乃裝聞與孫虜人無能為也後因陛對哲宗褒獎再三元符三年除鄜延路兵馬知鄜州黃河北決移守蘏州盡收老弱幼稚廪以官粟募少壯者築堤厚與之傭民賴以全活崇寧二年除真定府兵馬

知邢州力議鈔面錢陝西銅錢之弊及朝廷下本路折糴祿格不行數件時宰期年罷去徽宗終思之大覲四年知邵武軍凡歷七郡悉有遺愛邢臺邵武之民各畫像立祠祀豫愛知於二蘇最深軾嘗薦之有云勇於立事常有爲國捐軀之意試之盤錯必顯利器徹亦嘗薦之有云吏幹強敏長於應變更試迭用必有可觀及軾以作詩譏切下御史獄豫適賜對神宗問所薦謂誰豫曰蘇軾問何以識之曰臣經由杭州因會客識之又曰是日所談何事曰臣子所言無非忠孝詞氣從容略不避李定輩側目及轍貶惠州軾貶雷州章惇恨豫餞轍詞有怒髮衝冠壯心比石之句左遷雲騎尉後竟坐二蘇所薦入元祐黨籍所著有筆峰草錄等書出何志

師益豫之次子也兄師舜靖康中以守職不肯避虜全家死於難官至中大夫師益以父任奏補三班借職授樞密院宣差維澤縣尉上書論邊防利害譏切時政晉京師聽旨金虜深入臣僚以師益所論多可采有旨差充京畿第十四副將累授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提舉京城四壁守禦使司從軍統制虜犯京師侍從孫傅等薦舉差充京畿第一副將訓練馬步軍陳晉縣駐劄楊時在講筵奏師益曉達軍政使專督訓練必有績效可觀授京畿第一正將守禦鄭州原武虜至不克攻去既而虜自滑州渡河再犯京師諸將皆遁惟師益孤軍守原武不動劉韐爲丞相何㮚謀亟召師益兵入援師益行次封丘遇虜迎戰大破之明日虜兵大至師益謂其副曰虜衆我寡誠不敵然此吾致命之秋尚何顧哉遂奮力戰死之一男若淵甫晬一女九歲妻葉氏及男乳母孫負南歸流離道路凡五六載抵家若淵稍長痛父暴骨原野刻木招魂葬歸僊嶺後有留題於其墓亭曰虎踞龍蟠經幾春靖康孤節照蒼旻至今凜凜有生氣愧死當年膜拜人膜莫胡切胡禮即長跪也弟師皐通直郎後亦死於王事朝廷特官其一子等書出何志

師說字箕中豫之第三子也少舉進士知名以父蔭屢當補官遜於從兄師文及弟師龍故入仕最晚試銓曹第一調嚴州司士時青溪盜初平作新寨聚兵驕甚郡請師說攝理官以經畫之悍卒帖服遷知德化縣還道桐廬會盜發支邑民遮道乞晉郡白之朝因改建德縣賊平倅新定虜犯二浙新定民大恐師說入白郡將請靜以待之乃自擁十餘騎出城遇虜

騎諜曰吾受命主帥以城降者賞師說叱之曰吾聞國家命不聞賊命擒斬于市以故新定之民嬰城死守累遷兵部員外郎知建昌軍丞相趙公力薦之（浙志不書其名以其時考之疑是也）拜廣東運判韓京以武將立功知衢州頗驕慢不可制師說上其姦狀後京謂人曰監司直須還此老第於我少恩爾除浙東提點刑獄山陰為畿內貴人多肆豪奪為民害師說一繩以法以忤權貴力請祠歸居九年卒林光朝嘗言林郎中出語大率如當鄭公徑截無他表裏只是一箇人其為先正所推許如此（出何志等書）

林蘇王陳樓傳第十八

葉陳林廖傳第十九

葉賓系出吳郡尉椎由丹陽徙閩因家仙遊之北岩遷古瀨賓景德二年進士宋初縣之登第者自賓始知南安縣民有訴盜截牛舌者賓陽叱去陰令屠之果有告私屠牛者賓謂之曰截牛舌者汝也訊之伏罪官至都官員外郎南劒州通判從子確元豐八年進士時鄉人蔡京當國確與朱宗皆其內姻知其必敗未嘗一詣其門後欲除確蘇州守令人約一見然後上請確翛然掛冠以去未幾京果敗終河北提舉確曾孫立志字仲愿淳熙十二年進士調南安縣尉縣有死獄檄往驗視一屍無首人皆難之立志焚香告天夜設榻屍側夢神人曰死者之首投於溪北殺之者已遁於潮之小汗矣明發急詣溪北尋之果獲移文至小江捕之見一人磨刃江側捕者詰之曰汝非南安殺人者乎其人驚怖刃墮地於是就擒一鞫即服人稱其神改知上饒縣有廉聲官至惠州通判子琢奉議郎通判泉州（出方志）

陳聞字伯通皇祐元年登進士第歷武平縣令洞獠販鹽挾刃久為民患聞立斥疾訓丁壯境內晏然知廣德縣縣舊多滯訟聞與民面議可否立決辟監建

州豐國監時廖恩嘯聚閩嶺一路騷然安撫司檄閣
經畫其置水口倉立鎮港均定八州鹽估以弭寇攘
皆自閣發之在任六年歲課增三十六萬緡未嘗自
言知建州歲饑境內有競糴者令兢為盜以狀白于
州者數十閣曰一日之聚至數百人此何盜而遽如
許邪不過以饑故爭食耳已而推驗果然遂檄縣杖
而釋之促令出粟賑貸衆遂復業知萊州郡人德之
相與繪像立祠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守郡出方志）
林正字明輔灤七世孫也本莆田人高祖文煥太子
校書曾祖攛協律郎父茂宗為都官業官招致師席
延家于僊遊之石碑正以大觀四年釋褐及第歷廣
西提刑先是陳感稔惡高雷間拯掇沿海諸郡正親
至海上招諭感聞正至果出迎遂盡散其脅從者數
千人親押首領數十人歸于桂林及奏功自膺官使
臣以下各遷官正獨不肯受賞遂除廣東轉運副使移
兩浙運判累遷左司郎卒子一飛一鳴皆以父蔭補
官一鳴字聞卿累遷樞密檢詳諸司文字卒以煩言
去國與林彖為忘年交講論倡酬略無干進意從梁
克家當國起一鳴知南雄州以母老丐祠未幾丁母
憂服闋知惠州請發常平倉賑糶饑民奏罷賣口食
塩淹造塩鈔紙官酤為民病者十數事又為文諭民
力學種麥墾荒田脩陂塘去喪樂禁殺牛等事居民
有殺牛者方揮刃聞牛掣斷縶索奔至廳下若有所
訴見者驚異一鳴命飼其牛為治屠者人以為仁化
所及官滿之日惟有書數擔而已改知常德府卒官
至朝請大夫姪一枝一鶚初正既官其二子及致仕
恩則以叔氏二子皆白衣遂奏補人高其義一枝後
官至朝奉郎潭州僉判一鶚字雲卿弟紹興二十一
年進士父歿哀經廬墓三年知南豐縣頌聲載道朝
廷聞其治行擢審計院出通判江州官至朝奉郎孫
濃字同叔一鶚子也為建州幕職以廉勤自持朱文
公喜其操行刮目待之書問往復相期甚厚知崇安
縣清靜不擾士民為之立祠姪孫渙一鶚子也知都
昌縣（並出方志）
陳可大字齊賢父汝器性友悌貲産盡遜其兄家居
積善一夕飛錢滿其家汝器與妻朱氏焚香祝曰願
一子光顯門戶錢乞減其半可大其季子也後果以
政和二年登進士第再調泉州工曹兼右推時龍巖
解上死罪強盜七人可大明其非辜得不死知長樂
縣大脩陂塘縣人立碑紀其德後知肇慶府民不忍

欺相與繪其像祠之歸橐無餘貲惟衣衾書籍而已始遷遊縣學自宣和以來頹圮殆盡可大率族黨裒金新之且以其餘貲買田為後日葺治之計又於縣南溪流所會之地造遷溪橋以家貲為里人倡且丐祠祿以畢其事至今利之積官至朝散大夫累贈中大夫子伯正仲珪皆以父蔭補官伯玉承議郎邕州通判仲珪朝奉郎漳州通判姪孫萇道登端平二年進士第奉議郎國子監丞 出方志等書

葉陳林陳傳第十九

張許郭許陳黃洪朱陳傳第二十

張式字景則仙遊縣人天聖五年登進士第調將樂縣簿縣有銀冶坐歲課不足繫者常數百人式籍其人使貧富財力相無亡者釋之課更以羨呂許公夷簡罷相以許州觀察推官辟之尋擢河北吏當道者舉式知洺州又以選知虔州三司市舶綱十餘萬疋非經數袒而弗市復知滁壽二州 出仙溪志

許稹兄程與從子章同登慶曆二年進士第終尋州司戶參軍稹第景祐五年進士歷都官郎中通判德州仁宗朝舉天下廉吏凡四十九人稹其一也除監

察御史未造朝而卒該致仕恩國初凡該致仕者差官未到不敢歛手巽曰人子不能自致功名希致仕恩以累祖者可乎鄉人賢之稹三子巽資巽孫堯夫堯臣皆相繼登第章字潛道歷官知建州除屯田郎中為政能治煩劇而不悶苛細所至有聲由筮仕至歸位薦之者凡五十二人官終朝奉郎 出仙溪志

郭琪慶曆二年登進士第試秘書省校書郎歷官兵部郎中有貴戚曾姓者奪民田累政不敢決琪判歸之民竟為其所陷而死蔡襄以詩哭之有如山判筆心常壯為國忠魂勢莫驚之句復銘其墓姪孫曉紹

興十二年進士調廣州司戶禦賊死之從玄孫子方字景行以大學舍選開禧元年進士授肇慶府教授時郡守事掊斂子力從容以言箴之守感悟且剡薦于朝再調惠州教授校文程江監試欲私其所親以脩覓子力正色却之其人怨恨置毒于酒子力夜夢神人為解其毒卒不行官至漳州通判卒邑人王邁銘其墓（出莆陽志）

許懋字𢕟修慶曆六年登進士第元豐中為兩浙轉運副使衢民坐私釀繫獄久不決懋至為明其冤悉出之民感泣競詣佛寺飯僧祝壽時甘露降于州人

謂德政所感作甘露頌（出方志等書）同邑有鄭少連字儀魯少力學能文累舉不第嘉祐二年特奏名調劒浦主簿歷攝五縣民畏服之改許州判官以老乞致仕有詩學（出縣志）

陳大卞字仲脩父公言皇祐元年進士邵武司法參軍知上虞長樂二縣大卞第治平四年進士歷宜興尉武平令汀州錄參知江寧縣以廉潔稱嘗與章惇有舊及惇當國屢招以書竟不往以前嘗恩得封二親拜且泣曰吾不能與時俯仰黽勉仕宦者正為吾親耳今恩封既及可以休矣遂致仕時年五十六友人游酢贈詩其略曰即今年纔五十餘脫去簪紱弊屣如聖時投進動空谷策足要路爭先趨廟堂故人握重柄偃者可植疲可使惓惓風義數寄語掉頭不顧其知恩贈太中大夫三子安仁元祐六年進士官至江寧府法曹性仁大觀三年進士官至奉議郎知南城縣顯仁遷居莆田紹聖元年登第調古田縣尉大臣有知顯仁者以其文行可領袖諸儒薦除教授嘉禾士多成就累遷朝請大夫攝宗正少卿初大卞著萬言書未及上而終至是顯仁上其書不報屢乞外補宣和九年以直秘閣知潭州官至朝議大夫（出雜

方志等書）

黃沔字朝宗其先莆田人唐季有曰巨源者始遷于僊遊從父顯字景儒登紹聖元年進士不求榮進太宰余深於楊前特薦之改秩歷提舉廣南西路學事知儋州凡四考官至朝請大夫沔元符三年登進士第徽宗奇其才嘗以江南豪士稱之官至朝請大夫秘閣脩撰（出雜志等書）

洪天賦字七從祖中元祐六年進士歷國子司業甫中年勇退天賦幼敏悟通六經應童子科入太學寶慶三年登進士第歷知陽江古田連江三縣通判循

州居官所至聽民之訟不施鞭朴諄諄然諭以理道民胥向化以循良見稱（出括蒼志）從弟處厚其初補大學內舍以父範廕調鬱林州推官時欽州守倅互相訟訾置獄禁勘逮年不決千證一百七十餘人處厚司其獄審讞明允悉得其情盡釋之憲使大喜再任漳浦縣尉弟處寔淳熙二年特科孫葉以舍選登紹定二年進士第（出括蒼志）

朱泳字子游紱之族孫也登乾道八年第調連江尉以捕盜改秩知海陽縣代者以月解斛減拘晉於州泳篤交承誼出私橐代償之為政優撫字而拙催科

人感其德賦不勞而辦尋除福建運管當試漕闈當路囑私其子泳正色拒之竟被其掊拾卒於官士類悲慨姪首諒穎之聦中特科首諒調龍巖縣簿汀寇衝突長官巡尉棄縣去招捕使陳韡喜首諒守職悉以縣事委之首諒感韡知己身率士卒督戰盡擒賊黨縣賴以全韡上其績首諒無意榮進力丐祠歸穎之壁知香山縣以通直郎賜緋致仕（出括蒼志）

陳夢列紹熙元年登進士第調連江尉海寇犯境親督賊舟捕之以功擢知尤溪縣縣之財計取辦於鬻鹽乃家給一牌寬立限期俾自輸納民以為便梭兩浙運管漕使薦于朝除知建昌軍陛辭言州郡兵財利害玉音垂問奏對如響卒于官民甚惜之（出括蒼志）

陳珙字子重以太學內舍登嘉定元年進士第歷復州教授永春丞時秤提楮幣郡守真德秀檄珙行之區處有方人賴以無擾德秀愛之俾入郡幙役試教官科擢首選授西外睦宗院教授尋知永春縣屬庚寅汀寇焚蕩之後究心民瘼初朝旨蠲租州縣以支吾窘迫不克奉行珙撙節用官社苞苴之費為錢八千緡以補之民不知其賜遷兩浙路運管卒（出括蒼志）

張許鄧許陳游洪六院傳第二十

方林陳黄董傳第二十一

方次彭字公述興化縣人偕之族孫也父沐叔父洞俱以詩賦名天禧間創義齋于亮嶼岡以來四方學者沐再領鄉書洞三魁鄉貢次彭年十二喪父哀毀如成人悉以先疇付其兄乃率二弟次皐次夔刻苦力學皇祐元年兄弟三人同預鄉薦次彭登進士第調劍浦福清主簿遷合州叅軍每與州將論辨疑獄雖屢見折而氣不可奪改知長樂縣縣濵江有渡舟人嗜利重載多覆溺者次彭始置官舟限以人數自是無患移知望江縣時有為盗所殺者尉捕其隣人鞫之獄具次彭謂事起無情命釋之尉力争不已旬日果獲真盗改著作佐郎知海陵縣歳大饑次彭悉心賑貸所活甚衆權知惠州移梅州首興學校躬教導之梅人始知學登第者相繼秩滿士民乞畱再任凡六年兩被璽詔元祐初上章致仕嘗賦詩曰自顧衰齡七十餘猶聞方爾佩金魚行囊羞澁知何有床上兩封天子書次皐元豐二年特科次夔熙寜三年進上次彭子醇道知南劍州以清儉自持孫畢紹興十二年特科潮州推官鄭夾漈稱其文高於天下行高於鄉閭縮紹興十八年進士知海豐縣歷官倅入悉以賙族黨之貧及女之不能嫁者嘗買婢得少所從師之女育之如己出擇名族嫁之 出方志

公衮字汝補次彭從弟也元豐初用薦者以布衣上殿條奏十事曰教太子舉賢才奬清吏擢恬退禁鼓鑄嚴茶商恤民困寛州縣減丁錢益户口神宗嘉納命以官為潮州教授復登元豐二年進士擢諸王宫教授與韓魏公相從最密魏公語曾公亮曰方公衮論事剴切正而不阿立己公忠清而不撓豈多得哉公衮嘗録韓言行曰魏公遺事年未五十卒 出方志

亞夫字幾仲公衮從子也三舉禮部再擢第一博士林自謂幾仲文章變後源流賈馬觀所著述隱然有諷諫意大觀三年有司復以八行舉遂以甲科賜第與從祖彦回同榜官終平江府教授子宋賓重和元年進士官至縣丞彦回之孫監號需軒嘉定十三年進士潯州教授有集五卷王邁劉克莊每推敬之起莘起學皆中特科從孫雷震亦繼登第 出方志

林迪字吉夫少讀書于香山陳聘君易與為忘年交稍長兼通六經工辭賦再舉于鄉遂入太學登上舍優等第紹聖元年進士授福州左司理古田縣上勑盗五人迪曰此以年荒竊食法不當死縣吏文致其

罪耳既而獄具師疑焉再上再卻迪持愈堅師竟從之差知龍溪縣平易近民有古循吏風縣人詣臺府頌晉因任九年丞相蔡京林出也嘗欲因是內交於迪迪以非同族拒之歸自龍溪縣請祠建炎中朝廷舉遺才迪與秘監李朴列在文學之科年七十有六卒迪操修端方甚為鄉人所推重鄭夾漈與魏丞書曰向見宇文樞密言吉夫耆老碩德在崇觀間仕不躐進所在以治效稱達夜窮年卷不釋手與八言終日不及世事居此邑者累年曾不請托門寒官冷晏如也又與啓令書稱其風流灑落器識過人隱然揮灑之文而不示人以顯令亦每言吉夫乃吾平昔師事者也凡著詩文百餘卷又詠唐史別為一編皆寓褒貶之意自為叙以示子孫云（出方志）

陳惟剛字公執一字毅老其先光州固始人唐五代之際入閩遂居于興化縣之谷日山惟剛少補太學生弱冠由舍選第崇寧二年進士知須城縣燕薊之役與有勞績從樂鼎灃路弓弩手逆賊鍾相擁衆萬餘攻辰州惟剛率衆鏖戰擒捕無遺官至朝散大夫卒惟剛性喜賦詠所著有燕山集（出游洋志）

師立字可楫惟剛從弟也天資穎悟元祐中西塘鄭俠見而器之長游京師章貢李朴文行高峻非其人不及其門師立師事之第崇寧五年進士嘗知連江縣有妖僧自言其前知人爭趨之師立曰我為邑長奈何縱左道以惑衆耶僧聞之亟逃去遷順昌縣在官四考民愛其政師立入仕十五年猶在選調嘗獲劫盜十有七人因慨然曰民貧為盜豈其本心忍速其死而優吾秩耶乃縱其獄會赦得減死建炎中遷知官告院未幾請老自號宜僊翁師立於文無所不工有集藏於家五子皆仕而昭度知名（出游洋志）

昭度字元矩少穎異不群年十九擢紹興五年進士第為尤溪主簿部使者移檄令据撫屬吏細過昭度憮然不悅曰吾其忍為是耶乃拂衣去閒居以讀書著文為樂十餘年不調自號西軒子鄉大夫林迪與為忘年交艾軒林光朝正字劉夙方著作劉朔皆嘗至其家登堂拜母誼均兄弟既而教授藤州藤去中州絕遠俗尚庳陋昭度至勵以致知謹獨之學繇是士競於學知所指歸改奉議郎知福州長樂縣未上而卒昭度淵源濂洛之學有所造詣為文得古法簡嚴閑淡理致深遠艾軒志其墓謂其學不緣師授視橫渠為同時獨曉者君子不以其言為過云（出游洋志）

清選守道山惟剛從子也博學善持論為詩文有清壯秀傑之氣入太學為上舍生未廷對而卒孫詔翁巖翁槐翁並中童子科（出府志）

黃鍾字器之自號定齋居士唐忠義司徒碣之後評事龍之孫也父脩宜教郎知韶州翁源縣樂何巖山水之勝遂家焉鍾從外氏陳昭度學得濂洛淵源議論一由於正擢乾道五年進士第調德化縣尉遷次關君里之人率從之游日相與稽經訂史所以啓迪之者甚至性嗜著述每出必以筆硯典籍自隨錄三皇逕五代皆作紀傳曰史要又選集唐宋諸公文粹曰唐宋類文其他著述尤多所作詩文神閑思遠有超然自得意其詩尤為元樞鄭僑所稱賞晚歲顧究心內典又作傳燈節錄鍾平生於逆迎請謁泊然不經意德化秩滿調漳州錄事參軍以歸丁內艱卒（出洲洋志）

董公偃字安義博物洽聞操行純正大觀中轉運陳覺民表奏以八行舉大司成考行卿章未及官卒公偃嘗作靜和軒於家鄉大夫林迪詩曰寂、寥蘿千古意溶溶花木一家春鴨君陳易述石所題于軒壁曰酒吸陽春入肺腸茶浮清風生肘腋安知石所洞

中人不是武陵溪上客覩此蓋不俟身履其地目擊其人而其高風雅韻已宛然在眉睫間矣（出府志）

方林陳黃董傳第二十一

薛陳林吳鄭謝傳第二十二

薛利和字天益興化縣人祖巒登宋太平興國伍年進士時軍治在興化縣而郡人登第寔自巒始官至殿中丞利和第元豐元年進士歷知春潮韶三州累遷屯田員外郎熙寧二年王安石議榷茶欲擢利和提舉廣東茶事利和作詩謝之曰一路生靈陟頓貧廟堂康濟豈無人君侯若問茶租法請把茶租乞與民遂就常調通判廣州茶法卒不行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子五人皆由蔭補官孫倧字孝廣為大學生獨心非王氏新經困躓二十餘年終不肯作新進士語金虜犯闕生徒解散倧正色昌言曰諸君比時蒙被教育今捨此將安之耶從倧留者僅三人建炎二年從高宗幸維揚以恩旨免舉擢第自大理司直遷為丞以獄空被璽書褒諭出知興國軍終朝奉郎從曾孫琊字卓然該貫群書文章雄偉如二鄭（謂鄭厚鄭樵）第紹興十八年進士終永福主簿嘗著邊防十論及考古集珩字景行少與弟璆力學相為師友既而聯鄉薦珩紹興十二年進士歷廣東湖北路檢法官疑鼎州鞫盜華五等非辜與憲臺爭不合欲投劾去未幾果獲真盜憲臺交薦之凡四為法官平反者百餘人

璆字景徐乾道二年特科出身監廣州西南道場有鬻私鹽至陸萬斤者吏捕以告法當得賞璆嘆曰刑數十人易一京官吾不忍為遂論吏以十之一聞官餘悉投水中皆得輕坐終南恩州推官（雜出付志等書）

季良字傳叟珩之曾孫廣東運判元肅之孫也以祖澤補官調廣州左司理番禺民愬女為崔汪彭選夫婦所戕獄具府檄季良審鞫季良密使人廉之得女於舊主家椎鋒軍叛卭城帥臣曾治鳳逃崔與之委季良招諭事平以勞績免磨勘歷知閩南安二縣通判漳州所至有聲績帥漕交薦召赴都堂審察輪對乞脩實德實政以回天意求天命除登聞檢鼓院奏言檢院乃肺石路鼓遺意今民庶以為嘗試州縣視為具文臣謂凡違狀宜索案子決虛者反坐遷司農寺丞丐外知潮州慨郡計窘乏專以廉儉節縮為事鹽使疑潮鹽有遺利欲增歲季良抗論寢其議嘗自扁其居曰廉村所著詩文號千林謾藁（出備志）

陳鑄字師回第天聖五年進士康定初知南雄州秩滿以母老不復請郡求通判福州以便親一時名卿大夫皆作歌詩以重其行蔡忠惠為序謂足以勸夫為人子者鑄至福州復其守延良師增腴田以教育

後進而文風遂盛忠惠復紀其事再通判陳州會有
水患悉力拯援全活者甚衆部使者上其勞朝廷嘉
之歷知潮州登州以恤刑被勑書獎諭官至朝散大
夫守光祿卿開國伯卒葬宣州（出方志書）
林成材字樸之父國輔以諸科為將作監主簿成材
早入太學以文行名第元祐六年進士擢國子博士
歷祠部吏部員外郎轉國子司業學校之法多建明
歷知明濟汝三州卒（出備志）
吳珏字仲玉少游鄉校嶷然有俊聲淳熙十四年特
科出身尉南海縣以捕盜應格改承務郎知龍巖縣

節浮費以益學廩郡僚有建議增諸邑轉輸者珏力
爭罷之會有詔造戰艦州下取材珏拒以非故例不
復免則高其直以市不以擾民簽書寧國軍節度判
官有嫠婦無子或以戶絕告將沒入其貲珏曰利毫
末以絕人將墜之緒仁者不為也請聽其立嗣通判
漳州未行而終珏天性孝友勇於為善其官龍巖時
奉兄以行事之曲盡其謹鄉人梁林居溪珏曰是雖
非吾往來所經然利已利人無間也助錢十萬縣人
由進士特恩官至丞郡者惟林兇與珏人以為榮（出游洋志）

鄭廷芬字國華早以詞藝試禮部第一游上庠月書
季考率在高第升上舍王詔賜進士出身廷芬碩就
廷對登大觀三年第自太學博士提舉漳州路常平
加直祕閣歷成都路轉運副使卒于官廷芬為文華
瞻雅正自成一家有易索隱等書藏于家（出[illegible]）
謝洪字範卿父倜儻有大志嘗市書藏之建經史
閣藏之列蓋漢晉間隱君子自圖形其間號艤軒士
人力學教子人目之為書窟洪聰悟絕人自其童丱
時已有文名艤軒嘗以事忤縣令洪亟走救之令指
庭中梅謂曰能賦此乎洪操筆立就詩云朔吹颼颼

穀古梅寒枝冷落候春回可憐雪萼無人問乞借陽
和早放開令異之後擢紹興三十年進士第主海豐
縣簿特督賦吏多取於民曰鈔頭錢洪亟除之調信
州永豐縣丞時林枅為守以莊屬臨僚屬獨引洪到
幕下一日偶有所不樂遂浩然引歸乃賡徐寅人主
幾何賦以見志有文集藏于家（出游洋志）

薛陳林吳鄭謝傳第二十二

莆陽文獻列傳

陳俊卿傳第二十三

陳俊卿字應求幼莊重不妄言笑父死執喪如成人紹興八年登進士第授泉州觀察推官服勤職業秩滿秦檜當國察其不附己以爲南外睦宗院教授尋添差通判南劒州未上而檜死乃以校書郎召孝宗時爲普安郡王高宗命擇端厚靜重者輔導之除著作佐郎兼王府教授講經輒寓規戒王好鞠戲因誦韓愈諫張建封書以諷王敬納之累遷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首言人主以兼聽爲美存心必本於至公人臣以不欺爲忠論事必達於大體御下之道恩威並施抑驕將作士氣則紀綱正而號令行矣遂劾韓仲通本以獄事附秦檜寃陷無辜檜黨盡逐而仲通獨全劉寶總戎京口恣橫跋扈拒命不分戍二人遂抵罪湯思退專政俊卿言冬日無雲而雷宰相上不當天心下不厭人望詔罷思退時災異數見金人侵軼之勢已成俊卿乃疏言張浚忠蓋因請對力言之上始悟數日以浚守建康又言內侍張去爲陰阻用兵且陳避敵計揆成算請按軍法上曰卿可謂仁者之勇矣除權兵部侍郎金主亮渡淮俊卿受詔整淅西水軍李寶因之遂有膠西之捷亮死詔俊卿治淮東堡砦屯田所過安輯流亡金主雍新立申舊好廷臣多附和議俊卿奏和戎本非得已若以目前紓禍實利得之未必能守是亦虛文而已今不若先正名名正則國威張戎帑可損因險選將練兵屯田減租之策擇文臣有膽略者爲參佐俾察軍政申戎務以儲將材孝宗受禪言爲國之要有三用人賞功罰罪所以行之者至公而已願留聖意除中書舍人時孝宗志在興復方以閫外事屬張浚以俊卿忠義沈靖有謀以本職充江淮宣府判官兼權建康府事奏曰吳璘孤軍深入虜悉衆拒戰久不決危道也兩淮事勢已急盡分遣舟師直擣山東彼必還師自救則璘得乘勝定關中我及其未至潰其腹心此不世之功也會上知議方堅詔璘班師亦召俊卿至條陳十事定規模振紀綱勵風俗明賞罰重名器遵祖宗之法杜請託之門減任子之恩限改官之數黜無名之賦隆興初元建都督府俊卿除禮部侍郎參贊軍事張浚初謀大舉北伐俊卿以爲未可令諜報敵聚糧邊地諸將以爲秋必至宜先其未發舉兵浚乃請于朝出師已而邵宏淵果以兵潰浚退保揚州主和議者

幸其敢橫議搖之浚上疏待罪俊卿亦乞從坐詔貶
兩秩諫臣尹穡附思退議罷浚都督改宣撫使治揚
州俊卿奏浚果不可用別屬賢將若欲責其後效降
官示罰古法也今削都督重權責揚州死地如有奏
請臺諫沮之人情解體尚何後效之圖議者但知惡
浚而欲殺之不復爲宗社計願下詔戒中外協濟使
浚自效疏再上上悟即令浚都督且召爲相卒爲思
退構所擠遣視師江淮俊卿累章請罪以寶文閣待
制知泉州請祠提舉太平興國宮思退既竄太學諸
生伏闕下乞召俊卿乾道元年入對上勞撫之因極
論朋黨之弊除吏部侍郎同修國史論人材當以氣
節爲主氣節者小有過當容之邪佞者甚有才當察
之錢端禮起戚里爲參政窺相位甚急館閣之士上
疏斥之端禮遣客密告俊卿已即相當引共政翼日
進讀寶訓適及外戚因言本朝家法外戚不與政有
深意陛下宜謹守上首肯端禮憾之知建寧府逾年
授吏部尚書時上未能屏鞠戲將游獵白石俊卿引
漢桓靈唐敬穆及司馬相如之言力以爲戒上喜曰
備見忠讜朕決意用卿矣朕在潘邸知卿爲忠臣俊
卿拜謝受詔館金使逐拜同知樞密院事時曾覿龍

大淵怙寵恩竊威福士大夫頗出其門及俊卿館伴
大淵副之公見外不交一語大淵納謁亦謝不接洪
邁白俊卿人言鄭聞除右史某當除某官信乎詰所
從邁以淵覿告具以邁語質於上上曰朕尚嘗詢及
此輩必竊聽得之有旨出淵覿中外稱快金移文邊
吏取前所俘俊卿請報以誓書云俘虜叛亡是兩事
俘虜發已多叛亡不應遣且本朝兩淮民上國俘虜
無慮數萬未嘗以爲言恐壞和議使兩境民不
安戎至交兵則曲直勝負有在矣鎮江軍帥戚方刻
削軍士俊卿奏內臣中有主方者當併懲之即詔罷
方以內侍陳瑤李宗回付大理究贓狀十一月當郊
而雷上內出手詔戒飭大臣葉顒魏杞坐罷俊卿參
知政事時四明獻銀鑄將召冶工即禁中鍛之俊卿
奏不務帝王之大而屑屑有司之細恐爲有謀所窺
從官梁克家莫濟俱求補外俊卿奏二人皆賢其去
可惜於是劾奏洪邁姦險讒佞不宜在左右罷之減
福建鹽鈔罷江西和糴廣西折米鹽錢蠲諸道賒逋
金穀錢帛以巨萬計於是政事稍歸中書矣龍大淵
死上憐曾覿欲召之俊卿曰自出此兩人中外莫不
稱頌今復召必大失天下望臣請先罷遂不召殿前

詔擢王珙故旨按視兩淮城壁還薦和州教授劉甄
夫得召俊卿言薦兵將官乃其職教官有才何與珙
亭會揚州奏珙傳旨增築城已訖事俊卿請於上未
嘗有是命俊卿曰若詐傳上旨非小故因奏言人主
萬機豈能盡防閑所恃者紀綱號令賞罰耳不誅珙
何所不為珙削秩罷官先是禁中密旨直下諸軍宰
相多不預聞內官張方事覺俊卿奏自今百司承御
筆處分事須奏審方行從之既而以內諸司不樂妝
前命俊卿言張方王琪事聖斷已明忽諭臣曰禁中
取一飯一食必待奏審豈不留滯臣所慮者命令之
大如三衙發兵戶部取財豈爲宮禁細微事臣等備
數出納陛下命令耳凡奏審欲取決陛下非臣等欲
專之且非新條申舊制耳已行復妝中外惶惑恐小
人以疑似激聖怒上曰朕豈以小人言疑卿等耶同
知樞密院事劉珙進對爭辯激切忤旨既退手詔除
珙端明殿學士奉外祠俊卿即藏去密具奏前日奏
札臣實草定以為有罪臣當先罷珙之除命未敢奉
詔陛下即位以來納諫諍體大臣皆盛德事今珙以
小事俊罪臣恐自此大臣皆阿順持祿非國家福上
色悔久之命珙帥江西俊卿退自劾上手札留之且

曰卿雖有請朕必不從四年十月制授尚書右僕射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俊卿以用人為已任
所除吏皆一時選奬廉退抑奔競或才可用資歷淺
密薦於上未嘗語人每接朝士及牧守自遠至必問
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虞允文宣撫四川俊卿薦其
才堪將相五年正月上召允文為樞密使至則以為
右相俊卿為左相允文建議遣使金以陵寢為請俊
卿面陳復手疏以為未可上御札大綱激致日昔六
月始御便殿俊卿疏曰陛下經月不御外朝口語籍
籍皆輔相無狀不能先事開陳虧損聖德陛下憂勤
恭儉清靜寡欲前代英主所不能免者皆屏絕顧於
騎射之末猶未能忘臣知非樂此志圖恢復故俯而
從事以閱武備激士氣耳願陛下任智謀明賞罰恢
信義則英毅義烈不越尊俎固已震懾敵人於萬里
之遠豈待區區騎射於百步間哉陛下一身宗社生
靈之休戚係焉願以今日之事永為後戒曾覿官滿
當代俊卿預請處以浙東總管上曰覿意似不欲為
此官俊卿曰前此陛下去二人公論甚愜頗損私恩
伸公義覿怏怏而去樞密承旨張說為覿求官憚
俊卿不敢言會在告請於允文得之俊卿聞勑已出

語吏留之說皇恐來謝允文亦愧猶為之請俊卿竟不與說深憾之吏部尚書汪應辰與允文議事不合求去俊卿數奏應辰剛毅正直可為執政上初然之後竟出應辰守平江自是上意向允文而俊卿亦數求去明年允文復申陵寢之議上手札諭俊卿俊卿奏陛下痛念祖宗思復故疆臣雖疲駑豈不知激昂仰贊聖謨然於大事欲計其萬全俟一二年間吾之事力稍充乃可不敢迎合意指誤國事即杜門請去以觀文殿大學士帥福州陛辭猶勸上遠佞親賢修政攘敵泛使未可輕遣既去允文卒遣使終不得要領曾覿亦召還建節鉞躋保傅而士大夫莫敢言俊卿至福州政尚寬厚嚴於治盜海道晏清以功進秩轉運判官陳峴建議改行鈔鹽法俊卿移書宰執極言福建鹽法與淮浙異遂不果行明年請祠提舉洞霄宮歸第獘屋數楹怡然不介意淳熙二年再命知福州累章告歸除特進起判建康府兼江東安撫召對垂拱殿命坐賜茶因從容言曰將帥當由公選聞諸將多以賄得曾覿王抃招權納賄進人皆以中批行之贓吏已經勘結而內批改正將何所勸懲上曰卿言甚當朝辭奏曰去國十年見都城穀賤人安惟士大夫風俗大變上曰何也俊卿曰向士大夫奔覿抃之門十才一二尚畏人知今則公然趨附已七八不復顧忌矣人才進退由私門大非朝廷美事上曰抃則不敢覿雖時或有請朕多抑之自今不復從矣俊卿曰此曹聲勢既長侍從臺諫多出其門毋敢為陛下言臣恐壞朝廷紀綱廢有司法度敗天下風俗累陛下聖德命二府飲餞浙江亭俊卿去建康十五年父老喜其再來為政寬簡罷無名之賦時御前多行白札用左右私人持送俊卿奏非便上手札獎諭除少保判建康府如故八上章告老以少師魏國公致仕十三年十一月薨年七十四方屬疾手書示諸子云遺表止謝恩勿祈恩澤及功德勿請謚樹碑上聞嗟悼輟視朝贈太保命本路轉運司給葬事賜謚正獻俊卿孝友忠敬得於天資清嚴好禮終日無惰容平居恂恂若不能言而在朝廷正色危論分別邪正斥權勢無顧避凡所奏請關治亂安危之大者雅善汪應辰李燾尤敬朱熹屢嘗論薦其薨也熹不遠千里往哭之又狀其行（出宋史本傳）子守定宓俱從朱文公學守字師中寬弘剛直用蔭補官歷太府寺丞工部員外郎凡六受郡符三持使節俱以廉靖介特稱

晩爲將作監以平定字師德丞秀與年十二三已知爲己之學林艾軒許與特甚及見文公告以聖賢之學必自近而易者始定遂反而求之旋以苦思感疾平生未嘗應舉以父任爲右承奉郎性至孝事父母曲盡愛敬於昆弟尤友愛卒年二十五文公銘其墓

董[illegible]大　全[illegible]獻

宓字師復號復齋少登文公門長從黃榦遊以父任歷泉州南安鹽稅知安溪縣嘉定七年入監進奏院時無敢慷慨盡言者宓上封事言宮中宴飲或至無節非時賜與爲數浩穰一人蔬食而嬪御不厭於肥鮮邊事方殷而椿積反資於妄用此宮闈儀刑有未正也大臣所用非親即故執政擇易制之人臺諫用慎默之士都司樞掾無非親暱貪吏靡不得志廉士動招怨尤此朝廷權柄有所分也鈔鹽變易楮幣稱提安邊所創立圍款已見動搖人心敗軍之將蹶躓殿巖庸鄙之夫久任京兆尚將有守城之功以小過而[illegible]三衙無汗馬之勞[illegible]分[illegible]而[illegible]此政令刑賞多所舛逆也皆能交飭內外一正紀綱天且不雨臣請伏面慢之罪奏入丞相史彌遠不樂而中宮慶壽三牙獻遺至是爲之罷却尋遷軍器監簿九年轉對言

人主之德貴乎明大臣之心貴乎公臺諫之言貴乎直陛下臨政雖勤而治功未舉奉身雖儉而財用未豐愛民雖仁而實惠未徧良由上下相蒙務爲欺蔽區奏褒封有懷邪吐陛下付近臣差擇是有意於行其言也而有司惟恐專攻上躬與移咎牧守之章騰播中外以營觀聽今赤地千里蝗飛蔽天如此其可畏猶或諱晦以旱不爲災蝗不害稼其他誣罔抑又可知臣故曰人主之德貴乎明大臣施設浸與厥初凡建議求言之人則以他事逐諫官言事稍直則以他職徙忠憤者指爲不靖切直者目曰沽名衆怨所萃則相繼超升物論所歸則以次疏外某人之遷是嘗重人罪以快同列之私忿者某人之擢是嘗援古事以文過日之天變者直節重望以私嫌而久棄老姦宿贓以巧請而牽復使大臣果能杜倖門塞邪徑則舉措當而人心服臣故曰大臣之心貴乎公臺諫平居未嘗立異遇事不敢盡言有如金人所通最關國體近而侍從下至生徒莫不力爭冀裨廟算獨於言責不出一辭輦轂之下乾沒巨萬莫之誰何州縣之間罪僅毫髮撫以塞責大臣所欲爲之事則遂之所不右之人則排之仁宗時有宰相奉行臺諫風旨

之譏今乃有臺諫不敢違中書之誚豈祖宗設官之初意哉臣故曰臺諫之言貴乎直三者機括所係願陛下惕然悔悟昭明德以照臨百官大臣臺諫亦宜公心直節以副望治之意指陳敝事視前疏尤剴切馬必遂請罷歸在告日擢太府丞不拜出知南康軍請史彌遠別彌遠曰子言甚切當第愚昧不能行殊有愧耳至官歲大侵奏蠲其賦十之九會流民群集必就役之築江隄而給其食時造白鹿洞與諸生討論改知南劍州大旱疫蠲逋賦十數萬且弛新輸三之一躬率僚吏持錢穀藥餌户給之創延平書院悉倣白鹿洞之規改知漳州未行聞寧宗崩嗚咽累日聞理宗即位遂請致仕寶慶二年除提點廣東刑獄章復三上迄不就除直秘閣主管崇禧觀必拜祠命而辭職名卒進職一等致仕三學諸生以起必為請而没已閱月矣初必之在朝也寺丞丁焴往使金必嘆曰世雠未復何以好爲餞詩有百年中國豈無人之語後數年聞關外不靖以書抵焴曰蜀口去關外雖遠實如一身近事可寒心皆士大夫之罪豈非明道不絕之故耶焴服其言必天性剛毅信道尤篤嘗爲朱墨銘謂朱爲陽墨屬陰以驗理欲分寸之多寡

自言居官必如顏真卿居家必如陶潛而深愛諸葛亮身死家無餘財庫無餘帛庶乎能蹈其語者端平初殿中侍御史王遂首言必事先帝有論諫之直而不及俟聖化之更宜褒其身後以勸天下之為臣者帝為感動詔贈直龍圖閣所著有論語詁義問答等書并文集藏于家（柳溪中）從孫均

均字平甫不仕嘗習力學好古足不出書室口不及世事雖預薦書肄業太學及以累舉恩當大對不肯就嘗恭稽宋史及司馬氏稽古錄徐氏國紀李氏續通鑑長編諸書用朱文公通鑑綱目義例輯成宋編年舉要備要二書舉要猶綱也備要猶目也起太祖建隆庚申迄寧宗嘉定甲申凡數十卷端平初有言于朝者下福州取其書勅賜迪功郎不受所居容膝妻帑兒號處之泰然郡守楊棟時柱頤諸問帥王居安延請至閩甚禮遇之年七十餘卒鄭性之題其墓曰篤行君子鈍齋陳公之墓（述事）

陳俊卿傳第二十三

葉顒傳第二十四

葉顒字子昂寳之玄孫也登紹興二年進士第調南海縣主簿攝尉盜發州檄巡尉同捕巡檢獲盜十餘人歸其勞於顒顒曰掠美欺君倖賞三者皆罪不忍爲也帥曾開大喜之知貴溪縣時詔行經界郡議以上中下三等定田稅顒請分爲九等守從之令信之六邑以貴溪爲式知上虞縣凡縣役令民自推貲力甲乙不以付吏民欣然皆以實應催租各書其數與民約使自持戶租至庭親視其入咸便之帥曹泳令今歲夏租先期送什之八顒請少紓其期泳怒及秦

大熟民輸租反爲諸邑最泳大喜許薦于朝顒固辭賀允中薦顒端方靜退遂召見顒論國讎未復中原之民日企鑾輿之返其語剴切高宗嘉納除將作監簿知處州青田令陳光獻羨餘百萬顒以所獻充所賦湯思退之兄居處州家奴恃酤犯禁一繩以法思退不悅會常州進緡錢四十萬守坐免移顒知常州金犯邊高宗視師建康道毗陵顒賜對府次因言恢復莫先於將相故相張浚久謫無慈是天留以相陛下也古人謂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臣謂天下危亦在注意相蓋非蕭何無以知韓信也臣聞逆

亮死虜之諸將統二三十萬人馬北歸怗然而無敢變是虜將未可輕也今日爭言進取更在陛下審之上曰卿言極是顒初至郡無何月儲米及一年餘緡錢二十萬或勸獻羨餘顒曰名羨餘非重征則橫斂是民之膏血也以利易賞心實恥之召爲尚書郎除右司孝宗即位詔求直言顒上疏謂陛下以手足之至親付州郡之重寄是利一人害一方也時秀王伯圭爲台州故顒及之除吏部侍郎復權尚書顒言典選一事衣冠清濁之所由出也而吏胥得以操其柄是使之入銓曹與吏爲市出銓曹與民爲市可不思

所以革之乎乃與郎官編七司條例爲一書上嘉之令刻板頒示皇兄居廣請以初除儀同應得親屬占射差遣恩例畀王若純顒爭之曰啓一若純則百若純至矣僉樞洪适請以已覃恩二官貤高祖父母顒言追秩高祖禮經所無皆格其請乾道初召對便殿因問卿當官何以爲先對曰真宗皇帝所製文臣七條盡之矣清廉固臣子之本分臣每以公忠爲先上曰卿無忘此言時上好鞠戲顒奏曰竊聞陛下以萬乘之尊爲鞠擊之戲有如馬驚爲之奈何上曰無他但欲不忘鞍馬爾除端明殿學士拜參知政事兼同

知樞密院事武臣梁俊彦請稅沙田蘆塲帝以問顥
對曰沙田乃江濵地田隨沙漲而出沒不常蘆塲則
臣未知詳也且辛巳軍興蘆塲田租並復今沙田不
勝其擾上曰誠如卿言顥至中書召俊彦切責之曰
汝言利求進萬一為國生事斬汝不足以塞責俊彦
皇恐汗下是日詔沙田蘆塲並罷時有上白劄者顥
言事若可行彼胡不顯其名示人以公乞勿行之蕭
郡苦輸循剩米顥因守臣張允蹈之奏乞歲減其半
後盡除之江陰軍判官受賕上曰貪吏朕欲用漢法
誅之顥曰本朝自祖宗以來未嘗殺一士大夫史冊

書之天下以為美事臣願陛下以唐虞三代為法漢
法安足道哉戶部侍郎林安宅請兩淮行鐵錢顥力
持不可安宅不能平及擢諫議果論顥之子受宣州
富人周良臣錢百萬得監鎮江大軍倉御史王伯庠
亦論之顥乞下吏辯明乃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
宮上下其事臨安府時王炎知臨安上令炎親鞫置
對無秋毫跡獄奏上以安宅伯庠風聞失實並免所
居官仍貶安宅筠州召顥赴闕入見上勞之曰卿之
清德自是愈光矣除知樞密院事未拜進尚書左僕
射兼樞密使上以安宅向者章疏得之鄭昺欲加責

顥曰大恩未報務脩小怨實非臣事陛下之本心帝
曰不念舊惡卿有焉顥遂引薦汪應辰王十朋劉珙
陳良翰周操陳之茂王佐王秬芮燁林光朝等可備
執政侍從臺諫給舍之選又與上論自古明君使賢
使愚使奸使盜惟去太甚上曰虞有禹皐亦有共驩
周有旦奭亦有管蔡惟在用不用耳顥言今在朝雖
未有如共驩管蔡然有竊弄陛下威福者臣亦不敢
隱時方召見鄭聞除擬除右史而外已傳播命未下
陳俊卿以語顥顥問所從來俊卿云聞之洪适邁閒
之龍大淵顥乃於上前極論大淵曾覿竊弄威福上

曰朕不憚去此輩從有事大於此者卿當極言之是
日大淵覿俱被斥中外相慶上以國用未裕詔宰相
兼國用使參政同知國用事顥乃言今日費財養兵
為甚兵多則有冗卒虛籍無事則費財有事則不可
用臣曰汰之旋即招之欲足國用當嚴於汰緩於招
可也孔子曰節用而愛人蓋節用則愛人之政自行
於其間若欲生財祇費民財爾上曰此至言也殿前
值帥王琪每於上前譽為人材一日上問顥琪與可
可用否顥對曰陛下何以識之上曰聞之王琪顥言
與可奴事諸宦官朝士切齒琪之職將也應薦武臣

何預與可臣不敢奉詔顒退遂與可至中書令條具本朝故事何人受將臣焉得何官與可無以對蹴踖詔去大將威方剩軍士結官官上欲窮治顒曰方之罪固不容誅然首主之者上曰陳瑤李宗回其尤也二人皆責既而御筆籍威方家財三之二以犒軍顒又言諸將若此者衆恐人皆自疑不若止籍其所白於散官錢之數則邦刑可伸物情亦安明日上見顒曰卿所議朕方事深得體上又曰建康劉源亦嘗賂近習命王抃廉其姦顒對曰臣恐廉者甚於姦者乃止上嘗謂顒曰朕思祖宗法度創之甚艱壞之甚易顒曰臣見元祐三年進士第一人李常寧廷試策其首曰天下至大宗社至重百年成之而不足一日壞之而有餘當時以為名言蓋壞者非一日遽能壞也人主一念慮之間不以祖宗基業為念則事事不省馴致敗壞上稱善顒每除吏上必出加怒訪顒當除擬王柜左司郎官胡元質右司上曰胡元質固佳士王柜曉事否顒曰柜極有才及退朝與諸公言上求治枝才如此無不能懼三年日南至上有事于南郊霜雨偶作顒引漢故事上印綬乃除左正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顒即日出關抵衛一夕就寢忽覺整衣端坐而卒年六十八以觀文殿學士致仕遺表聞上追悼久之贈持進累贈少師謚正簡顒為人簡易清介與物若無忤至處大事則毅然不可奪每言當官不可不明明不可察寬下不可不嚴嚴不可刻又曰抑強扶弱為政之道然矜事以抑之彼必怨示機以扶之彼必驕驕且怨如為政何與林師說高登氣類相高登嘗上書譏切秦檜檜捕之急顒與同邸櫝令逸去登曰不爲君累乎顒曰以此獲罪固所願也與同年林宋弼厚善約以兒女為婚既而宋弼死家單弱而顒仕寖顯然必踐前約自初仕至宰相服食童妾田宅不改其舊云 出宋史本傳

顒之兄顗政宣間與顒徒步入京師並隸太學博士弟子員金虜入寇朝廷始設武藝謀略科顗平日尚義好謀習騎射至是首中其選授承節郎隨大將劉延慶為京城東北守禦官然是時天下事壞已極金兵攻圍日急顗度其勢必不可支召顒謂曰吾兄弟被義方之訓當勉於忠孝然是不可兩全吾以受命當登陴死戰以盡臣節爾其歸養父母以供子職可也顒曰兄言及此吾亦何憾因相對涕泣而別顗遂登陴力戰死之 出仙谿志

崇字次魏顯之孫也以祖澤授承務郎累遷知邵武
軍陛辭奏事首乞法孝宗上問法孝宗何先崇奏孝
宗二十八年之治不出仁孝勤儉四字崇人物魁偉
奏對詳緩上和顏納之遷太府丞再外知台州紹定
元年夏大水城幾圮崇冒風雨極力捍禦與城相
存亡而城卒賴以全選委屬僚撿放既及分又
增放一分用公錢遣官糴米浙西以充濟糶民愛之
如父母會常平浙中提舉明年九月台城困於水朝廷
以崇得台民之心亟發常平錢米遣崇措置振卹至
則請于朝乞撥紹興府官會五萬貫米二萬石給濟

仍乞放免本州茶鹽酒醋雜稅一年續有旨令崇兼
權州事仍撥降安邊所官會二十萬貫儲倉米七萬
石以助不給至於五縣冬苗夏稅盡數蠲放上供諸
色綱解並與住催乃分遣僚屬選委寄居官鄉貴預
以活饑餓優用賞遣以撫流移既告糴鄰郡以濟急
缺復招誘客販以備接續極救飢羸遣使病患
者施藥治療露居者資助蓋造於是重築城號堅牢
高厚越歲再水莫能衝突台民德之迺相率立二生
祠繪像以祝其壽朝廷嘉之增二秩直寶謨閣與擢
紹興府浙東安撫提刑未幾除本路提刑以金部郎

官召會山陰議帥廟堂將有移擬上曰葉崇在浙東
甚得稱譽以易之進直徽猷閣知紹興府充浙東安
撫使發地有不相樂者乃嬰上祠請改知太平州未
幾擢集成都府王局觀以將作監召命下而歿自號
蒿竹丁彥炳歷司農寺丞知邵武軍
大有字漁大顯之從曾孫也以春秋應紹定二年鄉
試及省試皆中第一授英德府教授大新邵學侯
滿官閩丁錄論對上首以圖計當務為問大有歷
指陳王言褒獎累遷秘書郎出通判嚴州召對閣丁
外艱服闋歷著作佐郎除正言兼侍讀力辭上批擢

卿言職出自朕意益殫忠藎自結主知循懇辭上面
諭自卿初對朕已識卿乃拜命首疏論儲嗣紀綱人
材為國家命脈反覆數百言又乞救民饑寬民力遷
左司諫奏抑內降保全將臣外感授官因奏事乞歸
上曰留卿主臺綱即當選擢擢殿中侍御史奏今日
根本之慮一曰惜名器二曰惜財力三曰惜民命四
曰惜天時不可以有警則畏無警則玩尋監省試兼
知貢舉遷侍御史因侍經筵御書大書教忠等字賜
之周易徹講錫衣帶鞍馬及賜詩皆異寵也大有歉
備邊三策薦浙東憲臣蔡杭可大任遷右諫議大夫

辭除刑部尚書累辭御筆云卿性質醇雅議論和平擢之大常伯職之大司寇所以示優寵也朕之待卿有加無替大有力以母病辭除寶章閣學士知温州上又批諭云朕之用卿以其中和又云朕之念舊難釋眷懷大有不獲已奉母之官未幾丁母憂感疾終于家年四十七遺表聞上為不懌者累日大有出入館閣言路凡十餘年前後數陳百二十餘奏皆士論所歸但其排擊程公許黃師雍牟子才諸人議者不以為然 出溪錄忠肅書

葉顒傳第二十四

龔茂良傳第二十五

龔茂良字實之紹興八年登進士第為南安簿邵武司法父母喪哀號擗踊鄰不忍聞調泉州察推以廉勤稱改宣教郎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累遷吏部郎官張浚視師江淮茂良言本朝禦敵景德之勝本於能斷靖康之禍在於致疑願仰法景德之斷勿為靖康之疑除監察御史江浙大水詔陳闕失茂良疏曰水至陰也其占為女寵為嬖倖為小人專制崇觀政和小人道長內則憸腐竊弄外則姦回充斥於是京城大水以至金人犯闕今進退一人施行一事命

由中出人心讙然指為此輩臣願先去腹心之疾然後政事闕失可次第言矣內侍梁珂曾覿龍大淵皆用事故茂良及之遷右正言會內侍李琦沒贈節度諡靖恭茂良諫曰中興名相如趙鼎勳臣如韓世忠皆未有諡如朝廷舉行亦足少慰忠義之心今施於琦為可惜竟寢其諡嘗論大淵覿姦回至是又極言之曰今積陰弗解淫雨益甚熒惑入斗正當吳分天意若有所怒而未釋二人害政甚珂百倍上諭以嘗潛邸舊非他近習比且俱有文學敢諫爭未嘗預外事翼日乃疏言唐德宗謂李泌人言盧杞姦邪朕獨

不知何耶泌曰此其所以爲姦邪也今大淵靚所爲
行道之人能言之而陛下更須其賢此臣所以深憂
疏入不報即家居待罪章再上除太常少卿五辭不
拜除直秘閣知建寧府自以不為群小所容請祠不
允上後知二人之姦既逐于外起茂良廣東提刑就
知廣州即番山之址建學又置番禺南海縣學既成
釋奠行鄉飲酒以落之城東舊有廣惠菴中原衣冠
沒於南者葬之歲久廢茂良訪故地更建海會浮圖
收骨暴露者皆掩藏無遺召對崇政殿左丞相陳俊
卿欲留之右丞相虞允文不樂會俊卿亦罷除直顯
謨閣江西運判兼知隆興府上以江西連歲大旱知
茂良精忠以一路荒政付之茂良戒郡縣免積稅止
戶止索逋發廩振贍以右文殿修撰再任疫癘大作
命醫治療全活數百萬進待制敷文閣賞其救荒之
功召對奏蘄池弃兵之盜即南畝負耒之民令諸郡
荒田極多願詔監司守臣條陳募人從便請耕民有
餘粟雖驅之為寇亦不從矣除禮部侍郎上亟用茂
良手詔問國朝典故有自從官徑除執政例明日即
拜參知政事奏事賜坐上顧葉衡及茂良曰兩參政
皆公議所與衡等起謝上從容曰自今諸事毋徇私

若鄉曲親戚且未須拔引朕每存公道設有誤卿等
宜力爭君臣之間不可事形迹茂良曰大臣以道事
君遇有不可自當啓沃豈容迹見於外請詔有司刊
定七司法淮南旱茂良奏取封椿米十四萬委漕帥
振濟或謂救荒常平事今遽取封樁米毋乃不可茂
良以為淮南咫尺敵境民久未復業饑寒所逼萬一
嘯聚患害立見寧能計此米乎他日上獎諭曰淮南
旱荒民無饑色卿之力也潮州守奏通判不法得旨
下帥臣體訪通判茂良鄉人也同列密以省吏付棘
寺推鞫欲及茂良奏事退同列留身出獄案進上茂
良不知也上厲聲曰參政決無此茂良遜謝不復辯
葉衡罷上命茂良以首參行相事慶壽禮行中外覬
恩茂良慨然嘆曰此當以身任怨不敢愛身以弊天
下若自一命以上覃轉不知月添給俸與來歲郊恩
奏補幾何將何以給宣諭獎用廉退茂良奏朱熹操
行耿介屢召不起宜蒙錄用除秘書郎辭小乘間讒
毀未幾手詔付茂良謂匿名之士恐壞朝廷熹迄不
至錢良臣侵盜大軍錢粮累數十萬茂良奏其事手
詔令具析俄召良臣赴闕駸駸柄用其後茂良之貶
良臣與有力焉茂良之以首參行相事也踰再歲上

亦不置相因諭茂良史官近奏三台星不明蓋實龔
其遜耳淳熙四年正月召史浩於四明茂良亦覺登
衰因疾力求去上曰朕以經筵召史浩卿不須疑時
曾覿欲以大資祿其孫茂良以文武官各隨本色除
補格法繳進覿因茂良入堂道閤俾直省官賈光祖
等當道不避街司呵之曰參政能幾時茂良奏臣固
不足道所惜者朝廷大體上諭覿往謝茂良正色曰
參知政事者朝廷參知政事也覿慙退上諭茂良先
遣人詣覿衙替而後施行茂良批旨取賈光祖輩下
臨安府撻之手詔宣問施行太遽茂良待罪上使人

宣諭委曲令繳進手詔且謂卿去雖得美名置朕何
地茂良即奉詔謝廓然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廓然
附曾覿者也中書舍人林光朝繳奏不書黃遂補外
茂良力求去上諭曰朕極知卿不敢忘欲保全卿去
後議恢復卿當再來是日除職與郡令內殿奏事乃
手疏恢復六事上曰卿五年不說恢復何故今日及
此退朝甚怒曰福建子不可信如此謝廓然因劾之
乃落職放罷尋又論茂良擅權不公矯傳上旨輒斷
賈光祖等罪遂責降安置英州父子卒于貶所覿與
廓然死後茂良家投匭訟冤遂復通奉大夫周必大

御札進呈復職上曰茂良本無罪遂復資政殿學士
謚莊敏茂良平生不喜言兵去國之日乃言恢復事
或謂覿客令人詠之云若論恢復必再留茂良信之
廓然論茂良亦以此為罪茂良沒數年朱熹狀其子
傳副本讀之則事雖恢復而其意乃極論不可輕舉
猶平生素論也深為之嘆息焉相辭史弟史良友良
皆進士子受長皆仕朝最值史彌遠當國修先世故
怨屏不用最亦安於退處最後除知汀州不赴孫曾
甚頃等皆殖學有名云出莆詩述

龔茂良傳第二十五

鄭僑傳第二十六

鄭僑字惠叔興化縣人唐右散騎常侍兼侍御[illegible]之後也僑幼上禮部為舉首與兄薦興同升及自太學再薦弟僑亦貢于鄉乾道五年廷試進士有司奏僑策居第二孝宗覽而異之擢第一簽書鎮南軍節度判官歲滿就佐帥守講求荒政凡數十事後以為法轉著作佐郎兼國史實錄院屬官吏部司封介然以靜重自守不一至執政之門以左氏春秋侍講東宮為陳大義而忠拳拳於父子君臣君子小人之際請外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振綱紀弊不擾而濟

淳熙八年淮浙歲凶遴選常平官孝宗以淮東昔處宗室貴戚多不得人必擇一士為之僑方丁內艱未終禫而命下服除過闕奏事首勸孝宗責躬求言遂請米得四萬石以繼常平之乏既入境宣布上意令民皆知有恃以活而無轉徙之思倒廩勸分增廣諸郡糴籍循行州邑損益其未盡善而督課其不如法淮鹽賦入甲天下歲久積弊本錢益朘所負數十萬亭戶重困先之以身弊蠹自除踰歲所給緡三百九十萬緡疲瘵以蘇濬治漕渠五百餘里凡所施行一於便人利物孝宗詢知僑風績召歸以為言官數對宰輔問其策賜僑以有憂之疾累丐祠未幾復提舉江東入為禮部郎中兼太子侍講天少雨應詔上封事孝宗以僑言面戒大臣會高宗崩孝宗欲行終喪之制僑與聯事者參稽古今以求其當時孝宗在德壽宮大臣欲先表請還內又表請聽政者僑曰喪不離次禮也今雖不克如古詎可遽以此指以聽政為詞則意自及之矣除起居舍人館伴金弔祭使奏言陛下追復古制欲縞素三年而弔者不易服請詰之孝宗曰夷狄為歟何足與爭於是太子參決啟擬宮僚孝宗曰鄭僑自好故遷侍從者皆罷兼職而僑獨以太子請留為左庶子尋又兼權給事中適婉容陳氏父以墨詔遷官僑封還之孝宗為寢其命殿前副指揮使郭棣交通宦貨朝無敢言僑因其進秩及于請數四論格弗下前奏事孝宗曰卿屢獻忠讜朕甚開納還中書舍人六押制勅悉由僑手訓詞有體天下誦之差充金國賀正使至則虜王已寢疾其下匿不以告將入門宣徽使傳言感冒未能視朝令使人就東上閤門進書於是館伴求十餘輩趣入僑捧書屹立徐曰東上閤門臣寮進表章之地某等恭持皇帝書來乃於此投進他日使還復命失職之罪首

領不保不若死守以全職分虜知不可屈即密告以其主病篤之意僑守益堅自朝至于日中敵色愈厲久之宣徽使復來曰使人且歸館及暮復遣吏怵脅且謂書不進何以得歸僑曰若固殺我微軀且不足顧何歸之云元日將發傳命遣回至中山聞虜主至境光宗已受禪道除給事中入見光宗嘉奬他日從容問對重華宮孝宗顧僑曰卿守節不屈舉措得宜兼侍講修撰實錄僑在門下諫官左遷降胡建節隨龍人醫官內侍横恩論駁不遺餘力疏姜特立之姦踈添差總管除命權吏部尚書光宗曰卿在瑣闥所

論公正銓曹綮劇令以付卿進兼侍讀僑每以畏天進德孝敬問學親君子遠小人開廣言路謹惜名器脩政事令愛民節用為光宗言光宗常嚮納之先是僑請更迭外任光宗不許曰潛藩舊人宜在班列事有缺失得相裨補閱半載又一再伸懇除顯謨閣學士知建寧府平決無留事以公使錢為下戶代夏輸而力請損諸縣版帳之太重者移知福州尤以簡靜致理罷義倉和糴之弊減古田偏重之賦改知建康府過闕召見勞問僑舉時事之大而可憂者反覆以諫再命賜對所言益切光宗方虛副樞以待而僑竟

以直不果留至建康久旱之餘歲仍不登請求荒政參以所宜蠲賦招商公私融廩所活甚衆召還吏部辭不允三上祠請詔復任以畢荒政進龍圖閣學士寧宗即位復以尚書趣召懷來之說即日命侍讀兼知實錄院脩撰日已為再御書筵拜同知樞密院事明年參知政事僑登二府論無所成然不市恩不干譽不立黨與不私好惡欲以清靜和平輔天子玄默之治既而屢以疾求退寧宗亦屢諭留之又明年進知樞密院事選將練兵討論軍實謹防邊備操執紀綱法度以抑僥倖頃之復懇求辭位寧宗數遣使趣入

詔有司毋受章奏又還所上劄子僑請不已寧宗手書牘尾曰忠誠重厚朕所倚毗累丐退閑殊咈皆意且面諭以將大用甫三月再上章求退除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辭曰寧宗循示以復召之意僑請平國論而無偏聽嚴邊防而無輕信移知建康府僑先已兩上祠請及是還里固辭提舉洞霄宮三疏告老以觀文殿學士致仕卒僑孝友端重簡澹無他嗜好平生所為皆有常度故受知二朝見稱忠實或以僑嘗被援韓侂冑指為韓黨云子守仁寅守正等 出事書宋 最知名

寅字子敬號肯亭僑游洋之濟陽人晚居郡城東子
孫遂為莆人寅以父任補官歷知吉州召對言濟邸
冤狀指斥權臣端平初召為左司郎中兼樞密院
副都承旨又請為濟邸立廟且言三邊無備宿患未
除宜正綱紀抑僥倖汰冗兵以張國勢竟以執法守
正出知漳州卒寅靜重博洽藏書數萬卷名賢真德
秀王邁陳宓皆與為友鄉評薦海內名士十二人于
朝寅其一云以上舊志

鄭僑傳第二十六

林劉陳黃卓傳第二十七

林光朝字謙之少有聲場屋再舉禮部不第不復以
得失為意聞吳中陸子正嘗受學於尹焞因往從之
游自是專心聖賢踐履之學通六經貫百氏出入
起居必中規矩稱為南夫子四方來從學者歲亡慮
數百人其為教不專於詞章為進取計蓋以身為律
以道德為權輿故自紹興以來四五十年士知洛學
而以行義修飭聞于鄉里者光朝作成之也平生未
嘗著書其於聖賢微言有得於師傳者惟口授學者
使之心通理解嘗曰道之全體存乎太虛六經既發

明之後世註解固已支離若復增加道愈遠矣孝宗
隆興元年光朝年五十始以進士及第授左迪功郎
袁州司戶參軍未上乾道三年龍大淵曾覿以潛邸
恩倖進光朝與劉朔以名儒薦對頗及二人罪由是
光朝改左承奉郎知永福縣而大臣論薦不已召試
館職為秘書省正字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檢討官
六年四朝會要書成遷著作佐郎進國子司業兼太
子侍讀史職如故九年張說再除簽書樞密院事光
朝不往賀遂以直顯謨閣出為廣西提點刑獄淳熙
元年移廣東茶寇自荊湘剽江西薄嶺南其鋒銳甚

光朝督二將進擊連敗之賊宵遁帝聞之喜曰林光朝儒生乃知兵耶加直寶謨閣召拜國子祭酒兼太子左諭德四年帝幸國子監命講中庸帝大稱善面賜金紫不數日除中書舍人兼侍講是時吏部郎謝廓然由曾覿薦賜同進士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命從中出光朝愕然曰是輕臺諫羞科目也立封還詞頭天子度光朝決不奉詔改權工部侍郎請外以朝散郎充集英殿脩撰知婺州引疾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年六十五卒諡文節光朝老儒通練世務負士望甚重在後省久未有建明呂東萊私謂所知曰未知此

老若爲收殺及繳駁謝廓然除命乃喜曰此舉過江後未有也光朝旣殁朱文公嘗嘆曰其少年過莆見林謙之方次雲説得道理極精細爲之踴躍鼓動退而思之忘寢食及後來再過則二公已死更無一人能繼其學者矣光朝所著文詞有集二十卷陳宓序之謂其森嚴典美精深簡古上參經訓下視騷詞他人數百言不能道者先生宜數語雍容有餘劉克莊亦謂高處逼柳子厚穀梁平處猶與韓並驅世亦不以其言爲過云姪成季從朱文公遊有學行嘉泰中特科終興國軍判官（雜出宋史本傳并名公帖述等書）

劉夙字賓之莆自林光朝倡聖賢踐履之學夙與弟朔師事之得其傳夙擢紹興二十一年第調吉州司戶參軍添差溫州教授以弟朔爲溫州司戶迎母行又紹興間又與溫州教授莫冲兩易以便親從之作養人才多所成就孝宗即位召對除秘書省正字移樞密院編修官以親老侵尋求去無何兼國史院編修官應詔上書以便民也上嘉嘆問而得乎力請不然除著作佐郎輪對首論與將近侍備准一事人以江浙水本詔陳得失乃上疏曰陛下與曾覿龍大淵輩觴咏唱酬罷卒相易大將待其言而後決臧否守裁

僥倖當自宮掖近侍始又及黃門邀格宰相臺諫不振職及講邊防辨才德凡六事丐外章再上以爲荆湖北路安撫司參議官以興化猶剩米病民請蠲之乾道元年以親老丐祠主管台州崇道觀三年差知衢州期年政平訟簡會曾覿副賀金正旦道衢謁夙不納後求去徙知溫州明年引疾歸甫一年卒是歲王龍學龜齡芮司業燁俱卒而夙後繼之呂祖謙悼以詩曰今年襟上淚三泣萬夫雄林光朝答士友慰弔之書有云賓之愛君均於愛親憂國過於憂身古有道直今難其人其爲一時名賢之所推重如此餘

見弟朔傳中風二子彌正彌邵
彌正淳熙八年進士嘉泰初爲考功郎嘗爲宋子定
謚曰文韓侂冑兵禍有萌使彌正如兩淮還言無故
而先發天理不順無豫而輕舉人謀不從侂冑怒官
終吏部侍郎子克莊別有傳
彌邵字□翁以蔭平敎家貧有書數廚彌邵悅益
先淳卧起其間不爲舉子業惟以學古爲心自六經
以下莫不博綜古今經制義理一以洙泗關洛
之語爲法事必求通理欲實踐自童至耄確然不移
少以貧食於學後棄去郡博士俞來致學俸卻不受
郡守楊棟創尊德堂於學宮以處之亦不久留及棟
提點福建刑獄復論薦于朝未報卒年八十二子宬
由科第知古田縣遷禮部例授彌邵京秩詰己下憚
不敢自彌邵性狷介常貫經於陳密評史於鄭寅問
易於蔡淵自是之外罕與人接臨卒猶爲諸孫講張
栻集解孟子一章所著有易藁漢考等書藏於家
克莊字潛夫少有異質日誦萬言爲文立就嘉定二
年郊恩補將仕郎調靖安簿以宣教郎知建陽縣新
考亭祠祀朱范劉魏四賢于學雜賦糶倉二千斛方
以邑最聞而言官李知孝梁成大箋其所詠落梅有

朱三鄭五之句以謗訕擿其罪鄭清之力爲辨釋得
通判潮州改吉州端平初元有旨都堂審察除將作
簿爲閩帥真德秀參議官改宗正簿二年除樞密院
編脩官兼權侍右郎輪對言服天下莫若公今失之
私鎮天下莫若重今失之輕又言權臣壞朝綱開邊
豢兵驕惰蠶食僥倖之俗不可回諸賢起而當之
天人未應饑饉疑初意無使邪說搖正論又言若川
之事出於迫脅向止議其罪不原其情近繼後其爵
未雪其冤皆人所難言尋除知漳州嘉熙元年改知
袁州坐先言濟王事爲御史蔣峴所劾與方大琮王
邁同罷歸既而予祠遂擢江西提舉改廣東就升漕
攝帥奉給例券皆卻不受買田二百畝以贍仕於南
而以喪歸者淳祐四年除江西提刑訪求民瘼徼擇
獄冤除將作監改直華文閣因舊任六年令赴行在
奏事遂除太府少卿既至面對三劄首言委任之失
次言謀議之誤次言當上法祖宗使善類常合言路
常通御劄劉克莊文名久著史學尤精可特賜同進
士出身除秘書少監今與尤焴同任史事次日兼權
國史院編脩實錄院檢討官又三日兼崇政殿說書
轉對言今日之深憂莫如國本未建援引[illegible]兼

中書舍人史嵩之既閣御筆除職予祠令克莊行詞
克莊奏嵩之有無父之罪四無君之罪七舊相致仕
令有詩嗣令已行嵩之之詞未知為褒為貶論奏不
已為殿中侍御史章琰劾罷七年除直龍圖閣主管
明道宮八年除宗正少卿兼依舊職知漳州就除秘
閣修撰福建提刑以便養辭及月丁內艱方禫除秘
書監有旨趣行既至兼太常少卿直學士院兼崇政
殿說書史館同修撰時事多內出克莊言祖宗盛時
內降絕少今中外除授不由大臣啟擬求者予者奉
行者習以為常臣竊惜之言忤當國尋除起居舍人
復兼侍講進言愈切力奏不草史宇之答詔十二字
除右文殿修撰知建寧府改福建轉運副使以鄭發
疏褫職寢新命提舉明道宮景定元年賈似道還朝
除權工部尚書兼侍講以年迫懸乞納祿除寶章
閣學士知建寧府五年除煥章閣學士守本官致仕
度宗咸淳四年特除龍圖閣學士仍舊致仕明年年
八十三卒謚文定克莊學問充積尤長吏事而為文
名所勝與德秀嘗以學貫古今文追騷雅薦之守官
聚斂不負所知晚年為賈似道一出君子惜焉所著
後村居士前後續新四集行於世輯閩名公事迹等書

劉朔字復之紹興三十年試禮部第一廷試甲科調
溫州司戶參軍與兄夙俱不輕許可學者輻輳其門會
歲饑疫火焚千餘家中表孚以祠董其事饑者與粟
病者與劑寒者與衲被為坊二命僧主醫療日
一至以藥囊粥釜自隨所活數萬人收道傍棄兒募
乳飼及聽無子者擇取孝宗初立與林光朝同召對
曰陛下何不延納憤激敢言之士而聽許直難堪之
言因以自考察成敗得失且及曾覿龍大淵罪狀改
宣議郎知福清縣以至誠待民聽訟無留滯市食掛
錢於門民當其物持錢去會病作請祠歸再召入對
於是虞允文贊孝宗恢復士多嚮之朔極諫以為宜
選兵將廣儲峙責成於端重堪事者從容以待其變
不可憑虛蹈空過為揣料決天下於一擲孝宗竦然
免試除秘書省正字以疾丐外除福建安撫司參議
官行至信安傳舍卒朔與其兄夙皆為時望所推夙
性挺特不以色假人朔則濟以和易至於輕祿位而
重出處厚名義而薄勢利盡言於朝盡心於官飭廉
隅公是非殆不相讓云朔二子起晦字建翁擢淳熙
五年第知貴溪縣召試秘書省正字兼益王府教授
尉有時望識者謂其材行不忝於其父而言官指為

僞學劾罷之起世推慶元二年第[illegible]
起世之子希仁嘉定四年進士[illegible]初有雷雨雹之異
應詔謂付授非材處置失當輕動干戈屢起釁端上
諫國家下詔答生天威警戒抑在是歟且擬七事以
獻於人才尤致意焉又曰論事之臣惟知攻上將任
事之臣惟知樂權勢所言皆歷拂貴近謗論壯之在
仕途六十年進爲之日少閒散之時多所爲士如徐
鹿卿皮龍榮輩多貴達而希仁乃發以謗退官苛大
夫平生每遇遷擢必有論建身雖屏處猶上箴闕失
惓惓忠愛畎畝不忘君云（出備志）

陳士楚字英仲少篤志問學長從林艾軒游乾道八
年登進士第調臨江戶曹攝新喻縣政大治改秩調
侯官縣丞相周必大薦之以國子監簿召對孝宗奬
其誠實十六年差樞密院編脩官紹熙初兼司封郎
除宗正丞兼嘉王府直講一日百官已趨班雪大作
宰相京丞稱賀士楚後至立於朝士皆稱嘆其開
經筵士楚講周書無逸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一章其
說曰百穀麗于土荄萌既敷方有實三農力于田務
草既除方有秋以喻小人有妨君子之意壽皇傳諭
曰陳直講說書議論精詳理致深與誠得師儒之道
賜以金樽玉甌金錢歷軍器少監提舉江南東路茶
鹽公事歲儉民饑不憚巡訪全活者衆再除侍右郎
右史退葺御書閣宿陽春堂揖壺樓觀稼亭皆爲銘
揮灑慶元改元除侍講四月以疾卒贈儀甚厚林希
逸守莆祠艾軒網山樂軒于城山後人以士楚侑享
云（出雜志等書）

黃紹字去野少從艾軒學志行高古同遊士自劉夙
劉朔林亦之而下皆推讓焉一第而夭僅止懷安縣
丞

卓先字進之少從艾軒游年十五發鄉解屢試南宮
不利紹興四年年四十以特科調龍溪主簿歲旱疫
施藥多所全活遷永慶軍節度推官郡倚以治爲建
寧軍節度推官歲亢旱松溪政和建陽甫城四邑仰
食下流客米府禁米舟出城先爭曰四邑非建民耶
守史彌堅以是重之後以倦遊歸里卒先平生居官
廉持言論據經是古與人寡合陳宓鄭熾許與特甚
而傳伯成尤器重之（出備志）

林劉陳黃卓傳第二十七

鄭厚鄭樵傳第二十八

鄭厚字景韋興化縣人唐右散騎常侍兼侍御史積之後四歲讀書一覽千言輒成誦七八歲通解經旨稍長下筆成章援引古今議論時令法行士子惟通一經厚獨兼之自太學歸講學鄉林從游者衆與從弟樵從物理之學守文虛中一見異之嘗貽以書曰士弊於什將久矣安知亦有淵源深取不爲俗學所潰如二公者乎紹興五年再舉禮部奏賦第一廷對六千言指陳無隱高宗聞厚姓名有詔特循兩資與陞擢差遣授左從事郎泉州觀察推官嘗上奏三事曰國勢治體兵餉紹興八年以趙鼎薦召對因言御將固本攬權之方高宗嘉納會鼎去國詔任滿日改合入官明年至泉適罰爲泉守事皆屬厚尋以郡吏究死獄誤以甲爲乙與守佐皆連坐解去踰年除廣東路茶鹽司幹辦公事歷昭信節度推官與守將討平齊述之亂掩骼埋胔賑給流離郡賴以安改左承事郎知湘鄉縣縣號繁劇厚臨之以公吏民畏愛郡守部使者皆待以賓友與之談論經理未及代卒厚器局宏遠學問該博尤善屬文以左氏爲法嘗著存古易去彖象文言大傳以爲皆後之學易者所作又嘗著書號藝圃折衷指湯武放代爲亂臣賊子之首論伊尹放太甲周公相成王攝政爲啓後世篡逆之禍詆孟子誦仁義而賣仁義爲儀秦之雄其他立論與古聖賢相悖者尤多當時蓋嘗坐是爲臺官所劾十年不調云（[illegible]）

鄭樵字漁仲厚之從弟也父國器太學生嘗鬻田築蘇洋陂人念其德歿于姑蘇時樵年拾陸盛夏徒步護喪歸葬自是謝絕人事結廬越王山下閉門誦習既又築草堂夾漈山以居久之乃遊名山大川搜奇訪古遇藏書家必借留讀盡乃歸晝理簡編夜觀星象飲食寒暑俱忘專以討論著述不爲文章自負不下劉向楊雄一時名人若李綱趙鼎張浚皆器重之初爲小學經旨禮樂文字天文地理昆蟲草木方書之學皆有論辨紹興十九年上之詔藏秘府復還草堂諸厲所學從者二百餘人尋丧母哀毀廬墓三年部使者舉薦者三舉遺逸者二皆不就紹興二十七年以侍講王綸賀允中薦應召明年上殿奏言臣處山林三十餘年脩書五十種皆已成之書其未成者臣取歷代之籍始自三皇終于五季通脩爲一書名曰通志參用馬遷之體而異馬遷之法謹撫其要覽

十二篇名曰脩史大例帝曰聞卿名久矣敷陳古學自成一家何相見之晩耶授右迪功郎禮兵部架閣力乞還山自監南岳廟還家論著閲四年通志成紀傳世家載記用舊而以年表爲譜以志爲畧十五畧不涉漢唐諸儒議論五畧雖本前人之典亦非諸史舊文蓋平生所考論者弘綱機要皆聚於此乃詣闕請對上之會車駕幸建康戒嚴樵未得見以為樞密院編脩官尋兼權檢詳諸房文字時虜勢張甚樵言歳星分在宋金主將自斃後果然明年春高宗至自建康命以通志繳進會病卒年五十九學者稱夾漈

先生樵於學無所不通其論書則先按伏生孔壁之舊與漢儒所傳唐世所易以辨其古今文字之所以訛傳春秋則首考三家之文參以同異而斷其簡策傳寫於口耳授受之互有誤説詩則辨大小序之文別風雅頌之音正二南王化之地明鳥獸草木之實類皆信而有證居鄉累歳不一詣守令門人東脩一無所受筆削雖詔從官給未嘗取也見人寸善推譽如不及有來質問者苟可告語為之傾倒数於當路薦林光朝林豪增㮚蘇攸以紹先志作求賢橋過來者苟一有利於人必力爲之詩文之存有夾西集五

十卷子翁歸（節出宋史本傳及事迹等書）

鄭厚鄭樵傳第二十八

鄭黄方黄傳第二十九

鄭可學字子上號持齋露之後少孤貧由鄉薦兩浙
漕試再貢禮部皆不利道武夷見朱文公從學自以
稟性卞急於懲忿工夫尤力久之最稱得文公精
要文公守臨漳賓禮可學以教其子弟晚年刪定大
學一編曰此書欲付得人惟子上足以當之凡四方
學者疑問多使可學是正而士友之南者必見可學
而後行當代聞人如曾逢曾逮與為忘年交呂祖
儉李孟傳廖德明皆敬禮之前後三奉大對嘉定
四年始授忠州文學是歲廖德明帥廣招致郡齋湖
南漕使曾槃檄攝衡陽户曹道卒所著有春秋博議
等書 出事狀

鄭耕老字穀叔父安正少負才學篤志訓詁子嘗絫
當堂舉門里子弟講學一時名士多從之游耕老登
紹興十五年進士第主懷安縣簿母喪調溫州法曹
改明州教授四明自女真焚蕩之後學陋教弛耕老
更營學區為講說科舉之外者侍從多以通經術薦
召見奏言太祖嘗問趙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曰道理
最大知道理為大則必不以私意而失公中孝宗悅
親擢國子監主簿添差福建安撫司機宜文字滿秩

極歸南陂素屏聲律浮靡讀詩易論語孟味其深
微皆有訓釋榮利澹如也凡箕其老特奏名 出莆陽比事等書

鄭獻翁字帝臣偁王之裔也少從鄉先生黄績學嘗
與朋儕私自較藝一月作三十餘論衆皆驚服第咸
淳元年進士終漳州推官至元改物故官例起叙用
而獻翁以老病免為人豁達表裏洞然偉容貌眉目
踈秀鬚長至腹見者拭目方是時前輩耆德多已淪
謝後生頗習浙俗獻翁獨以所學傳於人故家子弟
猶賴之不墜其業顧長卿兄弟皆出其門復與黄績
之子仲元及其徒林應成輩倡仰止之學續東湖之
祀齋田數十畝為春秋釋奠之費年七十餘卒 出吳源至正莆陽志

黄士毅字子洪自莆徙居吳不忘故鄉因號壺山幼
知嗜學為向上事業方慶元詆排道學士毅徒步趨
閩師朱文公命曰觀一書夜叩所見文公嘗告以靜
坐勿雜喚醒勿昏居數月授以大學章句終其身從
事於斯著述甚富類註儀禮譔次文公書說及文集
又因語録成書分門序次為語類嘗言孔孟之道至
周程而復明至朱子而大明識者以為知言 出通志

方大壯字履之延範之裔少穎悟操筆成章艾軒二
劉咸推重之年長不事場屋專心求道朱文公至莆

叔所學就正焉得其親傳之懿日與同志講明自號從齋文公為書其扁大壯性孝執父喪三年不出戶既沒勉子姪養其母戒治喪無用浮屠冠衣束帶而沒學者稱從齋先生子大東字東叔弱冠文藝絕流輩年五十始與二子洧孫澄孫同拔漕解明年第進士乙科調泉州永春縣主簿卒（出事迹等書）

澄孫字家仲以字行少能文落筆若宿構者淳祐七年廷對萬言終始欲聚君子以續國氣脉明公論以強國精神又請立濟陵後錮秦檜子孫竄史嵩之以謝天下擢甲科為邵武軍學教授賓禮耆宿作成後秀節學原贏錢及校官倒券置貢士莊秩滿監激賞所酒庫以恭去辟淮西制置司幹官入為國子監庫官校籍南宮坐論去取不能下氣去添差通判南劍州改泉州辟淮西制置司參議官適虜渡江治法征誅悉得之而行虜退知邵武軍邵武歲三易守蒙仲博節以繼之絕擀柔獷俗表倡儒行請立樵川書院以廣教養郡故閩增一秩尋以秘書丞召卒蒙仲初年挾才乘氣既乃務為謙和一時諸賢皆折節與之友方大琮王邁劉克莊尤愛厚之始以文字見知賈似道及似道相蒙仲獨求外補自放終其身子公櫂

櫂字立道以遺澤補將仕郎擢咸淳元年第先是家仲臨終以世業勉公櫂果以詞賦魁福建漕試歷廣州教授太常寺主簿以歸與劉黼興化再被元兵甫罷厲戮故官遷變衣冠求見元帥咬都公櫂獨以大義責之咬都反降勢禮遇然公櫂竟不仕卒平生著述甚富時稱石嵓先生（出事迹）

方符字子約大壯兄子少授學於叔父以鄉試上春官道考亭拜朱文公於精舍留語累夕為作字說第慶元己未進士文公以書賀大壯云符清苦自勵窮達得喪惟命之安歷潤衢二州教授知瀏陽縣通判徽州未上卒（出備志）

黃補字季全號吾軒滔之後父端第紹興十二年進士歷惠州教授終安溪縣令補侍宦惠州時求嘉陳鵬飛適謫居于此因得師友之其為學專用心於內而世間利達不少動其心已而以其學教授于鄉及門者數百人特林光朝講學城南補在城東幾與齊名乾道八年登特科授高州文學調高要縣尉卒有九經解等書（出八閩通志）

黃績字德遠滔之裔兄穎寶慶二年進士績少凝重稍長棄舉子業慨然有求道之志始遊淮浙遍參諸

老中年還里聞陳宓潘柄從黃幹得朱子之學遂師事之與同志十餘人集陳氏仰止堂旬日一講宓柄卒績與同門友築東湖書堂於望仙門外泉畔請田于官春秋祀焉諸賢講如二師在時向之同門友又皆相與就正於績故績雖布衣然爲鄉先生三十年門人著籍以數十百計郡守佐博士皆加敬禮先是郡守楊楝即學宮建尊德堂以處劉爚邵暨爚邵卒後虛其堂無敢居之者至是邦人相率推績繼之涵江書院始賜額又以績兼其山長然皆非其好也晚聞趙以夫作易通與之上下其論以夫謂爲益友績兄弟皆與劉克莊善克莊目績曰愛友績曰畏友績以獨不愧名齋克莊爲記所著有四書遺說家書藏於家平生不喜作韻語時有感興亦自得風人之趣云績前卒有星隕書樓之西及卒又有雷雨之變君子謂績匹夫而生死之際天變若是殆異於衆人耶林志事

仲元字善甫號四如績之子也少刻志讀濂洛關閩及父績所傳潘陳二師之書抄拾唐宋名人之文凡二百四十二家文學爲時推重第咸淳進士前後五除官最後除國子監簿皆不赴宋亡後更其名曰淵字天叟又併改四如之號而以韻鄉聲翁彥安爲稱恬然窮居深入理奧學文必檀弓穀梁學詩必三百篇陶韋柳州推廣先志凡其口講心授莫非仰止傳習之懿而尤嚴東湖之祠晨必謁朔望必參二仲釋菜暇則課守者洒掃風雨則視其蓋障雖老不少廢年八十二卒仲元說經闡與先賢異同其爲文亦類艱深至於奇古處殆不可句云有四書講稿等書藏於家出事述

鄭黃方黃傳第二十九

張林余林鄭謝傳第三十

張弼字舜元僊遊縣人性恬淡好學尤刻意於易以爲繫辭者聖人所以發易藴其大例當在於此乃置諸家之傳註獨執經誦之凡三十年忽有所悟久而益信乃以所得大例幾百條推明爲書根象數原義理得與民同患之實用雖與前此談易者異同而用於爻象之辭一字皆有所本(林頤叟)足以上極道德性命之理下及昆蟲草木之微禮樂典章法度可指吉凶悔吝動靜先知有漢晉易家所不到者(出莆陽文獻)紹聖初丞相章惇以其名聞并上所著書賜號葆光處士三年朝奉郎林伸等百五十三人列薦于府師部使者轉以上奏勅授福建司户叅軍充泉州州學教授彌欝欝然若有不樂者未赴官而卒(出事述等書)

林豸字商卿幼孤隨母鞠於外祖陳次升家以故得盡讀六經百氏之書多聞元祐名臣出處大節與宋累朝典故後還居真州又得事劉安世任伯雨陳瓘諸公而與任申先象先兄弟爲忘年交所得益加於前紹興初嘗爲簽樞徐俯禮致而終不肯受其薦奉母歸閩救水盡歡母没終喪不謀婚娶曰吾有弟不至絶先人世不問家事曰吾以付二弟若復以家事相關自安能遂吾志哉寓跡龍華寺法華菴榜所居軒曰聽雨小園曰意足日怡然於其間縣官希見其氣味或可語者時一見之非其所好扣門不納也處之四十年如一日平生身不接俗人口不談世務足不踐舉場隆興元年春監司帥臣列薦有旨召赴行在力以疾辭其秋丞相陳康伯樞密黄祖舜再取旨令監司郡守敦促之復引疾不就於是陳孝則林孝澤皆泉莆偉人適以憲漕會閩中相繼率三數百人以豸名聞叅政周葵以重望鎮泉山即以孝則孝澤之狀上孝宗爲再促召亦不赴乾道四年詔特與進士出身添差興化軍教授未一考而卒年七十自號淳齋(出事述等書)

林鼒字恭之淳熙三年登進士第少有文名從游艾軒之門試教官科中首選調臨安府學教授卒同邑有傳蒙者字景初少亦從艾軒學工詞賦兼五經孝宗朝嘗著萬言書上之退而講學龍池以淑後進自號與軒後以了矩恩封從政郎(出仙谿志)

余元一字景思淳熙五年以詩學魁南宫登進士乙科娶勉齋黄榦之女弟而榦則朱文公壻也因得親炙於文公始見之日以仁義禮智信分作五論及自著

文集為贅文公頗敬愛之嘗有答余景思書見文公
別集歷官知同安縣號稱清廉終池州通判同邑有
林德遇者字若特性質厚純一日忽發憤留產業糧
走武夷山中拜文公求教令日誦論語集註久之覺
有所開悟發於文辭亦明暢可觀文公卒復往赴葬
家居與貫齋陳沂相友善切磋漸磨卒為鄉名士云
出仙谿志

林磻字岦獻嘉定十三年登進士第少負雋聲從游
者衆爠軒王遇嘗師事之官止海陽縣尉同邑林蒙
亨字宿西其學於天文地理諸子百家之書無不該
貫莆泉學者多從之遊而遇尤敬焉所預鄉書不第
後以子有之恩贈朝請郎出仙谿志

鄭昀新字中實先世自建之浦城遷于僊遊以太學
生登嘉定十六年進士第知晉江縣建問政堂輯論
語繫於政者二十四章書于壁以便省覽又建縣學
文宣王廟闢一堂扁以尊道時真德秀守泉頗敬重
之邑民相與立生祠于紫澤宮尋通判處州監右藏
東庫遷國子書庫授都大提管卒遺命治棺衾一以
儀禮從事昀新少授業黃榦之門答問甚詳嘗考究
禮書成編名曰禮學舉要亦參質於榦及楊復諸先生

又撰禮學從宜一集居家好義有家塾義莊德秀嘗
為之記出仙谿志

謝升賢字景芳少篤志義理之學以太學生登端平
二年進士第調滄光縣尉會教官闕員守委攝學事
廣州濂泉書堂新成帥漕方大琮檄為堂長提刑楊
大異又檄為桐江書院堂長其後大琮大異皆薦于
朝乞充師儒之選官至興寧縣令所著有太極西銘
說易通庸學語孟解大意皆推本朱文公之書嘗曰
欲溯道之所出以究其終則必先三書而後四書欲
窮道之所入而反其始則必先四書而後三書自號
遯齋出仙谿志

張林余林鄭謝傳第三十

方信孺傳第三十一

方信孺字孚若儀七世孫父崧卿擢隆興元年進士知上饒縣以政績聞通判明州秩滿知南安軍律身廉蒞事勤平易得民移知吉州罷米運力勝錢歲萬餘緡減放諸邑月斛錢歲六萬八千緡作六一堂於郡治東北隅祀歐陽文忠公搜遺墨八卷刻石其中除廣西轉運判官改定鹽法奏罷歲解鄂州錢十一萬緡採訪鹽課利害編爲書十二條上之崧卿自治嚴接人一團和氣平居常以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之語戒飭子弟所得祿賜半爲秘書之費家藏書四萬卷皆手自校讎嘗校正韓昌黎文集又譜其經行次第爲韓詩編年凡十五卷刻南安郡齋[illegible]信孺有雋材未冠能文周必大楊萬里見而異之以父蔭補番禺縣尉盜劫海賈信孺捕之盜方次聚分鹵獲悍駭欲遁舟信孺已使人負縱舟去矣悉縛盜不失一人韓侂胄舉恢復之謀諸將僨軍邊釁不已朝廷尋悔金人亦厭兵乃遣韓元龍來使而都督府亦再遣壯士遺敵書然皆莫能得其要領開禧三年近臣薦信孺可使自蕭山丞召赴都命以使事信孺曰開釁自我金人設問首謀當何以答之侂胄矍然假朝奉郎樞密院檢討文字充樞密院參謀官持督師張巖書通問于金國元帥府至濠州金帥紇石烈子仁止于獄中露刃環守之絕其薪水要以五事信孺曰反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於古無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忍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還耶信孺曰吾將命出國門時已置死生度外矣至汴見僉左丞相都元帥完顏宗浩出就傳舍宗浩使將命者來堅持五事且謂稱藩割地自有故事信孺曰昔靖康倉卒割三鎮紹興以太母故暫屈今日顧可用爲故事耶此事不獨小臣不敢言行府亦不敢奏也請面見丞相決之將命者引而前宗浩方坐幄中陳兵見之云五事不從兵南下矣信孺辯對不少詘宗浩叱之曰前日稱兵今日求和何也信孺曰前事興兵復讎爲社稷也今日屈己求和爲生靈也宗浩不能詰授以報書曰和與戰俟再至決之信孺還詔侍從兩省臺諫官議所以復命衆議還俘獲罪首謀增歲幣五萬遣信孺再往時吳曦已誅金人氣頗索然猶執初議信孺曰本朝謂增幣已爲卑屈況名分地界哉且以曲直校之本朝興兵在去年四月若貽書誘吳曦則去年三月也其曲固有在矣如以強弱言之若得滁濠

我亦得泗漣水若誇胥浦橋之勝我亦有鳳凰山之捷若謂我不能下宿壽若閭廬和楚果能下千五事已從其三而猶不我聽不過再加兵耳金人見信孺忠懇乃曰割地之議姑寢但稱藩不從當以叔為伯歲幣外別犒師可也信孺固執不許宗浩計窮遂密與定約復命再差充通謝國信所參議官奉國書誓草及許通謝百萬緡至汴宗浩盡變前說怒信孺不曲折徒自遣以誓書來有誅戮禁錮語信孺不為動將命曰此事非犒軍錢可了別出事目信孺曰歲幣不可再增故代以通謝錢今得此求彼吾有隕首而已將命曰不爾丞相欲留公信孺曰留於此死辱命亦死不若死於此會蜀兵取散關金人益疑信孺還言敵所欲者五事割兩淮一增歲幣二犒軍三索歸正等人四其五不敢言侂冑再三問至厲聲詰之信孺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侂冑大怒奪三秩臨江軍居住信孺自春至秋使金三往返以口舌折強敵金人計屈情見然憤其不屈議用弗就已而王柟出使定和議增幣函首皆前信孺所持不可者柟自廟堂信孺辨折敵首於強悍未易告語之時信孺當其難柟當其易柟每見金人必問信孺安在公論所推雖敵人不能掩也乃詔信孺自便（柟出使史）尋通判肇慶府復奉議郎峒寇竊發被旨同參德明措置收捕就命知韶州至郡即封崇張九齡餘靖墓擒赤水峒賊首戮之轉承議郎知道州首罷不檢士號十虎者飾濂溪祠作太史關表元次山遺跡俄提點廣東刑獄奏縱獨部久不決之訟數百十人前政所發摘冤繫守令考罪虛實多奏釋之轉朝奉郎轉運判官遂踐其父世職深知鹽筴利害操幹裁摶自出新智以漕計之餘新學宮增七廩創類試院又蠲諸郡鹽逋三十六萬緡歲舉必先孤寒小校裨將有不幸者必歸其喪與孥遷淮東轉運判官兼提刑知真州即北山匱水築石堤袤二十里人莫知其所為後金人薄儀真守將決水匱以退敵城乃獲全山東初內附信孺言豪傑不可以虛名駕馭武夫不可以弱勢彈壓宜選威望重臣將精兵數萬開幕山東以主制客以重馭輕則可以包山東固江北而兩河在吾目中矣坐貢降三秩再奉祠稍復官信孺性豪爽揮金如糞土所至賓客滿其後車使北時年纔三十既齟齬歸營室蓄貲自放於詩酒從昔用竭賓客益落信孺尋亦死矣（雜出事迹及本傳）

方信孺傳第三十一

陳居仁宋棐林枅傳第三十二

陳居仁字安行父太府少卿膺娶明州汪氏女因家焉膺初為汾州教授佐守臣張克戩捍金人後知忠州單騎造曾袞壘譬曉降之鄧僧王法恩謀逆事覺或請屠城膺方為御史力論多殺非聖世事脅從者悉寬宥居仁紹興二十一年舉進士秦檜與膺有故有欲以一見可得美官居仁曰是有命焉終不自通詔脩高宗聖政妙選寮屬與范成大並充檢討官淮甸交兵魏杞以宗政少卿使金辟居仁幕下時和戰未決金兵駐淮北人情恟懼突騎大至舉弓夾道居仁上馬猶從容舉酒屬杞天寒且釂此觴觀者壯之乃諭金人開道入李成禮減歲幣而還及杞秉國柄居仁忍貧處遠次未嘗求進虞允文欲引以為用不就允文欲與論兵謝不能退而貽書謂有定力乃可立事若徒為大言終必無成幸成亦旋敗允文為之色動嘗轉對言立國須定規模陛下非無可致之資而規模未立孝宗初頗不懌曰朕未嘗不立規模居仁奏陛下銳意恢復繼乃通和和戰守三者迄今未定孰為規模耶允文曰此正前日定力之論其今益知此言之當也進秘書丞入對論文武並用長久之

術陛下獎進武臣深得持平救偏之道然未必得智
謀勇畧之士或多便佞輕躁之徒將復有偏勝之患
帝嘉納擢禮部郎官嘗言臺閣宜多用明習典故之
士帝問其人居仁以李壽莫濟對甫數日召壽居仁
力請外乃知徽州帝令陛辭慰諭遣之至郡告以天
子節經費以惠儉孫不能推廣聖德吏則有罪乃招
三衙軍帥二表于庭有輸納中度而遣抑退者抱所
輸立表下親視之人無留滯吏不能措手輸流若恒
裝蘊以歸鄰州有訟多請臺省乞決於居仁秩滿邦
人挽留由間道始得去入對帝舉新安之政獎之請

編類隆興以來寬恤詔令有曰法久則易玩事久則
易怠惟申加戒飭有以儆其觀聽則千萬年猶一日
帝曰名言也又言歸正忠順過於優渥而遇戰士反
輕此曹出萬死策勳今老矣添差已罷廩稍半給至
丐于市軍士解體乞加優恤以全終始念功之意堅
後生圖報之心帝覽之嘉歎會駕大閱白石即命再
添差兩任衣糧全給三軍爲之呼舞留爲戶部右曹
郎官命未下朝方推會要賞帝曰陳居仁治行爲天
下第一可因是弁賞之特轉朝議大夫會樞府闕員
方進擬帝曰豈有人才如陳居仁而可久爲郎乎即

授樞密院檢討文字尋爲右司遷左司又遷檢正中
書門下省諸房公事歷兼左藏諸庫居仁初視案牘
嘗謂有罪幸免則冤者何告誣枉者七人皆嘗叙復
執政難之居仁退疏其冤狀上之帝曰居仁精審尚
復何疑詔以旱求言居仁乞命公卿務行寬大假吏
部尚書使金還兼權中書舍人泛恩濫賞封繳無所
避因言恩惠不及小民名爲寬逋負實以惠頑民耳
名爲赦有罪實以惠奸民耳願盡放天下五等戶身
丁四等戶一半從之安定王子彤乞封妾爲夫人居
仁繳奏帝喜迎謂有補風教又論君人之道貴在執

要令陛下親細故而忽遠猷專末節而忘大體願舉
綱要以御臣下省思慮以頤精神詰旦令清中書之
務權直學士院帝曰內外制向委數人今陳居仁一
人當之不見其難乞詔大臣博議絕浮費汰冗兵計
當省之數定蠲除之目此富民之要術也以集英殿
修撰知鄂州築長隄扞江新安樂業以養貧病之民
發閑田歸之進煥章閣待制移建寧府歲饑出儲粟
平其價弛逋負以百萬計代輸畸零繭稅有因告糴
殺人者會赦免居仁曰此亂民也釋之將復出爲惡
遂誅之觀察推官柳共貧死不克歸二子行丐于道

閒而憐之予之衣食買田以養之擇師以教之鎮江
大旱又移居仁守鎮江請以緡錢十四萬給兵食不
報爲治以嚴撤承相然後許發時密往覘之間遣邏
獲於刑是商人商人口苑秋詩制邪爭以衆統羅居
仁區出有方所存活葉尤計因隣民治古海鮮界港
爲沿江用建康上高淮以時以通漕運治江陰簽僧
加寶文閣待制知福州入境有饑民嘯聚部分遣兵
邏捕之首惡十數自經死治宗室之恣橫中盜賊之
雅禁再進華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卒贈金
紫光祿大夫居仁風度亂遠慮已應物一以誠信臨

事毅然有守所至號稱循吏皆立祠祀之有議奏制
藁詩文行世子卓字立道紹熙元年進士其後知江
州移寧國府丞相吳潛以故欲其一見卓謝不往潛
益器之在詞掖草逮叛臣李全爵詔書至淮人益自
勵又草太廟災罪己詔京師爲之感動端平初簽書
樞密院事未幾丐祠以資政殿學士還里平生不營
產業以贊書所酬金築世綸堂閒居十有六年卒年
八十六葬事不能具潛聞之貽書制置使以助其孫
定孫力請謚于朝廷謚清敏文（出宋史本傳）

宋棐字材成後埭人政和五年登第建炎初知餘干
縣盜張遇方躁躪旁郡驅掠向餘干棐率民臨水植
幟鼓譟若將出迎敵者盜疑引去徙知邵武縣鄰郡
寇范汝爲毛湼號始出沒招所過需丁壯負擔殘虐
甚棐先冠令民逝去寇既剽掠無所獲群謀持兵乘
夜入邑內棐諭之去不爲謌一夫民得全活去邑二
十年有語及輒涕下者紹興中入爲金部員外郎扈
從幸建康時方用張浚韓世忠圖恢復棐請詔中外
臣僚採訪勇力權畧之士不時擧薦以備採擇從之
因留總大軍錢糧適有司窘用度兩軍號百萬棐爲
調度兵食不擾而辦秦檜專政頗忌棐棐奉祠者彌

及起知通州以治最聞用薦累遷主管淮東安撫公
事召爲太府少卿充金國迓送正旦使還錄其語以
聞上嘉其有專對才遷太常少卿兼史館直學士院
顯仁太后崩斟酌典故一出棐手遂權禮部侍郎會朝
廷訓帥以棐爲集英殿修撰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
使明年虜入淮邊聲搖近輔或欲調兵積粟嚴備非
常棐鎮以無事一方晏然力祈去除敷文閣待制提
擧江州太平興國宮居五年上章納祿詔以通議大
夫致仕卒贈少師弟楙紹興五年別試第一衢州教
授子煜歷知循賓惠三州皆有惠政官終朝議大夫

服不忘登紹熙四年進士調晉江尉瀕海多盜鈞捕
有方以能賞改承務郎授尚門軍簽判移廣德軍討
究征賦源委告部使者裁其額知南海縣考核精明
丁口登耗升降必以實民不能欺吏為奸教育秀父
旌勸奸強政聲奕起通判饒州楮幣更列郡過於參
伍告訐滋熾鈞抗疏極言倡收換之期寢編籍之科
召為太府寺主簿尋知嚴州首疏乞蠲浮累經總制
錢五千緡次第蠲損他邑無名征斂起義役置贍田
以贍其用課最累遷右曹郎官改左曹總領淮東軍
馬錢糧寇入光州鈞策虜無能為當下詔進討亟貲

《青陽文獻傳》三十三

以招降附清野以待饑勞分兵迎敵東擊西應毋專
守地分人自為謀又言宜籍江淮之篙工罷溫福之
防托別造防江輕艦數百艘上下采石瓜洲間以備
策應多見采納就遷司農少卿徙以朝奉大夫直敷
文閣再知泉州泉舊隨歲進數納台信建昌邵武上
供銀大為民病鈞手疏乞泉與四州從初賦從之溯
而請荒政乞借撥樁積及通放平江糴舟小商貸本
巨家勸分而米大集斟酌便宜分等糶濟幼鰥孔疾
與醫道惡者續粥藥所活萬計除海苗蠣房蔡菜鹽
鮭等稅蠲閣諸邑逋賦捐俸代輸畸零之户民盡像

祀之以父喪罷歸服闋直寶謨閣經略廣東進秘閣
修撰[illegible]民隱悉下情以貲族悍戾刺為權卒戍壽昌
南人喜水既除境內之盜又免番吏之勞一舉而三
得俾房[illegible]淮甸朝廷以鈞暢曉邊事趣還未行卒年
五十八鈞性孝友其學問以行已為本濟時為用三
閱六朝得失成敗之數歷歷如身履凡江淮攻守大
勢援古訂今具有本末以實學闡實政君子惜其所
施未竟其緼云子應先朝請郎通判泉州 出事述 錄書
林枅字子方孝子攢九世孫也伯父孝淵崇寧五年
進士歷秦州南劍教授王黼當國以同年屢遣堂吏

《青陽文獻傳》三十三 九

屈一見曰要職可得也孝淵曰有命竟由選格歷建
州通判改泉州時福建二州殺其守將泉卒亦習亂
屢犯郡守而信孝淵一言不敢恣提舉舶務邵邦建
以其材術疏通吏事詳練有綏靖兵民之功特薦之
嘗按收舶貨歸吏循例取一匣腦以納孝淵斥反舶
庫父孝澤宣和六年進士歷知南康軍提舉廣東市
舶有番嫗蒲持珍異以賂禁掖為子求官中人助之
孝澤曰他日三佛齊以非時請入貢明主猶謝遣之
今以一賈婦使朝廷廢二百年互市成法可乎上書
力争固持不遣就除轉運判官知漳州清介特甚至

不用官燭於私室遷提點廣東刑獄力辭除直秘閣
與祠朝廷每選守重注名儒必及孝澤以老不欲勞
之年八十餘卒析擢紹興二十一年第召對首言持
祿固寵之臣似無過而緩急無所用骨鯁敢言之臣
似無用而大節不能及又言兵強財豐未足恃所恃
者得人心得人心者修德而已翼日孝宗語宰執曰
林析儘忠實除秘書省正字與修中興會要遷校書
郎求補外知信州陛辭論清議者忠臣節士之所慕
而權倖說誘之所憚也奈何惡之又言祖宗之法不
用武人為大帥必用文人為經略以總制之今內郡
之宗百里之宰皆用武臣參之則方面專制又將付
之何與唐之季世乎析至郡裁驕兵以法斥公帑代
輸物力錢民德之提舉廣東常平茶鹽就爲轉運判
官移使江西發漕司緡錢三萬六千助諸縣歲計歷
豫章疫死者浮匱三千爲塚六百九骨函五百餘瘞
其士大夫貧不能自瘞者三百匱會泉州缺守臣孝
宗於班簿中求一風力之士補之遂以授析泉爲會
府訟牒盈庭剖決無留舉行荒政條其病民者剗之
立三賢堂祀姜丞相秦隱君歐陽四門召除直秘閣
福建路轉運判官申豁汀州無額經總制錢等第減
放寧化泰寧兩縣苗米論漳州子斗司收諸絕產爲
除豁諸縣稅色有青蕪領泉州光宗即位召拜吏部
郎中未幾除直煥章閣江東轉運副使奏鐫廣德建
平和買多取之額改知慶元府直徽猷閣知福州甓
城四千丈卒於福州析官雖不登禁從而持節分閫
所至有聲明方廉介以仁慈吏畏民懷爲當世所
稱道云

陳居仁家棨林析傳第三十二

方吳李丁林傳第三十三

方大琮字德潤愼從七世孫也祖萬擢紹興三十年進士大琮以詞賦爲開禧元年省試第三人授南劒州學教授首祀羅仲素於爲江西轉運司參議官決獄平允改知將樂縣就楊時廟祀八賢于學丁外艱服除知永福縣值兵燹守隘立柵禁港發廩無虛日時延名士講論文義丁內艱起復累遷六府寺丞蘇民競圍田久不決張恪年爲王府掾佃堂帖下所給擢大琮曰恪年直欲奪百姓飫盈耳惡知愛國愛王府議持不可歷郎除右正言首疏曰陛川之會向也天地宗祖宗陛下之不得已今威福自己出矣而元年御筆有曰立嗣一事難以輕議二年御筆有曰濟王功茂深欲保持其家一則如待深讐二則如待愛子又曰泰王子孫藩盛今夔飾無主枉死勒燥致仕今班叢賜第又曰通天地間一氣耳二相不咸諸閫不協叛卒之變毀旅之鬨皆戾氣之流注激射也誠能宣明洞達此歎不留將見精誠感召此盤自弭矣別疏言故王之冤不雪他日所屬意者皆可保乎權奸之罪不討他日豈無貪功者乎因極論天下大勢適理宗不御殿封上之踰月入對理宗曰權卿言官論當體國大琮曰臣所言無非體國出疏奏之有曰理亂安危自君心始格其非者在大臣排其源者在諫臣又以女寵侈費爲戒遷起居舍人直前奏事且曰淮南之封尚稽輪臺之悔不聞陛下何不自爲其所易然後責群臣以所難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奏乞還魏了翁以重朝廷兼權直舍人院先是有諫言綱常者竄謫相望及理宗親政大琮敢言復故王爵召用諸老於是言路稍開殿中侍御史蔣峴惡之疏劾王遂劉克莊等以大琮爲魁傑請置重辟大琮遂罷去主管紹興府千秋鴻禧觀尋起知建寧府中寢嘉熙四年除秘閣修撰福建路轉運判官時歲荒首發常平倉賑糶自郷郡始上四州委寓士蔡杭措置羅事淳祐元年改集英殿修撰知廣州廣東經略四年加寶章閣待制升使六年進直學士因任大琮在廣五年百度具舉以庶司條畫送三學用朱子所定更造冕服爵俎樽罍籩豆簠簋鑄編鐘以足其數取英韶石爲磬行釋奠鄉飲以禮義化人期盡變其故俗增措鈴軍春衣錢給借水軍出戍糧米改創清海軍門樓改知隆興府命下卒謚忠惠大琮外溫和而內方嚴平居抑畏言不

出口至立殿陛爭是非可否雖賁育不能奪弟大鏞
大興叅卒大琮經紀孀幼恩義無盡有奏議外制雜
著若干卷子演孫字景行弱冠與其群從十一人同
援甲午膺薦調建康府粮料院從王埜辟制置司幕
官以秋苗例入返府爲脩倉之助添差通判南劍州
剖決滯獄如流攝邵武軍屬江閫告警外鎮內撫人
情帖然增郡帑儲二十倍創學田百餘畝景定更
化除諸司審計當對傷父大琮坐言濟王事老死遠
方乃疏曰舜有有庳之封周公有蔡仲之命陛下之
聖豈愧古人三十年間因循未行者存亡繼絕之一
事耳反覆數百言累遷太府丞請外知建昌軍度宗
即位陛辭爲上言皆闕禁新政之大者復申繼絕之
請至郡首尊李曾二先生之學以表厲其風俗葺闌
社結集新推排圖帳計所復賦入及積鹽酒息得楮
三十五萬以代四邑下戶之輸并補前此預借之數
孽婦張氏倚勢爲一方害亟聞于朝盡籍其產移守
贛州爲張婦擠罷然張卒抵罪演孫歸奉雲臺崇道
祠俄而蕪湖潰師國事不可支演孫雖家居猶運粟
以助京師集民丁以固鄉邦之守禦即家除工部郎
官廣王襲位福州召除軍器監司農少卿進大司農

演孫權宜措置以輸危急用是病日亟景炎元年九
月卒年六十四演孫律身涖官名能守家法侍父大
琮跬步不離大琮鎮廣命演孫入京銓注既發大琮
卒演孫走回扶櫬悲號哀動行路至於置義倉建義
學爲時所重云 出名公莆述

吳叔告字君謀水南人曾祖翊成忠郎建州都作院
使父元度累贈中散大夫叔告與兄伯脩同貢于鄉
端平二年理宗始親政策士于廷叔告以發強密察
爲言理宗覽而異之擢爲第一簽書威武軍節度判
官廳公事累遷秘書郎輪對首言今[illegible]永合未來交
口談淸野之效裸享偶霽動色稱格天之祥大臣百
執事循默容身者多慷慨許國者少又言邪封曲徑
借曰御筆奏篇束閣報曰旨依室垂罄而襲承平之
用度家四海而事藩邸之繕營四年差考公試遷著
作佐郎兼權都官郎官以親老丐外知撫州其治以
正風敎扶善良爲先禁淫書嚴隱漏以佐糴本造官
舟代募舟以貸爲郎者代郡胥部押言者以爲罪叔
告丐祠不允尋除刑部郎以不善迎合爲中外所攻
寢新命貶一秩淳祐三年復元階六年差知袁州明
年召奏事十年再除刑部郎知漳衡常三州改嚴州

自臨川罷歸食祠者三召者再予郡者五皆不果行景定二年始召除尚右郎官入對言天下萬事其本在人主之一心心不一於我則二於物向湖廣淮蜀四面皆敵今瀘城歸漣海復山東版圖再入職方儆戒之意得無因是少怠樂身之事得無有切於心乎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録院檢討官差殿試覆考官四年除大理少卿丐外除直寶章閣提舉浙西常平事有仕者挾權貴求辟舉㧣告曰冗員不可增其人不可舉是冬召奏事再祈免得請歸裝蕭然明年卒㧣浩性狷介少和寡合器重之者多而仇疾之者亦不必云

李丑父字良翁德昭從曾孫也父宗之通判邵武軍以文名諸史百家口荅疑問人以書廚目之丑父幼穎悟讀書迎刃而解出語輒驚人既授室獨寢夜誦達旦善屬文劉克莊王邁方大琮見大奇之年四十一始領鄉薦端平二年擢第調邵武司户參軍添差通判福州丑父嘗攝福州教授士聞其來皆喜遂兼領學事丁大全當軸丑父忤其意遂罷予祠還著作郎權禮部郎官踰月班對草兩疏首言苛征戚畹黷貨聽讒四事次言競侈二習皆切時弊理宗悉嘉納之請外提舉湖南常平義倉務存繼絶户決嫠婦久訟條社倉舊規桂陽有王媼者虜禍時八口爲豪龔所殺丑父爲直其寃方謀欲劾西全寶慶兩守貪饕事露爲臺疏劾罷畀祠卒丑父篤實清脩溫良和易胄次灑然與人無新故一語必用情所得禄賜僅自給而銖積其餘爲義廩與弟姪共詩文溫潤清新有集藏於家

丁伯桂字元暉祖彥先景祐五年進士官終秘書郎知縣事伯桂兄弟八人伯林伯韡伯梅有聲場屋皆貢于鄉伯杞卒於太學生伯桂擢嘉泰二年進士累

遷樞密院編脩官端平改元拜監察御史二年冬除秘書少監三年遷監送爲起居舍人兼中書舍人嘉熙初除權吏部侍郎選給事中皆兼史職方史彌遠當國陳宓鄭寅之流皆不安於位於是朝無賢人彌遠使伯桂始爲御史在言路二年諫疏盈篋皆力扶世道切中時弊後雖出臺然轉對奏事指陳僉壬嶮巇粗入冠伯桂言不宜徬徨動色宜凝定以應事變又言陛下本好賢受諫近者言官忤旨至形詞色疏多留中劾罷諫官御史如奕棊此致異之大者又言韓休后戚除節度使致仕議者謂曷不移此募戰士以

取韃酋之首閩漢人進封親屬宗何加恩至百餘人
咸人所難言未幾卒
南一字宋傑伯杞子也少爲伯佳所奇平生頻性焬
屋寶祐元年年五十七始奏名別院廷試以累舉恩
陞兩科調福州懷安尉公族有娩居以婦墮胎告屋
王者南一辨胎以藥墮坐誣民有從道自經者子訟
債主南一曰汝父縊死矣誰斷其舌捜其家得舌於
困民有溺死者父訟主家南一曰兩手有泥沙自溺
也人皆服之然以介特忤外臺改東莞監税帥使謝
子強曰此非所以況儒者欲處以他職力辭尉卒播
盜盜兄以爲辱已播弟至死誣失主殺之南一辨盜
與失主未嘗交手篙師攏衣墮水死母誣舡主南一
視衣果在手子強薦之于朝復以忤外臺劾罷貧不
能出嶺嶠南士人率子弟行束脩師事之漕使鄭協
辟爲廉泉書院山長洪天錫至撒撝海陽州學教
蕪文公元公兩書院山長潮州方喜得師而南一以
悼亡歸矣自號十軒嘗彙伯桂諫草爲若干卷
林彬之字元質其先福州人徙居莆彬之少與王邁
方大琮齊名端平二年擢進士第擢監察御史兼崇
政殿說書首疏天命人才民心次言括田之害曰今

興利於利源既竭之後立法於法意將盡之餘主以
一振起以詳小恐利未興而害先及又誦皇祐中太
常博士張述請立皇嗣語且曰今陛下春秋過於仁
宗皇祐時決大議立大本尤不可緩又言彌遠用鄭
損棄關而甚蜀漢之禍嵩之召北兵入城而兆襄樊
之變今主兵之臣以閉門自守爲上策運米浙江以
餉兀坐之兵竭財大農以守不耕之野徒曰虜來自
去可以苟安豈不中其緩水困魚之計九年春雷雪
大作積陰彌月彬之以爲必有召怨於民者民怨釋
則天意回矣遂極陳科抑榷法括田三害其夏四月
朔日食彬之又抗言扶陽抑陰三事十年遷左司諫
會仲冬雷又言一陽方復内卦爲震而有雷聲之異
豈天以此示警爲國本計乎理宗曰朕志已定十一
年春將有事於明堂史嵩之規爲相彬之力言乞扶
公論讀疏未畢上曰嵩之斷不復用十二年擢殿中
侍御史仍侍講首疏攻臨安尹標利病民卒移尹越
州又言繼尹余晦不當以私意辱右庠士致三學捲
堂而去罷之後言職嗤數人除權工部侍郎徑出關
上遣都司諭旨乃就職爲殿廬詳定官每緣經義以
規切君德時政會遣余晦諭蜀彬之言晦不可遣而

外以集英殿脩撰知婺州景定三年以先朝舊僚即
家除寶章閣待制命未至卒　彬之事繼母孝始終無
違言居家有儉求立朝無附麗平日謙信若無與同
者及至攔前陛下爭辯是非寧忤不辱安於清貧食
不重味身無鮮衣自少至老不輟披讀云（公[illegible]）

方吳李丁林傳第三十三

王陳丘許余傳第三十四

王邁字實之自號臞軒居士僊遊縣人父鑑擢紹興
元年第終古田主簿邁幼穎悟強記倜儻有奇節年
十一二下筆已驚人既冠以文謁鄉先正傅誠誠嗟
異謂他日必以文名世嘉定十年進士第四人授潭
州察推再調浙西帥幹考廷試詳定官王元春欲私
所親寘高第邁顯擿其謬元春怒嗾李知孝誣邁在
殿廬語聲高免官調南外睦宗院教授真德秀帥
泉州邁竭忠以裨郡政召赴都堂審察丞相鄭清之
曰學館掌故不足浼吾實之屬德秀知貢舉邁爲初
考德秀以邁讀快見快凡予奪升降多咨焉俄召試
學士院策以楮幣援據古今致究本末謂國貧楮多
弊始於兵乾淳初行楮幣止二千萬時南北方休息
也開禧兵興增至一億四千萬矣紹定有事山東增
至二億九千萬矣議者徒患楮窮而弗懲兵禍姑以
今之尺籍校之嘉定增至二十八萬八千有奇用寡
誅之人試宜哭之說能發而不能收能取而不能守
今無他策核軍實窒邊釁救楮幣第一義也又言脩
內司營繕廣內帑宣索多厚施細黃濫予嬪御若此
未嘗裁撙徒聞有括田榷鹽之議者向使二事可行

故相行之必矣更化伊始柰何取前日所不肯行者而行之又因稽以及時事言君子之類雖進而其道未行小人之迹雖屏而其心未服德秀病危在告謂陳琮劉克莊曰實之策好進德未已歎月喬行簡再相或傳史嵩之復用邁上封事曰天下之相不與天下共謀之是必冥冥之中有爲之地者且舊相奸憸刻薄天下所知復用則君子空於一網矣又言吳知古陳洵益梼政輪對言人主不可欺天人臣不可欺君陛下亦嘗自省悉昔酒果如禹乎不邇聲色果如湯乎戚里果皆陰與乎北司果皆呂強乎抑猶未並非欺天歟又言陛下厚權臣之恩而怨怒於同氣之念此欺天之大者邁由踈遠見帝空臆無隱帝爲改容言者劾邁論事過實改通判漳州會禋祀雷雨求言邁應詔畧曰天與寧考之怒久矣趙葉致疾妖冶伐性初秋諭旨曉不視朝道路憂疑此天與寧考之所以怒也隱刺覆絕攸墱尊寵綱淪法斁上行下效京卒外兵狂悖迭起此天與寧考之所以怒也陛下不是之思方用漢災異免三公故事環顧在廷莫知所付遂相崔與之臣恐與之不至政柄他有所屬此世道否泰君子小人進退之機也於是臺官李大同劾邁交結眞德秀魏了翁洪咨夔以收虛譽削一秩免符峴劾邁前疏妄論倫紀請坐以非所宜言之罪削二秩久之復通判贛州福州建康府信州皆不行淳祐改元通判吉州右正言江萬里袖疏榻前曰邁之才可惜不即召將有老不及用之嘆帝以爲然有尼之者遂止知邵武軍在郡詔以亢旱求言邁驛奏七事而以撤龍翔宮立濟王後爲先時清之再相以左曹郎官召立辭以直秘閣提點廣東刑獄亦辭改侍右郎官諫官焦炳炎論罷予祠卒贈司農少卿邁以學問詞章發身尤練世務易祓戒渾人曰此君不可犯勢家冒占田數百畝以還民李宗勉嘗論邁然邁評近世宰輔至宗勉必曰賢相徐清叟與邁有違言邁晚應詔謂清叟有人望可用世服其公云（清叟宋史本傳）

陳讜字正仲祖駿字德純少與直講張讀叅政李邴相厚善元符三年以舍選登進士第歷官宗學博士時附蔡京者皆得美官讜與京同里不肯一見外除通判溫州以清白聞父豐字宜中以父蔭補官少工文詞嘗作蟠桃賦賛見李柄柄大許之初調建州戶曹既而以詞賦魁福建漕薦第紹興十八年進士乙科又中博學宏詞科差泉州教授丞相陳康伯薦其

學識高明足以通達國體文章典雅足以潤色皇猷除
删定勑局方首所纂修成勑豐供職即得改秩豐不欲
躁進以疾辭朝廷高之次冬書成參下改宣教郎累遷
國子博士時寧宗皆知已豐每進見必推引英俊以當
少及私孝宗登極令諸路監司各舉循吏二人豐皆其
首朝廷處以湖北提舉豐不欲遠去俯就南恩守自效
治官清儉無絲毫擾適歲旱遊詞禱雨有云願伸微臣
折損數年之壽乞令闔境普沾三日之霖天果大雨是
歲卒于官民爲巷哭立祠祀之累贈特進讜年十二爲
山寇掠去露刃脅之不爲動官軍至賊驅迫以前讜伺
間投峻崖下以出無毫髮傷賊平而歸宗族鄉黨皆壯
之弱冠入太學力辭父棒表恩所得官以予其弟諒隆
興元年登進士第主甌寧縣簿調泉州教授累遷右司
郎中寧宗知其誠實可用除殿中侍御史因事而言不
訐人過不獲已有所論擊亦但直指其事不傍及私慝
以論劾忤時相陳自強意徙太常少卿猶兼侍講俄遷
起居舍人力引退直寶謨閣奉祠而歸居半載起家江
西提刑召爲太常卿尋除兵部侍郎與權臣意不合
其名以其時考之疑韓侂胄也極陳用兵利害大畧謂虜勢雖弱未可
輕視故疆可念未易立取方今之計莫若先守禦之備

後攻取之圖庶幾有萬全而無一失不見聽遂乞補外
以集英殿脩撰知寧國府未幾除敷文閣待制提舉江
州太平興國宮嘉定初元再乞致仕封清源郡侯食邑
一千一百戶年八十二卒贈通議大夫讜於群籍無不
該貫賦詩爲文不爲險語而雅有典則尤工書法其大
字遒勁處不減蔡君謨與人交無隱情而樂道人之善
家素清貧有田數十畝兄弟共之力成安利石馬二橋
以惠行者自少至老士林推重惟嘗攻僞學爲世所少
云弟諒字友仲以父蔭補官調永春縣尉改僉書清海
軍判官遷知古田縣一意撫字不忍苛取人號爲佛子
及解歸卻蔵無贏餘司財賦者以此沮諒朱文公言
於帥曰陳宰廉吏也若以此過逍何以爲爲善者之
勸通判衢州慶元初改知潯州郡舊無貢院士冐江
灘之險附試于藤諒至始爲申省部立貢院潯士德
之帥李大異嘉其能辟知象州卒于官出名公事述
丘魚字明遠祖惟溥嘗勸陳洪進納土叔祖隨慶曆
中蔡襄將漕本路舉入行不就勑授將仕郎守本軍
助教魚倜儻有大志嘗過紹興守李光館之一夕有
告州卒爲變者光倉皇咨所以處之魚告以急取兇
酋二人首標置城門諸營帖然紹興初詔舉山林遺

遂有詆議可裨國事者赴都堂議事部以與克遜進
曹敖六詔言皆恢復大計得旨常察見丞相呂頤浩
之留浙軍於鄱陽池陽焦引淮東全軍退保鎮江建
康太平諸堡又論上流兵務防秋及湖賊利害二十
條劄頤浩大奇之僞淮甸有警頤浩都督八路與以
布衣入幕有功奏授迪功郎除湖北安撫使司幹辦
公事丞相張浚辟充都督府營田司幹官改秩除三
京宣諭司幹官時逆虜王威寇掠郡縣乃請於宣諭
方庭實單騎造威寨諸賊露刃以俟與撫諭有方威
郎擁衆羅拜曰生我者宣諭也後劉錡帥荊南奏辟

模下嘗與論兵錡喜曰吾生長兵間知兵者惟子子
蓋天授非紙上語一日沅州觧降囚四十七人闔府
咸謂宜殺與曰溪洞嘯聚間或有之既降而戮示絕
招懐之路信者萬世乾坤也此而失之何以立大事
錡感而聽焉曰參議當於古人中求之奏貸其死分
隸諸軍後多立功至顯官者除登聞鼓院因言事忤
權臣出守真州累贈中大夫孫徽之字夢錫登乾道
二年進士第授廣州番禺尉嘗有監扶胥鎮者以榷
稅苛取爲豪民訴丁漕臺命徽之鞫其事徽之謂試
人舉事動觸典憲理在可恕委曲具上漕使謂其屬

曰丘尉君子長者人也屢多稱發凡三獲強盜未嘗
求賞及調肇慶校官湯邦彥謫新昌日以啓遺徽之
有高若子貢不受賞清哉鄭虔爲廣文之句官至循
陽通判以朝奉大夫奉祠（出仙繇志）
許巽字少陽以禮學魁鄉薦第乾道五年進士知歸
善縣尉有捕民爲盜者巽驗問非實不爲理尉褭禀
上下必欲成賞太守入其說廷詰巽巽曰行法在太
守執法屬有司守不能強謂提點坑冶司主管文字
泉使宋之瑞欲薦巽以書令條上泉模利害巽曰某
當往安敢言利之瑞敬嘆秩滿累遷秘書郎力請補

外知滁州時監司及鄰郡皆有互送毋月不下三百
餘緡巽以非法所當得盡歸之公帑胥吏畏服有以
白金餽吏亦不敢受曰秘書知之措身何地除成都
提點刑獄固辭乞郡改知漳州縉紳高之未上召赴
行在卒於建安道中巽嘗曰居官之要清字作根本
鶉衣糓食便了一生何暇積聚爲子孫計人號爲耐
貧翁官終朝散大夫子彥爲嘉定元年登第（出仙繇志）
余崇龜字景望與兄元一同年登進士歷官司農丞
賜對便殿除秘書丞兼權工部郎官時韓侂胄專權
蘇師旦寄聲邀崇龜一見欲處以要津崇龜嘆曰是

身御史古人所耻今日言路不得行志況一登廝役之門則遺臭百世歸潔吾身可也遊職甫無旬進書思貴在即力丐補外知江州歲旱舉實疏除爲民祈禱已而果應累遷樞密院檢討文字佐胄敗丞相史彌遠奏曰自權臣專政士夫趨附中立不倚在朝士中獨崇龜一人即日除監察御史入奏其略曰名器天下之公共也比年以來率以私壞權臣奴隸官或至於建節內官家奴寵或至於僭踰有自權即不歷州縣徑尹天邑有自初官不歷外任徑登內地名器冗濫有如此者士夫風俗之倡也私意一起廉耻道喪伺候於權要之門庭廢職事賂典客冀得一見以爲榮歸投於權臣之廝役稱門生呼恩府敗壞風教而不恤或身叙譜系或[illegible]結姻連士氣卑陋有如此者上可其奏嘉定改元令侍從臺諫稟議北虜議和要求韓侂胄函首事廷臣盡主其議崇龜獨以爲侂胄之罪固不可逭然函首送虜辱國甚矣遂不敢議尋除兵部侍郎兼權給事中卒年六十一贈通奉大夫子日華字君實第嘉泰二年進士歷官知潮陽縣以除強宗不勝爲其所陷邑人惜之日華平生嗜讀書尤工文翰所居有擷英閣藏書萬卷雖以法書名

盡日坐其間繙閱吟詠以自娛樂云出廣東志

王陳應許余傳第三十四

姚宗之字元仲興化縣人早歲以文學爲鄉先生鄭厚所稱許第紹興二十七年進士授吉州司戶參軍詔司知其才交章論薦乾道五年擢國子學錄稍遷太常博士兼權吏部郎官請禁援例乞陳之弊惟一遵成法進將作少監輪對上言三事一論今日法令貴嚴而不貴寬制度貴質而不貴文任相貴遠業而不貴其細謹用將貴成功而不貴其無過試人貴職事而不貴其空言謀事貴十全而不貴其欲速二論節度之官祖宗未嘗輕授今之將帥爵極欲滿一旦有事閫外處高堂大廈者難於行陣驅馳溺歌童舞女者難於士卒甘苦願陛下以奔走豪傑爲用將之術無極其爵而滿其欲三論國家方經畧中原乏使必時遣焉用非其人徒辱命耳乞特置奉使一司選擇堪任者儲之以備緩急之用上稱善再三左司張栻兼侍立官聞其奏對語稱其議論剴切有古爭臣風宗之以親老求外遂提舉福建路常平茶事後改東浙嘗承詔覈實常平米因建言平糴廣儲乃所以賑貧乏救水旱而追呼箠楚嗟怨之聲上干和氣或至於召水旱昔號爲仁政今轉成弊法願以新易陳每歲分易支遣庶幾實數常存以爲荒政之備上可其奏移江南西路提點刑獄以毋老請祠便養未遂而毋卒宗之尋亦卒宗之剛方廉直事親孝與人忠嘗與時宰書以爲觧次皆番蠅頭細字繆爲恭敬去忠信逾遠願以此取怒於人宗之略不之卹有底里進位樞筦慶者盈門而宗之獨未嘗至每語人云事惟公故明惟勤故敏運使方㧑卿稱其言可以爲涖官之範子渠建州錄事參軍深潮陽縣尉（出州洋志）

薛元鼎字叔雲祖蕃宣和三年特科元鼎幼警敏四歲日誦論語數百字十二三歲能屬文鄭厚嘗命之爲文嘆曰此郎學根於道後來之俊也第紹興三十年進士調惠州教授以毋老請祠歷兼權戶部左曹郎官轉對上面諭之曰聞卿頗留意職事民戶詞訟一一料理書生能如此可喜也元鼎奏謝進陳民事利害劄子五上上又曰卿不惟留意職事議論亦自疏通翼日有旨薛某留意職事昨日輪對覩其議論不似閩人遷秘書丞除軍器少監兼太子侍講是時泰安在東宮（泰安光宗爲太上皇所居宮名）元鼎講解卦大象泰安首肯之喻元鼎曰講觧甚明深有開發淳熙元年兼權國子司業元鼎力援更迭之制乞先外補踰年除

提舉浙西路加直秘閣上喻元鼎曰以卿勸講東宮勞甚特升道山寓直之寵被旨相視太湖元鼎親御舟沿江上下盡得江流由折壅遏之狀奏開運河五十四里爲公私之便役成轉朝奉郎元鼎曰吾以利民耳豈敢以勞希遷乎除户部左曹郎官時有長户部者獻責循之說元鼎被旨往秀州欲以一州歲計綜覈其羸縮以爲天下準平諸公皆難其行議者以爲此法果行民受其病元鼎至秀州還以其所詳究本末源流敷奏曰但見郡縣窘束不見有餘於是上可其請曰卿眞實才而物議亦愈歸重頃之除吏部尚書左郎官遷起居郎兼太子左諭德上益嚮用之而元鼎復求補外上曰卿何故求去元鼎對以母老上曰朕方欲用卿母老必須有福由是不敢言五年暫兼權給事中一日眞前奏事上云卿眞直諒多聞甫旬浹有母之喪上聞嘆惜曰朕方欲大用之即遣中使傳宣有仰辟其節哀自衛以俟他日擢用之語既葬也元鼎護喪歸將及境以病卒有講義幷詩文集藏於家（出宰輔書）

繇字君立元鼎次子甫晬而孤母鄭氏携依外家教養幼有志略工文詞嚴州教授李天隱器之至元中

值亂失母所在繇號泣禱于神得吉卜遂裹糧出訪母果無恙已而户外事股征繇趣追勉受鈔庫使尋以母老辭母喪服闋遂不復仕因號鐵耕道人有故人航海被害繇問關瘴區期在復讎果獲寇抵罪竟以是冒暑發瘍卒（見黃仲元集）

姚宗之薛元鼎傳第三十五

黃公度翁點黃艾陳煒鄭鑑傳第三十六

黃公度字師憲唐御史滔八世孫紹興八年省元御試賜進士第一人初任簽書平海軍節度判官兼南外宗簿有流民數百作自汀虔下守將疑其變擊之公度力辨其非悉縱之代還除秘書省正字時秦檜當國公度坐與趙鼎往來又貽書喜諫諷切時政檜銜之居數月以言者罷主管台州崇道觀十九年差通判肇慶府攝南恩守增學廩擇秀民與之登降揖遜學者用勸南恩自唐貞觀置郡至是始有梁作心者登第邦人像而祠之二十五年檜死高宗更化始召還因詢以嶺外弊事公度曰廣東小郡有十年不除守臣者權官苟且郡政廢弛民受其弊高宗曰若卿歸吏部當無此弊遂以公度爲考功員外郎兼金部官終左朝請郎累贈正奉大夫公度工詩效杜甫古律格并雜文凡十二卷號知稼集（雜出文獻通考及方志）

翁點字沂伯乾道二年登第歷湖南轉運判官書弛本道酒榷提點江東刑獄常平使首行役法饒乃多貧下民不謂便點貽書前意亟止之開禧初有旨召赴行在御史徐柟韓侂胄黨也劾點貪黷時近年非寢召命點聞之上章自辨謂柟私托不行所以貽怒且侍郎楊輔秘書劉起晦皆今之望也方籍以爲國家元氣楊輔赴召已到夔府值漲未能出峽起晦向與柟作縣相隣職事相關一旦銜怨併及兩人皆論罷之中外無不失望侂胄與柟有平昔之舊遂乞轉以言勸之由是大不相樂侂胄見其章大怒於是追三官送新州安置已而點卒于貶所人皆傷之（出新州志）

（[illegible]）

黃艾字伯耆乾道八年廷對第二累歷清要朱文公知漳州奏行經界朝議未定艾轉對入劄子言今日以天下之大公卿百官之衆商量一經界三年而不成使更有大於此者將若之何光宗卽付出行之淳熙末以秘書丞兌嘉王府贊讀已而補外王即位召爲右正言兼侍講遷左司諫改權工部侍郎仍兼侍講會朱文公罷講筵艾因進講問逐熹之驟寧宗曰始除熹經筵耳今乃事事欲聞艾悃請再三不聽除中書舍人明年充金國正旦使還改刑部侍郎以待制終方盛年人咸惜之（出宋史）

陳煒字光仲淳祐中爲監察御史首論不才執政有令換跡者煒答以頭可斷跡不可換除太府少卿不拜而行召奏事力辭除廣東轉運判官（出通志）

鄭鑑官著作郎立朝敢言孝宗謂其直出於肺腑非矯僞者後卒朱文公祭之以文謂其有古爭臣之風（出一統志）

黄公度翁黙黄艾陳煒鄭鑑傳第三十六

許歐王方傳第三十七

許掞字公執建炎三年進士調泉州教授兼宗教以叅政謝克家薦召對改秘書省正字累遷監察御史檢察無苟南渡後典籍文物十無一存歲當科舉故事無所於考欺僞者衆時以博多所諳練特遷禮部員外郎掞辨決真僞士流清肅初宣和間嘗以舉將禁檜至是檜得政丐祠以宣教郎終特同郡方擴林廷彥亦有聲擴字端立登紹興二年第歷知閩平陽二縣部使者上治狀有旨增秩特授臨安府判知岳州居官奉養如布衣時惟以周貧恤舊為急廷彥字

朝美本路類試第一登紹興二年第調連江縣尉改求春縣當官俸餘不入私室屬草寇倡亂代者辭難凡四書考百里按堵民祠之（雜出何志等書）

歐陽直卿字溫叟四門詹之後詹晉江人來莆讀書於靈巖精舍後其子孫皆居莆直卿少嗜學能屬辭調劍浦縣簿張魏公出鎮福州檄直卿決長樂縣滯囚材之薦為惠州軍事推官白郡守以河源餘萩麥令輸送而海豐雜二縣輸直歲率以為常自清漳以南山谷多剽鹵守將尸居龍川卒有警而他郡分屯者不即下直卿數走龍川歷阻隘見將校道旁皆自

是多感慨為之擊賊遷海陽令改知漳浦縣直卿素有能聲所至號為易治邦清卿紹興二年進士終建寧府教授（出文獻）

王悅字習之與歸亮同族第紹興十二年進士為人性直孝宗即位嘗召見極論不可講和上喜謂好議論遂除官歷國子監丞兼權吏部郎出知衢州乾道四年七月因禱雨感疾而卒衢民德之為立廟事聞贈直[illegible]圖閣（[illegible]）

方應發字君節高祖漸南恩守藏書最富扁其書樓曰富文子孫相傳為富文方氏應發幼孤感奮自立稍長有文名第淳祐庚戌進士授臨江軍教授累遷宗學諭史館校勘差主別頭試時相丁大全有客客力屬以子峻郤之除太學博士董宋臣方用事應發與學官徐庚余等六人伏闕言之且曰宋臣不死臣等無生不報補外添差通判建寧府召除國子監淳復申前請語益峻切遷國子監丞秘書郎時賈似道為相遣其幕客諷應發為文以獻諛不答坐以言者罷去起知潮州適潮陽盜起應發急赴郡招撫皆帖服聽命召入兼權禮部郎官國子司業出知漳州濱賊尤倡獗聞應發威名皆投戈效順吉賊鍾先久窟漳之磐山及是遁去應發遂為定制禁於其地聽民取利禁山不禁龍巖巨賊附維石亦開風道汀界會除應發江東提舉未行巡開于朝效戍將老弱者易之薦有威望者為統制督兵以捕之雖為所搆坐劾予祠不為動卒成擒乃歸奉祠里居而偃遊石手梃諸賊方猖應發身任招捕傾囷出帑廩犒兵士登陴指揮悉就俘賊德祐初除國子司業累擢右文殿修撰出為浙東提舉景炎時為刑部侍郎累陞禮部尚書以端明殿學士充福建招捕使宋亡後十年卒年六十六應發以文章進身而排難折衝尤有過人者平居孝友仁恕恩意譪然當事剛果決烈有奇男子風獨鄉人鄭鉞記陳文龍事謂文龍以閩廣宣撫繕守興化時元兵攻圍急應發勸文龍降文龍手劍逐之司業吳源著莆陽名公事述亦載其事如此（出事述）

許歐王方傳第三十七

鄭茅林陳蔣危陳傳第三十八

鄭昇字元振淑之從也淑自莆之屬湖遷于僊遊其子孫遂爲僊遊人昇登皇祐元年進士第試秘書省校書郎終滿陽理掾莊官有能聲昇自少刻苦問學於書無所不讀而尤深於易春秋皆有著述以發其疑義詩文亦工亦可觀

可復昇族子字彥脩嘉定七年登進士第調東陽縣尉縣人喬行簡方處要路族黨恃勢撓法可復屹然守正不少屈行簡深器之官至朝奉郎可復性儉朴他無所嗜好惟喜古書嘗修爾雅及刊戴氏禮祿俸餘貲悉以市書手自編錄晚年積至數千卷出仙谿志

茅知至操尚介潔不求聞達博通墳典倡六經孔孟之道以開明人心漕使龐籍疏其德行薦于朝景祐四年敕補國子助教知縣皇甫當記其事蔡襄書之出仙谿志

林大有字亨之自號紫陽翁江州倅一鶚之孫也年十六即棄舉子業千里求師授六經不爲章句之學招捕使陳韡將聞于朝授以官大有搖手止勿彼戒咸淳初以子雷龍預薦賜迪功郎命書下僅一御冠裳拜於庭退即易褐他日語子孫曰生稱善人死表於墓曰處士吾願足矣及卒四如黃仲元書其墓曰隱君子云出仙谿志

雷龍大有子字伯雨慨梧坦易博通經史天文地理貫穿融液甚爲陳韡所奇咸淳初預鄉薦僊遊寇起逃難郡城北山方應發檄爲錄事參軍遷莆田令尋以宣教郎通判興化軍至元改物以治中署郡事安集流離震撼以定年餘棄去自號清逸處士長於詩有耕吟前稿醉吟漫吟後稿又工字學有春山草韻二百有六字一萬七百有奇出縣志

蔣雷字可中闓之從子也少遊湖學補太學生登元符三年進士第召試除太學錄祭酒龔原司業傅楫薦其潛心經術尤深於易遷太醫學司業時有紫芝對產於北堂之左應制撰雙芝記累上封事以切直忤鄉相蔡京慨然力請休致卒官至朝奉郎出方志莆書

蔣雝字元肅少傳學強記於書無所不覽爲文若不經思援筆揮數千言鄉先生宋藻以經傳書疏扣雝隨問隨答每以南方夫子稱之設席郡庠戶外屨常滿與林光朝同時十人俱知名號莆陽十先生紹興十四年試詞賦無春秋舉于鄉越六年罷無經科以詞賦再薦登進士第教授泉州守王十朋見其文大

加賞識遂與定交雖因作憂儀賦以獻十朋稱其詞新意古蓋長卿賦大入太白賦大鵬之比嘗撰時政十議十朋見而嘆曰經世之文也泉舊無貢院雖白守即郡西創焉後知江陰軍乞將歲科綿絹本色内下户畸零端兩足數並無估折細民便之知通州以郡人張次山巣與程明道邵康節同好惡得罪及陳學中任德翁當邀謫于此合爲堂祀之以厲風俗扁曰三賢秩滿入覲首言江東鹽課較之淳熙七年出入之數虧二萬緡時主鹽莢者方以行課增秩上瞿然曰某人欺朕因訪本末雖口誦指畫應對如響上目卿林通練當以藩郡處卿雖拜謝上目其背曰方面材也將除贛州爲執政所沮遂退居樸鄉十餘年凡四請祠以壽終子祈字子舉以父任補官倜儻有大志博洽有文才嘉定元年借朝奉郎充持書金國軍前副使三至虜帳議和請還淮陜侵地既而和議成朝廷方推賞而祈即世矣祈所與交游者皆一時名士而方信孺王居安尤相親密云從子有秋字力父嘉定十年登進士第與王邁同年最相友善居官所至有聲名終朝奉郎知永春縣（出閩書）

尤彬字叔文家貧苦學攻詞賦有聲一時名士如知崇安縣[illegible]王邁皆與之爲文字交[illegible]端平二年特奏名調真陽主簿卒于官同邑有俞峙者字景山紹定五年特奏未老即掛冠隱居大飛山中以詩與郡人陳宓相唱酬（出閩書）

陳沖飛字季翼經學該貫尤精於易紹定二年特奏名調寧德尉帥曹豳器其才名不敢以屬吏目之號存軒從子堯道登端平乙未第（出閩書）

陳之亮字漢傑長於詞賦有聲場屋與臞軒王邁爲友後學多宗師之舉于鄉以試禮部不第淳祐七年特奏名調歸善主簿卒（出閩書）

鄭茅林陳蔣尤陳傳第三十八

方林何趙余鄭傳第三十九

方東白字貞甫號草堂隱居教授林光朝方嵩劉鳳劉朔諸名士皆其友也孝宗朝憲臣以孝廉薦不起傳家惟書數冊而已郡守趙彥厲嘗辟脩莆陽志後以子卓恩贈朝散大夫有草堂文集同時翁元宇卓中一字子西號荔枝臺隱居涤林教授後學亦嘗與脩莆陽志（出福志）

卓鳴字于默嘉定元年由特奏名調泉州僉判時真德秀爲守卓鳴嘗言滅門刺史破家縣令此衰世事古人惟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而已德秀擊節嘆賞改鎮南軍僉判卓鳴宿儒而銳畏抑損特甚於他人性清儉居官秋毫不苟取德秀每以其仕晚用小爲恨云（出通志）

方汝一字清卿曾祖東俟與其群從秉白同時有隱操父碩于登端平二年第爲南海尉汝一幼奇逸考古著書自娛所著易論二十篇江東將相論十篇評兩漢史贊若干篇又有詩文號小園僻藁嘗袖所評班書謁劉克莊克莊曰范史罕讀者僕欲稍添注脚病耗未能君有意乎汝一遂校讀范史著新評甫脱槀卒（出福志）

林大鼐字梅卿韙九世孫也登紹興五年進士秦檜薦用之由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兼秘書省校勘書籍官遷太常寺簿兼尚書郎歲卒一遷由簿爲丞由丞爲監察御史又拜殿中侍御史俄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講秦歲中再遷遂權吏部尚書檜以高宗且屬意大鼐亦頗忌之問一歲遂出知泉州丁外艱服除以左朝散郎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尋卒大鼐初識林艾軒於逆旅艾軒方感暑疾腸結胸滿鼐嘔然撫席視之者毛竪不自定大鼐獨取藥囊日一再往爲之熟劑餌無厭去意士多義之平生好書卷奇篇隱帙衍辭要語悉能道之劉著作鳳狀其行謂公與鄭湘卿早皆爲場屋業我有名稱者湘卿出語險處視蜀之易處祗秦川公乃抉奇摘怪窮討極取枝枝相亞自以爲王勃吳融如可作未應獨步也艾軒亦謂建炎之初元祐聲律翩翩然復起當其時諸老先生散落無幾有以蟲鳴卉木樓臺煙霏尺校寸量珠旋玉積秖杜牧吳融若不足道惟公爲然耳子四人寳慈寶儉皆以父任補官（出林艾軒集等書）

柯夢得字東海屢上春官不第嘉定七年以特科入官一生苦吟古詩學孟東野有抱甕集及選唐絕句

行世（出通志）

趙庚夫字仲白舉進士不第以宗子取應得右選平生志業無所洩一寓於詩嘗自刪取五百首既歿劉克莊擇百篇爲山中集爲趙以夫序而傳之子時頎擢進士甲科仕至工部侍郎（出莆書趙志）

余謙一字子同祖奭之玄孫師魯之子也謙一與弟士明進中江西漕試而謙一第咸淳元年進士士明亦以進士得官（從事進不知其第進士在何年而仕不志不載士明之名姑缺之）謙一調泉州石井書院山長召爲國子監書庫官除太學博士改宗正寺簿差知化州元至元後不仕士明亦

知泉州南安縣謙一好爲古學辭語渾成而警切洛文章家其言曰七日之文易工而易腐千古之文難工而難腐著述數十藁兵後多散逸（出近記）

鄭鉞一名少偉字秀白號雲我露之齋也咸淳中特奏名與黃仲元郭隆俱閩中之望（仲元號四如自有傳隆長樂人元時爲興化路教授）宋末陳文龍守興化軍鉞其門客也嘗記文龍遺事其言甚痛憤激烈（詳見文龍傳）入元不復仕嘗與陳子修讎校通志略盡復夾漈聯比銓次之舊（詳見陳旅傳）入元著孔子年譜仲元序之謂是譜首以卿大夫二事歷卷前書所未有謂儀封人請見爲由魯適衛時謂魯公問政及答季康子數問皆歸魯以來專此見又確謂夫子未嘗師剡子謂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斯言非知夫子者此論又高又鉞所著詩文有雲我存稿亦仲元爲序

方林柯趙余鄭傳第三十九

陳文龍陳瓚傳第四十

陳文龍字君賁高祖宋卿與丞相俊卿為從兄弟
俊卿始大文龍濡染先訓厲志爲學工文詞負
氣節初名子龍咸淳五年廷對第一度宗易其名文
龍丞相賈似道愛其文雅禮重之由鎮東軍節度判
官歷崇政殿說書秘書校書郎數年拜監察御史皆
出似道力然自十數年似道所置臺諫皆閣其臺中
相承凡有所建白皆呈稿似道始行至文龍為之獨
不呈稿已忤似道知臨安府洪起畏請行類田似道
主其說文龍上疏以為不可似道怒寢其疏襄陽久
被圍似道日恣淫樂不以加意時陽請督師而陰使
其客留己既失襄陽文龍上疏極言其失范文虎總
師無功似道庇之以知安慶又除趙溍知建康黃萬
石知臨安文龍言文虎失襄陽今反見擢用是當罰
而賞也溍乳臭小子何以任大閫之寄萬石政事怠
荒以為京尹何以能治請皆罷之似道大怒黜文龍
知撫州旋又使臺臣李可劾罷之未幾呂文煥導元
兵東下文虎首迎降與文煥俱東似道兵潰魯港溍
最先遁以故列城從之皆遁始悔不用文龍之言起
為左司諫尋遷侍御史時邊事甚急王爚與陳宜中

不能畫一策而日坐朝堂爭私意潛說友以平江降
臺臣請鞫其家爚以為可宜中以為不可張世傑諸
將分四道出師而大臣不監護臺諫論之爚請行邊
下公卿雜議宜中請出督師又下公卿雜議文龍上
疏曰古言三后協心同底於道北兵今日取某城明
日取某城而我以文相遜以迹相疑譬猶拯溺救焚
而為安步徐行之儀也請召大臣同心圖治無滋虛
議其後宜中與爚終不相能而去至十月始來事已
不可為矣是冬累遷文龍至參知政事於是張世傑
之師敗焦山文天祥之師敗獨松關朝廷急徵二人
入衛而元兵已進至杭北關外文龍請身督殿旅合
江下義丁決一死議不合張世傑等遂以益王廣王
趨閩衆議降元文龍乃上章乞歸養既出國門而悔
之復上疏求還不報乃歸五月益王稱制于福州改
元景炎復以文龍參知政事八月漳州畔以文龍為
閩廣宣撫使討之文龍以黃恡前守漳有恩信辟為
參謀官救兵衆叛使恡入招撫之恡至民皆頓首謝
罪興化有石手軍者能擲石中人議者以其不足用
罷之石手軍亦畔復命文龍為知軍平之十一月元
董文炳阿剌罕等以兵至福州益王趨廣州命文龍

依前官充閩廣宣撫大使於是殫家財募萬兵即與
化軍開閫已而降將王世強復導元兵入廣建寧泉
福皆降知福州王剛中遣使徇興化文龍斬之而縱
其副以還使持書責世強剛中負國遂發民兵自守
與生為宋臣死為宋鬼兩大旗植軍門巡城則命持
以前導十二月大軍至盧澤銜命諭降文龍斬候卒
注其頸叢上仰而可嗟遣去叛將陳淵林華潛附于
元軍為之鄉導詭說文龍援兵至開閘納之計議官李
珙首倡降民迎順小校黃泰躍馬突至設廳稱有太
皇太后詔逼驅文龍出併其家盡俘以去按宋史本傳云時城

中兵不滿千元兵攻不克使其姻家持書招降文龍焚書斬其使以林華偵伺境上華即降且導兵至城下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執文龍與其宗人至軍中先與此所載不同蓋記有詳畧也文
龍至福州見董文炳等不屈左右凌挫之文龍指其
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耶尋命左右引就館
元帥唆都徃來諭意且以母老子幼感動之文龍曰
宋無失德三宮北狩二邸深入瘴煙何必窮兵至此
我家世受國恩萬萬無降理母老且死先皇三子岐
分南北我子何足關念情詞慷慨唆都愀然改容乃
械繫送杭州文龍去興化即不食至杭餓死其母繫
福州尼寺中病甚亦不肯服藥左右視之泣下母曰
吾與吾兒同死又何恨哉亦死眾嘆曰有斯母宜有是
兒為收瘞之按事述云蕭次淵將為鎮其州時與宋史大傳政狀不合蓋誤也蒲壽
庚以泉州降元告其民曰陳文龍非不忠義如民何聞
者笑之始文龍谷侍郎許自書曰國事至此惟當決一
死以守又曰不愛一身死不愛一家死但欲存趙氏一
脉又復唆都書曰平生讀書但識孟子效死勿去句左
傳有死無二句他非所知也又有風其納款者文龍曰
諸君特畏死耳不知此生能不死乎文龍死志素定故
卒能以身徇國而無少係累焉後訃聞行朝詔諡忠肅
賜廟號昭忠按並出宋史本傳及述事書元至正間朝廷特遣宣使

李文虎齋詔至郡尋訪文龍子孫將錄用之而卒無
人應之者蓋其流風遺烈傳至其子若孫而猶未艾云
郡人鄭鉞號舒堂文龍客也嘗著文龍遺事大槩俱已見本傳
有曰初蒲壽庚以泉州降宜中督贊方應發有異志勉
公少屈公責以大義手劍逐之及林華等詭稱印家兵
赴援公開關延之小校黃泰躍馬至稱太皇有詔公朝
服西向再拜曰臣得死報陛下矣瞋目叱泰曰奴敢殺
我乎遂抽刀欲自裁而肘已為左右所執有奪刀以去
者遂擁公上馬至營二十五大將擐甲出公下馬據胡
床睨視忽民間火發公延頸進曰速殺我無害百姓甲

者悍傳令偵縱火者斬之既明盡室俘以行先是杭人夢兩街騶閧傳言岳武穆代者至密視之則公也及至杭謁岳王廟一慟幾絶語監者曰吾病矣留宿廟下以其夕卒時年四十六又曰公負六館盛名魁天下士十八年起登政府時事且急惟以皇帝所賜馬自隨每控轡欷於邑淚下及被執羸馬亦尋斃公爲人敦信義初授廕補不以澤其子而以澤其弟繼執政推恩不以恩其門館而以恩其故人即之譙譙若甚懦及當事乃更不草草亦天性自爾景炎公入覲督相文天祥自金陵來會相與慟哭國事首議分重臣出督不報既而北警傳至即報可而國事去矣公竟不屈死杭文公竟不屈死燕宋三百年其末造也江閩兩大魁出俱以節死嗚呼公死國予負公予負公因記憶述公遺事如右使予幾年不死假有物色前代逸史者俾我遺事得白公大節吾不死又何待哉推書攬涕[illegible]淚下沾土

陳瓚字瑟玉太府寺丞宓之孫參政文龍之從叔也瓚少有大節宋末知必亂無仕進意於是散粟帛以濟饑爽曰吾家世受國恩當爲國收民心耳及賈似道潰師蕪湖起文龍執政瓚語文龍曰今天下之勢已危列郡皆園兵自守此不足以討賊適足以餌賊也爲今之計莫若勸上盡召天下之兵屯聚沿江要害擇賢王與文武才幹之臣分背之敵若來戰併力夾奔則國猶可爲也文龍憮然曰叔父之策固善然柄國非人恐不能用是行也某必死之德祐丙子五月張世傑奉益王即位福州八月廣州亂以文龍充閩廣宣撫討之十一月帝趨海命文龍開閫興化瓚出家財三百萬緡航海以助張世傑贍軍世傑欲授以官瓚曰吾爲忠義所激而來豈買爵耶不受辭歸十二月叛將林華陳淵與通判曹澄孫以城降元文龍被執北去瓚曰吾姪不負國吾當不負吾姪即陰部署賓客募民義景炎二年二月晦以兵攻林華等誅之復興化軍以其首告于祖廟遂獻于朝端宗嘉其忠義命以通判權守興化且令乘勝與世傑犄角復福泉二都九月元唆都以兵攻興化瓚號令嚴整每巡城必南向號慟士皆感奮十月既望元兵蟻附登城瓚力不能支又率家丁民義五百人巷戰元兵死者千餘瓚被執唆都欲降之瓚罵不屈唆都大怒車裂於五門以徇屠城三時血流有聲張世傑以其事聞贈兵部侍郎謚忠武子二長若水張世傑辟

林阮陳宋方林卓傳第四十一

林冲之字和叔係出晉晉安太守祿其後自晉安徙居莆之長城至唐殿中侍御史讜又析居剌桐巷兄深之熙寧九年進士調松溪尉南劍州録事參軍侍御史張汝賢察訪閩部見建劍訟牒堆積委深之理之時他郡連起大獄追逮相屬于道三州獨賴深之以免及爲福建觀察推官其使無鉅細事一聽深之處裁以朝奉郎致仕冲之元符三年進士調邵武軍司户參軍崇寧中詔群臣舉中外學官冲之以諸名卿交薦得杭州教授秩滿諸生復請留之在杭六年乃代去鞫詢法歷御史臺檢法官大宗正丞都官金部郎以不能阿當路滯省寺者十年出守臨江南康靖康初召爲主客郎中金人再來侵詔副中書侍郎陳過庭使金所厚者咸危之勸使勿行冲之曰人臣事君生死以之此何時而可辭王事耶遂行同被拘執初猶給乳酪迨宇文虛中受其命金人亦以是邀之冲之奮厲見詞色金人怒徙之奉聖州既二年過庭卒金人逼冲之仕僞齊不屈徙上京又不屈置顯州極北沍寒之地幽佛寺十餘年漸使飲茹以義命自安髭髮還黑亟語同難者曰某年七十二持忠

入地無恨所恨者國讎未復耳南面一慟而絶僧寶之
之寺陽洪皓還朝以聞詔與二子官（出宋史忠義傳）鄭樵
哭以詩曰官以馮唐能老去節如蘇武不生還蓋深
悲之子郁從子震霆郁宣和三年進士調解州司刑
參軍州兵以衣賜不均訩訩謀為變郁言於部使者
均之乃定咸曰生我者司刑君也再調福建茶司幹
官靖康初建州勤王卒自京師還求卸甲錢郡守張
動持不與曰事屬計司衆恚取庫兵為亂殺轉運使
毛奎判官曾存主管文字沈昇郁聞變急入諭卒曰
爾不見江寧錢唐事乎周德輩今皆安在爾等自父
祖隸禁軍衣食縣官國家何負於爾危急不能立尺
寸功尚不知為性命計耶衆業已殺轉運官徑前取
郁郁且罵且叱至死不絶聲事聞詔各與一子官震
父沒之官至朝奉郎震累官左正言權給事中以論
諫不得其言遷太常少卿除直秘閣歷知鎮江府時
蔡卞王夫人得請賜地建閣儲御書因取素所不快
者腴田并有其禾震俾償之王恚上其事朝廷移震
守汝州部使者祝林受中人旨籍魯山民田五萬頃
入御府以為冒耕官田民誘亡命謀為變震追繇事
广諭以禍福令輸租佐御府列上其狀詔部使者

復畝定租召入除起居郎遷秘書少監卒震志在攻
京卞多論列自號介翁霆父澤之沖之弟也霆登第
太宰余深侍郎許將皆欲妻之霆曰若人之女安能
事吾母所館之累調烏江丞縣舊有河歲久湮蕪權
貴據為田霆斥而導之無所畏避溉田數千頃歲以
大稔邑人祠之靖康初從父沖之被命使金霆三上
書請代往不報還里不復仕紹興中秦檜以霆有庠
序之舊召為詳定司勅令所刪定官霆見檜曰公忍
以二帝置萬里外邪一相位乎力辭去檜死轉承議
郎通判衢州遷湖州以二寡姊年垂八十不欲遠宦
告老而歸霆篤行義未嘗干進入仕四十年歷官五
任而已在南陽時與趙不群同僚有監司挾私憾以
事屬趙趙謀於霆霆曰吾人初委質行己之道當
此始其可以一生名節而徇他人乎及趙知建州
霆書曰不群終身不墜小人之域者賴公南陽之一
霆博學深象數人謂邵堯夫之後惟霆得其傳沖之
樵為金石交林光朝嘗師事之聚書數千卷皆自手
讎謂子孫曰吾為汝曹獲良産矣莆人稱其忠義於
氏寶慶三年即其所居立祠寶祐中又給田百畝使
備祭享以勸忠義（雜出宋史沖之傳及何志等書）

阮駿字千里祖遵慶曆進士節度推官父之才元豐
符升知南雄府駿紹聖元年進士監台州稅方臘犯
台州守委以防禦事駿率兵射賊踣死五百餘人賊
敗引退賞轉朝散郎建炎元年除河南少尹
兼西京留守是冬金人南寇駿與孫昭遠率兵拒戰
不利駿以神御在府亟收兵護神御殿以餘兵而戰
又敗乃抱神御指賊大罵死之事聞朝廷褒贈三官
進朝議大夫（雜出宋史本傳等書）方臘之難金寇之禍死事者
又有葉居中徐渙居中元符三年進士通判睦州賊
臘方起居中不避難而前到官與戰不利死事聞官
其二子渙字叔清奉議大夫渙之子以世賞入仕高
宗幸維揚虜騎侵逼臣僚奔潰渙以國子監丞護駕
渡江殞於難紹興初特授將仕郎官其一子（雜出北事等書）
陳淬字君銳紹聖初下第挾策西遊時呂惠卿帥鄜
延淬戎服往見惠卿問相見何事淬曰大丈夫求見
大丈夫又何事乎惠卿器之補三班奉職與西人接
戰于烏原手殺十餘人擒其酋主奏爲左班殿直鄜
延路兵馬都監累遷武經郎丁外艱宣和四年召赴
闕授真定路分都監兼知北砦河北第一將尋拜忠
州團練使真定府路馬步副總管七年金人入真定
淬以孤軍禦之妻孥八人皆遇害建炎元年辟諸軍
統制宗澤命擊金人於南華敗之兼大名府路都總
管兵馬鈐轄擢知恩州王善者金之種落也擁兵十
萬長驅兩河遂襲恩淬與長子仲剛拒戰賊飛刃及
淬仲剛以身蔽刃死之明年善復圍陳州淬大敗善
兵拜宿州安撫使李成叛詔以淬爲御營使六軍都
統淮南招撫使討之三戰三捷未幾金人犯采石又
檄淬田援建康淬將中軍戚方將前王瓔將後淬曰
彼衆雖多然止有二十艘一艘不越五十人每至不
過千人吾伏兵葭蘆翳薈間俟其旋濟旋獲前後不
相知訖淬當盡獲矣杜充不從金兵遂犯板橋諸軍
皆潰淬獨與戰勢窮力盡據胡床大罵刃交於胸而
色不動與其從子仲敏俱死詔贈拱衛大夫明州觀
察使官其二子一婿（出宋史本傳）
宋旅字廷實第大觀三年進士累官奉議郎知剡縣
方臘既陷歙睦杭衢婺五州且犯越越盜亦起應之
縣吏多遁旅獨與民據守以忠義激勸部勒隊伍爲
豫備計俄而盜衆大至躬率壯銳冒矢石雖頗殺獲
終以力不敵死之剡人悲哀爲立廟帥劉韐上其事
詔贈朝散郎錄其四子（出宋史本傳等書）

方善字良翰提舉臨之孫辟燕山工曹掾燕雲兩房令一時陷沒者悉易告善南望雲涕謹取出身文字焚之惟留承奉郎告罥衲衣中道梗不得歸徐與講好防禦少弛善變姓名攜數輩間道逃歸抵臨江遂守以聞得旨特轉一官改差泉州監稅北還家鄉人環視嘆息以爲換世人形之謌詩至比蘇屬國言其在燕十九年後通判廣州終于官陳參政有詩云八千里外望鄉雲十九年間洪落雁書至上林無別語孤臣有死不忘君舊志莆陽

林興宗字景復父叢乾道二年進士知横州興宗以閩蔭補官調泉州節度推官李全既降命興宗爲淮安州法曹遷淮安令未幾全復叛已而兵敗其妻楊氏俘南官以去興宗流落海州膠西青社十餘年採梠拾橡以克饑或賣卜數小童以自給家人不知其存亡淳祐中趙葵在淮閫遣閒物色得之興宗屢以帛書報虜機事庚子遂自拔而歸葵驗其縣印告身如故奏乞旌擢以勵臣節喬行簡等議置之朝列不果詔改宣議郎通判海州改淮安州乞辭官追服毋喪服除改通判盧州呂文德辟淮西安撫參議官改參議湖南知南恩州在郡三年境内稱治擢知韶州清約而豈弟以積勞致疾卒興宗豪爽語洛皆義理財平生不爲身計例應轉秩賞皆趾自言善爲詩在兵火不廢自號全璧有集若干卷舊志莆陽

卓得慶字善夫號樂山五世祖厚游洋人熙寧進士崇寧間修樂書厚與討論卒官吏部員外郎祖成童始徙居莆得慶登紹定五年甲科教授道州歷秘書著作郎兼沂靖惠王府教授左曹郎官以莆賢似道出知漳州平宙寇次年嘉禾産一莖九穗最上賜詔褒寵召還授兵部郎中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檢討官不拜提舉雲臺觀德祐丙子以大理卿趣行辭以疾景炎三年便旨除右文殿脩撰户部尚書兼福建制置司參謀官是冬十月元兵逼城得慶與家人訣曰柱傾維絶雖千百年何益寧前一尺毋却一寸與其藏溝瀆而生曷若守家廟而死俄甲士至執得慶并二子涗權殺之黄仲元銘其墓稱爲忠孝父子得慶早以詞賦名晩深於易丞相江萬里深器之仲子準承直郎監福州海口鎮舊志彭

林阮陳宋方林卓傳第四十一

鄭勅陳吉老傳第四十二

鄭勅字蒙尉僊遊縣人嘉泰二年第進士初傳羅縣將時鉄熊香部下四戍卒焚掠惠戎自其邑邑人驚遁或勸勅避其鋒勅曰吾去何仍定坐廳事以待之寇至諭以禍福不聽賊首迫以白刃勅不爲動罵賊不絶口遂死之時丞相崔與之侍郎李昴英奏命招討以勅死於王事聞于朝乞旌之以勸忠義贈朝奉郎官其一子邑人思其遺愛爲之立祠靈跡甚著漕使以聞敕賜額忠澤閩書

陳吉老字子州先世許州人有名侁曲者爲福州招討使遂家侯官繼遷僊遊祖浩父無逸閩書名相繼登進士第吉老以父任補官少通春秋三傳學孫吳兵法慨然有志事功紹興初虜騎寇淮汀贛群盜竊發辟吉老清流丞贛寇萬餘侵掠郡境吉老整衆而誓士皆感奮大破之後以胡保鍾花之寇長子希造先登死焉吉老忍痛悉衆長驅竟殲其黨比還郡將以下迎勞爲之惻然吉老笑曰馬革裹屍乃男兒古人所慕大夫夫死患不得其所耳[illegible]死又奚足悲哉自是賊徒遠遁不敢犯汀界[illegible]父于祠之陞本州別駕召除京東提刑牧復宿亳徐海四州入對陳練將卒廣儲蓄修城壁紓民力嚴策應五事高宗諭曰且爲朕綏懷京淮之民尋除揚州安撫使賜鞍馬金帶御前大刀以寵其行吉老始至嚴關渡之禁繩策應之法撙節郡計大修州城捐俸以助其費又遣仲子希錫取延陵私租千緡市汀布以爲軍裝時韓世忠守楚州與吉老相厚善吉老奏乞令世忠來相其役詔從之不數月而事集嘗書白太夫人尸氏曰渾家佩媛盡報國恩萬一總師振復自當效節又書付希錫云吾萬一死於邊汝他日出官不得取俸外錢謂之有例上負君父下辱祖先秦檜當國力主和議吉老累疏爭辯其略曰講和之原是陛下爲劉豫舉國爲陪臣所約兩宮來期及許還關陝諸路皆後檜相調引決不可信乞罷斥奸檜選責臣以恢復之期御筆褒答云御奮武淮壖國勢增重鄰壤震懾朕實賴焉未幾卒于官高廟聞之嘆息不已累贈中散大夫閩書

希造字賢御以父蔭補官吉老教于詩書之暇必令讀百將傳習騎射每曰今中原擾擾正臣子捐軀報國之秋非文武兼資未易了此虜陷京口希造年十六被虜至北庭令其牧馬一日北師南向希造擇平時所調

鄉最良馬斑以歸父益奇之每目為定亂眾調揚州
扶參紹興初侍父官臨汀寇戰必居前鋒妖氛凱捷
明年賊又入寇所造斑將而前策應不至戰歿于文
筆山朝廷憫其忠節告詞以身殉其忠義褒之以身
賊于不得終於牖下爰加恤典并及其孤特贈承事
郎累贈奉直大夫子光祖字世德以父歿王事
補官好儒重禮知英德府日上供泛輸錢倍光祖奏
蠲第四戶以寬民力貞陽渡湍惡舟多覆溺更創巨
艦以濟郡德明行部嘆曰陳公可謂依本分君子也
尋改知邕州洲歲市戀馬給溪峒其峒有奉議坊者先

為措置官擅移其利於他峒遂開釁端互市不通光
祖以恩信招徠網至溢敷峒首李萬雄霸一方久為
邊患光祖密遣思明州誘而擒之梟以徇諸峒帖息
事聞特除廣東提刑光祖作欽恤編以戒僚屬新瀧
溪祠以崇教道又捐故錢三千緡以代給邕兵之廩
而凡一切無名之征悉蠲除之積官朝奉郎子沂自
有傳同邑又有陳大亨字文通紹興三十年進士為
人清勁歷五任貧無居室惟寓僧舍官至泉州通判
出懋緒志等書

沂字伯源以父光祖蔭補官調荊州推官郡倉受納

監官例取斛面沂笑麾之會州有梁鎮從等冤獄太
守必欲寘之死沂力為爭辯因得不死竟獲譴罷去
沂自弱冠侍官南遊始篤志紫陽之學徧參劉爚廖
德明李方子楊至諸先生之門而陳淳又沂所終身
卒業者凡一時及門之士皆推沂為嫡嗣繼復受書
易於蔡淵蔡沈若陳宓潘柄蔡和劉弼邵蔡模則皆
其交遊也平居以禮法自將喪祭一遵朱文公家禮
淳甞為名其書室曰貫齋且為之記云縣志

陳勳陳吉老傳第四十二

薛林陳傳第四十三

薛奕字世顯興化縣人利和之從子也熙寧九年武舉第一是年徐鐸以進士第一神宗御製詩賜之有云一方文武魁天下四海英雄入彀中授鳳翔府都監遷正將元豐中銀川寨之役奕死之贈防禦使子安情以父死事補官靖康元年假河北制置使京城失守安情將兵知海州事紹興初來閩殺其守將王[illegible]為宗澤吏部侍郎傅崧卿以聞其略曰身雖在仕猶胡心常存於王室總領義師擒滅醜類凡陷沒之郡閭風響應各籍土地奉上本朝者實汝有以倡之也賜會稽田十頃以宗室女妻之紹興五年除武節大夫業州刺史閤門宣贊舍人知全州兼充本州沿邊溪洞事都巡檢使卒（方書雜出志等）

林子立字伯與甫弱冠通經學為士類所推升貢辟雍凡十二試俱中第二同舍贈以詩有云博陵公子真文虎占斷儒官第二人登政和二年進士再調知茶陵縣靖康元年詔諸道以兵勤王子立募其民兵二千餘人率赴南道總管司至荊門遇胡騎後戰衆寡不敵中流矢卒帥司上其事于朝（出志）

陳自仁字克廣七世祖億字敏功仕唐為員外郎自仁第宣和六年進士調吉州永豐縣尉屢捕盗有功不官自陳以廉節著建炎三年金虜犯洪吉州隆祐太后護衛兵叛所過殺掠楊世雄梁世美等遂犯縣境自仁集射卒調民兵激以忠義戮力拒討兩分其兵一自間道繞賊後一據險要以家誘之見賊則僞遁至所據與之合戰伏發於後夾擊之轉鬬逐北其衆披靡會賊別將繼至兵疲援絕自仁與知縣事趙訓之皆戰死郡上其事制贈通直郎官其子衲孫（出志）

郭徐彭龔鄭劉列傳第四十四

郭義重（宋史滁志）字處仁早遊太學以操尚稱年四十餘客錢塘聞母喪徒跣奔歸每一慟輒嘔血家貧其故人有所贈不受聚土為墳手蒔松竹而廬于其傍甘露降于墓上烏鵲馴集郡上其事紹興十三年詔旌表其閭於所居前安梓樅左右建土臺高一丈二尺方正下廣上狹飾白間以赤仍植所宜木（宋史本傳）義重預占心不離視不過尋丈口不及時事其旌孝時猶未始與仕紹興二十一年始以特科奏名補官右迪功郎潯州司法參軍調德慶州錄事參軍年六十始娶以高年終鄉士大夫為立孝子祠而私謚為孝節公（出舊志）　四世孫道卿

道卿母徐病劇哀泣籲天祈以身代母尋愈後母以高壽終景炎元年元兵至旁邑亦起道卿日抱母柩泣曰兒在此無恐俄卒入至殯所失跌墮乃知其為孝子也為白大將揭一矢為後卒飛箭無毀其家又因盜至居人竄匿道卿與弟佐卿獨守義重孝子祠不去遂俱被執盜將殺佐卿道卿泣告曰吾有兒迈長弟弱于幼請代弟死佐卿亦泣告曰吾家事賴兄以理請殺我道卿固引頸請及盜相顧曰汝孝門兄弟如此吾何忍害兩釋之道卿年八十子廷煒字景文為建寧路平準行用庫使歸侍養時兵禍猶未解廷煒扶道卿出避賊倉卒相失哭水滸一晝夜有漁校心哀廷煒為迹道卿舟歸之道卿嘗病疽危甚廷煒憂悴扶護一夕髮盡白道卿卒疑死者兩日皆塊中偶夢道卿並枕臥汗浹寤呼燭視之左頰生二黑子與道卿肖號慟幾絕每夜三鼓即炷香悲哭烏亦群集哀鳴之產園中出開武宗勅有司旌其門閭（縣志）（元史傳）

徐膺字思文弱冠登名於禮部不報退念其母年高不忍離因閉門讀書定省溫凊無違禮俄而母病躬侍湯藥不解帶既歿摧毀骨立卜葬于虎嘯巖負土為墳廬其旁疏食三年時陟巖巔焚香籲天哀號震地虎為遁去鳥亦翔集甘露一再降既卒從父狀元鐸題其墓曰有宋孝子徐公之墓（出彭志）

彭受為太學生親歿廬居墓側有白鵲之祥郡表其居曰孝行卓異坊又有黃希閔提舉國鎮之子父歿廬墓人號孫盛黃家（出北事）

龔垍初為泉州銅場從事調福建提舉司屬官父疾不解衣帶不入房闥連丁家艱廬于墓側者凡六年

日食自鹽茶外無他嗜婦病還舍命醫肖於戶限外
視之戴星還山亦未嘗自言蒲之善者自鄭閎消
熇後鮮有及之者出備志

鄭褒字成之希閎之孫應進士舉至輦下會詔罷去
遇王元之留褒俟秋而行褒曰褒有老母向之去數
千里別數百日者欲干名而顯親故雖遠且久若往
歩左右令詔下將及閩吾母必計程以待遲一日即
[illegible]母一日憂元之曰生有純孝足警世之爲人子者
爲之泣而賦詩曰褒也甌閩士文高行益修干名遂
召罷歸計遥親望[illegible]鳥終相押公卿讌欲留瀾桐花
下宅聞病卷長惹後登咸平第判福州以便侍養出志

劉洵直字子浩年十二父亡十六失母時已知苦學
篝燈几筵之旁號慟即誦書率至夜分皆一夕族父
聞哭聲甚哀問故曰讀馬周傳至其言少失父母犬
馬之養無所施爲之悲感不能自止諸父奇之兩以
鄉舉試禮部爲第七人登紹興二十一年第調永春
縣主簿秩滿授漳州教授終通判平江府贈金紫光
祿大夫子築棨皆登進士第出北

吳熹字可中父世寧客遊西蜀卒於渝川熹年未冠
家居聞訃日夕悲悼沿峽扶柩以歸舟危於旋渦若

有物負之者時號孝子出何志

郭徐彭龔鄭劉吳傳第四十四

陳傅郭貢許傳第四十五

陳亨迺宇俊民仙遊縣人性最孝父母繼殁盧墓三年常伺墓木而哭木爲之枯鄉人張彂有詩曰生另乎潔全清節老柏焦枯爲孝思乾道間前延嶽孝廉彂辛鄉人白之縣令陳宗鼐以其名應詔亨迺以廬不起今不供奉饒粟帛以旌其孝（出閩志）

傅孝明宇起敬嘉定巳卯秋母蔣氏疾篤孝明刲股粥以進疾遂瘳陳侍郎讜書孝感二大字名其堂作詩以紀之令許伯翊偕同官載酒宴其母于盡歡族姪知循州大猷記其事王少卿邁爲跋（出閩志）

郭濟家貧至孝寶祐五年父病刲股以進病遂瘳㑹母病篤亦刲股者再鄉人以其事白之令趙與泌給錢米以旌其孝（出閩志）

黃廓字大器興化縣人太常博士中庸之曾孫平江令徹之子也事親孝苐之遷于廬者三鄭夾漈樵爲文紀之（出□志）

許天麟宇仁甫崇福里豪族人父應祥喜佛好施天麟家甚裕病族人貧富不均闢居仁堂以處之又與共爨平生事父甚謹會父疾爨百方冠衣不脫及卒苫塊三年葬而廬墓側又三年扁墓亭以永思賞

刺血寫佛經集千僧誦經以資冥福是日雷雹四方其繞壇五里天朗日出人以爲孝感所致白郡守將聞于朝天麟曰彼雨此晴偶然爾吾何德哉夫求聞于上者黍名也吾將爲名乎乃寢後生母蔡氏卒送終廬墓一如父死之日至正中年七十四一日召子姪與語沐浴更衣書偈端坐而逝（出閩志）

陳傅郭貢許傳第四十五

吳李林方傳第四十六

吳興屯田員外郎蔡之從弟時號長官唐神龍中以家貲築延壽陂溉田萬有餘頃復隆海為田築長堤以障海水開溝大小六十餘條以導北流為泄六十餘所以殺其水特有蛟為孽堤數潰興殺然後築俗除其害迄構以入蛟潭斬之卒與蛟俱死潭中鄉人建祠祀之宋咸平初進士鄭葆為之作紹興十九年郡守陸涣奏封義勇侯至今莆田稱水利比洋曰吳長官南洋曰李長者云（雜出志書）

李宏有唐裔也其先有因安史之亂避地來閩者遂非居侯官之福星坊世推於財宏輕財好施人稱為長者初永春仙遊三縣水合趨于莆入海言利者謂橫而堰之可灌田數萬畝治平間長樂錢氏女提金大如斗來據溪上流築陂甫成而壞繼而進士林從世捐貲十萬緡築溪下流亦壞熙寧八年宏應詔而來有僧智日者為相地於木蘭山下宏乃率衆錢七萬餘緡為之陂遂成乃開溝大小百有餘條以導陂之流作斗門以啓閉諸溝之水設涵泄以疏通斗門之所不及者復築塘為田由是莆南洋之田萬有餘頃皆賴以灌溉民食其利立廟於陂上春秋祀焉景定三年詔封惠濟侯降璽書褒諭郡人吏部鄭樵尚書林大鼐皆有記今子孫居於廟之左右食宏之田以奉祀事宮沙復其家又有吳誠者莆田人唐屯田員外郎蔡之後初官司選上若大家食陂之利者輸差正副以同財穀以時巡視而修治之時在選者十有四人而趣與焉（十四人者余氏三人朱氏七人陳氏林氏顧氏各一人皆莆田人吳郭等也）子孫繼是役者年有酬勞日有食錢蓋以先世有功於陂故特加優厚迄今猶然每歲春秋祭宏其十四人者皆得與享云（志出）弘治間邑人御史周進隆疏於朝檄下本府縣春秋致祭

李富字子誠唐游擊將軍尚贝之裔也避武氏亂由泉州南安徙游洋後復遷于莆之洋尾富好施與嘗於郡境內造橋梁凡二十有四所出南郭五里許建亭以憩行者凡二所又助郡庠之役築瀕海之隄前後捐金錢累鉅萬以所得詩母享年九十有八而終人以為犹與之應建炎初粘罕犯順富率義兵隸韓世忠麾下授承信郎宜使張淵開富材略辟充幕前統制司幹官非就歸養年七十八卒至今稱樂善之士必曰李制幹云子二人廷耕保義郎廷猷承務郎廷麟將仕郎（志出）

林國鈞字公秉早嘗游場屋率不利自三舍法罷遂
不復有仕進意高宗朝以其子嘗由里選版授迪功
郎加承議郎賜緋衣銀魚致仕國鈞為人好施與務
以積陰德為心聞鄉鄰之貧乏者取貲財遣人設諸
塾中以助之不使其或知也嘗建紅泉義學延族子
光朝為師置義田以贍四方從學之士自湖去城三
二里舊有浮橋紹興初更造石橋一時有力者又欲
移建於木蘭陂下謂虎江流且縮而陷陡突起國
鈞以為此說正相反惟江淵岸平則無喧豗撞擊之
患遂傾貲倡衆以相其成又伐石砌抵城之路凡二

十餘里年九十齒髮落而復生作亭名曰回年陳俊
卿為書其扁因以自號既歿光朝銘其墓子二人充
南安軍司戶參軍建寧府司法參軍孫恂如少嘗
從光朝學後選莆舊家十四人為木蘭陂正副而恂
如與焉（詳見李持誠傳）秉公以民事為己事陂南岸隄
決數十丈恂如傾貲殫力而修築之水以無患至今
與十四人皆並配饗李宏之祭而子孫亦世食酬勞
之利云（出志）
方祐字天既慎從之曾孫也為人恭約好禮爵已孥
人高價買產賤價糶糴值荒歲則傾囷無吝色每慍
中野服徜徉道旁野叟村童歡喜出迎曰長者來矣
饑食寒衣病藥死棺人人滿意有持疏以橋道請者
靡不遂其求若延壽迎僊二橋皆建皆厚施之其孫
萬少時讀書至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祐語之曰此吾
平生受用得力處小子識之祐之存心如此故時人
以長者稱之葬福平山後人又因以福平長者為號
云（出其玄孫大宗所記遺事）

吳李林方傳第四十六

陳宋顏黃傳第四十七

陳旅字衆仲父子脩覽博古時朝廷遣使購鄭樵通志略得紹本監使方戶剎宋廉訪使孫澤翁子修與同郡鄭鐵共校讎之上盧復想聯比詮次之舊上於朝廷錄於學官兄裳亦有文行由教官歷泉州路經歷同安縣尹終福清州知州致仕卒（出□□公）旅幼孤貧資禀穎異其外大父趙氏學有源委撫而教之旅得所依篤志於學於書無所不讀稍長負笈至溫陵從鄉先生傅古直游聲名日著用薦者為閩海儒學官適

御史中丞馬祖常使泉南一見奇之謂旅曰子館閣器也胡為留滯於此因勉游京師既至翰林侍講學士虞集見其所為文慨嘆曰此所謂我老將休付子斯文者矣即延至館中朝夕以道義學問相講習自謂得旅之助為多與祖常交口游譽於諸公間咸以為旅博學多聞宜居師範之選中書平章政事趙世延又力薦之除國子助教居三年考滿諸生不忍其去請于朝再任焉元統二年出為江浙儒學副提舉至元四年入為應奉翰林文字遷國子監丞卒旅於文自先秦以來至唐宋諸大家無所不究故其文典雅峻潔必求合於古作者不徒以徇世好而已有文集十三卷旅平生於師友之義尤篤每感虞集為知己其在浙江時集歸田已數歲且大比請于行省親[illegible]計乃衝冒大暑千里訪集于臨川集感其來留旬日而別惓惓以斯文相勉悵然若將不訣焉集每與學者語必以旅為平生益友也一日夢旅舉杯相向曰旅非甚思公亦知公之不忘旅也但不得見耳既而聞旅卒集深悼之（元史本傳）

鄭杓字子經僑之玄孫寅之曾孫與陳旅為文字友嘗著春秋解義表義覽古編大衍涤餘穀樂府又有衍極五篇衍極記載三篇（衍極書學評字書法源流與字之學此為最正）左治大宇倖南安縣儒學教諭福建行檄使齊伯亨嘗采其所著衍極書上之子咩字宗翰至正末為福清州龍江書院山長洪武中錄興化縣儒學訓導天才逸出八分書能世其學云（出儒）

宋文霆字元道登至治四年進士授建寧縣尹有惠政及人遷汀州路推官陞福建等處儒學提舉以泉州路總管致仕卒文霆居官行事多有可稱尤博學善屬文有葵山集宋景濂為序稱其言醇而理彰子

濔洪武初進士第任兵馬大使（出舊志）

顔長卿字子元祖孺俊與兄孫履同第宋嘉定四年進士長卿少有大志博學子史無所不闚人目之為書廚應[illegible]以薦[illegible]南平縣學教諭福州路教授長卿雖居官不廢脩讀所得俸專為著述費後書助教陳[illegible]貞[illegible]不作遼金宋三史旅以書示學士虞集曰江南有此秀才大不易得既而長卿恐旅未能任此遂自為之及詔進京師會朝廷開局脩三史長卿即以所著藁上中書得辟史屬以議不合移疾出又以朝廷郊祀禮成進南郊慶成頌一十五章不報所著三史頗希世不嚴華夷正閏之辨而書遼金之事皆與漢唐宋並例故其書竟無傳云（出事迹）

黃方子字潛剛洎之後慨然以家訓世德為念博學強記汲汲於其所欲為者嘗攝武城縣學職禮部尚書宋本以使事至莆見之驚喜還朝將論薦之會本病卒不果方子好著書有東家書目載所著書數十種然所說多異朱子故不為人所尊信云（出近記）

陳朱顏黃傳第四十七

陳劉方林傳第四十八

陳紹叔字克甫唐御史大夫稜之後也其先世居大浮山之西曰西陳後有析居金沙者故紹叔為金沙人而猶以浮丘為號學者因稱為浮丘先生紹叔幼好學博覽群書洞達性理終日危坐一室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喜而不忘或中夜起炙燭書以識之從游日衆則教以篤行謹信為先文辭問辯為後嘗為學者說書璣衡遂揉木為儀象以示之既而鑄銅倣古制又別制器象天體度其中而縣之上刻周天度數而以銅螺填之揭南北二極凡天河星宿皆列其名其色絢爛使夜視之與天象合圍四尺五寸有奇極其精微名曰小天由是名重當時有欲白之郡府表章于學有勸達于朝者紹叔皆謙不敢當至於河圖洛書太極通書律曆制度靡不研究有外集百餘卷題曰浮丘集歷代紀年大元官品競辰切字擇日又若干篇諸子百家之書咸覽誦而考訂之圖中庸大學周易於東西壁浮丘書室之左為尊經閣以度奉先聖身未嘗衣絲帛深衣大帶以為常所居僻陋處之澹如也有田數十畝供饘粥而已毋家不振有喪莫能舉紹叔負土立石表以鄭塚有詩曰土雖塊

王𣏌慈雲立石栽松洒淚痕敢效大夫題鄭塚竟遺一女嫁陳村石田茅屋詠爲𢀡參飲茶㼚外有孫寄詠耕犂莫相及免教過客見銷魂孝友之心類如此其居鄉與人言必稱孝弟忠信言語平易使人易曉忽一日思其親友遍至其家既而得疾越七日卒年七十有一 出林以禮所著詩話錄

鄭有定字能靜其先與夙朔同出元豐進士似之遠孫也少貧性狂直不嗜榮進沉潛志學與滋陵趙伯暐遊而陳旅鄭杓輩皆其友也工於詩嘗著原範吟三十七章論易通學者因稱為原範先生同業吳源謂原範吟推闡圖書之秘發揮象畫之妙究極先後體用之所以然乃知此老胸中有一部全易也又作泮宮嘆百韻以譏議路教葉應禮又嘗箋解杓所著衍極書五篇皆梓行于世 出人物備志

方德至初名臨生以字行公權之孫也擢元至正十一年第為人敦厚不妄言笑家甚貧教授生徒以為養而與其妻廖氏相安於窮苦澹泊之中後廖氏變育父母欲去之臨生感然婉諫曰婦與故奈何去之其他行事亦多有足尚者授官永嘉縣丞代歸不及再叙卒 出遺事

林以辯字子泉積仁之後祖應成字汝大嘗受學於黃績得潘柄陳宓之傳咸淳中與長子棟同登第歷官宗正寺簿宣撫司機宜宋亡不仕父柄號曲陶郡任以辯通易春秋尤善說詩皇慶中詔以科目取士以辯不苟求於究心程朱之學福泉之士爭聘為師方出來山一日促歸未浹旬卒朱文霆稱其明死生之際 出遺事

第以順字子木擢至治元年第廷對不諱幾黜左丞張士瞻直之收真榜末除海寧丞調慶元縣尹縣有弟殺兄陰以賂免以順發其獄誅之移浦江尹平反死獄新作夫子廟秩滿改台路推官總管焦鼎建招安海寇之議以順沮之慮以姑息亂天下後果如其言陞江西儒學提舉改知福清州時元政失經豪强横起海港中劫殺尤多以順漸按除之亦思巴奚之黨臨福清州為衆所殺其酋賽甫丁擅省政因以順酋敗去乃得歸尋除同知福州路總管府事致仕 出遺事

陳劉方林傳第四十八

國朝

吳源傳第四十九

吳源字性傳曾祖鳳舉博學多才第宋咸淳元年進士歷官貴州司法封州教授至宗學博士入元故官例遞授府縣之職鳳舉亦強起知興化縣數月辭歸扁其堂曰修初以見志源早孤自知力學通諸經尤深於易性禮好義學士大夫皆推下之至正末舉泉州路訓導

太祖皇帝洪武三年復以明經授興化教諭遷府學教授十三年以薦特賜詔徵之其略曰朕聞君天下以圖治為本安黎庶以得賢爲先故令百司各舉所知今中書舍人林延綱薦爾學精德邁智志過人特遣使齎符命有司禮送至京朕當試用焉於是與杜斅龔斅趙民望李祐俱應召至命為四輔官兼太子賓客位列公侯都府之次屢降制諭欲其均調四時繼令各司春夏季上中下旬而源則司夏季中旬每講明治政必以得賢才敦教化養黎元為圖治之本甚見嘉納

上閒遊東苑命五人侍相與聯句為七言近體詩一章上先倡首句曰蟠踞龍虎壓豪英五人者遂繼之曰五色卿雲炫日明臣敩 王氣瑩然凝景象臣延風樂爾見升平臣祐 山河百二金陵最臣民望 宇宙千秋帝業成臣源 上復繼之曰獨憶六朝興替事臣杜斅遂足之曰禎祥未盡又加禎詩成上呈恩禮優裕冠于一時源尋以老歸明年 上念其賢復賜詔曰嗟者朝臣薦卿學行是用召卿至延官以四輔而卿告年老難於步趨遂命還鄉今者朕選公侯子弟入國子學司業缺員生徒無所矜式卿其為朕一來講道授經無筋力之勞而有成就後學之益亦儒者之素志其速來勿有所讓源復赴京授國子監司業未幾卒于官此出莆陽誌從語 姪陽保與鄉薦為國子博士陽保之孫昭成化戊戌進士官終廣西按察副使

吳源傳第四十九

林圭陳賢傳第五十

林圭字信玉曾祖棣與其父應成同第宋咸淳進士祖岡孫與其弟以順聯登元延祐至治進士稱為聯桂林家父師說蔭授縣尉洪武初圭舉明經為肖庠訓導陞寧國教諭滿九載以科第不及數復教其邑勤於為教風雪不廢其去也諸生塑像學宮祀之居儒官三十餘年前後六為考試官永樂間應召修大典以老請賜冠帶致仕圭治經有師法工古文詞推重一時凡官至莆者必禮其廬鄉後進多問業焉平生篤倫紀敦道誼元季兵起祖母方避難山中與兄璵珙璲繼没圭辛苦負葬并葬其從父兄外父母凡幾喪孤幼盈室撫教成立及致仕歸視其子教諭乾於如皐經蘇杭遇道殣善視之與同食飲其人賴以全活年九十四而終（雜出一統志等書）林為莆望族久而可徵者惟忠臣蘊之後最盛岡孫之孫琚珩琥皆起儒術珩為桂林知府琚琥並郡縣學職諸孫泰吳川知縣以順之孫曾洪武甲戌進士官終廣東僉事有廉名圭之孫宗越皆舉鄉薦宗蘄州學正楊州教授有師道蘄人祀之於學宗之孫俊成化戊戌進士歷官刑部尚書今以太子太保致仕其學行風節別當立傳佩信同舉鄉薦佩終南雄通判信終壽州知州俊之子達正德甲戌進士今為南京吏部郎中

陳賢字廷傑靖之後兄觀陝西參政賢洪武末舉儒士為興化訓導秩滿遷[illegible]教諭永樂中召入館閣預修大典改任湖口致仕賢為人嚴毅方直安貧好古其學以躬行為先雅志[illegible]物勤心職事及門弟子成就者衆號為古道先生湖人塑像於學沒因以祀之泰和楊文貞公士奇為墓表稱其士行可質於神明蓋實錄云（雜出志書）于淮以孝行稱

淮字巨淵幼有至性在父母側必觀視膳服有疾侍湯藥頃刻不離永樂間父官南康淮隨任每日雞鳴而起聽其言承志所須皆先辦洪熙元年賢告致仕卒于京師淮迎柩歸至興化次于河滸夜宿柩傍岸多虎或使避之淮曰吾父在此竟不去夜大雨懼河溢柩且没撫柩呼號雨忽止姊嫡母方氏有貲婿方欲析居淮重違其情涕泣引咎讓財產美器而取其棄餘母以此復許同爨淮後為國子生值限年例衆謀為減年籍淮曰籍可減心不可欺也寧黜而歸置義塾訓鄉子弟家門肅睦遠祖僕射墓被人侵致淮焦苦十餘年百計陳懇上官卒復之縣上其孝卒

年八十三年卒大同所有孝行述彰林司寇見素題其
居曰述孝里

林士陽賢傳第五十

方徵林仕敏林長懋傳第五十一

方徵字可久大琮六世孫洪武五年中鄉試送授給
事中兼齊王府錄事涖官恒思效職志節甚偉
太祖皇帝一日晚朝謹身殿退顧徵問知有母在次
日賜白金五十兩給驛歸省嘗奉旨廣西徵行改監
察御史月餘陞辭慶知府時因星變求言徵條上數
事首言風憲官以激濁揚清為職今乃計其事績多
寡定為優劣故不聞旌拔廉能專務羅織人罪多徵
贓罰此大患也又言朝廷賞罰明信乃勸懲之道去
年各行省以用空印罪其官吏而河南參政安然山

東參政朱芾俱有空印反皆陞為布政使其何以示
勸懲哉其餘皆關係時政上諭旨安然率齊東海軍
民內附朱參政鄉里舊人有才幹故議功議能而擢
用之且爾言羅織人罪者何人多徵贓罰者何官宜
具實以聞徵言如河南僉事彭京不坐被告知事于
覩而逼令招贓拳人出金二十兩銀一百兩代納此
臣所知者坐是降沁陽驛丞十三年以事逮至京卒
年三十二嗣子璿舉鄉貢任諸暨訓導出彭志
林仕敏名世懋以字行掰五世孫也父善同工詞賦
張冠烇堂試尋領鄉薦第七授泉山書院山長元社

既屋遂不仕洪武初例起關良官以祖母年老辭既而復起之行至建州詩所作顧氏義妾詩有可変術知遼禮伐此身郡肯負綱常之句竟死於道仕敏幼端重閒於□詩文洪武二十六年領鄉貢入太學明年署人以少卿尋授戶部郎中以言事貶南册衛軍史永樂改元擢拜南康知府寒暑衣服取給於家屬下煌仕敏率屬罪已懇禱翼日煌盡飛去以母憂去官服闋改知淮安府清介愈厲時部臣至淮衛仕敏與之抗禮乃以不防水患劾之貶南寧府鎮鄉巡檢以捕盜功不願陞遷改宜興縣教諭所著有荇溪集

匡廬小稿示勤由鄉貢歷任奉新教諭以學行稱陞

林長懋字景時蘊之後父獻中泉州府學訓導長懋永樂三年舉鄉試除南昌教諭陞青州教授十八年擢翰林編修侍　皇太孫讀書洪熙時轉春坊中允長懋以老成自處凡小從違多所匡救仁廟崩從臣扈從東宮赴京長懋不便鞍馬乃以舟行既至宣廟已即位從臣皆進官長懋陞知鬱林州因上言官僚遷擢同異者數人且言二弟一為部屬一為監生路遠母孤願降繫難京職積忤下錦衣獄十繫十年溫習不廢　英廟登極遇赦之復以恩信撫下自

長清儉朝夕食惟韮菜人因呼為林韮菜年六十卒於官無子長懋為人剛嚴狷狹非其人不交往僚友間少不合輒面斥其過族人戶部郎中定以吏胥進絕不與通性耽書手不釋卷為文質而有味 出彭志

弟道節永樂乙未進士授刑部主事長懋下獄時調平樂通判遷知瀘州以賢能著稱奉敕陞鶴慶知府以母喪解官卒于家 出一統志

方徵林仕敏林長懋傳第五十一

陳繼之陳彥回傳第五十二

陳繼之涵頭人華除庚辰進士授戶科給事中以江南僧道多占腴田蠶食百姓乃奏僧道人給田五畝餘以賦民從之時靖難師起繼之開有建白極肆指斥洪武三十五年六月京師平與太常寺卿分宜黃子澄兵部尚書溧水齊泰戶部侍郎定遠郭任翰林侍讀寧海方孝孺等俱族誅出彭

陳彥回鷄塘人父立誠洪武初舉秀才再除歸安縣丞以罪被刑家屬謫戍雲南之臨安至蜀遇赦無資以歸時同縣貨積良知定遠縣收彥回為其家人因改姓名曰黃禮會閩中教諭嚴德政以彥回明經舉保寧訓導九載考績太祖親擢為平江知縣洪武戊寅 高廟晏駕彥回捧香進京師給事中楊惟中等舉彥回文學應幹宜加擢用陞徽州知府丁祖母郭氏憂徽民汪佩等百餘人詣闕奏留未報庚辰春彥回乃疏其改姓歷官情罪首實于朝乞正名籍得宥為民尋有旨復其原官留治郡事明年三月復蒞徽逾年會北兵起彥回召募義勇赴援壬午詔械送京師棄市出府志

陳繼之陳彥回傳第五十二

林環楊慈傳第五十三

林環字崇璧後塘人唐九牧華之後幼倜儻不羈聰慧過人凡閱書多成誦下筆成章方在泮時文章已為人所重求者相踵永樂四年廷對第一授翰林修撰明年陞侍講預修永樂大典為書經總裁官兩考禮闈會試錄名籍甚十三年扈從巡幸卒于北京年四十環負材學曉世務特為文廟所器一時儒碩亦厚望之迨沒無不悼惜焉弟珪亦有文行舉泉州府學訓導出彭志子繼舉鄉貢為考城教諭珪子思承第景泰五年進士選為御史辭弗就除冀州知州州有蕪田二千頃歲賦如常民益流徙思承疏同官奏豁其半漳河數為州患增築堤堰以禦之起表可除里選部郎中陳崇之弟佐冀屬邑殿杯平民思承被委驗治或為祈免歎曰以人命媚人吾不為也父母卒正其罪滿九載民詣闕留之不果從遷淮安府通判同知年未六十引疾致仕歸幾二十年年七十九卒彭司寇從吾銘其墓稱其為廉退君子云孫作以同舉鄉貢僉縣教諭仮國子助教思承子茂達弘治十五年進士令為四川布政使仮子禋禛皆舉鄉貢禋瑞金知縣禎宣春教諭出府志

楊慈字惠叔城右人伯父實壽陽知縣慈少孤性頴悟不甚讀書爲文肆有論辯變出人意表凡所賦作操筆立就蓋天才絶高非學力所能至也永樂六年鄉試第一明年會試第二九年廷對第四選翰林庶吉士是年七月卒年才三十慈軀幹豐偉志氣軒昂佰以科第文詞爲儒者末事人惜其早夭有文集五卷孫元以鄉貢授休寧教諭（錄出一統志等書）

林璟楊慈傳第五十三

黃壽生陳用陳道潛傳第五十四

黃壽生字行中東黃人[illegible]之裔孫也兄和中行在禮部郎中壽生莊重孝友洪武末舉鄉薦以親老求歸侍養水南諸賢率從之學若會元陳中進士徐資用輩皆門下士也親終入太學再試京闈第一永樂九年登進士第選翰林庶吉士預修性理大全諸書成授檢討九載將滿考試禮闈得疾卒（錄出一統志等書）于時故官類焚殖以歸壽生子子嘉獨負柩還葬安福教諭徐安祖聞其孝行舉爲其學訓導用薦知東鹿縣正統己巳之變胡寇焚掠畿甸子嘉率衆保障縣賴以完初邑戶不滿二千後乃至三千餘戶滿九載邑民保留加六品俸復任　戒乃歸長子深字仲淵景泰二年進士升監察御史卒次仲聰自有傳深之子乾亨成化十一年進士任行人奉使滿剌加遇海禍朝廷遣官諭祭賻行人司副于如金字希武弘治十八年進士選庶吉士授御史提學南畿終廣西提學副使希雍舉鄉薦自壽生至乾亨如金三世解元爲科目盛事彭司寇惠安公謂自乾亨而上屡官立身皆廉約恭慎學問文章世濟其美爲莆名族之冠（錄出一統志等書）

陳用字時顯城右人也舉鄉試第一登永樂九年進

上第選翰林庶吉士特行在開東閣徵天下名儒纂修五經四書及性理大全諸書用所爲書成授本院檢討丁外艱起復留南京宣德間升滿陞脩撰正統初轉侍講凡掌院事二十餘年用舍人質實醇厚言動不苟身後竟無一息士類爲之盡傷云 出彭志

陳道潛字孔昭東洋人舉[illegible]進士授給事中調夷陵州判永樂初復爲監察御史預脩性理大全諸書于時脩書諸儒翰林察坊多不得預部屬寺監亦無幾人御史獨道潛以行己恭慎學問該博在選道潛與兄道亨相友愛兄以子少讓財產不受會元陳中嘗稱其家仕者可爲居官之法隱者可爲族里之法道潛孫岳字孟申成化丙戌進士授戶部主事卒孟稠上饒教諭輪廣州教授曾孫元綱衢州教授 出彭志 玄孫文滔弘治己未進士終江西按察僉事文淮舉鄉薦磁州學正論者謂道潛與陳繼之同舉進士同居給舍靖難之師至繼之族道潛但薄謫而已蓋不能無憾云

黃壽生陳用陳道潛傳第五十四

東方李王傳第五十五

陳中字舜用黃石人大卞之後永樂十八年鄉試第二明年會試第一賜進士出身資性簡率才思豐贍登第後歸家嘗與諸名士遊壺山真淨巖次盧希韓詩律一韻二十首頃刻而就詞致清新人服其敏文章健直類其爲人正統初自南京戶部主事就留史館預修
文廟仁廟實錄成陞本部員外郎滿九載與意榮官遂致仕幽棲貧居吟咏自樂公門關節終身未嘗及之卒年八十三姪孫璲舉鄉貢威縣教諭陞國子學正璲之弟琬爲邑庠生兄弟俱有文行而相繼夭卒士林惜之 出彭志

方瀞字源深仁岳之後以諸生貢入太學舉應天府鄉試第七正統四年登進士第授行人瀞時年出五十隱然老儒猶執經講說不已扣問者紛如酧答間倦尤邃禮學動止語默不少苟嘗嘆文公家禮一書諸儒註釋而去取或晦朝代遷改而冠服不同於是著旁附圖於首條析於下其高第殿元柯潛嘗序行之未六十求致仕歸抱經固窮未嘗輕入城府學者稱為柳東先生卒年八十二莆俗自水南徐資茹先生

家冠婚喪祭依約家禮而行著為規範貲文可觀至

瀞又篤好是書考究服詞春秋家祭不事浮屠吉凶

慶弔抑奢從儉鄉人亦多化之弟新鉛州府同知子

和叔頒鄉貢為石埭教諭孫貞有文名成化五年進

士亦為行人瀞甥孫見之後轄南京監察御史以言

事左遷泰州判官歷常州府同知山嶠及新之孫宜

賢皆鄉貢士為景州訓導出志山當州府同知宜賢

吳川知縣宜賢子一桂一蘭同弟嘉靖二年進士

李廷脩鄭莊人曾祖允寶武城知縣伯父璣萊州知

府有廉直名廷脩登宣德八年進士第除中書舍人

性頗斂每厭時俗不務讀書嘗曰後村先生文集今

日全不識終日咿呀程文如何得長進故於為學多

適強記詩文清麗正統末陞太僕寺丞天順改元陞

少卿皆以滿九載而遷莆自洪武以來登朝士大夫

未有秩正四品者自廷脩始得之人以為榮出彭志

王儞字士俊第永樂十六年進士授大理寺評事陞

雲南府知府以仁厚為政夷民悅服嘗遇歲旱禱雨

有應兵部尚書王驥征麓川道經其郡美以聯句曰

三旬亢旱黎民悴一雨滂沱太守功鎮守雲南都督

沐昂尤重其為人及卒民哀慕之儞邃經學工文辭

宣德正統間莆諸老在翰林者凋謝已盡惟儞與陳

會元中並以文章擅重一時云出彭志

陳方李王傳第五十五

鄭方佘何林傳第五十六

鄭雲字行從伯玉之後登洪武二十一年進士第授監察御史陞湖廣僉事改山西以事左遷兗州府同知復陞廣東右叅議為人廉慎仁恕詩詞文采亦有過人者年未五十卒 出彭志

林時字學敏唐侍御史讜之後永樂十三年進士除陝西按察僉事巡歷邊荒辨反疑獄甚多寧夏甘凉地寒少布歲發鳳翔延安等府粟以餉卒時奏聽民與戍卒自相對輸大布六端抵粟一斛中布三端抵粟二斛至今便之又奏設武學令軍中子弟得由科

貢髦於是禮部推行天下皆設衛學秩滿陞貴州按察司副使蕭進士釋褐為方面時與佘文林坦三人文由山西僉事轉知常州府坦歷湖廣廣西僉事陞貴州按察使然風槩皆不及時釰祥敏道州訓導子純內丘教諭嫡纘瀘川州訓導 出彭志 曾孫世明舉知縣

方鯉字廷訓大宗之後永樂十六年進士授南京監察御史南宋諸名臣家自遭元世以來皆零落不振獨鯉能邁往趨俗以紹前芳郡人推仰性資剛果遇事必為居六察日風采凜然號為材御史遷知彰德府丁內艱服闋改知紹興府相越皆大郡鯉以嚴明涖之吏畏民愛號為良二千石以疾致仕卒孫瑤程鄉訓導 出彭志

鄭述字季述少貧力學永樂十九年登進士第授刑部主事宣德中公薦陞泉州惠州府通判郡負山濱海有鹽鐵之利兵民商竈溷雜難治述有精力為政端平清訟牒均徭賦禁暴絕亂民不敢犯政聲大著他郡有難決事亦以委之擢知南雄府地狹民貧且苦役繁述權鹽商定䭾取息息輕積衆舉以雇役餘代民雜需民既安業乃重新郡縣廟學每五日輒一

戾學宮視諸生所業而激勸之士風爲之一變郡舊有凌陂溉田五十餘頃久廢述重築之民蒙其利又郡自張九齡奏開庾嶺植松數十餘里久多摧枯述補植之人懷遺愛比以爲棠陰云及致仕郡民乞留不果從兄子儒龍川知縣 出彭志

佘耀字叔焜登永樂十三年進士第知進賢縣爲人勤敏廉介力正上官和買之弊九年秩滿行李蕭然民思之爲立德政碑吏部考最例當陞職待次間以母老告歸省宣德十年少師楊文貞公薦之馳傳赴召至授吉安府通判掌泰和縣文貞泰和人以其劇

邑故特爲權豪無巨細一斷之以義主之以公雖富
勢不可奪人目之爲泥水舡邑以大治毋喪解任服
闋陞通判饒州部運京糧卒于東河
何誠水樂末貢入太學正統間拜虹縣知縣廉正愷
悌每詣村落教民版築植桑久而民賴其利後以疾
卒喪葬蕭然虹人共買棺殮之其妻尚榮人送其柩
歸即父家瘞之虹人懷其德不忘乃祀于縣之
山川壇右復建祠焉 出興化志
林和字致雍前埭人洪武中登鄉貢授博羅知縣爲
政寬恕不尚鞭朴增修武村堤以防水患民受其利
官終戶部郎中

鄭方余何林傳第五十六

林文陳音傳第五十七
林文字恒簡號澹軒與環同出宣德五年廷對第三
授翰林編修正統初預修 宣廟實錄成轉修撰時
年已五十官將九載僅循常調不爲優叙不計也丁
內外艱服闋從除舊職景泰三年陞春坊諭德兼翰
林侍講四年修歷代君鑒成七年修天下郡誌成陞
庶子仍兼侍講天順元年 英廟復位罷康定時官
僚文改尚寶司卿兼職如舊時翰林應轉學士者七
人上疑其多兵部尚書陳汝言進曰唐有十八學士
是不爲多遂拜學士四年請老上謂內閣李賢曰林
文老成忠厚不可放去仍留供職八年 憲廟即位
以舊講讀官陞太常寺少卿兼翰林侍讀學士再乞致
仕歸文雖年逾七十然神觀清爽應對精明安靜守
禮接人無大小皆以誠意朝野士大夫踵求詩文酬
之無倦色體格溫淳自成一家縉紳推爲醇儒咸自
謂不可及也兩考會試一讀廷試卷學者稱爲上林
先生卒年八十七贈禮部左侍郎遣官諭祭營葬子
載孫釗曾孫渠希範皆舉鄉貢載中書舍人釗金華
知縣渠錦衣衛經歷 出彭志 渠建水知州希範漢陽同
知

陳音字師召別號愧齋涵江人宋明州觀察使済之後天順八年進士選爲翰林庶吉士授編修與修英廟實録成進侍講擢南京太常少卿命兼掌南京翰林院事陞本寺卿卒音為人和易坦率細事無可不可至分別義利則界限截然在翰林時嘗上疏陳時政敘事剴直不阿權璫黄賜有母喪者寺院監閹不弔祭翰林亦有倡議欲行者音奮曰堂堂翰林相率而拜內豎之門奈天下笑何議遂止西廠初建太監汪直方用事勢張甚其爪牙韋英者夜率邏校入兵部主事楊仕偉家狀縛仕偉并掠其妻衆悚汗莫測音與比居亟乘牖大呵曰爾何人乃擅辱朝臣其人曰爾何人音曰我翰林侍講陳某也其人為之少戢太學士劉吉之起復也音移書止之其後當路有缺吏部欲擬音吉曰陳某腐儒也不可用其為少卿滿九年乃進卿音問學深博學者至席不能容登高第顯名于時者甚多為古文肆筆而成率平實有理致求之者無虛日遺稾累數十卷弟員子舉華俱領鄉薦華登進士第員嘉興府通判出莆志

林文陳音傳第五十七

柯潛吳希賢傳第五十八

柯潛字孟時號竹巖自幼警敏嗜學十歲喜賦詩七五能為舉子業弱冠領鄉試入太學景泰二年廷對第一授翰林修撰益自淬礪學行日以進明年陞春坊中允兼脩撰預修歷代君鑒天下郡志成累受賞賚七年陞司經局洗馬天順元年例罷官僚潛改尚寶司少卿兼職如故充東宮講官八年陞翰林學士成化元年修王牒三年修 英廟實録成陞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學士四年命日侍經筵未幾丁父憂踰年母殁既葬詔起復為國子祭酒懇求終制不拜九年服闋將赴京忽得疾卒年五十七遣官諭祭營葬潛貌俊偉容止雅飭為文章平妥整潔詩尤清婉接人外若樂易而內實循介鄰郡有中貴人寵冠一時士大夫欲求速化者爭趨其門潛獨不往其人素慕潛文詞屢欲屈致一見將有所求而潛卒不往天下學士大夫仰之以為異人期以大用天順中李文達公引共事以資尚淺而止成化初吏部屢薦入內閣南宮皆不果從考兩京鄉試者一禮部會試者再所著有竹巖稿弟江通州學正子宗文以蔭授中書舍人出莆志

吳希賢傳名衍以字行更字汝賢別號靜觀唐屯田員外郎豁之後希賢幼敏異登天順八年進士第選爲翰林庶吉士時同年李東陽號稱神童希賢才思敏贍獨與之相角遂拜檢討預修　英廟實錄時有貴家子冠姓者寄以賄丐希賢致半詞於其父希賢厲色拒之曰苟爲此他日何以見董狐諸公於地下耶進修撰陞左春坊左諭德南京翰林侍讀學士卒於官希賢性豪邁負奇氣於人少許可爲其所可者恒頌不綴口兩　考會試所得多俊偉士爲文章意新語壯詩亦清俊奇崛每僚友宴集或聯句或分韻倉卒累數百言立就弟希達姪彰德俱領鄉薦希達常州府教授彰德湖廣按察司僉事　出府志

祠潛吳希賢傳第五十八

翁世資傳第五十九

翁世資字宗甫號冰崖父瑛舉鄉貢官至翰林檢討掌國子監助教事累贈戶部尚書性喜酒樂易烟黨無小大咸恩視之世資幼穎敏自其遊鄉學時器識已如老成人侍父官京師因乞入太學應正統陸年順天府鄉試七年禮部會試俱中第七授戶部主事政暇輙繙閱舊案究其利弊涉躐廣記且明習國朝典故凡條例因革悉所諳練大為部堂諸卿佐所敬禮嘗以部檄往通州監收軍士冬衣布花因奏言所以財庫藏轄於通州諸衛宿弊極多宜改屬有司則其弊可革從之丁外艱歸景泰改元本部尚書金濂以時方多艱求可以裨謀議者因奏起復世資固辭終制明年服闋復除戶部遂委世資專典各司章奏有大議必與商確未幾陞署本部郎中適江南水災部以屬世資勘驗因奏免應天太平寧國安慶廬州等府及建陽宣城等衛稅粮五十餘萬石另求倍之且撤所司賑恤　英廟復位之元年充會試同考試官時大臣多罷上謂姚夔翁世資俱可大用遂擢夔禮部世資工部俱右侍郎三年命往淮徐督運大木回內織染局上言先遣官往蘇杭等五府提督織造上

供文綺七千疋未完今計各項賞賜等用又合別遣
官督併加造七千疋世資謂東南水潦民苦艱食宜
當撙節以甦疲困與尚書趙榮左侍郎霍瑄議減其
半榮瑄皆有難色世資曰倘得罪某請以父子三人
當之疏進上疑其要譽推主議者下世資錦衣獄貶
知衡州府先是郡有疑獄數十人世資至悉爲直之
治郡汲汲以革宿弊厚風俗爲務新廟學修石鼓書
院立便民倉凡郡政所不可少者皆以次修舉衡衛
帥有不循理法者世資稍抑之遂誣世資怨望逮至
京師上不直衛帥削兩階調任後世資官成化初陞
江西左布政使適廣東寇發王師南下有勅計欲令
江西轉餉計當用十萬人世資議齎銀就廣中糴穀
以餉民以不擾爲大旱軍民多轉徙乃大發倉廩賑
之且爲奏蠲民賦百七十餘萬石仍免一應雜泛差
科境內以安五年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
明年秋東土大饑世資日夜講求荒政發廩勸分遣
官分道賑恤民賴以濟八年遷戶部左侍郎十三年
奉敕提督京通等處倉場明年進本部尚書職掌仍
舊十七年召掌部事世資久處計司財賦出入剸量
盈縮罔不悉合事宜以年及再上疏懇求去遂加太

子少保致仕行至儀真卒年六十九贈太子少傅遣
官諭祭營葬世資居官四十餘年謙約和厚善兄弟世
廣交友家無餘貲所著詩文有水崖集若干卷兄世
用正統戊辰進士官終貴州參議南人父子兄弟同
時登朝自世資家始世用之子溥孫機皆舉鄉貢任知
縣世資子洪弟進士爲工部主事洙舉鄉貢雜出郡志及家
傳

翁世資傳第五十九

陳俊傳第六十

陳俊字時英號愚庵父珪舉鄉貢為文昌教諭俊少負才膽志中正統丁卯鄉試第一戊辰登進士第授户部主事父珪卒解官迎喪海南富土物一無所取服闋仍除舊職景泰甲戌差督天津等衛倉秋青草東俊上言採取舊有額已難徵辦況歲增耶漁不可以竭澤朝議是之得減增數三十五萬束蘇松諸郡負上供銀七十餘萬兩復受委往徵不數月告完部長貳奇其才俾與閣部章奏轉郎中兩廣用兵遣俊督饋餉假以便宜淮分時廣中鹽利甚夥鹽商往往越界以規利俊令凡越界鹽每引輸米二斗以餉兵公私俱便丁母憂乞守制不允師還始奔喪總兵監軍合百金為賻却之成化紀元復任郎中於其部未幾陞南京太常寺少卿時郎官久無拜卿少者俊以賢譽得之戊子召為户部右侍郎俊於户部號素練至是邊事動四方奏災傷支移還集諮議旁午尚書楊鼎以剛訐自任俊佐之凡所裁處悉合事宜部屬相謂諸稿有陳公筆如秋金然其重之如此京師饑奏詔平糶太倉粟百萬斛以利民俊慮權貴乘時射利乃請石以下許糶多者禁不與壬辰命總督邊餉于陝西時邊庾空竭歲且不登芻粟價湧而榆林延綏糧道險遠輸者病之俊乃請出內帑銀助邊且修西安韓城同官徑道以便飛輓軍興無乏諸將成功凱還俊加食從二品俸改吏部轉左滿九載拜南京户部尚書改兵部參贊機務轉吏部丙午又滿九載赴闕請老　憲廟不允賜羊酒寶鈔俾還任與子天敘入胄監俊復乞休遂加太子少保致仕逾年改元弘治以疾卒年七十訃聞遣官諭祭營塋賜謚康懿俊為人沉毅簡重孝友畏慎蓋終身之行也故哀榮特異云從姪孫應之正德丁丑進士任南京户部員外郎

陳俊傳第六十

彭韶傳第六十一

彭韶字鳳儀自號從吾父思孝為鄉耆儒累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韶幼莊重警敏少長趣向已端景泰七年領鄉薦明年攺元天順會試第七人拜刑部山西司主事署員外郎時有張岐者自外臺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協管院事韶以其人非才疏論其不可且願收召王竑李秉葉盛以伸公論忤旨下錦衣獄都給事中毛弘等上言韶持論雖過心實懷忠得宥復職尋進廣東司郎中先司素稱繁劇所按事多涉貴近韶皎然持正不少顧外戚周彧者與畿內民爭田詔擇公正法司官往勘衆推韶韶至田所環視周匝徑歸上自劾之奏曰田本民有雖其籍報未盈管業之數然地有高下歲有旱潦細民頻年出賦以給公上旱則資汙下以補高仰潦則資高仰以裨汙下豈可以民田給貴戚重傷國本復下錦衣獄科道交章言其無他得釋俄而復有請荒田者　上顧左右曰彼不見周道之事奈何又請耶六年陞四川按察副使開縣有劉姓者戶先析為二一徙一留後徙者復業與留者爭里役不得遂陰嗾妄岳扈氏兄弟夥滅其家凡二十一人有司以事無證佐尼不行韶行部至邑聞之大駭捕得扈氏并其徒十餘人一訊款服寘於法定遠縣民一日忽聞盜至空邑而逃有曾姓者弟乘機入兄室掠其貲兄逝知之訴於官弟夜聚群不逞盡殺其家十有二人乃偽為不知持狀訴於韶鞫之得兄黨七人斃於獄十一年陞本司按察使疏乞各王府祭葬省差內官及行人等官以免勞費從之十四年陞廣東左布政使時農民補吏率視其房分高下令納銀有差名曰公堂韶嘆曰取其財而責以不貪可乎乃選俊秀善書者充之積弊遂革鎮守內臣顧恒歲有貢獻韶疏言自古明王不寶遠物廣東民力竭矣守土之臣以此事上為恭不知凋傷國本遺害反大也監舶內臣韋眷請以均役餘剩六十戶隸舶司以辦貢獻韶疏言今之官民富強不及於昔者蓋因害財之多故也使及今加意撙節猶恐無以繼為況又益以雜用其何以善後哉眷所奏餘戶乞暫與一年以後停罷有詔減其半廣人陳獻章以學行有聲于時韶抗疏薦之凡廣南一時名士皆加敬禮以敦勵後進太監梁方有弟為錦衣衛千戶在鄉國私採禽鳥諸物進貢官民俱罹其害韶復上書言狀忤旨調貴州布政使啓行之日廣父老泣送

河下如告慈父母至有追送數百里外者蒞貴蒲僅九閱月因俗為政貴人安之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蘇松嘉湖等處惟鎮以簡靜而吏自不敢犯秩召為大理卿未上坐論鎮守內外等官貢獻非宜道改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等處兼整飭薊北軍務陳時政以弭天變議糧運以便軍民累有所建白

孝宗登極臣僚交薦召為刑部右侍郎屬浙西不靖勅韶巡視至則誅其渠魁數人而劾罷守臣一方晏然既而戶部言兩浙鹽法久壞因命韶以本官兼左僉都御史留治之韶夙夜講究利病陳便宜數條取旨行之又閱煮海之民貧苦以其山場草蕩曬淋煎熬折閱徵賠之狀略分八節具圖以進還朝轉吏部左侍郎弘治三年彗見天津韶群臣言軍民利病時政得失韶言軍民利病有二曰厚根本曰減役錢時政得失亦有二曰正近侍曰慎官爵時左右侵權者衆韶於正近侍條有曰內臣出入左右言語輕重能為禍福人所畏憚今兵馬錢粮人匠柴炭盡付其手分例相沿更相倣傚虛名實支遮掩外觀誰能詰之比見凡有章奏無不先允而後下於該部該部承行不復審處是失政體也及至有犯多從寬免有毆人至死者竟不提問或有提問成獄旋復宥之是失刑威也耗財妄費不惟不禁而反助之死者或有給還塋銀八千兩在昔或有許其蓋祠覓地第宅踰制服食求奇於斯極矣聲勢移人望風震懾伏望陛下靜思及此大公至正以服其心克勤克明以折其氣上法祖宗乾剛獨斷進良善而親忠良遠佞媚而斥奄縱事務歸於所司威福必由己出則萬世永固也終韶又言臣猥隨午朝竊念日奏尋常起數於事無補臣願自今午朝惟議經邦急務如吏部有大陞除禮部有大災異戶部兵部有緊急錢粮邊報工部法司有緊關工程囚犯之類許令先期開具事由奏乞聖駕定日出御左順門侍衛一如午朝之儀事該各衙門會議者各官就於御前公同計議如吏部陞除大臣明言某官才德堪任某官資望未可之類內閣輔臣亦同議可否事體既定就行口奏取旨奉行次日補本備照若係本衙門自行者亦就御前逐日陳說有無故事兩疑情由請旨定奪若事體重大一時難決者聽各官先行博議於下候至朝時再議奏行仍乞溫顏俯詢曲折如此不惟世事日熙聖明耳目而群臣高下邪正亦自可見則凡時政得失軍民利病

自可欠事張兆文上嘉納之五年陞刑部尚書安遠
侯柳升總戎兩廣御史秦紘發其贓鉅萬詔抵景
于法奏褫其爵景恃戚畹干內奏欲破公議以擠紘
詔執奏不易後景贓追及八百兩有旨免其餘欠詔
復言景應追贓數十未及一乃盡行蠲宥此匪直祖
宗特未有雖前代亦未之見唐宣宗時元舅鄭光官
租不入京兆尹韋澳械其莊吏將寘于法宣宗欲寬
之澳謂如此是法獨行於貧戶宜候徵足乃釋之彼
唐宣宗時尚能如此豈以聖明顧反不及耶況景既
無元舅之親贓銀又非官租之比監追未久遂得寬

莆陽文獻傳五　　五

釋是臣等守法有愧於澳也左右有不樂韶所為者
摘其官屬細過以浸詔詔坦然由之終不為疑沮會
亢旱求言詔復因事納忠條陳四事以本部為刑庶
人事會本覆奏已踰半月未奉勑旨及他奏請間有
旬日方得旨者內使內官王敬苗通高來犯該絞罪
俱各稱冤從已發充淨軍臣聞自古帝王雖貴近必
刑者所以彰天討之公若殺人不死復何所畏憚伏
望勤政守法事至物來隨即予奪宮中外庭視為一
體推廣他類無不皆然何患時政之不善哉道路傳
言今脩皇親昌國公張巒墳塋比諸往年勳戚之家

相去懸絶凡自制度務為宏壯計巒在地下豈能自
安順天府所屬州縣丁多殷實之家往往投充陵廟
墳戶及勇士校尉等役以避民差致將見戶重疊加
役窮者累窮貧者逃竄村里蕭條人無生意伏望畏
天恤民將昌國公墳塋減去工程依式脩造俾得早
完仍勑該部將陵戶等役優免事例酌量定奪以便
遵守推此及彼由近及遠何患軍民之不安哉皆時
所難言者以疾在告方起視事而二子三孫相繼夭
亡坐是憂虧疾日浸加遂上疏乞休上勉留再三疏
復連三上始得俞旨命乘傳以歸家居歲餘卒年六

莆陽文獻傳六　　六

十六訃聞贈太子少保謚惠安仍遣官諭祭營葬韶
蒞官忠誠懇至在外臺則務平寃滯剔奸蠹敦風俗
恤民隱在內臺則謹於守法不為利疚不為勢回而
亦常有法外之意其事親至孝友于二弟甚篤敎養
其子同[illegible]至於處己待人一於誠敬耆年名德謚
尊而其自處退然如無所有是以上則九重知之愈
深下則賢士大夫望之愈重以至行旅走卒亦皆知
名云所著有名臣錄贊等書行於世[illegible]
卒

彭韶傳第六十一

楊吳黃方傳第六十二

楊琅字朝重黃石人天順三年鄉試第一八年登進士第拜監察御史初　憲廟登極詔各處鎮守內臣俱停罷不復設一時民情大悅成化元年傳言有內侍貢獻希復差鎮守者琅即上章反覆言內臣不可以預政俾門不可以輕啓疏留中不出然鎮守亦不復差兵部尚書馬昂論附浮沉翰林學士倪謙以罪去官經營復入琅累疏劾同官陳選等言之而兵部尚書王竑素負重望與語於時因引疾家居琅上言宜起用之以獎恬退給事中王徽等以直言斥遣方修撰羅倫以正論補外職琅亦上疏乞留之俱不報其他所論列尤多時疏敬言御史二年差清軍江西四年復差巡按浙江皆寬簡行事不吹毛索瘢以沽名六年擢山東按察司僉事未幾改提調學校斟酌教條寬嚴適中而一以至公行之士心悅服適歲歉癘疫大作巡撫大臣遣藩臬佐貳分道賑恤時以地廣民飢恐緩不及事因并遣琅以行盡心竭力無少徇避行至東阿染疫自起更衣冠端坐卒於舟中諸生哀感爭賻其喪以歸年四十六琅居家以孝友稱居鄉以長厚稱居官以端介稱人無間言尤篤學善文攻書法所著舉業經義世傳錄以為程式云從弟鐸弘治庚戌進士官至知府從子清渤皆鄉貢士清訓導渤知州（州志出）

吳智字宏哲第景泰二年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丁外艱改工部以學行簡陞四川僉事提督學校端楷範模考校公去取其鄉宦有居政地者人爭附之智一無所私士論帖然陞湖廣副使仍董學事其敎法不異在蜀時以老乞致仕歸囊橐蕭然蜀門人有為御史按浙者時智已病御史即卧內拜之屢叩以所欲言智卒無所干乃嘆息而去沒後家計益落其清操有足尚云（府志出）

黃璉字汝器別號求我第成化二年進士授南京戶科給事中丁外艱服闋改南京禮科滿九載陞浙江布政司右參議巡視溫處銀場弘治五年上慮各處銀場礦脉或微或絕歲課未免取盈於民乃詔所司體究裁餘凡官為差設者俱調別用璉於是改雲南其屬衛粮儲多衛僚攬之輸不以時巡撫大臣乃以屬璉因嚴設禁限桀驁者寘之於法自是七八年逋負悉輸納轉貴州參政璉以其地夷獠雜居鎮以簡靜撫按交章以操履端方政事脩舉薦之陞本司右

布政使尋轉左偏晉安爽叛朝命大臣率兵征勦特委璉總督糧儲璉處置有方饋餉賴以不乏賊平方將論功而璉以疾卒于官璉天性淳實且有量在所時年勞當遷適巡按御史張文意不滿於璉敘考有貶辭遂不果遷後璉在貴州文以他事謫本司照磨璉略不介意且薦其才於當道識者多之所居里東南諸村落土田歲常苦旱璉乃白諸郡邑發民鑿渠由金家扒蘇家扒數里引木蘭延壽陂水溉之遂變磽瘠為膏腴鄉人德之居官三十餘年不以生產為念自奉極儉約死之日家無餘貲遺孫奔官所扶柩歸未免稱貸於人庶幾清白之遺云（出府志）

方守宇宜約年十八舉鄉薦成化己丑進士授戶部主事累遷郎中嘗兩奉勅督理薊永及延寧二處邊餉出納無絲毫汙例當擢京堂僅出雲南參政其部長不能平以質太宰三原王公恕荅曰吾豈不知方邪顧雲南萬里外官邪賂章用若人以剗滌其弊耳時林見素俊亦為其地憲副二人相與修明要束以拊循其人土酋爭官奪印歲相讎殺撫以恩信卒以寧妥修堡立學遣夷兒就業其風一變以連歲出入瘴鄉耳漸失聰轉湖廣右轄未幾以母喪歸貧不自給常稱貸于里人親舊強起就道疾加重遂致仕御史宗彝給以田不受既卒見素言於官助其塟事官二品而一貧至是世所謂清白吏者非邪弟憲成化庚戌進士終知縣于彥舉鄉薦令為溧水教諭（舊同）

時有林渶者任江西饒州通判以清介自厲勢家有占湖田者上司委勘渶據法奪還之民勢家啣之屬以考察落其官憲使侯某抗言曰林渶去江西官無可留者竟去朝論大譁饒民號泣追送之境上家居清約以壽終（補遺）

楊吳黃方傳第六十二

林黄顧方周林傳第六十三

林黽字魯瞻溁之後洪武末舉鄉貢授蘇州訓導九載秩滿諸生願卒業詣闕乞留又九載陞程鄉教諭丁外艱改仁化移疾歸黽為人簡儉自得冬一裘夏一葛飯蔬一味遇良辰美景携朋四出悠然吟賞家無甔石之儲不計也弟子業成或以金帛為束修亦不受曰我職然耳每歲大比交聘文衡赴者以得人為賀詩文敏速信手而成妙書法凡名家屛障士夫卷軸不得黽書相誚以為俗其為人所重如此冢宰魏文靖公驥與黽同職教同考文交遊三十年每多其有益子祥鳳亦舉鄉貢為鄆城訓導重義善教正統十年擢監察御史十四年扈從北狩死於土木之難詔與一子入胄監黽弟講天台教諭康京衛經歷（出彭志）

黄謙字益甫祖思永洪武初以明經薦授福安教諭謙登永樂二年進士第授魯府伴讀朝夕勸講因事納忠恐其好獵則有諫獵之書見其作字則諭筆諫之言皆切使魯王無愧於東平河間則謙亦可以無忝於董賈矣謙詩文平妥字畫尤精粮可觀與林教論黽並以辭翰為士林所重云所著有頤學齋稿藏于家（出府志）

顧文字在中別號在軒長卿之姪孫幼穎敏日記四五千言及長該貫經史時稱博學為文章簡明秀整有長卿機軸洪武中以儒士薦為興化訓導秩滿遷教諭歷任將樂金華九江三邑典文衡于江西湖廣皆名得士宣德初致仕正統間卒祭酒李時勉為作小傳坊丁孟喬正統四年禮部會試中式引病告歸治經學遠邇聞名者造門受業七十人多赴廷試占在甲乙於科第官年多七十餘歲授刑部主事丁內艱改戶部秩滿遷郎中求歸省改南京刑部致仕

方仕時雖處刑名錢穀不廢傳習經其指教多所成就若吏部尚書尹公旻乃其家食日親炙者士大夫咸仰其善教云（出彭志）孟喬子叔龍亦領鄉薦入太學授廣州府通判未兩考部使者疏其治才薦之陞肇慶府同知掌德慶州事卒于官（出府志）

方熙字孟明鯉之族叔宣德五年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方會試時熙當為次卷主司以其語奇置第五示與諸經魁齊熙才高志大群試翰林屢居優等然言議英發人頗憚之出為潮州府通判因目疾致仕熙既仕不得志益以文章為事晚歲尤加意於古詩賦

有東軒集墊齋弟杰姪嵩以順以嘉孫師禹臨子璐皆
舉鄉貢杰登進敘諭臨章丘教諭以嘉潛山知縣
周楷字大正號鶴洲少有文名正統十年進士拜南
京工部主事陞撫州府知府不數載解官歸閑居幾
三十年前之詩從舊有師承正統間漸失其傳瑩力
以興衰復古為任居官不廢吟味音調清灑書法亦
流灑有邵齋新稿行世嵩姪轍軫俱第進士轍戶部
主事軫以詩經魁禮闈為人質訥無害不能與時偃
仰嘗進疏為用事者所忌任戶部主事九年遷郎中
陞山東運使進江西按察使致仕

林庭芳先世福清人父震徙居前之橫塘庭芳永樂
十六年進士知新會縣罷歸敦朴能詩尤善選體柯
殿元潛早從之學姪榮天順元年進士終廣東僉事
子敬成化二年進士終韶州知府榮子沂博學強記
十七年進士終貴州參議前人父子登第者十數家
庭芳一門居其二其他若翁世資子洪黃深子乾亨
乾亨子如金譽子務林輝子誠誠子近龍思承子茂
達元甫子有孚俊子達堪子應驄鄭紀子主敬暖子
登高陳音子華周瑛子大謨彭甫子大治高昂子江
馬思驄子明衡柯英子維熊維騏姚亦子文炤稱為
衣冠盛事

補遺

林黃顧方周林傳第六十三

曾黃林鄭陳傳第六十四

曾景修名生以守行在泮歲久屢試不利為學好深沉之思持辯博之論以實踐為功不事浮靡嘗著大學中庸詳說行於世永樂三年應貢入太學授王山教諭秩滿陞德安教授與諸生處情同家人篤意講解終日不倦故出其門者才質高下各有所成就宣德元年浙江鄉試聘考試官卒葬德安（出彭志）

黃誼字彝叔兄龍弟正統元年進士為戶部主事誼以明經薦授仙遊訓導博學篤教有知縣王彝者嘗以白金二百兩寄誼雖愛妾莫之知也彝病死誼呼其子授之陞廣元教諭與僉事董應軫同入蜀董船覆呼近岸小舟莫肯前誼曰是欲得財耳乃自出橐中金以招之衆乃亂流而進董獲免廣元為蜀北鄙學政久廢誼以義倡其人士相與修學舍建文廟每日衣冠坐堂上授諸生以詩書訓誦覆講加法諸生有貧無資則解衣推食以助之故廣元人樂從其教及誼致仕歸乃即學宮之旁立祠肖像以祀之（出周洪謨所著廣元祠堂記）誼姪綸舉鄉貢順德教授孫顒弘治庚戌進士授戶部主事戚畹有請核其賜第者欽其鉅顒疏止其役不報顒為人有志識篤於倫紀居官所至有治績終廣東參政綸之孫待顯正德丁丑進士官戶部郎中

林永齡初名齡以字行既之裔天順二年以郡庠弟子員選升國學授翁源教諭以興學作人為己任嚴立課程貧者助粟病者給藥邑之令丞事有齟齬者得其一言而決滿九載翁源父老疏其學行堪任民牧守臣以英德縣僚俱缺員檄永齡往攝縣事先是嶺南巨盜黃蕭養作亂列郡俱被荼毒英德尤甚永齡至乃招徠散亡賑恤貧窶蠲貸征賦不數月邑復舊乃募義民築城垣徙廟學於城內暇則集生徒講學以疾卒父老哭之慟為歸其櫬於閩翁源生徒尤念之二處俱建祠祀焉（出[illegible]府志）

林智字若濟編之裔領正統乙卯鄉貢授宜興訓導每蚤作燃燭坐齋中課諸生至夜乃息歷九載以為常遷銅梁教諭以憂去比起復適宜興教諭缺員前諸生德其教者又相與薦智補之南畿提學御史陳選薦智自代吏部格於例擬注縣令智力辭少宰葉公盛高其行特以蘇州教授處之滿九載諸生群白巡撫懇留再任而智請老歸矣智司教幾三十年作人為多若太學士徐公溥王公鏊其尤顯者子季瓊弘

治已未進士授監察御史出府志
鄭循初字子初領正統十二年鄉薦授餘杭訓導循
初嚴條約以身先之雖祁寒暑雨必衣冠端坐為諸
生講解竟日無怠容滿考詔吏部選教職歸
學問老成動止可法者一人為駙馬周景府學錄吏
部谷試得循初以應詔人有以莊田獻景者重賂循
初為通循初峻拒之且戒景毋輕聽其後果有貲近
請是莊而獲譴者景由是益敬重之秩滿遷南京國
子監博士尋陞魯府右長史啓陳六事內一事言肅
宮閫以清內治頗忤王意未幾以外艱歸王竟坐是
事得罪乃深悔不用循初言及起復以書特奏乞還循
初舊任而循初先已拜秦府右長史矣隨事匡正多
所裨益居五載以老懇求歸進階中順大夫致仕卒
年八十一循初孝友簡靜家居十六年讀書著文足
迹不輕至公門士論重之子嘉祐登鄉貢卒知縣
林大猷字子道仕敏之曾孫也舉鄉薦授新淦教諭
勤於啓迪待諸生有恩遷國子監學錄閩洛晉魯之
士執經從游者無慮數百人齋舍至不能容大猷為
之編次俾輪番聽講又以一日通集在監諸生聽講
說之晉講祭酒耿公裕待以賓禮進監丞盡剔宿弊

新舊規而與諸生講學益勤弗替諸生有貧者授以
衣病者給以藥死者則躬詣哭殮之或為其鄉人挾
其喪歸或用俸為買地京師以葬久而力弗能給又
以陳告于好義君子俾出貲助焉滿九載陞翰林檢
討仍掌監丞事以疾卒于官大猷立行端謹學
問該博而恭以好善若渴然誠論懇惻獎與後進
有前輩之風居大學久規範嚴而一歸於正卒之日
六館諸生咸哀悼之子燮有儁才第弘治庚戌進士
終戶部員外郎同時大學有林祥者字世祥始由鄉
薦為博羅教諭誠心教人視諸生如子諸生亦終身
佩服不忘滿九載為立生祠祀之遷饒州教授其教
一如初滿考諸生立去思碑淮王為之製文刻之遷
大學助教與館下士講解不倦會淮府缺長史王奏
乞祥補之未幾王薨世子幼祥盡心匡輔以年勞陞
四品服色告老歸所居閒闊斗室靜坐人莫見其面
祥存心悖慎言動必以禮事叔如父待姻族有恩庶
幾古君子也任大學與大猷及學正陳遜皆以學行
推重遜字子佩舉鄉薦爲威縣教諭[illegible]陽以身先
諸生每晨升堂授書作課午後講書夜讀盡二鼓乃
休諸生始苦而終化之束修節儀多謝却奔父喪歸

率諸弟一從家禮服闋二邑人士爭欲得璲終其教太宰王端肅公賢之特遷國子學正從學者戶屨常滿名重六館璲立志高古於義利界域甚嚴令師儒中求如璲輩蓋絕少云遜補

陳鉞字廷威號古堂大卞之從會元中之從姪高祖鏞元與化教諭曾祖祥洪武初浙江試僉事左遷合江主簿鉞以邑庠弟子員應天順八年歲貢入試大廷中高第授麻城教諭師道嚴正作人為多每嘆近時為郡縣者多拘於文法無前輩風韻乃勸縣大夫倣文潞公在洛故事建耆英堂遇節假日延致縣中諸老為會以敦薄俗又考求前輩德行文章政事可為師法者二十有一人各為之傳使學者有所考據取法滿考遷瑞州府教授其為教如麻城時未幾以疾卒於官鉞於舉業外汎濫諸家書積蓄渟潴詩清曠微婉序記銘誌諸作亦博雅其在學淹滯最久至今甫人蹶于科者多以鉞自解云性行孤潔一言一動不苟士林以是尤推重之有古崖詩選梓行于世出府志

曾黃林鄭陳傳第六十四

鄭紀傳第六十五

鄭紀字廷綱號東園仙遊人淑之從天順庚辰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院檢討與同年洛陽劉健南昌張元禎為莫逆交劉嘗稱之曰鄭廷綱有經濟之才未幾以親老移疾歸[illegible]冠婚喪祭悉從文公家禮延孝子劉[illegible]于[illegible]祠設義倉給穀數十斛以賙其貧往時縣官科斂無藝紀為立定規歲省冗費[illegible]鄉人修復諸處橋梁[illegible]食凡二十年再起供職遷浙江提學副使令諸生兼讀五經白文行鄉射禮召入為國子祭酒教規甚嚴壯絕干請監有膳餘銀不例取同僚以紀形其短銜之紀以前輩自處遇科道官不能折節為禮因相與擠排其事論劾　孝廟謂紀到任未久未宜有此令條析以聞改南京通政司左通政陞太常寺卿戶部右侍郎適南畿災紀以漕米權宜水兌償出餘米二十餘萬石賑濟又將月糧放支本色以平米價奏革京儲冗食鹽鈔攬納之弊皆有惠利及人然竟以前被論蹤襲言之不已紀亦屢疏乞休時劉公健在內閣重其才固留之最後進南京戶部尚書致仕邑舊無城垣紀力請于官修築之人賴以安卒年七十六賜

癸堃如儀仙之人才宋時與莆埒入國朝科目常乏官亦不顯獨紀歷清華至八座為其邑之冠詩文清新敏贍有東園文集吟稿歸田錄奏疏若干卷子主敬正德戊辰進士授戶部主事卒補遺

鄭紀傳第六十五

黃巖朱方林傳第六十六

黃巖字廷成父官南安教授巖少有志操訓米自立正統中科場文體散緩巖獨發為新奇簡淨一時翕然宗之甲子舉鄉試第一登戊辰進士授南京監察御史遷浙江僉事所至摧姦去暴澀括池黃喻除草盡絕也材高氣烈人敬憚之擢浙江參政改湖廣卒三子勝秀秩皆舉鄉貢從弟謹官之子也景泰甲戌進士亦為南京監察御史陞湖廣僉事卒瓜謹子鐸成化乙未進士授刑部主事頗有志尚勝登丁未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編脩為人侃侃有父風俱早卒穆孫太經第正德辛巳進士授戶部主事出府志

嚴詮字宗源先世戍籍于莆詮領鄉薦入太學時柯殿元潛在太學擅名因相與剖劘造詣日益深一時太學之士以詩書名者皆取正於二人而莆二經之傳因益有聞登景泰五年進士第改翰林庶吉士同脩寰宇志拜御史督學南畿嚴考校絕請託權門要路謗騰雖多弗卹也陞浙江憲副仍理南畿學政以不便行事改湖廣撫流民復提學秩滿陞廣東憲使湖廣右方伯暨轉左命下而詮卒矣詮性狷毅蒞官守法與人不苟合先輩曾景脩以書經倡莆教授德

安父子繼殁僅一孫蹟毋改適淦物色得之資其歸
以奉曾祀出府志

朱寬字宏裕璣之後第天順元年進士拜南京禮科
給事中成化改元同官王徽與寬等五人陳言五事
內一事言保全內官貴近銜之繼而太監牛玉有罪
黜居南京寬復與徽等上疏論玉有當死之罪四宜
梟首街市且謂內閣大臣阿狥不言亦有黨惡欺君
之罪未復申前疏保全內官之說一不許與聞國政
二不許與外官私相交結三不許弟姪在外任事抃
置立產業反覆千餘言尤為切直用事者因媒孽之
欲寘之極地特貸左遷潼川州判官既至官與教勸
農舉利剔蠹被省檄進賀表京師取道歸省還任道
卒出府志

方珪字純潔第成化五年進士拜御史嘗巡督蘇松
常鎮及兩浙鹽課時有錢學士之子鬻販私鹽巡撫
都御史檄蘇州府為之給民倍收其價事覺珪寘于
法因劾其父貪利壞法都御史附勢剝民知府朋姦
不職自是元豪宿猾斂迹避去巡按真定諸郡其地
密邇京師號難治珪巡歷所至發貪吏剔弊政無敢
干以私者卒年三十三出府志弟璋第進士珊舉鄉貢

林正字克全成化二年進士授監察御史勑敕行風
力尋巡視山東直抵儀真河道脩濬令兩涯植
柳以固堤岸以庇行人往來舟楫便之沿河舊設淺
鋪夫出錢募而以耆民掌之卒受賕欺蔽正令民視
募償減半折納弊遂革又措置造橋一十二所巡按
蘇松常鎮四郡繩違雪枉持法甚嚴丹陽蔡知縣者
善交結權要正按其不法事權貴交口為之救解竟
奪其職巡按廣東首詢民瘼輒形於詩曰鳳鸞自古
高鷹隼郡邑于今尚留絲豪黠之吏方聞風斂迹怨
遘疾卒於行臺年四十一珪與正皆有志操時稱名
御史而相繼夭卒士論惜之出府志又同時御史林誠
嘗因星變上言內閣大學士商輅當康定易儲時不
能執節宜策免　憲廟謂商輅時有諍言外人不及
知誠復疏論之下詔獄搥于朝而釋之誠既忤當道
遂引疾歸養母居家凡十餘年成化末起復職性聰
警精於吏事以疾告致仕祖英兵部員外郎父輝永
樂二年進士誠天順八年進士子近龍正德三年進
士授南京監察御史陞廣西按察司僉事出府志

黃巖朱方林傳第六十六

林元甫吳繹思楊瓚傳第六十七

林元甫字秉仁蘊之後成化乙未進士選爲工科給事中詔充冊封占城使以建言罷遣後代使者俱得重罰之一日内出言官數人姓名付吏部外叙元甫以内艱獨免人以是知其爲大授器矣服除改注南科又以外艱去補禮科尋陞都給事中嘗請建國本斥遠物及省費恤患之類皆切於時政遷山東布政司左參政值歳儉議者欲稅額石加五升以備賑濟元甫謂加賦害民不如勿賑宗藩妃葬欲大拓塋域元甫以非制且奪民田堅持不可以是東人咸德之

遷雲南右布政使尋轉左陝西虜酋火篩寇邊餽餉緊重元甫隨宜調度軍以無乏民不爲病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蜀寇作設策平之有銀幣之賜松潘不靖招殺防禦官元甫督捕過當而渠魁未獲言者以爲縱賊乃與貴州巡撫兩易之未幾移撫雲南將召入以末疾乞休大宰鈞陽馬公重其爲人奏留之疏一上乃許俟疾愈起用竟卒元甫豐頤美髯脩偉玉立表出班行而儀度閑整存心厚而容物弘居官不苛細立名有大臣之度焉弟哲甫桐廬教諭子有恒蔭授都察院都事有孚監察御史姪有祿瑞州有年衢州俱知府一門衣冠最盛云補遺

吳繹思初名敷以字行更字思周奈之後弟天順元年進士授饒之德興知縣凡賦稅差科聽訟一處之以公政暇輒延學集諸生親課督之士風爲之一變遷瑞州府同知德興民爲立德政去思二碑陞惠州知府屬邑有巨蠹怙勢虐民繹思繩以法守禦軍政爲上官所更張卒伍忿其不便將爲變繹思往諭以禍福皆羅拜丁内艱起復適饒缺守饒人乞繹思守饒不允乃補潮州海寇竊發繹思躬率吏民激以忠義遂殲其渠魁捷聞有實鈔羊酒之勞滿考陞浙江

參政尋轉右布政使繹思丰神秀整處心樂易於宗族親舊情義最篤早以經學名及門多所造就若户部尚書周公經工部侍郎張公憲都御史汪公奎位遇通顯猶終身不忘其教云繹思同年進士楊瓚字宗器初授吏部考功主事時冢宰王公翱性剛烈屬僚多曲意取容瓚獨持正初不甚見知終遇以殊禮進本司員外郎郎中乃作歲寒亭以寓晚節嘗語人曰楊震以卻金名世吾竊憾焉夫舉茂才而得懷金之人其智或有未盡也卻金而存四知之畏其廉或有未誠也遷湖廣參政改河南以不能徇時歸瓚歷

居要地田不增畝歲廬風雨則略葺之亦可謂貴而
能貧者矣 出府志

林元甫吳繹思楊琰傳第六十七

鄭照顧元陳焌陳選傳第六十八

鄭照字孔昭僊遊縣人性樸介不苟阿隨正統間由
太學生授安溪令未幾以憂還起復改德安爲政以
節用愛人爲主一錢不妄費一民不輕用有大事必
屬耆老商確可否議定然後行故終照之任邑無失
政無冤民焉持身皎如玉雪時都御史韓雍巡撫江
西以汰属僚十去八九獨稱照爲廉官第一年五十三
致仕歸郡人柯内翰潛遺之詩有云開因投笏早貧
爲守官廉一派頗广樂三非累之賢人以爲實錄云
鄉大夫士私謚之曰清介先生 出僊谿新志

顧元字體仁正統間貢入太學授長沙府通判有能
聲巡撫都御史劉廣衡奏旌異之時長沙府知府缺
員藩臬奏補元不報滿九載陞高州府同知時高州
賊環其疆用兵無虛日滿鎮撫元管運糧秣于外城
守失陷家識爲元還遂無意世事請老而歸到家行
李蕭然 出僊谿新志

陳焌字廷輔本莆田人至父顯始卜居僊遊羅峰山
之下景泰元年領鄉薦卒業太學會兩京御史多
缺員有詔嚴考肖監而拔其尤者與進士相乘補之
焌名在優等遂拜南京監察御史嘗巡視在京及鳳

陽倉儲剔蠹剔弊豪強不得逞乃託鄉人謝瑚等行
百金求寬縱瑚等給其人而遂沒其金燮發其奸狀
置瑚等於法由是燮之清操益白江以南有劾盜當
路徼燮捕之燮畫策勦獲無遺吏部上其最遷廣東
僉事憲度益謹廣東地瀕海番舶互市諸司皆有饋例
燮獨不受未三載卒於官燮質貌魁偉資性穎異自
其少時治舉子業已有聲稱及入太學執經從遊者
甚衆若冢宰倪公岳其尤著者所著四書經義習舉業者
爭傳錄以爲式出府志

陳遷字漢崇號倦飛少以經學鳴天順甲申進士歷
南京戶部主事郎中江西布政司右參議以外艱歸
遂不復出遷有意慕古喜持論閒居幾三十年未嘗
輕跡城府嘗著仙谿新志補遺

鄭熙顧元陳燮陳遷傳第六十八

周瑛黃仲昭宋端儀傳第六十九

周瑛字梁石號翠渠以鎮海衛學生應景泰癸酉鄉
試主司取次年得其文大奇之置詩經第二後上春
官不第乃益汎濫群籍務鉤深探賾與南海陳公甫
遊左賀克恭上下其議論且相期以退隱爲高第成
化己丑進士知廣德州倣古爲治興文教絕淫祠表
死事之忠而廢不舉女之禁教民有錄祠山有辨廣
德人爲立生祠祀之滿九載陞南京禮部儀制郎中
又三載陞撫州知府興水利著政本第輸納著政均
力行保伍之法權右或以爲不便調知鎮遠因俗爲

政不鄙夷其民以書滿歸省母入孝廟初三原王端
毅公爲吏部即家起爲四川參政尋轉右布政使丁
母憂服闋乞致仕給事中楊廉吳世忠交章以學行
薦吏部覆奏起用瑛堅以引年請遂進階資善大夫
致仕瑛丰神雅古其學不專於該博而於天文地志造
化物理皆肯究心體索爲文章渾深雅健有根柢詩格
調高古字畫初學晦翁變爲奇勁應酬至老無倦意所
著有經世管籥律呂管籥字學纂要詞學筌蹄地理著
龜晚年尤注意周易參同契作本義屢加刪定詩文有
翠渠類稿若干卷所修有廣德志蜀志漳州府志又與

黄未軒同修興化府志議論間有不合自謂莆陽物
史云卒年八十九先是壺山石隨意必有名士當之
既而瑛卒平生急義盡祿入以給内外期功之孤貧塋
其不能葬者十數喪不計其家有無沒未幾家益落
子大謨博學能文以詩經魁禮闈告歸終養亦繼卒

補遺

黄仲昭名潛以字行號未軒祖壽生見前傳仲昭成
化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甫三月被命翰林官
各賦元宵烟火詩且出舊製令擬述以進仲昭以其
詞多鄙俚近俳優非儒臣所宜爲與同官章懋檢討

莊杲共疏論之調補外仲昭得湘潭知縣時有翰林
三君子之謠言官交疏請復其官乃改南京大理左
評事不例後隷卒觀在有當牽邪訴其冤匪先世遺
貲者計所賍多逾某物法當沒官當入賂行賄求免
仲昭持不可卒沒之有盜劫一婦共汙且當之法司
以盜未得財止坐首惡一人仲昭謂盜汙良人當死
且強而得直非財而何卒從其議陞署寺副遭丁內
外艱遂引疾家居會廣東提學員缺太學生簡進等
乞起仲昭補之不報弘治初元御史姜洪等言仲昭
學問淵源恬退可嘉令所司以禮敦促三年赴京陞

江西提學僉事拳拳教人以行實爲先值頒例行簡
汰太嚴物論譁然仲昭亦自以與時不合再疏乞致仕
仲昭前後所居官不滿三考家居之日最久儒雅醞
藉爲鄉邦儀表平生刻苦爲學於書無所不讀精於
校閱嘗修八閩通志延平邵武府志南平縣志又與周
翠渠共修興化府志文詞雅正有未軒集若干卷孫
希英與從孫知金同第進士今爲都勾知府希韶希
濩俱舉鄉薦希洪今爲保昌知縣 補遺

介端儀字孔時號立齋祖勸以太學生授沐陽訓導
溫厚沉默訓教諸生條約不煩而真意勤懇以毋老

辭官歸養父汝勤舉鄉薦授安州學正學政久弛汝
勤一變之人才遂盛嘗考江西鄉試時莆令江西人
也重賂求私其子汝勤峻却之父喪辭官服闋改濮
州終國子監助教出誌端儀自幼莊重簡默不與群兒
伍年十三四雅志慕古舉業之暇輒取鄉郡先輩考
論其世其於賢否邪正悉錄之以爲法戒時郡守潘
侯琴以郡學所祀鄉賢或濫因發策詢諸生端儀所
對品藻詳明大爲潘所嘆賞成化戊子小試偶不利
衆咸爲稱屈其祖舅學士林先生文欲爲書白之當
道端儀曰出處素定奔走乞哀吾恥之識者已知其

為遠大器矣歲甲午鄉試第七人辛丑舉進士廷試
第六人拜禮部精膳司主事丁内外艱服闋改本部
祠祭司遷主客司員外郎端儀三任禮部持身清慎
且諳練國典甚為部堂諸公所器重公暇惟以校讎
著述為事其家人生産略不加意官主客二年四夷
朝獻之使多奉贄以見一芥無取其或有所求請則
歷舉故典以開諭之其人亦往往心服以去弘治丙
辰陞廣東按察司提學僉事至則躬歷列郡較其行
藝課其勤怠雖瓊州海島無所不至其教人務欲以
身表率而痛抑其浮誕奇險之習考較黜陟一以至

公處之在廣五年未嘗立赫赫之威而列郡之士翕
然知所嚮方年甫五十六卒於官今祀於學端儀居
家孝友動循禮法内外無間言性淳靜無他嗜好惟
一意躭學務經訂史汎濫渟蓄而於程朱微言緒論
無不究極旨歸平生不作韻語間有議論皆根據義
理關涉世教不規規藻麗之工而已所著有考亭淵
源録莆陽人物備志鄉賢考證莆陽遺事莆陽舊事
偶録立齋問録祠部與故高科考備遺録藏於家出府志
子元翰弘治乙卯鄉試第一授潮陽知縣

周瑛黄仲昭宋端儀傳第六十九

鄭苗陳呉傳第七十

鄭瑗字仲璧前埭人露之後父儀和歷呉川六合二
縣訓導瑗少穎悟過人書過目輙成誦年十三四援
筆作古文詞識者交薦於部使者選入郡學一時名
士多出其下成化十三年領鄉薦第三人十七年會
試廷試俱第二人未幾丁外艱歸足不踰戶限雖親
舊罕接其面服除赴選曹當道聞其名欲處以禁近
瑗以[illegible]自請南都一官乃拜南京禮部儀制
司主事滿一載陞署本部郎中以疾卒于官年僅四
十有一瑗天賦淳靜於物無所好惟一意嗜學自六

經諸史下至百家之書無不涉獵或談道古今故實
亹亹如身履而目擊者為文詞渾雄深粹略無贅語
亦穩潤有唐人風致在稠人中恂恂若無能者一
名公鉅人咸敬重之及其殁也惜其學未盡用而
不滿德云出府志
子登高正德辛巳進士今為戶部

陳淵字源績號壺陰少治經業工力倍人於諸經子
史無不獵涉論筆尤長與鄭瑗為文字友齊名膠庠
提學僉事周孟中於人少許可得淵文亟為延譽中
成化庚子鄉試卒業太學為祭酒丘文莊公所器名

益重從之遊者常數十百人傳録其口授語彙而成帙名爲資講傳布四方於後進多所成就第弘治癸丑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編修以母老告歸十餘年毋終復起供職轉國子司業遷南京翰林侍讀學士以疾乞致仕卒淵學問淵永儀度閑雅平生寡慾無腠於仕進亦不數數然子肯堂中鄉試第八人有敏名早卒補遺

陳仁字子居號三渠少從其從父兄翰林庶吉士邦瑞治書經多所通解任提學彦常按莆試士摘史命題時莆人專治經通史者尚少仁援據精博議論曆出任公得之大驚成化癸卯發解第一丁未第二甲進士授戶部主事歷江西司郎中在部久明習條格部堂有大事輒與咨議洪洞韓公文尤倚任之為陝西邊餉緊急因奏調仁為陝西司郎中未幾逆瑾劉瑾憚政深忌韓公因摘其爲官細過仁坐降鈞州同知轉汝州知州遷南京兵部員外郎掌武學事瑾誅推浙江提學副使浙俗喜生謗仁按試不以吏胥從手自披閱去取惟公士論大服陞本省參政以疾乞休吏部參言本官久歷中外學行有聞例應加秩部進本司右布政使准致仕命未下而仁卒矣仁質重

沉毅議論向正嘗疏止給事中林廷玉外謫追復御史彭程官闕里及禮部災條陳時弊言多剴切政暇輒討習文事晚年造詣益深文章典美有機軸時譽歸之陳氏自邦瑞舉進士以經學擅名弟邦器亦舉進士官至雲南副使仁之子樾舉鄉薦補遺

吳仲珠字純夫後吳人少精舉業中鄉試第三人再上春官期必得魁元竟以第三甲進士出宰義烏仲珠涉世甚疎居官憒於吏事以公錢助役為御史所按乃嘆曰士何往不自得即家居授徒亦足自給遂歸每歲從游常數十人遠方亦往往有來學者經傳與語衆不能講解者仲珠體貼分析明白發之為文語新意到嘗自謂詩不如古文古文不如經義所著有詩經四書講說刊布士之攻舉業者資焉以故海內多知其名云子文忠舉鄉薦今為溫州通判遺補

鄭黃陳吳傳第七十

方郭伍黃吳朱傳第七十一

方樸字時舉初名槐生次彭之後以貲稟過人長通詩書春秋元至正末行省以隱逸薦不起授比溪書院山長泉州路教授俱不赴方與其友郭維貞宋貴誠輩作壺山文會以進修爲事而文名益著洪武初舉興化府學訓導推所學以淑髦士不以位卑爲意謹慤有禮平居未嘗去衣冠與人交藹然和聞人善揚之不置先賢蔡忠惠林文節劉文定墓久圮壞皆陳於上官葺完之郡丞李景齊素敬禮時舉民有怨丞者誣訟于憲司詞連時舉既遣歸矣御史疑其獄有脏復逮之時舉不能再辱乃辭孔廟先祠夜沉于井年四十八嘗修莆陽人物志未卒稿人成惜之（出郡志書序門）詩文清峻有法度文會諸人皆推下之

郭完字維貞自號滄洲宋武翼郎彥華之後也完言信行謹學術純正工五七言古近體詩以雜於許渾辭能集中未易辨也當元至正之季隱約於壺山泉石間與方時舉輩二十二人結壺山文會以氣節相高詩酒自娛家（貧甚）無子惟以教授生徒爲業疾且革會友方用晦王孟寬釋清源輩許爲營葬完乃自爲壙志陳誠中哭之以詩曰有妻正斜被無子綴殘編

東野詩名在樊川誌稿傳吳源爲跋於壙志之後所著詩文惟間出於壺山文會集中蓋無全稿云（出郡人傳志）

伍衡字時敏學博氣淳工古文詞尤工古近體詩其文平實穩順時出新意詩七言歌行麗縟奇崛頗有溫庭筠李長吉之風律詩亦贍華美不爲雕鏤語要其歸蓋已自成家非近世規規摸倣剽竊以爲奇者比也元末兵亂依同知郴伯順入國朝始以薦起爲增城知縣其出處亦未聞有玷缺云所著詩文多散逸無全稿（出府志）

黃約仲涵頭人永樂間以楷書選赴行在預修五經性理等書詞臣有薦其能詩者試中優等授翰林典籍陞檢討卒于謙舉鄉薦（出彭志）約仲之詩語意清婉音調和適得唐人門徑至今人傳誦之有集藏於家國初做前代繁縟之敝文尚簡易其流遂至淺俗讀之無味時有余師孔者下余人由儒士舉爲本府訓導善於教迪工文詞一時撰述（多出）其手又有鄭彥誠東廂人由明經舉爲閩縣教諭學精於易詞賦亦豐蔚可觀（補遺）

吳稔字時耕木南人叔告之後性頴悟嘗賦廬山瀑

布詩有入雲聲作雨快地邑涵秋之句初從黃檢討行中學詩經復從盧縣尹質中學書經講習之下皆能逆意而解嘗試鄉闈不利遂不復應衆後進迎以爲師舉業詩課立爲改定諸生以其學取科第者甚衆中年以知者兩薦爲訓導以母老辭不就同里有宋煜者字體光龍巖縣令鍵之曾孫也煜始育而穀嗄及長自分不堪世用乃閉户讀書以脩身善行爲事年十七輒爲鄉人師經其指授爲顯官者踵若太子少保翁世資侍講學士吳希賢布政使周瑛參議宋文環按察副使丘山僉事楊琨皆出其門里嘗有疑獄太守潘本愚以書請曰先生盛德厭人心願得一言而決煜陳說無隱情辭深然之繼又以事請竟以疾辭後以子愷貴累贈南京户部郎中愷與弟悌同領成化戊子鄉薦愷乙未進士卒官馬湖知府爲人樂易誠篤雅有父風蒞官所至有勞績悌戊戌進士拜行人遷南京監察御史陞浙江按察僉事其爲御史時有真武土木銅鼓畫工諸命悌率同官疏乞罷之京尹同僚不協而開疏論去之選曹簠簋不飾者復疏論出之士論稱快云（出府志）往時水南鄉塾有詩課士大夫結爲詩社蜒縣丞魏時敏處士張元紳

白首不廢吟咏時有佳句今此風頓廢（莆遺）

方郭伍黃吳宋傳第七十一

林長清林淮傳第七十二

林長清宋紹興進士瀛八世孫正統乙丑進士歷行人戶部員外郎天性廉儉未六十致仕母鄭氏八十餘歲嬰疾攣痺床褥者數年長清設榻於其側嘗視湯藥不離左右一夕數起皆親扶持之為滌溺器家不甚裕遇有美味具以養母恭身糲食而已每歲母生日輒夙興代母梳洗背負出中堂與家衆上壽行禮母閔其勞謂之曰我既不良于行何須如此對曰使長清歲得以為常豈非大願耶及母沒哀毀骨立士大夫見其老而篤孝咸嘆仰以為不可及云出彭志

林淮字長深蘊之裔成化十一年進士拜刑部主事即奉母入養京師旦就郎署必戒婦飲食盡恭久之母念家鄉切遂引疾歸日相與周旋桑梓既三載官府趣淮供職淮以京師苦寒非母高年所宜居邇疏乞改南京刑部遷員外郎弘治初元陞雲南僉事淮曰吾所以棄北就南為養母也今雲南去京師萬里吾母豈宜往乃陳情願為近地學職以養母朝議謂此風教所係宜從淮請乃奏淮為常州府教授親終復江僉事如初以慰淮之子母以勵臣子忠孝制曰可居二年母以病卒淮哀毀扶櫬到家亦卒淮初入刑部永平有疑獄一家十八人坐死前官持兩端不決淮一訊立辯人服其明允嘗當盛暑撻獄令人汛掃具璣及剪剃者囚髮日賚艾湯與浴彌月囚無瘦死者淮有女弟適人母愛之每迎養必挾與俱大槩淮操行於倫理為最重云出府志

林長清林淮傳第七十二

李泌陳睿傑劉閔傳第七十三

李泌字叔英城北人幼謹慤好學長而多聞元季隱居不仕與友人方特舉等為壺山文會平居恂恂言若不出口及與商確古今沛乎不窮其父早卒事母盡孝母卒哀毀盡禮獨居三年紈綺不至身酒肉不入口司業吳源嘗作述孝以美之洪武初舉遺逸訓導卒無子出彭

陳睿傑早失怙事母盡孝母嘗病睿傑稽顙籲天割股肉和粥以進病隨痊母老患目疾雙淚淋漓睿傑效睿傑每旦以舌舐之終母之身不怠母年既老睿

傑左右扶持不少離所御衣被或污穢必躬滌之至於溺器亦然母歿號慟幾絕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既而歠粥蔬食以終其喪忌辰及生日極其悲痛終日不食雖年踰耄而哀慕之情不衰一時鄉大夫士咸稱其孝云出莆

劉閔字子賢幼有至性少長知學即絕意科舉求古聖賢修身訓家之法率而行之動循古禮造次不苟家甚貧極力養母定省溫凊疾不解帶母或恚怒則衣冠跪床下竟夕不敢起以父早亡與祖皆二喪不克葬遂斷酒肉遜處室訓徒隣邑朔望歸則流哭於殯所如是者三年隣族憐之為助其葬母歿哀毀骨立廬墓側衰絰疏食終其喪祭祀必齋沐率男婦與獻一如文公家禮閨門嚴肅妻失愛於母出之終身不復娶林見素起閔臺疏于朝曰劉閔學行高古雖詞藻不逮而德守道風人自難及宜徵侍青宮講讀不報御史宗彝知府陳效又薦之詔授本縣儒學訓導職銜前後按部大吏及守令率與鈞禮時致餽以暘其之子嘗謂閔之約身苦行敦尚倫紀雖張湛之矜嚴好禮江革之負躬養母元魯山之不近女色殆不能過云所著有家禮考註昭穆圖宗子說五倫

啓蒙孝經刊誤等書藏于家補遺

李泌陳睿傑劉閔傳第七十三

陳茂烈黃鞏傳第七十四

陳茂烈字時周號如賓先世浙之瑞安人曾大父伯洪以軍功注興化衛總旗遂居郡城之梅峰茂烈警年喪父繼戍役羸志邁俗不與群兒伍晝入公署夜歸讀書祖母憐其孱弱亟止之乃韜燈默誦不少輟年十八慨然嘆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克己曾之日省豈非學之法歟迺作省克錄以自考登弘治丙辰進士奉使廣東所司以故事致贐迺謝曰吾窮時嘗授徒兩泉司尚不欲規利于人況今日邪於是往拜白沙陳公甫願執弟子禮白沙與之語累日

甚喜且告以為學須主靜一退而作靜思錄終身佩服其教初授吉安府推官吉俗健訟一詞所逮多至百十人迺下令曰告者不出則詞不行逮者事有干則至無則免及訊鞫親召至膝前以理辯折不妄施敲朴民亦往往輸情服罪以去吏部考其治行為理官第一召入為御史恪慎其職冠服淡素借人一此馬乘之時大臣有繼子受賕者言官交劾不退茂烈申糾其罪勒致仕崔志端起道士為尚書再疏論之不報乃以毋老乞歸終養所居無廳事增擴尋丈四歲入甚薄養毋甘旨外與家衆共蔬食敝一蒼頭採

薪給爨出則挾一傘自隨臥榻不備布帷其清苦無與為比而處之裕如也克養沉粹與人不為崖異見之者自然愧慕交際取與一毫不苟官府事閉耳不聞終日危坐一室以讀書窮理為事嘗語人曰儒者有向上工夫詩文乃末耳吏部以茂烈養毋清苦奏改為晋江縣學教諭資其祿既辭不拜既又援侍郎諸禮事例奏給月米制曰陳茂烈清苦可嘉著有司月給米三石以資孝養又具疏辭制又曰朝廷以孝治天下陳茂烈既家貧親老特給月米以資養贍不准辭茂烈以毋年九十未有嗣息日夜以為憂方抱

疾而毋卒強起號哭寢地疾轉亟泣謂弟曰吾平生所事見素所友吾弟如不可諱惟身後是託見素為治喪具立其族子逵協為後海內大夫士聞而傷之御史王應鵬以府衛所列事狀上聞詔賜坊牌用表宅里祠之曰孝廉祀於鄉賢祠仍優恤其家 補遺

黃鞏字伯固號后峰後黃人唐刺史岸之裔弘治乙丑第進士初筮德安府推官法理有叙部使者交薦之以考績留為刑部主事清勤其職部堂咸遣子就學今掌一部太傅尚書何公鑑轉兵部奏調鞏為其部主事倚任尤專正德甲戌進員外郎充會試同考

官得令吏部馬理等三十餘人皆知名士歷車駕職
方二司郎中以母老歸服除時 武宗北狩人心危
疑或尼其行鑾題其書室曰茅屋石田為生太拙鴟
夷馬革自許何愚蓋有志於殉國也至京補武選郎
中已卯春有旨南巡時寧藩蓄逆上下以為憂大臣
科道交疏不聽諸部寺司屬咸起而諍之鑾以其事
出於逆將江彬誘惑彬方席寵擅權生殺出其口無
敢及之者鑾獨疏六事曰崇聖學迪言路正名號戒
遊幸去小人建儲貳言極痛切海內爭傳誦之詳載
奏議集中其去小人之條專指彬為亂首法所必誅

車駕員外郎陸震見其疏稿願同署名以進疏既入
自分必死為書別知友託以後事及收拾遺文彬果
大怒欲必寘之死乃下詔獄廷跪五日杖百餘除名
陸竟死鑾體極脩羸幸得甦以詩遺弟曰不用汝謀
方至此須知我道固當然蓋萬死不悔也自是杜門
著述家素貧客至留款貸米隣村日中未炊火亦不
以屑意於官府無絲毫干 今上登極以南京大理
寺丞徵屢法明恕廷中稱平屬議禮未定鑾進疏大
略謂陛下既承孝宗之嗣當明為人後之理既承天
下之重則當明二親之燕反覆千餘言皆關係綱常嘉

靖元年秋南京九卿例須一人持表入賀聖旦鑾當
行忽病作稍愈強就道既至京縉紳慕其名延接無
虛晷病復作竟不起自公卿而下無不傷悼其平生
知友若門生爭厚賻俸金為賻南都士夫亦然見素
與子既治其喪凡合諸奠賻約三百金為歸買田立
嗣給事中劉世揚御史黃國用疏其忠節請加卹典
詔特贈大理寺少卿遣祭一壇蓋異數也鑾嘗言曰
人生仕宦至公卿大都不過三四十年惟立身行道
為千載不朽世之人往往以彼易此何邪其素志如
此況敏好學雖疾病支離手不釋卷詩文清粹和婉

幾自成家蔚一時人物鑾與茂烈名行相次惜未究
其用又皆無子而卒乞人雖然觀二人所樹立亦
可與天壤俱敝矣論

陳茂烈黃鑾傳第七十四

附鄭山齋公傳第七十五
鄭岳字汝華號山齋南湖先生露之後先世自桃源
徙蒲坂高祖以貲雄於鄉被訟戍井州因之破家一
再傳兹落父朴菴徙入城僦居金橋岳七歲而孤賴
母林允嚼食貧而撫敎之岳踰弱冠登弘治癸丑進
士授戶部主事考績貤　恩遂役疾歸葬其父起補
刑部主事錦衣千戶張福同監市囚福恃勢越坐岳
奏論語涉中貴　孝宗怒下　詔獄望官疏救以免
轉員外郎時邊事孔棘侍郎許進督師大同貴近惡
其剛方議代前副總兵趙昇僨事坐廢謀復起京軍

屢出無功又議訐進岳抗疏論列人咸稱允擢湖廣
按察僉事　宗藩侵民田奏勘不決岳竟歸之民施
州夷民忿爭讐殺衛帥以亂聞岳勒首事數人餘悉
論遣他若辯盜鑄土官印信及追獲縛賣客民男婦
百餘人皆異政荆岳歲饑無備設法以賑全活甚衆
常德守刑貨瀆濫捕其信任者寘之法守解印綬去
南京十三道會薦天下方面官十七人岳與焉　武
宗初擢廣西兵備副使征里松洞奏捷及撫諭土酋
岑猛連受　褒賜築足灘廣運昭平三堡屹爲府江
巨鎮調廣東副使滯獄爲空治稱第一尋擢江西按

察使宸濠結逆璫復護衛諸司承順勢燄岳至力
振風紀爲濠所忌遷擢本省左右布政使宸濠橫奪
民田億萬計民設寨守寇諷總制以兵勦岳沮止
李副使夢陽江御史萬實相訐奏下藩臬會勘岳欲
平其理而夢陽務求勝致其怨濠從而嗾之乃執岳
察司僕役門隸誣用公堂銀鍛詞送濠禁錮事聞下
鎮巡勘報濠左右夾持成獄家人擒捕殆盡子泓未
冠亦被執人心憤惋不平科道疊撫臣交疏其枉於
是遣大理寺卿燕忠給事中黎奭覆勘濠收貲事證
妻子脅無異詞衆環泣曰王府貲萬金陷公公必欲

白我輩無噍類即公亦禍叵測岳乃自誣服坐罷濠
反事敗內外臣工交章論薦起岳四川左布政使以
母喪未終制不赴嘉靖初制滿陞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巡撫江西至則民擁道聚觀手額相慶岳奏賑恤
受兵郡縣定次討逆軍功及贈祀死事之臣皆報可
甫三閱月擢大理寺卿輔臣以擁立　世宗功議封
伯岳遺書內閣所厚蔣冕勸其辭避林見素俊以司
寇召至協衷守法一無所假勘事陝西正總兵官李
隆罪蓋隆與都御史許銘不協而嫁其禍也道見北
人不知水利乃相度還奏爲定國之計前後凡四上

疏皆切時政陞兵部右侍郎無何轉左侍郎大同兵
變赦而復叛岳主議管軍官各報首惡姓名誅之事
可立定乃密令總兵桂勇斬首惡數人主兵者奪其
功與奏帶大璫弟姪御史王官輒為劾岳署部事
駁行改正內侍崔文方用事其姪指揮崔昂欲疏陞
禆將岳又執不用權倖由茲側目岳嘗議大禮忤
旨奪俸及是辨小媒櫱眷寢衆會寧夏總兵种勛行
賄求調為東廠捕逮金幣勛嘗失事被岳劾禮帖獨
無岳名言官風聞論之岳上疏自白因力乞休致
世宗聽之歸歸凡十五年薦起者六竟格弗大用云

岳事寡母甚孝念兄鞠育恩釐官俸以報逮罷官兄
割資產之半搆蒲坂祖祠益祭田又與族子公奇等
別創南山始祖祠暨脩治先世諸墓至於開渠造橋
還租貸利於鄉族者槩不惜貲倡逸老會以登臨酬
唱為娛好禮勵書老猶不懈為詩文暢達醞藉所著
山齋淨稿吟稿奏議駁稿莆陽文獻莆陽志略尤喜
獎拔後進士夫家食者勸其著書為不朽事業開若
有所激厲享年七十二卒泓字士流初為寧濠所陷
克戍赦回蔭授詹事府錄事疏終養親終不出享年
七十三卒逸老會做古眞率腆則罰飲大斗預者七
人皆鄉國之望林都憲茂達年七十五林處士嘉績
吳副使希由俱年六十七林御史季瓊宋知縣元翰
俱年六十五林副使有年年六十四鄭司馬年六十
三七老繪為圖司馬為記謂老成與刑風教之助豈
但讌遊為耶最後預者二人林侍郎富李寺丞廷梧
諸老多有詩云

邑人南京戶部主事柯維騏撰

鄭岳傳第七十五

莆陽文獻十三卷列傳七十五卷 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鄭岳編黃起龍重訂岳字汝華宏治癸丑進士官至兵部左侍郎事迹具明史本傳起龍萬歷戊戌進士並莆田人是書取莆田仙遊二縣自梁陳迄明著作詩文輯爲十三卷又取名人事蹟成列傳七十四卷文以體分傳則不分門目後倭變書燬起龍爲之重鋟并附柯維騏所作岳傳一首爲卷第七十五岳書採摭繁富義例頗仿史裁然起龍譏其文內不載楊頊林誠兩御史之奏疏及黃仲元之郭孝子祠記墓表傳內載仕梁之徐寅翁承贊及永樂初榜榮獻策之林環而於林光朝傳但紀其文集而不及所著之易解尚書解語錄說詩等書去留不無遺憾則固確論也

東嘉錄二十卷

〔明〕王朝佐撰

杭州大學圖書館藏清影明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東嘉先哲錄二十卷》提要

東嘉先哲錄序

先儒程正叔嘗曰周公沒百世無善治孟軻死千載無真儒然軻亦有云古之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即是以觀則善治固真儒分內事耳使之得時以行其志鎮定調齊精采所注而治效自別否則亦足以立懦敦薄而聲風遠被不徒汩沒無聞而已也然

東嘉錄序

所以為真儒者厥究維何孔子曰志於道蓋道命於天性於人而殊途於事物志矣而自得焉則蘊之為德行措之為事業發之為文章激之揚之為氣節忠義隨厥所施而無不善是則所謂真儒也吾溫舊名東嘉負山而瀕海清淑所鍾人物之生其來尚矣晉唐以前志載無考迨乎有宋氣化特盛若王儒

志倡鳴道學於伊洛未作之先林塘吳
講明春秋於王氏新學之際㢊後真
儒彬彬輩出或以道學顯或以功業著
或以文章鳴或以氣節忠義見炳然
粹然瑩無瑕纇其氣象何如耶使上
有如是之君下皆如是之臣尚何善治之
不可復哉特所遇之時所處之地不同
故所就亦不同而其道未嘗不同也諸公

之出處大節載籍之中間見迭出雖亡
可稽然散而弗屬雜而弗著鄉之後學
罔緣詳考率莫自知吾溫人物若此其
盛也將何所觀感而興起哉譬則鄧林
之木大盈之積人皆知其為材且實矣使
散而置之抑孰知其為一方一庫之所產
所有而駭異之耶今南京虞部員外
郎平陽王君廷塗慨然嘆曰誦其詩讀其

書論其世吾儒事也况生長其地見聞
所逮者乎乃於公務之暇窮搜遍閱經
書子史傳記集錄所述言行若論斷許
可之辭足為後學矜式者彙次裒輯草
為一編名之曰東嘉先哲錄既自為首
引捐俸鍥梓與學者共之矣以數亦郡
人也復命贅一言于末簡數觀其采擇
審證據明品藻當散者以集雜者以純

不費辭說而一郡儒先言實森然在目
其立志也高而用心也勤矣詩曰高山仰
止景行行止廷塗君之謂也顧數無似於
道罔聞知然景仰先哲竊亦有志未能
而願學者因不揣謹書以自幸云
正德元年歲在丙寅季冬初吉
賜進士出身承德郎南京吏部文選司
主事後學瑞安李數拜書

題東嘉先哲録後

士生斯世常患乎不多聞多聞
常患乎汎濫而無所依歸也晋
阮瞻作無鬼論梁通事舍人作
文心雕龍用心苦矣然去道已
遠而於世何所関乎誠使反其
心而用之大可以羽翼經傳續諸
已往小可以紀載事物昭示無窮

而乃爾忽其所重而用心於所輕
舍其切於已者而徇夫為諸人者
是可惜也甬京虞部貟外郎
王君廷望有志於明斯道公暇
輒蒐輯温之昔今名公儒碩德
望功業與夫節行文學之足以
垂世者彙成一録為卷二十首之
以先達次之以名儒曰名臣曰忠
臣曰孝子居其中而氣節詞章終
焉題曰東嘉先哲録一郡之文獻
於此焉足徵矣間辱以示暘暘深
嘉君之用心不苟而又以慶夫是
邦之賢人君子有所遇也君天資
逈絶博聞强識自其弱冠時吾郡
王憲副資博已稱為天下士不置
筮仕以来又能清白一心無負厥職

其所重於公卿而見推於士夫有由
然矣是録也直其仕優之一耳然於
此可以見山川之靈秀焉可以見風
俗之淳美焉可以見斯文之元氣
一脉未嘗斷絶焉而東嘉之先哲
所賴不朽者實在於此視彼泛用
其心者果孰得而孰失哉昔人謂
夷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王君

願學夫子者也諸先哲〻目有不瞑於泉下乎雖然王君之志懼斯文之泯也固非以求是於當时也而賜獨云〻者亦秉彝好德之誠觸於所見而不可遏云

正德丁卯春正月阮堂樂安鄭賜書于南京之翰林院

凡例

一是編攷之史傳諸書及名賢集中可徵者条以郡邑志錄之如其已詳不復引用郡邑志

一他書載有而不見於郡邑志者收入如郡邑志所載他無可考証此不收入

一名節玷闕者此不收入

一諸公著述書目悉附於其人言行之後惟人言不稱與無可考証者並不收入

一有姓名畧見於其書而不可攷其言行之詳但有關於永嘉之學者此亦附收其姓名否則互見他錄中

一或一人一事而各有紀載則並錄之雖重復不削蓋考証貴衆故也其或一人兩見而名與事微有不同亦並存之而各從本文

一諸公姓名籍貫見於某書俱分行旁注竊祖朱子名見唐錄之義庶免妄冒貽誚如止注以郡邑志者亦以他所紀載互見焉

一諸公俱以時之先後編次每卷自為類

一此編主於先哲例不収女德獨王梅溪収其令人擴誌不依常例

一名字稱謂見於群書者或不能同今各從本文
庶見傳信之實
一後學於先哲依程子稱官爵謚號無則稱先生
一引用群書
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
孝順事實
大明一統志
周易會通　春秋會通
宋史　元史
二程全書　儒志編

朱子伊洛淵源錄　朱子語錄
朱子名臣言行錄　晦菴文集
呂東萊文集　張南軒文集
王梅溪文集　陳止齋文集
陳龍川文集　葉水心文集
周平園文集　樓攻媿文集
林霽山文集　方蛟峰文集
吳草廬文集　虞邵菴道園學古錄
陳子上存稿　宋太史文集
誠意伯文集　蘇平仲文集

文山先生文集　余忠宣青陽文集
胡祭酒文集　遜志齋文集
楊東里文集　楊鐵崖文集
擊壤集　章恭毅文集
章恭毅年譜　戴仔家傳
皇朝名臣通錄　東都事略
文獻通考　合璧事類
玉海　通鑑節要續編
周密齋東埜語　陶九成輟耕錄
水東日記　晦庵同年錄

元文類　詩話
詩林廣記　瀛奎律髓
歴科登科錄　天順日錄
進思錄　八閩通志
金華府志　溫州府志
平陽州志
一未聞之書多所收不無遺漏宜俟續錄

東嘉先哲錄目錄

目錄

一

目錄

二

目錄

三

目錄

四

原缺第五至七葉

東嘉錄卷之一

後學王朝佐編

先達

王儒志

王景山永嘉人見一統志

儒志先生王景山諱開祖少穎悟書經目輒成誦勤篤廢寢食初習制科以所業上召試皇祐五年中第三甲進士第洪氏登科記云是年應制科者十有八人宰相不曾留意取士密諭考官只放一人過闕下試六論賢良趙彥若中選及對策又黜之是年制科並不取人景山憪然不調而歸盡焚舊作縱觀經史百家之書考別差殊與學者共講之席下常數百人尊之曰儒志先生未幾而卒年三十二所著書多不出惟儒志一編門弟子傳習今其書言復者性之宅无妄者誠之原又曰學者離性而言情莫情之不惡又曰使孔子用於當時六經之道不若今之著矣旨意若此者衆君子評其為知德之奧最末章曰由孟子以來道學不明吾欲述堯舜之道論文武之治杜淫邪之路闢皇極之門吾畏諸天也吾何敢已哉是其自負豈淺淺者當慶曆皇祐間宋興未百年經術

道徹伊洛先生未作景山獨能研精覃思發明經蘊
倡鳴道學二字著之話言此永嘉理學大淵源也後
四十餘年伊洛儒宗始出從游諸公還鄉轉相授受
理學益行而濫觴亦有自焉紹熙二年春朝請大夫
寶謨閣待制永嘉後學陳謙撰見儒志編
公登皇祐癸巳鄭獬榜進士第試秘書省校書郎出
佐處州麗水縣既而不樂退居郡城東山設塾倡鳴
理學於濂洛未作之先學者尊之曰儒志先生儒志編
伯衡年十二三側聞鄉之達尊言宋時永嘉人物之
盛道術之懿固莫加於乾淳之際尚論其所由來實

出皇祐賢良王公景山且盛稱公學術議論文章卓
然過人伯衡私念公之在宋仕不登于朝化不行于
國而數百年之下言濬斯道之源者屬之公焉必有
大過人者矣自是會永嘉學士大夫輒從問公遺書
皆以為高文大册散落無存間存一二亦不多見伯
衡未嘗不歎惋久之茲過永嘉辱友公九世孫淵始
得見其家藏儒志編若干首劉屯田戴維嶽二墓文
觀是書雖不能盡知公因文以求義因迹以求用亦
足以得其緒餘矣於乎慶曆以前固有斯人乎鄉達
尊豈欺我哉使假之以年究極高妙得志當時則其
道不既昌大矣乎談者安得謂群聖人之道至濂溪
橫渠明道伊川諸子出而後復明又安得謂五代文
詞之習至歐陽永叔尹師魯梅聖俞蘇子美諸公作
而後丕變也惜乎公年三十有二而遽卒庸非天乎
雖然揚子雲有言存則人亡則書而近世胡汲仲又
廣之曰千古聖賢之道由斯文而知之後乎千古亦
將由斯文而知今之道夫上下千古其人不相及矣
必於其書而知其道焉則公之遺書何可以不傳也
淵圖重刻以嘉惠承學不亦宜乎見蘇平仲文集
王開祖儒志一卷見宋史藝文志

林塘奧
林石字介夫瑞安人見一統志
吾鄉去京師遠自為吳越而士未有聞者熙寧元豐
之間宋興且百年介夫以明經篤行著稱當世以趙
清獻公與其子屼景仁所遺詩次其歲月則先生名
動京師矣自部使者郡守丞往往造其廬問起居何
如肯仕否耶先生方滐滐泉石之間作萱堂以養母
未暇出也客至竹床瓦豆具酒蔌以延之佳山水無
不至特罕趨郡見陳止齋文集
時三經新義行天下學者非王氏不道春秋且廢不

講先生少從管師常與孫覺莘老為經社者也先生故不為新學以其說竊教授諸生龔原深之嘗以易學行世比見先生乃嬰然恨識春秋之晚也於是永嘉之學不專趙王氏

周公恭叔劉公元承元禮兄弟許公少伊相繼起益務古學名聲益盛而先生居然為丈人行恭叔之銘沈子正也曰河南程正叔闕中呂與叔與介夫同為世宗師少伊亦云爾且曰非詩書勿談非孔孟勿為者以二公所同尊誦如此然而海內之士知有程呂而先生獨教行於其鄉人以其所居里稱之不敢以姓字他無所槩見焉豈非其居勢使然歟要之永嘉之師友淵源不曰先生之力哉（並止齋文集）

蔡八行

蔡元康字君濟平陽人（見郡志）資稟剛峻學識過人既冠入太學見同舍從事文藝慨然曰科舉所須爾學止是耶賢有德者一言一行孜孜訪之惟恐不及崇寧中下第忽不樂謂其友曰吾未嘗以得失為念而不樂如此得非吾親有不安乎即日馳歸及門而父疾已淹時尋亦愈（見許景衡撰墓志）其學以正心誠意為本優游涵養日趨自得一時賢士大夫若鄒浩陳瓘楊時皆敬愛之鄒陳在譙元康從之鄒病革盡吐所欲言者性命之理死生之說見於問答云

在京師逆旅失金有得之同舍篋中者以告元康曰此非吾金也嘗曰古之人全交非一道也必欲伸己以求名人將何望往來京師朋友病為之醫藥同寢處無倦色死則主其後事或護其柩以歸前後以十數七上禮部不中會以八行取士郡條其應令者數十事上諸朝未報卒（並墓志）

平陽多鉅族尚論其盛則未有加於蔡氏者也質諸許忠簡公誌八行銘葉文定公誌刺史墓之文則世篤其慶非朝夕之故矣（見蘇平仲文集）

東嘉錄卷之二

程子門人

周博士

周恭叔字行己永嘉人(見朱子伊洛淵源錄)

恭叔自太學登年登科未三十見伊川持身嚴苦塊坐一室未嘗窺牖幼議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瞽遂娶焉愛過常人伊川曰頤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伊洛淵源錄)

周以官事來求洛中監水南糴場以就伊川會伊川有涪陵行(見祁寬記和靖語)

程子葬父使周恭叔主客客欲酒恭叔以告先生曰勿陷人於惡(見胡氏本治遺)

張思叔見道楷禪師說其道有祝髮從之之意時周恭叔官洛中思叔亦從之恭叔謂之曰子他日程先生歸可從之學無為空祝髮也(伊洛淵源錄)

上蔡謝公亦言恭叔不是擺脫得開只為立不住便放了胡文定公亦云人須是於一切世味淡泊方好不要有富貴相周恭叔才高識明初年甚好後來只緣累太重若把得定儘長進在(伊洛淵源錄)

行己風儀秀整語音如鐘讀書十行俱下入太學以文行著作齋揖文同舍遵行之豈司業稷駱從閒敦化堂下行己移書規切之稷愧謝由是名重京師時新學行獨之伊洛從程伊川二劉許趙繼至皆敬下之作顏子不貳過論有曰過不必大毫末萌於心而天地為之應悟不必久斯須著於心而天下歸其仁或以呈伊川伊川可之(見郡志)

遺書第十七卷或云乃其所記也(伊洛淵源錄)

周氏行己恭叔錄伊川先生語(見周易會通)

周行己集十九卷(見宋史藝文志)

浮址先生集十六卷後集三卷陳氏曰秘書省正字永嘉周行己恭叔撰十七入太學有盛名師事程伊川元祐六年進士為太學博士以親老歸教授其鄉再入為館職復出作縣永嘉學問所從出也所居謝池坊有浮址書院(見文獻通考)

劉起居

公諱安節字元承溫州人(見伊洛淵源錄)

兒時已有遠度比長嗜學有所未達思之夜以繼日必至於得而後已少與從弟今徽猷閣待制安上相友愛皆以文行為士友所稱既冠遊太學元符三年擢進士第調越州諸暨主簿國子祭酒率其屬表留

公太學不報除萊州州學教授未行改河東提舉學事司管勾文字改宣德郎召對便殿公言春宮宜慎擇官屬雖左右趨走者必惟其人又論節儉及君子小人和同之異上稱善顧問甚悉即日擢為監察御史數決大獄所平反甚衆居數月攝殿中侍御史特公方謁告省親既陛辭而命下不及供職而歸俄除起居郎趣赴闕公迎父宣義而西居無何宣義思歸公欲乞外補宣義固止之明年遷太常少卿而言者斥公在言責時無所建明且久不寧親責守饒州州荐饑公至大發廩賑之又檄旁郡無遏糴軍儲不足

他日皆强取諸民公曰歲荒如此重困之可乎他司宜有相通者政應調適其緩急耳市人數為在官者所擾逃散郊外公躬率以廳寮屬化之未幾饑者充之者濟逃者復於是與之治賦出裁制貢奉之須俾屬縣先期戒民無倉卒之擾移知宣州去饒之日民遮留之涕泣不忍別耆老以吾州自范文正公後惟吾劉公而已至宣十日而水大至公方遣其屬具舟拯溺而躬督之晝夜不少休所活幾數千人而遠近流民至者以萬數公闢佛廟以處之發廩以活之無一失所者其將發廩也吏以為法令不可而部使者

亦持其議公皆弗聽大疫公命醫分治甚力其得不死者不可計政和六年夏五月卒年四十九娶何氏公之娶也初行親迎之禮鄉人慕而繼之旁郡聞多竊笑比年朝廷頒五禮於天下於是人皆思公之倡始云公天資近道而敏於學問其所趨尚非世俗所謂學者嘗從當世賢而有道者游始以致知格物發其材沈涵熟復存心養性久之於是有得其貌溫然望之知其有容遇人無貴賤小大一以誠雖忤已者未嘗見其有怒色恚辭也其在河東同僚有交惡者一日邂逅公座閒其緒餘不覺自失相與如初其恬

靜弗校宜若易與者至於有所立則挺然不可回奪曾不知禍福利害可以為避就也鄒公浩以右正言得罪公與其所厚數輩追路勞勉之朝廷震怒追逮甚急人皆惴恐公獨泰然如平時既而哲宗察其無他有詔釋之而公亦自若也事親能承順其意教養諸弟涵容周旋有古人所難能者族居逾百口上下愛信雖臧獲無閒言也嘗曰堯舜之道不過孝弟天下之理有一無二乃若異端則有閒斷矣聞人善如己出或歸以過則未嘗辯遇事不擇劇易人所厭苦者任之裕然無迫遽勤瘁之色其與人遊嘗引其所

長而陰覆其不及諸暨令不事事州將欲易他邑公既左右之振其綱條又稱其長者將卒善待之宣州賑濟公疏以為非敢專也蓋有所受之故朝廷錄部使者之功而進秩焉蓋其志非敢私佚其身而在於為人其所施置常在於公天下以為不如是則非所以合內外通彼我也所治二州專以仁義教化平易近民民有訟委曲訓戒之俾無再犯閭有鬬者將愬于官則曰何面目復見府公遂捨去以是庭無可治之事或踰旬不施笞朴伊洛淵源錄

或問劉子進乎曰未見他有進處問所以不進者何曰只為未有根因指庭前荼䕷曰此花只為有根故一年長盛如一年問何以見他未有進處曰不道全不進只他守得定不變卻亦早是好手如康仲之徒皆忘卻了見上蔡語錄

予官吉之永豐簿治檄至臨川見劉元承之子誠問其父所錄伊川先生說蒙示以元承手編伏讀嘆仰因乞傳以歸建炎元年十月晦日菴山陳淵謹書見二程全書

劉安節文集五卷見宋史藝文志

劉左史集四卷陳氏曰起居郎永嘉劉安節元承撰

與從弟安上皆嘗事二程同遊太學號二劉安節元符三年進士為監察官左史晚知宣州以歿見文獻通考

劉侍御

劉安上字元禮永嘉人見郡志

公生有淑質端重嗜學與從兄俱以學行為鄉里所推縣薦於鄉同遊太學一時賢士大夫慕與之交號二劉並走洛從伊川程氏登紹聖四年進士第調錢塘尉登州教授崇寧舍法行選除太學博士大觀元年提舉兩浙學事陛辭進對稱旨上顧近臣稱其臨籍有大臣體即日除監察御史有推鞫多以屬公持法尤審而根於誠恕多所平反遷殿中侍御史不弛擔日為去計二年六月遷侍御史性謹密凡風聞事皆反覆詢究或遣親厚叅驗必實始論列舉無不當一日奏事退上目送之曰劉安上可謂詳審屬蔡京竊弄威福黨與蟠結無敢嬰其鋒公抗章極言其罪數十條至謂斬臣頭以謝蔡京斬蔡京頭以謝天下臣死之日猶生之年未報又與中丞石彌卒同列廷劾之京以太乙宮使罷相遂致仕公遷右諫議大夫逾月丁母憂政和元年服闋除中書舍人給事中會京落致仕至都堂治事公乞補外以徽制知壽春府

生以所差試官捱號差互罷奉祠再起知婺州奏減六尚衣造花羅數仍乞不為後例市田以給浮橋民刻石紀之移邢州以祖母九十丐歸養服闋再知壽春百姓扶迎屬路歲饑活民以殿官罷宣和元年起知舒州遂以疾致仕公有至性事親孝居父母喪幾至委頓先達豐稷徐處仁薦之惟恐後未嘗私謝在御史不為訐直名論事退削稿有詩五百篇制誥雜文三十卷（見周恭叔撰墓誌）

劉安上文集四卷（見宋史藝文志）

劉給事集五卷陳氏曰給事中劉安上元禮撰紹聖四年登第歷臺諫旋垣鎖闥以次對歷三郡而終集中有彈蔡京疏（見文獻通考）

鮑敬亭

鮑商霖名若雨永嘉人（見伊洛淵源錄）

溫州鮑若雨與鄉人十輩久從伊川一日伊川遣見和靖鮑來見且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如何和靖曰賢只為將堯舜做天道孝弟做人道便見得堯舜道大孝弟不能盡也孟子下箇而已字豈欺我哉孝經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只為天地父母只一箇道理諸公尚疑焉和靖曰曲禮視於無形

聽於無聲亦此意也諸公釋然歸以告伊川伊川曰教某說不過如是（見祈寬記和靖語二程全書）

問佛氏輪迴之說凡為善者死則復生為善人為惡者死則變而為禽獸之類雖無此實應竊恐有此理凡稟沖氣以生者未始不同聖人先得人之所同者而踐履之故能保全大和至死其氣冥會於中和之所造化之中自然有復生為人之理愚者平居作惡而沖氣已喪至死其氣則會繆戾之所造化之中自然有為禽獸之理故曰恐有此理也先生答云未知生焉知死知生則知死矣能原始則能要終矣問陰陽不測之謂神又曰神妙萬物而為言觀此則佛氏所謂鬼神者妄矣然祖考來格敬鬼神而遠之之說則似有佛氏所謂意者氣類感應處便是來格但當至誠不當褻近近得却有也不知此說如何先生曰潛心久當自明問孟子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嘗謂凡人器量窄狹只為私心隔斷苟以直養而無害則無私心苟無私心則志氣自然廣大充塞于天地之間氣象有可以意會而莫能狀者此所謂難言也或謂塞于天地之間只是到處去得此言似無氣味先生答云如是涵養

問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見我乎云云觀此一篇都無聖人氣象或謂樂正子從子敖有激而云不得不然先生荅云此無疑真孟子之言問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所謂二不孝何如說者謂陷父不義與家貧親老不求祿仕竊恐不然先生荅云何以知不然所謂祿仕凡所以養皆同（並二程全書）

鮑君商霖率二三子自永嘉來學于伊川先生勤若自勵蚤夜孜孜不舍於是吾先生之門人以君為畏友也一日謂予曰永嘉素號繁麗而雁池又其衝也吾家作亭於其南而中間大湖浩然若千里江濤之

阻吾將彩衣婆娑其下雖繁華於我何加予應之曰噫子言過矣使子有主於中雖坐諸紛華中可也不然特形苦而心馳一勺之水奈子何昔吾聞諸先生曰學之道始乎敬而已敬則實實則虛虛則無事矣予推是言而求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期年而未之得也雖然嘗以是理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自謂含醲泳化亦將庶幾乎先生之門矣子無意乎言未既商霖起拜曰予無敢言矣吾今而後知夫子之道大而予不予欺也請命其亭曰敬（見張思叔敬亭記）

有荅問數條及錄伊川語一卷今見文集遺書（伊洛淵源錄）

沈先生

沈躬行字彬老瑞安人（見郡志）

甫冠遊太學同輩以時文相尚躬行獨為古學嘗貢禮部不中即歸侍丁憂哀毀骨立始斅古正棺衾饋奠衰服之制斥佛事不用

始從塘奧林氏後從伊川程氏藍田呂氏其學以中庸大學為本篤信而力行之故能卓然以聖賢為依歸平居色夷氣和似不能言及辨是非則毅然不可

奪（並郡志）

始林介夫先生不為新經以春秋教授於鄉既而許公與沈公躬行謝公佃偕同郡諸儒又數千里外從程呂問學（見止齋文集）

沈氏先從吳興避唐亂還温州為瑞安名家有彬老者北遊程氏師生間得性命微旨經世大意方禁春秋學石經甫刻即廢彬老竊略守者自摹藏之（見葉水心文集）西入關北走洛師友天下之有道者沈氏之為儒百年矣

元豐時永嘉同遊太學者蔣元中沈彬老劉元承元禮許少伊戴明仲趙彥昭張子充所謂不滿十人而皆經行修明為四方學者敬服者也余觀自古堯舜舊都魯衛故國莫不因前代師友之教流風相接使其後生有所考信今永嘉徒以僻遠下州見聞最晚而九人者乃能違志開道蔚為之前豈非俊豪先覺之士也哉（並水心文集）

東嘉録卷之三

程子門人　楊氏門人附

許忠簡

許景衡字少伊温州瑞安人（見宋史本傳）登元祐九年進士第宣和六年召為監察御史遷為殿中侍御史是時王黼蔡攸用事景衡言尚書省比闕長官而同知樞密院亦久闕雖三公通治三省然文昌政事之本樞密本兵之地各有攸屬安可久虛其位願博採公議遴選忠賢以補政府之闕遂大忤黼意朝廷用童貫為河東北宣撫使將北伐景衡論其貪繆不可用者數十事不報睦寇平江浙郡縣殘燬而茶鹽比較之法如故景衡奏茶鹽之法當以食之衆寡為歲額之高下今收復之後戶版半耗民力蕭然而茶鹽比較不減於昔民欲無困得乎奏上詔兩浙江東路權免茶鹽比較賊平日仍舊朝廷既興燕雲之師調度不繼誅求益急景衡奏財力匱乏在節用民力困弊在恤民今不急之務若營繕諸役花石綱運其名不一吏員猥多軍額冗濫又無名功賞非常賜予皆緣寅倖干請無厭宜節以祖宗之制而省去之且極論和買和糴鹽法之害不報會知洋

州吳嚴夫以私書抵執政子道景衡之賢因從子婿符寶郎周離亨以達離亨謬以其書誤致王黼黼用是中景衡逐之欽宗即位以左正言召旋改太常少卿兼太子諭德遷中書舍人侍御李光正言程瑀以鯁亮忤執政斥景衡為辨白坐落職予祠高宗即位以給事中召既至除御史中丞宗澤為東京留守言者附黃潛善等多攻其短欲逐去之景衡奏曰臣自浙渡淮以至行在聞澤之為尹威名政事卓然過人雖不識其人竊用嘆慕臣以為去冬京城內有赤心為國如澤等數輩其禍變未至如是之酷今若較其小短不顧盡忠徇國之節則不恕已甚且開封宗廟社稷所在苟欲罷澤別遣留守不識縉紳中威名政事有加於澤者乎疏入上大悟封以示澤澤乃安杭州叛卒陳通作亂權浙西提刑趙叔近招降之請授以官景衡曰官吏無罪而受誅叛卒有罪而蒙賞賞罰倒置莫此為甚卒奏罷之除尚書右丞有大政事必請間極論潛善伯彥以景衡異己共排沮之或言正二月之交乃太乙正遷之日宜於禁中設壇望拜高宗以問景衡曰脩德愛民天自降福何迎拜太乙之有初李綱議建都以關中為上南陽次之建康為

下綱既相遂主南陽之議景衡為中丞奏南陽無險阻且密邇盜賊漕運不繼不若建康天險可據請定計巡幸潛善等傾綱使去南陽之議遂格至是諜報金人攻河陽汜水景衡又奏南幸建康已而有詔還京罷景衡為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至瓜州得暍疾及京口卒年五十七謚忠簡景衡得程頤之學志慮忠純議論不與時俯仰建炎初李綱議幸南陽宗澤請還京景衡乃請幸建康黃潛善等素惡其異己暨車駕駐揚州怵於傳聞不得已下還京之詔遂借渡江之議罪之斥逐而死既沒高宗思之曰朕自即位以來執政忠直遇事敢言惟許景衡詔賜景衡家溫州官舍一區本傳

許景衡之議論剴切使其言聽計從不為讒邪所抑得以直行其志其效宜可待也史論

伊洛之學東南之士自龜山楊公時建安游公酢之外惟永嘉許公景衡周公行己數公親見伊川先生得其傳以歸中興以來言理性之學者宗永嘉見樓攻媿文集

許景衡橫塘集三十卷見宋史藝文志

橫塘集三十卷陳氏曰尚書左丞瑞安許景衡少伊

撰亦嘗從程氏學建炎初為執政與汪黃不合罷建議渡江幸建康言者以為非是及下還京之詔景衡憂卒于瓜州未幾虜騎奄至維揚倉卒南渡（見文獻通考）

陳先生

陳貴一名經正與其弟經邦貴叔同受學永嘉人名見唐錄（見伊洛淵源錄）

貴一問齊王謂時子欲養弟子以萬鍾而使國人有所矜式孟子何故拒之先生曰王之意非尊孟子乃以賂之爾故拒之問日月有明容光必照先生曰日月之明有本故凡容光必照君子之道有本故無不

及也問興於詩如何先生曰古人自少諷誦如今謳唱自然善心生而興起今人不同雖老師宿儒不知詩也人而不為周南召南此乃謂伯魚而言蓋恐其未盡治家之道爾欲治國治天下須先從脩身齊家來不然則猶正墻面而立問據貴一所見盈天地間皆我之性更不復知我身之為我先生笑曰他人食飽公無餒乎（見二程書）

謝顯道建中間上殿不稱旨先生聞之喜已而就監門之職陳貴一問顯道何如人先生曰由求之徒（伊洛淵源錄）

陳迪功

陳經邦貴叔名見唐錄（見伊洛淵源錄）

陳經邦大觀三年進士終迪功郎（見平陽州志）

貴叔問詩說言唐魏已變先代之風又言先聖流風遺俗盡故次以陳兩意似不異何以分先後先生曰聖人之都風化所厚聖人之國典法所存唐魏聖人之都其風雖變而典法尚在陳舜之後聖人之國亦被夷狄之風則典法隨而亡矣三代之後有志之士欲復先王之治而不能者皆由典法不備故典法尚存有人舉而行之無難矣（見二程書）

謝先生

謝用休名天申永嘉人名見唐錄（見伊洛淵源錄）

謝用休問溫故而知新如何可以為師先生曰不然只此一事可師如此等處學者極要理會得若只指認溫故知新便可為人師則窄狹却氣象也凡看文字非只要理會語言要識得聖賢氣象如孔子曰盍各言爾志而由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子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觀此數句便見聖賢氣象大段不同若讀此不得見聖賢氣象他處也難見學者須要

理會得聖賢氣象問北郊之礼先生曰北郊不可廢元祐時朝廷議行只為五月間天子不可服大裘皆以為難行不知郊天郊地禮制自不同天是資始故凡用物皆尚純籍用稿秸器用陶匏服用大裘是也地則資生安可亦用大裘當時諸公知大裘不可服不知别用一服向日宣仁山陵呂汲公作大使某與坐説話次呂相責云先生不可如此聖人當時不曾如此今先生教朝廷怎生則是荅曰相公見聖人不如此處怎生聖人固不可跂及然學聖人者不可輕易看了聖人只如今朝廷以北郊禮不能行得又無一人道西京有程某復問一句也呂公及其壻王某等便問北郊之礼當如何荅曰朝廷不曾來問今日豈當對諸公言耶是時蘇子瞻便據昊天有成命之詩謂郊祀同文潞公便謂譬如祭父母作一處何害曰此詩冬至夏至皆歌豈不可耶郊天地又與共祭父母不同也此是報本之祭須各以類祭豈得同時耶問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先生曰數句最好先觀子路顔淵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聖人是天地氣象問井田今可行否先生曰豈有古可行而今不可行者或謂今人多地少不然譬諸草木山上着得許多便生許多天地生物常相稱豈有人多地少之理問陳文子之清令尹子文之忠使聖人為之則是仁否先生曰不然聖人為之亦是清忠見二程全書

王君貺嘗見茂叔為與茂叔世契便受拜及坐間大風起説大畜卦君貺乃起曰適來不知受却公拜今却當納拜茂叔走避君貺此一事却過人謝用休問當受拜不受受拜曰分已定不受乃是見伊洛淵源録

潘先生

潘子文名旻永嘉人名見唐録見伊洛淵源録

子文問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如何先生曰此為子路於聖人之門有不和處問如師也過商也不及如論交可見否先生曰氣象間亦可見又曰子夏子張皆論交子張所言是成人之交子夏是小人之交又問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如何先生曰毋友不忠信之人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先生曰不可使知之者非民不足與知也不能使知之爾見二程全書

戴臨江

戴述字明仲永嘉人見郡志孝友直諒為文操筆立成試廣文館推異等以科舉口耳之學爾走伊洛求所謂為己者遭父憂廬墓終

丧登元符三年進士第明仲資稟剛明少而有立嘗從程氏問學知聖人之道近在吾身退而隱於心合於聖人之言者若有自得方沈涵充擴日進未已友朋鄉黨期以有為于世而年纔三十有七奄至大故可謂不幸也已見周博士所撰墓誌

從伊川求成己之學仕至臨江太守弟迅亦以文學稱見一統志

趙先生

趙霄字彥昭瑞安人見郡志

東嘉錄卷三

周行己之伊洛從程伊川二劉許趙繼至

十歲為猛虎行鄉大人先生莫不奇之少孤季父析其產與凡異財稍長曰非也悉以屬其兄獨遊京師入太學登崇寧二年進士第主長葛簿以選為濟州教授道學者以篤學力行不專事科舉東方士俗為之變名聞京師除辟雍正向用矣不幸有疾卒于官并郡志

李彥平所見趙顏子不知何人莫是永嘉趙彥昭否其所論學大意甚佳然恐於窮理工夫有所未至見晦菴文集

八

周恭叔謝用休趙彥昭鮑若雨那時溫州多有人規子語錄

宋尚書

宋之才字廷佐平陽人見平陽州志

政和間從楊龜山學得程氏正脉性恬靜操履潔白難進易退自號雲海居士有雲海類稿五十卷見一統志

瑞安縣學政和間右丞許公景衡記紹興十二年敷文閣待制宋公之才再記二公言語至今為人貴愛見北齋文集

雲海少師乃碩其猶見林霽山文集

東嘉錄卷三

九

東嘉錄卷之四

朱子門人

葉誠書 西山

葉味道初諱賀孫以字行更字知道溫州人見宋史儒林傳少刻苦好古學師事朱熹試禮部第一時偽學禁行味道對學制策率本程頤無所避知舉胡紘見而黜之曰此必偽徒也既下第從熹於武夷山中學禁開登嘉定十三年進士第調鄂州教授理宗訪問熹之徒及所著書部使者遂以味道行誼聞差主管三省架閣文字遷宗學諭輪對言人主之務學天下之福

也必堅志氣以守所學謹幾微以驗所學正綱常以勵所學用忠言以充所學至若口奏則又述帝王傳心之要與四代作歌銘之旨其終又曰言宣則力減文勝則意虛從臣有薦味道可為講官乃授太學博士兼崇政殿說書故事說書之職止於通鑑而不及經味道請先說論語詔從之帝忽問鬼神之理疑伯有之事涉於誕味道對曰陰陽二氣之散聚雖天地不能易有死而無不散者其常也有不得其死而欝結不散者其變也故聖人設為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正所以教民親愛參贊化育今伯有得罪而死其氣不散為妖為厲使國人上下為之不寧于是為之立子洩以奉其後則庶鬼有所知而神莫不寧矣蓋諷皇子竑事也三京用師廷臣邊闢交進機會之說味道進議狀以為開邊浸潤應援倍難科配日繁餽餉日迫民一不堪命飛蝗黃巢之禍立見是先搖其本無益於外也經筵奏事無日不申言之而洛師尋以敗聞於是人謂味道所奏無一言不開導引翼求切於君身旁引析旋推致於治道遷秘書省著作佐郎而卒訃聞帝震悼出內帑銀帛賻其喪并一官以任其後故事所未有也所著四書說大學講義祭法宗

廟郊社外傳經筵口奏故事講義並宋史儒林傳

問在鄉如何讀書賀孫云少失怙恃凡百失教既壯所從師友不過習為科舉之文然終不肯安心於彼常欲讀聖賢之書自初得先生所編論孟精義讀之至今不敢忘然中間未能有所決擇故未有定見先生曰大凡人說要去從師然未及從師之時也須先自着力做工夫及六七分到得關緊要說話易得長進若是平時不曾用力終是也難一頓下手朱子語錄

答味道書曰所喻既祔之後主不曾復于寢此恐不然向見陸子靜居母喪時力主此說其兄子壽疑之

皆以書來見問因以儀礼註中之說告之渠初乃不曾細看而率然立論及聞此說遂以為只是註說初非經之本文不足據信當時嘗痛闢之考訂甚詳且以為未論古礼如何但今只如此卒哭之後便除靈席則孝子之心豈能自安耶其後子壽書來乃伏其謬而有他日負荊之語今不見當時往還舊牘因便以他書考而論之如大戴禮諸侯遷廟篇云君及從者皆玄服則是三年大祥之後既除喪而後遷矣其詞但告遷而不言祔是既祔之後主復於寢而至此方遷于廟矣如穀梁云易檐改塗礼志更釁其廟則

是必先遷祖於太廟夾室然後可以壞釁其故廟而納祖考之主又俟遷祖考於新廟然後可壞釁其故廟而納新祔之主矣如左氏云特祀於寢而國語有日祭之文則是主復寢後猶日上食矣但穀梁所謂練而壞廟乃在三年之內似恐太遠礼志所謂釁廟而移故主乃不俟其廟之處而遽壞之恐非人情左氏所謂祔而作主則與礼經虞主用桑者不合疑左氏所說乃當時之失杜氏因之遂有國君卒哭而除服之說皆非禮之正大率左氏言礼多此類也皆不足信而國語日祭月祀時享既與周礼祀天神祭地

示享人鬼之名不合韋昭又謂日上食於祖禰月祀于曾高時享於二祧亦但與祭法略相表裏而不見于他經又主既復寢而日祭之則其几筵未知當俟臨祭而後設耶或常設而不除也此類皆無明文更當詳攷又古者廟有昭穆之次昭常為昭穆常為穆故祔新死者於其祖父之廟則為告其祖父以當遷他廟而告新死者以當入此廟之漸也今公私之廟皆為同堂異室以西為上之制而無復左昭右穆之次一有遞遷而群室皆遷而新死者當入于其禰之故室矣此乃禮之大節與古不同而為禮者猶執祔

於祖父之文似無意義然欲遂變而祔于禰廟則又非愛禮存羊之意竊意與其依違牽制而均不免為失禮曷若獻議於朝盡復公私之廟皆為左昭右穆之制而一洗其繆之為快乎（見晦菴文集）

省闈想甚得意奏名必在前列但尚未見後場題目不知主司意鄉如何要之得失已有定分人徒自為擾擾爾改字不若只就舊名之為安門生之禮若在高等恐例須謁見即不可廢若只在行間亦不必詣之也禮書未能得了而衰病日侵恐未必能究竟此事也漢卿必時相見四方更有何朋友在都下凡百

宜以謹密為上事了能一過此相聚否李敬子尚留此志尚堅若不易得但看義理未甚明徹細密爾（晦菴文集）

賀孫辛亥以後所聞池錄七八九十十一（朱子語錄）

陳潛室

陳埴字器之永嘉人（見周易會通）少穎悟久從朱氏于武夷所見超卓四方學者從游數百人尊為潛室先生（見郡志）

器之問嘗讀孟子求放心章今每覺心中有三病纔籠不專一看義理每覺有一重似簾幙遮蔽又多有

東嘉錄卷四　五

苦心不舒快之意曰若論求此心放失有千般萬樣病何至於三然亦別無道理醫治只在專一果能專一則靜靜則明明則自無遮蔽既無遮蔽須自有舒泰寬從處這也未會如此且收斂此心專一漸漸自會熟熟了自有此意看來百事只在熟且如百工技藝也只要熟熟則精精則巧器之又問先生往時初學亦覺心有不專一否曰某初為學全無見成規模這邊也去理會尋討那邊也去理會尋討向時諸前輩每人各是一般說話後來見李先生較說得有下落說得較縝密若看如今自是有見成下工夫處看來須是先理會箇安着處譬如人治生也須先理會箇屋子安着身己方始如何經營如何積累漸漸須做家計若見未有安着身己處雖然經營畢竟不濟事為學者不先存此心雖說要去理會東東西西都自無安着處孟子所以云收放心亦不是說只收放心便了收放心且收斂得箇根基方可以做工夫若但知收放心不做工夫則如近日江西所說只如守箇死物事故大學之書須教人格物致知則以至於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節節有工夫（見朱子語錄）

東嘉錄卷四　六

答器之書曰所示四條第一第三兩條得之但以公為仁似未精伊川先生明言仁道難言惟公近之非以公便為仁又云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竊詳此意公之為仁猶言去其壅塞則水自通流然便謂無壅塞者為水則不可更以此意推之可見仁字下落也又中之為義固非專為剛柔相半之謂然當剛則剛當柔則柔當剛柔相半則相半亦皆自有中也試更思之如何（見晦菴文集）

又答器之曰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

義禮智孔門未嘗偹言至孟子而始偹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蠭起往往以性為不善孟子懼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苟但曰渾然全體則恐其如無星之秤無寸之尺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別而言之界為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而立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儱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

東崖錄卷四　七

中間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為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粲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的之發最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由其有是端於外所以必知有是理於內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遡其情而逆知之爾仁義禮智既知得界限分曉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箇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為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爾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通乎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

東崖錄卷四　八

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乎春春則春之生夏則春之長也秋則春之成也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也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始終之義焉則惻隱羞惡恭敬是三者皆有可為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為但分別其為是為非爾是以謂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

則有兩面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是終始萬物之象故仁為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能成終猶元氣雖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由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脗合無間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此也 臨菴文集

有禹貢辯洪範解王制章句木鍾集 郡志

潛室木鍾集 周易會通

徐先生

徐寓字居父永嘉人 見朱子語録

東嘉録卷四　九

庚戌五月初見先生于臨漳問前此從誰學寓答自少只在鄉里從學先生曰此事本無嶢崎只讀聖賢書精心細求當自得之今人以為此事如何秘密不與人說何用如此問看易曰未好看易自難看易本因卜筮而設推原陰陽消長之理吉凶悔吝之道先儒講解失聖人意處多待用心力去求是費多少時光不如且先讀論語又問讀詩曰詩固可以興然亦自難先儒之說亦多失之某枉費許多年工夫近年於詩易略得聖人之意今學者不如且看大學語孟中庸四書且就見成道理精心細求自應有得待讀此四書精透然後去讀他經卻易為力

寓臨漳告歸稟云先生所以指教待歸仔細講求曰那處不可用功何待歸去用功古人於患難尤見得着力處今夜在此便是用功處

郡中元自出公牒延郡士黃知録樵施允壽石洪慶李唐資林易簡楊士訓及淳與永嘉徐寓八人入學而張教授與舊職事沮格至是先生下學僚屬又有乞留舊有官學正有司只得守法言者不止先生變色厲聲曰郡守以承流宣化為職不以簿書財計獄訟為事某初到此未知人物賢否風俗厚薄今已九

東嘉録卷四　十

月矣方知得學校底裏遂欲留意學校所以採訪鄉評物論延請黃知録以其有恬退之節欲得表率諸生人延請前輩士人同為之表率欲使邦人士子識些向背稍知為善之方與一邦之人共趨士君子之域以體朝廷教養作成之意不謂作之無益美得來沒合殺教授受朝廷之命分教一邦其責任不為不重合當自行規矩而今卻容許多無行之人爭訟職事人在學枉請官錢都不成學校士人先要識箇廉退之節禮義廉恥是謂四維若寡廉鮮恥雖能文要何用某雖不肖深為諸君恥之 朱子語録

原缺第十一葉

孝親弟長等事皆吾所自得而行之者慮有照管不到時節當操守之而勿失則吾之所得者實矣依於仁則全其本心之德而不間於人欲之私生生之体自流行不息工夫至此亦云熟矣此三節自立脚大綱以至工夫精察如此忠(志)道即夫子志學處以等級次第言爾據大略是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之類謂其能守也依仁如貧而樂富而好禮謂其不違仁也游於藝是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未知此說通否答曰此段看得好但所引貧富者不相似孝弟為仁之本章註謂仁者心之德愛之理顏淵問仁章又謂仁者心

之全德合二處推明其說未審當否心德則生道也蓋天地以生物為心故人得之以為心者謂之仁其體則同天地而貫萬物其理則統萬善而包四端論其名狀則冲和溫粹渾龐涵蓄常生生不死乃得謂之仁為此即乾之元在四時而為春者也以仁而主四者則隨其地分發為羞惡為辭讓為是非莫不各當其所若不以仁為主而以別箇為主則但見不相對副但見乖隔不順且天地失其所以為主而人亦不得其所以生者矣此所以言仁亦一心之德者豈不以其無綱紀管攝之妙乎敬愛之理只從孝弟上

發明自孝弟而推原其本則惟有此理爾所謂以仁為孝弟之本是也孝弟是廣充其用則為仁民愛物之事所謂為仁以孝弟為本是也竊恐心之德以專言愛之理以偏言專言之本則發為偏言之用偏言之用則合於專言之本不可以小大本末二之也自仁道之不明也人惟拘於氣蔽於私欲則生有息而天理不行否隔擁塞不能貫通如人疾病血氣不運於四肢則手足頑麻不知痛痒而醫亦謂之不仁人有以体乎仁必無一毫之私得以間其生生之体使之流行貫注無有不達無有不偏然後為能全其心

之德愛之理也此顏子之克己仲弓之敬恕與聖人居處恭執事敬博學篤志切問近思等處正欲使工夫縝密也必磨洗蕩滌其私使無一毫之留所以喚此仁使之充長條達無不周徧則心德自全而仁斯在我矣伏乞嚴喻答云此段大意得之但愛之理未可以用言之爾使味之久當浹洽自見得失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蓋夫婦則情意密而易於昵溺不於此致謹則私欲行於玩狎之地自欺於人所不知之境人倫大法雖講於師友之前亦未保其不壞於幽隱之處倘知造端之重隱微

之際恐懼戒謹則是功夫從裏面做出以之事父兄處朋友皆易為力而有功矣答云本只是說至近處似此推說亦好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恐非謂天能生覆而不能形載地能形載而不能生覆人猶有憾處只在於陰陽寒暑之或乖其常吉凶災祥之或失其宜品類之枯敗夭折而不得遂其理此雖天地不能無憾人固不能無憾於此也答云既是不可必望其全便是有未足處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都是就善說如斷獄一人以為當死一人以為當罰今酌其中而行之是也答云然所謂中非如子莫之所

執也鬼神之為德註云体物是其為物之体不知此体字是体用之体還復是体質之体答云鬼神者氣之往來也須有此氣方有此物是為物之体也晦菴文集

徐寓庚戌以後所聞池錄二十二十一饒錄四六朱子語錄

徐先生

徐容字仁父永嘉人見朱子語錄

仁父問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治天下不難如何曰天地陰陽生死晝夜鬼神只是一理能明祭祀鬼神之理則治天下之理不外於此七日戒三

原缺

東嘉錄卷之五

朱子門人 張氏門人附

林龍岡

林湜字正甫平陽人見水心文集

為富陽尉虜亮之亂部弓手截隘處邑豪乘時販鹽行劫公捕擒之代歸教授明州朝廷會其勞改官知泉州晉江縣州分造戰船公曰貧郭豈有羨錢耶何忍歛百姓將捨去諸番義公之為助其役舟先就而民不知満秩攀留空一城通判南劍太守議官自賣酒公爭曰賣鹽已病矣又益以酒且民地俱萬戶也

令始自南劍他郡效之君不畏八郡民怨己乎守諱其功自為奏朝廷視無通判署疑之乃下公條上言者亦謂閩近瘴故二稅有酒錢而民自酤今創禁之非舊制也守奏遂格汀州賦輸無法吏多取自入為百姓患帥漕請均節之以委公公索其征有公庫鮓脯食次冊差出貼支等錢皆數千計他多此類守倅俸數倍矣小官薄俸別貸以給公約其歲用增損適平省緡錢四萬還之民

紹熙元年遷監察御史公久官南方無中援既入朝名人善士一見如舊識相謂曰令士大夫去就常以

臺諫官賢否為卜是公格應入臺府如斯人者庶幾乎至是竟用公

故事臺諫官居同宅相愛助厚甚彈劾論諫必相參審好惡指趣不少異曰所以共持綱紀公獨喟然曰吾不惟賢與善是親正人之恤於衆人是助好惡去取不以公論為歸而曰共持其綱紀也夫綱紀者豈臺諫為私之地歟他日見上奏曰陛下托股肱於宰執而除授多小人寄耳目於臺諫而彈擊多君子治亂之大無過此也執論移晷侍立含人言於衆曰今日察院爭何事反覆不已也自是與其長不合矣時

小人知公意頗自為計公與同列三人論劾甚銳至一日罷數人內外皆聳方依公為重而上以覺察過數詔諭公〻為殿試詳定官考直言者居第一而上不用及殿中侍御史劉德修下遷公曰吾可以去矣劉公蓋公所謂覵而助之者也公奏直劉公不報錢之望知靜江府公再論之上罷之望出公提刑浙東宰執合前顧少留不聽

移江西轉運判官免贛州科罰罷龍南安遠折變減興國淮衣絹南安聖節銀及水滐州縣棄名之在漕司者皆除之歲損數萬而漕計術首於諸

孝宗崩上內禪公使金入辭首以奉親歡杜讒口為勸上俯聽首肯數四謂吏部侍郎彭龜年曰朕初即位未識群臣此老成重厚人也在道繫帶及國通名有未合者連卻虜議至賜衣以其服被公〻揮擲去虜人曰君命何慢也公曰宋正統相承群臣服視其品今易左衽有死而已爭辨甚久虜趣入謝公盛服如故虜不能屈復命上迎謂曰卿守禮甚堅國体不失朕所知也遷司農卿

慶元初韓侂胄始專國朝士多自引去呂祖儉上書爭之貶嶺外公見余丞相曰呂子約勿〻南行柰何

叔世不可有執奏收回大臣責也丞相可不勉乎語喧一時權近側睨

性淡泊散朗雖居官精敏遇事立斷而平居但教諸生誦說若不涉世故者於善惡賢不肖明白而尤護惜善類世所謂善人君子常欲以一身同其榮悴去留故議論多激發見忌於人以是齟齬廢斥而終不悔

朱公元晦既讀士諱其學公執弟子礼不變未殁数月猶走書問疑義云葉水心文集

正甫問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曰祭先如在祭外神亦

如神在爰敬雖不同而如在之誠則一吾不與祭而他人攝之雖極其誠敬而我不得親致其如在之誠此心終是闕然（見朱子語錄）

盤隱類稿十卷（水心文集）

蔡先生

蔡懋字行夫平陽人（見朱子語錄）

訓懋曰大凡學問不可只理會一端聖賢千言萬語看得雖似紛擾然却都是這一箇道理而今只就緊要處做固好然別箇也須一一理會湊得這一箇道理都一般方得天下事硬就一箇做終是做不成如

東嘉錄卷五　四

莊子說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須是理會得多方襯簟得起且如籩豆之事各有司存非是說籩豆之事置之度外不用理會動容貌三句是自家緊要合做底籩豆是付與有司做底其事為輕而今只理會三句籩豆之事都不理會萬一被有司喚籩做豆若不曾曉得便被他瞞又如田子方說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他說得不是若不明得音如何明得官次第被他易宮為商也得所以中庸先說箇博學之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且看孔子雖曰生知是事去問人若問礼問喪於老聃之類甚多只是官名不曉得莫也無害聖人亦汲〻去問郯子蓋是我不曉的須去問人始得因說南軒洙泗言仁編得亦未是聖人說仁處固是仁然不說處不成非仁天下只有箇道理聖人說許多說話都要理會豈可只去理會說仁處不說仁處便掉了不管子思作中庸大段周密不易他思量如是德性五句須是許多句方說得盡然第一句為主致廣大極高明温故敦厚此上一截是尊德性事如道中庸盡精微知新崇礼此下一截是道問學事都要得纖悉具備無細不盡如何只理會一件

東嘉錄卷五　五

一日因論讀大學荅以每為念慮攪擾頗妨工夫曰只是不敬〻是常惺〻底法以敬為主則百事皆從此做去今人都不理會我底自不知心所在都要理會他事又要齊家治國平天下心者身之主也撐舡須用篙喫飯須用匙不理會心是不用篙不使匙之謂也攝心只是敬纔敬看做甚麼事登山亦只這箇心入水亦只這箇心

蔡懋壬子所錄饒錄二十三（並朱子語錄）

沈先生

沈僩字莊仲永嘉人（見朱子語錄）

莊仲問尋常遇事時也知此為天理彼為人欲及到做時乃為人欲引去已却悔如何先生曰此便是無克己工夫這樣處極要與他掃除打疊方得如一條大路又有一條小路明知合行大路然小路面前有因物引着自家不知不覺行從小路去及至面前荆棘蕪穢又却生悔此便是天理人欲交戰之機須是遇事之時便與克下不得苟且放過此須明理以先之勇猛以行之若是上智聖人底資質不用着力自然循天理而行不流於人欲若賢人資質次於聖人者到遇事時固不會錯只是先也用分别教是而後

行之若是中人之資須大段着力無一時一刻不照管克治始得曾子曰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又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直是恁地用功方得

沈僩戊午以後所聞池録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十四十一 並朱子語録

錢先生

錢木之字子山永嘉人 見朱子語録

問承先生賜教讀書之法如今看來聖賢言行本無相違其間所以有可疑者只是不逐二處研究得通透所以見得牴牾若真箇逐處逐節逐段見得精切少間却自到貫通地位曰固如是今若苟簡看過只一處便自未曾理會得了却要別生疑義徒勞無益

器之問中庸首三句先生因舉性者道之形体之語器之云若説道者性之形体却分曉曰恁地看倒了蓋道者事物常行之路皆出於性則性是道之原本木之曰莫是性者道之體道者性之用否曰模樣是如此

木之丁巳所聞池録三十六 並朱子語録

曹文肅

曹叔遠字器遠温州瑞安人 見宋史文集

學于陳傅良登紹熙元年進士第久之李壁薦為國子學録迁韓侂胄罷通判涪州後守遂寧嘗卒莫簡苦總領所侵刻相率稱乱势張甚入遂寧境輒戢其徒毋肆暴曰此江南好官員也入朝為工部郎出知袁州以太常少卿召權礼部侍郎遇事獻替多所裨益終徽猷閣侍制謚文肅嘗編永嘉譜識者謂其有史才 本傳

問器遠所學來歷曰自年二十從陳先生其教人讀書但令事事理會如讀周易便理會三百六十官如

何安頓讀書便理會二帝三王所以區處天下之事讀春秋便理會所以待霸者予奪之義至論身己上工夫說道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〻便有道不是兩樣須是識禮樂法度皆是道理曰禮樂法度古人不是不理會只是古人都是見成物事到合用時便將來使如告顏淵行夏之時乘殷之輅只是見成物事如學字一般從小兒便自曉得後來只習教熟如今禮樂法度一齊散亂不可稽考若着心費力在上面少間弄得都困了見朱子語錄

公適來說君舉要理會經世之學今且理會一件要

緊事如國家養許多歸明歸正及還軍年老者費糧食供之州郡困乏展轉二三十年都縮手坐視其困器遠且道合如何商量去之則傷恩養之則益困君壯資其力老棄其人是大不可須有箇措置器遠言鄉間諸先生嘗懷見先生之意却不淨面會剖析使這意思合一曰某不是要教人步〻相循却來入這圈套只是要教人分別是非教明白是的還他是不是的還他不是大家各自着力各自撑拄各〻行到大路頭自有箇歸一處是乃不同之同乃所以為真同也

問先生所謂致知格物處某即就這上做去如未能到貫通處莫也無害否曰何謂無害公只是不曾學豈有不貫通學得熟便通且如要去所在須是去到方得若行得一日又說恐未必能到若如此怎生得到天下只有一箇道理緊包在那下撒破便光明那怕不通並朱子語錄

周先生

周侗字伯莊永嘉人文公亦稱莊仲見周易會通

戴塩運

戴蒙字養伯永嘉人見郡志

紹熙庚戌用戴勲牒改名埜應試遂中第調麗水尉棄官從朱晦菴于武夷再調塩官丁父憂服除自念假途易名之非復舊名應鄉舉再試不中遂止楊守簡薦于朝黃度帥金陵辟以客幕外舅汪逵援例以己澤改奏皆不就最後御史王顥叔言諸朝詔以初名復官子仔侗郡志

戴勲為閤門舍人祖竹溪君與舍人有舊又同邑同姓故先父更名从楙从土視舍人諸子行以試中國子舉明年余復榜唱第閱其名而字子家見戴仔家傳學于朱文公文公以論語孟子中庸大學集註授學

者差一字輒正色譙責皆懾不敢難先父曰即如是
貫之書坊歸誦之爾非所為來也且學者不更折難
安能有發丈公曰今後唯許子家問先父亦隨疑明
辨不蓄于心
初學于文公也以棄官之志質爲文公曰子有父在
若言于上必不免于罪是遺之憂又質于水心葉公
公曰天下有不可改之過有不得不遂之非此類是
也若之何也謀之平陽君以書譬止之先父曰某之
身思之二十年矣朝得解之夕死無憾父母在時不
敢為此者恐不免于罪而憂戚之也今養則不及憂

則無預于是而不為則無羞惡之心矣卒行其志郡
上其事于朝既報免遂應鄉舉再試不中日年可以
止矣老于合溪之上浩如也（並家傳）
侗也聞諸先人曰學莫大乎格物格物之方敢數多
者書也天地萬物古今萬事皆聚于書〻之多學者
常病乎不能盡通雖然有丈而後有辭書雖多總其
實六書而已六書既通參伍而變觸類而長極文字
之變不能逃焉故士惟弗學〻必先六書古之教者
子生十年始入小學則教以六書六書也者入學之
戸門學者之所同先也以爲小學者過矣由秦而下
六書之學遂廢雖有學爲者往〻文雖傳會而不適
於通至與曲藝小技下為曹伍故士益不屑而其學
益不講千載而下殆無傳爲夫不明於文而欲通于
辭不通于辭而欲得于意是聾于律而議樂盲于度
而議器也亦誣而已矣先人既以是教于家且欲因
許氏之遺文訂其得失以傳于家塾而不果成小子
懼先志之墜爰摭舊聞輯成三十三卷通釋一卷其
所不知固闕如也（戴侗六書故序見乙文類）

黃先生

黃敬之名顯子（見朱子語錄）

賀孫辭先生同黃敬之歸鄉赴舉先生曰仙里士人
在外孰不經營偽牒二公獨逕還鄉試殊强人意
敬之問好仁惡不仁至我未之見也此不出兩端好
仁者是真知得分明此身常在天理上下面說有能
一日用其力及力不足者皆是正當分別天理人欲
處着工夫又說里仁前面所說都是且教人涵養別
須更有下工夫處曰工夫只是這箇若能於此涵養
是甚次第今看世上萬物萬事都只是這一箇心又
曰今夜說許多話最要緊所謂講學者講此而已所
謂學者學此而已敬之問一貫曰一貫未好便將忠

恕壓在上說因及器之夜來所問云曾子正不是守約這處只見聖人許多實行一一做工夫得到聖人度得如此遂告以吾只是從這心上流出只此一心之理盡貫衆理（並朱子語錄）

蔣先生

師友之門在同郡則葉君知道陳君器之蔣君叔蒙（見戴仔家傳）·

叔蒙問韶盡美盡善武盡美未盡善曰意思自不同觀禮記所說武王之舞始而北出周在南商在北此便做箇向北意思再成而滅商須做箇伐商意思三

東嘉錄卷五　十二

成而南又做箇轉歸南意思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又分六十四箇做兩處者此舞可想見樂音須是剛不似韶純然而和武須有些威武意思又問堯舜處湯武之時肯如湯武所為否曰聖德益盛使之自服爾然到得不服征伐也免不得亦如征有苗等事又如黃帝大段用兵但古人用兵與後世不同古人只趲將退便是贏那曾做後世樣殺人或十五萬或四十萬（見朱子語錄）

問子貢通博明達非止於一能者如何却以器目之莫是亦有窮否曰畢竟未全備問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曰就子路顏子聖人只是見處有淺深大小爾皆只是盡我這裏底子路常要得車馬輕裘與朋友共據他煞是有工夫了輕財重義有得少物事與朋友共多少是好令人計較財物這邊是我底那邊是你底如此見得子路是高了顏子常要顧無伐善施勞顏子工夫是大段縝密就顏子分口恰好了也只得如此到聖人是安仁地位大抵顏子無伐善施勞也只與顧車馬輕裘與朋友共敝相以夫子安老懷少信朋友也與無伐善施勞相似但有淺深大小不同就子路地位更收斂近裏便會到無

東嘉錄卷五　十三

伐善無施勞處就顏子地位更極其精微廣大便到安老懷少信朋友爾（朱子語錄）

周郡倅

周去非字直夫行已族孫（見郡志）

答直夫書曰甚矣學之難言也毫釐之差則流於詖淫邪遁之域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可不畏與世固有不取異端之說者然不知其說乃自陷於異端之中而不自知此則學之不講之過也試舉天理人欲二端言之學者皆能言有是二端也然不知以何為天理而存之以何為人欲而克之

此未易言也天理微妙而難明人欲洶湧而易起君
子亦豈無人欲乎而莫非天命之流行不可以人欲
言也常人亦豈無一事之善哉然其所謂善者未必
非人欲也故大學之道以致知格物為先格物以致
知則天理可識而不為人欲所亂不然雖知異端詖
高說妙自謂作用自在知學者視之皆為人欲而已
矣孟子析天理人欲之分深切著明如云今人乍見
孺子匍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
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
惡其聲而然也蓋見而怵惕惻隱形焉此蓋天理之
所存若內交若要譽若惡其聲皆人欲之萌　其間毫
欲矣雖然怵惕惻隱盡其苗裔發見爾其是而體
其所以然則有以見大體而萬理可窮也　交要
惡其聲亦舉一隅使學者推之於毫釐之間精察
舍則工夫趣味將有非言語可及者某愚而所從事
者在此願高明細繹而反覆焉庶幾其有益也念無
以復來意不覺多言伏希悚戢　見張南軒文集
嶺外代答十卷陳氏曰永嘉周去非直夫撰去非癸
未進士仕至郡守所記皆嶺西事　文獻通考

東嘉錄卷之六

後學□朝佐編

名儒

薛常州

薛季宣字士龍永嘉人　見宋史儒林傳
始六歲伯父敷文閣待制弼收鞠之從弼宦游及見
渡江諸老聞中興經理大略喜從老校退卒語得岳
韓諸將兵間事甚悉年十七起從荊南帥辟書寫機
宜文字獲事袁溉嘗從程頤學授之袁既得溉
學於古封建井田鄉遂司馬法之制靡不研究講畫
皆可行於時　儒林傳

金兵之未至也武昌令劉錡鎮鄂渚季宣白錡以武
昌形勢直淮蔡而兵寡勢弱宜早為備錡不聽及兵
交錡稍資季宣計畫未幾汪澈宣諭荊襄而金兵趨
江上詔成閔還師入援季宣又說澈以閔既得蔡有
破竹之勢宜守便宜勿遣而令其乘勢下穎昌道陳
汝趨汴都金內顧且驚潰可不戰而屈其兵與澈
聽時江淮仕者聞金兵且至皆預遣其奴而繫馬于
庭以待季宣獨留家與民期曰吾家即汝家即有急
吾與汝偕死民亦自奮縣多盜季宣患之會有伍民

之令乃行保伍法五家為保二保為甲六甲為隊因地形便合為總不以鄉為限總首副總首領之官族士族富族皆附保覊其身俾輸財供總之小用諸總必有團以唱射禁蒲博雜戲而許以武事角勝負五日更至庭閱之而賞其尤者不幸死者予棺復其家三年鄉置樓巡發伐鼓舉烽瞬息徧百里縣沿白鹿磯安樂口皆置戍復請于宣諭司得戰艦十甲三百羅落之守計定訖兵退人心不搖樞密使王炎薦于朝召為大理寺主簿未至為書謝炎曰主上天資英特群臣無將順緝熙之具幸得遭時不能格心正始

以建中興之業徒僥倖功利夸言以脏俗雖復中夏猶無益也為今之計莫若以仁義紀綱為本至於用兵請俟十年之後可也

江湖大旱流民北渡江邊吏復奏淮北民多款塞宰相虞允文白遣季宣行淮西收以實邊季宣為表廢田相原隰復合肥三十六圩立二十二莊於黃州故治東北以戶授屋以兵授田頒牛及田器穀種各有差廩其家至秋乃止凡為戶六百八十有五分處黃州合肥間並邊歸正者振業之季宣謂人曰吾非為今日利也合肥之圩邊有警因以斷栅江保巢湖黃州地直蔡衝諸莊輯則西道有屏蔽矣

光州宋端友招集北歸者止五戶而雜舊戶為一百七十奏以幸賞季宣按得其實而劾之時端友為環列附托難臧季宣奏上孝宗怒属大理治端友以憂死季宣還言於孝宗曰左右之人進言者其情不可不察也託正以行邪偽直以售佞薦進人物譖非誦言游揚中傷乃自不意一旦號令雖自中出而其權已歸私門矣故齊威之霸不在阿即墨之誅賞而在毀譽者之用刑今覩朝廷非無阿即墨之誅賞奈何毀譽之人自若乎帝曰朕方圖之季宣又進言曰日

城淮郡以臣所見合肥板榦方立中使督視卒卒成之臣行過郡一夕風雨頹樓五堵溧陽尚壁闕而居巢廩陋如故乃聞有糜鏹鉅萬而成城四十餘丈者陛下安取此然外事無足道咎根未除臣所深憂左右近侍陰擠正士而陽稱道之陛下儻因貌言而聽之臣恐石顯王鳳鄭注之智中也又言近或以好名棄士大夫好名特為臣子學問之累人主為社稷計唯恐士不好名誠人人好名畏義何鄉不立帝稱善恨得季宣晚遂進兩官除大理正自是凡奏請論薦皆報可以虞允文諱闕久不樂之居七日出知湖州

會戶部以曆付場務錙銖皆分隸經總制諸郡吏手無策李宣言於朝曰自經總制立額州縣罄空以取贏雖有奉法吏思寬弛而不得騁若復額外征其强半郡調度頓安所出殆復巧取之民民何以勝戶部譏責愈急李宣爭之愈强臺諫交疏助之乃收前令改知常州未上卒李宣於詩書春秋中庸大學論語皆有訓義藏于家其雜著曰浪語集（並儒林傳）

公之學並事雖謹宅心唯平其燕私坐必危然立必巍然視聽不側欬雖所狎褻言不以戲自著抄書及造次訊報字書不以行草几篋筆硯衾枕屛帳皆有

銘毫釐靡容若苦節然要其中坦坦如也（見止齋文集）

内郡發粟輸邊縣當餫信陽公部以往先是諸將出師部勒無法或役苦之道殣相望文吏董役者則又甚焉民見調輒與父母為死訣公語父老曰子弟相從者吾受其無咎皆憮然陽應既發隊伍次舍悉放行軍視與役夫同苦樂病者扶醫護視始輕所負劇則皆弛之增劇則以馬若輿載之病者未至隊長勿得即安號令齊一道上撫循相差如引繩無敢少蹉跌觀者相語曰此誰將軍部也耶乃整肅如是既而知為武昌白丁相視欣息斯役也在行者千有八百役罷死者一人跌傷者一人餘還畀其父母妻子如初約當是時諸公爭知之舉薦交至公一無所受（見東萊文集）

公行淮西持節勞來耄稚滿車下為之表廢田相原隰復合肥三十六圩立二十有二莊於黃州故治東北以戶頒屋以丁頒田二丁共一牛犁杷鋤鍬钁鎌具六丁加一耰刀每甲𪗕䡞二水車一種子錢丁五千稟其家至食新罷凡為戶六百八十有五分處合肥故黃適等而合肥贏故黃三戶戶授二室受田之丁合肥八百一十有五故黃六百一十有四會其錢

若米之費財二萬緡六千石流民已為大姓有者仍隸其主戶就撫之並邊歸正者振業之合三千八百餘戶始公以乾道七年十二月至淮西及命以明年之夏計道里往來與察邊郡檢麥田之屬專於田事者僅數月壁築治鑄斵削皆受成於公賦役省而功堅度可支數十年位置向背經緯條達民生所須不外索而足淮人謂耳目所未覩隆興以來經理兩淮受遣者且數十輩發御府金繒聽施置自便閱十年鮮有當上意者及公使事有緒帳得公晚道進官二等除大理正側席遅其至顧問紬繹奏請論薦皆報

可

自周季絕學古先制作之原晦而不章若董仲舒名
田諸葛亮治軍王通河汾之講論千有餘年端倪蓋
時一見也國朝程顥氏程頤氏張載氏相與發揮之
於是本原精粗統紀大備門人高第既盡晚出者或
騖於空無不足以涉事耦變識者憂之公之學既有
所受博擥精思幾二十年百氏群籍山經地志斷章
缺簡研索不遺過故墟廢壠環步移日以驗其蹟參
繹融液左右逢原

少年豪舉既知學銷落不留省其私泊如也本於簡

易行於敬怨而學志强力以充踐之善類方共倚屬
公而公則死矣 並東萊文集

荅薛士龍書曰熹竊伏窮山諦服盛名之日久矣去
年邂逅林擇之歸自宣城又能道餘論一二皆成已
成物之大致區區益願承教於前顧以憂患之餘屏
跡田里而執事名聞方昭德業方起隱顯異趣私竊
揣料未容遽遂鄙懷則亦悵然太息而已玆者林擴
之之來乃知榮膺眷出試輔藩宣布之初聲處休
洽深以為慰又蒙不鄙遠貽書翰所以告教甚悉擴
之又以所聞相與推說皆平日所深欲聞者感幸之

反

至不容於心然而三復來教則有熹愚不敢當者二
焉請陳其說而左右者察之熹自少愚鈍事〻不能
及人頗嘗側聞先生之餘教粗知有志於學而求之
不得其術蓋舍近求遠處下窺高馳心空妙之域者
二十餘年比乃困而悔始復退而求之於句讀文義
之間謹之於視聽言動之際而亦未有聞也方將與
一二同志一二友朋并心同力以從事於其間庶幾
銖積絲累分寸躋攀以幸其粗知禮義之實而不為
小人之歸而歲月侵尋齒髮遽如許矣懍然大懼日
力之不足思得求助於當世有道之君子以速其進

而未得也執事乃不知此而反以講道教人之事期
之此熹之所以不敢當者一也至於聖賢出處之義
則亦略聞之矣顧以材智淺劣自知甚明又學無所
成不堪酬酢故自十數年來日益摧縮不敢復有當
世之念雖作來奉親之日急於甘旨之奉猶不敢自
強其所不足以犯世患矧今孤露餘生形神凋喪懶
廢無用益甚於前誠不忍復為影纓結綬之計以重
不孝之罪是以杜門空山甘忍窮寂以遂區〻之志
而庶幾或寡過焉執事又不知此而反以濟時行道
之事責之此熹之所以不敢當者二也感服至意無

以為謝敢布腹心伏惟加憐察焉繼此儻未斥絕尚冀有以警悔之使不迷於入德之途則執事之賜厚矣他非所敢望也湖學之盛甲於東南而其湮廢亦已久矣蓋自熙寧設置教官之後不復得自擇師是以學校之政名存實亡而人材之出不復如當日之盛令得賢太守身為之師其必將有變矣然竊嘗讀安定之書考其所學蓋不出乎章句誦說之間以近歲學者高明自得之論校之其卑甚矣然以古準今則其虛實淳漓經重厚薄之致其不相逮至遠是以嘗竊疑之故因垂問之及而請質焉因風見教及此

幸甚又聞廣督間取湖學規制行之太學不知當時所取果何事也求諸故府必尚有可攷者得令書吏録以見賜則又幸甚相望之遠無由造前請益所欲言者何啻萬端遥想郡齋之間伏惟不勝引領（見晦菴文集）

熹屏居窮陋幸無他苦而涉春以來親友喪亡弔問奔走不得少安殊無好況此外無足言者誨諭諄複仰荷不鄙之意然無可不可之教則非初學所敢自期而待禮而應者尤非衰陋所敢萌意也區區之懷前書蓋已盡之矣萬萬諸公終不察則不過恭俟嚴譴而已無他說也蒙愛念之深而其問頗有未相悉者故敢及之然不足為外人道也垂諭湖學本末不勝感嘆而所論胡公之學蓋得於古之所謂灑掃應對進退者尤為的當警發深矣竊意高明所以成己成物之要未嘗不在於此而廣大精微之蘊其所超然而獨得者又非言之所能喻也跧伏之蹤末由承教於前徒切嘆仰儻不棄外時得與音以鞭策之實為萬幸而來教之云倒置已甚讀之愧汗踧踖不知所以自容萬望矜察自此書來有訪死生之外削去虛文直以道義啓告誘掖此真區區所望於門下者

鄙懷悾悾亦得無所慚悚而悉布之以求藥石之誨不審尊意能容而聽之否（見晦菴文集）

薛季宣論語小學二卷（見宋史藝文志）

薛常州地理叢攷一卷（藝文志）

春秋經解指要共十四卷陳氏曰知常州永嘉薛季宣士龍撰指要列譜例於前其序專言諸侯無史天子有外史掌四方之志而職於周之太史隱之時更周歷而為魯史李宣博學通儒不事科舉陳止齋師事之李宣死當乾道九年年四十其為此書實紹興三十二年蓋甫二十歲云（見文獻通考）

氏

風后握奇經一卷陳氏曰薛季宣校定自晉馬隆三百八十四字續圖三百十五字合標題七百字又有馬隆讃述多所發明并寓陣圖於後馬隆本奇作機見文獻通考

薛士龍書解多於地名上有工夫見朱子語録

昔朱子在時永嘉之學方興意氣之軒昂言辭之雄偉自非朱子孰足以當其鋒哉自是以來以功業自許者足以經理于當世以詞章自許者足以風動于斯文至于六經之傳註得以晩畧凡近直造精微如薛常州春秋等書實傳註之所不可及而足以發明于遺經者也山川文物之美遺風流澤之傳彬彬然濟濟然誠杞梓之茂林而鳳麟之靈囿也見道園學古録

東嘉録卷六　十

季宣之奇博而有得於經道園學古録

鄭龍岡永宗元

永嘉二鄭公長曰伯熊字景望季曰伯英字景元見水心文集

大鄭公恂恂少而德成經爲人師深厚悃愊無一指不本於仁義無一言不關於廊廟而景元俊捷果決論事憤發思得其志則必欲盡洗紹聖以來弊政復還祖宗之舊非隨時嘿嘿苟爲禄仕者也

景望徇道寂寞視退如進官至宗正少卿而止初景元中進士第第四人少卿喜而笑曰子一日先我矣然既任秀州判官遂以親辭然其身二十餘年不復仕朝廷亦卒不徵用何者諸公貴人知其才大氣剛中心畏之方以其自重不浪出無能害已爲幸而不暇以廢格科目摧折名士爲已責故也豈不悲哉夫孔翠鳳鸞矜其華采顧景自耀爲世珍惜是既然矣若夫蛟龍之興雲雨則雷電皆至霑霈百里豈區區然露小技衒細巧而已哉

昔周恭叔首聞程呂氏微言始放新經黜舊疏挈其儔倫退而自求視千載之已絶儼然如醉忽醒夢方覺也頗益衰歇而鄭景望出明見天理神暢氣怡篤信固守言與行應而後如今人之心可即於古人之心矣故永嘉之學必兢省以禦物欲者周作於前而鄭承於後也並水心文集

東嘉録卷六　十一

永嘉鄭伯熊薛季宣皆以學行聞而伯熊於古人經制治法討論尤精見宋史儒林傳

示諭明道程文不必見於正集考求前比固多如此然先生應舉時已自聞道今讀其文所論無非正理非如今世舉子何時徇俗之文乃有愧而不可傳也

愚意只欲仍舊次第不審台意以為如何（答鄭景望書 見晦菴文集）
家祭禮三策并上不知可補入見板本卷中否若添
入即孟詵徐潤兩家當在賈項家薦儀之後孟為第
七徐為第八而遜僎以後篇數至政和五禮為第十
一而繼以孫日用為第十二乃以杜公四時祭享儀
為第十三而遜僎以後至范氏祭儀為第十九又於
後序中改十有六為十有九仍刪去孟詵徐潤孫日
用七字不然即存舊序而別作數語附見其後尤為
詳實不審尊意以為如何更俟誨論也

跋鄭景望書呂正獻公四事曰右中國呂正獻公四
事見其家傳而故建寗太守鄭侯書之齋壁以自警
者也侯書此時已屬疾間不兩月而終啓手足時清
明安定執禮不懈如常日是足以驗其平日學力果
能踐斯言者非一時偶書壁屋而已也夫呂公之行
高矣其可師者不止此鄭侯亦無不學顧豈舍其大
而規規於其細如此哉誠以理無巨細精粗之間大
者既立則雖毫髮之間亦不欲其少有遺恨以病道
體之全也侯之莫府趙君彥能將橅刻置府學以視
學者而屬熹書其本末熹不得辭也侯名伯熊字景
望永嘉人其為此邦號令條教必本於孝弟忠信學
者傳之淳熙辛丑秋八月乙巳朔旦州民宣教郎新
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朱熹謹書
跋鄭景元簡曰六經紀載聖賢之行事備矣而於死
生之際無述焉蓋以是為常事也獨論語檀弓記曾
子寢疾事為詳而其言不過保身謹禮與語學者以
持守之方而已於是足以見聖賢之學其所貴重乃
在於此非若浮屠氏之不察於理而徒以坐亡立脫
為奇也然自學者言之則死生亦大矣非其平日見
善明信道篤深潛厚養力行而無間夫亦孰能至此

而不亂哉今觀鄭君景元所報其兄龍圖公事亦足
以驗其所學之正而守之固矣所謂朝聞道夕死可
矣者於公見之因竊書其後以自警又將傳之同志
相與勉焉淳熙辛丑秋八月乙巳朔丹陽朱熹書（晦菴文集）
師儒輔導之官舉天下皆以為莫宜於公而公亦庶
幾出其一二以上論三代之英及舉手之少異已多
言之足懲雖空國之　較寧有志之竟成將所存之
高而事不下接抑道之興廢不可以人力為憑耶閱（同甫祭鄭景望文）

嗟長公之山立儼獨矜於細行蔚羽儀於廟廊樹後
學之審訂趙仲子之㕈揚慨砥節於清勁不克詘於
崔嵬無幾微於蹭蹬祭鄭景元母夫人文並龍川文集
公及從渡江諸老尚有典刑之學本之躬行加之講
肄析義利於秋毫兼博約而獨詣
龍圖經明行脩名重天下南渡以來張呂之比而景
元潔廉忠信邁往而絕出譬之天球琬琰和弓垂矢
燦然房中重英聲袤美並見止齋文集
鄭伯熊集三十卷鄭伯英集二十六卷見宋史藝文志
伯熊六經口義拾遺懿語若干卷皆究極本原達於
事物記聞若干卷前輩楷模及時人美惡凡涉理道
書畢載見郡志
鄭景望集三十卷陳氏曰宗正少卿永嘉鄭伯熊景
望撰見文獻通考
歸愚翁集二十六卷陳氏曰秀州判官鄭伯英景元
撰近世學者推二鄭伯熊紹興乙丑進士自隆興初
館職王府東宮官至少司成宗正卿用矣每少不合
輒乞去卒於建寧守伯英癸未甲科第四人以親養
三十年不調竟不出二人皆豪傑之士也見文獻通考

東嘉錄卷之七

名儒

陳文節 止齋

陳傅良字君舉溫州瑞安人見宋史儒林傳
初患科舉程文之弊思出其說為文章自成一家人
爭傳誦從者雲合由是其文擅當世儒林傳
當是時永嘉鄭伯熊薛季宣皆以學行聞而伯熊於
古人經制治法討論尤精傅良皆師事之而得季宣
之學為多及入太學與廣漢張栻東萊呂祖謙友善
祖謙為言本朝文獻相承條序而主敬集義之功得
於栻為多自是四方受業者愈衆登進士甲科教授
泰州參知政事龔茂良才之薦于朝改太學錄出通
判福州丞相梁克家領帥事委成于傅良傅良平一
府曲直壹以義強禦者不得售其私陰結言官論罷
之後五年起知桂陽軍光宗立稍遷提舉常平茶鹽
轉運判官湖湘民無後以異姓為嗣者官利其貲輒
沒入之傅良曰絕人嗣非政也復之幾二千家
除吏部員外郎去朝四十年至是而歸鬚鬢無異者
都人聚觀嗟嘆號老陳郎中傅良為學自秦漢三代
以下靡不研究一事一物必稽於極而後已而於太

祖開創本原尤為潛心及是因輪對言曰太祖皇帝
垂裕後人以愛惜民力為本熙寧以來用事者始取
太祖約束一切紛更之諸路上供歲增于祥符一倍
寧宗重修上供額頒之天下率增十數倍其他雜斂
則熙寧以常平寬剩禁軍闕額之數別項封椿而無
額上供起於元豐經制起於宣和總制月椿起於紹
興皆迄今為額折帛和買之類又不與焉茶引盡歸
於都茶場鹽鈔盡歸於榷貨務秋苗斗斛十八九歸
於綱運皆不在州縣州縣無以供則豪奪於民於是
取之斛面折變科敷抑配賦罰而民困極矣方今之
患何但四夷蓋天命之永不永在民力之寬不寬耳
豈不甚可畏哉陛下宜以捄民窮為己任推行太祖
未泯之澤以為萬世無彊之休且言今天下之財竭
於養民而莫甚於江上之軍都統司謂之御前軍馬
雖朝廷不得知總領所謂大軍錢粮雖版曹不得與
於是中外之勢分而事權不一施行不專雖欲寬民
其道無繇誠使都統司之兵與向者在制置司時無
異總領所之財與向者在轉運司時無異則內外為
一體內外一體則寬民力可得而議矣帝從容嘉納
且勞之曰卿昔安在朕不見卿久矣其以所著書示

朕退以周禮說十三篇上之遷秘書少監兼實錄院
檢討官嘉王府贊讀紹熙三年除起居舍人明年兼
權中書舍人
初光宗之始黃氏有寵李皇后妬而殺之光宗既聞
之而復因郊祀大風雨遂震懼得心疾自是視章疏
不時於是傅良奏曰一國之勢猶身也壅底則致疾
今日遷延集事明日阻節某人即有姦險乘時為利
則內外之情不接威福之柄下移其極至於天變不
告邊警不聞禍且不測矣帝悟會疾亦稍平過重華
宮而明年重明節復以疾不往丞相以下至於大學
諸生皆力諫不聽而方召內侍陳源為內侍省押班
傅良不草詞且上疏曰陛下之不過宮者特譏有所
疑而積憂成疾以至此爾臣嘗即陛下之心反覆論
之竊自謂深切陛下亦既許之矣未幾中變以誤為
實而開無端之釁以疑為真而成不療之疾是陛下
自貽禍也書奏帝將從之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
屏皇后挽帝回傅良遂趍上引裾后叱之傅良哭于
庭后益怒傅良下殿徑行詔改秘閣修撰仍兼贊讀
不受
寧宗即位召為中書舍人兼侍讀直學士院同實錄

院修撰會詔朱熹與在外宮觀傳良言熹雖進易退
内批之下舉朝驚愕臣不敢書行熹於是進寳文閣
待制與郡御史中丞謝深甫論傳良言不顧行出提
舉興國宮明年察官交疏削秩罷嘉泰二年復官起
知泉州辞授集英殿修撰進寳謨閣待制終于家年
六十七謚文節有詩解詁周禮説春秋後傳左氏章
指行于世（儒林傳）
永嘉薛氏考訂千載凡今名士得其説者小之則擅
場屋之名大可以臨民治軍之際惟公游從最久造
詣最深以之研精經史貫百民以斯文為己任綜理

東嘉録卷七　の

當世之務攷覈舊聞於治道可以興滯補敝復古至
道條畫本末粲如也本朝名公鉅卿不可縷數然自
常布而名動宇内者不過數人公自為舉子業其所
論著如六經論等文所在流播幾於家有其書蜀中
文學最盛讀之者無不動色文體為公一變至傳入
夷貊視前賢為尤盛始入太學士無賢不肖斂衽下
風既登甲科朝野想望風采（見樓攻媿文集）
公抱負偉傑類非今人所可企及求之古人亦未易
多得名高多忌卒不得究其經世之學
風度高遠動輙過人詩律之精深字畫之遒媚登覽
高致吟諷低昂覩之則使人意消王謝韻度尚可想
也方主上在宮邸時寮寀以詩為壽惟胡善黃公輿
公之詩皆有諷諫上為置酒各親書所上詩謝之公
後嘗奏知以御札登諸石而跋其下以其稿示鑰未
及刻而公歸訪求此稿不可復得猶記其畧云季札
觀樂歌頌而曰哀而不愁太史公讀虞書至於君臣
相敕維是幾安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己懲艾
可不謂戰戰恐懼若守善終哉蓋頌者不專於美盛
德之形容皆敕戒之義秦斯以來此義殆絶鑰讀之
為之感咽於乎此又先儒之所未發也

東嘉録卷七　五

太學録閎宰相龔茂良曰臣欲擇取名儒為士林所
推者上問為誰以公對上曰是朕所素知者命下果
無異辭
以奏事再入脩門鬚髮如雪丞相留公正一見嘆曰
幾年陳君舉尚可使外補耶奏留為吏部員外郎初
對上曰卿去國幾何朕時欲見卿久矣知卿學問深
醇有所著書進來時上臨朝淵嘿罕有聖語公敬謝
而退以周禮説進擢秘書少監訓詞曰朕日御便朝
延見郎吏有郎白首皃爽而氣温儐者贊其名則汝
傳良也朝列傳誦

溫居瀛壖儒學之淵間氣所鍾挺生斯賢（見樓攻媿文集）

初講城南茶院時諸老先生傳科舉舊學摩蕩鼓舞受教者無異辭公未三十心思挺出陳編宿說披剝潰敗奇意芽甲新語懋長士蘇醒起立駭未曾有皆相號召雷動從之雖縻他師亦籍名陳氏由是其文擅於當世公不自喜悉謝去獨崇敬鄭景望薛士龍師友尊之入太學則張欽夫呂伯恭相視遇兄弟也公之從鄭薛也以克己兢畏為主敬德集義於張公盡心為至古人經制三代治法又與薛公反復論之而呂公為言本朝文獻相承所以垂世立國者然後學之內外本末備矣公猶不已年經月緯晝驗夜索詢世舊繙吏牘蒐斷簡採異聞一事一物必稽於極而後止千載之上珠貫而絲組之若目見其身相旋其間呂公以為其長不獨在文字也（見葉水心文集）

答陳君舉書曰熹自頃寓書之後南來擾擾不能嗣音至於懷仰德義則無日而不勤也乃蒙不忘尊人枉教此意厚矣何感如之垂諭詩說向見二君能道梗槩大指畧同意其必有成編故以為請今承語及乃知爾雅蟲魚決非磊落人之所宜注也唐突負愧如何可言誨示之勤尤荷不鄙然嘗謂人之為學若從平實地上循序加功則其目前雖未見日計之益而積累工夫漸見端緒自然不假用意裝點不待用力支撑而聖賢之心義理之實必皆有以見其確然而不可易者若熹之愚自信之篤向來之辨雖至於遣說取辱然至于今日此心耿耿猶恨其言之未盡不足以暢彼此之懷合異同之趣而不敢以為悔也不識高明何以教之惟盡言無隱使得反覆其說千萬幸甚老病幽憂死亡無日念此一大事非一人私說一朝溘計而終無面寫之期是以冒致愚悃鄉風引領不勝馳情

前書所扣未蒙開示然愚悃之未能盡發於言者亦多每恨無由得遂傾倒以求鐫切近曹器之來訪乃得為道曲折計其復趨函丈必以布露敢丐高明少垂采擇其未然者痛措擊之庶有以得其真是之歸上不失列聖傳授之統下使天下之為道術者得定于一非細事也惟執事圖之（並見晦菴文集）

陳傅良周禮說一卷（見宋史藝文志）

陳傅良春秋後傳十二卷又左氏章指三十卷

陳傅良漢兵制一卷備邊十策九卷

陳傅良止齋集五十二卷

陳傅良建隆編一卷一名開基事要

陳傅良兩漢史鈔十七卷（並藝文志）

陳君舉周禮說三卷陳氏曰其書曰格君心正朝綱均國勢各四篇中興藝文志稱傅良之言曰周官之綱領三養君德正朝綱均國勢也鄭註之誤三王制漢儒之言今以釋周禮司馬法兵制今以證田制漢官制皆襲秦今以比周官徐筠學於傅良記所口授而為書曰徵言傅良為說十二篇專論綱領制見文獻通

上齋春秋後傳左氏章指共四十二卷陳氏曰陳傅良撰樓參政鑰為之序大畧謂左氏存其所不書以實其所書公羊穀梁以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而左氏實錄矣此章指之所以作也若其他發明多新說序文畧見之

建隆編一卷陳氏曰陳傅良撰盖長編大祖一朝節畧也隨事致訂併及累朝之始末慶元初在經筵上

讀書譜一卷陳氏曰陳傅良撰自伏羲迄春秋終以書詩春秋諸經考世代而附著之共和而下始有年數

止齋集五十二卷陳氏曰中書舍人永嘉陳傅良君舉撰三山本五十卷（並文獻通考）

陳傅良續通鑑節要十卷（見玉海）

吳徵學統敍法一曰經學春秋凡三家陳止齋後傳附三傳凡二家止齋章指附（見吳草廬文集）

蔡文懿

蔡幼學字行之温州瑞安人（見宋史儒林傳）年十八試禮部第一是時陳傅良有文名于太學幼學從之游月書上奈酒芮煇及呂祖謙連選拔輙出傅良右皆謂幼學之文過其師孝宗聞之因策士將寘首列而是時外戚張說用事宰相虞允文梁克家皆陰附之幼學對策其略曰陛下資雖聰明而所存未大志雖高遠而所趨未正治雖精勤而大原不立即位之始冀太平旦暮至奈何今十年風俗日壞將難扶持紀綱日亂將難整齊人心益搖將難收拾吏慢兵驕財匱民困將難正救又曰陛下恥名相之不正更制近古二相並進以為美談然或以虛譽或聽自許立功或以緘默容身不能持正盖指虞允文梁克家也又曰漢武帝用兵以來大司馬大將軍之權重而丞相輕公孫弘為相衛青用事弘苟合取容相業無有宣元用許史成帝用王氏哀帝用丁傅率為始元之禍今陛下使姨子領兵柄其人無一才可取

宰相忍與同列曾不羞恥按其罪名宜在公孫弘上
爲指張說也帝覧之不懌虞允文尤惡之遂得下第
勅政薦于朝帝許之且問年幾何矣何以名幼學恭
政施師點舉孟子幼學壯行之語以對上忻悲慨然
曰令壯矣可行也遂除敕令所删定官首言大耻未
雪境土未復陛下睿智神武可以有為而苟且之議
委靡之習顧得以緩陛下欲為之心孝宗喜曰解卿
意欲令朕立規模爾
光宗以疾不朝重華宮幼學上封事曰陛下自春以
來北宮之朝不講比者壽皇愆豫侍從臺諫叩陛請

對陛下拂衣而起相臣引裾群臣隨以號泣陛下退
朝宮門盡閉大臣累日不獲一對清光望日之朝都
人延頸遷延至午禁衛飲恨市塵軍伍謗誹籍籍旁
郡列屯傳聞疑怪變起倉卒陛下實受其禍誠恐身
體髮膚壽皇所與宗社人民壽皇所命則嚮昔慈愛
有感乎心可不獨出聖斷復父子之歡弭宗社之禍
疏入不報
寧宗即位詔求直言幼學又奏陛下欲盡為君之道
其要有三事親任賢寛民而其本莫先於講學比年
小人謀傾君子為安靖和平之說以排之故大臣當

興治而以生事自疑近臣當效忠而以忤旨擯棄其
極至於九重深拱而群臣盡廢多士盈庭而一籌不
吐自非聖學日新求賢如不及何以作天下之才自
熙寧元豐而始有免役錢有常平積剩錢有無額上
供錢自大觀宣和而始有大禮進奉銀絹有贍學糴
本錢有經制錢自紹興而始有和買折帛錢有總制
錢有月椿大軍錢至於茶塩酒榷稅契頭子之屬積
累增多較之祖宗無慮數十倍民困極矣幼學既論
列時政其極歸之聖學帝稱善將進用之時韓侂胄
方用事指正人為偽學異論者立黜幼學遂力求外

補
朱熹居建陽幼學每事咨訪遂為御史劉德秀劾罷
奉祠者凡八年起知黄州改提點福建路刑獄未行
有勸侂胄以收召海內名士者乃召幼學為吏部員
外郎入見言高宗建炎間減婺州和買絹折羅事因
輸輔臣曰一日行得如此一事一年不過三百六十
事而已陛下除兩浙丁錢視高宗無間然而兵事既
開諸路罹鋒鏑轉餉之艱江湖以南有調募科需之
擾惟陛下以愛惜邦本為念遷國子司業宗正寺卿
皆兼權中書舍人侂胄既誅餘黨尚窒正路幼學次

第彈繳寘黜凡衆號稱職
嘉定初同楼鑰知貢舉時正學久錮士專於聲律度數具學支離幼學始取義理之文士習漸復於正兼直學士院内外制皆温淳雅厚得體人多稱之
趙師罩除知臨安府畧舉故事當有不允詔幼學言師罩以媚權臣進官三尹京兆狼籍無善狀詔必出褒語臣何辭以草命遂寢改兼侍讀師罩命乃下
進福建路安撫使政主寬大惟恐傷民福建下州例抑民買鹽以戶產高下均賣者曰產鹽以交易契紙錢科敷者曰浮鹽皆出常賦外久之遂為定賦幼學

力請蠲之不報提舉司令民以田高下藏新會子不如令者籍其貲幼學曰困民而可吾忍之乎惟有去而已因言錢幣未均秤提無術力求罷去
先是朝廷既遣歲帛入金境適值其有難不果納則遽以兵叩邊索之中外洶洶皆言當亟與幼學請對言玉帛之使未還而侵軼之師奄至且肆其侮慢形之文辭天怒人憤可不伸大義以破其謀乎於是朝論奮然始詔與金絕幼學因請固本根以弭外虞示意向以定衆志公汲引以合材謀審懷附以一南北
帝稱善

幼學早以文鳴于時而中年述作益窮根本非關教化之大由情性之正者不道也器質凝重莫窺其際終日危坐一語不妄發及辯論義理縱横闡闢沛然如決江河雖辨士不及也嘗續司馬光公卿百官表年曆大事紀備志辨疑編年政要列傳舉要凡百餘篇傳于世（宋儒林傳）
公雖幼以文顯無浮巧輕艷之作既長益務闡教化養性情花卉之炫麗風露之淒爽不道也詞命最温厚亦不自矜貴惟於國史研貫專一朱墨義類刊閏齊整各就書法為續司馬公卿百官表年曆大事記

備志辨疑編年政要列傳舉要等百餘篇今代之完書也天資凝重危坐竟日或不通一詞龍窟陳同甫言吾嘗與陳君舉極論往往擊梧案聲撼林木行之在旁邈若無聞吾頗訥之衆亦云素無短長於間也一日夜盡散忽語吾道一爾奚皇帝王霸之云吾方辨數而行之横啓縱闔援今證古釐為十百聚為一二抵夜接日若懸江河吾謝不能乃已則復不言默默如故故雖並舍連榻不知也然則昔人謂得人於眉睫定士於俄頃亦豈盡然歟[illegible]公之中深隱厚可驗於是矣（見水心文集）

蔡幼學育德堂集五十卷見宋史藝文志

蔡幼學宋編年政要四十卷又宋實録列傳舉要十二卷

蔡幼學續百官公卿表一十卷又續百官表質疑十卷並宋史藝文志

育德堂外制集八卷内制集三卷陳氏曰兵部尚書永嘉蔡幼學行之撰成童穎異從同郡陳傅良君舉學治春秋年十七試補上庠皆選陳反出其下明年陳改用賦冠監舉而幼學經魁又明年省闈先多士而陳傅良亦為賦魁一時師弟子雄視場屋莫不歆羨見文獻通考

蔡幼學皇朝宰輔拜罷圖一卷建隆元年至紹熙五年宰執拜罷月日為圖年經而官緯見玉海

蔡幼學為續公卿百官表年曆大事記備志辨疑編年政要列傳舉要等百餘篇表凡二十卷質疑十卷自治平迄紹興五年

蔡幼學國朝編年政要四十卷起建隆止靖康記政事大略其體皆編年法惟每歲先列宰執拜罷為異又國朝贊銀列傳舉要十二卷起國初止神宗並見玉海

東嘉録卷之八

名儒

葉文定水心

葉適字正則温州永嘉人見宋史儒林傳

藻思英發擢淳熙五年進士第二人授平江節度推官丁母憂改武昌軍節度判官少保史浩薦于朝召之不至改浙西提刑司幹辦公事士多從之游參知政事龔茂良復薦之召為太學正遷博士因輪對奏曰人臣之義當為陛下建明者一大事而已二陵之讎未報故疆之半未復而言者皆以為當乘其機當

待其時然機自我發何彼之乘時自我為何彼之待非真難真不可也正以我自為難自為不可耳於是力屈氣索甘為退伏者於此二十六年積今之所謂難者陰沮之所謂不可者黙制之也蓋其難有四其不可有五置不共戴天之讎而廣兼愛之義自為虚弱此國是之難一也國之所是既然士大夫之論亦然為奇謀秘畫者止於乘機待時忠義決策者止於親征遷都沉深慮遠者止於固本自治此議論之難二也環視諸臣迭進迭退其知此事本而可以反覆論議者誰乎抱此志意而可以策厲期望者誰乎此

人才之難三也論者徒鑒五代之致亂而不思靖康之得禍今循守舊模而欲驅一世之人以報君仇則形勢乖阻誠無展足之地若順時增損則其所更張動搖關係至重此法度之難四也又有甚不可者兵以多而至於弱財以多而至於乏不信官而信吏不任人而任法不用賢能而用資格此五者舉天下以為不可動豈非今之實患歟治習牽制非一時矣謹利害明虛實斷是非決廢置在陛下所為耳讀未竟帝蹙額曰朕比苦目疾此志已泯誰克任此惟與卿言之耳及再讀帝慘然久之除太常博士兼實錄院

檢討官嘗薦陳傅良等三十四人於丞相後皆召用時稱得人

會朱熹除兵部郎官未就職為侍郎林栗所劾適上疏爭曰栗劾熹無一實者特發其私意遂忘其欺矣至於其中謂之道學一語利害所係不獨熹蓋自昔小人殘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為好者或以為立異或以為植黨近創為道學之目鄭丙倡之陳賈和之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慕潔修者輒以道學之名歸之以為善為玷闕以好學為已愆相與指目使不得進於是賢士惴慄中材解體銷聲泯影褫德垢行以避此名栗為侍從無以達陛下之德意志慮而更襲用鄭丙陳賈密相付授之說以道學為大罪文致語言逐去一熹自此善良受禍何所不有伏望摧折暴橫以扶善類疏入不報

光宗嗣位由秘書郎出知蘄州入為尚書左選郎官是時帝以疾不朝重華宮者七月事無巨細皆廢不行適見上為言父子親愛出於自然浮疑私畏似是而非豈有事實若因是而定省廢於上號令愆於不人情離阻其能久乎既而帝兩詣重華宮都人懽忭適復奏自今宜於過宮之日令宰執侍從先詣起居

選時兩宮聖意有難言者自可因此傳致則責任有歸不可復使近習小人增損語言以生疑惑不報而事復浸異中外洶洶及孝宗不豫群臣至號泣攀裾以請帝竟不往適責宰相留正曰上有疾明甚父子相見當俟疾瘳公不布告使臣下輕語君父可乎未幾孝宗崩光宗不能執喪軍士籍籍有語變且不測適又告正曰上疾而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謗釋矣宰相用其言同入奏立嘉王為皇太子帝許之俄得御批有歷事歲久念欲退閑之語正懼而去人心愈搖知樞密院趙汝愚憂

危不知所出適告知閤門事蔡必勝曰國事至此子為近臣庸坐視乎蔡許諾與宣贊舍人傅昌朝知內侍省知閤門事韓侂胄三人定許侂胄大皇太后甥也會慈福宮提點張宗尹過侂胄侂胄覘兵意以告必勝適待之亟白汝愚汝愚請必勝語事遂遣侂胄因張宗尹閔禮以內禪議奏太皇太后且請垂簾許之計遂定翌日禪祭太皇太后臨朝嘉王即皇帝位親行祭禮百官班賀中外晏然凡表奏皆汝愚與適裁定臨期取以授儀曹郎人始知其預議焉遷國子司業汝愚既相賞功將及適適曰國危効忠職也適

東嘉錄卷八

何功之有而侂胄恃功以遷秩不滿怨望汝愚適以告汝愚曰侂胄所欲不過節鉞宜與之汝愚不從適嘆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除太府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粮及汝愚貶衡陽而適亦為御史胡紘所劾降兩官

知泉州召入對言於寧宗曰陛下初嗣大寶臣嘗申繹卷阿之義為獻天啟聖明鎖磨黨偏人才庶幾復合然治國以和為體處事以平為極臣欲人臣忘己體國息心既往圖報方來可也帝嘉納之初韓侂胄用事患不附一時小人在言路者創為偽學之名舉海內知名士竄貶殆盡其後侂胄亦悔故適奏及之且薦樓鑰丘崈黃度三人悉與郡自是禁網漸解矣

侂胄將啟兵端適奏曰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而就強者興陛下申命大臣先慮預筭思報積恥規恢祖業蓋欲改弱以就強矣竊謂必先審強弱之勢而定其論論定然後脩實政行實德弱可變而為強非有難也今欲改弱以就強為問罪驟興之舉此至大至重事也故必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戰今或謂金已衰弱姑開先釁不懼後艱求宣和之所不能為紹興

東嘉錄卷八　五

之所不敢此至危至險事也且所謂實政者當經營瀕淮沿漢諸郡各為處所牢實自守敵兵至則阻於堅城彼此策應而後進取之計可言至於四處御前大軍練之使足以制敵小大之臣試之使足以立事皆實政也所謂實德者當今賦稅雖重而國愈貧如和買折帛之類民間至有用田租一半以上輸納者況欲規恢宜有恩澤乞詔有司審度何名之賦害民最甚何等橫費裁節宜先減所入之額定所出之費既脩實政於上又行實德於下此其所以能屢戰而不屈必勝而無敗也除權工部侍郎侂胄欲藉其草

矢

詔以動中外改權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以疾力辭兼職會詔諸將四路出師適又告侂冑宜先防江不聽未幾諸軍皆敗

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適謂三國孫氏嘗以江北守江自南唐以來始失之建炎紹興未暇尋繹乃請于朝乞節制江北諸州及金兵大入一日有二騎舉旗若將渡者淮民倉皇爭斫舟纜覆溺者衆建康震動適謂人心一搖不可復制惟劫砦南人所長乃募市井悍少并帳下願行者得二百人使采石將徐緯統以往夜過半遇金人蔽茅葦中射之應弦而倒夫 東齋錄卷八 六

盡揮刀以前金人皆錯愕不進黎明知我軍寡來追則已在舟中矣復命石跋定山之人劫敵營得其俘馘以歸金解和州圍退屯瓜步城中始安又遣石斌賢渡宣化夏侯成等分道而往所向皆捷金自滁州遁去時羽檄旁午而適治事如平時軍須皆從官給民以不擾淮民渡江有舟次止有寺給錢餉米其來如歸措置屯田遂上堡塢之議初淮民被兵驚散日不自保適遂於墟落數十里內依山水險要為堡塢使復業以守春夏散耕秋冬入堡凡四十七處又度沿江地創三大堡石跋則屏蔽采石定山則屏蔽靖安瓜步則屏蔽東陽下蜀西護溧陽東連儀真緩急應援首尾聯絡東西三百里南北三四十里每堡以二千家為率教之習射無事則戍以五百人一將有警則增募新兵及抽摘諸州禁軍二千人并堡塢內居民通為四千五百人共相守戍而制司於每歲防秋別募死士千人以為劫砦焚糧之用因言堡塢之成有四利大要謂敵在北岸共長江之險而我有堡塢以為聲援則敵不敢窺江而士氣自倍戰艦亦可以策勳和滁真六合等城或有退遁我以堡塢全力助其聲逐或邀其前或尾其後制勝必矣此所謂用 東齋錄卷八 七

力寡而收功博也三堡就流民漸歸

適志意慷慨雅以經濟自負 並儒林傳

所喻二說之未安具悉雅意但熹則以為舊聞者中也獨得者過也賢者之所以未然者不及也其詳雖有未得盡聞者然大約當不出於此看破則千里同風不待片言而群疑決矣 答葉正則書 見晦菴文集

葉適習學記言周易述釋一卷 見宋史藝文志

葉適習學記言四十五卷

葉適名臣事纂九卷

葉適文集二十八卷 並藝文志

水心集二十八卷拾遺一卷別集十六卷陳氏曰吏部侍郎永嘉葉適正則撰淮東本無拾遺編次亦不同外集者前九卷爲制科進卷後六卷號外藁皆論時事末卷號後總專論買田贍兵見文獻通考

正則之明麗而不失其正見道園學古錄

戴文端

戴溪字肖望永嘉人見宋史儒林傳

少有文名爲別頭省試第一監潭州南嶽廟紹熙初主管吏部架閣文字除太學錄兼實錄院檢討官正錄兼史職自溪始

陞博士奏兩淮當立農官若漢稻田使者括閑田諭民主出財客出力主客均利以爲救農之策

開禧時師潰于符離溪因奏沿邊忠義人湖南北盐商皆當區畫以銷後患會和議成知樞密院事張巖督師京口除授參議軍事

召爲資善堂說書由禮部郎中凡六轉爲太子詹事兼秘書監景獻太子命溪講中庸大學溪辭以講讀非詹事職懼侵官太子曰講退便服說書非公禮毋嫌也復命類易詩書春秋論語孟子資治通鑑各爲說以進權工部尚書除華文閣學士嘉定八年以宣奉大夫龍圖閣學士卒贈特進端明殿學士理宗紹定間賜謚文端並儒林傳

戴少望謂顏淵子路死聖人觀之人事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聖人察之天理不復夢見周公聖人驗之吾身夫然後知斯道之果不可行而天之果無意於斯世也這意思也發得好見朱子語錄

戴溪易總說二卷見宋史藝文志

戴溪續讀詩記三卷

戴溪曲禮口義二卷學記口義二卷

戴溪春秋講義四卷

戴溪石鼓答問三卷

戴溪石鼓孟子答問三卷

戴溪歷代將鑑博議十卷

岷隱續讀詩記三卷陳氏曰戴溪撰其書出於呂氏之後謂呂氏字訓章已悉而篇意未貫故以續記爲名其實自述已意亦多不用小序見文獻通考

石鼓論語答問三卷陳氏曰戴溪岷隱撰溪初仕領石鼓書院山長所與諸生講說者也其說切近明白晦菴亦稱其近道文獻通考

東嘉錄卷之九

名儒

張監獄

張淳字忠甫永嘉人見郡志

忠甫為人嚴重深博善忍事鎮物絕有材智抑不使出其氣貌沉沉偉然丈夫也年方少連丑試禮部不中葢晚而學詩書講誦數年旣大通風人美刺與古典祭上下之交立教微意以為天下國家可推此而理此孔門之所教而傳也益肩其學自刻苦貴愛或言諸朝祿以監獄忠甫謂徒費縣官亡誼歷三任不食其祿亦不書考執毋夫人黃氏之喪自飯含至于旣窆凡所以誠信其親者自括髮至于旣祥凡所以哀慟其身者質諸士喪禮無不合也見止齋文集

忠甫與其交薛士龍鄭景望齊名而二人皆仕矣士龍一見人主語意合且大用而為政者不悅去之以卒景望三入朝二十餘年其卒也位不過九卿二人嘗勉忠甫不應久之而道不行功業不就也則未嘗不壯忠甫之失而推遜其高嗚呼是可不謂之賢歟止齋文集

張淳儀禮識誤一卷見宋史藝文志

古禮十七卷釋文一卷釋誤三卷陳氏曰永嘉張淳忠甫所校乾道中太守章貢曾逮仲躬刻之首有目錄一卷載大小戴劉向篇第異同以古監本巾箱本杭本嚴本校定識其誤而為之序謂高堂生所傳士禮爾今此書兼有天子諸侯卿大夫禮決非高堂所傳其篇數儒同自陸德明賈公彥皆云然不知何所據也見文獻通考

朱子曰張淳云如劉歆所言則高堂生所得獨為士禮而今儀禮乃有天子諸侯大夫之禮居其太半疑今儀禮非高堂生之書但篇數偶同耳此則不深攷於劉說所訂之誤又不察其所謂士禮者特略舉首篇以名之其曰推而至於天子者蓋專指冠婚喪祭而言若燕射朝聘則士豈有是禮而可推耶

朱子語錄曰儀禮人所罕讀難得善本而鄭注賈疏之外先儒舊說多不復見陸氏釋文亦甚疏略近世永嘉張淳忠甫校定印本又為一書以識其誤號為精密

張忠甫所校儀禮甚子細然却於目錄中冠禮玄端處便錯了但此本較他本為最勝又謂漢初未有儀禮之名疑後學者見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

之見文獻通考

陳說書

陳鵬飛字少南永嘉人見郡志

陳少南某向雖不識之曾他舉動煞好雖是有些疎
却無而今許多纖曲賀孫問少南雖是疎到在講筵
語論實有正直氣象曰然近日許多人往往到自議
論他見朱子語錄

秦檜居温州時陳嘗爲館客後入經筵因講公羊母
以子貴之說爲非是因論嫡妾之分是時大母還朝
遂忤太上意安置惠州張宋卿於彼從之見朱子語錄

東嘉錄卷九 王

陳鵬飛書解三十卷見宋史藝文志

紹興時大學始建陳鵬飛爲博士發明理學爲陳博
士書解秦檜子熺嘗從之遊在禮部時熺爲侍郎文
書不應令鵬飛輒批還之熺浸不平鵬飛說書崇政
殿因論春秋毋以子貴言公羊說非是檜怒謫惠州
以歿今觀其書紹興十三年所序於文侯之命其言
驪山之禍申侯啓之平王感申侯之立已而不知其
德之不足以償怨鄭桓公友死於難而武公復娶于
申君臣知此而望其振國威難矣嗚呼其得罪於檜
者豈一端而已哉見文獻通考

陳氏詩解二十卷晁氏曰陳少南撰

陳鵬飛詩解二十卷陳氏曰不解殷魯二頌以爲商
頌當闕而魯頌可廢見文獻通考

薛恭翼

薛叔似字象先其先河東人後徙永嘉見宋史本傳
初登對論祖宗立國之初除二稅外取民甚輕自熙
寧以來賦自增而民困滋甚孝宗嘉納因曰朕在宮
中如一僧叔似曰此非所望於陛下當論功業如何
正使海內富庶如文景不過江左之文景法度修明
如明章不過江左之明章陛下即位二十餘年國勢

東嘉錄卷九 叩

夵張未免牽於苟安無事之說上默然復數日宰執
進擬朝士上出寸紙書叔似及應孟明姓名嘉其奏
對也

金主殂太孫景立叔似奏規模果定則乘吾單于爭
立之機規模不存則恐成亞胡迭起之勢先宗受禪
時傳金使入界使名太正叔似奏自壽皇一正匹敵
之禮金人嘗有南顧之虞使名未正而遽受之秖以
重其玩侮翌日復奏謀國者畏敵太過上奮然開納
初求相周必大請擇侍從臺諫忠直者提舉太史局
蓋用神宗朝司馬光與王安石故事躔度少差預圖

消弭遂命叔似提舉尋兼樞密都承旨
除兵部尚書安撫使叔似方乞然降官會分撥綱運
募兵鬻馬辟致僚佐而皇甫斌唐州之師已敗矣遂
劾斌南安軍安置叔似料敵必侵光黄委總領陳謙
按行五關發鄂卒守三關金果入冠

叔似雅慕朱熹窮道德性命之旨談天文地理鍾律
象數之學有藁二十卷 並宋史本傳

薛叔似通儒也不幸以開邊之事累之 史論

林婺州

林拱辰字岩起初名一鳴平陽人 見郡志

淳熙戊戌武舉轉文歷太府丞借工部尚書通金國
謝使除戶部郎淮西安撫直寶謨閣淮東運判兼提
舉知揚州後知婺州廣東經畧安撫立朝剛介不附
史韓有春秋博刊于婺州 見郡志

林拱辰春秋傳三十卷 見宋史藝文志

徐潮州

徐定字德操永嘉人 見郡志
知邵武縣通判太平州宣州妖民胡木匠誘聚數千
人守適去盜縛一巡檢貫其耳以狗人心胥恐漕司
俾定攝州事定馳入境令曰汝等苦不飽爾能自首
亡罪衆咸從令胡木匠亡命遠遁州境遂安擢守潮
州卒 郡志

徐潮州春秋解十二卷陳氏曰知潮州徐某德操撰
水心序畧曰皖傳之學惟春秋為難工經理也史事
也春秋名經而實史也專於經則理虛而無證專於
史則事礙而不通所以難也年時閏朔禘郊廟制理
之綱條不專於史也齊西河曲丘甲田賦事之枝葉
不專於經也薛伯卒經無預然杞滕邾莒之興廢固
明也詭諸卒史無預然戊寅甲子之先後固察也觀
潮州此類皆卓信明而篤矣至於受霸者之權彼與

此奪錄夷狄之變先畧後詳諸侯群誅大夫衆貶凡
春秋始終統紀所繫自公穀以來畫於義例名分字
別族貫人微其能本末相顧隱顯協中如潮州殆鮮
焉然則理之熟故經而非虛事之類故史而非礙歟
古人以教其國而使人知深於是書者歟雖然詩書
禮所以紀堯舜三代之盛而春秋衰世之竭澤也示
不泯絶而已或者遂謂一事一義皆聖人之用則余
未敢從也 見文獻通攷

葉先生

葉仲堪 見郡

葉仲堪六經圖七卷 見宋史藝文志

六經圖七卷陳氏曰東嘉葉仲堪思文重編按館閣書目有六卷昌州布衣楊甲鼎卿所撰撫州教授毛邦翰增補之易七十令百三十書五十五令六十三詩四十七令同周禮六十五令六十一禮記四十三令六十二春秋二十九令七十二然則仲堪蓋又以舊本增損改定者耶 見文獻通考

東嘉錄卷之十

名儒

朱先生

朱黼字文昭平陽人 見郡志

文昭自為諸生知名一世屢舉不第而業益脩謝客深居而士益附 見止齋文集

紀年統論一卷紀年備遺一百卷陳氏曰永嘉朱黼文昭撰從陳止齋學嘗著紀年備遺起陶唐終顯德為百卷蓋亦本通鑑稽古錄而斷其中論正統者為統紀論水心葉氏序曰平陽朱黼因通鑑稽古錄章別論著始堯舜迄五代三千餘篇述呂武王莽曹丕朱温皆削其紀年以從正統曰吾為書之志也書法無大於此矣報讎明恥貴夏賤夷其次也凡民人家國之用制度等威之異皆為說以處之衆言之淆亂則折而一之訛謬之相承則釐而正之南北華戎之離合爭奪之辟人所厭聞亦備論之該括既多而條目衆矣所以存世次觀興壞本經訓原事實芟理蕪蔓顯發精隱扶樹正義蒐舉墜逸不以華為辨不以意為覺無偏駁之說無新特之論反而約之知其能貴而隱也特而指之知其能典而當也嗚呼此豈非

學者之所當盡其心歟（見文獻通攷）
初陳公君舉未壯講學文昭年差次最先進及後來
取名官弁冕接踵而文昭蓬累耕南蕩上山水疊重
聱迹落落人不知其能傳陳公之業也一旦此書出
義理所會寶藏克斥遂為成學而陳公卒久矣相與
論舊事追念愴然然則文昭豈徒以博習自是而已
哉（見水心文集）

朱黼紀年備遺正統論一卷（見宋史藝文志）

徐教授

徐元德永嘉人（見八閩通志）

淳熙末福建軍學教授嘗闢講堂之東翔李忠定祠
朱文公為記推稱重之（見八閩通志）

朱子語錄曰於丘子服處見陳徐二先生周禮制度
精華下半冊徐元德作上半冊即陳君舉所奏周官
說（見文獻通攷）

陳傅良徐元德撰周官制度精華二十卷（見玉海）

王東巖

王與之字次點樂清人（見郡志）
從松溪陳氏學盡傳六典要旨遂著訂議八十卷郡
守趙汝騰進之詔云與之踐履無玷守節不渝皓首
著書真經明行修之士其書精粹可裨聖明之治遂
授賓州文學

知縣鄭滁孫建宗晦書院行鄉飲酒禮以　祖與
東巖王公為大賓（並見郡志）

王與之周禮訂議八十卷（見宋史藝文志）

王與之祭鼎儀範六卷（見藝文志）

吳徵學統教法一曰經學治周禮註疏王東巖訂義
凡二家（見吳草廬文集）

錢少卿

錢文子字文季樂清人（見郡志）

篤學明經為儒林巨擘
以兩優釋褐按職官其後把麾持節皆以循良介特
著稱擢宗正少卿（並見郡志）

祖泰既敗道出潭州錢文子為醴陵令私贐其行（見祖泰傳）

錢文子白石詩傳一十卷又詩訓詁三卷（見宋史藝文志）

錢文子中庸集傳一卷

錢文子論語傳贊二十卷

錢文子孟子傳贊十四卷

錢文子補漢兵志一卷（並藝文志）

錢文子兩漢志一卷又漢唐事要二十卷見玉海

白石　傳二十卷陳氏曰宗正少卿樂清錢文子撰

所居白石巖因以為號見文獻通攷

姜教授

姜得平永嘉人見郡志

姜得平論語本旨一卷論語指南一卷見宋史藝文志

姜得平詩書遺意一卷見藝文志

論語本旨一卷陳氏曰建昌軍教授永嘉姜得平撰

見文獻通攷

陳教授

陳季雅字彥群永嘉人見郡志

質震氣邁隨闕而思過見能述自高其材不樂師授

與人論無所降人亦未之然也異日州將薦季雅高

等讀其書適然如素講往往加以新意出人上始大

歎駭中淳熙第又中為隆興府教授轉漳州教授未

上益閉門盡抽古今文字且誦且索務為周覽過學

鉤得其要年四十五卒有兩漢博義等書葉水心銘

墓郡志

陳季雅兩漢博義十四卷見宋史藝文志

兩漢博義十四卷陳季雅所撰凡涉九大見文獻通攷

黃先生

黃仲炎永嘉人見郡志

春秋通說十三卷陳氏曰永嘉黃仲炎若晦撰端平

中嘗進之于朝見文獻通攷

黃仲炎春秋通說一十三卷見宋史藝文志

呂先生

永嘉呂氏大圭樸卿見春秋大全

薛先生

薛據字叔容平陽人見平陽州志

永嘉自許少伊右丞周恭叔太博劉元承給事受業

程門為最先一輩而義理之學始於此矣生而晚者

雖不及成德達材之列而亦竊聞私淑之教見知聞

知成功一也薛氏世學蓋三百年最後玉成公學於

慈湖楊敬仲刊華據實猶程門緒餘偽學禁興隻手

衛道著伊洛源流各為譜傳書成而化更生人之類

不為夷狄禽獸吾道力也見林齊山文集

其子叔容志弘力毅負荷千年念聖遠言湮為孔子

集語二十卷念國家內外治跡為來微天保末議二

卷念伊傅周召之業不復見隨世蹇淺不能登其主

於三代為宅揆成鑑二十二卷薦紳刻進上經乙覽

藏之秘府以詔厥來

水心嘗曰為學而不接統緒雖博無益也為文而不關世教雖工無益也二先生之學之文豈徒博而工哉統緒之的教化之要於此乎在（見益齋文集）

弱冠名譽已彰諸老爭相延致嘗裒諸子百家裨官綿紀之書輯為孔子集語二十卷又摭古今輔相經畧開濟之學粹為宅揆成鑑一編二書既成中書舍人劉克莊秘書監謝子強見而愛之率同列進之朝略云藩垣置筆葉皓不衰上可裨乙夜之覽觀次可賓崇文之藏貯其為時賢賞激如此（見郡志）

東嘉録卷十　六

章清所

章仕堯字時雍號清所平陽人（見郡志）

通經史深入四書闡奥研精覃思章分句析發明傳意釋然通暢嘗曰時之治亂由於人心之邪正心之邪正由於學術之醇疵識者以為名言彭庭堅蔣允文趙次誠等皆其弟子至今言義理之學必稱仕堯云（郡志）

史氏伯璿曰意者天地著鬼神幽幽者難知三王已然後聖未然未然者難知故二句但從難知者言之爾清所章先生嘗謂不謬不悖不足知意無疑無惑正是知意故以此結之也（見中庸大全）

史先生

史伯璿字文璣平陽人（見郡志）

自幼嗜學強記博通經史及諸子百家之說精究四書深得朱子之旨時饒氏輯講許氏叢說胡氏通旨陳氏發明與朱子背馳者乃著四書管窺以辯明之又著管窺外編論諸經史天文地理古今制度名物學者傳誦焉（郡志）

文璣之學出於永嘉鄭氏有四書管窺行于世（見蘇平仲文集）

東嘉録卷十　七

四書管窺序曰聖賢之言夫豈徒言而已哉道所存也故凡求道者不可不得於其言不得其言而欲以明道譬之適國而不由其途未有能至焉者矣然聖賢之於言也或近而指遠或約而義微大而無乎不周細而無乎不貫載諸方冊宏深簡奥而其理實具於吾心學者不可以易而觀之亦不可以僻而求之也夫以易而觀則鹵莽而踈略以僻而求則穿鑿而牽附若是則日誦其言而不達其意其於求道也不亦遠乎孔曾思孟之書載道之言也自朱子為集註章句釋其義理要其指歸而其說大明於世其辯詳

以盡其趣悠以長天下學士所共尊信至於受業私
淑之徒又為之發其緒餘演繹增廣紛然間見而層
出背而道者亦或有焉文日繁而辯日起岐愈多而
道愈幽使讀之者不舍源而尋流則棄同而即異君
子蓋病之也吾鄉鄉先生史君文璣苦志於學篤信
堅守朱子之說反覆研究殆三十年遂取諸家纂輯
之編而去取焉非戾者拆而闢之隱昧者引而伸之
旁通曲暢著于簡牘名曰管窺抑可謂有功於朱子
也已嗚呼立異以為高好奇以為尚為學之大弊也
管窺之作蓋為是歟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
說約也學者由是以明朱子之說然後自詳而反約
以究聖賢之言則其於道也庶幾矣見陳子上存藁

東嘉志卷十　八

徐教授

徐興祖字宗起其先閩人五代時避亂來橫陽遂為
橫陽人見胡茶酒文集
先生自幼持重好學不倦嘗受書於鄭伯玉受詩於
周可仁受易於史文璣文璣之學出於永嘉鄭氏有
四書管窺行於世先生盡得其學故於義理尤極精
粹至於子史百氏亦靡不研究遂以其學行為一時
賢士大夫所器愛因其所居稱之曰橫陽先生示尊
敬也
洪武六年以薦授郡學教授其教人有法諸生自以
為得師
衛之守將嘗以郡城北枕江託潮患請改築當道者
求嚴其事眾壓於勢心知其非莫敢出一言先生獨
奮然抗說其城顛末及潮未嘗為患辨甚力其役遂
寢民賴以不勞
處有盜嘯聚山谷間蔓延平陽瑞安　朝廷遣將殄
除之檄郡丞王全率民為鄉導全就先生問計先生
曰民悉出迫脅一時詿誤無由自新若開其生路招
諭之來即為良民如此則烏合之眾自當解散渠魁
必成擒不然則玉石俱焚虞詡之悔後將何及全用
先生言全活者甚眾

東嘉志卷十　九

二十九年較藝江西人服其公後秩滿赴天官得致
事郡列狀上聞乞留復故職洪武三十五年二十有
一日得疾語諸子曰吾至此足矣遂卻藥物越十有
三日卒
先生敦行孝弟待母弟篤於義白首無間言與人交
久而益篤雖鄙夫孺子來謁接之皆有禮意未嘗幾
微及人過失

文集若干卷藏于家（見州余洒文集）

張學正

永嘉張譢（見易本義集說）

吾友同郡張先生譢潛心易學篤信朱子本義反覆研究蓋亦有年嘗以明經舉太學正講授之暇取諸家之說剪其繁蕪撮其精要間或附以己意融會貫通自成一家附於卦文本義之下名曰本義集說先生學識該洽又通書蔡氏傳詩朱子傳在太學三經諸生各以所業請益先生隨問隨答亹亹忘倦獲造就者居多多有著述予未及盡見爾（見徐横陽文集）

朱學正

朱謐字思寧永嘉人（見府志）

性敏嗜學與人談論皆極性理之奧行誼修飭鄉邦式之有四書述義正蒙述解刻梓郡齋

廣言集周易啓蒙解太極圖西銘解述義朱謐撰（並府志）

朱子解太極圖說西銘盧陵黃瑞節附錄永嘉朱謐述義（見太極圖說西銘解）

東嘉錄卷之十一

後學王朝佐編

名臣

王忠文 梅溪

王十朋字龜齡温州樂清人（宋史本傳）

穎悟有文行聚徒梅溪受業者以百數（本傳）

秦檜死上親政策士諭考官曰對策中有關朝政切直者並寘上列十朋以權為對大畧曰攬權者非欲衡石程書如秦皇傳餐聽政如隋文彊明自任不任宰相如唐德宗精於吏事以察為明如唐宣宗蓋欲陛下懲已往而戒永然威福一出於上而已昔有鋪翠之禁而以翠羽為首飾者自若是豈法令不可禁乎抑宮中服澣濯之化衣不曳地之風未形於外乎法之至公者莫如選士名器之至重者莫如科第往歲權臣子孫門客類竊巍科有司以國家名器為媚權臣之具而欲得人可乎願陛下正身以為本任賢以為助博采兼聽以收其効幾萬餘言上嘉其經學淹通議論醇正遂擢為第一學者爭傳誦其策以擬古晁董

授紹興府簽判既至或以書生易之十朋裁決如神

卒

東姦不行時以四科求士師王師心謂十朋身兼四
者獨以愿詔
金將渝盟十朋輪對言自建炎至今金未嘗不內相
殘賊然一主斃一主生白皆為中國利要在自備如
何與敵莫急於用人今有天資忠義材兼文武可為
將相者有長於用兵士卒樂為之用可為大帥者或
投閑置散或老於藩郡願起而用之以寢敵謀以圖
恢復蓋指張浚劉錡也又言今權雖歸於陛下政復
出於多門是一檜死百檜生也楊存中以三衙而交
結北司以盜大權漢之禍起於恭顯王氏之柄為終

始唐之禍起於北軍藩鎮之相為表裏今以管軍位
三公利源皆入其門陰結諸將相為黨援極豪木兵
之地立班甘居其後子弟親戚布滿清要臺諫論列
委曲庇護風憲獨不行於管軍之門何以為國至若
清貲加於噲伍爵濫於將門諸軍承受威福自恣
甚於唐之監軍皇城邏卒旁午察事甚於周之監謗
將帥剝下賂上結怨三軍道路抓人為李結怨百姓
皆非治世事上嘉納
秦檜久塞言路至是十朋與馮方胡憲查籥李浩相
繼論事太學生為五賢詩述其事

心

孝宗受禪起知嚴州及對首言太皇非倦勤時而以
大器付陛下賢於堯舜陛下當思以副太上者今社
稷之安危生民之休戚人才之進退朝廷之刑賞宜
若舜之協堯斷然行之以盡繼述之道
遷國子司業言今居位者往往職之不舉宜有以革
之人主有天職三任賢納諫賞罰是也上嘉之
見上英銳每見必陳恢復之義及將北伐上疏曰天
子之孝莫大乎光祖宗安社稷因前王基成而守者
周成康漢文景是也先君有恥而雪之漢宣帝臣單
于唐太宗俘頡利是也先君有讐而復之夏少康滅

浞漢光武誅莽是也迹雖不同其為孝一也靖康之
禍亘古未有陛下英武慨然志在興復竊聞每對群
臣奏事則曰當知創業時又曰當以馬上治之又曰
某事當俟恢復後為之比因宣召語及陵寢聖哀惻
然曰四十年矣陛下之心真少康高宗宣王光武之
心奈何大臣不能仰副聖心顧戒在位者未附和之
私心背國家之大計則中興日月可冀矣
論史浩八罪曰懷姦誤國植黨盜權忌言蔽賢欺君
訕上上為出浩知紹興府十朋再疏謂陛下雖能如
舜之去邪未能如舜之正名定非紹興密通行都浩

嘗為屬吏姦贓彰聞亦何顏復見其吏民遂改與祠
史正忠與浩族異拜浩而父事之林安宅出入史浩
龍大淵門十朋拜疏其罪皆罷去
王師失律張浚上表自劾主和者乘此唱異議十朋
上疏言臣素不識浚聞其誓不與敵俱生心實慕之
前因輪對言金必敗盟乞用浚陛下嗣位命督師江
淮今浚遣將取二縣一月三捷皆服陛下任浚之難
及王師一不利橫議蜂起臣謂今日之師為祖宗陵
寢為二帝復讎為二百年境土為中原吊民伐罪非
前代好大生事者比益當內脩俟時而動陛下將復

東嘉錄卷十一　四

志立國不以一衂為群議所搖然異論紛紛浚既待
罪臣其尚可居風憲之職乞賜罷黜因言臣聞近日
欲遣龍大淵撫諭淮南信否上曰無之又言聞欲以
楊存中充御營使上黙然
移知饒州民走諸司乞留不得至斷其橋乃以單
從間道去衆葺斷橋以王公名之移知湖州召對劉
洪請留之上曰朕豈不知王十朋顧湖州被水非十
朋莫能鎮撫至郡戶部責虛逋三十四萬命吏持券
往辯不聽即請祠去
凡歷四郡布上恩恤民隱士之賢者詣門以禮致之

朔望會諸生學宮講經詢政條屬間有不善反覆告
戒俾之自新民輸租俾自槩量聞者相告宿逋亦願
償訟至庭溫詞曉以理義多退聽者所至人繪而祠
之去之日老稚攀留涕泣越境以送思之如父母饒
久旱入境即雨至湖積霖入境即霽凡禱必應其至
誠不獨感人而亦動天地鬼神
事親孝終喪不處內友愛二弟卹恩先奏其名歿而
二子猶布衣書室扁曰不欺每以諸葛亮顏真卿寇
準范仲淹韓琦唐介自比朱熹張栻雅敬之子聞詩
聞禮皆篤學自立為治能守家法人亦思慕之 並本傳

東嘉錄卷十一　五

十朋歷詆姦倖直言無隱事上忠而自信篤足以當
大任者惜不盡其用焉 史論
王十朋守泉初到任會七邑宰勸酒歷告以愛民之
意出詩示之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
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端為庶民斟 見合璧事類
與王龜齡書曰熹竊居晚學無所肖似往者學不知
方而過不自料妄以為國家所恃以為重天下所賴
以為安風俗所以既壞而不可以復淳紀綱所以既
壞而不可以復理無一不係乎人焉是以聞天下之
士有聲名節行為時論所歸者則切切焉以不得見

乎其人為歎及其久也或得見之或不得見之而熹
之拳拳不少衰也聞其進為時用則私以為喜聞其
阨窮廢置則私以為憂及夫要其所就而觀之則始
終大節真可敬仰者蓋無幾人而言論風旨卒無可
稱功名事業卒無可紀者往往而有以此喟然自歎
知天下所謂聲名節行者亦未足以定天下之人而
天下之事未知其果將何寄也當是時聽於士大夫
之論聽於與人走卒之言下至閭閻市里女婦兒童
之聚亦莫不曰天下之望今有王公也已而得其為
進士時所奉大對讀之已而得其在館閣時上疏〻

讀之已而得其為諫史在臺諫遷侍郎時祈論諫事
讀之已而又得其為故大丞相魏公之誄文及楚東
酬倡等詩讀之觀其立言措意上自奏對陳說下逮
燕咲從容蓋無一言一字不出於天理人倫之大而
世俗所謂利害得喪榮辱死生之變一無所入於其
中讀之真能使人胷中浩然鄙吝消落誠不自意兒
頑廉儒立之效乃於吾身見之於是作而歎曰士之
求仁固當以反求諸己為務然豈不曰事其大夫之
賢者云哉今日前日夫數公者自懲是以一噎而廢
食也於是慨然復有求見于左右之意而未獲也昨

聞明公還自夔州撫臨近甸而熹之里閈交遊適以
得佐下風者因以書賀之蓋喜其得賢大夫事之而
自傷無狀獨不得一從賓客之後以望大君子道德
之餘光也不意魚緣與其向來鄙妄無取之言皆得
徹聞於視聽明公又不以凡陋為可棄狂僭為可罪
而辱枉手筆以抵求倅盛有以稱道竊惟明公之志
豈非以世衰道微遺君後親之論交作肆行無所忌
憚舉俗滔滔思有以障其橫流者是以有取於愚者
一得之慮因有不求其素而借之辭色也耶明公之
志則正矣大矣而熹之愚未有稱明公之意也雖然

有一於此其惟益思砥礪不敢廢其所謂諸明体察
求仁格物之功者使理日益明義日益精操而存之
日益固擴而充之日益遠則明公之賜庶乎其有以
承之而幸明公之終教之也雖然明公以一身當四
海士大夫軍民一面之責其一語一默一動一靜之
間所係亦不輕矣伏惟盛德大業前定不窮其剛健
中正篤實光輝者固無所勉強以熹之所親記則右
語所謂行百里者半九十明公其亦念之況今人物
眇然如明公者僅可一二數是以天下之人責望猶
切而明公尤不可以不戒不審明公以為何如哉熹

杜門養親足以自遣昨嘗一至湖湘出貲交遊講論之益歸來忽被除命旣不敢辭而拜命矣然明公未歸朝廷彙亦何所望而敢前也引領才轟未有瞻拜之期向風馳義日以勤止輙敢復因宋倅相為介紹致書下執事以道其拳拳之誠伏惟照察(見臨庵文集)

代序梅溪文集曰知人之難堯舜以為病而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戒然以予觀之此特為小人設耳若皆君子何難知之有哉蓋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其所以通

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予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疏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為威如雨露之為澤如龍虎之為猛而麟鳳之為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淟涊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蟣蝨如鬼蜮狐蠱如盜賊詛呪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旣定於內則其形於外者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況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燦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逃哉於是又嘗求之古人以驗其說則

於漢得丞相諸葛忠武侯於唐得工部杜先生尚書顏文忠公侍郎韓文公於本朝得故參知政事范文正公此五君子其所遭不同其所立亦異然求其心則皆所謂光明正大疏暢洞達磊磊落落而不可揜者也其見於功業文章下至字畫之微蓋可以望之而得其為人求之今人則如太子詹事王公龜齡其亦庶幾乎此者矣公始以諸生對策廷中一日數高言被遇太上皇帝親擢以冠多士遂取其言施行之及佐諸侯入冊府事今上皇帝於初潛又皆以忠言直節有所裨補上亦雅敬信之登極之初即召以為

侍御史納用其說公知上意以必復疆土必雪讐恥為己任其所言者莫非脩德行政任賢討軍之實而於分別邪正之際尤致意焉尋以邊兵失律廷議不咸上疏自劾除吏部侍郎不拜去為數郡布上恩恤民隱蚤夜孜孜如飢渴之切於己去之日民思之如父母其處閨門鄉黨則又親親敬故隆信義務敦樸雖家人孺子亦皆藹然有忠厚廉遜之風平居無所嗜好顧喜為詩渾厚質直懇惻條暢如其為人不為浮靡之文論事取極己意然其規模宏闊骨骼開報出入變化俊偉神速世之盡力於文字者往往反不

能及其他片言半簡雖或出於脫口肆筆之餘亦無不以忠孝仁義為歸而皆出於肺腑之誠然非有所勉強慕傚而為之也蓋其所稟於天者純乎陽德剛明之氣是以其心光明正大踈暢洞達無有隱蔽而見於事業文章者一皆如此海內有志之士聞其名誦其言觀其行而得其心無不歛袵心服至於小人雖以一時趨向之殊或敢巧為謗詆然其極口不過以為迂闊近名不切時務至其大節之偉然者則不能有以毫髮點汚也嗚呼公之必為君子蓋不待孔孟堯舜而知之矣公遺文三十二卷屬予序之予稱

論其心如此列於篇端以告天下之士使有以識其所謂光明正大踈暢洞達者言言凜凜初未嘗隨死而亡也以是勝私起懦而相與師慕其萬一在朝廷則以犯顏納諫為忠仕州縣則以勤事愛民為職內外交脩不遺餘力使君德日躋于上民生日遂於下國步安強隱然真有恢復之勢則公雖云亡而其精爽之可畏者為無憾于九原矣嗚呼其亦可悲也夫臨蓉文集

開詩亦好學有立能守其家云

公作令人壙銘曰令人姓賈氏溫州樂清人曾祖某祖爽父如訥皆有隱德王賈同邑且世姻故令人歸

也欲挈諸夏合南北大慮也必行其所知不以得喪壯老貳其守大節也春秋戰國之材無是也吾得二人焉永康陳亮平陽王自中龍川文集

有孫子新署前後序歷代紀年王政紀原厚軒文集

郡志

桷

東嘉錄卷之十二

名臣

陳侍郎

陳桷字季壬温州平陽人見宋史本傳政和二年廷對第三授文林郎冀州兵曹參軍累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宣和七年提點福建路刑獄福州調發防秋兵資粮不滿望殺帥臣變生倉卒吏民奔潰闔城震駭桷入亂兵中諭以禍福賊氣沮邀桷奏帥臣自斃桷詭從其請閒道馳奏以前奏不實待罪朝廷以桷知變釋之叛兵既調行乃道追殺首惡二十餘人一方以安本傳

紹興三年為金部郎中時言事者率毛舉細務畧大利害桷抗言今當專請治道之本脩政事以攘敵國不當以細故勤聖慮如平時也又言刺史縣令滿天下不能皆得人乞選監司重其權久其任除太常少卿又陳攻守二策在於得人心修軍政五年除直龍圖閣知泉州明年改兩浙西路提刑乞置三縣鄉老以厚風俗凡宮室車馬衣服器械定為差等重侈靡之禁八年遷福建路轉運副使復召為太常少卿適編類御書成詔藏敷文閣桷以為舊制自龍圖至敷文皆設學士待制雜壓著令龍圖在朝請大夫之上至徽猷在承議郎之上每閣相去稍遠識者疑其不倫直敷文閣者敘徽猷則與諸閣小異降之則班列太卑欲參酌取中並為一列不別相遠庶幾名位有倫仰稱陛下嚴奉祖宗議訓之意又言袷祭用大牢此祀典之常雖駐蹕之初未能備禮止用一羊乞檢會紹興六年詔旨復用大牢

普安郡王出閣奉詔與吏部太常寺討論典故桷等議以國本未立宜厚其禮以繫天下望乃以皇子出閣禮例上之或以為太重詔以其不詳具典故專任

己意懷姦附麗與吏部尚書吳表臣禮部尚書蘇符郎官方雲翼丁仲寧太常屬王普蘇籍並罷

十五年知襄陽府充京西南路安撫使襄漢兵火之餘民物凋瘵桷請于朝以今之戶數視承平時纔二十之一而賦須尚多乞重行蠲減明年金房兵叛桷遣將平之而後以閒漢水決溢漂蕩廬舍躬率兵民捍築隄岸賴以無虞

桷寬洪醞藉以誠接物而恬於榮利當秦檜用事以永嘉為寓里士之夤緣攀附者無不躐登顯要桷以立螭之舊為人主所知出入頓挫晚由奉常少卿擢

權小宗伯復以議禮不阿忤意遽罷其節有足稱月
號無相居士有文集十六卷本傳並史論
陳㮚守禮知變咸足紀焉

薛起居

薛徽言字德老溫州人見宋史本傳
紹興二年遣使分行諸路徽言在選中以權監察御
史宣諭湖南時郴道桂陽旱饑徽言請于朝不待報
即諭漕臣發衡永米以賑而以經制銀市米償之所
刺舉二十人使還他使皆進擢宰相吕頤浩以徽言
擅易守臣而移經制銀出知興國軍入為郎遷右司
擢起居舍人時秦檜與金人議和徽言與吏部侍郎
晏敦復等七人同拜疏爭之一日檜於上前論和徽
言直前引義固爭反復數刻中寒疾而卒高宗念之
賻絹百疋特與遺表恩本傳
薛徽言其才猷皆可以經邦其風節皆可以勵世然
皆論議不合奉祠去國可為永慨矣史論

張忠簡

張闡字大猷溫州祟清人見宋史本傳
幼力學博涉經史善屬文將命名夢神人大書闡字
曰以是名爾父異之力勉其為學未冠由舍選貢京
師登宣和六年進士第
調嚴州兵曹掾蕭治右獄時方臘作亂闡偈守禦計
有義士請身督戰既戰梢却州將怒付闡治將殺之
闡力爭曰是士以義請戰官軍却勢不得獨前非首
奔者殺之何罪州將意解士得免李田帥江西席益
帥河南皆辟置幕下群盜據洞庭官軍與西北人不
閑水戰闡建議造戰艦以大艦為營小艦出戰乘水
洞直擣賊巢賊勢以衰
紹興十年詔侍從各舉所知給事中林待聘以闡聞
召對時金人議和歸關中地闡首言關中必爭之地
古號天府頤固守以蔽巴蜀圖中原次言監司郡守
薦舉之弊又乞嚴禁遏糴以濟江浙水患召試館職
除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兼益王府教授時諸將
恃功邀爵賞有過則姑息又兵布於外禁衛單寡闡
上疏極論之後稍進退諸將必當其實且召諸道兵
以益禁旅皆如闡言
秦檜每薦臺諫必先諭以己意嘗諷闡曰秘書久次
欲以臺中相處何如闡謝曰丞相見知得老死秘書
幸矣檜黙然竟罷主管台州崇道觀
孝宗在王邸帝妙選宮僚謂莊重老成無踰闡者改

東嘉録卷十二　四

命祠部兼建王府贊讀
三十一年春大雨無麥苗荊浙盜起詔侍從臺諫條
陳禦盜弭災之得闡上疏曰和議以來歲有聘幣民
不堪命臣願陛下毋以金人因中國可乎歸正人時
有遣還之命怨聲聞道路臣願陛下毋以金人得以
甘心可乎州縣吏職卑地遠漁奪之禍被于編藉臣
願陛下嚴贓吏之誅可乎踰祖之令已赦復征寬大
之澤例為虛文臣願陛下申詔令之禁可乎是數者
能次第行之則足以動天地召和氣災異盜賊不足
慮也又言金主亮將入侵宜守要害防海道三邊不

東嘉録卷十二　五

可無良將督視不可無大帥疏奏帝嘉納面諭曰卿
所言深中時病但遣人北歸已載約書朕不忍渝也
孝宗即位闡權工部侍郎兼侍講入謝言諸將以敗
為捷冒受爵秩州府禁軍困罷帑鼓譟希厚賞不可
不正其罪時悉為施行金主亮死葛王褒復求和再
議遣使闡言宜嚴遣使之命正敵國之禮彼或不從
則有戰耳如是則中國之威可以復振帝曰使者報
聘故事也舊約不從朕志决矣是冬給札侍從臺諫
條具時務闡上十事皆剴切當時應詔數十人惟闡
與國子司業王十朋指陳時事斥權倖無所回隱明

日召兩人對內殿帝大加稱賞賜酒及御書時進太
上皇帝太上皇后冊寶工部例進官闡辭或曰公轉
一階則澤可以及子孫奈何辭闡笑曰寶冊非吾功
也吾能為子孫冒無功賞乎頃之除工部尚書兼侍
讀
僉副元帥紇志右烈寧以書諭通好三事國書歲幣
已定惟割唐鄧海泗未決將遣王之望龍大淵
通問而衆言紛紛不已闡謂不與四州乃可通和議
論先定乃可遣使令彼為客我為主我以仁義撫天
下彼以殘酷虐吾民觀金勢已衰何必先示以弱執

東嘉録卷十三　六

論難之帝用真宗故事命經筵官二員遞宿學士院
以備顧問闡入對尤數屢引疾乞骸骨帝不忍其去
二年闡請益力乃除顯謨直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
陛辭帝問所欲言闡奏許和則忘祖宗之讎棄四州
則失中原之心遣歸正人則傷忠義之氣惟陛下毋
忘老臣平昔之言其指時事尤譚切帝眷益篤諭以
秋涼復召加賜犀帶特許佩魚居家踰月卒
朱熹嘗言秦檜挾敵要君力主和議群言勃勃不平
檜既推折忠臣義士之氣遂使士大夫懷安成習至
癸未和議則知其非者鮮矣朝論間有建來雜言剌

害其言金人世讐不可和惟胡右史銓張尚書闡耳並本傳
張闡論事無避皆一時之良爲檜所忌而不撓者語
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信哉史論
公推工部尚書兼侍讀初上用真宗故事命經筵宜
二員進宿學士院朝夕宣召商確古今諮訪政事公
入對尤数知無不言屢引疾丐閑上曰朕所以知外
事皆賴工部尚書相從何忍言去耶見周平園集
公莊重出於天性誠信濟以學力在王邸讀資治通
鑑至脩身治國必反復誦說壽皇每嘉納見名臣言行錄

朱文公戊午讜議序曰靖康之禍二帝北狩臣子痛
憤雖萬世必報其讎太上皇帝受命中興誓雪父兄
之辱至紹興之初賢才並用綱紀復張諸將屢捷恢
復之勢蓋已什八九成矣虜人於是始露和親之議
以沮吾計而宰相秦檜歸自虜建力主其事當時人
心尚正人倫尚明天下人無賢愚貴賤交口合辭以
爲不可獨士大夫之頑鈍嗜利無耻者數輩起而和
之清議不容詬詈唾斥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則其
於檜可知矣而檜乃獨以梓宮長樂藉口攘却衆謀
熒惑主聽然後所謂和議者翕然以定而不可破自

是以來二十餘年國家忘仇敵之虜而偸宴安之樂
檜亦因是藉外權以專寵利竊主柄以遂姦謀而向
者冒犯清議希意迎合之人無不夤緣驟至通顯或
乃踵檜用事而居臣父子之大倫天經地義所謂民
彝者不復聞於搢紳之間矣士大夫狃於積衰之俗
徒見當時國家無事而檜與其徒皆享成功無後患
顧以忘讎忍辱爲事理之當然主和議者慕爲檜遊
談者慕其徒一雄倡之百雌和之癸未之議發言盈
廷其曰虜世讎不可和者獨張公與胡公銓而已自
餘蓋亦有謂不可和者而其所以爲說不出乎利害

之間又其餘則雖平時號賢士大夫慨然有六千里
爲讎人役之歎者一旦進而立乎廟堂之上顧乃惘
然如醉如幻而忘其疇昔之言厥或告之則曰此處
士之大言耳烏乎檜之罪上通於天萬死而不足以
贖者正以其始則倡邪謀以誤國中則挾虜勢以要
君使人心不正人倫不明而末流之弊遺君後親至
於如此之極也夫惟三綱不立是以衆志無所統係
而上之人亦無所憑藉以爲安斯亦有識之士所爲
長慮却顧而凜然以寒心者而說者猶曰姑以衆論
之從違而卜事理之可否則今日士大夫是和者之

多盖不下前日非和者之衆也獨安得以前日之不可而害今日之可哉嗚呼是未知前日人倫之明而今日之不明前日人心之正而今日之不正也且若以人之衆寡爲勝負則夫所謂士大夫是和之多者又孰若六軍萬姓之爲多耶今六軍萬姓之言則是二公之言而已盖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者其於世也有明晦其在人也無存亡是以雖當頹壞廢弛之餘邪議四起無復忌憚而亦不能斬伐銷鑠使之無也奈何不聽於此顧反夾得失於前日所謂頑鈍嗜利無耻者之餘謀此已墜之三綱所以未能復振已隳之萬事所以未能復理而上之人終亦未能有所憑藉以成安强之勢也（言行錄）

吳尚書

吳表臣字正仲永嘉人（本傳 宋史）登大觀三年進士第推通州司理陳瓘謫居郡中一見而器之盛章者朱勔黨也嘗帥婢有武臣强而取之章誣以罪縶獄表臣方鞫之郡將曰知有盛待制乎表臣佯若不知者卒直其事

高宗詔臺諫條陳大利害表臣請措置上流以張形勢安輯淮甸以立藩蔽擇民兵以守險阻集海船以備不虞其策多見用帝方向儒術表臣乞選講官以裨聖德且於古今成敗民物情僞邊防利害詳熟講究由是詔開經筵邇臣有請用蔡京王黼之黨者侍御史沈與求乞明指其人顯行黜責執政不悅奪其言職表臣争曰臺諫爲天子耳目所以防壅蔽杜姦邪若咎其切直而黜之後誰敢言非國家福也請還與求以開言路時防秋議選守邊者急之才表臣曰唐蕭復言于德宗陳少游任兼將相首敗臣節韋皋幕府下僚獨建忠義以皐代少游鎮淮南善惡著明則天下知逆順之理初不以皐名賤官卑爲疑今取忠義不屈有已試之驗者不次而用豈特可以勸扞禦方略亦堪倚杖於是陳敏等十數人寖以錄用

紹興元年召爲司勳郎中遷左司詔百官陳裕國强兵之策表臣條十事以獻曰蠲税役以懇閑田汰惰卒以省兵費罷添差以澄冗員停度牒以蕃生齒拘佃祖以防乾没委計臣以制邦用奬有功以厲將帥招弓手以存舊籍嚴和買以絶弊偉簡法令以息瘡痍宰相擬表臣爲檢正帝曰朕將自用之遂除左司諫給事中胡安國以論事不合罷表臣上疏留之前宰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軍馬表臣力言都督不可

罷除侍讀又累疏爭之不聽
召為秘書少監同修哲宗實錄帝如建康詔表臣蕭
留司叅議官除中書舍人給事中兵部侍郎建崇二
國公就外傳蕭翊善帝曰二國公誦習甚進卿力也
徙禮部侍郎遷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時秦檜欲使
使金議地界指政事堂曰歸來可坐此表臣不答又
以議大禮忤意罷去
起知婺州會大水發常平米振貸之然後以聞郡人
德之課最除敷文閣待制
自奉無異布衣時鄉論推其清約（並本傳）

表臣交於陳瓘其師友淵源有自來矣故其議論讜
直剛嚴鯁峭不惑異說不畏強禦（史論）
紹興中吳表臣於經筵講孟子（見玉海）

東嘉錄卷之十三

名臣

婁叅院

婁寅亮字陟明永嘉人（見宋史本傳）
政和二年進士為上虞丞建炎四年高宗至越寅亮
上疏云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
公周王薨章聖取宗室育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
仁宗感悟其說詔英祖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
王遭罹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
已屬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
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
寧以來諛臣進說獨推濮王子孫以為近屬餘皆謂
之同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奔迸藍縷僅同民
庶恐祀豊于肥仰違天監太祖在天莫肯顧歆是以
二聖未有回鑾之期金人未有悔禍之意中原未有
息肩之日臣愚不識忌諱欲乞陛下于子行中遴選
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俾牧九州以待皇嗣
之生退處藩服更選宣祖太宗之裔材武可稱之人
升為南班以備環衛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係人心
之望帝讀之感悟樞密富直柔薦之紹興元年召赴

行在以其言宗社大計也既入見復上疏曰陛下轍迹所環六年于外險阻艱難備嘗之矣然而二聖未還金人未滅四方未靖者何哉天意若曰天祚宋德太祖不私其子而保之不幸姦邪誤國而壞之將使嗣聖念祖思危而後獲之乃所以伸其永命也臣誠狂妄去歲上章請陛下取太祖諸孫之賢者視秩親王使牧九州誤蒙采聽赦而不誅茲益在天之靈發悟聖心為社稷計非愚臣之所及也伏望宣告大臣行之他日皇子之生使之退處清暇不過增一節度使耳陛下以太祖之心行章聖之慮自然孝弟感通

兩宮回蹕澤流萬世改令入官擢監察御史時相秦檜以其直柔所薦惡之諷言者論寅亮匿父喪不舉下大理鞫問無實猶坐為族父冐占官户罷職送吏部由是坐廢 並見本傳

上虞縣丞婁寅亮上書言宗社大計欲選太祖諸孫伯字行下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使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疏入上大歎悟直柔從而薦之召赴行在除監察御史於是孝宗立為普安郡王以寅亮之言也 見宋史富直柔傳

婁寅亮請立太祖後為太子能言人臣之所難言而高宗亦慨然從之君仁而臣直乎宋汝為歸自金國論事切直與寅亮俱迕秦檜一則誣以罪譴一則逃遁以死於乎惜矣 史論

徐忠文

徐誼字子宜一字宏父溫州人 見宋史本傳

孝宗臨御久事皆上決執政惟奉旨而行群下多恐懼顧望誼諫曰若是則人主日聖人臣日愚陛下誰與共功名乎及論樂制誼對以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上遂改容曰卿可謂不以官自惰矣知徽州陛辭爲光宗初受禪誼奏三代聖王有至誠

而無權術至誠不息則可以達天德矣至郡歙縣有妻毆夫繫獄以五歲女為証誼欵曰婦人能一掌致人死乎緩之未覆也會郡寃實稅于庭死者父母及弟在焉乃言我子欠租久繫饑而大叫役者批之頤水死矣然後冤者得釋吏皆坐罪合郡以為神

孝宗疾浸棘上久稽定省誼入諫退告宰相曰上慰納從容然目瞪不瞬意思恍惚真疾也宜禱祠郊廟進皇子嘉王參決庶相留正不克用孝宗崩上不能喪祭奠有祝有司不敢攝百官皆未成服誼與少保吳琚議請太皇太后臨朝扶嘉王代祭及將禪正褒

懼仆於殿庭而去誼以書詆趙汝愚曰自古人臣為忠則忠為姦則姦忠姦雜而能濟者未之有也公內雖心惕外則坐觀非雜之謂歟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汝愚問策安出誼曰此大事非憲聖太后不可而知閤門事韓侂冑憲聖之戚也同里蔡必勝與侂冑同在閤門可因必勝招之侂冑至汝愚以內禪議遣侂冑請于憲聖侂冑因內侍張宗尹關禮達汝愚意憲聖許之寧宗即位誼遷檢正中書門下諸房公事兼權刑部侍郎進權工部侍郎知臨安府

侂冑恃功以賞薄浸觖望誼告汝愚曰異時必為國

患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汝愚雅器誼除授建明多咨訪誼隨事裨助不避形跡怨者始衆嘗勸汝愚早退汝愚亦自請名在屬籍不宜久司揆事願因阜陵訖事以去寧宗已許之侂冑出入禁中無度誼密啓汝愚無計防之乃直而諷侂冑侂冑疑將排已首謁誼東裝莫誼還謁留之通殷勤誼不往吏部侍郎彭龜年論侂冑罪狀侂冑疑汝愚誼知其情益怨恨以御史劉德秀胡紘疏誼責惠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移袁州久之許自便初金攻廬楚不下留兵綴濠州以待和時時抄掠與宋師遇殺傷相當淮人大驚復迸流江南在建康者以數十萬計誼晝夜拊循益嚴備禦請專捍敵勿從中御朝廷懼生事移知隆興府以卒誼嘗與紹興老將接於行陣之法分數奇正皆有指授自為圖式後謚忠文 正本傳

徐誼竄逐於小人之手身之否道之亨也 史論

蔡知閤

蔡必勝字直之其先自莆徙為平陽人 見葉水心文集

孝宗立公以武學進士對策第一授江東將領故事將官謁帥皆小袖衫拜庭下至公獨袍笏肅揖帥因請以賓禮見 水心文集

召試閤門舍人曾覿用事與公見已故召衆舍人飲輒差會期同列婁趣公公不肯往既得對陳六事移畧詰難反覆公辦奏從容手筆付外多施行者知澧州母喪不赴知郢州論擇方面人材及天下大計孝宗尤異之曰觀卿一表前程未可量也殆之命周丞相留公館伴公辭至郡言州起總領所錢歲八萬溪思舟販詔易以銀在邵二年公私便之邵人乞更留一年勅碑紀政公皆禁止還知光州未至光宗召復為閤門舍人還帶御器械未幾武德卒上數問蔡某何時服除召復為帶御器械時御帶負足公辭詔負

外供職光宗之在東宮闕公不見曾覿對宮僚嘆息言佳士難得退朝嘗目招公自邵州還也光宗方叅決見於議事堂謂公向在閤門　有人稱道今去幾何比來安否

孝宗崩光宗疾不能喪太皇太后命今上即位上却避再三公與同列韓侂胄扶抱登御榻涕淚被面庭中驚悚

出知池州建德縣解強盗十人囚稱寃公疑之官吏争獄已具矣公閲其案有弓手坐他事同禁教囚始自誣服幸迷見太守急呼至屛人曰若知真盗乎趣

擒有厚賞盗果得十人泣拜去人以為神

徙知楚州北神鎮少年以剽境外為業前後不能禁公日與錢米什伍伺察用其豪為總首旬一按試兩界以安有効用張聪聚衆越淮自稱元帥謀取挑圍寨邉人兇懼公外示不知者密設方計俘聪以歸斬于市然後以聞諸將嗟服自謂不及也

公既領方鎮經度久遠議於今新城斗梁月城中閤合築相連創二水門增建康戍軍徙其家勿更戍浚肥河修巢湖西口閘以通漕且造戰艦於巢湖並湖民頗為水軍者籍焉湖有狐姥山急難可保聚乾道中為寨屋五百救倉七十今浸廢而兩淮民馬官可給直聽自養歲大閲以賞激之朝論相持久方行而公已歸死矣合肥椿積錢七萬待非常朝廷意帥以侵用徙置漕司公以自節郡費者別儲之更過其奮虜有楊椿數至光州獻攻守策覔覘我守不悟輒上聞公奏拘縻内地從之

公為政求下戾苦審郡利病條畫修發先後必倫未嘗立名字歛財而嘗以其餘與民歲時疾苦賙其尤貧不自業者親至學官課率諸生勸教有義士人輿起在廬封馬亮包極之墓因墓作祠趙立魏勝死戰

於楚新其塋廟以公田給祀徐誼子宜公之友也謫居南安公時守池將乞宮觀禄歸為徐公奉其母徐公驚嘆因止之四方名士擯于家者不以密疏存問無虛歲盖公以忠孝發其剛毅慈良成其密察故凡所立必得其大者至其小者尚皆可紀而余不盡録也

紹熙初光宗已不豫雖御朝猶冉冉未平外庭不知之多諫上宜過北宮省候如禮疏積几上言或訐至上寬優不加怒然亦不能從也自是中外訛言相動無不譏切過宮者甚至群〻相率攀上衣裾

壽皇死也陛下合上輦一出隨至福寧殿不退上亦泣曰此非卿等行處也急還内鑰緘為裂有責宰相上有疾明矣父子相見宜俟疾瘳公不播告使臣下輕議君父可乎宰相悵然曰君殆未曉夫上實有疾然諱言疾日御朝自如玆所以為疾也且人臣無自以疾名上身之理旣而孝宗大漸上成服宮中中外訛言益甚或言某將輒奔赴或傳某軍私聚哭大抵皆反矣朝士潛遁者前後數人私竊以家去者甚衆近幸富民競匿重器村舍中都人朝夕不自聊或又責宰相上雖疾不臨喪無以辭於天下今嘉王長者

祿建參決則疑謗釋矣宰相又悵然曰他日嘗降出一草茅書言儲副事吾袖進取旨上變色曰儲副不豫建建即代也朕欲卿知其妄耳然試合辭以請上再報曰甚好朕欲退閑久矣屢乞奏事不獲命憂懼無所出公自爭過宮至孝宗崩晝不食夜不寐私念曰天梓宮無主而上疾不瘳請儲不獲計且窮偈白太皇太后遂立元子代執喪養上疾其可獨與知樞密院趙公汝愚往返定議時韓侂胄同在閤門公素善侂胄曰公於太皇甥也吾欲以公至趙公所侂胄知指許諾公遂挾侂胄見趙公參諾因知省閣禮

白太皇太后趙公又約工部尚書趙彥逾戒郭杲飭宿衛起居舍人彭龜年告嘉邸儲進發皆定矣五年七月甲寅禫祭時臺諫官有待罪城外者孝宗崩不敢復入而學官須祭畢將歸曰里太皇太后遂引宰執至簾下詔曰皇帝疾至今未能執喪自欲退閑此御筆也嘉王可即皇帝位於重華宮躬行喪禮百官泣拜起而今上已立天下晏然後宰者公本致侂胄於趙公定策遂立元子公之力也

侂胄恃功專盜立黨論為傾者方因之而知閤劉弼又内忌公即脅說侂胄曰蔡直之素厚諸名士今内

參審畫外扶正論非君福也侂胄由是疎公出為池州公嘆曰吾受太上深知不幸太上有疾命聽漏刻而吾判家族出此所以報也事屬安定何妄分彼我乎禍今作矣亟去絕口秘前事侂胄果為飛語中趙公貶死衡陽士不附者盡以趙公黨坐之自為大師郡王擅國命絕席卿相而公連刺外州默默以卒悲夫公不矜功不徇利似矣然而以立君為難者雖通乎百世猶將難之也故余不敢闕以待信史焉（水心文集）

東嘉錄卷之十四

名臣

周侍郎

周端朝字子靖行己族孫 見郡志

孝宗崩光宗以疾不能執喪時趙汝愚知樞密院奏請太皇太后迎立寧宗于嘉邸以代喪禮朝野晏然遂命汝愚為右丞相登進耆德及一時知名之士有意慶曆元祐之治韓侂胄竊弄國柄引將作監李沐為右正言首論罷汝愚中丞何澹御史胡紘章繼上竄汝愚永州國子祭酒李祥博士楊簡連疏捄争俱

被斥宏中曰師儒能辯大臣之寃而諸生不能留師儒之去於誼安乎衆莫應獨林仲麟徐範張衜蔣傅周端朝五人願預其議遂上書曰自古國家禍亂之由初非一道惟小人中傷君子其禍尤慘君子登庸杜絕邪枉要其處心實在於愛君憂國小人得志仇視正人必欲空其朋類然後可以肆行而無忌於是人至孤立而社稷危矣黨錮斃漢朋黨亂唐大率由此元祐以來邪正交攻卒成靖康之變臣子所不忍言而陛下所不忍聞也臣切見近者諫臣李沐論前宰相趙汝愚數談夢兆擅權植黨將不利於陛下以

此加誣實不其然汝愚乞去中外咨憤而言者以為父光權呼蒙蔽天聽一至於此章穎力辯其非肴遭斥逐聞者已駭既而祭酒李祥博士楊簡相繼抗論毅然求去告假幾月善類皇皇一旦有外補之命言者愳其扶植正論極力觝排同日報罷太館之士為之憤惋涕泣今李沐自知邪正之不兩立而公誼之不直已乃欲盡去正人以便其私於是托朋黨以罔陛下之聽臣謂二人之去若未足惜殆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於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監豈堪復見於今日耶陛下厲精圖政方將正三綱以維人心来群

議以定國是遠聽奸回槩疑善類北臣等之所未諭也臣願陛下鑒漢唐之禍懲靖康之變精加宸慮特奮睿断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回邪明示好悪旌别淑慝竄李沐以謝天下回祥簡以收士心臣雖身膏鼎鑊實所不辭書奏不報則繳副封午臺諫侍從侂胄大怒坐以不合上書之罪六人皆編置以宏中為首將竄之嶺南中書舍人鄧馹上書救之不聽右丞相余端禮拜於榻前至數十乃免遠徙上惻然許之乃送太平州編管天下號為六君子端朝字子靖嘉定三年試禮部第一終刑部侍郎

薫侍講見宋史劉暢中傳
入對言人主之學與士大夫之學不同士大夫一心
之有亡繫於一身之是非人主一念之操舍繫関天
下之休戚復言近歲經筵例成薫職今抱道篤學之
士列在庶官守道不苟之賢栖置散地乞廣加收召
以備其選於是蔣重珍徐清叟葉味道相繼進用端
平初時相怵於浮議遂與三京之師端朝力言其不
可既而師徒撓敗卒如所料見郡志
周端朝冠婚喪祭禮二卷集司馬氏程氏呂氏禮見宋史藝文志

周端朝桂陽志五卷藝文志

林樞密

林畧字孔英温州永嘉人見宋史本傳
慶元五年舉進士歷饒州太寧監教授辟幹辦四川
茶馬司公事崔與之帥蜀目之曰此臺閣之瑞也還
武學博士國子監丞太常寺丞奉祠拜宗正少卿兼
崇政殿説書還右司諫兼侍講告于帝曰虛心以為
從諫之本從諫以為求治之本拜殿中侍御史升侍
御史試諫議大夫嘉熙三年以端明殿學士同簽書
樞密院事以言罷提舉洞霄宮以資政殿學士致仕

丁

淳祐三年八月卒贈宣奉大夫本傳
林畧所謂虛心從諫者有益於人主矣史論

劉叅政

劉黻字聲伯樂清人見宋史本傳
早有令聞讀書鴈蕩山中僧寺年三十四以淳祐十
年試入太學儕輩已翕然稱之時下大全方為臺屬
劾奏丞相董槐迫逐去國將奪其位黻率同舍生伏
闕上書大槩言朝廷進退大臣須當以禮書上忤執
政送南安軍安置歸別其母解氏解氏曰為臣死忠
以直被貶分也迷行黻至南安盡取濂洛諸子之書

摘其精切之語輯成書十卷名曰濂洛論語
還太學未幾侍御史陳垓誣劾程公許右正言蔡榮
誣劾黃之純二公罷出六館相顧失色黻又率諸生
上書言黻等蒙被教養視國家休戚利害若己痛癢
朝廷進一君子臺諫發一公論則彈冠相慶喜溢肺
腑至君子擯而不復用公論沮而不克伸則憂憤忡
結寢食俱廢臣聞扶植宗社在君子扶植君子在公
論陛下在位幾三十年端平間公正萃朝忠讜接武
天下翕然曰此小元祐也淳祐初大姦屏迹善類在
位天下又翕然曰此又一端平也奈何年來培養佛

護之初心不能不為之轉移祖宗建置臺諫本以伸
君子而折小人昌公論而杜私說乃令老饕自肆姦
相仍以諂諛承風旨以傾險設機阱以洪忍凝宮
爵陛下非不識拔群賢彼則忍於空君子之黨陛下
不容受直言彼則勇於倒公議之戈不知陛下何
負此輩而彼乃負陛下至此耶當陛下詔起衆髦之
而公許起自家食正君子覘之以為進退之機乃
令坐席未溫彈章已上一公許去若未害也臣恐草
野諸賢見機深遁而君子之脈自此絕矣比年朋邪
肩熖緘默成風奏事者不過襲陳言應故事而已幸

之純兩疏差彊人意乃令軟媚者全身鯁直者去
國一之純去若未害也臣恐道路以目欲言輙沮而
公論之脈自此絕矣況今天下可言之事不為少可
攻之惡不為不多術觧乘孔浸有逼上之嫌勢挾金
張濫膺牧民之職以乳臭騃子而躐登從橐以光範
私人而累典輔藩錢神通靈於旁蹊公器反類於互
市天下皆知之豈陛下獨不知之正惟為陛下紀綱
者知為身謀不為陛下謀陛下燭事幾詎可墮此輩
蒙蔽術中何忍以祖宗三百年風憲之司而壞於一
二小人之手耶臣汝騰陛下之剝向也則以忠鯁斥

臣子才臣棟臣伯玉陛下之汲照也則以功直罷逐
使淳祐諸君子日消月磨至今幾為之一空彼誠何
心哉高宗紹興二十年之詔有謂臺諫風憲之地年
來用人非據與大臣為友黨濟其喜怒甚非耳目之
寄臣竊觀近事不獨臺諫為大臣友黨內簡相傳風
旨相諭且甘為鷹犬而聽其指嗾焉宰相所不樂者
外若示以優容而陰實頤指臺諫以去之臺諫所彈
擊者外若不相為謀而陰實奉承宰相以行之方公
許之召也天下皆知獨斷於宸衷及公許之來也天
下亦知嘗得罪於時宰豈料陛下之恩終不足恃宰

相之嗔竟不可逃耶陛下萬機之暇試以公許之純
與垓榮等熟思而静評之其言論孰正孰邪孰忠孰
佞雖中智以下之主猶知判別是非況以陛下明聖
顧不察此近見公許奏疏嘗告陛下揭至公以示天
下垓則以秘密之說惑上聽公許嘗告陛下以寵賂
日章官邪無警欲塞倖門絕曲徑垓則縱俠客以兜
攬關節持關扁以脅取舉狀開賂門以蔽弄按章至
若之純之告陛下力伸邪正之辨明斥媚相之非寨
謇諤諤流出肺腑衆身居言責聞其風声自當愧死
尚敢妄肆妻菲略無人心乎且陛下擢用臺諫若臣

磊卿臣谷雲臣應起臣漢弼臣凱臣燧光明俊偉卓
為天下稱首然甫入而遽遷一鳴而輒斥獨埈榮華
貪戀頑忍久汙要津根據而不拔劉向所謂用賢轉
石去佞拔山者乃今見之可不畏哉矧今國嗣未正
事會方殷民生膏血朘削殆盡所賴以祈天命係人
心惟君子與公論一脉耳小人以不恤之心為無忌
憚之事其意不過欲爵位日穹權勢日盛以富貴遺
子孫耳豈暇為國家計哉自昔天下之患莫大於舉
朝無公論空國無君子我朝本無大失德於天下而
乃有宣靖之禍夫豈無其故哉始則邪正交攻更出

迭入中則朋黨翼偽陰陷潛詆終則倒置是非變亂
黑白不至於黨禍不止向使劉安世陳瓘諸賢尚無
恙楊畏張商英周秩輩不久據臺綱其禍豈至此烈
古語云前車覆後車戒今朝廷善類無幾心懷姦險
者則以文藻飾佞舌志在依違者則以首鼠持圓機
宗社大計孰肯明目張膽為陛下伸一喙者則其勢
必終於空國無君子舉朝無公論脫有緩急彼一二
憸人者陛下獨可倚仗之乎若埈之罪又浮於榮雖
兩觀之誅四裔之投猶為輕典陛下留之一日則長
一日之禍異時雖借尚方劍以礪其首尚何救於國

事之萬一哉又曰自昔大姦巨孽投閒散地惟覬朝
廷意向以鬮進用之機元祐間章惇呂惠卿皆在貶
所自呂大防用楊畏為御史初意不過信用私人牢
護局面不知小人得志搖唇鼓吻一時正人旋被斥
逐繼而章惇復柄用雖大防亦不能安其身於朝廷
之上今右轄又虛姦人垂涎有日矣聞之道路餽遺
不止於歡辯脉絡潛通於禁近正陛下明察事機之
時若公論不明正人引去則遲回展轉鈞衡重寄必
歸於章惇等乃止今日之天下乃祖宗艱難積累之
天下豈虛此輩再壞耶又諫遊幸疏曰天下有道人

主以憂勤而忘逸樂天下無道人主以逸樂而忘憂
勤自昔國家久安四夷賓服享國日久侈心漸生若
漢武帝之單于震懾而有千門萬戶之觀唐明皇之
北邊無事而有驪山溫泉之幸至於隋之煬帝陳之
後主危亡日迫遊觀無度不足効也堯舜禹湯文武
兢業祇懼終始憂勤無逸言遊畋則不敢日昃則不
暇食曷嘗借祈禳之說以事遊觀之逸比年以來
幸為利以玩為常未免有輕視世故聊忽天下之心
單于未嘗震懾而有武帝多欲之費耗北邊未嘗無
明皇宴安之鴆毒陛下春秋尚少貽謀垂憲

之機悉在陛下作而不法後嗣何觀自十数年間創龍翔創集慶創西大一而又示之以遊幸尊之以禱祠蠱之以虚誕不經之說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積久慣熟牢不可破誰得而正之且西太一之役倭者進曰太一所臨分野則為福近歳自吳移蜀信如祈禳之說西北坤維按堵可也今五六十州安全者不能十数敗除者相継福何在耶武帝祠太一於長安至晩年以虚耗受禍而後悔方士之繆雖其悔之弗早猶愈於終不知悔者也大凡人主不能無過脫有過言過行宰執侍從當言之給舍臺諫當言之搢紳士大夫當言之皆所以納君於當道者也今陛下未為不知道未為不受人言宰執以下希寵而不言與夫言之而不力皆非所以愛陛下也其心豈以此為當而不必言哉直以陛下為不足以望堯舜禹湯文武之主而以漢武明皇待陛下也

咸淳三年拜監察御史論内降恩澤曰治天下之要莫先於謹命令謹命令之要莫先於窒内批命令帝王之樞機必經中書參試門下封駁然後付尚書省施行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不足効也臣覩陛下自郊祀慶成以来恩数綢繆指揮煩数今

日内批明日内批御報之間以内批行者居其半竊為陛下惜之出納朕命載於書出納王命詠於詩不専言出而必言納者蓋以命令繋朝廷之大不能皆中乎理於是有出而復有納焉祖宗時禁中處分軍國事付外者謂之内批如取太原下江南韓琦袖以進呈英宗愀然避坐此豈非謹内批之原哉臣日夜念此以為官爵陛下之宜爵三省陛下之三省所謂同奉聖旨則是三省之出命即出陛下之命也豈必内批而後為恩緣情起事以義制欲某事當行某事當息具有條貫何不自三省行之其有未穆於公論者許令執奏頗不避嫌

四年改正字言正學不明則義理日微異端不息則鼓惑轉熾臣非不知犯顏逆耳臣子所難實以君德世道重有関係不容不懐惻閑陳疏上通日未蒙付外孟軻有云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臣忝職諫省義當盡言今既不得其言若更貪戀恩榮不思引去不惟有負朝廷設官之意其於孟軻明訓實亦有慚知慶元府事建濟民莊以濟士民之急資貢士巻官之費備郡庠耆老緩急之需又請建慈湖書院八年沿還拜刑部侍郎九年改朝奉郎試吏部尚書兼工

部尚書兼中書舍人兼修玉牒兼侍讀上疏請給王
十朋祠堂田上
宜中謀擁二王由温州入海以兵逆獵共改將遜相
位於是澈托宗祀於母弟成伯遂起及羅　以疾卒
黃六傳
劉澈分別邪正侃侃敢言　史論

東嘉錄卷之十五

名臣

曹文恭

曹豳叔遠族子字西士 見宋史本傳
少從錢文子學登嘉泰二年進士第授安吉州教授
調重慶府司法參軍郡守度正欲薦之豳亂曰章司
錄母老請先之正敬嘆改知建昌縣復故尚書李常
山房建齋舍以處諸生擢秘書丞兼倉部郎官出為
浙西提舉常平面陳和糴折納之弊建虎丘書院以
祀尹焞移浙東提點刑獄寒食放囚歸祀其先囚感

泣如期至召為左司諫與王萬郭磊卿徐清叟俱負
直聲當時號嘉熙四諫上疏言立太子厚倫紀以弭
火災又論余天錫李鳴復之過迕旨遷起居郎進禮
部侍郎不拜疏七上進古詩以寓規正久之起知福
州再以侍郎召為臺臣所沮而止遂守寶章閣待制
致仕卒謚文恭 本傳

周蒼巖

周元龜字錫疇温平陽人 見林霽山文集
讀書迎解落筆輒驚人少有老度窮有通識以六典
貢禮闈升賢關擢嘉熙進士第

開慶己未提轄左帑時大學六士扣閽當揆怒其攻己將擢公言路諷以意公正色曰臺諫天子之耳目不可市私恩直士國家之元氣不可以報私忿祖宗三百年學校公論所自出柰何摧折之乎語已束裝明日臺疏下矣景定謂咸謂公相國故人要津立致公尺書不扣光範一廢六霜癸亥除主管官誥院委買江東限田公曰熙寧間海內無事王安石以新法驗動釀成中天不忍言之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未聞瘠子以肥父而家可為也聞者震耳說者交吻明日又臺疏下矣

東嘉錄卷十五

二

父戒軒先生交慈湖楊公簡鶴山魏公了翁其學根義理達事物公所樹立父教也自號蒼巖有蒼巖集著八十卷又有訓鑑大小 文苑心嗜師友四驪史大議管見類要詞科類臺奇字法語各若干卷山齋文集

章恭毅

章綸字大經溫州樂清人見登科錄

公資稟殊常甫成童即刻勵好學既冠郡守何公文淵選補郡庠生登正統己未進士授南京禮部主事景泰初陞禮部儀制郎中適國家多故公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首請增會試取士額次言太平十六事累數千言俱准議行車駕欲幸大隆福寺公言以萬乘之尊臨異端之地傳之後世誠非美事見名臣言行通錄

五年五月陳言修德弭災事一曰畏天戒二曰任忠理三曰養聖躬四曰節幸御五曰務儉約六曰勤論政七曰惇孝義八曰慎賞賚九曰重名爵十曰華延撫十一曰擇重臣十二曰辨異端十三曰却貢獻十四曰汰冗官其畏天戒大意謂內臣不可干外政倖臣不可假威福後宮不宜盛聲色凡為陰盛之類請悉革罷其惇孝義畧曰臣聞伊尹告太甲有曰立愛

東嘉錄卷十五

三

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於四海孟軻氏有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誠以孝弟者百行之本萬善之長天子之所以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者不越乎一孝弟而已　本朝以孝治天下而友弟之義皆孝所推恭惟　上聖皇太后　皇太后兩宮為天子母尊之至也皇上以天下養養之至也故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以天下養之在乎躬親養之躬親養之庶幾謂之至也伏望　皇上於退朝之暇必朝兩宮尊奉　上聖皇太后皇太后而修問安視膳之禮是即古帝王之孝也臣又恭

惟　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四年是為天下之父也
與皇上同氣異胞是為至親之兄也皇上向曾親受
上皇之冊封是為上皇之臣子也　上皇親征戎虜
被留虜庭嘗有詔旨傳位於陛下是以天下授陛下
也陛下尊之為太上皇帝是為天下之至尊也幸而
奉迎還宮是皇上之至願亦天下之至望也　上皇
為陛下同氣之親兄陛下為　上皇同氣之親弟形
雖為二其實一人況　上皇天性謙沖意無彼此伏
望　皇上於朔望日或節日一幸南宮率羣臣朝見
上皇於延安門以叙連枝同氣之情以極尊隆崇奉

之道是即古帝王友弟之義也至於儲位亦不可久
虛伏望　皇上推同氣猶子之義詔　沂王復居儲
位以為天下之本如此則五倫備而和氣充溢於宮
庭萬姓愛戴而歡聲洋溢於四海殆見天心自回災
異自弭而胡虜不足平矣見進思錄
景泰五年春上天示戒積雪連陰朝廷下詔求言御
史鍾同手成諫章大畧以朝見兩宮復還儲位為重
初以稿示都察院副都御史劉廣衡見其語意觸諱
謂之曰逆犯龍鱗者必死同乃易稿意在諸司臣寮
各言致災之由而復儲一事實欲禮部啟之既奏有
旨命廷臣集議無敢言者時綸正欲建言遂發復儲
事於是年五月九日巳未晡時封章進當宁見則大
怒讀畢日已昏門已扃乃傳旨自闕出命錦衣衛即
時逮捕入獄翌日榜掠訊無跡又翌日加榜無全膚
不得已辭連同即逮繫入獄對既實乃加刑覆訊必
欲招通南內不服用炮烙刑又不服乃窮慘酷欲致
之死地天乃大風降黃沙人大恐乃禁錮欲終其身
自是日甲子至雨于八月既得生乃酌酒相慶或賦
詩遣興或奕棋消閒日則對坐夜則對卧相與談論
無復憂悶見鍾同墓誌銘

大理寺少卿廉公莊見同與綸下獄乃繼言復儲事
當宁怒其言切直待其以下憂陛見即於朝臺大杖
之八十幾死貶為陝西河洲衛定羌城驛丞遂因而
有旨命錦衣衛封六大杖擇六壯卒即獄中大杖同
與綸一百必就死每五杖易手同肌體尤瘠故杖至
三十已斃不動杖畢頃之乃甦衆以手輿入獄又禁
不與酒既而綸漸平復幸不死並見鍾同墓誌銘章恭毅文集
天順元年丁丑正月奉　旨釋放還職出獄之際京
城男女聚觀塡道擁不可行有嘆息泣下者見諸
方脫杻鐐手足拘攣不能動復項上鐵索繫縛三年

身同卧起白亮如銀尋陞禮部右侍郎山東水守臣請蠲租未允公為請得藏其半宗室有被火盜乞賑卹同列執以例公特請得賜金五百兩時尚書興濟伯楊善侍郎鄒幹意皆不協南京禮部侍郎缺即以公對　上初難之頃之改南京禮部又改吏部轉左侍郎凡六考成化丙申守制乞致仕許之卒贈尚書謚恭毅年譜

公以天下為己任凡朝政得失生民利害知之未嘗不言言之未嘗不盡方其未論復儲也嘗陳太平致治十六策以致壽邊圉通楮鈔與寬恤增解額亦屢

東嘉錄卷十五　六

言之蓋已亡慮千數萬言其始脫詔獄而為禮部也山東以水災告戶部泥不行則特奏得減租十之五王府以火災告同列執以例則特請得賜金五百兩蓋其既蹈且奮而抗言讜論不少挫衄有如此者見湖公方石撰墓誌銘

公性質直坦易與人無貴賤疏戚一笑之間洞見肺腑至其臨大事決大議則凜不可奪自號毅夫或勸公少貶以狥曰在我者有義與命在彼者吾不知也故悅公者寡不悅者衆然至論立朝大節則未嘗不以公為首稱

我國家承平之治至宣德正統而極極熾即豈小大之臣方仰承　德意以將順煩美於不暇所請憂治世而危明主者已絕無而僅有益於是得二人為曰翰林學士李公時勉曰翰林侍講劉公球至於景泰之季而公實繼之公以二聖之恩克保晚節已上姚學士公於無愧故雖不必若鍾以必致乎侍講公之死然究其所至固非所嘗試而幸成者則其於康已益有光矣於乎公固一代之偉人也哉述墓誌

方其職在一司位不過五品開口攘臂論國家大計雖身困言屈一時天下皆知有所謂名義所謂風節

東嘉錄卷十五　七

以至於　英祖之光復　憲皇之顯紹神功聖德鏗鍧炳耀於天地間而公之身及際其盛復雖遠處南國亦隱然為天下重微公輩二三人則名義風節皆未可知而天下之事去矣是豈非天之有意於　國家億萬載靈長之祚而然哉見西涯李公年譜序

公既以節義為天下望未嘗少貶以從時權奸憚之故為左右侍郎十有八年皆處南國顯擠潛沮弗復改擢公益厲以裕終不自悔議者以公有汲長孺之剛直魯宗道之骨鯁見王編修所撰公廟碑

正統之末　社稷非　景帝未知如何一時安攘之

功卓吳所不難者易儲一事爾使當時廷臣有能直
諫以身徇之則儲未必易後有繼公連章紛諍必從
乃已則儲可必復正月十七日之變亦何自而萌柰
何獨公憤發一言遂罹楚毒豈意復辟顯位以功名
考終而榮及後人忠義之報何如哉蓋公孝友朴淳
剛方坦易遇事敢言厥後 景帝拒絕說問公護
兩宮其亦終有悟於公之言也夫 名臣言行通錄
尹直贊曰侃侃恭毅抗志獨立忠讜是陳執謂辭遜
綱常是扶我躬遑恤 天日重明嘉乃丕績命之名
臣古之遺直 言行通錄

東嘉錄卷十五 八

[illegible]從

韓律瑞安人 見府志
永樂中太學生擢監察御史巡歷有聲陞河東鹽運
使以清慎見稱 見一統志
運使韓律溫州人魁梧端重為御史有聲獲妖盜有
功酬以男婦數口出巡河南鎮靜有體一方仰賴閭
省上下咸謂前出巡者十數輩或過於刻或猛而嚴
或貪而懦或矜而肆或佻而輕或奸而譎或愚而暗
未有如偉者自後繼者十數輩亦莫能及 見天順錄
遷河東運使清操甚著名播建 創立學宮得師儒所

原缺

登崇寧二年進士第累官為太常正丞出為江東轉
運使江寧軍校周德作亂良顯聞變率眾與戰斬十
餘級力不能勝死之事聞贈卹良渥 忠義傳

潘進士

潘方溫州平陽人 見宋史忠義傳
寶祐四年進士調監慶元府市舶慶元降附方不屈
赴水死 忠義傳

侯節毅

侯畐字道子溫州樂清人 見宋史忠義傳
三貢於鄉兩試轉運司皆第一以武舉授合浦尉柳

東嘉錄卷十六 三

城令衛步軍司幹辦公事侍衛馬軍行司計議官寶
祐五年制置使賈似道辟通判海州兼河南府計議
官李松壽據山東突出漣泗畐嬰城下死之闔室遇
害太學生二十一人言於朝即海州賜廟旌忠謚曰
節毅仍立廟其鄉畐所著有霜厓集 忠義傳

徐正將

徐臻溫州人 見宋史忠義傳
父官河南德祐元年臻往省以道阻會文天祥勤王臻
往依之以筆札與樞密小心精練天祥被執臻脫難
復來願從天祥北行扶持患難備殫忠款至隆興病

原缺第一、二葉

死忠義傳

正將徐臻第一百三十四詩闕見文山集杜

桂鎮撫

桂完澤永嘉人見元史忠義傳

嘗從江西左丞李朵兒留京師得為平江路管軍鎮撫為仇家所訴免官會賊攻昱嶺關行省遂假前官令從征完澤勇於討賊凡再戰關下皆勝尋又與賊鬪為所執其妻弟金德亦被擒皆反縛於樹脇以白刃脅之降金德意未決完澤呼曰金舅男子漢即死不可聽賊德曰此言最是因大罵賊怒剖二人之腹而死並忠義傳

東嘉録卷十六　　四

彭忠愍

彭庭堅字允誠溫州瑞安人見元史忠義傳

擢至正四年進士第授承事郎同知沂州爭毀牛皇神祠驅鄉郡上馬賊免民橫急徵斂民甚便之俄以平反獄因忤上官意遂棄去十年詔選守令以建寗路崇安尹起庭堅于家屬鉛山寇周良竊發犯閩閩庭堅禦之有法寇不入境十一年陞同知建寗府路總管府事江西寇熾庭堅率民兵克復進陽又進兵平浦城

原缺第五葉

大撫軍院命庸團結房山遷同僉將作院事又除刑部尚書仍領團結會諸寨既降庸守駱駝谷遣從事段禎請援於擴廓帖木兒不報庸獨堅守拒戰衆將潰庸無去志已而寨民李世傑執庸出降以見主將庸不屈與禎同被殺忠義傳

周樞密

周誠德字守仁參政嗣德之異母弟平陽人見蘇平仲文集

嗣德分鎮平陽總制瑞安幙府之中非無材智與之共事又有僚佐布列左右求其臨機決謀之際以其可否為違從行師制敵之間以其前卻為安危求之他人固不能矣是以數十年間軍旅之事公獨身任焉公之為人也明敏而果毅沈雄而莊重大敵臨之而不懾小寇當之而亦慎矢利而氣不變得勝而色不喜其紀律嚴其號令明其賞罰必其威惠治其於士卒戰陣則先之次舍則後之甘苦則同之卓乎有古名將之風

東嘉録卷十六　　六

大小戰無慮數百剗徑口小龍南山掇四隅三魁焉嶼蕩三港四溪夷百丈嵒岡諸砦縛僉安三吳邦大礫李師金翁瑞降張仲卿吳叔寗殲金龍十禽程景安斬葛兆俘吳悌五諸酋而分〻其徒黨復松山崇

原缺

東嘉錄卷之十七

忠臣

林霽山

林景熙字德陽温之平陽人（見章祖程霽山文集題）宋咸淳辛未太學釋褐授泉州教官歷禮部架閣時異事殊遂不復仕會稽王監簿移書屈致與尋處晏之盟於是往來吳越間殆二十餘年（章祖程題）元兵破宋河西僧楊勝吉祥行軍有功因得於杭置江淮諸路釋教都總統所以管轄諸路僧人時號楊總統盡發越上宋諸帝山陵取其骨瘞浙江築塔於宋內朝舊址其餘骸骨棄草莽中人莫敢收適先生與同舍生鄭朴翁等數人在越上痛憤乃不能已遂相率為采藥者至陵上以草囊拾而收之又聞理宗顱骨為北軍投湖水中以錢購漁者求之幸一網而得乃盛二函託言佛經葬于越山且種冬青樹識之不敢明言其事以夢中作為題其詩曰珠亡忽震蛟龍睡軒敞寧忘犬馬情親拾寒瓊出幽草四山風雨鬼神驚一杯自築珠丘土雙匣猶傳竺國經獨有春風知此意年年杜宇泣冬青　昭陵玉匣走天涯金粟堆前幾吠鴉水到蘭亭轉嗚咽不知真帖落誰家珠

鬼玉雁又成埃斑竹臨江首重回猶意年時寒食祭天家一騎捧香來冬青花花時一日腸九折隔江風雨青影空五月深山護凝雪石根雲氣龍所藏尋常螻蟻不敢冗移來此種非人間曾識萬年觴底月蜀魄飛遠百鳥臣夜半一聲山竹裂（見白石樵唱）遂昌鄭明德先生元祐所書林義士事蹟云宋太學生林德陽字景曦號霽山當楊總統發掘諸陵寢時林故為杭丐者背竹籮手持竹夾遇物即以夾投籮中林鑄銀作兩許小牌百十繫腰間取賄西番僧曰餘不敢望收其骨得高家孝家斯是矣番僧左右之果得高孝兩朝骨為兩函貯之歸葬於東嘉其詩有夢中作十首其一曰一杯未築珠宮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東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又曰空山急雨洗岩花金粟堆寒起莫鴉水到蘭亭更嗚咽不知真帖落誰家又曰喬山弓劍未成灰玉匣珠襦一夜開猶記去年寒食日天家一騎捧香來餘七首尤凄怨則忘之葬後林於宋常朝殿掘冬青一株置於所函土堆上又有冬青花一首曰冬青花冬青花花時一日腸九折隔江風雨清影空五月深山落微雪石根雲氣龍所藏尋常螻蟻不敢冗移來此種非人

問曾識萬年觴底月蜀魄飛繞百鳥臣夜半一聲山竹裂又一首有曰君不記羊之年馬之月劈歷一聲山石裂聞其事甚異不欲書若林霽山者其亦可謂義士也已（見南林輟耕錄）

霽山林德陽前進士也壯年英華果銳之氣無所於托瑞瑰玉佩大放厥辭（見方蛟峯文集）

德陽自鴈湯遊會稽而錢塘渊汐之呑吐吳山烟霏之舒卷矚望兮咫尺縹緲兮余懷所以觸其情發其感者朝朝暮暮無日無之故其悽惋覓以達鬱以章率有古意（蛟峯文集）

文曰白石臺詩曰白石樵唱皆行于世（見温州府志）

鄭學正

鄭樸翁字宗仁家温之平陽（見林霽山文集）未弱冠東書遊京類名暴如雷癸亥以類申補太學戊辰升内舍壬申癸酉公闈連魁中甲戌省闈又中賜上舍釋褐授迪功郎福州教授尋除國子正轉從政郎棄官耕隱鄉山湫下越故人羣禮招之往來轍迹餘二十霜（霽山文集）

元僧楊勝吉祥發越上宋諸陵聚骨於錢塘實勝寺塔下以厭之其餘遺骸暴露人莫敢顧樸翁遂與人林景熙等謀間行拾之盛以二函瘞越山中（見郡

余與鄭公生同里學同師綠長至老同出處與其同然而是非恥忽之際更相箴正以至同爭極辯不苟焉爲同也

公學聖賢之學名其齋曰初心況毅直方自許致澤至於志不獲遂猶以言語文字扶植綱常精衛填海悲膂銜士重可悲也

公之文兮爛其河漢公之行兮豈厥根幹歷艱危兮忠孝不遠人孰知兮知之者天

有雜著二巻曰續古詩一巻曰厚倫皆精實可傳（並霽山文集）

陳録事

陳高字子上世爲永嘉平陽著姓（見揭伯防所撰墓誌）幼讀書日記千言所讀間即出人意表擢至正十四年進士第授慶元路録事明敏剛決吏不敢易民不敢欺聲名方赫赫一旦忽移去及方氏至欲招致之而無從得矣

平陽陷棄妻子往來閩浙間蓋欲人不知其所在二十六年冬東西浙陷明年春先生浮海過山東謁河南王太傅中書右丞相于懷慶論江南之虚實陳天

下之安危當何以弭已至之禍何以消未來之憂適關陝多故未之用士大夫聞其至皆願與交丞相亦喜即欲官之知其非志亦不强數月疾卒于邸葬于懷慶城南四方之士凡自南而來者皆會哭

先生為文上本遷固下獵諸子為詩上溯漢魏而齊梁以下弗論也先生為行潔己而不同於俗抗節而不屈於物意所與惓惓焉不能舍赴其急水火不避所不與欲其一語一字不可得所至合則留不可則去自號不繫舟漁者（並墓誌見陳子上存稾）

六藝百氏之言子上無不學而以求道為急凡詩文未嘗苟作要其歸不當於理者蓋鮮矣自為舉子時其所作已為流輩推重金華胡汲仲先生以古學名當散視一世人於文章靳許可獨敬愛子上而稱之曰能其推進士也朝之名公鉅人若翰林歐公太常張公禮部貢公御史吳公助教程公僉謂子上之文宜用之朝廷施之典冊相與論薦之（見蘇平仲文集）

東嘉錄卷十七　五

子上抗待操於亂世臨患難死生禍福而不易其志不汚其身可謂賢矣而其言也揆諸往哲而有合傳之來世而無愧

於戲重其身愛其妻子不能忘其墳墓去其鄉里人之情也而至違鄉里捐墳墓棄妻子而置身於難險之地則以所重者甚於身所愛者甚於妻子所不可忘者甚於墳墓所不可去者甚於鄉里也身非不重也而有重於身者焉妻子非不愛也而有愛於妻子者焉墳墓非能忘也而有不可忘於墳墓者焉鄉里非能去也而有不可去於鄉里者焉夫安得不舍彼而取此哉然非識輕重之人亦惡乎能之吾讀陳子上貽謝復元書未嘗不歎其於輕重也明於取舍也審而又悲其適丁斯時也使子上不丁乎時斯則固重其所重愛其所愛不忘其所不能忘不去其所不

東嘉錄卷十七　六

流滯於邑既而帝見亂甚始思公顧其兄大都留守愛猶奇問公安在對曰病卧故里即日以徵事郎同僉太常禮儀院事召不拜又召拜集賢直學士亞中大夫兼太子贊善最後召以翰林侍講學士資德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同知經筵事從兩召皆有御衣上尊之賜而公終已不赴其言曰吾嘗見病者不早使醫師治之及在膏肓始召醫從事雖扁鵲亦走而已今國事如此豈臣子之所忍見然賢如先丞相輔弼之地猶不能存宋於垂亡况吾之材職以論思獨能存元於垂亡乎　王師克溫公自沉于淵軍士

也情

陳侍講

陳達字元達永嘉人（見蘇平仲文集）二十學書於平章康里公子山待制杜公本學詩於張真居天雨馬教授伯誠三十書名與康里公上下欽安殿成在廷善筆札者咸書牓上進獨用公所進者

立朝慕汲黯之為人事無大小言必剴切皇太子禮貌之不徒以其善書也劾魯禿帖木兒寔丁酉冬頼太子苦諫得不殺遂辭所居官明年遵海南歸永嘉即墓下以居從遊十陳高授尚書周易語及時事輙可去若尋常矣於戲子上何其不幸也耶子上余友也同薦于鄉同試于禮部後一再見于四明而遂永訣矣曩在京師從揭兵部伯防得其所著子上埋銘讀之而高兵行而偉其志今讀此二書愈益信其行之高其志之偉雖去之二十年餘而生氣猶凜凜焉於戲子上其賢乎哉子上雖客死山東然後葬以禮墳墓妻子皆無恙而鄉里與有榮耀然則子上豈其不幸也耶甚矣輕重之當明而取舍之當審也

詩文總若干首釐為若干卷題曰陳子上存稾（並蘇仲文集）

出之引佩刀自裁軍士奪之乃斷髮示無用猶安置濠州後遇赦任便居住乃還蘭溪病風痺聞有薦之旨遂郄藥不御而卒

公伯祖宋相宜中景定初以劾丁大全而編管建昌軍公以劾禿魯帖木兒而幾見殺丞相之言不用後二十餘年而宋社以屋公之言不用後十餘年而元社以屋書曰與亂同事罔不亡信矣夫丞相也公也生與阨會何其絕相似也豈非不幸歟然身蹟而名隨之初非不幸也而況元亡公分致死以殉國雖制之附而其心則與乃祖行軍司馬死汾水關同諒也一門之內百歲之間風烈相終始所謂世篤忠貞者哉（並蘇平仲文集）

卓侍郎

卓敬字惟恭瑞安人（見溫州府志）少穎悟絕人讀書十行俱下一見輒去終身不再讀詩詞宏遠有一倡三歎之音為文精奇警拔磊磊落落類其為人七歲時從群兒嬉有見者指曰斯兒骨法殊異後日必為名公卿惜血不華色耳（見劉球撰傳及溫州府志）性至孝請書賓香山時年十五晨昏之禮雖遠不廢會夜歸值大風雨冥昏不知所之得一牛紀憑之而

去及歸啟門乃一黑虎也時以為孝感所致
登洪武戊辰進士除給事中時國初制度初立典則
未備諸王服飾僭踰敬乘間白　上曰京師天下視
效禮法綱紀攸先聞諸王在禁中服飾尚有擬太子
者然則何以令天下耶　上笑曰卿言是吾未慮及
此也由是益器重焉而或乃以太剛則折為戒敬謝
曰敬一介書生荷　上恩厚驟登清要官以諫為名
吾知盡諫諍之道上不負吾君下不負所學而已且
吾聞居其位則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為
之益力

陛户部侍郎富家奏其略曰北平天下都會地方廣
遠士馬精強宜及其未備不然大舉而南建瓴東下
勢既瓦解雖有一二特立之士亦無所為矣夫將萌
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可為者勢也量時而為非至
剛者莫能斷未見而動非至靜者莫能察且帝王之
孝以保安社稷為先小節非所論也事竟寢
太宗皇帝南下時敬既被執首責以不迎乘輿之罪
敬厲聲抗拒詞甚不遜　帝怒欲殺之而憐其才美
命繫獄欲屈其志而復官之時人中臣諷之曰
今上皇帝叔也事屬一家忠無一致昔管仲不死小

白姚微再事太宗故事可師胡為徒自苦耶敬泣曰
人臣事君有死無二足下以管仲姚微為言此非所
以望敬也　帝知敬義不屈然憐其至誠猶欲生之
而姚廣孝不可以為敬雖一介書生實英雄才略也
今即欲巡狩則彼擁東南之饒限長江之險鼓舞豪
傑陛下未可安枕也豈非養虎自遺患耶昔吳王不
殺范蠡而蠡卒滅吳王行不殺石勒而勒終害行人
事有幾不可失也　帝意遂決已而命斬之復夷三
族臨刑殊從容但歎曰國家養兵三十年一旦變生
器無措置敬死有餘罪但恨不得為兵官得少行其

志耳神色凜然經日猶如生
帝甚愛敬雖為姚廣孝所譖其心實不忍殺之嘗曰
國家養士三十年不負其君惟卓敬耳
博學多能美丰儀善談論雖天文律歷地理兵刑靡
不各進其奧尤邃性理遺書十卷發明周子通書邵
子經世之學詩文五十卷沒入之日一室蕭然惟書
畫數軸焉
公門人黃潮光之子養正持其遺書及詩文辞出公
像以相示拜起欷歔諮以見知聞知之實者如此
且以忠貞私謚之以仰卿慕之意

當時死者亦非一士論者每每以公為首稱焉其見
之死而守之正豈非有以參天地関盛衰獨全其浩
然故耶真可與夷齊等倫而漢唐宋諸先正未知其
孰先而孰後也 並見傳府志

東嘉錄卷之十八

孝子

陳孝門

陳侃永嘉人 見一統志

至道中以孝行聞五世同居無間言太宗嘉之詔旌
表其門 一統志

温州陳侃五世全居賜詔旌表門閭侃事母至孝賜
其母粟帛 見宋史孝友傳

今建牙鄉猶稱其家曰陳孝門 見郡志

仰孝廉

仰忻字天貺永嘉人 見宋史孝友傳

力學以篤行稱年五十餘執母喪盡孝禮躬負土
廬于墓側有慈烏白竹之瑞郡守楊蟠表其里孝廉
坊大觀八年以八行取士郡以忻應詔未幾卒贈將
仕郎 孝友傳

忻著同姓闔曰姬周鄭江與仰同姓百世不通婚姻
蓋後世論氏而不及姓故忻始倡焉有訓童規鑑十
二卷有永嘉百題詩集 見郡志

陳孝子

陳宗永嘉人 見宋史孝友傳

年十六母蔡病篤刲股為藥病無已而復病不救宗一慟而絕郡守陸德輿云陳宗自毀其體哀慟傷生非孝道之至而能為人所難為之事亦天性之至官為合葬榜曰陳孝子之墓（孝友傳）

周孝子

周樂瑞安人（見元史孝友傳）

宋狀元坦之後父晟通經能文方氏竊據溫州拘晟置海舟上樂隨往事其父甚謹一日賊酋遣人沉晟于水樂泣請曰我有祖母幸留父侍養請以己代父死不聽樂抱父不忍捨遂同死（孝友傳）

周樂同死詩曰海寇憑陵父被拘問關隨往侍朝晡一朝強寇將沉父便欲捐生代父軀致養重闈只父身哀祈留父奉慈親誰知兇寇心猶忍父子俱沉更愴神（見孝順事實）

張孝子

張端涿州人父君錫至正末任平陽州判官因家焉時周嗣德守平陽因辟君錫為樞密都事方明善攻破平陽君錫俘入溫城端隨往日夜涕泣不食父謂曰我分在必死爾歸視爾家勿以我為念端曰父辱子死理之常也大人萬一不諱端安可獨生乎既而明善沉君錫于江端亦自投江抱父俱沉而死（見府志）

哀哉張孝子乃是公侯孫素質粹而美至性純且溫十歲知讀書十五能文辭二十從父遊蒞官東海壖維時正艱危兵戈起郊原闢侯開幕府而父為幕官殃咎忽變異主將罹禍患群兇橫戈入士卒俱凋殘父亦被俘虜械送囹圄間彷徨從父在豈顧微軀完囊之千金資冀以釋父愆讒言日交構彼兇生怒嗔內狙往告訴代父甘喪元哀辭苦不聽父竟死深淵號咷走抱父浮沉向波瀾父身不可救子命亦自捐嗚呼忠孝心化為厲鬼冤蒼天杳茫茫孰為陳此冤（見紫壤集）

張孝子

張正字思中漢之平陽人（見蘇平仲文集）

九歲父仲達喪鞠於母林十三歲母瘡發于額左角瘍毀視之曰此瘡惡不可言腫若至鼻雖秦越人不知為計矣正憂惟倉黃走城隍祠匍匐泣禱引刀刲股肉持還家爨粥以食母瘡立愈初瘍醫見其母之瘡之愈而不知其愈也正食以股曰駭曰吾見患此瘡者十人十不救張母獨無恙何哉已而其事頗聞人比之孝已正事母愉愉慕之情事無鉅細不啻次

不行年三十娶婦陳帷帳衾褥施于床者襍以錦綉正曰吾在襁袍時母推燥而就濕今吾母寢處何如而吾乃寢處此於吾安乎即以議其母陳事姑稍懈正輒曰娶所以為養也若不盡力奉吾母何以爾為陳嘗有間言正曰我宜孝衰於妻子耶不然此言何自至白其母 切責其妻其妻亦感悟更為恭順之行洪武丁巳秋母滯下伏枕血糞淋漓正時以手掬去之了無難色後六年春母疾病衆醫人人以為切其脉察其證不可為正曰吾聞父母有疾雖不可為無坐視而不營救之理禱于東嶽行祠復刲股和藥藥

未進而母病革矣母没朝夕悲號感動聞者及既塟日至墓所未嘗不流涕於戲正可謂孝義也已見觀平仲文集

陳孝子

陳序平陽人見溫州府志

景泰間父病篤序三刲股以療之見溫州府志

代樹無代柘愛此手澤存㕯樹傷柘無籍劬樹傷柘根肩尚可惜臠飢亦何人吾飢本親遺善以奉吾親一〇㖔㖔湛與內此意誠苦辛飢臠弃不死遺衹傳兒孫毋慎勿忘錫類良有因見李西崖題陳孝子刲股詩

東嘉錄卷之十九

氣節

陳連江

陳彥才字用中平陽人見郡志

宣和三年何涣榜進士通判黃州子霧中散大夫孫陞知泉州彥才居官廉靖秦檜以不附己終不大用有詩述懷朱文公為跋見平陽州志

紹興初有退相寓永嘉獨陳用中彥才雖鄰不謁及再相有薦之者止就部注邑連江戲作小詩云命賤安能比鉅公偶然年月與時同只因日上爭些子笑

向連江作釣翁 蓋其所生年月時適與時宰同但日差異耳見諸跋

跋陳大夫詩 曰常人之情少有一善則自視哆然若有餘而其責報也欲然常若有所不足所以善日消而惡日長卒以陷溺於利欲之橫流而不自知也大夫陳公廉靖自守不肯屈意權門寧俯首於下寮終身而不悔比其晚歲僅以年勞得官其世而所以省身知足之意見於短章者乃如此其志念之所有與俗人也遠矣嗚呼子孫之賢其亦深念而敬守之也哉慶元己未十一月既望新安朱熹識見晦菴文集

公妥語　刪　客　樂

何提刑

公諱逢原字希深世為溫人 見梅溪文集
妥頴異眉宇秀整頎而長身兒時強記覽落筆輒驚
人嘗賦松栢後彫志趣不凡識者期以遠到
召對敷奏進止剴切詳雅除勅令所刪定官遷秘書
省正字時秘閣初建登瀛皆極選公翱翔其間讀異
書見聞益博
初秦氏盜權以國事僇殺大將竄忠良鉗天下口神
怒人怨公為書生時嘗容其館授其子以經於是間
見以物議洶洶告秦氏曰吾所與語者天也豈復與
人校是非公曰天之心即人之心也豈有異哉秦氏
大銜之臺諫承風捃以他故至是再黜士論屈之公
無幾微慍色
公既忤權臣逝踈遠十年楚蜀晚方還朝以疾補外
遂致不起才不克究中外惜之
永嘉自元祐以來士風浸盛淵源自得之學胃聽不
蹈襲之文儒先數公著述具存不怪不迂詞醇味長
鄉令及門孔氏未必後游夏徒也涵養停蓄波瀾日
肆至建炎紹興間異才輩出往往甲於東南若公又
其卓然者

東嘉錄卷十九　七

長於理學尤精論語覃思二十年每見學者必與講
論有集解十卷簡嚴明白超詣處諸儒所不到
善屬文清峻遒麗雖倉猝應用必自己出不剽竊前
人語尤長於詩有晉宋味有文集二十卷外制二卷 並梅溪文集

顧錢塘

顧岡字德鳳平陽人 見郡志
登紹興第授錢塘簿時趙鼎去相位秦檜擅權力主
和議不附己者必加擯斥岡深懷憤歎適鄉人蕭振
權工部侍郎岡因致書於振極言秦趙二黨事以泄
其不平自是遂不復仕 郡志
秦檜當國勢焰可畏一時端人正士斥逐殆盡士大
夫雖素有樹立若蕭振者亦附麗焉錢塘主簿顧君
獨貽振書譏以不當附檜反覆千數百字使檜聞之
禍且不測而君乃毅然弗顧豈非所謂見義而勇者
歟主簿之賤微耳當是時據高位食厚祿者固不乏
人而君獨為朝廷深遠慮其忠君愛國之意何如也
蕭為待從同里人士孰不樂稱頌其美以相扳援而
君則愛人以德盡忠告之道不為世俗兒女態抑可
謂直諒君子哉勇於義忠於國直於朋友此皆人之

東嘉錄卷十九　三

所難者非賢其能若是乎書中所謂堂堂社稷反為
諸公快意之地深可痛愍三復其言真足以流涕而
慟哭歷觀自古暨今姦邪誤國未有不由乎此者蓋
姦臣執柄於不同乎己者不問其人之賢否必擠而
去之然後有以快其意賢者既去而國以危亡隨其
後如王荊公安石亦本號為賢士及為相欲新法之
行當時諸君子議不合己悉加貶竄而引用同己之
小人卒以快意基靖康之禍嗚呼主簿君之言不亦
信而有徵乎 見陳子東集

永嘉顧仲明其先世主簿君與蕭侍郎論朋黨書書

東嘉錄卷十九　四

論慷慨而激烈時蔡檜柄國方以威權鈐制天下士
大夫罹其禍者甚衆而君言若此比子之所素歎以
為人心世道之微者 見青陽集

徐省元

徐複字少初溫州瑞安人 見晦菴同年錄
倜儻有大志紹興中省試第一秦檜欲以女妻之及
廷對乃作扎不答一字遂置中末後官至朝請郎不
詭於秦氏時人高之 見一統志

徐少卿

徐瑄字純中徐定子 見郡志
由評事積遷朝奉大夫大理少卿會濟邸獄興史彌
遠竊其附會賊殺無辜且欲以美官瑄守正不從遂
削官謫道州徙象州卒端平改元侍御史王遂請加
褒賻詔復元官贈集英殿修撰 郡志

永嘉徐瑄治周成子獄無所枉自知必得罪吏揩侯
命忽夢神人驅之使去答曰吾分宜去不待驅遂但
未知當往何所曰汝得嚴州覺與家人言夢真妄耳
吾得罪必南遷安得在近畿乎已而謫道州又徙象
州行至來賓縣得圖經視之唐嚴州也歎曰吾其不
反乎果終焉 見夷堅志

東嘉錄卷十九　五

濟王竑之死大理評事盧陵胡夢昱季晦上書引晉
申生為厲漢公太子及秦王廷美之事凡萬餘言訐
直觸忌遂竄象州以周成子與謀鞫之棘寺不服理
卿徐瑄力辨其非昏坐貶死 見齊東野語

林進士

林則祖平陽人 見郡志
寶祐中丁大全以戚里婢婿事權倖盧允升董宋臣
因得寵於理宗擢為殿中侍御史在臺橫甚宜中與
黃鏞劉黻林則祖陳宗曾唯六人上書攻之大全怒
削其籍拘管他州司業率十二齋生冠帶送之橋門

原缺

之外大全益怒立碑學中戒諸生亡妄議國政且令
自後有上書者前廊生看詳以牒報檢院由是士論
翕然稱之號為六君子見宋史陳宜中傳
慶元間趙忠定去國太學生周端朝張衜徐範蔣傳
林仲麟楊宏中以上書屏斥遂得六君子之名開慶
間丁大全用事以法繩多士陳宜中與權劉黻聲伯
黃鏞器之林則祖興周曾唯師孔陳宗正學亦以上
書得譴號六君子至景定初時相欲收士譽悉上舍
官非擢高第而林則祖陳宗尤死曾屢遭黜三公者
相繼召試見齊東野語

徐狀元

徐儼夫字公望平陽人見郡志
淳祐初進士第一歷官館閣因忤丁大全終其用事
杜門不出大全敗儼夫始出官至禮部侍郎見一統志
忤丁大全或勉其抑己謝過乃題桃符寓意云一任
讒邪成白鷺誰能拜狗作烏龍見平陽州志

金上舍

金九萬字鵬程平陽人見陳識初所撰金伯進行狀
正誼齋曰理宗世變國危亡其邪臣史嵩之藉其從
父彌遠之勢謀為元宰封劾其貪侍從不敢斥其非

東嘉録卷之二十

詞章

倪司勲

倪濤永嘉人見郡志
大觀己丑賈安宅榜進士官至左司郎中郡志
倪濤字巨濟能文有操履舉進士擢太常博士見東都事略
少角能屬文博學強記年十五試太學第一遂擢進
士調廬陵尉信陽教授入為太學正秘書省校書郎
著作佐郎司勲左司員外郎朝廷議有事燕雲大臣

争先次第為國位計皆心知不可無敢一出口濤獨
言其非且曰景德以來遵守約不犯邊盟誓固在不
可渝也天下久平士不習戰軍儲又乏毋輕議以貽
後患王黼怒曰君敢沮軍事耶於是言者論其鼓唱
撰造貶監朝臣縣酒稅再徙茶陵船場卒年三十九
死之明年金人犯闕朝廷憶濤言官其一子有雲陽
集傳於世見宋史文苑傳
倪濤玉溪集二十二卷見宋史藝文志
玉溪集二十二卷陳氏曰左司員外郎永嘉倪濤巨
濟撰其父始從居廣德濤大觀三年進士燕山之役

誦其非以沮軍罷謫衡州茶陵以死年三十九呂居仁誌其墓曾吉父為作集序見文獻通考

林太常

林季仲字懿成永嘉人見郡志

受業于伯父行簡又從許景衡遊聞見益廣登宣和進士第

高宗幸永嘉中丞趙鼎薦為臺官及鼎輔政累遷吏部郎尋除太常少卿鼎罷相亦出知泉州鼎再相奏令淸議所與如劉大中胡寅呂本中林季仲之徒陛下能用之乎陛下於此或難則臣無所措手足乃除檢正時秦檜主和議季仲上疏引夫差勾踐事爭之大忤檜意罷去見郡志

東嘉錄卷二十　二

竹軒雜著十五卷陳氏曰太常少卿永嘉林季仲懿成撰以趙元鎮薦入朝奏疏沮和議得罪仲熊叔豹季羆其弟也皆知名見文獻通考

林懿成季仲嘗為太常少卿永嘉人與會稽虞仲琳少崔相好虞頗通性理之學林以詩送其行曰男兒何苦弊群書學到根原物物無曾子當年多一唯顏淵終日只如愚水流萬折心無競月落千山影自孤執手沘頭休話別與君元不隔江湖又嘗為婺守題赤松山黃初平祠云路轉溪回草木香有人荷笠山之陽定知我是金華守咲道牧民如牧羊又云羽伕霓旌去不還空餘剩水落人間至今山下無枯旱便是田家九轉丹詩語佳而意新也見西郊詩話

潘轉菴

潘檉字德久永嘉人見郡志

諸父文饒字民則與學本濂洛為多士所宗父文虎右科第一檉以父任補右職繼叅戎幙召試為閤門舍人久之授福建兵馬鈐轄卒喜為詩下筆立成聲名籍甚人莫能儔永嘉言唐詩自檉始郡志

東嘉錄卷二十　三

轉菴潘檉字德久永嘉人葉水心快稱其詩競謂與四靈之徒凡言詩者皆本德久父任右職閤门福建兵鈐卒見律髓卷十

潘檉題釣臺云蟬冠未必似羊裘出處當時已熟籌但得諸公依日月不妨老子臥林丘佳作也見詩林廣記

轉菴集一卷陳氏曰閤門舍人永嘉潘檉德久撰見文獻通考

趙靈秀四靈

趙師秀字紫芝永嘉人見郡志

登紹熙第沉浮州縣改秩而卒自乾淳以來濂洛之

學方行諸老類以窮經相尚時或言志取足而止固
不暇如昔人體驗聲病俾律呂相宣也至潘檉出始
倡為唐詩而師秀與徐照翁卷徐璣繹尋遺緒日煅
月煉一字不苟下由是唐體盛行 郡志
徐照字道暉有詩數百斵思尤奇橫絕欻起氷懸雪
跨使讀者變踔慘慄肯首吟嘆不自已然無異語皆
人所知也人不能道耳蓋魏晉名家多發興高遠之
言少驗物切近之實及沈約謝朓永明體出士爭効
之初猶甚難或僅得一偶句便已名世矣夫束字十
餘五色彰施而律呂相命豈易工哉故善為是者取

永嘉縣志卷二十　四

成於心寄妍於物融會一法涵受萬象豨苓桔梗時
而為帝無不按節赴之君尊臣卑賓順主穆如丸投
區矢破的此唐人之精也然厭之者謂其纖碎而害
道淫肆而乱雅至於廷設九奏廣袖大幅而反已浮
響疑宮商布綫談組繡則失其所以為詩矣然則發
今人未悟之機回百年已廢之學使後復言唐詩者
自君始不亦詞人墨客之一快也惜其不尚以年不
及臻乎開元元和之盛 見水心文集
同為唐詩者徐璣字文淵翁卷字靈舒趙師秀字紫
芝 見水心集

徐璣泉山詩稾一卷 見宋史藝文志
徐照集三卷陳氏曰永嘉徐照道暉撰自號天民 見文獻通考
徐璣集二卷陳氏曰徐璣致中撰
翁卷集一卷陳氏曰翁卷靈舒撰
趙師秀集二卷別本天樂堂集一卷陳氏曰趙師秀
紫芝撰四人者號永嘉四靈皆晚唐體者也惟師秀
嘗登科改官亦不顯 並見文獻通考
翁卷字續古一字靈舒詩曰西巖集徐璣字文淵又
字致中號靈淵詩曰泉山集徐照字道暉號靈暉詩

永嘉縣志卷二一　五

曰山民集趙師秀字紫芝號靈秀詩曰天樂堂集 見瀛奎律髓
永嘉四靈詩學晚唐宗賈島姚合驟名於時天下皆
知四靈之為晚唐而鉅公亦或學之
徐道暉詩真不減晚唐
四靈中翁獨後死然未能攷其沒在何年此詩圈點
處十分佳也
翁進雁蕩詩不減唐人
四靈詩趙紫芝為冠徐致中當居下位 俱瀛奎律髓
汪桐門

汪鼎新字進卿平陽人（見郡志）

少孤自樹立明尚書周易尤長於詩文有桐陽小槀二卷歲辛卯李思衍行部浙東擧為郡學錄陞平陽州學教授（見平陽州志）

鼎新學行文章為溫儒宗門人因其自號稱之曰桐陽公（見蘇平仲文集）

鄭處士

鄭昂字處卿平陽人（見郡志）

志趣高尚不肯諧俗與人落落不合隱居讀書（安貧）安分視勢利澤如也雅好為詩工唐律清新俊逸一

字不苟至正癸巳冬叛卒陳安國據城以禮訪之昂弗就挈妻子遁西葉山中事息始歸展金憲伯顏不花行郡義其事屢薦不受（見仲子上存槀）

李秘書

李孝光字季和溫州樂清人（見元史儒學傳）

少博學篤志復古隱居鴈蕩山五峯下四方之士遠來授學名譽日聞太不花以師事之南行臺監察御史闍辟屢薦居館閣至正七年詔徵隱士以秘書監著作郎召與完者圖執禮哈琅董立同應詔赴京師見帝于宣文閣進孝經圖說帝大說賜上尊明年陞文林郎秘書監丞卒于官

孝光以文章負名當世其文一取法古人而不趨世尚非先秦兩漢語弗以措辭有文集二十卷（並儒學傳）

孔孟而下人樂傳其文者屈原荀況董仲舒司馬遷及其次王通韓愈歐陽脩周惇頤蘇洵父子逮乎我朝姚公燧虞公集吳公澄李公孝光若此十數君子其言皆高而當其義皆奧而通也（見楊鐵崖文集）

纂予在京師時與同年黃子肅俞原明張志道論閩浙新詩肅數閩詩人凡若干輩而深詆兩浙無詩予憤曰言何誕也詩出情性豈閩有情性浙皆木石肺

肝乎予後歸浙得能詩者七家其一永嘉李孝光季和其一天台項炯可立其一東陽陳樵君采其二老釋曰句曲張伯雨雲門思斷江也昔黃劉二子能重河朔劉[illegible]家者不足以重兩浙乎

我元之詩求之於東嘉永嘉李孝光錢塘張天雨天台丁復項炯毗陵吳恭倪瓚蓋亦有本者也近復得永嘉張天英鄭東姑蘇陳謙郭翼而吳興得剡韶也季和放乎六朝而歸準老杜（並鐵崖文集）

李五峯如秦淵問人語言嶄絕而頓挫（見水東記）

高都事

高明字則誠瑞安人硯溫州府志
自少以博學稱屬文操筆立就一時名公卿皆慕與
交登至正乙酉第授處州錄事有能聲辟江浙省掾
史覆實平江圩田覈租米無徵者四十萬石改浙東
閫幕都事治四明冤獄操縱允當囹圄一空郡稱神
明以數忤權勢謝病去
方氏強留置幙下力辭又以禮延教子弟亦不就因
臥病卒志並府

岳武穆王墓在杭棲霞嶺下子雲附焉自元統一以
來名人士多有詩弔之不下數十百篇其最膾炙人

東嘉錄卷二十　八

口者如葉靖逸先生紹翁云萬古知心只老天英雄
堪恨亦堪憐如公少緩須臾死此虜安能八十年漠
漠凝塵空偃月堂堂遺像在凌烟早知埋骨西湖路
悔不鳴夷理釣船趙魏公孟頫云岳王墳上草離離
秋日荒涼石獸危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
旗英雄已死何嗟及天下中分遂不支莫向西湖歌
此曲水光山色不勝悲高則誠先生明云莫向中原
嘆黍離英雄生死係安危內廷不下班師詔絕漠全
收大將旗父子一門甘伏節山河萬里竟分支孤臣
尚有埋身地二帝游魂更可悲

永嘉高則誠烏寶傳雖曰以文為戲要亦有關於世
教傳曰烏寶者其先出於會稽楮氏世尚儒務詞藻
然皆不甚顯至寶厥祖父業變姓名從墨氏游盡得
其通神之術由是知名初寶之先有錢氏者亦以通
神之術顯迨寶出而錢氏遂廢然其術亦頗相類故
不知者猶以為錢云寶輕薄柔默外若方正內實垢
污善隨時舒卷常謂得聖人一貫之道故無入而不
自得流俗多惑之凡有謀於寶大小輕重多寡精粗
無不曲隨人所求自公卿以下莫不敬愛其子世蕃
衍散處國邑者皆官給廬舍而加守護焉其有老死

東嘉錄卷二十　九

者則官為聚其屍而焚之蓋知墨之末俗也寶之所
在人爭迎取邀致苟得至其家則老稚婢隸無不忻
悅且重扃邃宇敬事保愛惟恐其他適也然素趨勢
利其當室勢人每召輒往雖終身服役弗厭其屢人
貧賤有傾心願見終不肯一往尤不喜儒雖有暫相
與從來者亦終不能久留也蓋儒墨之素不相合若
此寶好逸惡勞愛儉素疾華侈常客於弘農田氏田
民朴且嗇寶竭誠與交田氏沒其子好奢靡日以聲
色宴遊為事寶甚厭之除有商民者亦若田民父之
為也遂挈其族往依焉蓋墨之道貴清淨故也然其

為人也多詐反覆不常凡達官執人無不願交而率
皆不利敗事故其廉介自持者率不與賓交自賓之
術行挾誰者往往偽為賓術以售于時後皆敗死故
賓之術益尊是時崑崙抱璞公南海玄珠子永昌從
革生皆能濟人與世俯仰曲隨人意而三人者亦願
為寔交苟得賓一往則三人亦無不可致故時譽咸
歸於賓爲賓族雖夥然其狀貌技術亦頗相似知與
不知咸謂之烏賓云論曰烏氏見於春秋世本姓苑
若存餘披烏獲皆為顯仕至唐承恩重徹始盛追賓
而益著賓爲本楮氏而自謂烏氏則變詐亦可知矣
賓之學雖出於墨而其害道傷化尤甚雖孟軻氏復
生不能闢也然使賓生於唐虞三代時其術未必若
是顯然則賓之得行其志者亦其時有以使之嗚呼
豈獨賓之罪哉　輟耕錄

林長史

林伯恭名温永嘉人　見宋太史文集
伯恭博極群經而尤長於春秋嘗應書鄉闈賓興多
士伯恭年始二十餘一旦名動海内自時厥後學益
加脩遂擢至正甲午進士第
歷佐省憲二府正色直言百士畏懾時出奇計剪三

逆如烹狐兔
其發於詩也沈欝頓挫渾厚超起大雅奏而黃鍾獨
鳴也武軍開而五兵森列也洪濤怒漲而魚龍出沒
也一展卷間呈珍獻異可欣可愕精神為之震眩瀰
前所謂聲因於氣皆如其人而著形者豈非然耶豈
非然耶世之學詩者衆矣不知氣充言雄之旨往往
局於草木蟲魚之微累工於一聯隻字間直若蒼蠅
之聲出於蚯蚓之竅而已詩云乎哉伯恭之詩出一
洗背俗之陋信知豪傑之上自有其人也
必有頓悟絕特之資而濟以該博宏深之學參乎古
今天人之變而通其洪纖動植之情然後延以懸籥
是氣之靈役局於一藝滯于一材雖欲提驛横驚以
追乎古人前之而愈卻培之而愈低哉何不墮於鄙
陋之歸此漁於伯恭之詩不能無感焉　見宋太史文集
洪武初授秦王府長史與聞浙二省鄉試有槩齋文
集　見鄭志

蘇編脩

蘇伯衡字平仲金華人洪武間爲處州府學教授遂
居平陽　見金華文集
少警敏絕倫誦說不勞而吾中藏之畢力於文辞精

博而不麗澀數膛而不苟將不求其似古人而未始
不似也見宋太史文集
由國子學錄為學正　上親擢國史院編脩官以贖
辭歸燕以翰林承旨致政將還　天子命舉可以自
代者即以平仲應　詔既至復固辭　上亦憫其誠
特賜文綺楮幣遣之見宋太史集
平仲於文定公為九世孫起前鄉貢進士上親擢翰
林國史院編脩官一時號稱得人見於著作者語粹
而辭達識不凡而意不詭亦由其明於理而昌於氣
也余與之同朝每得而讀之未嘗不為之擊節焉
宋藝錄卷二十　十二
聖天子龍興江左文學之士彬彬然為　朝廷出者
僉葉之君子君多典冊之施文檄之行故實之講牒
然足以蔽國所請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而顒顒昂昂
者則未能或過於平仲有由然哉他日徵我　朝文
章言語之工有以鳴國家之盛而追配漢唐諸作者
其必於平仲有取也夫見誠意伯文集
人之賢不肖固有定論文章之高下亦然近而作者
漸已稀澗在東南惟執事與徐教授耳徐公之文簡
質典重有渾然之氣然推贍媚烏言極論而不竭者
實惟執事耳竊日求學術日趨於汙下其能病無聊
蓋足見斯事矣惟執事善自謀以大宣正學上報
國家下慰相知者之望見遜志齋集
平仲令之子長也見東里文集

季恥菴

季應祁瑞安人見府志
應祁字君壽號恥菴從進士高公則誠遊慱覽群經
尤長於春秋累薦不起見讀[illegible]錢文[illegible]跋
至正間方氏據有溫郡乃避地邑兩秀原溪口愛其
秀勝構樓居之日以事親讀書為事既而搆得故家宋
邵氏遺書簡精要數千卷歸閉門讀之數年精思實
東[illegible]卷二十　十三
踐多所造詣見貫書屋[illegible]
少穎悟得關閩諸儒全書讀之於天道性命之微古
今事物之理與夫百家子史靡不極其津涯嘗曰窮
經以致其用反躬以踐其實不如是讀書奚益洪武
十九年以明經召力辭以歸年八十三卒
恥菴集李應祁撰見府志

東嘉先哲録二十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明王朝佐撰朝佐字廷望浙江平陽人宏治丙辰進士官南京工部員外郎是編刻於正德初蒐輯温州先賢事實分類凡八曰先達曰程子門人曰朱子門人曰名儒曰名臣曰孝子曰氣節曰詞章

晉唐以來紀載無考故所録託始於宋爲

國寶新編一卷

〔明〕顧璘撰

首都圖書館藏明嘉靖吳郡袁氏嘉趣堂刻

金聲玉振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國寶新編一卷》提要

國寶新編序

人具天地之能曰才才者一心之精萬事之榦也鴻儒嘗道志士殉功學人纂言慧者創制雖鉅細異裁均以利用豈非真宰之手足生民之紀綱乎是故國家得之謂之寶朋友資之謂之澤咸有賴於弘益知才而不知愛若得几杖而棄之必失所依君子謂之聾瞽璘生陋劣無足比數薄游四方投分賢哲雲被切磋僅免失墜逮今齒髮摧謝索居林巖指數交知凋謝半盡暇日檢誦遺文潸然淚下豈唯感子期惠施之

先我實亦興嗟於邦國也所不可存者既已往矣安得不求諸言乎諸官盛業大如邵宗伯寶儲少宰巏諸公若干人國史他日自立傳璘得以略乃録李子夢陽以下或仕或隱合若干人敘其名字爵里及其行業大都爲一卷名亡友録諸所無交者寔多其人不敢妄擬傳曰名譽不聞朋友之罪也矧今亡矣後死者奚可不任其責哉因即余家所得諸藁與家弟河南按察副使璩詮次其詩共若干篇集爲　卷附諸録後俾觀者按文思才冀有得余悼慕之心焉文

多不能録非有軒輕也集成門人請更曰國寶
新編遂以傳云
嘉靖丙申陽月朔旦姑蘇顧璘序

國寶新編序

蓋罕生逝而國子悲惠施殁而莊叟歎人之云
亡邦國殄瘁昔魏文言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
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
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也裒三復斯言未
嘗不流涕也我　明龍興文章之美特跨往代
鴻儒巧匠川涌雲蒸典文者上規黃虞下獵秦
漢晉宋以還未暇論也草創之初人文未開雖
氣存淳朴而體沿卑陋劉宋諸公從容金馬猶
未能鋪張功烈與謨訓媲美雅頌同風有識者
未嘗不咨嗟恨惜也弘治間君臣一德夷夏清
晏奇英妙哲方軌並驅文體始變力追元古於
時有關西李獻吉姑蘇徐昌穀信陽何仲默相
與表裏以鳴國家之盛今中丞顧公華玉崛起
金陵頡頏其間塤鏗篪應莫敢軒輕又如希哲
之宏博伯虎之奇俊繼之之古澹升之之精工
太初之清曠履吉之麗逸玄敬之冲泊伯時之
醇邑欽佩之儁質叔鳴之新警咸號名家素稱
國手並與顧公敦道藝之交今諸子繼謝而顧
公獨存遠惟伯子絕絃之感近念高生開篋之

思緝輯遺文爰加壽梓題曰國寶新編委袠校而序之夫文章與時高下而變通之妙存乎其人是以孔父云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今之作者其無與於斯文者乎袠於玆編而有感于斯文之興廢也綠止所知存者弗録李子而下總十三人陜二人河一人閩一人南畿九人

嘉靖丙申季冬之閏望日姑蘇袁袠撰

名氏

江西按察副使李夢陽

陜西按察副使何景明

應天通判祝允明

國子博士徐禎卿

雲南叅政朱應登

山東按察副使趙鶴

驗封郎中鄭善夫

太僕少卿都穆

太子中允景暘

太僕少卿王韋

解元唐寅

山人孫一元

太學生王寵

傳贊

李夢陽字獻吉本關中人從父宦遂寓大梁仕至江西按察副使朗暢玉立傲睨當世初讀書斷自漢魏以上聞人論古昔有不解事即曰豈六代以還書邪蓋不之讀故其詩文卓爾不羣晩始汎覽諸家盎濟弘博或失則麁抑矯枉之偏不得不然耳夙尚氣節當　孝宗朝上書言事意翕翕希賈生代韓司徒草奏劾諸閹危矣賴武功康子海脫其難視江西學政文教鬱興不能與俗俯仰躬陷縲絏誠亦負氣之過卒使讒毀叢積擯棄終身伊誰咎哉空同集六十三卷可謂富矣姑蘇黃省曾詮次至以辯獄等辭亦錯其間祇點之耳

　贊曰黃初嚮絶詩道中微唐興二傑大發
　厥機世豈不逺知繼者希桓桓李君生也
　實後上泝風雅志則多有一鳴驚人千古
　爲友

何景明字仲默信陽人仕至陜西按察副使少有神解弱冠入京身不勝衣馳才長賦使湊作者時海陵儲公巏錫山邵公寶領袖文死咸加賞歎和粹沖夷人樂爲友撓之不濁澄之不清衆目爲台輔中人然性簡意寛不善事樞要遂出爲校文之職以勞致瘁弗臻大成咎在政人不在其身也夫文章之道初愼師承乃能立體馴臻妙境始自成家觀其與李氏論文直取舍筏登岸爲優斯將盡棄法程專崇質性苟爲已地固非確論賦咏著述互見短長自古恒然匪徒今日若乃天才騰逸咳唾成珠實亦人倫之儁乎

　贊曰辭尚體要矩矱式陳異禀拔萃乃貫
　天人立訓範世俾也可循穆穆何君學縁
　宿解源出自山委折歸海既濟視筏弗舍
　胡待

祝允明字希哲蘇州人仕至應天通判超潁絶人讀書過目成誦鉅細精麁咸貯腹笥有觸斯應無間猥鄙學務師古吐辭命意迥絶俗界效齊梁月露之體高者凌徐庾下亦不失皮陸玩世自放憚近禮法之儒故貴仕罕知其蘊眞州蔣山卿嘗見所撰建康觀雲記吐舌下之曰文不在兹乎偏才曲學眞河伯未離龍門難與言

水也余特賞其知言書學精工自急就以逮虞
趙上下數千年變體罔不得其結搆若羲獻眞
行懐素狂草尤臻筆妙本朝書品不知合置誰
左

贊曰漢𢞣方朔明玩祝子傲睨冠紳游戲
文史蓄之海滙發也雲蒸騰踏藝苑孰敢
爾陵

徐禎卿字昌穀蘇州人仕至國子博士神清體
弱雙瞳燭人幼精文理不由教迪著交誠感暮
賦諸篇詞旨沉鬱遂闖晉宋之藩凌躐曹魏長

宿鷩嘆稱爲文雄筵仕　武皇朝厭司法比請
移學職斯亦可窺其雅識矣專門詩學究訂體
裁上探騷雅下括高岑融會折衷備茲文質取
充棟之草刪存百一冀成一家之言傳諸來世
至今海内奉如珪璧所謂雖多亦奚以爲也其
所研索具在談藝錄中可謂良工獨苦者與

贊曰博士清資氷淵斯濯遺編熒熒鳳羽
麟角唯寶貴奇匪以其多有文弗粹山委
則那

朱應登字升之寶應人仕至雲南叅政孝友性
成篤厚人理愷悌無甚刋夷町畦故能善下仁
賢兼容謭劣綽弘大賢之度職錢穀則政理飭
教化則才與斯忠信基之矣特詞華虎發泉涌
錦爛或當人落筆一掃千言旁觀者往往奪氣
萋斐攸興此唯芽孽然高舉闊視邈然不爲意
也及其拂袖歸田益窮詞奥以彼易此又豈娟
嫉所能知乎今觀其文賦叙綴贍麗森張武庫
殆且伯仲潘陸奴僕元白有餘地矣羽儀斯世
其茲數人也夫

贊曰仁哉叅政不遺其親異類廣含矧我
同人天授藻心讒夫側目白璧永輝蠅罪
何贖

趙鶴字叔鳴江都人仕至山東按察副使文性
淵奥吏道精覈王覆尸曹屢籌大計督學山東
誓清膠庠其甚乃舉郡邑弟子十六汰之士始
湎湎弗任毋亦矯枉過其正乎詩恥凡語於古
愛謝靈運於唐愛孟郊於元愛劉因嘗曰此道
不宜淺淺則庸茸下矣善乎嚴滄浪有言創人
直取心肝喻於立命處殫力耳毛膚焉足試乎
後登泰山金焦諸篇言言自作更不隨人眞變

駕千古膽也晚註五經考論歷代史刋正先誤自信彌篤或者以爵位駭按察不知正腐鼠等烏能驚動之哉烏能驚動之哉

賛曰文尚巳出襲乃稱賊江都奮精羣謏靡惑言曰法後政曰正邦志所嚮往迅雷長江

鄭善夫字繼之福州人仕至南京驗封郎中氣秀巖谷發情聲詩雖才韻弗充而古色精言高映霞表飄飄然有逍遙遠舉之志好游名山嘗入武夷鴈蕩峻陟冥搜都忘內顧養痾自遂遂

廵郎曹樂負高標殆輕人爵時與衢州方豪同好意泊如矣嘗與余期曰明年海上有紫氣東來是吾觀化至矣赴官留省中道奄殂吁亦奇怪也哉

賛曰靈運樂游嵇康慕僊超矣驗封千載同然南海孕靈陽春呈響鵠性鴻情永遺遐想

都穆字玄敬蘇州人仕至太僕少卿清修博學綱羅舊聞考訂疑義多所著述好遊山水雖居官曹奉使命有間即臨賞名勝騁其素懷所得必撰一記輯成巨帙又廣録古金石遺文爲金薤琳琅集齋居蕭然樂奉賓客蚪杯道古以永終日不植生産或至屢空輙笑曰天地之間當不令都生餒死日晏如也文簡古有法詩雖過爾冲泊竟非俗韻

賛曰詞士摭華技陋雕虫雅儒慕古力紹楊雄懸罄非貧玄酒非薄自顧充然疇測其樂

景暘字伯時流寓南京本儀真人仕至太子中允事毋至孝目盲數歲復明昆弟不逺故舊不

遺人歸其德厚矣夷曠有度無競無傲仕既融達好學無怠法左氏馬遷爲文不尚鈎棘字順語圓具有繩準詩主盛唐蕭散遺俗庶幾高臥北牕之懷體固所緩言矣余噐重其人每言必正三事乃弗陟五階而逝其命也夫著書初工眞行後師周伯琦小篆頗得風骨

賛曰文以體正詩以興奇昧者志怪乃蹈支離中允端士德厚氣直詞鋒沛發靡不中的

王韋字欽佩南京人仕至太僕少卿孝德純備

喪毋毀瘠卒父徽　憲宗朝給事中直諫有聲少卿承志執節屹有稜範歷仕留署匪云要樞確明職司金石不撓不曰孝思維則者乎論詩專尚才情其言曰唐風既成詩自爲格不與雅頌同趣漢魏變於雅頌唐體沿於國風雅言多盡風辭則微今以雅文爲近詩未嘗不流於宋也故其詩婉麗多致儁味難窮或者謂爲纖弱豈知所操之殊向哉

賛曰王子維介明辨義利千金可捐一諾無替詞流別代力紹唐風涵情獨遠執象奚工

唐寅字子畏一字伯虎蘇州人舉應天鄉試第一坐事廢坦夷疎曠冥契禪理弱居庠序漫負狂名著廣志賦曁連珠數十首跌宕融暢傾動羣類青谿倪公見之亟稱才子以故翰苑先輩爭相引援驕妒互會竟媒禍胎棄落之餘益任放誕邪思過念絕而不萌託興歌謠殉情體物務偕俚耳罔避俳文雖作者不尚其辭君子可以觀其度矣今司馬袁袠所刻僅僅數篇則其絕詣也

賛曰嗟嗟伯虎孰廣爾志登臺則流牖下斯滯生滅既一寵辱奚驚上善若水是生令名

孫一元字太初不知何許人自云關中長寓吳越間卒于湖州風儀秀朗蹤跡奇譎玄巾白袷混遊貴賤常以鐵笛鶴瓢自隨遇所會心輙一傾倒蓋隱淪之高逸性好吟詩初談導引人疑其僊晚娶婚媾入司空劉公湖南雅社援進儒術皆非其本色也詩辭極備苦心所乏天才耳

賛曰宦達無施愧彼塵鞅山澗考槃乃嘉高尚龍笛吟風鶴瓢酌月皎皎太初江湖之傑

王寵字履吉蘇州人貢入太學卒清夷恬曠與物無競人擬之黃叔度尊官宿儒忘年友善罔不樂其溫醇詩辭刻尚風骨擺脫輕靡陶鎔李杜汰滌情文既正體裁復滅蹊徑可謂後來之高足惜乎天不假年進而未止學士覩其汗血可也諺曰瑷玖蚤折白石巖業豈不信然哉行書疎秀出塵頗得晉法

賛曰有美吉人溫其如玉既安孝友亦泯

清濁揚芳詞死先軌是程心遠節促靳其大成

國寶新編傳賛終

國寶新編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顧璘撰璘字華玉吳縣人宏治丙辰進士官至刑部尚書事迹具明史文苑傳是書凡錄李夢陽何景明祝允明徐禎卿朱應登趙鶴鄭善夫都穆景暘王韋唐寅孫一元王寵十三人人爲之傳傳爲之賛蓋感於知交凋謝而作畧綴數語以存其人亦柳宗元先友記類也

春秋列傳五卷

〔明〕劉節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列傳五卷》提要

春秋列傳序

夫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人[illegible]不[illegible]矣左傳詳矣然事以附年年以附國未及夫人爲之傳也至子長史記則稍爲之傳矣未之能詳也自是古史諸書亦踵爲之大率子長之緒餘耳獨鄭樵氏通志始爲加詳然亦未盡也況繁蕪冗穢紀載無倫或主魯史以例列國或雜寓言以淆真實甚者齊宋大國闊畧無徵下逮百里之賢猶以附見其繆陋亦可見矣尚容取乎予[illegible]夫梅國劉公之爲是書本之左氏參之國語兼采夫先秦兩漢諸書互相考訂該括不遺凡其善可師其惡可鑒與夫一言一行之微苟可以風天下與來世者莫不昭然可指其事核其文蔚千載之下使人企跡先民若將物色彷彿而歆畏存焉其著述之功真足以補史氏之未及也尚得而誣之哉公經綸編[illegible][illegible]於事業而勤學博

物敦古無倦蓋儒者之雋也今
聖天子大倡斯道以新天下以敦洽文明之
化則公將晉陟大廷左右承弼以自効夫
股肱耳目之力將亦有考於斯云
賜進士出身南京禮科給事中貴谿丘九仞書

春秋列傳目録

晉

師服　士蔿　申生

荀息　里克　慶鄭

瑕呂飴甥　胥臣　狐突

狐偃　先軫　介之推

陽處父　郤芮　郤缺

郤克　郤至　上會

士燮　范匄　范鞅

趙衰　趙盾　趙武

趙鞅　郭偃　羊舌赤

程嬰　荀林父　荀罃

荀偃　荀吳　伯宗

羊舌肸　司馬女齊　祁奚

解揚　欒書　魏絳

魏舒　士彌牟　韓厥

韓起　屈巫　陽畢

鄭無正　史蘇（附）　董因

士文伯　史趙　蔡墨

杜蕢

鄭

祭足　叔詹　公子騑

公孫舍之　罕虎　公孫僑

子大叔　燭之武　公孫揮

潁考叔　裨竈（附）

衛

石碏　石祁子　孔達

孔悝　孫良夫　甯速

北宮佗　蘧瑗　甯俞

史鰌　孫林父　甯喜

子鮮

宋

目夷　向戌　樂喜

華元　華耦　孔父

仇牧　樂大心　魚石

樂祁犂　向戌

秦

百里奚　蹇叔　孟明視

秦后子　卜徒父（附）　醫和

卷五

春秋列傳目録畢

大庾劉節介夫重編　蘄水周[illegible]校

周

富辰周大夫自平王以來王臣皆從君於憯無能爲有
無獨辰爲有立焉襄王十三年鄭人伐滑王使伯服游
孫伯如鄭請滑鄭人不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師伐
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
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
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
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

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棠棣之
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
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
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
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
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勳又有厲宣之親棄嬖寵而
用三良於諸姬爲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
目不別五色之章爲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口不道
忠信之言爲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
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

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旣
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
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十
六年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
不可夫婚姻禍福之階也由之利內則福利外則取禍
今王外利矣其無乃階禍乎昔摯疇之國也由太任杞
繒由大姒齊許申呂由大姜陳由大姬是皆能內利親
親者也昔鄢之亡也由仲任密須由伯姞鄶由叔妘聃
由鄭姬息由陳嬀鄧由楚曼羅由季姬盧由荊嬀是皆
外利離親者也王曰利何如而內何如而外對曰尊貴

明賢庸勳長老愛親禮新親舊然則民莫不審固其心
力以役上令官不易方而財不匱竭求無不至動無不
濟百姓兆民夫人奉利而歸之上是利之內也若七德
離判民乃攜貳各以利退上求不暨是其外利也夫狄
無列於王室鄭伯南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狄豺
狼之德也鄭未失周典王而蔑之是不明賢也平桓莊
惠皆受鄭勞王而棄之是不庸勳也鄭伯捷之齒長矣
王而弱之是不長老也狄隗姓也鄭出自宣王王而虐
之是不愛親也夫禮新不閒舊王以狄女閒姜任非禮
且棄舊也王一舉而棄七德臣故曰利外矣書有之曰

必有恐也若能有濟也王不恐小忿而棄鄭又登叔隗以階狄狄封豕豺狼也不可厭也王弗聽初王子帶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叔帶奔齊富辰言於王曰請召大叔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乃復之至是大叔通於狄后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遂出及坎欿國人納之頹叔桃子復以狄師伐周富辰曰昔吾驟諫王王弗從以及此難若我不出王其以我爲懟乎乃以其屬死之

周公閱太宰孔也初惠王寵庶子叔帶將廢太子鄭以立之齊桓公乃合諸侯會太子鄭盟於首止以定其位王恐齊侯之病己也乃使宰孔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於是逃歸不盟而齊卒伐鄭襄王元年齊桓會諸侯於葵丘王命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使孔錫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戊辰諸侯同盟于葵丘時晉獻公亦將如會也宰孔先歸遇之謂晉獻公曰君可無會也夫齊侯好示務施與力而不務德故輕致諸侯而重遣之使至者勸而叛者慕懷之以典言薄其要結而厚德之以示之信三屬諸侯存亡國三以示之施是以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譬之如室既鎮其甍矣又何加焉吾聞惠難偏也施難報也不偏不報卒於怨讐夫齊侯將施惠出責是之不果奉而暇晉是皇雖後之會將在東矣君無懼焉其有勤也公乃還既而宰孔謂其御曰晉侯將死矣景霍以爲城而汾河涑澮以爲渠戎翟之民實環之汪是土也苟違其遠誰能懼之今晉侯不量齊德之豐否不度諸侯之勢釋其閑脩而輕於行道失其心矣君子失心鮮不夭昏是歲也晉獻公卒　襄王二十二年使宰周公聘於魯享有昌歜白黑形鹽宰孔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頃王六年春王崩康王立宰孔與王孫蘇爭政訟于晉王使尹氏與聃啓訟晉助王孫蘇訟晉乃使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

王孫滿周大夫頃王之孫也襄王二十五年秦師襲鄭過周北門左右皆免冑而下拜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觀之言於王曰秦師必有謫王曰何故對曰師輕而驕輕則寡謀驕則無禮無禮則脫寡謀自陷入險而脫能無

敗乎秦師無謫是道廢也是行也秦師還晉人敗諸崤
獲其三帥白乙丙西乞術孟明視定王元年楚莊王伐
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于周疆王使王孫滿勞楚子
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
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
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
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
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
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
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
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劉康公季子定王之母弟也故亦曰王季子定王八年
王使劉康公聘於魯發幣於大夫季文子孟獻子皆儉叔
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
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
曰何故對曰臣聞之為臣必臣為君必君寬肅宣惠君
也敬恪恭儉臣也寬所以保本也肅所以濟時也宣所
以教施也惠所以和民也本有保則必固時動而濟則
無敗功教施而宣則遍惠以和民則阜若本固而功成
施遍而民阜乃可以長保民矣其何事不徹敬所以承
命也恪所以守業也恭所以給事也儉所以足用也以
敬承命則不違以恪守業則不懈以恭給事則寬於死
以儉足用則遠於憂若承命不違守業不懈寬於死而
遠於憂則可以上下無隙矣其何任不堪上作事而徹
下能堪其任所以為令聞長世也今夫二子者儉其能
足用矣用足則族可以庇二子者侈侈則不恤匱匱而
不恤憂必及之若是則必廣其身且夫人臣而侈國家
弗堪亡之道也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叔孫而
泰侈焉不可以事二君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亦泰侈
焉不可以事三君若皆蚤世猶可若登年以載其毒必
亡十六年魯宣公卒赴者未及東門氏來告亂子家奔
齊簡王十一年魯叔孫宣伯亦奔齊成公未沒二年之
八年劉康公與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肅公受脤于社不敬
劉康公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
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
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
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
其不反乎五月成肅公卒于瑕
單襄公朝周之卿士也其先[illegible]以為民[illegible]

六年使襄公聘于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朝覿矣道茀不行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墾田若蓺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築臺於夏氏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不見襄公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偫而畚梮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於司里先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覿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國有郊牧疆有寓望藪有圃草囿有林池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懸耜野無奧草不奪民時不蔑民功有優無匱有逸無罷國有班事縣有序民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功成而不收民罷於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也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為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饔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使則皆官正蒞事上卿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承王命以為過賓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嬻姓矣乎陳我大姬之後也棄袞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昔先王之教懋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既而陳靈公弒於夏氏楚人入陳陳國幾亡簡王十年晉厲公克楚于鄢陵使郤至告慶于周王叔簡公飲之酒相悅也明日王叔子譽諸朝郤至見召桓公與之語稱其伐召公以告襄公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郤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其蓋人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蓋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諺曰獸惡其網民惡其上書曰民可

近也而不可上也詩曰豈悌君子求福不回在禮敵必
三讓是則聖人知民之不可加也故王天下者必先諸
民然後庇焉則能長利今郤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
是求蓋七人也其亦有七怨怨在小醜猶不可堪而況
在侈卿乎其何以待之晉之克也天有惡於楚也故儆
之以晉而郤至佻天之功以為己力不亦難乎佻天不
祥乘人不義不祥則天棄之不義則民叛之且郤至何
三伐之有夫仁禮勇皆民之為也以義死用謂之勇奉
義順則謂之禮畜義豐功謂之仁姦仁為佻姦禮為羞
姦勇為賊夫戰盡敵為上守和同順義為上故制戎以

果毅制朝以序成叛戰而擅舍鄭君賊也棄毅行容羞
也叛國即讎佻也有三姦以求替其上遠於得政矣以
吾觀之兵在其頸不可久也雖吾王叔未能違難在太
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王叔欲之必能從乎郤至歸
明年果死難及伯輿之獄王叔子亦奔晉十一年襄公
及丑公武公會諸侯于柯陵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
晉郤錡見其語犯郤犨見其語迂郤至見其語伐齊國
佐見其語盡魯成公見言及晉難及郤犨之譖襄公曰
君何患焉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郤其當之乎魯侯曰寡
人懼不見赦於晉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乎抑人故

也對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郤
之語矣殆必禍者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
觀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處義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
而足高目不存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
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民之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亡故
國將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
矣視遠曰絕其義足高曰棄其德言爽曰反其信聽淫
曰離其名夫目以處義足以踐德口以庇信耳以聽名
者也故不可不慎也偏喪有咎既喪則國從之晉侯喪
二吾是以云夫郤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

戒懼矣高位實疾顛厚味實腊毒今郤伯之語犯叔迂
季伐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掩人有是寵也而益之
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齊國子亦將與焉立於淫亂之國
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唯善人能受盡言齊其
有乎吾聞之國德而鄰於不修必受其福今君偪於晉
而鄰於齊齊晉有禍可以取伯無德之患何憂於晉且
夫長翟之人利而不義其利淫矣流之若何魯侯歸乃
逐叔孫僑如明年晉殺三郤又明年晉厲公弑齊人殺
國武子其後伯輿之獄王叔陳生亦出奔晉晉孫談之
子周適京師事襄公立無廢禮興還聽無聳言無遠言

敬必及天言忠必及意言信必及身言仁必及人言利
必及義言智必及事言勇必及制言教必及辯言孝必
及神言惠必及和言讓必及敵晉國有憂未嘗不戚有
慶未嘗不怡襄公有疾召其子頃公而告之曰必善晉
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能文則得天地天地所祚小而
後國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實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
愛也義文之制也智文之輿也勇文之帥也教文之施
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讓文之材也象天能敬帥
意能忠思身能信愛人能仁利制能義事建能智帥義
能勇施辯能教昭神能孝慈和能惠推敵能讓此十一者

夫子皆有焉天六地五數之常也經之以天緯之以地
經緯不爽文之象也文王質文故天祚之以天下夫子
被文矣其昭穆又近可以得國且夫立無跛正也視無
還端也聽無聳成也言無遠慎也夫正德之道也端德
之信也成德之終也慎德之守也守終純固道正事信
明令德矣慎成端正德之相也爲晉休戚不背本也被
文相德非國何取成公之歸也吾聞晉之筮也遇乾之
否曰配而不終君三出焉一既往矣後之不知其次必
此且吾聞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墨曰使有
晉國三而畀驩之孫故名之曰黑臀於今再矣此其孫

也而令德孝恭非此其誰且其夢曰必驩之孫實有晉
國其卦曰必三取君於周其德又可以君國三襲焉吾
聞之太誓故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以三
襲也晉仍無道而鮮冑其將失之矣必早善晉子其當
之也及厲公之亂召周子而立焉是爲悼公襄公孫巨
靖公晉叔向聘于周發幣於單靖公靖公享之儉而敬
賓禮贈餞視其上而從之讌無私送不過郊語說昊天
有成命單之老送叔向叔向告之曰異哉吾聞之曰一
姓不再興今周其興乎其有單子也昔史佚有言曰動
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咨單子之況我禮

也皆有焉宮室不崇器無彤鏤儉也身聳除潔外內齊
給敬也宴好享賜不踰其上讓也賓之禮事放上而動
咨也如是而加之以無私重之以不殽能辟怨矣居儉
動敬德讓事咨而能辟怨以爲卿佐其有不興乎且其
語說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
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亶厥心肆其
靖之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
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讓於德也
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
也密寧也緝明也熙廣也亶厚也肆固也靖龢也其始

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其中也恭儉信寬帥歸於寧
其終也廣厚其心以固龢之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
於固龢故曰成單子儉敬讓咨以應成德單若不興
子孫必蕃後世不忘詩曰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君子
萬年永錫祚胤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壼也者廣
裕民人之謂也萬年者也令聞不忘之謂也祚胤也
者子孫蕃育之謂也單子朝夕不忘成王之德可謂
不忝前哲矣膺保明德以佐王室可謂廣裕民人矣
若能類善物以混厚民人者必有章譽蕃育之祚則
單子必當之矣單若有闕必茲君之子孫實續之不

周太子晉

出於它矣
太子晉靈王之太子也早卒不得立靈王之二十二
年穀洛鬬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
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夫山
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
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爲川谷以導其氣陂
塘汙庳以鍾其美是故聚不阤崩而物有所歸氣不
沈滯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然
則無夭昏札瘥之憂而無饑寒乏匱之患故上下能
相固以待不虞古之聖王唯此之慎昔共工棄此道

也虞于湛樂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庳以害
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興共工用滅其在
有虞有崇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
于羽山其後伯禹念前人之非度釐改制量象天地
比類百則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共之從孫四嶽
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鍾水豐物封崇九山決汨
九川陂障豐殖九藪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
故天無伏陰地無散陽水無沈氣火無災燀神無間
行民無淫心時無逆數物無害生帥象禹之功度之
于軌儀莫非嘉績克厭帝心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賜

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祚四
嶽國命以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爲禹股
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此一王四伯豈緊多寵皆
亡王之後也唯能釐舉嘉義以有胤在下守祀不替
其典有夏雖衰杞鄫猶在申呂雖衰齊許猶在唯有
嘉功以命姓受祀迄于天下及其失之也必有慆淫
之心閒之故亡其氏姓踣斃不振絕後無主湮替隸
圉夫亡者豈緊無寵皆黃炎之後也唯不帥天地之
度不順四時之序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以
殄滅無胤至于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必有忠信之心

聞之度於天地而順於時動和於民神而儀於物則故高朗令終顯融昭明命姓受氏而附之以令名若啓先王之遺訓省其典圖刑法而觀其廢興者皆可知也其興者必有夏呂之功焉其廢者必有共鯀之敗焉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於爭明以妨王宮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又曰佐饔者嘗焉佐鬬者傷焉又曰禍不好不能為禍詩曰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又曰民之貪亂寧為荼毒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其飾彌章民有怨亂猶不可遏而況

神乎王將防鬬川以飾宮是飾亂而佐鬬也其無乃章禍且遇傷乎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我又章之懼長及子孫王室其愈卑乎其若之何自后稷以來寧亂及文武成康而僅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也如是厲始革典十四王矣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禍十五其不濟乎吾朝夕儆懼曰其何德之修而少光王室以逆天休王又章輔禍亂將何以堪之王無亦鑒于黎苗之王下及夏商之季上不象天而下不儀地中不和民而方不順時不共神祇而

蔑棄五則是以人夷其宗廟而火焚其彝器子孫為隸下夷於民而亦未觀夫前哲令德之則則此五者而受天之豐福饗民之勳力子孫豐厚令聞不忘是皆天子之所知也天所崇之子孫或在畎畝由欲亂民也畎畝之人或在社稷由欲靖民也無有異焉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將焉用飾宮其以徼亂也度之天神則非祥也比之地物則非義也類之民則非仁也方之時動則非順也咨之前訓則非正也觀之詩書與民之憲言則皆亡王之為也上下儀之無所比度王其圖之夫事大不從象小不從文上非天

刑下非地德中非民則方非時動而作之者必不節矣作又不節害之道也王卒壅之以景王崩王室始亂及定王王室遂卑

單穆公旗單襄公五世孫為王卿伯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為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

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無乃不可乎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備禦而又召之則何以經國國無經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人樹德於民以除之夏書有之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愷悌君子干祿愷悌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肆既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為潢汙也其竭也無日矣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吾周官之於災備也其所怠棄者多矣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王其圖之王弗聽卒鑄大錢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穆公曰不可作重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鍾以鮮其繼若積聚既喪又鮮其繼生何以殖且夫鍾不過以動聲若無射有林耳弗及矣夫鍾聲以為耳也耳所不及非鍾聲也猶目所不見不可以為目也夫目之察度也不過步尺寸之間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間耳之

察和也在清濁之間其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所勝是故先王之制鍾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鍾也聽之弗及比之不度鍾聲不可以知和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故必聽和而視正聽和則聰視正則明聰則言聽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思慮純固以言德於民民歆而德之則歸心焉上得民心以殖義方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然後能樂夫耳內和聲而口出美言以為憲令而布諸民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從之不倦成事不貳樂之至也口內味而耳內聲聲味生氣氣在口為言在目為明言以信名明以時動名以成政動以殖生政成生殖樂之至也若視聽不和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和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慝之度出令不信刑政放紛動不順時民無據依不知所力各有離心上失其民作則不濟求則不獲其何以能樂三年之中有離民之器二焉國其危哉王弗聽卒鑄大鍾既而鍾不和伶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語見伶州鳩傳初景王有寵

子曰子朝有寵王與其傅賓孟言將立之伯蚠事穆公惡賓孟又惡子朝之將奸位也將圖之賓孟告王曰吾見雄雞自斷其尾而人曰憚其犧也吾以為信畜矣人犧實難已犧何害抑其惡為人用也乎則可也人異於是犧者安用人也王弗應田于鞏使公卿皆從將殺穆公未克而崩

劉文公伯蚠亦名卷劉獻公摯之庶子也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為人又惡王子朝之將為亂也與穆公謀以去之既賓孟言於王王因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穆公與摯王竟有心疾崩于榮錡氏不果戊辰摯卒單子

立公蚠嗣之五月庚辰見王遂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于單氏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以逐伯蚠壬戌伯蚠奔揚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癸亥單子出王子還與召莊公謀遂奉王以追單子及領大盟而復殺摯荒以說伯蚠如劉單子亡子朝奔京丙寅伐之京人奔山伯蚠遂入于王城辛未鞏簡公敗績乙亥甘平公亦敗單子欲告急於晉秋七月以王如平畤遂如圃車次于皇伯蚠復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盟百工于平宮辛卯鄩肸伐皇大敗獲鄩肸

壬辰焚諸王城之市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百工叛己巳伐單氏之宮敗焉庚午反伐之辛未伐東圉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庚申單子伯蚠以王師敗績于郊敬王十年伯蚠與萇弘欲城成周為之告晉魏獻子遂合諸侯之大夫盟于狄泉令城成周己丑士彌牟屬役賦文書以授帥而效諸伯蚠韓簡子臨之以為成事十四年蚠合諸侯於召陵以侵楚從晉請也既而無功還及皋鼬與諸侯而盟焉時晉將長蔡於衛衛使祝佗言於萇弘弘以告蚠蚠與魏獻子謀之乃長衛侯秋

至晉會卒

萇弘周大夫萇叔也孔子嘗學樂萇弘與之謂劉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龍顙是黃帝之形貌也脩肱龜背長九尺六寸是成湯之形體也言必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其聖人之興者乎景王二十年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周乃警戎備未幾晉荀吳涉自棘津遂滅陸渾執而數之二十一年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而毛

得以濟修於王都不亡何待二十五年王崩子朝争立敬王居於狄泉於是南宮極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弃之矣東王必大克東王蓋謂敬王也二年正月辛丑召簡公南宮嚚以甘桓公見王子朝劉子謂萇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太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自是大臣周旋戮力朝竟奔楚弘亦有力也十年弘與劉文公欲城成周告於晉魏獻子爲政說弘而與之遂合諸侯之大夫以城焉十四年晉會諸侯盟於皐鼬弘與劉子成在時晉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言於弘弘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于盟後叔向數見萇弘于周因佯遺書曰萇弘謂叔向曰子起晉國之兵以攻周吾發劉氏而立單氏劉氏請之君曰此萇弘也乃殺之弘死藏其血三年而爲碧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脩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又有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周大史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世家于齊焉

王孫説周大夫簡王八年魯成公來朝使叔孫僑如先聘見王孫説與之語説言於王曰叔孫之來也必有異焉其享覲之幣薄而言諂殆請之也若請之必欲賜也魯執政唯彊故不歡焉而後遣之且其狀方上而銳下

宜觸冒人王其勿賜若貪陵之人來而盈其願是不賞
善也且財不及故聖人之施舍也議之其喜怒取予亦
議之是以不主寬惠亦不主猛毅主德義而已王乃使
私問諸魯果請之也遂不賜禮如行人及魯侯至仲孫
蔑為介其言讓說於是以語王王乃厚賄之
內使過者周大夫也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問
於內使過曰是何故固有之乎對曰有之國之將興
其君齊明衷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
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德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
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淫

佚荒怠麤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
姓攜貳明神不蠲而民有遠志民神怨痛無所依懷
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是故或見神以興亦
或以亡昔夏之興也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
聆隧商之興也檮杌次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
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於鄗是皆
明神之志者也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于
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于丹朱丹朱憑身以儀之生
穆王焉實臨照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夫神壹不遠徙
遷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乎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

土王曰何為對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逢福淫而
得神是謂貪禍今虢少荒其亡乎王曰吾其若之何
對曰使太宰以祝史帥狸姓奉犧牲粢盛玉帛往獻
焉無有祈也王曰虢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今
其胄見神之見也不過其物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
王使太宰忌父帥傅氏及祝史奉犧牲玉鬯往獻焉
內使過從至虢虢公亦使祝史請土焉內使過歸告
王曰虢必亡矣不禋於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不親
於民而求用焉民必違之精意以享禋也慈保庶民
親也今虢公動匱百姓以逞其違離民怒神而求利

焉不亦難乎十九年晉取虢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
過賜晉惠公命呂甥郤芮相晉侯不敬晉侯執玉卑
拜不稽首內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
且呂郤將不免王曰何故對曰夏書有之曰衆非元
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在湯誓曰余一人有罪無
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在盤庚曰國之臧則維
女衆國之不臧則維余一人是有逸罰如是則長衆
使民不可不慎也民之所急在大事先王知大事
之必以衆濟也故祓除其心以和惠民考中度衷以
蒞之昭明物則以訓之制義庶孚以行之祓除其心

精也考中度衷也昭明物則禮也制義庶孚信也然則長衆使民之道非精不和非忠不立非禮不順非信不行今晉侯即位即背內外之賂虐其處者棄其信也不敬王命棄其禮也施其所惡棄其忠也以惡實心棄其精也四者皆棄則遠不至而近不知矣將何以守國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上帝明神而敬事之於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諸侯春秋受職于王以臨其民大夫士日恪位著以敬其官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共其上猶恐有墜失也故為車服旗章以旌之為摯幣瑞節以鎮之為班爵貴賤以

列之為令聞嘉譽以聲之猶有散遷解慢而著在刑辟流在裔土於是乎有蠻夷之國有斧鉞刀墨之民況可以淫縱其身乎夫晉侯非嗣也而得其位亹亹怵惕保任戒懼猶曰未也若將廢其心而遠其鄰陵其民而卑其上將何以固守夫執玉卑替其摯也拜不稽首誣其王也替摯無鎮誣王無民夫天事恒象任重享大者必速及故晉侯誣王人亦將誣之欲替其鎮人亦將替之大臣享其祿弗諫而阿之亦必及焉襄王三年而立晉侯八年而隕於韓十六年而晉人殺懷公懷公無胄秦人殺子金子公

內使叔興者周大夫也亦曰內史興襄王八年王使叔興聘于宋時有六鷁退飛過宋都宋襄公以問叔興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晉文公之始立也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叔興賜命焉上卿逆于境晉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設庭燎及期命于武宮設桑主布几筵太宰莅之晉侯端委以入太宰以王命命冕服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即冕服既畢賓饗贈餞如公命侯伯之禮而加之以宴好內史叔興歸以告王

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奉禮義成敬王命順之道也成禮義德之則也則德以道諸侯諸侯必歸之且禮所以觀忠信仁義也忠所以分也仁所以行也信所以守也義所以節也忠分則均仁行則報信守則固義節則度分均無怨行報無匱守固不偷節度不攜若民不怨而財不匱令不偷而動不攜其何事不濟中能應外忠也施三服義仁也守節不淫信也行禮不疚義也臣入晉境四者不失臣故曰晉侯其能禮矣王其善之樹於有禮艾人必豐王從之使於晉者道相逮也及惠后　王出在鄭

晉侯納之襄王十六年立晉文公二十一年以諸侯
朝于衡雍且獻楚捷遂爲踐土之盟於是乎始霸

伶州鳩者周樂官也景王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
爲之大林單穆公諫以爲不可王弗聽問之伶州鳩
對曰臣之守官弗及也然臣聞之琴瑟尚宮鍾尚羽
石尚角匏竹利制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
也第以及羽聖人保樂以愛財財以備器樂以殖財
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
絲尚宮匏竹尚議革木一聲夫政尚樂樂從和和從
平聲以和樂律以平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詩

以道之歌以詠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
物得其常曰樂極極之所集曰聲聲應相保曰和細
大不踰曰平如是而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
匏竹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於是乎氣無滯陰亦
無散陽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物
備而樂成上下不罷故曰樂正今細過其主妨於正
用物過度妨於財正害財匱妨於樂細抑大陵不容
於耳非和也聽聲越遠非平也夫有和平之聲則有
蕃殖之財於是乎道之以中德詠之以中音德音不
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寧民是以聽若夫匱財用罷民

力以逞淫心聽之不和比之不度無益於教而離民
怒神非臣之所聞也王於是復問鍾律於伶州鳩對
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
制度律均鍾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
二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鍾所以宣
養六氣九德也由是第之二曰大蔟所以金奏贊陽
出滯也三曰姑洗所以脩絜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
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詠
歌九則平民無貳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
令德示民軌儀也爲之六間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

元間大呂助宣物也二間夾鍾出四隙之細也三間中
呂宣中氣也四間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
五間南呂贊陽秀也六間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
呂不易無間物也細鈞有鍾無鎛昭其大也大鈞有鎛
無鍾甚大無鎛鳴其細也大昭小鳴和之道也和平則
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也故先王
貴之王曰七律者何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
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星與日辰之
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
黿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

隱之後遂公之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大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鶉及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凡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和然後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龢其聲於是乎有七律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當辰辰在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則也王以黃鍾之下宮布令于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辠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反及嬴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故謂之嬴亂所以優柔容民也王喜

聾害而不用金鑄大鍾二十四年鍾成伶人告龢王謂伶州鳩曰鍾果龢矣對曰未可知也王曰何故對曰上作器民備樂之則爲龢今財亡民罷莫不怨恨臣不知其龢也且民所曹好鮮其不濟也其所曹惡鮮其不廢也故諺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今三年之中而害金再興焉懼一之廢也王曰爾老耄矣何知伶州鳩退而告人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輿也而鍾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鍾之輿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槬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龢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窕則不咸槬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鍾槬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二十五年王崩鍾不龢

倉葛 陽人

襄王以陽樊賜晉文公陽人不服文公圍之倉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王以晉君爲德故勞之以陽樊陽樊懷我王德是以未從於晉謂君其何德之布以懷柔之使無有遠志今將大泯其宗祊而蔑殺其民人宜吾不敢服也夫三軍之所尋將蠻夷戎狄之驕逸不虔於是乎致武此羸者陽也未狎君政故未承命君若惠及之唯官是徵其敢逆命何足以辱師君之武震無乃玩而頓乎臣聞之曰

武不可覿文不可匿覿武無烈匿文不昭陽不承獲甸而祇以覿武臣是以懼不然其敢自愛也且夫陽豈有裔民哉亦皆天子之父兄甥舅也若之其何虐之也晉侯聞之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陽民

魯

衆仲 魯大夫公子益師之子也 益師字衆父故以父字爲氏 隱公四年衛州吁弑其君桓公而自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故宋公陳侯蔡侯從州吁伐鄭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

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是歲州吁如陳衛石碏使陳執之而殺之於濮五三 公考惠公夫人仲子之宮將萬焉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八年齊侯以宋衛有屋之成使使來告公使衆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以鳩其民君之惠

也寡君聞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終無殞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謚因而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為展氏

申繻魯大夫桓公六年子同生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以類命為象取於物為假取於父為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十八年公將會齊襄公于濼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既而文姜至齊襄公通焉公謫之以告襄公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君子謂申繻於是乎知言莊公十四年鄭有內蛇與外蛇鬬於鄭南門中既而厲公復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焉

公子彄魯孝公子惠公弟也於隱公為叔父謚僖伯隱公五年公將矢魚于棠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是謂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

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
從冬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弗敢忘葬之加
一等子達
臧哀伯達桓公二年取郜鼎于宋納于太廟哀伯諫
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
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
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袞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紘
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
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鍚鸞和鈴昭其聲
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

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
懼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太廟以
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
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
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
賂器於太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
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臧文仲辰哀伯之孫也文仲之父伯氏缾不顯文仲
嗣世為大夫莊公十一年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
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

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臧孫曰宋其興乎禹湯罪
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
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二十八年魯饑文仲
言於公曰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于齊公曰誰使
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請如
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而請之其為選事乎文仲
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當事不避難我不如齊非
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文仲以鬯
圭與玉磬如齊齊人歸其玉而與之糴僖公二十一
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尫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

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尫何為天欲殺之則
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
害明年公伐邾取須句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
設備而禦之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眾不
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
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無不難也
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蜂蠆有毒而
況國乎弗聽公及邾人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
公冑縣諸魚門二十六年齊孝公伐我北鄙文仲欲
以辭告之使展喜受命於展禽以告於是齊師乃止

是歲文仲如楚乞師見子玉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
也於是子玉伐宋圍緡文仲相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三十一年晉文公入曹削曹地以分諸侯使文仲往
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
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于濟文仲
卒其言立後卿大夫多宗之至於下展禽廢六國妾
織蒲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君子譏焉子宣叔

臧宣叔

臧宣叔許宣公時為司寇始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
室與公謀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公薨季文子言於
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

曰當其時不能治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
遂逐東門氏成公元年宣叔聞齊將出楚師故及晉
侯盟于赤棘於是令國中修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
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
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次年
齊師伐魯宣叔如晉乞師主於郤獻子六月及齊侯
戰于鞌齊師敗績楚師侵衛遂侵魯師于蜀魯使臧
孫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
楚師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鍼織紝皆百
人公衡為質楚人許平十一月公[illegible]楚公子嬰齊盟于蜀及

楚師及宋公衡逃歸宣叔曰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
以棄魯國國將若之何誰居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國
棄矣三年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皆
尋盟公問諸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下卿
孫子之於衛也其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
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
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
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晉為盟主其
將先之公從之四年卒

臧武仲紇

臧武仲紇宣叔子短小多智時號為聖人成公十八

年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武仲對曰伐鄭
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軍如伐
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文子從之
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臧武
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必亡大國行禮而不服在大
猶有咎而況小國乎旣而楚彭名侵陳襄公四年邾
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於狐駘國人逆喪者
皆髽魯於是乎始髽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
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十
三年將城防武仲請俟農畢及冬城之衛獻公出奔

齊臧紇如齊唁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孫紇與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矣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武仲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為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武子謂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皂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公鉏遂廢於是季孫愛臧孫孟孫惡之及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己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為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為出在鑄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

祭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
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
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遂自為也臧孫
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智不足也非敢私請苟
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
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魯人將盟臧氏
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
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
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
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

之乃盟臧氏曰毋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
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齊侯將為臧
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
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
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
田昭公十年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于亳社臧
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而
魯無義視人如牲將誰福哉
襄仲遂莊公子也居于東門因以命氏僖公二十六
年齊伐我襄仲如楚乞師以伐之取穀邑而旋三十

年聘于周次年如晉拜曹田三十三年帥師伐邾文
公之八年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遂會伊雒之戎
十二年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
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
大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
辭賓答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
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要結好命所
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
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公及齊侯盟于
穀襄仲如齊拜盟復曰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

之[illegible]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
文公二妃敬嬴嬖私事襄仲而屬之宣公襄仲欲立
之叔仲惠伯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
欲親魯許之於是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仲以君命
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
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
乃入仲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
蔡既而復叔仲氏於是夫人姜氏歸于齊哭而過市曰
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宣公元年遂如齊逆女三月以夫人婦姜至自

齊夏齊侯與公會于平州遂於是復如齊拜成以濟
西之田歸之八年遂如齊有疾至黃乃復辛巳有事
於太廟遂卒于垂壬午繹猶入去籥
公子季友桓公子莊公之季弟也莊公弟三人長曰
慶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友季友之母出自陳桓公
公絶愛幸之季友將生公使人卜之曰男也其名曰
友在公之右間于兩社為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
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
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號為成季莊公立娶齊女
為夫人曰哀姜無子哀姜娣曰叔姜生子開始莊公

魯公子季友

嘗築臺臨黨氏見孟任說之生子般莊公既無適嗣
以愛欲立般問嗣於叔牙叔牙曰一繼一及魯之常
也慶父在可為嗣君何憂公患叔牙欲立慶父退而
問季友季友曰臣以死奉般公曰叔牙柰何成季以
君命命僖叔待於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
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其
子為叔孫氏公薨季友立子般慶父使殺子般于黨
氏季友奔陳慶父如齊及歸自齊以私於哀姜故立
姜娣子開是為閔公閔公元年及齊桓公盟于洛姑
請復季友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季

子歸慶父與哀姜通益甚哀姜與慶父謀殺閔公立
慶父慶父使卜齮賊公于武闈成季以閔公兄申適
邾魯人不欲慶父慶父懼如莒季友入立申為僖公
以賂求慶父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
哭而往慶父曰奚斯之聲也乃縊其後為孟氏僖公
元年季友帥師敗莒師於酈獲莒挐公以費封季友
使為相其後為季氏
季文子名行父季友之孫也文公六年聘于晉十五
年齊人侵魯文子如晉言代晉冬晉會諸侯于扈成
其請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齊侯請諸侯不能

季孫行父

治復侵魯西鄙遂伐曹入其郛討其朝於魯也文子
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
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
難以免矣次年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
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間文公卒仲遂以敬
嬴之嬖殺太子赤及公子視而立宣公時莒太子僕
弑紀公以其寶玉奔魯宣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
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
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孫辰教行父事君之禮
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墜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

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若鷹鸇
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
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
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
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
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
敬則弒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
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
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君子曰
行父為國上卿執國之政者也上不能為季友下不

能為惠伯而以是諷之不亦恥乎未幾宣公懼齊見
討行父遂如齊以濟西之田賂之以請會齊侯許之
於是與公會于平州八年仲遂卒子歸父貴而有寵
十八年宣公卒行父遂逐歸父出奔齊成公嗣立行
父懼齊人問故於是作丘甲又使臧孫許及晉侯盟
于赤棘備齊也冬行父聘於齊時晉郤克衛孫良夫
曹公子首咸在焉行父禿郤克眇良夫跛曹公子首
僂蕭同叔子處臺上而笑之皆怒二年行父會晉郤
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遂
及國佐盟于袁婁歸四年相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

公歸欲叛晉而從楚行父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
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
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
字我乎公乃止六年行父以鞌之功立武宮吳伐郯
郯成行父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吾
亡無日矣及晉使士燮言伐郯公請緩師士燮不可
行父懼遂使宣伯帥師以從之十六年晉伐鄭公將
會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於是送公使
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
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隤申

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宣伯於是賂郤犫使訴
公沙隨之會晉公不見公七月公會諸侯伐鄭將行
宣伯又訴季孟於郤犫於是晉人遂執行父于苕丘
公還待於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於晉范文子謂欒
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
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乃許魯平赦
季孫初穆姜使擇美檟以自為櫬與頌琴及齊姜薨
季文子取以葬君子譏其亂姑以成婦也襄公四年
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匠慶曰子為正卿而小
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時季孫為己

圍六櫝於蒲圃東門之外臧成失臣慶請之季孫曰
著臣慶用蒲圃之櫝季孫不御六年卒
季武子宿襄公六年代其父文子為卿冬如晉七年
如衛九年襄公會晉侯伐鄭師還公送晉侯以公宴
于河上晉侯問公年季武子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
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
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
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
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
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

之廟假鍾磬焉十一年武子作三軍與孟氏叔孫氏
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叔
孫氏使盡為臣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
征其不入者倍征之十二年莒人伐我東鄙圍台武
子救台遂入鄆取其鍾以為公盤十九年晉人以我
故伐齊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賦黍苗武
子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
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惟敝邑賦六月二十年
武子聘于宋褚師段逆之以受享賦常棣之七章以
卒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

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二十九年公自楚
還及方城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曰聞
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既得之矣敢告公曰欲之
而言叛祇見疏也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昭
公五年武子謀舍中軍故毀于施氏成諸臧氏其舍
之也三家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
而貢于公六年武子如晉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退
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
得貺不過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乎韓宣
子曰寡君以為驩也對曰寡君猶未敢況下臣君之

隸也敢聞加既固請徹而後卒事晉人以為知禮重
其好貨七年公如楚晉人來治杞田武子欲以成與
之謝息為孟孫守不可武子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
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
之間晉而取諸杞吾與子桃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
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
萊柞乃遷于桃晉人為杞取成冬武子卒謚曰悼子
子意如

季平子意如昭公十年始為卿秋伐莒取郠獻俘于
亳社始用人焉十一年楚師在蔡平子會諸國之大

夫于厥慭以謀救之十二年家老南蒯以武子不禮
謂子仲曰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
費為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悼
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為卿及平子伐莒克之
更受三命叔仲子欲構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
非禮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辭昭子曰叔孫氏有家
禍殺適立庶故婼也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
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昭子朝而命吏曰婼將與
季氏訟書辭無頗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
小南蒯公子慭謀季氏慭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

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費叛遂奔齊平
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小聞之不敢朝昭子謂小待
政於朝曰吾不為怨府十三年平子使叔弓圍費弗
平子相公會諸侯于平丘邾人莒人愬公于晉晉侯
不見公晉人遂執平子以歸子服惠伯私請於中行
穆子穆子告韓宣子歸之惠伯有辭宣子用叔鮒之
計平子懼而先歸焉事在叔向傳二十一年晉士鞅
聘魯叔孫為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
費之禮為士鞅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
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

牢為十一牢初公若以公思展與申夜姑之故怨平
子及郈昭伯臧氏皆與季氏隙於是公若獻弓於公
為謀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賁公果公賁使侍人僚
柤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數月不見公不怒又
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以告臧孫郈孫
於是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
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
以察罪弗許請囚於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
子曰君其許之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
叔孫氏之司馬鬷戾陷西北隅以入孟氏殺郈昭伯

遂伐公徒公與臧孫如墓謀遂奔于齊次于楊州齊
侯唁公于野井二十六年齊侯將納公平子使申豐
賂梁丘據齊師乃止明年諸侯之大夫會于扈且謀
納公范鞅取貨于季孫辭之三十一年晉侯將以師
納公范鞅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
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吾受其
無咎故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
躒謂吾子何故出君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
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為有罪請
四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惟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絶

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弗聽荀躒謂季孫曰君怒未怠子姑歸祭三十有二年公薨于乾侯明年喪歸季孫葬公于墓道南及孔子為司寇然後溝而合諸墓昭公之出也平子禱于煬宮公薨于外平子以為獲福故立煬宮定公五年平子行東野還未至卒于房

季孫斯

季桓子斯平子之子平子卒陽虎欲以璠璵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桓子立行東野及費子洩為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曰子行之乎陽虎囚桓子而逐仲梁懷既而盟桓子於稷門之內而釋之定公六年魯侵鄭晉欲也桓子如晉獻鄭俘七年齊伐魯桓子與孟懿子禦之陽虎御桓子欲陷桓子於齊師以及孟孫桓子之臣苫夷曰若季孟及難余必殺虎虎懼以桓子還八年陽虎謀享季氏於蒲圃而殺之使其黨林楚御桓子將如蒲圃桓子知不免要林楚使援己於難林楚因怒馬及衢而騁以桓子入保孟氏孟氏闔門陽虎戰不勝而奔語具陽虎傳孟氏之臣公斂陽欲因亂殺桓子以凝孟宗孟孫懼而歸之十二年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桓子帥師墮費哀公二年桓子伐邾將伐絞邾人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焉三年城啓陽是歲司鐸火桓子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曰財可為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秋桓子有疾命其臣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桓子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使立康子初定公時齊人饋女樂桓子受之孔子去適衛語具孔子傳及桓子病謂康子曰昔者孔子幾興魯矣以吾受群婢故去我死而相魯必召仲尼云

季康子肥立哀公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魯及清康子用冉求之謀敗齊師于艾陵師還康子命修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十一年冬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冉有曰子為國老待子

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
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於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
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
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用而法則周公之
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卒用田賦二十三
年宋景曹卒（景曹宋元公夫人桓子外祖母）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
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
使求從輿人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彌猶遠也）不腆先人之
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越既滅
吳欲霸中國二十五年公如越得太子適郢（適郢越太[illegible]名得[illegible]）

將妻公而多與之地或以告康子康子懼內太宰嚭
納賂焉明年公至自越康子與孟武伯逆於五梧郭
重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公宴於五梧武
伯為祝惡郭重曰何肥也康子曰請飲彘也以魯國
之密邇仇讎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
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飲酒不樂二十七
年康子卒是歲哀公亦奔越

叔孫莊叔名得臣其王父叔牙莊公之弟也莊公無
適嗣愛孟女欲立其子般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
父材莊公病其言以般屬之季友季友以公命鴆叔
牙而立其後為叔孫氏諸具季友傳叔牙生公孫茲
曰戴伯戴伯生得臣文公元年王使毛伯衛錫文公
命公使莊叔如周拜三年莊叔會諸侯伐沈以其服
於楚也冬公如晉與晉侯盟晉侯饗公公賦菁菁者
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
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
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十一年鄋瞞侵齊遂伐魯
公卜使莊叔追之吉侯叔夏御緜房甥為右富父終
甥駟乘莊叔遂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
而皆以名其子豹賢能世其家

叔孫穆叔豹宣伯僑如之弟也初宣伯通於穆姜（[illegible]）
欲去季孟而取其室成公會晉侯伐鄭師次督揚使
穆叔請逆于晉師宣伯將為亂構公及季孟於晉晉
人執季平子公待命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illegible]言
宣伯亂故於是晉許魯平而歸季孫國人逐僑如穆
叔聞之奔齊季孫召穆叔于齊而立之襄公二年穆
叔聘於晉三年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四年夏
如晉以報知武子之聘晉侯饗之金奏肆夏之三不
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
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

饗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
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饗元侯也使臣弗敢與
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
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
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
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臣獲
五善敢不重拜是歲冬公如晉請屬鄫晉許之明年
穆叔覿鄫太子于晉以成屬鄫也既而穆叔復以屬
鄫為弗利告於晉使仍其舊七年衛孫文子來聘公
登亦登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

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
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
悛亡之本也詩云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
而委蛇必折其後文子竟不終十一年武子將作三
軍告於穆叔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穆叔曰政將及
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叔曰然則盟諸乃盟諸
僖閎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
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
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
氏使盡為臣不然不舍十四年夏穆叔會諸侯之大

夫伐秦十五年齊師伐魯穆叔與季孫城成郛以備
之明年齊師又至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
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
齊人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
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
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之罪也敢不從執事
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
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十九年齊及晉平故
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
向曰肸敢不承命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

懼乃城武城二十二年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
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
以聖為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國之蠹也
令倍其賦二十四年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曰古
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
之祖自唐虞已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
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
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
大夫曰臧孫辰既沒而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
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而不廢此

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絶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是歲齊人爲王城郟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賜之大路二十八年冬公如楚拜宋盟過鄭鄭伯不在伯有廷勞公於黃崖不敬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棄乎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爲豈爲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饑寒之不恤誰遑其後不如姑歸也穆叔曰叔仲子專之矣子服子始學者也公遂行至楚楚人使公親襚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襚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三十年穆叔會晉趙武及諸侯之大夫于澶淵謀宋災也明年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爲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過焉是歲秋孟孫卒後三歲而趙孟亡如其言焉穆叔又與季孫語晉故季孫不從趙文子卒韓子爲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滋多公之適楚也歸作楚宮穆叔曰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公薨于楚宮魯人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子野毀而卒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裯穆叔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爲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戚而有嘉容是爲不度

不度之人鮮不爲患若果立之必爲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昭公元年春穆叔會諸侯之大夫于虢三月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爲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穆叔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爲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雖怨季孫魯國何罪

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魯爭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楚人許之乃免叔孫叔孫歸曾夭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曾夭謂曾阜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為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阜曰數月於外一旦於是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囂乎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三年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

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逆群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季孫從之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易筮之遇明夷之謙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為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及穆子辟難奔齊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己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豭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魯人召之

不告而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為豎有寵長使為政公孫明知叔孫於齊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田於丘蕕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彊與孟盟不可叔孫為孟鍾曰爾未際饗大夫以落之既具使豎牛請日入弗謁出命之日及賓至聞鐘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孟丙而殺諸外又彊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牛

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曰見仲而何叔孫曰何為曰不見既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饑渴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已而叔孫不食卒牛立昭子而相之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季孫使杜洩舍路不可乃使以葬既葬仲至自齊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

已以與而遺
叔孫昭子婼者豹庶子也豹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
仲壬豎牛之亂殺孟丙逐仲壬及穆子卒仲壬至自
齊豎牛又殺之故立昭子而相之昭子即位朝其家
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
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
子遂殺之孔子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昭公
築郎囿季平子欲速成之昭子曰詩云經始勿亟庶
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
乎十年齊高彊來奔昭子如晉還大夫皆見高彊見

叔孫婼

而退昭子謂諸大夫曰為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
封亡子尾多致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為忠而甚寵之
將死疾于公宮輦而歸君親推之其子不能任是以
在此忠為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喪
夫人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十二年宋
華定來聘享之為賦蓼蕭弗知又不荅賦昭子曰必
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
受將何以在十六年齊侯伐徐徐子及郯人莒人會
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昭子曰諸侯之無伯
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

莫之亢也無伯也夫十七年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
宴季平子賦采菽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
國其能久乎夏六月朔日有食之祝史請用幣昭子
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
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
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
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
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
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
是謂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

君矣秋郯子來朝公與之燕昭子問少皞氏以鳥紀
官郯子告之於是孔子聞之見於郯子而學焉既而
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二十三年
邾人城翼還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
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蹷之遂取邾師獲公孫徐鉏
丘弱茅地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昭子如晉晉人執
之使與諸大夫坐昭子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
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
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
將以昭子與之昭子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士彌牟言

從韓宣子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昭子旦而立期焉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范獻子求貨於昭子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魯為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昭子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明年晉士彌牟逆昭子于箕將歸之昭子使梁其踁待于門內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昭子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為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

者使彌牟逆吾子昭子受禮而歸初吏人之與昭子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昭子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二十五年昭子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是歲昭子如闞平子出昭公昭子自闞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

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眾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齋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子不敢立是為成子成子卒子州仇嗣叔孫武叔州仇以定公五年立

孟孫穀

孟文伯穀公子慶父之孫也慶父賊殺莊公之子般又弒閔公遂出奔莒季友以賂求于莒而殺之慶父既死季友立其後為仲孫氏亦曰孟氏慶父生公孫敖曰穆伯穆伯娶于莒曰戴己生文伯其娣聲己生

惠叔戴己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己辭則為襄仲聘焉（襄仲穆伯從父兄弟）文公七年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莅盟且為仲逆及鄢陵登城見之美自為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叔仲惠伯諫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為亂於外為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復為兄弟如初從之八年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於是魯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為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三年而盡室復適于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

立難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為請許之將歸及齊而卒告喪請葬弗許齊人或為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阜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為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葬視共仲聲已不視帷堂而哭襄仲欲勿哭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絕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孟獻子為政莒二子來獻子愛之聞於國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

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不如死一人門于句鼆一人門于戾丘皆死初周內史叔服至魯公孫敖聞其善相人也見其二子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及敖卒文伯已死惠叔葬之文伯之子曰蔑

孟獻子蔑宣公九年王使聘於魯公使獻子如周聘王以為有禮厚賄之十四年楚子圍宋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

公說明年使公孫歸父會楚子於宋是歲獻子會齊高固於無婁成公六年晉人來命伐宋獻子及叔孫宣伯侵宋十三年公如周朝王獻子為介王說獻子賜之加厚遂從公會晉侯伐秦獻子謂公曰晉師乘和師必有大功晉師與秦師戰於麻隧秦師敗績十八年冬獻子會晉侯及諸侯盟于虛朾謀救宋也於是獻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襄公元年春會諸侯之大夫圍宋彭城夏復會諸侯之大夫次于鄫二年秋會于戚遂城虎牢三年公如晉盟于長樗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獻

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四年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鄫晉侯不許獻子曰寡君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鄫無賦於司馬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為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五年會吳于善道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十年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周猶不堪競況

鄭乎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是年也淤殺子駟子國子耳十五年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見獻子仁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閒十九年獻子卒獻子好禮其居喪也旣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孔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獻子為卿不驕禮賢下能處已若虛士以是多歸之所友裘牧仲太嘗有獻子之家獻子亦能亡其家而與之齊子莊子速速生羯羯生貜

孟僖子貜昭公九年聘于齊十年與季孫意如叔弓伐莒十一年會邾莊公于祲祥二十四年卒初昭公如楚僖子從之鄭伯勞於師之梁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僖子病之反自楚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又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國讓其弟厲公及其曾孫正考父佐三君位愈高而德愈共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僖子之盟邾子於祲祥也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棄也僖子使助薳氏之簉反自祲祥宿於薳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故懿子得立昭公三十二年懿子會諸侯之大夫城成周定公三年及邾子盟于拔六年與季桓子圍鄆八年復與桓子侵衛十年與叔孫武叔圍郈以討侯犯之叛仲由之謀墮三都也叔孫氏墮郈季氏墮費將墮成公歛處父謂懿子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凡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故公圍成弗克哀公二年懿子伐邾邾人以郭東弁沂西田為賂遂與叔孫武叔盟邾子于句繹十四年懿子卒子洩立是為孟武伯

子服惠伯椒孟氏之支庶也故亦曰孟椒以王父字為氏襄公薨滕成公來會葬惰而多涕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所矣能無從乎三年滕子卒昭公十二年南蒯以費叛如齊初南蒯之將叛也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為大吉也示惠伯曰卽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

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
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
得其極外內倡和為忠率事以信為共供養三德為
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
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
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十三年諸侯會于平丘邾莒愬
魯愬于晉晉人執平子以歸惠伯從之私於中行穆
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
大所命能具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親
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為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

子服椒

春秋經傳　六十七

一主二吾豈無大國穆子告韓宣子曰楚滅陳蔡不
能救而為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請從惠
於會宣子患之乃與叔鮒縱之平子懼平子歸使惠
伯待禮語具敘何傳惠伯從平子歸伯四嗣
子服景伯何昭伯回子也哀公三年魯災景伯至
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
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
攸從之蒙葺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
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七年公會吳于鄫吳徵魯百
牢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

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
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
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
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
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不聽
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
與之季康子欲伐邾饗大夫以謀之景伯曰小所以
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
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
二三子以為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於塗

子服何

春秋經傳　六十八

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惟大不字小
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
之可乎不樂而出秋季氏伐邾以邾子來獻于亳社
邾茅夷鴻請救于吳明年吳師伐魯孟懿子謂景伯
曰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
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
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
明日舍於庚宗遂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
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
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

也乃止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此盟是棄國也吳人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吳人將以公見晉侯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已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為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為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為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謂太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已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太宰嚭見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為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

曹劌魯人以勇力聞於諸侯莊公十年齊師伐魯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夏六月公敗齊師宋師于乘丘齊欲益兵伐魯魯不敢戰去國五十里而為之關請比於關內以從齊桓公許之乃會于柯桓公與莊公既盟于壇上曹劌執匕首劫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動問曰子將何求劌曰齊彊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劌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桓公怒欲背其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而棄信於諸侯失天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遂割所侵地以盡復于

魯二十三年公將如齊觀社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公不聽遂如齊

柳下惠者魯公族展氏也名禽仕魯為士師三黜不去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故魯雖不能用終身不去魯僖公二十六年齊孝公侵魯僖公使展喜犒師受命於禽以往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

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藏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帥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有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魯世有齊師齊嘗攻魯以求岑鼎魯因與之齊侯以為非也使人告魯曰柳下惠以為是因請

受之魯公請於柳下惠柳下惠對曰君之欲以為岑鼎也以免國也棄臣之信以免君之國亦臣之所難也公乃以真岑鼎往魯適有海鳥曰爰居止於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為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為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扞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勳於民者也及前哲令

德之人所以為明質者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為仁且知矣夫仁者講功知者處物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問非知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臧文仲聞之曰信吾過也夫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之以為三筴文公六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將躋僖公于閔公上焉宗有司諫曰非昭穆也夏父弗忌曰我為宗伯

明者為昭其次為穆何常之有宗有司曰夫宗廟之
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長幼而等冑之親踈也夫祀昭
孝也各致齊敬於其皇祖昭孝之至也故工史書世
宗祝書昭穆猶恐其或踰也今將先明而後祖自玄
王以及主癸莫若湯自稷以及王季莫若文武商周
之烝也未嘗躋湯與文武為踰也魯未若商周而改
其常無乃不可乎弗聽遂躋之展禽曰夏父弗忌必
有殃夫宗有司之言順矣僖又未有明焉犯順不祥
以逆訓民亦不祥易神之班亦不祥不明而躋之亦
不祥犯鬼道二犯人道二能無殃乎是時臧文仲為

政於魯知下惠之賢而卒不能用孔子嘗譏文仲為
竊位云初下惠三黜於魯而不去也其妻謂之曰子
無乃瀆乎吾聞之君子有二耻國無道而貴耻也國
有道而賤耻也今當亂世三黜而不去亦近耻矣下
惠曰然油油之民將陷於害吾能已乎且彼為彼我
為我雖裸裎安能汙我由由然與之處柳下惠既死
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邪則二三子不如
妾知之也乃誄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
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彊察兮蒙耻救
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愷悌君子永能厲

兮嗟乎閔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
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曰惠兮於是門人遂從之
以惠為誄云

里革魯大夫宣公初立莒太子僕殺紀公以其寶來
奔宣公使僕人以書命季文子曰夫莒太子不憚以
吾故弒其君而以寶來其愛我甚矣為我予之邑今
日必授無逆命矣里革遇之而更其書曰夫莒太子
弒其君而竊其寶來不識窮固又求自邇為我流之
於夷今日必通無逆命矣明日有司復命公詰之僕
人以里革對公執之曰違君命者女亦聞之乎對曰

里革

臣以死奮筆奚啻其聞之也臣聞之曰毀則者為賊
掩則者為藏竊寶者為軌用軌之財者為姦使君為
藏姦者不可不去也臣違君命者亦不可不殺也公
曰寡人實貪非子之罪也乃舍之夏公濫於泗淵里
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
乎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
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罝羅矠魚鱉
以為夏犒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
罝麗設穽鄂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澤
不伐夭魚禁鯤鮞獸長麑䴠鳥翼鷇卵蟲舍蚳蝝蕃

麻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
貪無埶也公聞之曰吾過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
罟也為我得法使有司藏之使吾無忘諗師存侍曰
藏罟不如寘里革於側之不忘也晉人殺厲公邊人
以告成公在廟公曰臣殺其君誰之過也大夫莫對
里革曰君之過也夫君人者其威大矣失威而至於
殺其過多矣且夫君也者將牧民而正其邪者也若
君縱私回而棄民事民旁有慝無由省之益邪多矣
若以邪臨民陷而不振用善不肯專則不能使至於
殄滅而莫之恤也將安用之桀奔南巢紂踣于京厲

流于彘幽滅於戲皆是術也夫君也者民之川澤也
行而從之美惡皆君之由民何為焉
子家懿伯羈莊公之後以王父字為氏季平子之專
國也諸大夫多怨平子昭公亦憾之二十五年公為
公若及郈昭伯之徒勸公討之公以告子家子對曰
讒人以君僥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舍民
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
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及
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欲待於
沂上以察罪及請囚於費及以五乘亡皆不許子家

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
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
弗治將蘊蘊蓄民將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
於是叔孫氏之司馬鬷戾帥救季氏徒陷公圍
孟氏亦執郈昭伯殺之遂攻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偽
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
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奔齊齊侯唁公于
平陰且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公喜子家子曰天
祿不再天若祚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
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

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勠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
之有無繾綣從公無通內外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
子曰如此吾不可與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
心而以為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二三子好
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
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為而何守焉乃不與盟二十
七年公至自齊居于鄆孟懿子陽虎伐鄆鄆人將戰
子家子曰天命不慆久矣使君亡者必此衆也天既
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
為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

子貞知於是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
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焉齊侯使宰獻
而請安子家子乃以君出遂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
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境弗聽使
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
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
于境而後逆之公復于鄆齊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
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故如乾侯衛侯來獻
其馬曰啓服塹而死公將為之櫝子家子曰從者病
矣請以食之乃以帷裹之三十一年晉侯召季平子

使從荀躒如乾侯請公歸國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
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既而辭於知伯曰請
必逐季孫而後歸荀躒掩耳而走使季孫歸祭語具
季平子傳季孫猶在乾侯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
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
三十二年冬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
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頃之公薨子
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
賜明年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
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

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
子家子辭曰吾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
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為實使羣臣不得事
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
以入者將惟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
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
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
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
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遂亡

陽虎

陽虎季氏家臣昭公出季平子卒陽虎執國命國

人憚之平子卒桓子立陽虎逐季氏之臣及其子若
弟又囚桓子與之盟而釋之定公六年魯侵鄭往不
假道于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
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
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
舒鼎成之昭兆定之鞶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
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為之質此群臣
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太姒之
子惟周公康叔為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
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夏

季桓子如晉獻鄭俘陽虎彊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為必適晉故彊為之請以取入焉秋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明年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苫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汝虎懼乃還不敗

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故五人因陽虎以作亂八年冬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壬辰將享季氏於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請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楊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徒曰嘻速駕公斂陽在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

子孟孫懼而歸之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歸寶玉大弓於魯九年魯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為隸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己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

盡借邑人之車鍥其軸麻約而歸之載葱靈寢於其
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
適趙氏趙鞅厚遇之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公山不狃

公山不狃字子洩季氏家臣定公伍年六月季平子
卒於房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
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
焉既葬季桓子行東野及費不狃爲費宰逆勞於郊
桓子敬之勞仲梁懷梁懷弗敬不狃怒謂陽虎子行
之乎既而季寤公鉏極叔孫輒叔仲志皆怨季氏於
是不狃與之謀將因陽虎以去三桓十二年季氏將
墮費不狃帥費人以襲魯公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
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
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不狃奔齊既而自齊復奔吳
初不狃之叛也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末之
也已何必公山氏之往也孔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
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蓋是時三桓專魯不
狃欲假義以去之故孔子欲藉以振魯然知其終不
定與有爲也故卒不往哀公八年春吳將伐魯問於
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
退而告不狃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

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
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
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王問於
不狃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
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脣
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爲三月吳伐我不狃率
故道險從武城欲使魯爲之[illegible]云

附

梓慎

梓慎者魯大夫也襄公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
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以有時菑陰
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玄枵虚中
也枵耗名也土虚而民耗不饑何爲既而宋鄭果饑
昭公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宮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
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涖
事乎既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十七年冬有星孛于
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
今除於火火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
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
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爲三月
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

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虗也陳太皥之虗也鄭祝融之虗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虗也故為帝丘其星為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明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二十年春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氛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自是皆如其言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為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叔孫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是秋大旱終如叔孫之言先是楚靈王戍章華臺召諸侯而落之昭公將行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卒如楚而兵言亦不驗云

申豐季氏屬大夫昭公四年春正月大雨雹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為菑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春秋列傳卷之一終

大史劉節介夫重編

晉

師服事晉穆侯為大夫初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昭侯之元年封成師為曲沃伯是曰桓叔使欒賓傅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七年潘父弒昭侯納桓叔不克其後晉竟為曲沃所滅如師服之言

士蔿字子輿陶唐氏裔也歷虞夏商周成王遷之於杜為伯宣王殺杜伯其子隰叔奔晉為士師故為士氏獻公之六年公患桓莊之族偪以問士蔿士蔿曰去富子則群公子可謀也公曰爾試其事士蔿與群公子謀富子而去之七年又與群公子謀殺游氏之二子士蔿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八年士蔿使群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冬晉侯圍聚盡殺群公子九年士蔿為大司空夏士蔿城絳以深其宮是年虢人再侵晉晉侯將伐之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饑虢竟不能撫其民而晉滅之初獻公嬖驪姬欲廢太子申生而立其子奚齊乃作二軍公將上軍使太子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以滅霍滅魏還為太子城曲沃士蔿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太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太子其無晉乎太子不用其言卒以讒自殺獻公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也不慎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慼憂必讎焉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維寧宗子惟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用慎退而賦曰狐裘尨

違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士蒍卒子穀嗣爲司空文
公二年與諸侯會于垂隴襄公將使士穀梁益耳將
中軍登箕鄭父先都將上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
廢也從之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作亂晉人皆
殺之

申生獻公世子公嬖驪姬將殺申生立其子奚齊公
烝于武公寢稱疾使奚齊涖事猛足言於申生曰伯
氏不出奚齊在廟子盍圖乎申生曰吾聞之事君以
敬事父以孝受命不遷爲敬敬順所安爲孝棄命不
敬作令不孝又何圖焉且夫閒父之愛而嘉其況有

不忠焉廢人以自成有不貞焉孝敬忠貞君父之所
安也棄安而圖遠於孝矣吾其止也驪姬譖于優施
賂二五使言於公請使太子主曲沃二公子主蒲屈
公從之既又作二軍使申生將下軍以伐霍士蒍諫
不聽出語人曰太子不得立矣雖克與不無所避辠
與其勤而不入不如逃之爲吳太伯不亦可乎申生
聞之曰子輿之爲我謀忠矣然吾聞之爲人子者患
不從不患無名爲人臣者患不勤不患無祿今我不
才而得勤與從又何求焉焉能及吳太伯乎遂行克
霍而反驪姬益譖之是故公使申生伐東山衣之偏

裻之衣佩之金玦申生至于稷桑翟人出逆申生欲
戰狐突諫曰不可突聞之國君好艾大夫殆好內適
子殆社稷危若惠於父而遠於死惠於衆而利社稷
其可以圖之乎況其危身於翟以起讒於內也申生
曰不可君之使我非歡也抑欲測吾心也是故賜我
奇服而告我權又有甘言焉言之大甘其中必苦譖
在中矣君故生心雖蝎譖焉避之不若戰也不戰而
反我罪滋厚我戰雖死猶有令名焉果戰敗翟於稷
桑而還驪姬乃復以公命命祠齊姜申生歸福因寘
鴆以告公公遂殺其傅杜原款申生奔新城杜原款

將死使告于申生曰款不才寡知不敏不能教導以
至于死不能深知君之心度棄寵求廣土而竄伏焉
小心狷介不敢行也是以言至而無所訟之故陷於
大難乃逮于讒然款也不敢愛死唯與讒人鈞是惡
也吾聞君子不去情不反讒讒行身死可也猶有令
名焉死不遷情彊也守情說父孝也殺身以成志仁
也死不忘君敬也孺子勉之死必遺愛死民之思不
亦可乎申生許諾或謂申生子辭君必辯焉申生曰
不可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
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申生曰不可去而罪釋必

歸於君是惡君也章父之惡而笑諸侯吾誰鄉而入內困於父母外困於諸侯是重困也棄君去罪是逃死也吾聞之仁不惡君知不重困勇不逃死若罪不釋去而必重夫而罪重不知逃死而惡君不仁有罪不死無勇去而厚怨怨不可重死不可避吾將伏以俟命既而驪姬見申生而哭之申生遂雉經于新城之廟將死乃使猛足言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聽伯氏以至于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國家多難伯氏不出奈吾君何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以至于死雖死何悔是以諡為共君

晉荀息

荀息晉公族隰叔之後食邑於荀獻公世頻有虢師公患之十九年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寶出之內府藏之外府馬出之內廄繫之外廄君何喪焉公曰宮之奇存焉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冀之既病則亦惟君故今虢為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之不聽遂起師故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二十二年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虞虢之謂也公弗聽復許晉八月晉圍上陽十二月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荀息取璧與馬而歸於公公曰璧則吾璧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獻公末年以驪姬故欲易太子而立其子奚齊使荀息傅之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

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獻公卒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及里克殺奚齊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獻公里克又殺卓子于朝荀息死之

里克晉大夫獻公使為太子申生傅公將易太子使

太子申生伐山戎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執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禀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適嗣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皋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修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矣驪姬將害太子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吾難里克奈何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月而已子為我具特羊之饗吾以從之飲酒我優也言無郵驪姬許諾乃具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謂里克妻曰主孟啗我我教茲暇豫事君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烏烏人皆集於苑己獨集于枯里克笑曰何謂苑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為夫人其子為君可不謂苑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枯且有傷優施出里克辟奠不餐而寢夜半召優施曰曩而言戲乎抑有所聞之乎曰然君既許姬殺太子而立奚齊謀既成矣里克曰

吾秉君以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旦而里克見丕鄭曰難將作矣優施告我君謀成矣將立奚齊矣丕鄭曰子何謂曰吾對以中立鄭曰惜也不如曰不信以疏之亦固太子以攜之多為之故以變其志志少疏乃可間也今子曰中立況固其謀也彼有成矣難以得間里克曰往言不可及也且人中心唯無忌之何可敗也子將何如丕鄭曰我無心是故事君者以君為心制不在我里克曰弒君以為廉長廉以驕心因驕以制人家不敢偷志以從君為廢人以自利也利方以求人吾不能將伏也明日稱疾不朝三旬而難作驪姬以君命命太子祭齊姜于曲沃太子歸胙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申生遂奔新城縊于廟獻公卒奚齊立為君里克將殺奚齊以告荀息荀息拒之語且荀息傅又以告丕鄭丕鄭曰子勉之我紓子行之予則七輿大夫以待我我使狄以動之援秦以搖之立其薄者可以得重賂厚者可使無入國誰之國也里克曰不可克聞之大義者利之足也貪者怨之本也廢義則利不

立寡人貪則怨生夫孺子豈獲罪於民將以驪姬之惑蠱君而誣國人讒群公子而奪之利使君迷亂信而亡之殺無罪以為諸侯笑使百姓莫不有藏惡於其心恐其如壅大川潰而不可救禦也是故將殺奚齊而立子之在外者以定民弭憂於諸侯且為援庶幾曰諸侯義而撫之百姓欣而奉之國可以固今殺君而賴其富貪且反義貪則民怨反義則富不為賴賴富而民怨亂國而身殆懼為諸侯載不可常也丕鄭許諾於是殺奚齊卓子及驪姬而請君于秦秦人納公子夷吾是為惠公惠公立將殺里克以說使謂里克

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一大夫矣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於是丕鄭聘于秦故不及後歸自秦冀芮殺之其子豹奔秦

慶鄭晉大夫惠公之求入於秦也賂秦以河外之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立而背之四年饑乞糴于秦秦穆公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明年秦饑使乞糴于晉惠公不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慶鄭曰棄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讎之況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六年秦穆公來伐公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為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僨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

月公逆秦師遂戰于韓石戎馬還濘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為右輅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公以歸舍諸靈臺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太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於是許晉平而歸之公將歸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公歸殺慶鄭而後入

瑕呂飴甥字子金晉大夫食采於陰亦曰陰飴甥惠公之獲於秦也秦將許之平而歸之公使郤乞告于

金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衆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子金曰君亡之不恤而群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群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十月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故晉侯之歸亦飴甥之力也

胥臣字季食邑於臼曰臼季官爲司空又曰司空季

晉獻公之二十一年從公子重耳奔狄惠公卒重耳入秦秦穆公歸女五人懷嬴與重耳使奉匜沃盥既而揮之嬴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重耳懼降服囚命穆公見重耳曰寡人之適此爲才子圉之辱備嬪嬙焉欲以成婚而懼離其惡名非此則無故不敢以禮致之懽之故也公子有辱寡人之罪也唯命是聽重耳欲辭季子曰同姓爲兄弟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陽與夷鼓皆爲己姓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魚氏之甥也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別爲十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唯青陽與蒼林氏同于黃帝故皆爲姬姓同德之難也如是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爲姜二帝用師以相擠也異德之故也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同志相遠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黷則生怨怨亂毓災災毓滅姓是故娶妻避其同姓畏亂災也故異德合姓同德合義義以導利利以阜姓姓利相更成而不遷乃能攝固保其土房今子於子圉道路之人也取其所棄以濟大事不亦可乎重耳於是歸女而納幣且逆之重耳之在秦也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屯悔豫皆八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閉而不通爻無爲也

季子曰吉是在周易皆利建侯不有晉國以輔王室安能建侯我命筮曰尚有晉國筮告我曰利建侯得國之務也吉孰大焉震車也坎水也坤土也屯厚也豫樂也車班外內順以訓之泉貨以資之土厚而樂其實不有晉國何以當之震雷也車也坎勞也水也眾也主雷與車而尚水與眾車有震武眾順文也文武具厚之至也故曰屯其繇曰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主震雷長也故曰元眾而順嘉也內有震雷故曰利貞車上水下必伯小事不濟壅也故曰勿用有攸往一夫之行也眾順而有武威故曰利建侯坤

母也震長男也母老子彊故曰豫其繇曰利建侯行師居樂出威之謂也得國之卦也既而穆公納公子于晉是為文公文公立以季子為卿代先軫佐下軍城濮之戰季子以虎皮蒙馬先犯陳蔡陳蔡師潰楚師是以大敗文公問學書於季子三日曰吾不能行也咫聞則多矣對曰然而多聞以待能者不猶愈也襄公之為太子也公將使陽處父為之傅問於季子曰處父其能教誨驩也使之善乎對曰是在驩也蘧篨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僬僥不可使舉侏儒不可使援矇瞍不可使視嚚瘖不可使言聾聵不可使聽童昏不可使謀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竢若其質有遺教將不入其何善之為臣聞昔者大任娠文王不變少溲於豕牢而得文王不加疾焉文王在母不憂在傅弗勤處師弗煩事王不怒孝友二虢而惠慈二蔡刑于大姒比於諸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及其即位詢于八虞而咨于二虢度於閎夭而謀於南宮諏於蔡原而訪於辛尹重之以周邵畢榮億寧百神而柔和萬民故詩云惠于宗公神罔時恫若是則文王非專教誨之力也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故為文

益其質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公曰奈夫八疾何對曰官司之所材也戚施直鎛蘧篨蒙璆侏儒扶盧矇瞍修聲聾聵司火童昏嚚瘖僬僥官司之所不材也以實裔土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若川然有原以卬浦而後大季子嘗出使舍於冀野見冀缺薅其妻饁之敬歸而言於公公以為下軍大夫襄公六年季子卒

狐突字伯行其先本唐叔之後在戎狄者為狐氏獻公娶二女於戎大狐姬生文公小戎子生惠公狐突以狐姬故事晉為大夫獻公使傅太子申生十七年

公以驪姬之惑欲易太子申生冬十二月使申生將兵伐東山皐落氏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御戎先友爲右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爲右羊舌大夫爲尉先友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慝兵要遠災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閟其事也衣之尨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閟之尨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太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

昔辛伯諗周桓公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太子不聽遂出戰敗狄而還狐突閉門不出既而讒言日益深太子不能自明因自殺將死使猗足言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用伯氏之言以至于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及惠公立改葬共太子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惠公六年秦晉戰于韓原秦獲晉侯以歸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二也父教子二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

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伏劍而死

狐偃字子犯驪姬既讒殺太子申生復譖二公子將逐之獻公二十二年子犯從公子重耳出奔狄獻公卒里克殺驪姬之子奚齊卓子使告公子求入而納之公子以告子犯子犯不可曰夫堅樹在始始不固本終必槁落夫長國者唯知哀樂喜怒之節是以導民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殆以喪得國則必樂喪樂喪必哀生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必怠德是哀樂喜怒之節易也何以導民重耳曰非喪誰代非亂誰納我子犯曰偃也聞之喪亂有小大大喪大亂

之刹也父母死為大喪讒在兄弟為大亂今適當之
是故難公子出見使者曰子惠顧亡人重耳父生不
得供洒埽之臣死又不敢莅喪以重其罪且辱大夫
敢辭夫固國者在親衆而善鄰在因民而順之苟衆
所利鄰國所立大夫其從之重耳不敢違已而秦穆
公使公子縶弔之曰寡君使縶弔公子之憂又重之
以喪寡人聞之得國常於喪失國常於喪時不可失
喪不可久公子其圖之重耳告子犯子犯曰不可亡
人無親信仁以為親是故置之者不殆父死在堂而
求利人孰仁我人實有之我以徼倖人孰信我不仁
不信將何以長利重耳出見使者曰君惠弔亡臣又
重有命重耳身亡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位又何敢
有他志以辱君義再拜不稽首起而哭退而不私公
子縶反命穆公公曰仁人也再拜不稽首不沒為後
也起而哭愛其父孝也退而不私不沒於利也秦人
送納公子夷吾是為惠公惠公之七年重耳去狄之
齊過衛衛文公不禮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與之塊
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
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姜曰行也懷與
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

逐子犯曰若無所濟吾食舅氏之肉其知饜乎子犯走
且對曰若無所濟吾未知死所誰能與豺狼爭食若
克有濟無亦晉之柔嘉是以甘食偃之肉腥臊將焉用
之乃止遂行過曹過鄭俱不禮焉及楚楚成王饗之
公子辭弗讓子玉請殺之成王曰晉公子廣而儉文
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內外惡
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
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
穆公遂納之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絏從
君巡於天下臣罪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
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此水投其璧于
河遂濟入于晉師遂入于曲沃是為文公元年王室
有叔帶之亂襄王出居于鄭秦穆公師于河上將以納
王狐偃言於文公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
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公以為然
故辭秦師而下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入襄
王于周取王弟帶于溫殺之王賜晉河內陽樊之地
四年楚伐宋文公率齊秦之師以救宋將戰晉師退
三舍以辟之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
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

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
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
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乃退三舍楚衆欲
止子玉不可晉師及諸侯之師次于城濮楚師背酅
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
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
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矣文公夢與楚子搏楚子伏
己而鹽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服其罪吾
且柔之矣既戰大敗楚師于城濮子玉死之文公歸
行賞以狐偃為首文公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

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
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
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要其辭
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大蒐
以[illegible]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
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子犯與有勞焉子狐射姑
字季佗食邑于賈曰賈季與父皆有從亡之功襄公
蒐于夷作三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
改蒐而易之使賈季佐趙孟且曰使能賈季怨及襄
公卒賈季使召公子樂于陳而立之趙盾不從使殺

公子于郫故賈季殺處父以奔狄
先軫晉大夫食采於原亦曰原軫文公四年楚成王
帥諸侯之師以圍宋宋使公孫固來乞師先軫曰報
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
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蒐
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使郤穀將中軍郤溱佐之使
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卿讓於欒
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明年郤穀卒先軫
自下軍佐超將上軍上德也楚圍宋宋使門尹般來
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

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
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
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遂入曹執曹伯
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子玉使宛春告於晉曰請復
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
取一臣取二不可失也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
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
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
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
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執宛

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絶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為之退三舍次于城濮子玉使鬬勃請戰晉侯許之乃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木以益其兵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以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横擊之狐毛狐偃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文公是故策命于王為侯伯先軫之功也文公卒襄公立秦師將襲鄭先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生患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我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及狄伐晉公敗狄于箕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公命其子且居將中軍

介子推文公之微臣也始文公為公子出亡從者五人既歸而即位群臣多自以為功推竊恥之文公之元年秦送文公至河咎犯曰臣從君周旋天下過亦多矣臣猶知之況於君乎請亡要文公而與之盟時推從在船中笑曰天實開公子子犯以為己功而要市於君固足羞也吾不忍與同位乃自隱文公新立周襄王以弟帶難出居鄭告急於晉文公方發兵是以賞從亡者未至推推亦不言祿祿亦不及推曰獻公有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絶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開之二三子以為己功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推曰尤而效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祿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隱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此乎與女偕隱至死不復見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為輔龍已上天四蛇

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曰
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
遂求所在聞其入緜上山中於是文公環緜上山中
封之以為介推田號介山曰以記吾過且旌善人
陽處父晉大夫文公以為孤卿謂之陽太傅文公九
年楚鬭辛請平于晉公使陽處父報之晉楚使命之
交始於此襄公元年晉敗秦師于殽獲白乙孟明視
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請三帥公舍之先軫不可
公使處父追之及河則在舟中矣乃釋左驂以公命
贈孟明欲使還拜而執之也孟明覺而遂去之冬處
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泜而軍陽子患之使
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
吾退舍子濟而陳遲速唯命不然紓我老師費財亦
無益也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
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乃退舍陽子宣
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楚以子上受晉賂而
退也恥而殺之二年公以魯不朝致討魯文公來朝
公使處父盟公以恥之　年楚師圍江處父帥師伐
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　公子朱而還七年公蒐于
夷作三軍使狐射姑將　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
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
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是歲襄公
薨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欲立公子雍
賈季曰不如公子樂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
郫賈季怨陽子之比於趙孟且易其班也而知其無
援於晉使續鞫居殺陽處父趙孟於是殺鞫居賈季奔
狄初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
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
之其不沒乎天為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且華而
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
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明年處父及於難
郤芮公族也其先食邑於郤故以為氏至芮受采於
冀故亦曰冀芮芮少事公子夷吾驪姬之難公子重
耳奔狄夷吾將從之冀芮曰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
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居四年獻公卒里克殺奚
齊卓子冀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曰人實有國我
何愛焉入而能民土於何有夷吾從之賂秦以河外
之列城五秦穆公許之穆公問於冀芮曰公子誰恃
對曰臣聞　無黨有黨必有讎夷吾之少也弱
不好弄戲　俄怒不及色及其長也不改其故

出亡無怨於國而衆安之不然夷吾不佼其誰能恃乎君子謂冀芮善以微勸也穆公遂納夷吾于晉是爲惠公惠公立殺里克而背秦賂使丕鄭聘于秦且謝緩賂丕鄭賞於里克言於秦穆公曰呂甥郤稱冀芮實爲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穆公使冷至報問且召三子冀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丕鄭祁舉及七輿大夫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騅歂纍虎特宮山祁皆里丕之黨也及惠公卒懷公立秦納文公懷公奔高梁呂甥郤芮畏偪將焚公宮而殺文公寺人披請見文公以難告

於是文公乃潛會秦穆公于王城既而公宮火瑕甥冀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穆公誘而殺之

郤成子缺芮子也初臼季使過冀見郤缺耨其妻饁之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爲下軍大夫襄公元年狄伐晉公敗狄于箕成子獲白狄子及

自箕公以一命命成子爲卿復與之冀亦未有軍行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襄公二年胥伐衞取其邑靈公元年趙盾爲政成子曰日衞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爲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

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之六年代箕鄭將上軍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成子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遂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成公六年趙盾卒克有蠱疾成子爲政廢胥克使趙朔佐下軍明年楚子爲厲之役故伐鄭成子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景公二年成子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於晉秋公往會衆狄于欑函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況寡德乎

郤獻子克成子之子也嗣成子佐上軍景公八年公
使獻子徵會于齊齊頃公以其跛也帷婦人使觀之
獻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
能涉河獻子歸使欒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
復命矣獻子至請伐齊公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
是時范武子將老退自朝召其子燮曰吾聞之干人
之怒必獲毒焉夫郤子之怒甚矣不逞諸齊必發諸
晉國不得政何以逞怒余將致政焉以成其怒無以
内易外也乃請老獻子代為政十一年衛孫桓子曾
臧宣叔以戰敗怒於齊皆來乞師同主於郤獻子公

許之七百乘獻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
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乘
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為
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
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
斬之矣獻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六月
及齊師戰于鞌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中
御而從齊侯幾獲之逢丑父與公易位故免歸且韓
厥逢丑父傳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
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獻子不可曰必以蕭

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内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
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
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
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無
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
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
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
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諸侯
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
入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

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
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
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
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
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
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在晉獻子
許之於是及齊國佐盟于袁婁使齊人歸魯汶陽之
田魯成公會晉師于上鄍賜三師先路三命之服師
還獻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
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如郤伯對曰庚所

節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
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明年齊侯朝
于晉將授玉獻子趨進曰此行也君爲婦人之笑辱
也寡君未之敢任獻子卒欒書爲政
郤至爲溫大夫故亦曰溫季厲公元年郤至與周爭
鄇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郤至曰溫吾故也
故不敢失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
生以溫爲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蘇氏即狄又不能
於狄而奔衛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
之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公

晉郤至

使郤至勿敢爭二年如楚聘且莅盟楚子享之子反
相爲地室而縣焉郤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
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至曰君不
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
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
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
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則禍之大
者其何福之爲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
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恭儉宴以示慈惠
恭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

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
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
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爲己腹心股肱爪
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
爲民扞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
道也不可以爲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
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六
年與郤犨郤錡謀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伯州
犂奔楚七年郤至佐新軍從欒書伐鄭濟河聞楚師
將至范文子不欲戰郤至不可曰楚有六間不可失

晉郤至

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
陳不違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鬬心
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遂戰于鄢陵郤至遇
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冑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
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識
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郤至見客免冑承命曰君之
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閒蒙甲冑不敢拜
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爲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
者而退既又從鄭伯其右茀翰胡曰諜輅之余從之
乘而俘以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乃止楚師薄於險

遂敗因楚公子茷以歸公使郤至獻楚捷于周與單
襄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
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聚亂之本也多怨而
階亂何以在位厲公反自鄢陵後遂多外嬖欲盡去
群大夫而立其左右方是時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
郤氏而嬖於公郤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公郤犨
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
矯亦嬖於公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己而敗楚師也
欲廢之使楚公子茷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
以東師之未至也與君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

奉孫周以事君公以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
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郤至
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郤至七
年公與胥童謀作難郤氏聞之欲攻公曰雖死君必
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
勇不作亂失玆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
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
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
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公使胥童夷羊五帥
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助

之抽戈結衽而偽訟者三郤將謀於榭矯以戈殺駒
伯苦成叔於其位溫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
以戈殺之皆尸諸朝

士武子會字季食邑於隨以范故稱隨季或稱范季
為文公時武子尚少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
旆之左旃祁瞞干命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使茅茷
代之師還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武子攝右振旅愷以入
于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徇
于國民於是大服武子與趙宣子謀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
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使士會如秦迎公子雍使先蔑及武子

如秦逆雍將還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趙孟患之
乃背先蔑立靈公濟師以禦之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
首武子遂與先蔑奔秦武子在秦三年不見先蔑其
人曰能亡人於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武子曰吾與
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靈公六年秦伯伐晉取
羈馬趙盾御之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
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武子曰若何而戰對曰趙
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
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
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奏

佾以堂祈戰于河遂掩晉上軍上軍不動趙穿追之
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
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
屬出宣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
乃皆出戰交綏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而還七年晉使
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始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
卿相見於諸浮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
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勳
郤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
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
者以誘士會執其帑
許之履武子之足於
餘曰請東人之能與
武子武子辭曰晉人
義無益於君不可悔
帑者有如河乃行繞
毋謀適不用也既濟
者爲劉氏靈公失道
入則莫之繼也會請
後視之曰吾知所過
於晉使夜逸請自歸于秦秦伯
朝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
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
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爲
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
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
死人謀而還秦人歸其帑其處
也而患之將諫武子曰諫而不
入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
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

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
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
惟群臣賴之又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
也君能補過袞不廢矣晉景公三年楚莊王圍鄭荀林
父師師救鄭鄭楚已平桓子欲還武子曰善會聞用
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
征楚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
德刑成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
政有經矣荊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
睦事不奸矣蔿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
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
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
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
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
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
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
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先縠不可乃以中
軍佐濟晉師從之果敗于邲七年春武子帥師滅赤
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景公請于王戊申
以黻冕命武子將中軍且爲太傅於是晉國之盜逃

奔于秦冬晉侯使武子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
禮殽烝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
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
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郤克之怒
齊也請欲報之還而伐齊公弗許武子將老召其子
燮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
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
以已亂也弗已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
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
乎爾從二三子惟敬乃請老郤獻子為政文子退朝
而暮武子曰何暮也對曰有秦客廋辭於朝大夫莫
之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
也爾童子而三掩人於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
之以杖郤子伐齊師勝而返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
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
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故
文子為政有令名晉國賴之
士文子燮字叔詞武子為上軍佐從郤克敗齊師于
鞌景公十七年聘于魯言伐郯魯人賂之請緩師文
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

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季孫懼使
宣伯帥師會伐郯齊侯朝晉公使韓穿言于魯以汶
陽之田歸齊於是諸侯皆貳十八年晉會諸侯于蒲
季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文子曰勤以撫之寬
以待之堅疆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
次也公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
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
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
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
對曰非小人之所能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太子也
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不知其他也公
以語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
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太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
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
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
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厲公六年將伐鄭文子
不可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惟鄭叛晉
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書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
必伐鄭乃與師楚子救鄭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文
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

也以遺能者我若群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書不可六
月晉楚遇於鄢陵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
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林父不復從
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
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
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惟聖人能內
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
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士匄趨進曰
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
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既

戰楚師大敗共王中目乃逃晉入楚軍三日穀文子
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
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安知天之不授晉
且以勸楚乎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
侈而克敵是天益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惟祝我使
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七年士燮卒欒作始
於三郤卒及於公
范宣子匄文子子也厲公末年士匄尚幼欒書謀弑
厲公執公以召士匄士匄辭之悼公五年楚子囊爲
令尹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

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
事也無之而後可八年宣子聘于鄭告將用師于鄭
晉享之賦摽有梅十年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
伯輿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
焉不入遂處之公使宣子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
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
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故王叔來奔十三
年荀罃士魴卒悼公蒐于緜上治兵使士匄將中軍
辭曰伯游長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
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

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
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
佐之新軍無帥公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
以從於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吳
侵楚楚人敗之吳人告于晉晉會諸侯于向以謀楚
宣子數吳之不德以退吳人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
於楚也將執戎子駒支宣子親數諸朝駒支辭不服
乃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是歲也宣子假羽毛於齊
而弗歸齊人始貳平公三年伐齊齊侯禦諸平陰諸
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齊侯懼宣子告析文子曰吾

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旣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遂從遁四年荀偃卒宣子爲政侵齊及穀聞齊有喪而還鄭公孫蠆卒赴於晉大夫宣子言於公以其善於伐秦也六月公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初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桓子嘗逐范鞅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故與欒盈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室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爲亂范鞅爲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

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爲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羆而囚伯華叔向籍偃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皆欒氏之黨也欒盈自楚適齊八年齊人潛內欒盈于曲沃盈率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樂王鮒侍坐於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王鮒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矣且欒氏多怨子爲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强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

喪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絰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

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遇欒樂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樂射之不中又注則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魴傷欒盈奔曲沃宣子使圍之旣克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

范獻子鞅宣子子也悼公十四年晉師伐秦至于棫林荀偃爲中軍帥令于軍欒黶將下軍惡偃之專也先率其屬以歸軍帥不和偃懼敗乃命大還欒黶之弟鍼爲戎右曰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戎路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欒黶謂士匄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

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
士鞅奔秦秦伯問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
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
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
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欒黶死盈
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於是
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請於晉而復之既歸從欒
氏故與欒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宣子之逐盈也
鞅實從之盈入而敗則亦鞅之力也平公二十一年
魯昭公朝于晉公以莒人之訴欲止之范獻子曰不

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為
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間而以師討
焉公從之二十三年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頃公十
一年魯昭公奔齊獻子會諸侯之大夫于扈謀納之
宋衛皆以為請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
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
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
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
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
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

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
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
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
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
子懼乃辭小國而以難復定公三年魏子合諸侯之
大夫于狄泉遂田于大陸還卒於甯范獻子為政去
其柏椁以其未復命而田也

趙成子衰字子餘其先造父事周穆王封於趙故以
為氏造父七世孫叔帶始入晉事文侯又五世為趙
夙獻公使為將滅耿滅霍滅魏賜趙夙耿夙生共孟

共孟生成子成子事獻公之子重耳驪姬之難成子
從公子出奔狄居十二年從公子去狄適齊又適楚
是時晉惠公卒秦穆公召公子於楚將納之成子從
公子入秦秦穆公歸公子女五人懷嬴與焉公子以
懷嬴經為子圉妻也將辭焉問於成子成子對曰禮
志有之將有請於人必先有入焉欲人之愛己也必
先愛人欲人之從己也必先從人無德於人而求用
於人罪也今將婚媾以從秦受好以愛之聽從以德
之懼其未可也又何疑焉公子乃歸女而納幣且逆
之他日穆公將享公子公子使子犯從子犯曰吾不

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使成子從穆公享公子如享國君之禮成子相如賓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成子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成子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穆公納公子於晉是爲文公文公二年受原於周而難其守問於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公乃以成子爲原大夫四年公將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成子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公

從之使郤縠將中軍以成子爲卿成子辭曰欒枝貞慎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爲輔佐臣弗如也乃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取五鹿先軫之謀也郤縠卒使先軫代之胥臣將下軍公使成子爲卿辭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以德紀民其善大矣不可廢也使狐偃爲卿辭曰毛之智賢於臣且齒又長毛也不在位不敢聞命乃使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狐毛卒使成子代之辭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軍也善軍伐有賞善軍有賞能其官有賞且居有三賞不可廢也且臣之倫箕鄭胥嬰先都在乃使且居將上軍公曰

趙衰三讓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成子之故蒐于清原作五軍使成子將新上軍箕鄭佐之嬰將新下軍先都佐之子犯卒蒲城伯請佐公曰夫趙衰三讓不失義讓推賢也義廣德也德廣賢至又何患矣請令衰也從子乃使成子佐上軍五年卒

趙宣子盾成子之子也成子從文公在狄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而納諸文公文公取季隗而以叔隗妻成子生盾成子居晉時取文公女曰趙姬生原同屏括樓嬰及從文公反國趙姬請盾與其母

成子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爲才固請于公以爲適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子而已下之成子卒宣子將中軍始爲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刑獄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洿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太傅陽處父太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爲常法襄公卒太子夷皐少晉人以難故謀立長君宣子欲立公子雍曰雍好善而長其母杜祁以君故讓偪姞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其己次之先君以是愛其子而仕諸秦爲亞卿秦大而近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

士會如秦逆公子雍秦康公以兵送之將入穆嬴日
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
頓首言於宣子曰先君屬是子於子也言猶在耳其
忍棄之宣子畏偪乃背先蔑以禦秦師箕鄭居守宣
子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將上軍先蔑將下軍先
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爲右及堇陰宣子曰我若受
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
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
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遂敗秦師于
令狐至于刳首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師還太子即位

是爲靈公靈公元年狄人侵魯魯使告于晉宣子使
因賈季問狄相酆舒且讓之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
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
二年宣子會諸侯之大夫盟于衡雍六年秦以令狐
之役來伐取羈馬宣子禦之從秦師于河曲秦師夜
遁初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
文公之卒也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八年宣子以諸
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
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十三年楚莊王及鄭
人侵陳遂侵宋宣子帥師救陳宋會于棐林於是靈

公侈宣子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靈公患宣子使
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
麑退而歎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
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十五年
公飲宣子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
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
搏而殺之宣子關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于首
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
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
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

而與爲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
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宣子出
奔趙穿自後攻公於桃園弑之宣子從父昆弟之
子也宣子聞難未出境而復太史董狐書曰趙盾殺
其君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
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乎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
之謂乎宣子使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是爲成
公晉自驪姬之難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成
公立乃宦卿之適而爲之田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
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晉於是有公族餘子公行

宣子請以括爲公[illegible]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
則臣狄人也公許之以宣子爲旄車之族使屏季以
其故族爲公族大夫
趙文子武莊子朔之子盾之孫也莊子爲下軍將早
卒趙嬰齊通于莊姬原同屏季放之景公十七年莊
姬以趙嬰之亡也讒於公曰原屏將爲亂欒郤爲徵
公討趙氏殺趙同趙括文子從姬氏畜于公宮故免
公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公曰成季之勳宣孟之
忠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
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

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文子而反其田（[illegible]趙世家所[illegible]春秋爲正）
悼公立使文子爲卿十三年爲上軍帥平公十一年
代范宣子爲政文子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魯叔
孫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齊崔
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若敬行其
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矣十三年文子
及楚令尹子木合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弭兵也鄭簡
公享文子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
石從文子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
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文子曰善哉民之

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文子曰
牀第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
西賦黍苗之四章文子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
隰桑文子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大叔賦野有蔓草文
子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文子曰善哉保家之
主也公孫段賦桑扈文子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
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
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
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
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

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
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子木卒文子喪之
如同盟十五年悼公之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
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文子問其縣大夫則
其屬也乃召之謝過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
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
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爲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爲
君復陶以爲絳縣師而廢其輿尉於是魯使者在晉
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有趙孟以爲
大夫有伯瑕以爲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

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偷乎勉之
而後可是歲會諸侯之大夫于澶淵十七年冬楚令
尹子圍即宋之盟合諸侯之大夫于虢宋之盟楚人
先歃子木復示以中毋以文子不與之競及是祈午謂文
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
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
晉而駕焉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
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
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
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

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不可以不戒文子
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
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
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穮
是蓘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
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能為人則
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令尹享文子
賦大明之首章文子賦小宛之二章文子謂叔向曰
令尹自以為王矣文子歸及魯叔孫豹曹大夫過鄭鄭
伯兼享之子皮戒文子禮終文子賦瓠葉子皮遂戒

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
敢乎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享具五獻
之籩豆於幕下文子辭私於子產曰武請於冢宰矣
乃用一獻文子為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鵲巢文子曰
武不堪也又賦采蘩曰小國為蘩大國省穡而用之
其何實非命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文子賦常棣
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無吠穆叔子皮及曹
大夫興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飲酒樂
文子出曰吾不復此矣天王使劉定公勞文子於潁
館於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

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
亦遠續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
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
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為晉
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
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怒不歆其祀民
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文子退然如不勝
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舉於晉國管庫之
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
趙簡子鞅一名志父景子之子頃公九年簡子會諸侯

之大夫于黃父令曰輸王粟具戍人明年將納王十年遂入敬王于周十三年簡子及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定公十一年魯季氏之臣陽虎作亂奔晉簡子受之十二年簡子帥師圍衛衛人貢五百家命置之邯鄲明年簡子謂邯鄲大夫午曰歸我衛貢吾將移之晉陽午不用命簡子殺午圍邯鄲荀寅范吉射親於午將攻趙氏董安于告簡子曰先備諸簡子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爲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簡子不可既而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簡子奔晉陽晉人圍之知文子言於公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首禍而鞅獨逐刑其頗焉請幷逐寅與吉射於是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中行氏不克二子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奔朝歌韓魏請趙氏於公公許之簡子入于絳知文子之嬖梁嬰父惡董安于言於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爲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簡子簡子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宗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而死簡子尸諸市而告於知氏知伯從簡子盟而後趙氏

定祀安于於廟十九年納衛世子蒯聵于戚秋八月簡子及鄭罕達戰于鐵鄭師敗績十三年公會吳王夫差于黃池及盟吳人欲先晉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簡子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太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是時越人敗吳師獲其太子友夫差歸及越平衛太子自戚入于衛是爲莊公簡子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爲主請君若太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爲也莊公辭以難二十四年簡子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見之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瓘曰無辟晉師豈敢廢命子又何辱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卜與齊戰乃還是歲冬簡子復伐衛入其郛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簡子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三十七年簡子卒于無卹是爲襄子

郭偃事獻公爲大夫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遇兆挾以銜骨齒牙爲猾戎夏交捽交捽是

交勝也且懼有口攜民國移心焉公不聽伐驪戎克之獲驪姬歸立以為夫人郭偃曰夫三季王之亡也宜民之主也縱惑不疚四後不遠流志而行無所不疚是以及亡而不獲追鑑今晉國之方偏侯也其土又小大國在側雖欲縱惑未獲專也大家鄰國將師保之多而驟立不其集亡雖驟立不過五矣且夫口三五之門也是以讒口之亂不過三五且夫挾小鯁也可以小戕而不能喪國當之者戕焉於晉何害雖謂之挾而猾以齒牙口弗堪也其與幾何晉國懼則甚矣亡猶未也商之衰也其銘有之曰嗛嗛之德不

足就也不可以矜而祇取憂也嗛嗛之食不足狃也不能為膏而祇離咎也雖驪之亂其離咎而已其何能服吾聞以亂得聚者非謀不卒時非人不免難非禮不終年非義不盡齒非德不及世非天不離數今不據其安不可謂能謀行之以齒牙不可謂得人廢國而向己不可謂禮不度而迂求不可謂義以寵賈怨不可謂德少族而多敵不可謂天德義不行禮義不則棄人失謀天亦不贊吾觀君夫人也若為亂其猶隸農也雖獲沃田而勤易之將弗克饗為人而已既驪姬不克晉正於秦五立而後平惠公之入也背內外之賂輿人誦之曰佞之見佞果喪其田詐之見詐果喪其賂得國而狃終逢其咎喪田不懲禍亂其興郭偃曰善哉夫衆口禍福之門也是以君子省衆而動監戒而謀謀度而行故無不濟內謀外度考省不倦日考而習戒備畢矣已而改葬共世子臭達於外郭偃曰甚哉善之難也君改葬共君以為榮也而惡滋章夫人美於中必播於外而越於民民實戴之惡亦知之故行不可不慎也必或知之十四年君之冢嗣其替乎其數告於民矣公子重耳其入乎其魄兆於民矣若入必伯諸侯以見天子其光耿於民矣

數言之紀也魄意之術也光明之耀也紀言以敘之述意以導之明耀以炤之不至何待欲先導者行乎將至矣初惠公殺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寡人過殺我社稷之鎮郭偃曰不謀而諫者冀芮也不圖而殺者君也不謀而諫不忠不圖而殺不祥不忠受君之罰不祥罹天之禍受君之罰死戮罹天之禍無後志道者勿忘將及矣及文公入秦人殺冀芮而施之文公問於郭偃曰始也吾以國為易今也難對曰君以為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為難其易也將至矣

羊舌赤一名銅鞮伯華羊舌職子叔向之兄也悼公

三年祁奚舉以爲中軍尉君子謂祁奚能舉善不爲黨也是年魏絳戮揚干之僕公怒謂伯華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伯華曰絳無二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且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請歸死於司寇公頓釋之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范宣子與和大夫爭田久而無成宣子欲攻之問于伯華伯華曰外有軍内有事赤外事也不敢侵官且吾子之心有出焉可徵訊也既而徧問之皆不可乃盃和田而與之和孔子曰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其有定矣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下人子路曰敏而好學其勇而不屈則聞命矣夫有道又誰下哉孔子曰吾聞之以衆下寡無不消以貴下賤無不得周公制天下之政下士七十人夫豈無道哉得士之故也有道而能下天下之士君子哉

程嬰晉人與公孫杵臼皆趙朔客也晉趙穿弑靈公趙盾時爲上卿以諫恠靈公出奔及聞難而返亦不討賊穿盖盾之族子故厄之也景公立屠岸賈爲司寇欲討靈公之賊盾已死欲誅盾之子朔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爲首賊賊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

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亡趙朔不肯曰子必不絶趙祀予死不恨韓厥許之稱疾不出賈不請而自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公孫杵臼謂程嬰胡不死嬰曰朔之妻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無何而朔妻免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朔妻置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乎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之奈何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立孤亦難耳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强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吾請先死而二人謀取他嬰兒負以文褓匿山中嬰謂諸將曰嬰不肖不能立孤誰能與吾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嬰攻杵臼杵臼曰小人哉程嬰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之縱不能立孤兒忍賣之乎抱而呼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也諸將不許遂并殺杵臼與兒諸將以爲趙氏孤兒已死皆喜

與趙氏眞孤兒乃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病卜之曰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景公問韓厥韓厥知趙孤存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絶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行衍皆嬴姓也中行衍人面鳥噣降佐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絶祀今及吾君獨滅之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乎韓厥具以實告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病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兒孤兒名武諸將

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君命并命群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群臣固將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群臣願之於是召趙氏程嬰徧拜諸將遂俱與程嬰趙氏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氏田邑如故趙武冠爲成人程嬰乃辭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思立趙氏後今子既立爲成人趙宗復故我將下報趙孟與公孫杵臼趙武號泣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棄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爲能成事故皆先我死今我不下報之是以我事爲不成也遂自殺趙武服衰三年爲祭邑春秋祠之終趙氏之世不絶君子曰非韓厥則趙後不復非程嬰公孫杵臼則趙孤不全其忠義皆偉然矣然嬰之下報亦忒過云

晉荀林父

荀桓子林父字伯文公時爲戎御文公五年作三行以禦狄桓子將中行故別稱中行氏襄公之卒也太子幼趙孟欲立公子雍使先蔑如秦桓子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爲僚吾嘗同僚敢不盡心乎弗聽爲賦板之三章又弗聽及亡桓子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爲同寮故也靈公

十年宋人弑昭公明年桓子會諸侯之大夫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十三年桓子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爲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成公四年赤狄伐我圍懷及邢丘公欲伐之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周書曰殪戎殷此類之謂也景公二年代郤缺爲政楚子入鄭鄭伯請降楚子許之六月晉師救鄭桓子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鞏朔趙穿爲上軍大夫

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馬及河聞鄭既及
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
動不後士會樂書是歎之惟先縠不可曰晉所以霸
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
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敵彊而退非夫
也命為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為也以中
軍佐濟韓厥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
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
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
猶愈乎師遂濟及戰晉師敗于邲桓子歸而請死公

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
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
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鬭況國相乎及楚殺子
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
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
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進
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
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五年晉
為邲故伐鄭告於諸侯蒐焉而還桓子之謀也曰示
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大懼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

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六年公使
桓子伐之敗赤狄于曲梁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歸諸
晉晉人殺之公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
之田曰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是歲林
父卒子荀庚

知武子荀罃知莊子荀首之子林父之季弟也莊子
別食知邑故別稱知氏景公三年楚人入鄭既成而
去之桓子帥師救鄭欲還彘子不可莊子曰此師殆
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
成為臧逆為否衆散為弱川壅為澤有律以知己也

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
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
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既濟而戰遂
敗績楚熊負羈囚武子以歸莊子以其族反之廚武
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菆納諸廚子之房
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
莊子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
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
二者還景公十一年莊子佐中軍欲因鄭而歸王子
與襄老之尸以求武子所善鄭皇戌言之于楚王

許之明年歸武子於晉王送之曰子其怨我對曰二
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執事不以釁鼓
使歸就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
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
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
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
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
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于晉寡君之以為戮
死且不朽若從君恵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
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

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
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
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武子之在楚也鄭賈
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
人如晉武子善視之如實出己者賈人曰吾無其功
敢居其實吾小人也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illegible]
六年武子佐下軍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遂侵
蔡鄭人猶未服也武子如魯乞師以伐鄭八年春欒
書荀偃使人弒公使武子與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
立之是為悼公悼公之二年會諸侯于戚魯孟孫蔑

請城虎牢以偪鄭武子曰善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
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
不唯鄭罃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
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
惟寡君賴之明年悼公盟諸侯于雞澤許靈公不至
武子遂帥師伐許八年楚子囊伐鄭鄭及楚平九年
武子代韓厥為政遂會諸侯以伐鄭其令於諸侯曰
修器備盛餱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圍鄭鄭人
恐乃行成荀偃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而與之戰
不然無成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吾三分四

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
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
勞力先王之制也乃許鄭成同盟于戲將盟鄭士莊子為
載書曰鄭子騑易其辭[illegible]子駟傳荀偃請改載書
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
姑盟而退脩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
不德民將棄我豈惟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
鄭乃盟而還十年夏四月悼公會諸侯于柤荀偃士
匄欲伐偪陽而封宋向戌武子曰城小而固勝之不
武弗勝為笑固請圍之弗克諸侯之師久於偪陽荀

偃士匄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机出於其間曰女成
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興
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
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
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
受矢石甲午滅之是會也宋公享公於楚丘請以桑
林武子辭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乎觀禮魯有
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
旌夏公懼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卜
桑林見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武子不可曰我辭禮

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巳而公病有間冬
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
戍之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楚師不退武子
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
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與楚
夾潁而軍鄭子蟜潛涉潁以從楚師盟欒黶欲伐鄭
師武子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
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
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遂還師侵鄭北鄙而歸其後
鄭人懼文以晉之不疾我也故服於晉

荀偃字伯游是為中行獻子荀庚子也厲公六年為
上軍佐從欒書敗楚於鄢陵八年與欒書謀弒君而
立悼公悼公十年與士匄攻偪陽滅之十三年代荀
罃將中軍十四年會諸侯之大夫伐秦師濟涇而次
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
師皆從之至于棫林不獲成焉獻子令曰雞鳴而駕
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
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
待中行伯乎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欒伯吾帥也吾將
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

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衛獻公奔于齊悼公問衛故
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
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
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
以待時乎公從之平公元年公與諸侯宴于溫使諸
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獻子怒且曰
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二年獻
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墜於前
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皋他日見諸道與
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

於是獻子伐齊以朱絲繫玉二瑴而禱遂沈之以濟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齊侯登巫山以望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畏其衆乃夜遁諸侯之師遂入平陰克京茲及邿遂焚雍門及西郭南郭既又焚東郭北郭齊侯駕將走郵棠太子抽劍斷鞅乃止晉師東侵及濰南及沂明年春諸侯還自沂上遂次于泗上疆魯田取邾田自漷水歸于魯魯侯享晉六卿賄獻子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焉於是獻子癉

疽生瘍於頭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匄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

荀吳偃之子也是為中行穆子平公十一年公使聘魯召襄公十七年帥師伐無終及羣狄于太原用魏舒之謀敗之事具魏獻子傳昭公五年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

不愆民知所適則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晉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不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君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

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鳶鞮歸既獻而反之頃公立以陸渾氏睦於楚欲伐之范宣子夏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因先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公從之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穆子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師歸獻俘于文宮初穆子之取鼓也既獻而反鼓子十六年又叛而屬諸鮮虞穆子畧東陽使師偽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

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子鳶鞮歸使涉佗守之令鼓
人各復其所鼓子之臣曰夙沙釐以其孥行軍吏執
之辭曰我君是事非事土也名曰君臣豈曰土臣今
君實遷臣何賴於鼓穆子召之曰鼓有君矣爾心事
君吾定而祿爵對曰臣委質於狄之鼓未委質於晉
之鼓也臣聞之委質為臣無有二心委質而策死古
之法也君有烈名臣無叛質敢即私刑以煩司寇而
亂舊法其若不虞何穆子歎曰吾何德之務而有是
臣也乃使行既獻言於公與鼓子田於河陰使夙沙釐
相之吳辛十于荀寅嗣趙鞅之奔晉陽荀寅與范吉射

伐之也既而韓簡子與魏襄子言於公請皆逐之寅
與吉射遂伐公公徒弗勝奔朝歌二十年趙鞅圍朝歌
寅奔邯鄲明年趙鞅圍邯鄲遂奔柏人又明年晉圍
柏人寅遂與吉射奔齊

伯宗晉大夫孫伯糾之子也景公六年楚伐宋宋人
使樂嬰齊來告急公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
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
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
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景公之
姊潞子嬰兒之夫人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

之目公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儁才不
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儁才雖多何
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
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儁才而不以茂
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
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
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
之故滅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
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乏盡在狄矣公從之故滅潞卒
殺酆舒十四年梁山崩公以傳召伯宗遇大車當道

而覆立而避之曰避傳對曰傳為速也若俟吾避則
加遲矣不如捷而行伯宗喜問其居曰絳人也問絳
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
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
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
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
十五年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
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師于鍼衛人不保說欲襲
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
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

難多僞侈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聞說謀故也厲公五年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初伯宗朝以喜歸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智似陽子對曰陽子華而無實主言而無謀是以難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曰諾既飲其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戴其上久矣難必及子乎盍亟索士整庇州犁焉得畢陽及伯宗將遇害畢陽實送州犁于荊

羊舌肸字叔向晉武公子伯僑之後也伯僑之孫突為羊舌大夫因以為氏突生職事悼公佐中軍尉肸職之子也博識多文辭悼公十四年從荀偃伐秦平公立使叔向為傅三年從公伐齊齊師夜遁十四年從士匄會諸侯于柯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乃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欒盈嬖之六年士匄逐欒盈殺叔虎因叔向焉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為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君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樂王鮒見叔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

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言於宣子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是歲士匄錮欒氏會諸侯於商任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十一年

晉以孫林父之愬執衛殤公齊侯鄭伯為衛故如晉晉兼享之公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叔向命公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二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君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公公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轡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公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乎子展儉而一明年宋向戌請弭兵晉楚會諸侯之大夫盟

于宋將盟楚人衷甲趙孟患之叔向曰何害匹夫一為不信單斃而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及盟晉楚爭先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主盟者楚為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已而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

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子木歸以語王曰宜晉之霸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未可與爭也十七年從趙武會楚公子圍于虢公子圍設服離衛趙武問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如何對曰王弱令尹彊其可哉雖然必不終也趙孟曰何故曰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不義而彊其斃必速令尹為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彊取不義而克必以為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十八年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平公謂之少齊謂陳無宇

非卿執諸中都少姜為之請曰送從逆班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叔向言於公曰彼何罪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國則不共而執其使君刑已頗何以為盟主且少姜有辭遂歸無宇二十一年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鄭子皮子太叔勞諸索氏太叔謂叔向曰楚王汏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汏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從而不失儀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雖汏侈若

我何及楚楚子欲辱韓起遂啓彊諫之乃厚為宣子禮王欲敖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而歸之二十二年鄭鑄刑書叔向詒子產書以責之是歲楚公子棄疾來聘報韓子也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棄疾及境公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僻）我衷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傚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無寧以善人為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為善民猶則之況國君乎公說乃逆之昭公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二心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

攝司馬遂合諸侯於平丘次于衛地叔鮒求貨于衛
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
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
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
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為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
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晉將尋盟齊人不可公使
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
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
威武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
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

春秋列傳二　二十三

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為請對曰諸侯討貳則
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
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
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
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
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
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
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
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
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

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
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
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邾人莒人愬
魯于晉公使叔向辭之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
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
訴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
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
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
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用諸
侯之師因邾莒杞鄫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憂何求

春秋列傳二　二十四

而弗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魯君不與盟
晉執季孫意如已而將歸之惠伯請從諸侯之會宣子患
之乃謀於叔向因使叔魚說之已而平子懼遂先歸使惠
伯待禮明年邢侯與雍子爭鄐田久而無成士景伯
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
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
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
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
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
不忌為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請從之乃

施刑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叔向卒其子楊食我
有黨於祁盈祁盈之亂食我助之晉人殺祁盈并殺
食我遂滅羊舌氏初叔向欲娶申公巫臣妻夏姬其
母止之叔向懼不敢娶平公彊使娶之生伯石始生
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
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
舌氏矣遂弗視

司馬女齊字叔侯晉大夫平公十一年趙武會諸侯
之大夫以討衞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十四
年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智伯叔侯相禮賓出叔侯

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
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斃專則人實
斃之將及矣晉平公母杞出也魯嘗侵杞平公使司
馬侯如魯治杞田弗盡歸也夫人慍曰齊也取貨先
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
霍楊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
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
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
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
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

且先君而有知也無寧夫人焉用老臣十七年秦后
子鍼奔晉其車千乘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
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叔侯曰子之車盡
於此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叔
侯以告公且曰秦后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
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二十年楚靈王使椒舉來聘
求諸侯公欲勿許叔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
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
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脩
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

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
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
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
塗陽城太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
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
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脩德音以亨人神不聞其
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
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
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丕之難而
獲文公是以為盟主衞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

不可廢也恃此三者而不修德政刑戮亡不暇又何
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商是以隕周是
以興夫豈爭諸侯公乃許之二十一年魯昭公來朝
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公謂叔侯曰魯侯不亦善
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於贈賄
禮無違者何為不知禮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
守其國家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
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
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
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

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
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哉宣子與和大夫爭田也
叔侯見曰吾聞子有和之怒吾以為不信且子為正
卿諸侯皆有二心是之不憂而怒和大夫非子之任
也宣子從之叔侯卒叔向見其子撫而泣之曰自此
其父之死也吾無與比而事君者矣昔者其父始之
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者今夫子往矣我
無所比焉爾

祁奚獻侯之後也其先食邑於祁故以為氏悼公即
位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及辭公問可代稱解
狐其讎也將立而卒又問焉對曰臣之子午也可午
少之也婉以從令好學而不戲其長也彊志而用命
守業而不淫其冠也柔惠小物而鎮定大事於是使
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曰祁奚可謂不黨
矣外舉不隱仇內舉不隱子悼公以祁奚為公族大
夫

解揚字子虎晉大夫也景公六年楚圍宋宋人使樂
嬰齊來告急公欲救之伯宗不可告且待之乃使解
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
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

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
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
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
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
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
以出有死無霣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
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
子舍之以歸晉爵之為上卿

欒武子書公族也靖侯孫欒賓食邑於欒故以為氏
世為卿景公三年楚莊王圍鄭武子佐下軍從荀林

父救鄭鄭已服楚桓子欲還先縠不可武子曰楚自克庸已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内官序當其夜以備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

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帥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及戰晉師遂大敗十一年武子為下軍將從郤克伐齊大敗齊師而還十三年代郤獻子為政鄭公孫申帥師獻許田武子救許伐鄭取汜祭十五年楚公子嬰齊伐鄭武子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師救之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必不克雖

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為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十七年武子侵蔡遂侵楚獲申驪侵沈獲沈子揖厲公三年秦桓公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晉於是以諸侯之師伐秦使呂相絕之是役也武子將中軍郤錡佐之韓厥將下軍

荀罃佐之趙旃將新軍郤至佐之郤毅御戎欒鍼為右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迓公如新楚六年鄭復貳於楚范文子不欲伐鄭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武子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罃居守晉師既起鄭人聞之使告于楚楚子救鄭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至范文子欲反武子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武子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

焉及戰師大敗共王夜遁子反死之晉入楚軍三日穀偪公侈多內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長魚矯皆嬖於公而怨郤氏告公曰必去諸大夫蓋先三郤武子素惡郤氏亦以為言於是長魚矯殺郤犫郤錡郤至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武子及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曰寡人有討於郤氏

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歸公使胥童為卿公遊于匠麗氏武子中行偃遂執公召士匄韓厥皆辭之七年武子中行偃使程滑弒公以車一乘葬公于翼東門之外遂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是為悼公武子之于鍼鄢陵之役步毅御厲公欒鍼為右有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欒書將載公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

淖見子重之旌請於公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鍼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

魏莊子絳武子犨之子武子之父曰畢萬畢公高之後萬事獻公為大夫獻公賜之魏故以魏為氏晉文公為公子出亡武子嘗從之反文公誅不禮於曹且令無入僖負羈之宮免其族以報盤飧之惠武子與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爇僖負羈氏武子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武子束胷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顛頡以徇武子卒絳嗣為大夫悼公元年為司馬三年公會諸侯盟于雞澤公弟揚干亂行於曲梁莊子戮其僕公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二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

辱命無言終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
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
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
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
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不從以怒君
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
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
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為請公於是以絳為
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四年無終
子使其臣孟樂來晉因[illegible]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

戎公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絳曰諸侯新服陳
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
楚伐陳必不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
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
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
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
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
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己
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
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

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
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
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
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
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
人故也昔辛甲氏之為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
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跡畫為九州經啟九道民有寢
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
獸亡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
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悼公

好田故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
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
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
侯懷威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
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
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特九年冬公會諸侯之師伐
鄭未能定鄭而歸公謀所以息民絳請施舍輸積聚
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
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
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

軍絳之力也十年城梧及制絳與士魴戍鄭取成而還十一年鄭人賂公以師悝師觸師蠲廣車軘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鐘二肆及其鎛磬女樂二八公以樂之半賜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率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

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十三年卒

魏獻子舒莊子子也平公十七年從荀吳伐無終及羣狄于太原將戰獻子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斬以徇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頃公十二年祁盈作亂楊食我助之公殺祁盈及楊食我遂滅祁氏羊舌氏於是獻子為政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司馬彌牟為鄔大夫賈辛為祁大夫司馬烏為平陵大夫魏戊為梗陽大夫知徐吾為塗水大夫韓固為馬首大夫孟丙為盂大夫樂霄為銅鞮大夫趙朝為平陽大夫僚安為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為有力於王室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獻子以賢舉也獻子謂成鱄吾

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對曰戊之為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

德作事無悔故能襄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
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魏子魏子曰辛來
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
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
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於
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
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
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
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
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

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
魏子辭梗陽人定公二年魏子合諸侯之大夫尋盟
于狄泉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衛彪傒曰魏子必有
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
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明
年諸侯之大夫城成周魏子涖政彪傒復曰將建天
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
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子屬役於韓簡子及
原壽過而田於大陸焚焉還卒於甯
士景伯彌牟文伯之子也世為大夫周景王崩王子

朝爭立敬王居于狄泉頃公使景伯涖周問故景伯
立于乾祭而問於介衆衆不直子朝景伯辭子朝焉
頃公九年會諸侯于黃池趙鞅令諸侯之大夫輸王
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
於周為客君之何使客景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
之不會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
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
受牒而退景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命以使而
欲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定公二年諸侯之大
夫城成周景伯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

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餱糧以令役於
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明年將校築
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
役也薛宰曰宋為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
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
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
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
虺居薛以為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
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為宋役亦其
職也景伯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

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景伯怒謂
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己無辭
而抑我以鬼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
仲幾為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
畢
韓獻子厥其曾祖萬曲沃莊伯之弟也萬得封於韓原
曰武子因以韓為氏武子生求伯求伯生子輿子輿
生獻子景公三年獻子為司馬晉楚戰于邲實在行
焉十一年從郤克伐齊戰于鞌齊師敗績晉人逐之
三周華不注獻子夢其父謂己曰旦辟左右故中御
而從齊侯齊邴夏御頃公逢丑父為右邴夏謂公曰
射其御者君子也頃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
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喪車從
獻子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獻子俛定
其右故逢丑父得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
止獻子執縶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
使群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
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
敢告不敏攝官承乏逢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頃
公以免獻子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既而免之語具

丑父傳明年晉作六軍以獻子為卿賞鞌之功也十
五年晉人謀去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
饒而近盬國利君樂不可失也獻子將新中軍且爲
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謂獻子曰何
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覯易覯則民
愁民愁則墊隘於是乎有沈溺重膇之疾不如新田
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
世之利也夫山澤林盬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
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從之晉遂遷于新田是歲
獻子從欒武子救鄭將與楚戰獻子與知莊子范文
子俱諫以為不可武子從之而還語具欒書傳十七
年公以孟姬故討趙同趙括而裂其田獻子言於公
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不可以無後於是公復立趙
武而反其田焉厲公三年獻子將下軍從欒書及秦
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六年楚共王侵鄭欒書欲報
楚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七年
從欒書與楚戰于鄢陵楚師敗績八年欒書中行偃
執厲公召獻子獻子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
吾能違兵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况君乎
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厲公竟遇弒晉人立悼

公欒書卒獻子爲政楚人伐宋宋華元來告急獻子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彊自宋始也悼公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楚師還明年獻子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於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公及衛侯次于戚以爲之援晉於是乎復霸七年而獻子請老

韓宣子起獻子子也獻子之長子曰無忌爲公族大夫有廢疾獻子之告老也將立之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爲德正直爲正正曲爲直參和爲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獻子從之使宣子朝遂老悼公謂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九年宣子爲卿佐上軍平公十二年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宋向戌善於趙文子文善於楚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先以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必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文子從之於是晉楚合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十八年宣子代趙文子爲政公使聘于魯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魯昭公享之季武子賦緜之卒章宣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見子雅子雅召子旗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見子尾子尾見彊宣子謂之如子旗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冬之十九年鄭簡公朝晉子豐之子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平公嘉焉賜伯石州田州田自欒氏邑也欒氏亡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溫吾縣也二子曰自郤稱以別三傳矣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與也皆舍之及文子爲政趙獲曰可以取州矣文子曰退二子

之言義也遂義禍也余不能治亂又焉用州其以徼
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
必死豐氏故主韓氏伯石之獲州田也宣子爲之請
之爲其復取之故是歲宣子如齊逆女公孫蠆以其
女更公女而嫁公子人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
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鄭罕虎來賀
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敝邑
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
之盟云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宣子使叔向對曰
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脩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

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
君猜焉君實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
楚猶在晉也二十一年宣子如楚逆女叔向爲介楚
靈王將以宣子爲閽而使叔向爲司宮用薳啓彊之
諫厚爲二子之禮而歸之昭公六年宣子聘于鄭初
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至是謁諸鄭伯子產曰非官
府之守器也寡君弗知宣子買諸賈人既成矣商人
曰必告諸執政宣子請於子產子產對曰昔我先君
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
我叛我無彊賈爾有寶賄我勿與知今吾子以好來

辱而使敝邑也與[illegible]人食言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所[illegible]
不可乎宣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罪焉語具
子產傳宣子歸卿餞于郊宣子曰二三子請皆賦
起亦以知鄭志子蘀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
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太
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太
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
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宣子喜曰
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
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

獻馬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
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
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藉手以拜頃公十二
年宣子卒
屈巫一名巫臣字子靈楚公族也爲申公故曰申公
楚莊王十七年伐蕭師人多寒巫臣曰王巡三軍拊
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傅於蕭滅之莊王之
討陳夏氏也王欲納夏姬巫臣曰不可召諸侯以討
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周書
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

慎罰謂去之之謂也若與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
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
是天子蠻殺御叔弒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
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
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不
獲其尸其子黑要烝焉巫臣使道之曰歸吾聘女又
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
屈巫對曰其信知罃之父成公之嬖而中行伯之季
弟也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戌甚愛此子其必因鄭而
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鄭人懼於邲之役而欲

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
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共王即位
將爲陽橋之役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
以行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
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
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
不勝之國遂奔晉因郤至以見景公使爲邢大夫子
反請以重幣錮之共王曰止其自爲謀也則過矣其
爲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且彼
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

之何勞錮焉初楚莊王圍宋而還子重請取於申呂
以爲賞田王許之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
以爲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
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亦以夏姬之故怨
之已而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
忌與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
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
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讒慝事君而多殺不辜
余必使爾疲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景公許之
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

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
寘其子狐庸爲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遂入
州來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
吳盡取之十七年公使屈巫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
公立於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
爲虞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
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
不聽明年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城惡衆潰楚入
渠丘遂圍莒莒城亦惡須子狐庸留於吳吳王壽夢卒
使爲相

陽畢晉大夫平公六年箕遺及黃淵嘉父作亂不克而死公遂逐羣賊謂陽畢曰自穆侯以至於今亂兵不輟民志無厭禍敗無已離民且速寇恐及吾身若之何陽畢對曰本根猶樹枝葉益長本根益茂是以難已也今若大其柯去其枝葉絕其本根可以少間公曰子實圖之陽畢曰圖在明訓明訓在威權威權在君君掄賢人之後有常位於國者而立之亦掄逞志虧君以亂國者之後而去之是遂威而遠權民畏其威而懷其德莫能勿從若從則民心皆可畜畜其心而知其欲惡民孰偷生若不偷生則莫思亂矣且夫欒氏之誣晉國也久矣欒書實覆宗弑厲公以厚其家若滅欒氏則民威矣今吾若起瑕原韓魏之後而賞立之則民懷矣威與懷各當其所則國安矣君治而國安欲作亂者誰與君曰欒書立吾先君欒盈不獲罪如何陽畢曰夫正國者不可以暱於權行權不可以隱於私暱於權則民不道行權隱於私則政不行政不行何以道民民之不道亦無君矣則其為暱與隱也復產害矣且勸君身其圖之若愛欒盈則明逐羣賊而以國倫數而遣之厚戒箴國以待之彼若求逞志而報於君罪孰大焉滅之猶少彼若不敢而遠逃乃厚其外交而勉之以報其德不亦可乎公許諾盡逐羣賊而使祁午及陽畢適曲沃逐欒盈欒盈出奔楚遂令於國人曰自文公以來有力於先君而子孫不育者將授立之得之者賞居三年欒盈晝入為賊于絳范宣子以公入于襄公之宮欒盈不克出奔曲沃遂刺欒盈滅欒氏是以沒平公之身無內亂也

郵無正晉大夫初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曰必墮其壘培吾將往焉若見壘培是見寅與吉射也尹鐸往而增之簡子如晉陽見之怒將殺鐸無正進曰昔文子少釁於難從姬氏於公宮有孝德以出在公族有恭德以升在位有武德以羞為正卿有溫德以成其名譽失趙氏之典刑而去其師保基於身以克復其所及景子長於公宮未及教訓而嗣立矣亦能纂修其身以受先業無謗於國順德以學子擇言以教子擇師保以相子今吾子嗣位有文之典刑有景之教訓重之以師保加以父兄子皆疏之以及此難夫鐸曰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道也委土可以為師保吾何為不增是以修之庶曰可以鑒而鳩趙宗乎若罰之是罰善也罰善必賞惡臣何望矣簡子說乃復賞尹鐸

師曠字子野晉樂師將稱多聞爲國之聰議必諮禀
之悼公十四年衛孫林父甯殖攻衛獻公出奔齊悼
公問於師曠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
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
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
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
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絶望社稷無主將安
用之弗去何爲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
性有君而爲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
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二宗士有朋友庶人

工商皂隷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
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
弟以補察其政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
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遒人
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
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
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平公
立問人君之道師曠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爲務在博愛
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流俗不拘
繫於左右廓然遠見踔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

此人君之操也他日公問於師曠曰咎犯與趙衰孰
賢對曰陽處父欲臣文公因咎犯三年不達因趙衰
三日而達不知其賢不智也知而不言不忠也欲言
之而不敢無勇也言之而不聽不賢也三年楚公子
午伐鄭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
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既而楚師多凍役徒幾盡二十
四年春有石言於魏榆公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
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
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
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

初衛靈公將如晉次于濮水之上聞琴聲焉甚哀使
師涓以琴寫之謂之新聲至晉爲平公鼓之師曠撫
其手而止之曰止此亡國之音也昔師延爲紂作靡
靡之樂後而自沈於濮水之上聞此聲者必於濮水
之上乎其後平公竟說之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
之明兆於衰矣夫樂以開山川之風也以耀德於廣
遠也風德以廣之風山川以遠之風物以聽之脩詩
以詠之脩禮以節之夫德廣遠而有時節是以遠服
而邇不遷今君說新聲欲毋衰得乎自是晉政在大
夫而公室遂衰焉

附

史蘇者晉之卜史也晉獻公五年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公曰何謂也對曰遇兆挾以銜骨齒牙爲猾戎夏交捽交捽是交勝也臣故云且懼有口攜民國私心焉公曰何口之有口在寡人寡人弗受誰敢興之對曰苟可以攜其入也必甘受逞而不知胡可壅也公不聽遂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爲夫人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實爵與史蘇曰飲而無肴夫驪戎之役女曰勝而不吉故賞女以爵罰女以無肴克國得妃其有吉孰大焉史蘇卒爵再拜

稽首曰兆有之臣不敢蔽蔽兆之紀失臣之官有二罪焉何以事君大罰將及不唯無肴抑君亦樂其吉而備其凶凶之無有備之何害若其有凶備之爲瘳臣之不信國之福也何敢憚罰飲酒出史蘇告大夫曰有男戎必有女戎若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其若之何里克曰何如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殷辛伐有蘇有蘇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周幽王伐有褒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寵生伯服於是乎與虢石甫比逐太子宜臼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人鄫人召西戎以伐周周於是乎亡今晉寡德而安俘女又增其寵雖當三季之王不亦可乎且其兆云挾以銜骨齒牙爲猾我卜伐驪龜往離散以應我夫若是賊之兆也非吾宅也離則有之不跨其國可謂挾乎不得其君能銜骨乎若跨其國而得其君雖逢齒牙以猾其中誰云不從諸夏從戎非敗而何從政者不可以不戒亡無日矣既而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請使太子申生主曲沃公子重耳處蒲城夷吾處屈奚齊處絳以儆無辱之故公許之史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

夫其戒之乎亂本生矣日君以驪姬爲夫人民之疾心固皆至矣昔者之伐也起百姓以爲百姓也是以民能欣之故莫不盡忠極勞以致死也今君起百姓以自封也民外不得其利而內惡其貪則上下既有判矣然而又生男其天道也天彊其毒民疾其態其亂生哉吾聞君子好好而惡惡樂樂而安安是以能有常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今君滅其父而畜其子禍之基也畜其子而從其欲子思報父之恥而信其欲雖好色必惡心不可謂好好其色必授之情彼得其情

以厚其欲從其惡心必敗國且深亂亂必自女戎三
代皆然驪姬果作難殺太子逐二公子君子曰知難
本矣獻公之筮嫁伯姬於秦也史蘇占之曰不吉其
繇曰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
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爲
雷爲火爲嬴敗姬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
于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
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惠公六年
與秦穆公戰于韓原晉師敗績秦獲惠公以歸惠公
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

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
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初
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
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父曰然男爲人臣
女爲人妾故名男曰圉名女曰妾及秦人歸惠公惠
公以子圉質秦妾爲秦宦女焉圉至秦穆公亦以女
妻之六年圉逃歸于晉惠公薨圉立是爲懷公明年
文公入使人殺懷公于高梁如其繇云

董因者晉大夫也周太宰辛有之後辛有之二子董
之晉故晉有董史焉晉惠公十四年薨秦伯納文公
董因迎文公于河公問曰吾其濟乎對曰歲在大梁
將集天行元年始受實沈之星也實沈之墟晉所以
興也今君當之無不濟矣君之行也歲在大火閼伯
之星也是謂大辰辰以成善后稷是相唐叔以封瞽
史記曰嗣續其祖如穀之滋必有晉國臣筮得泰之
八曰是謂天地配亨小往大來今及之矣何不濟之
有且以辰出而參入皆晉祥也而天之大紀也濟且
秉成必霸諸侯已而果然

士文伯者晉大夫伯瑕也晉平公二十二年三月鄭
人鑄刑書於鼎以爲國之常法五月而火昏見士文

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
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爲六月丙戌鄭災明年夏
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平公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
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曰何故對曰去衛地
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
上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
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
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
三曰從時是歲冬十月辛酉衛襄[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獻公而
立成公十一月魯季武子卒公謂士文伯曰吾所

問曰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
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
燕居息或憔悴事國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
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
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焉
史趙者晉太史也晉平公十五年悼公之夫人食輿
人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
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
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
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
之歲也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
獲長狄僑如及虺豹也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
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一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
伯曰然則二萬二千六百有六旬也二十四年十一
月楚滅陳平公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
公曰何故對曰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
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且陳氏得政於
齊而後陳卒亡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
德寘德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
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

齊其兆既存矣後五年楚平王復封陳傳三君五十
二年而後亡陳亡而子孫興於齊其後遂代有齊國
魯昭公元年魯昭公之母齊歸薨公不感晉之送葬
於魯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為魯郊侍者曰何故
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後十五年昭公果孫于
齊晉定公二十六年宋人伐鄭趙鞅卜救鄭遇水適
火占諸史趙史墨史龜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
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
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為火師姜
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
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不吉不知其他
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
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祿也若帝乙之
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明年齊人弒
悼公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此
起兵事不再令卜不襲吉行也於是取犁及轅毀高
唐之郭侵及賴而還
蔡墨者名黯晉太史又為趙簡子史故曰史墨晉頃
公十三年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史墨曰吾聞
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

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鬷川鬷夷氏其後也故帝舜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皆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

蔡墨

懼而遷于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脩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坻伏鬱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為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群龍無首吉坤之剝曰龍戰于野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

獻子曰社稷有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皡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犂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獻子曰善晉定公元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

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至期果然二年夏吳伐越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是歲魯昭公薨于乾侯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何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有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禮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

陵三后之姓於今爲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爲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既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愼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也簡子嘗田于螻史墨聞之以犬待于門簡子見之曰何爲曰有所得犬欲試之茲圃簡子曰何爲不告對曰君

行臣不從不順主將適螻而麓不門臣敢煩當日簡子遂還他日簡子歎曰吾願得范中行之良臣史墨侍曰將焉用之簡子曰良臣人之所願也又何問焉對曰臣以爲不良故也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替否獻能而進賢擇材而薦之朝夕誦善敗而納之道之以文行之以順勤之以力致之以死勤則進否則退今范中行之臣不能匡相其君使至於難君出在外又不能定而棄之則何良之爲若弗棄則主焉得之矣夫二三子之良將勤營其君復立於外死而後止何日以來若來乃非良臣也簡子曰善吾言實過矣

杜蕢一作蒯晉之宰夫也平公二十五年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鍾杜蕢自外來聞鍾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爲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

知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

春秋列傳卷之二終

春秋列傳三

大庾劉節介夫　編

鄭

祭足字仲足鄭大夫也其先爲祭封人因以爲氏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不聽既而太叔將襲鄭莊公伐之逐諸鄢而克之二十四年祭足帥師取溫之麥既又取成周之禾三十六年衛人以燕師伐鄭祭足原繁泄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鄭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三十七年王以諸侯伐鄭祭足從鄭伯敗王師于繻葛祝聃射王中肩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初祭足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爲卿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欲立之宋雍氏女於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四十三年夏莊公卒昭公立宋人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昭公奔衛祭仲立厲公四年祭仲專公患之使其婿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是以厲公懼奔蔡而昭公復歸于鄭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渠彌懼誅弒昭公而立子亹明年子亹從齊侯會于首止高渠彌相秋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祭仲卒逆子儀於陳而立之

叔詹公族也厲公季年齊桓始伯時詹爲執政用兵伐宋又不朝齊齊人以其貳也將討之鄭乃使詹往謝齊因執之未幾詹間其故逃於魯遂自魯復歸鄭文公二十年齊桓會諸侯盟于甯毋太子華以洩氏孔氏子人氏爲訴管仲曰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間也齊桓乃止楚子過鄭入享鄭夜出文芊送於軍取鄭二姬以歸叔詹曰楚王其不沒乎爲

禮卒於無别無别不可謂禮將何以洩三十六年晉
公子重耳過鄭公弗禮叔詹諫曰臣聞之親有天用
前訓禮兄弟資窮困天所福也今晉公子有三胙焉
天將啓之同姓不婚惡不殖也狐氏出自唐叔狐姬
伯行之子也實生重耳成而儁才離遺而得所久要
而無纍一也同出九人唯重耳在離外之患而晉國
不靖二也晉侯日載其怨外內棄之重耳日載其德
狐趙謀之三也在周頌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荒大
之也大天所作可謂親有天矣晉鄭兄弟也吾先君
武公與晉文侯戮力一心股肱周室夾輔平王平王

勞而德之而賜之盟質曰世相起也若親有天獲三
胙者可謂有天若用前訓文侯之功武公之業可謂
前訓若禮兄弟晉鄭之親王之遺命可謂兄弟若資
窮困亡在長幼還軫諸侯可謂窮困棄此四者以徼
天禍無乃不可乎君其圖之弗聽叔詹曰若不禮焉
則請殺之諺曰黍稷無成不能爲榮黍不爲黍不能
蕃蕪稷不爲稷不能蕃殖所生不疑唯德之基公弗
聽重耳反國四年誅觀狀興師伐鄭鄭人以名寶行
成弗許曰予我詹而師退詹請往公弗許詹固請曰
一臣可以赦百姓而定社稷君何愛於臣也鄭人以

詹予晉晉人將烹之詹曰臣願獲盡辭而死固所
願也公聽其辭詹曰天降鄭禍使淫觀狀棄禮違親
臣曰不可夫晉公子賢明其左右皆卿才若復其國而
得志於諸侯禍無赦矣今禍及矣尊明勝患智也殺
身贖國忠也乃就烹據耳而疾號曰自今以往知
忠以事君者與詹同乃命弗殺厚爲禮而歸之鄭人
以爲將軍

公子騑字子駟穆公子也初成公之世晉楚爭成鄭
甚病之十四年子駟乃請息肩於晉公曰楚君以鄭
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

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惟二三子已而公薨於是子
罕當國子駟爲政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
官命未改不可違也從之僖公之爲太子也與子罕
適晉不禮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既立而朝于晉
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鄬子駟
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鄵子駟使賊
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簡公生五年子駟奉
而立之次年群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先
之碎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孫擊孫惡出奔衛二年
子國侵蔡有功楚子囊於是伐鄭子駟子國子耳欲

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境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寇不為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

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請從楚騑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絕于晉三年晉知武子以諸侯之師圍鄭子駟遂受盟于戲將盟子駟及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蠆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惟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

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惟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冬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蠲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子駟又嘗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簡公三年五族聚

群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於是殺子駟子國子耳劫公如北宮

公孫舍之字子展子罕之子也簡公三年楚伐宋衛侯救宋師于襄牛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何子駟曰國病矣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猶不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為然故使皇耳帥師侵衛於是晉侵鄭鄭既患晉楚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

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也吾乃固與晉大夫皆說之使疆埸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於是子展侵宋諸侯伐鄭乃與晉行成楚子囊將以秦師伐鄭公逆之更伐宋諸侯悉師以伐鄭觀兵于東門鄭復行成晉趙武入而與公盟子展出盟晉侯初子駟之遇害也子孔代當國政子孔專欲去諸大夫十一年子孔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

之使揚豚尹宜告子庚故子庚治兵於汾子蟜伯有子張從公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子展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故子庚伐鄭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十二年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簡公元年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爲卿十五年游販如晉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已而其夫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子展廢其子良而立太叔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求亡妻者使復其

所使游氏勿怨曰無昭惡也十七年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明年子展及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子展執縶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產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使子產獻捷于晉冬子展子產如晉拜陳之功二十二年子展卒

罕虎字子皮子展之子嗣爲卿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

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爲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子皮外寬內明好善而能擇故於國最愛子產時國多大族其黨不一有欲害子產者子皮嘗抑之子產欲行則子皮止之子皮爲政事無大小聽子產而後行二十二年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鄭介於大國自偪公已來晉楚爭盟鄭無日不受其師及子產爲政恢之以禮重之以辭非義不動非信不言不苟於利凡有所爲必要其終以是諸侯多親之民鄰國

安子皮之出也二十九年子皮如齊娶於子尾氏晏
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
子皮卒子產歸自晉未至聞之哭且曰吾已矣無爲
爲善矣唯夫子知我者也
公孫僑字子產子國之子簡公元年鄭人欲媚于晉
使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公子燮鄭人皆喜子產曰小
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
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
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
言焉將爲戮矣三年盜殺子駟子國子耳子西聞盜

不儆而出尸而追盜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
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爲門者庀群司閉府庫慎閉
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於北
宮子蟜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
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子孔當國爲載書
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不順將誅之子產止
之請焚書子孔不可曰爲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
衆爲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
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
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

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十二年子產始爲
卿十五年晉人來徵朝子產辭而卻之及范宣子爲
政諸侯之幣重鄭人患之公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
以告宣子宣子說乃輕幣十八年子展伐陳有功使
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
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
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
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
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
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

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
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
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
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
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
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
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
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
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
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

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
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
爲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
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太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
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太叔嘗問政子產曰政如農功
日夜思之思其始以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
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簡公以入陳之功享子展賜
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
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
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與

之乃受三邑十九年楚人及秦人侵鄭印堇父與皇
頡戍城麇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
請之子太叔爲令正以爲請子產曰不獲受楚之功
而取貨於鄭不可爲國秦不其然若曰拜君之勤鄭
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弗從遂
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二十年許靈公
如楚請伐鄭楚人從之遂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
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
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釁於勇嗇於禍以足其
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

禦寇於是楚師入于南里墮其城涉於樂氏門于師
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氾而歸二十一年子產
相公如楚二十三年復相公如晉六月如陳涖盟伯
有子晳之爭人謂子產就直助彊子產曰豈爲我徒
國之禍難誰知所敝能主彊直難乃不生姑成吾所
乃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子皮止
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
生者乎遂自止之子產入於是公與其大夫及國人
盟伯有怒鄭人之盟己也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
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皆召子

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肆
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
側者既而葬之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曰禮
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子皮既授子產政
有事伯石子產賂之邑子太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
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
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太叔
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
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
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太史

命伯石爲卿辭太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産以是惡其爲人也使次已位子産爲政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夫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豐卷怒退而徵役子産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産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産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産誨之我有田疇子産殖之子産而死誰其嗣之二

十四年六月子産相公如晉晉侯以魯喪故未之見也子産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以是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間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廐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塓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夭厲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

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已也如是夫子産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産曰毀鄉校如何子産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

善以損怨未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惟二三臣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也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

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二十五年楚公子圍來聘且娶於公孫段氏子產使館於外既聘將以衆逆子產使

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令尹命大宰伯州犁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己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許之徐吾犯之妹美

公孫楚聘之公孫黑又使强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使女擇焉遂適子南子皙怒既而橐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皙傷而歸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遂放之於吳六月爲游楚亂故公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隧公孫黑强與於盟使太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子產弗討二十五年晉侯有疾公使子產如晉聘且問疾晉人以實

沈臺駘爲祟子產對之辯晉侯聞之曰博物君子也
重賄之秋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犂城犨櫟郟
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
禍不及鄭何患焉二十六年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
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
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
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
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
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
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爲虐

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爲凶人不
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爲褚師子產曰印也才君
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
不速死司寇將至乃縊于周氏之衢加木焉二十七
年公如楚子產相楚靈王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產乃
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二十八年楚靈王求諸侯
於晉晉人許之遂合諸侯會于申子產相鄭伯先在
焉椒舉言於王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
得諸侯其慎禮矣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
君其選焉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獻公合諸

侯之禮六子產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左師
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是年子產作丘賦國人謗
之曰其父死於路已爲蠆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何子
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爲
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
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子產聘于晉晉
侯有疾夢黃能入於寢門韓宣子送客私問焉對曰
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
其神化爲黃能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
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

賜子產莒之二方鼎公孫段既死子產爲豐施歸州
田於晉韓宣子辭之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
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
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爲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埸
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
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爲請宣子受之鄭人相
驚以伯有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晉之
葬平公也子皮如晉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
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
之幾千人而國不亡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

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
曰非知之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三十
六年簡公卒將爲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太叔
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
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既如是子產乃使
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堋弗毀則日
中而堋子太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
諸侯之賓能來會吾葬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
害何故不爲遂弗毀日中而葬定公立往朝於晉晉
將享之子產相辭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元年

晉會諸侯於平丘子產子太叔相公以會子產以幄
幕九張行子太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
亦如之既而尋盟晉令諸侯日中造于除癸酉退朝
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子太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
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
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
而貢重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
也敢以爲請諸侯靖兵好以爲事行理之命無月不
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
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

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太叔咎之曰諸侯
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
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晉韓宣子來聘宣子有環
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公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
器也寡君不知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
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
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
藜藋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
無強賈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
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謂敝邑強

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
而失諸侯必不爲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
亦弗爲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
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鄭六卿餞宣子宣
子請皆賦以見鄭志既皆賦宣子賦我將子產拜使
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
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矣
敢藉手以拜秋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於桑
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藝山林也而斬其
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五年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

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
與既而四國皆火明年竈復曰鄭又將火請用玉子
產竟不與亦不復火語具裨竈傳中鄭之未災也里
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
良及也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
及火里析死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火作子
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
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宮使公孫登
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
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

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城下之人伍列登
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
禳火于玄冥回祿祈于四鄘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
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是秋大為社祓
以禳於西一作四方振除火災乃簡兵大蒐將為蒐除
子太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過期三日
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毁
於而向子產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毁子產及衝使從
者止之曰毁於北方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晉之
邊吏來讓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

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啓貪
人荐為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
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境望走在晉
既事晉矣敢有二心駟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
弱其父兄立其弟子瑕子產憎其為人且以為不順
弗許亦弗止駟氏聳他日絲以告其舅晉人使以幣
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
龜以卜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
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
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

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諺
曰無過亂門民有亂兵猶憚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
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
平丘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
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
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是歲鄭大水龍鬬
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為禜子產弗許曰我鬬龍
不我覿也龍鬬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
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八年子產有疾謂子太
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

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
翫之則多死焉故寛難疾數月而卒太叔為政不忍
猛而寛鄭國多盜取人於萑符之澤太叔悔之曰吾
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符之盜盡殺之盜
乃少止子產為政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
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辯於其大
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
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
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
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

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
子太叔游吉公子偃之孫也以王父字為氏簡公二
十二年公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
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驛奔問
於晉而以告子太叔曰宋之盟將利小國而亦使安
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
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
易聘於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
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
國將君是望敢不惟命是聽其毋乃非盟載之言以
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
敢憚子太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
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得久乎易曰迷復凶
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棄其本復歸無所是謂
迷復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楚不
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是秋遂如晉
告將朝于楚及冬楚子卒晉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
以城杞子太叔往見衛太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
乎其城杞也子太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宗周之
闕而夏肄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

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
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歸之子產治游楚之罪
成放之於吳將行子產咨於太叔太叔曰吉不能亢
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
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
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二十七年太
叔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梁丙曰甚矣
哉子之為此來也子太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
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
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

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二大夫退子太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定公八年子產卒太叔爲政後五年諸侯以王室故會于黃父子太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

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爲五色章爲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爲禮以奉之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內外以經二物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爲溫慈和惠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

有施舍怒有戰鬭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故先王尚之故人之自能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獻公二年晉頃公之喪公使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

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閒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閒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爲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國圖之晉人不能詰八年諸侯盟

于召陵子太叔還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爲之臨甚哀
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
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
義鞅敢忘之

燭之武鄭大夫也文公三十六年晉文公爲公子過
鄭公不禮焉明年晉文公立後六年晉文公及秦圍
鄭討其無禮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氾南佚之
狐言於公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
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
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

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
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
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隣隣之厚
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困
乏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
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
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用之闕秦以利晉唯
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乃
還子犯請擊之公不聽乃還

公孫揮字子羽鄭行人也簡公十七年聘於晉二十
年鄭伯賞入陳之功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
子產讓功子展而辭其賞公固與之乃受三邑子羽
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二十二年楚康王卒
子羽會葬與諸侯之大夫皆送于墓楚郟敖即位王
子圍爲令尹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
其草不殖未幾圍果弒郟敖而自立焉二十四年衛
侯如楚過鄭北宮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
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文子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
數世之福也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辯于其大夫之族
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鄭國將有諸侯之

事子產乃問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之以適
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
以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二十五年楚公
子圍聘於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爲介將入館鄭
人惡之使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既聘將以衆逆婦
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
墠聽命令尹命大宰伯州犁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
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
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
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爲

寡君老其莫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有備請垂櫜而入許之正月乙未楚公子圍及晉趙孟諸國之大夫盟于虢公子圍設服離衛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伯州犁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子羽曰假不反矣伯州犁曰子姑憂子晳之欲背誕也子羽曰當璧猶在假

而不反子其無憂乎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既退子羽語子皮曰叔孫絞而婉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而敬子與子家持之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也

潁考叔潁谷封人初莊公之母武姜生公及叔段姜氏以寤生惡公故獨愛段常欲立之及段將襲鄭公伐之于鄢段奔共公遂寘姜氏於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考叔聞之或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獨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為母子如初考叔之力也三十二

年公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公孫閼與考叔爭車考叔挾輈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庚辰傅於許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考叔者

附

裨竈者鄭大夫也鄭簡公二十一年秋八月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十二月甲寅靈王崩乙未楚子昭卒二十四年秋鄭人殺其大夫伯有先是十二年公孫蠆卒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過伯有氏

其門乚生券子羽曰其券猶在乎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歲不及此次也已及其亡也歲在娵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婁至是伯有死如其期焉三十三年夏四月陳災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産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三十四年正月有星出于婺女竈言於子産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顓頊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居其

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戊子逆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吾是以譏之後七月戊子晉侯彪卒鄭宋公五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竈言於子産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産弗與明年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皆火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産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産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

衛

石碏衛大夫也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蚤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禄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

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州吁卒弑桓公自立爲君旣而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其父碏曰王覲爲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莅於衛衛人使右宰醜莅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莅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石祁子衛大夫石駘仲子也衛惠公之上年宋南宮

萬弑其君閔公山其黨猛獲奔衛宋人使請猛
獲於衛群臣欲勿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
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喪一國與惡
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初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
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
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
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故衛人以龜為有知也
孔莊叔達衛大夫成公五年晉文公伐衛公出奔孔
達從之既復使為政七年諸侯朝晉成公不朝使孔
達侵鄭伐緜訾及匡十年晉合諸侯伐衛圍戚取之

獲孫昭子成公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
故孫達帥師伐晉陳侯為衛請成于晉晉人不許乃
執孔達以說之後二年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為衛之
良也故免之穆公三年從晉宋曹同盟于清丘曰恤
病討貳既而陳貳於楚故宋師伐陳孔達救之曰先
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明年晉以衛之救
陳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
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
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
然以其成勞也復室其子使復其位

孔悝莊叔之後文子圉之子也事衛侯輒為卿輒父
蒯聵不得立居于戚蒯聵之姊伯姬孔悝之母也伯
姬潛入蒯聵于孔氏逼其子與之盟故孔悝出輒而
立蒯聵是為莊公莊公既立而德之乃銘孔悝於鼎
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悝再拜稽首曰對揚
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銘明年莊公逐孔悝孔悝
出奔宋
孫桓子良夫衛大夫穆公十一年及石稷等侵齊與
齊師遇石子欲還桓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
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勿出今既遇矣不如戰

也戰于新築衛師不利石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
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
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
止次于鞫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桓子桓子是以免
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
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君
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
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
也政亡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桓子還於新築不入
遂如晉乞師以郤獻子之有宿憾於齊也主於郤獻

晉侯許之乃從獻子敗齊師于鞌定公元年又從
獻子伐廧咎如廧咎如潰是歲冬衛使孫良夫聘魯
且尋盟時晉荀庚亦聘魯尋盟焉魯人問次國之上
卿當大國之中卿衛在晉不得爲次焉晉司夏盟其
將先之遂先盟晉桓子受盟而遂四年從晉伯宗伐
宋討辭會也桓子卒子林父嗣
甯莊子速穆仲靜之子也爲衛之正卿莊子始事懿
公懿公無道不愛士而好鶴鶴有乘軒者狄人伐衛
公將戰國人受甲者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
公與石祁子玦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

爲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爲右
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懿
公死遂滅衛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
人曰我太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
至則告石祁子甯莊子曰不可待也二大夫夜與國
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莊子以君死國散故
立戴公申以廬于曹戴公立十數日而薨復立戴公
之弟燬是爲文公文公遷于楚丘十八年邢人及狄
人伐衛圍菟圃文公以國讓其父兄子弟及朝衆曰
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于訾婁狄師還

邢人猶留距衛衛人以爲憾明年秋文公將伐邢以
報菟圃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
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
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二十三年晉
公子重耳自齊過衛時文公以邢狄之虞不能禮焉
甯莊子言於公曰夫禮國之紀也親民之結也善德
之建也國無紀不可以終民無結不可以固德無建
不可以立此三者君之所愼也今君棄之無乃不可
乎晉公子善人也晉衛親也君不禮焉棄三德矣臣
故云君其圖之康叔文之昭也唐叔武之穆也周之

大功在武天祚將在武族苟姬夫絕周室而俾守天
聚者必武族也武族惟晉實昌晉胤公子實德晉仍
無道天祚有德晉之守祀必公子也若復而修其德
鎭撫其民必獲諸侯以討無禮君弗蚤圖衛其在討
小人是懼敢不盡心公弗聽二十四年公子重耳反
國是爲晉文公文公立修霸業以求諸侯明年衛文
公卒子成公立晉人未能釋憾於衛而成公復貳於
楚故晉師討焉衛人欲求說於晉出成公成公出奔
楚遂適陳國幾亡卒如莊子之言莊子卒子武子俞
嗣

北宮文子佗北宮懿子括之孫也懿子生遺遺生文子襄公二年文子相公如楚過鄭印段迋勞于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太叔逆客事畢文子言於公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及楚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公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

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小大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矣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蠻夷率服可謂畏之矣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矣文王之行至今爲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蘧瑗字伯玉衛大夫獻公十三年孫林父以大師歌詩故懼離禍將誅出之入見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伯玉對曰君制其

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從近關出既而復之三十年寗喜以父命欲納獻公告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又從近關出三十三年吳季札適衛見瑗與語說之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靈公立嘗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惰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蘧伯玉是時

伯玉賢行乎於國公亦知之以嬖於彌子瑕故而不能用史鰌亟言於公公不聽鰌將死命其子曰吾在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尸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公往弔怪而問焉其子以告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殯之客位乃退彌子瑕而用伯玉他日伯玉與公叔文子升瑕丘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伯玉嘗使楚逢公子皙於濮上伯玉爲軾車子皙曰吾聞上士託色其次託辭其下託財三者固可得而託耶伯玉曰謹

受命既致使王因與問上伯玉曰楚多士而不能用王曰何也伯玉曰子胥生於楚逃之吳吳受而相之發兵攻楚墮平王之墓是吳善用之釁黃生於楚走之晉其治七十二縣道不拾遺民不妄得城郭不閉國無盜賊是晉善用之今臣之來逢子皙於濮上又將行矣於是楚王追子皙而還之伯玉爲行慎德老而不倦孔子於當時所與善者於齊則晏嬰於鄭則子産於衞則伯玉數人而已賢可知矣其言曰君子之人達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發而知其人之知故君子慎比其所以與人者則記禮者深有取焉

甯武子俞甯莊子子也晉文公爲公子出亡也曹衞皆不禮焉既而得國將伐曹假道於衞衞成公弗許晉師自河南濟侵曹遂伐衞已而晉及齊盟于斂盂成公乃請盟晉人拒之公欲與楚國人不欲出其君以說于晉公出居于襄牛甯武子從大夫元咺奉公弟武叔以攝位或訴元咺於公曰立武叔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晉人以武叔故復公甯武子與衞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衞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

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已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公先期入甯武子先長牂守門以爲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歂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而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歂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以武叔之死也出奔晉以訟於晉侯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公不勝晉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公歸于京師寘諸深室甯武子職納橐饘焉元咺歸于衞立公

子瑕言於晉侯使醫衍酖公武子貨醫使薄其酖不死魯
侯爲之請納王於王與晉侯皆十𣪊王乃釋公公使
賂周歂冶廑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爲卿周冶殺元咺
子適子儀公復歸于衛公再出而不失國皆武子之
功也明年秋圍衛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衛成公
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寗武子不可曰鬼神
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
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
從之十二年公使寗武子聘于魯魯侯與之宴爲賦
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

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
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
獻其功於是乎王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
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
自取戾魯人服之武子之子曰相相之子曰殖
史鰌字子魚亦曰祝佗靈公二十九年劉文公合諸
侯于召陵謀伐楚將會子行敬子言於公曰會同難
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
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
若又共二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
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
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
無事焉公曰行也及皐鼬晉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
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聞蔡將先衛信
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
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
明德以藩屛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
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
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
氏輯其分族將其醜類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

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
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
而封於少皥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
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
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閻之
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
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政
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沽洗懷姓
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康（一作唐）誥而封於夏虛啓以夏
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

不纘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惎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爲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

孫文子林父桓子子也林父嗣爲卿爲定公所惡四年林父出奔晉十二年公如晉晉侯欲以林父見公不可既歸晉侯使郤犨送林父而見之公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爲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公見而復之公薨孔成子甯惠子以公命立敬姒之子衎是爲獻公定姜見其不哀也欲廢之既以爲言大夫皆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盡寘諸戚而甚善晉大夫十一年文子聘於魯且尋桓子之盟公登亦登穆子有辭亦無悛容魯人以是知其必亡也十八年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其子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辭師曹請爲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而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公如鄄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於是立公孫剽是爲殤公林父與甯喜相之以聽命於諸侯殤公十二年甯喜納獻公伐孫氏林父敗遂弒殤公林父以戚如晉衛人侵戚東鄙林父愬于晉晉戍茅氏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孫蒯追之弗敢擊林父曰厲之不如遂從衛師敗之圉獲殖綽復愬于晉晉趙武會諸侯于澶淵以討衛疆戚

國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於是獻公會之晉
人以林父故執甯喜北宮遺公如晉晉人亦執公囚
之於士弱氏齊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為盟主而為
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乃許
歸公初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
閉門而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為厲是之不憂而何
以田為於是孫蒯伐曹取重丘
甯悼子喜惠子殖之子也定公末年晉郤犨來聘公
享之惠子相苦成叔傲惠子曰郤犨其亡乎古之為
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觩旨酒

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已
而果然公有疾使惠子與孔成子立敬姒之子衎以
為太子公薨子衎立是為獻公獻公不禮於孫文子
甯惠子二子怒共謀出之公奔于齊惠子與孫氏立
公孫剽相之以聽命於諸侯既而悔之將死召悼子
曰吾得罪於君名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
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
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卒悼子立
獻公聞是言也使與悼子言悼子曰必子鮮在不然
必敗公使子鮮為復辭敬姒彊命之對曰君無信臣

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子鮮不獲命於
敬姒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
悼子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
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
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穀
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
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已
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
亡於我何為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
嘉聘於齊孫襄居守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

傷悼子出舍於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悼子悼
子復攻孫氏克之遂殺殤公及太子角而納獻公獻
公既復而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
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
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
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於是
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
子鮮名鱄衛獻公母弟也獻公十八年公出奔齊子
鮮從焉襄公使厚成叔弔於衛歸復命曰衛君其必
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

其外能無歸乎臧紇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退
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
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孫
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挽之或推之欲
無入得乎三十年衛侯衎復歸于衛使子鮮爲復辭
敬姒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
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復國甯喜曰必子
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姒以
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
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天下誰畜之喜

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
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
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喜曰子鮮
在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爲悼子曰雖
然弗可以已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再攻克
之辛卯殺子叔及太子角甲午衛侯入三十一年甯
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夏免餘攻甯氏殺甯
喜及右宰穀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
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
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

而盟於河託於木門不向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
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
誰愬乎吾不可以立于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
如稅服終身

春秋列傳卷之三

大庚劉節介夫重編　新淦[illegible]校

宋

公子目夷字子魚襄公庶兄也初桓公有疾襄公為太子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桓公薨襄公即位使子魚為司馬齊桓公薨襄公將求諸侯十年春執滕子嬰齊夏盟曹人邾人于曹南鄫子會盟于邾公使邾人執鄫子用之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

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曹南之會也曹人不修地主之禮秋公圍曹子魚諫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可也公弗聽十二年公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子魚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

後敗秋諸侯會公于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公以伐宋冬會諸侯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十三年鄭伯如楚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秋楚人伐宋以救鄭冬十一月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子魚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

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子魚卒子友嗣文公七年為左師

向戌公族也事平公為左師食邑於合曰合左師晉荀偃士匄以宋事晉厚而向戌有賢行請伐偪陽而封焉既滅偪陽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啓寡君群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

專賜臣是臣與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
請乃與宋公十五年向戌侵鄭大獲十八年聘于魯
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
二十年華閱卒華臣弱臯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
賊六人以鈹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
無罪賊曰臯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曰畀余而大
璧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
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
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為己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
初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

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之食公見棄
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太子痤美而
很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為太子內師而
無寵二十九年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
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
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
有二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臣請往也遣之至
則欿用牲加書徵之而馳告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
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
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

子太子曰惟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
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太子
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
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為君夫人余胡弗
知圉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
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
稽首受之向戌善於晉趙文子又善於楚令尹子木
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使告諸晉楚齊秦皆許之三
十年遂會諸侯為盟已而請賞公與之邑子罕有辭
左師辭之楚靈王之合諸侯也以侈示之椒舉諫之

不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愎諫不過十
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善亦
如之德遠而後興

樂喜字子罕戴公之子公子衎之後也平公五年華
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梏
華弱于朝公見之曰司武而梏于朝難以勝矣遂逐
之子罕時為司城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
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
從子罕善之如初十二年災樂喜為政使伯氏司里
火所未至撤小屋塗大屋陳畚挶具綆缶備水器量

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
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庀
共司向戌討左亦如之使樂遄庀刑器亦如之使皇
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
庀守府令司宫巷伯儆宫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
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初鄭衛氏司氏之
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十八年
賂宋以馬四十乘與師茷師慧三月公孫黑爲質焉
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託諸
季武子武子寘諸卞鄭人醢之三人也師慧過朝將

私馬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
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
矇必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宋人或得
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
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
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
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寘諸其
里使玉人爲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皇國父爲大
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
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

心子罕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抶其不勉者曰吾
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爲一臺而
不速成何以爲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
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及向戌之請弭兵也既
會諸侯歸而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
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
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
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
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
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

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
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
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之左師曰我
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晉人欲伐宋使
人覘之陽門之介夫死子罕入而哭之哀覘宋者反
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哭之哀而民說殆
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凡民有喪匍匐
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

華元戴公之後也戴公子考父食采於華因氏焉世
爲宋卿文公四年鄭伐宋使華元與樂呂禦之戰于

甙棘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
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宋師敗
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
人馘百人宋人以車百乘文馬百駟贖華元于鄭半
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見羊斟曰子之馬然
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言畢奔于魯宋城華元爲植
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
棄甲復來華元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
多棄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
之夫其口衆我寡時服其有容十六年楚子使申舟

聘于齊曰無假道於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
于鄭初楚子將伐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爲之
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
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公爲右盂鄭伯爲左盂期思公
復遂爲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爲左司馬命夙駕
載燧公違命無畏抶其僕以徇至是以惡宋之故見
犀而行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
我則伐之遂行及宋公使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
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必伐我伐我亦亡也
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圍宋踰年不下楚師將去

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無畏知死不敢廢王命
王棄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之謀築室反耕公懼
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
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而爨雖然城下之盟有
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告于
王退三十里與之平而歸三十二年文公卒厚葬用
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君
子謂華元不能治煩去惑君生縱其欲死又益其侈
是棄君於惡也共公八年晉使糴茷如楚楚許晉成
華元善於楚令尹子重又善於晉欒武子聞晉楚之

相通也如楚遂如晉以合晉楚之成十年晉士燮楚
公子罷許偃盟于西門之外華元故也共公卒平公
即位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
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
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
六官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
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
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右
師討猶有戌在桓氏雖亡必偏魚石自止華元于河
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

乎山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于睢上華元
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
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
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則決睢
澨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華元使
向戌爲左師老佐爲司馬樂裔爲司寇以靖國人平
閱爲右師

華費遂事元公爲大司馬費遂之子曰貙多僚登貙
爲少司馬多僚爲御士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
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乃誘群公子殺

之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取大子欒與母弟辰
公子地以爲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慼向寧之子羅
華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爲質於是公黨公子城公
孫忌樂舍司馬彊向宜向鄭楚建郳申出奔鄭其徒
與華氏戰於鬼閻敗子城子城適晉華亥欲歸公子
向寧不可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對曰臣不敢愛
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
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也費遂從之冬十月公殺
華向之質而攻之華向奔陳華登奔吳華亥使華牼
歸太子既入華牼將自門行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

知而無罪也入復其所二十一年多僚與貙相惡乃
譖於公曰貙將納亡人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
其良子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
馬則如亡死如可逃何遠之有公懼使侍人召司馬
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
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
乃與公謀逐華貙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
酬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張匄尤之曰必有故使
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宜僚盡以告張匄欲殺多
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

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匄不
勝其怒遂與子皮臼任鄭翩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
召亡人於是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牼禦諸橫華氏
居盧門以南里叛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華
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戍宋敗吳師于鴻口獲
其二帥公子苦雂偃州員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
欲出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
之乃徇曰楊徽者公徒也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下
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
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

多兵矣請皆用劒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厨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翟僂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華姓居于公里亦如之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與華氏戰于赭丘鄭翩願為鸛其御願為鵝子祿御公子城莊堇為右干犨御呂封人華豹張匄為右相遇城射豹殪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貙曰吾為欒氏矣貙曰子無我迋不幸而後亡使華登如楚乞師華貙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食於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楚子以薳越帥師逆華氏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於是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孔父嘉微子之後宋襄公四世孫正考父之子也以親盡別為公族姓孔氏一曰孔父者生時所賜號云初宣公病舍太子與夷將立其弟和曰父死子繼兄死弟及天下之通義也宣公卒和立是為穆公孔父為大司馬九年穆公病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群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鄭穆公卒於是殤公即位九年華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督利孔父妻乃使人宣言國中曰殤公即位十年耳而十一戰民苦不堪皆孔父為之我且殺孔父以寧民十年春華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弒殤公迎公子馮于鄭立之子叔防遂奔魯

仇牧宋大夫閔公九年使宋萬帥師與魯莊公戰于乘萬獲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而反為大夫於宋閔公與之博婦人皆在側宋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為君者唯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妬其言顧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博閔公絕其脰仇牧聞君弒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劒而叱之萬臂撽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君子曰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

樂大心宋戴公族公子衎之後也事元公為右師居

桐門故曰桐門右師元公十一年華向劫司馬以叛
大心與豐愆華牼禦諸橫十二年華向奔楚公使大
心爲右師代華亥以靖國人十五年春晉叔孫婼來
聘右師見之語卑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告其人曰
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
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
禮必亡夏諸侯之大夫會於黄父謀王室也趙簡子
命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樂大心曰我不輸粟
我於周爲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
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

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
不敢對受牒而退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
命以使而欲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景公十三
年樂祁以公命聘于晉未致使而飲於綿上晉人執
之旣而歸之而卒於大行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
尸以求成九年公乃使樂大心盟於晉且逆樂祁之
尸辭僞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子明
謂右師曰吾猶衰経而子擊鍾何也右師曰喪不在
此故也旣而大心告人曰已衰経而生子余何故舍
鍾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不肯適

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公乃逐右師十年大心出奔
曹十一年公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蕭以
叛樂大心從之遂大爲宋患

魚石宋大夫共公卒於是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
蕩澤爲司馬華喜爲司徒公孫師爲司城向爲人爲
大司寇鱗朱爲少師寇向帶爲大宰魚府爲少宰蕩
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司君臣之訓而不能
正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魚石將止
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
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

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右師討猶有戌在桓氏雖亡
必偏魚石遂自止華元於河上華元請討魚石許之
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魚石遂
及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于睢上華元使止之
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又不可華元反魚府曰今
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
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則決睢澨
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平公三年
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丘同伐彭城納魚石向
爲人鱗朱向帶魚府以三百乘戍之而還宋人書曰

宋魚石復入於彭城復入者已絶而復入惡之甚者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信哉

樂祁犂宋大夫字子梁戴公之子公子衎之後也元公十二年華向之敗自南里出奔楚祁犂與樂大心與有勞焉既定公乃使祁犂爲司城以靖國人十五年魯使叔孫昭子來聘公宴之飲酒樂且使昭子右坐既而語相泣也祁犂佐之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季公若之姊爲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

聘且逆之公若從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公公告祁犂祁犂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云人之云亡心之憂矣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景公二年王室有子朝之亂魯昭公時逐於季孫意如猶未復也於是晉使士鞅及諸侯之大夫會于扈將令戍周且謀納魯公也時祁犂與衛北宮貞子固請納魯公士鞅取貨于季孫謂祁犂北宮喜曰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

有齊楚之援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鞅以爲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十三年祁犂言於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既而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祁犂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爲知難而行也乃見其子溷而行至晉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緜上遂獻楊楯六十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爲也已然子死晉

國子孫必得志于宋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祁犂十五年趙鞅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絶諸侯也將歸祁犂士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獻子私謂子梁曰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子姑使溷代子子梁以告陳寅陳寅曰宋將叛晉是棄溷也不如待之祁犂歸卒于大行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宋乃使使請成晉人遂許其成而歸之

仲幾宋大夫仲江孫也元公十二年華亥向寧華定
敗奔楚公更置諸大夫以靖國人於是仲幾始代向
寧爲左師十五年魯昭公伐季氏敗奔齊公爲魯故
將如晉請納之公夢太子欒即位於廟已與平公服
而相之旦朝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爲
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群子之靈獲保首領以
没唯是楄柎所以借幹者請無及先君仲幾對曰君
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群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
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群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
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秪辱宋公遂

行已亥卒于曲棘景公八年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
于狄泉將以城成周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
薛宰曰宋爲無道絶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
從宋晉文公爲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
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
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
薛以爲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
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爲宋役亦其職也
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
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

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
抑我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
爲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

秦

百里奚虞人也初事虞公爲大夫秦穆公五年晉獻
公滅虞虜虞公及奚以歸秦穆公夫人穆姬晉太子
申生姊也故晉以奚媵穆姬於秦奚亡秦走宛楚鄙
人執之穆公聞其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
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
人遂與之時奚年已七十餘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

謝曰臣亡國之臣何足問穆公曰虞公不用子故亡
非子罪也因問語三日穆公大悅授之國政號曰五
羖大夫百里奚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
莫知臣嘗游困於齊而乞食銍人蹇叔收臣因而欲
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
頹好牛臣養牛以干之及頹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
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
利祿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不用及虞公之難是以
知其賢穆公於是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爲上大夫晉
獻公卒晉亂公子夷吾使人請秦求入晉於是穆公

[illegible]之使百里奚將兵納夷吾於晉而立之是為惠公
饑而乞饑使乞糴于秦穆公謂百里奚與諸乎對曰
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秦於
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初
穆公相百里奚晉使叔虎齊使東郭蹇如秦公孫枝
請見之公曰請見客子之事歟對曰非也相國使子
乎對曰不也公曰然則子事非子之事也秦國僻陋
戎夷事服其任人事其事猶懼為諸侯笑今子為非
子之事退將論而罪公孫枝出自敷於奚奚請之公
曰此所聞於招國敷枝無罪奚請有罪奚請焉何里
[illegible]百里奚

奚歸辭公孫枝公孫枝徙自敷於衢奚乃令吏行其
罪奚相秦凡三置晉君一救荊禍巴人致貢而八戎
賓服由余聞之欸關請見其勤勵自苦勞不坐乘暑
不張蓋行於國中未嘗從車騎操干戈及其死也秦
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德澤流於後
世而秦卒賴焉

蹇叔秦大夫初與百里奚相友善百里奚既相乃薦
其賢於穆公遂舉為大夫穆公三十二年杞子自鄭
使告於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
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
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為鄭
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
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
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
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
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皐
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
爾骨焉秦師遂東及滑晉原軫言於襄公曰秦違蹇
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
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

絰梁弘御戎萊駒為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於殽獲
百里孟明視西乞術及白乙丙以歸文嬴以三帥為
請襄公乃歸之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
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
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於是又作秦誓以自
警焉

孟明視秦大夫百里奚子也穆公三十二年使孟明
及西乞白乙帥師以襲鄭蹇叔諫不聽遂行秦師過
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言於
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

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為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巳而晉人聞之遂興師禦於殽大敗秦師獲孟明

及西乞白乙以歸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於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晉侯許之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晉侯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穆公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孫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初公[illegible]

枝皆薦孟明賢故公用之及敗於殽諸大夫及左右皆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穆公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三十五年春孟明師師伐晉以報殽之役晉侯禦之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既歸秦伯益委之孟明自是增脩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脩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三十六年秦穆公復伐晉

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畏秦不敢出穆公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皆孟明之力也

秦后子名鍼桓公之庶子景公弟也初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於是從車千乘自秦出奔晉他日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晉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巳乎后子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女叔齊以告晉侯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

有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為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愒日其與幾何是年冬楚虔弒其君麇而自立楚右尹子干懼誅從車五乘亦自楚出奔晉叔向使子干與后子同食皆百人之餼趙文子曰秦公子富叔向曰底祿以德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彊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秦楚匹也乃使后子與子干齒后子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唯命且臣與羈齒無乃不可乎史佚有言曰非羈何忌

附

卜徒父者秦之掌龜卜者也秦穆公十五年將伐晉使卜徒父筮之吉曰涉河侯車敗穆公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果獲晉惠公

醫和

醫和者秦醫也晉平公十七年公疾病求醫於秦秦景公使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趙孟曰何為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為蠱穀之飛亦

蠱盛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是歲也趙文子卒十年而卒公薨先是晉景公之十九年公疾病亦使求醫於秦秦桓公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亦厚為之禮而歸之無幾而景公薨或曰緩即和也音訛耳

管敬仲夷吾潁上人少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善遇之比與召忽俱為齊公子糾傳襄公立鮑叔奉公子小白出奔莒及襄公弒管仲召忽奉子糾奔魯齊人立公孫無知既而殺之小白召自莒管仲將兵遮莒道射小白中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馳報魯小白先入得立是為桓公桓公使魯人殺子糾召忽死之管仲請囚桓公使鮑叔為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若治國家其唯管夷吾乎桓公曰夫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濵於死鮑叔曰夫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曰若何鮑叔曰請諸魯語具鮑叔傳

比至三釁三浴之桓公親逆于郊鮑叔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桓公授以政三月管仲請論百官曰升降揖讓進退習閑辯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為大行墾草入邑辟土聚粟多衆盡地之利臣不如寗戚請立為大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為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為大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為大諫之官此五子者夷吾一不如然而以易夷吾夷吾不為也君若

欲治國強兵則五子者存矣若欲霸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使鮑叔為大諫與隰朋甯戚城父賓胥無輔政管仲定四民之居連五家之兵作內政以寓軍令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賢能反侵地重聘幣親諸侯齊人大說桓公五年與魯莊公會于何魯將盟曹沫以七首劫於壇曰反魯侵地桓公許之悔欲無與管仲曰愈小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竟與之七年桓公會諸侯于鄄齊始霸二十四年魯莊公為管仲城私邑小穀明年狄人伐邢管仲言於桓公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

安敵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二十九年桓公以諸侯之師伐楚楚子使與師言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不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楚遂盟三十二年桓公盟諸侯于寧毋管仲言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桓公乃脩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使太子華聽命于會言於桓公曰洩氏孔氏子人

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桓公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揔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

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彊思義為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二十六年公疥遂痁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

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鍾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

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管仲相桓公專且久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與俗同好惡其言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易行桓公[illegible]戰而帖服者三十一國南伐至召陵北征與諸侯[illegible]為[illegible]以戮力同心西征攘白狄之地反胙於絳[illegible]朝諸侯於陽穀終桓公之世滅國者五城國者三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至於葵丘之會一明天子之禁王室賴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力也仲為謀善因禍為福轉敗為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伐楚桓公實北伐山戎管仲因令燕修召公之政桓公實欲背曹沫之盟管仲因示信於天下諸侯歸齊故桓公之伯天下稱其順信其仁畏其武君子謂桓公能用仲而多鮑叔能知人也管仲富侔公室有三歸塞門反坫官事不攝齊人不以為侈管仲既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天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

鮑叔牙齊大夫公子小白傅也初襄公在位不恤國政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遂奉小白奔莒及無知搆難公子糾[illegible]立小白乃自莒入齊是為桓公桓公立取糾殺之管仲在魯懼誅不敢歸鮑叔言於公曰臣君之庸臣也君若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鮑叔對曰夫為其君勤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曰若何鮑子對曰請諸魯桓公曰施伯魯君之謀臣也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予我矣若之何鮑子對曰使人請諸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之於群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魯[illegible]往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

必得志於天下令彼在齊則必長為魯國憂矣莊公
曰若何施伯曰殺而以其屍授之莊公將殺管仲齊
使者請曰寡君欲以親為戮若不生得以戮於群臣
猶未得請也請生之於是莊公使束縛以予齊使齊
受之而退管仲相桓公内修政事外連諸侯桓公必覓
之鮑叔鮑叔曰公必行夷吾之言公乃行之故桓公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雖仲之力亦鮑叔左右之也桓
公嘗飲酒酣謂鮑叔曰闔不起為寡人壽乎鮑叔奉
捧觴而起曰使公毋忘出如莒時也使管子毋忘束
縛在魯也使寗戚毋忘飯牛車下也桓公辟席再拜

齊鮑叔牙

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國之社稷必
不危矣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不幸而不起
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仲未對公曰鮑叔之為人
對曰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
雖然不可以為政其為人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一惡
終身不忘其隰朋乎仲卒隰朋亦卒公卒委政易牙
豎刁開方而齊遂亂

仲孫湫齊大夫魯莊公薨慶父弒子般成季奔陳閔
公立慶父猶專政國人危之是時齊桓公方伯志在
匡輔以屬諸侯於是使仲孫來魯省難仲孫歸曰不
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
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
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
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
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公從
之自是慶父稔逆閔公再弒乃復遣高傒來魯以定
僖公而魯卒賴焉

齊仲孫湫

高傒齊大夫公族也桓公始伯魯嘗叛之十四年莊
公以齊師薦至又以毋文姜所制求婚於齊齊乃遣
高傒受成於是高傒及魯莊公盟于防遂納幣以成
婚是為哀姜及莊公薨慶父搆亂子般與閔公繼弒
魯於是曠年無君桓公乃遣高傒將南陽之甲立僖
公以定其位僖公莊公庶子閔公之庶兄也賢而能
君而國人屬之成季請之故也傒以魯城惡自鹿門
至於爭門度地而城之自是慶父走莒不敢復入而
魯人賴焉以為美談至於久而不絕曰猶望高子也
初桓公自莒復國鑒於徒人費石之紛如之亂乃用
高傒為政鮑叔牙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桓
公從之遂使管夷吾代高傒之任其後高氏與國氏
世爲卿

國武子佐一名賔媦入國莊子子也事頃公爲上卿
十年晉與魯衞連兵伐齊戰于鞌齊師敗績於是公
使武子賂以紀甗玉磬與地武子致賂晉人不可曰
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内盡東其畝對曰
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
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
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
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
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東南
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

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
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
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
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
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
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以犒從者畏
君之震師徒橈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
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
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况其不
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衞復諫晉人許之遂盟于袁婁

靈公七年武子從公會諸侯以伐鄭八年慶克通於
聲孟子鮑牽告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
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武子相靈公以會
諸侯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
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武子知之秋刖鮑牽逐
高無咎冬公使慶克帥師圍盧武子從諸侯伐鄭旣
以難請先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公與之盟于
徐關而復之十二月盧降武子使其子國勝告難于
晉待命于清明年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之于内宫
之朝師逃于夫人之宫又使淸人殺國勝國弱遂奔

魯已而齊侯復之使嗣國氏
杞殖一名梁與華還一名舟皆齊大夫初莊公四年將
伐衞及晉爲車五乘之賓殖與還皆不與殖恥之歸
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
孰不汝笑也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
汝下也趣食乃行杞殖華還同車侍莊公伐衞遂伐
晉取朝歌以報平陰之役旣還遂襲莒門于且于公
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杞梁華舟下鬬獲甲首三百
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杞梁華舟曰君爲五乘
之賓而舟梁不與焉是少吾勇也臨敵涉難止我以

利惡汚吾行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齊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鬬壞軍陷陣三軍弗敢當至莒城下莒人以炭置地二人立有間不能入隰侯重爲右曰吾聞古之士犯患涉難者其去遂於物也來吾踰子隰侯重仗楯伏炭二子乘而入顧而哭之華舟後息杞梁曰汝其無勇乎何哭之久也華舟曰吾豈無勇岩哉是其勇與我同也而先吾死吾是以哀之莒人曰子毋死與子同莒國杞梁華舟曰去國歸敵非忠臣也去長受賜非正行也且鷄鳴而期日中而忘之非信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莒國之利非吾所知

也遂進鬬殺二十七人而死莊公歸遇殖妻于郊使弔之其妻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敝廬在下妾不得與於郊弔公乃弔諸其室二子妻哭其夫甚哀城爲之弛而隅爲之崩自是齊之俗亦丕變焉

晏平仲嬰萊之夷維人桓子弱之子及事靈公莊公景公初晉大夫欒盈得罪奔楚晉於是會諸侯于商任以錮之莊公三年欒盈自楚來奔晏子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

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特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晉將來伐不可以不懼明年果有晉師五年崔杼弑莊公晏子聞難往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

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崔杼立靈公孽子杵臼而相之是爲景公慶封爲左相盟國人於太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爲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及慶氏敗公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幅利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

爻所謂幅也景公四年吳季扎來聘見晏子相得甚
歡說其納邑與政故晏子因陳桓子而納之九年公
使晏子請繼室于晉晉人許之既成昏晏子受禮叔
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
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語畢初公欲更晏子之宅
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
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
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
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近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
何賤於是公方繁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既

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公以是省刑焉及晏
子在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爲里室
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
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
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
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十六年欒高陳鮑之亂子
良謀欲得公以自輔公不聽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
立於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
曰何善焉助欒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
歸公召之而後入及欒高敗陳鮑分其室晏子謂陳

爲太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
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間也桓公辭焉二十五
年桓公會諸侯于葵丘王使宰孔賜胙曰余一人之
命有事於文武使孔致胙且有後命以爾自卑勞實
謂爾伯舅無下拜桓公召管仲謀管仲對曰爲君不
君爲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出曰天威不違顏咫
尺小白余敢承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於下以爲
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升受桓公見管仲能立爲仲
父奪伯氏駢邑三百與之桓公欲封泰山禪梁父管
仲固諫不聽說以遠方珍怪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

二十八年桓公使管仲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禮饗
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
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受下卿之
禮而還桓公與管仲爲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四
十一年管仲疾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對曰
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如何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
情不可公曰開方如何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
近公曰豎刁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桓
公不用其言齊遂亂管仲嘗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
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

則虐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山之林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彊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

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公田于沛既還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三十有二年有彗見于國公念自傷晏子曰君高臺深

池賦斂如弗得刑罰恐弗勝茀星將出彗星何懼乎公曰禳之若何對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今怨者巳衆而君令一人禳之安能勝衆口乎公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務於斂陳氏務施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君少

脩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
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
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
哉我不能已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
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
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
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
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
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
所稟於天地以爲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時越石父

贖在縲紲之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與歸
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
嬰雖不仁免子於難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
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紲
之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悟而贖我是知己矣
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爲
上客晏子爲相將出其御之妻從門閒見其夫擁大
蓋策駟馬意氣甚自得已而歸其妻恥之請去其後
夫乃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
大夫晏子卒有子曰圉

逢丑父齊之勇士也頃公十年晉郤克伐齊師陳于
鞌邴夏御公丑父爲右郤克傷於矢彊之鼓音不絕
馬逸不能止齊師遂敗晉人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
中御而從公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
止丑父寢於轏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
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縶馬前丑父教公下如華
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爲右載公以免韓厥獻
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
矣有一於此將爲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
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公求丑父三

入三出而後已

崔武子杼公族也丁公適子季子食采於崔其後以
邑爲氏杼事惠公有寵高國畏其偪也公卒而逐之
奔衛既而復歸靈公八年爲大夫公娶於魯曰顏懿
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爲太子諸子仲子戎子
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爲太子公許
之仲子諫不聽遂東太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爲太子
夙沙衛爲少傅公疾武子微逆光而立之光殺戎子
尸諸朝靈公卒光即位是爲莊公執公子牙於句瀆
之丘以夙沙衛教公易己衛懼奔高唐以叛武子殺

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廿四年公伐衛將遂伐晉武子
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閒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
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
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為盟主而利其難群臣若
急於君何有文子退告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
又過之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已而公聞有
晉師使陳無宇如楚乞師武子帥師逆之遂伐莒侵
介根六年武子帥師伐魯魯襄公患之使告于晉孟
公綽曰崔杼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
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初棠公之

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
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
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
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
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
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
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
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
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
其閒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弒公以說于晉而不獲

閒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閒公夏五月
莒為且于之役故莒子來朝甲戌享諸北郭崔子稱
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
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從者而入閉
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
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
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
弒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皆
死祝佗父祭於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申
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之其宰曰

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鬷蔑于平陰晏
子立於崔氏之門外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
而出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始叔孫宣伯之來奔也
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
相盟國人於太宮太史氏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
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
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崔氏側莊公
于北郭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翣不蹕下車七乘不
以兵甲崔子生成及彊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
以孤入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廢之

而立明景公二年成請老于崔杼許之偃與無咎
弗與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
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
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
之告盧蒲嫳盧蒲嫳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棄彼
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
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汝於是崔成崔彊
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
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
有福止余猶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

然請爲子討之使盧蒲嫳帥師以攻崔氏堞其宮而
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
其家其妻縊嫳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至則無歸矣
乃縊崔明夜辟諸大墓而藏之明日遂出奔于魯而
崔宗遂滅
慶封字子家桓公後也桓公至公子無虧無虧生慶
克慶克生慶封慶封以父氏崔杼之嬖於惠公
也慶封附之崔杼弒莊公而立景公與慶封爲左相
與之並政號崔慶崔杼之亂也慶封用盧蒲嫳之
謀遂滅崔氏獨當齊國慶封多欲好田而嗜酒與其

子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嫳氏易內而飲酒數
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
蒲癸癸臣慶舍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
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癸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
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
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公膳日雙雞饔人竊更
之以鶩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子雅子尾
怒慶封告盧蒲嫳嫳曰譬之禽獸吾寢處之矣使析
歸父告晏平仲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
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析歸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

盟告北郭子車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
也陳文子謂其子無宇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
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盧蒲癸
王何卜攻慶氏示慶舍兆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
慶舍曰克見血景公三年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
宇從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封卜
之示之兆曰死無宇奉龜而泣乃使歸十一月乙亥
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涖事麻嬰爲尸慶繩爲上獻盧
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
圉人爲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

觀優至於魚里欒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桷擊扉三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於甍以俎壺投人而後死遂殺慶繩麻嬰公懼鮑國曰群臣爲君故也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慶封歸遇告亂者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于嶽請戰弗許遂奔魯獻車于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氾祭穆子不說使工爲之誦茅鴟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十

齊慶封

年楚靈王伐吳圍朱方執慶封盡滅其族

陳敬仲齊大夫一名完陳厲公敫子也桓公十四年陳人殺公子御寇敬仲御寇黨也遂與顓孫奔齊已而顓孫奔魯敬仲獨留桓公於是使敬仲爲卿敬仲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爲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猶有觀焉故曰

齊陳敬仲

其在後乎風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於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

陳文子名須無敬仲之後也莊公四年將伐晉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群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公卒伐晉而還五年公懼晉人之討欲因楚楚使遠啓疆如齊

聘且請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文子曰齊將有寇
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秋公將有晉師使文子予
無宇從遠啓疆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
莒侵介根初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
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棠姜偃之姊也偃曰
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
困之大過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
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
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
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嫠也何害先

夫嘗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夏五月莒子朝于齊饗
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
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賈舉止衆從者
而入閉門甲興公踰牆射之中股反隊遂弒之文子
聞亂遂出奔至於他邦見其大夫之不臣者嘆曰此
猶吾崔子也吾豈可留乎又去之至於他邦又見其
大夫之不臣者嘆曰此猶吾崔子也又可留乎又去
之自是景公即政二年然後復歸於齊是時宋向戌
善於晉趙孟及楚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
如晉告趙孟趙孟許之遂告於齊景公及諸大夫皆

難之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
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於是景公許之後告
於秦趙孟遂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二年景公及陳
侯蔡侯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
也公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爲於晉文子曰先事
後賄禮也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雖不與
盟敢叛晉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冬盧蒲
癸王何將攻慶封也文子謂無宇曰禍將作矣吾其
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曰可慎守也
已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曰或卜攻讎敢

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無宇從
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
之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乃使歸十一月乙亥嘗于
大公之廟慶舍涖事麻嬰爲尸慶奊爲上獻盧蒲癸
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圉人
爲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
至於魚里欒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桷擊
扉三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
猶援廟桷動於甍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遂殺慶繩
麻嬰公懼鮑國曰群臣爲君故也文子以公歸稅服

滑如內宮齊再有崔慶之亂自晏子而下能卓然
守不汚於間者惟文子爲賢故當世咸稱之
陳桓子無宇嗣文子爲御慶氏之敗桓子與其父與
有力焉故景公任之遂秉齊政四年吳延陵季子自
魯聘於齊季子謂晏嬰納邑與政乃免於難於是晏
子請於桓子桓子許之遂言於公而納邑焉八年晋
平公使韓須來逆女齊使桓子送之是爲少姜少姜
有寵於晋侯晋侯謂之少齊謂無宇非卿執諸中都
少姜請曰送從逆班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旃
已而少姜卒叔向言於晋侯曰彼何罪君使公族逆
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國則不共
而執其使君則已頗何以爲盟主且少姜有辭冬十
月桓子歸九年公使晏嬰請繼室於晋晋人許之叔
向從之宴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
知齊其爲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于陳氏齊舊四量
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
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
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
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
國之諸市屨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愛之

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
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是時桓子厚
施得衆故晏子及之晏子歸公爲之更其宅晏子請
復其舊宅公弗許晏子因桓子以請桓子言於公乃
許之十四年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殺梁嬰逐子成
子工子車而立子良氏之宰其臣曰孺子長矣而相
吾室欲兼我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於子尾亦授
甲將助之或告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將往又數
人告於道遂如陳氏桓子將出矣聞之而還游服而
逆之請命對曰聞彊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曰弗聞
子盍亦授甲無宇請從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
誨之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其若先人何子盍謂
之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弘大也桓子
稽顙曰頃靈福子吾猶有望遂和之如初十六年欒
高氏與陳鮑氏相惡夏有告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
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
遂見文子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桓子
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
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
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

所往北徙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彊苿高乎曰庸愈
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
黑以靈姑銔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五月庚辰戰
于稷苿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苿施
高彊奔魯陳鮑分其室既而陳桓子因晏子之言盡
致諸公而請老于莒桓子召子山私具帷幕器用從
者之衣屨而反棘焉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
如之而與之夫于反子城子公公孫捷而皆益其祿
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
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桓公是以霸公

與桓子莒之旁邑辭穆孟姬爲之請高唐陳氏始大
陳僖子乞桓子子嗣爲卿景公五十七年晉人討范
中行氏之亂僖子言於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齊
不可不救公乃使乞及弦施衛甯跪帥師救之景公
卒高國立公子荼輔之僖子乃僞事高國毎朝必驂
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皆
曰高國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
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
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又謂諸大夫曰
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

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
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僖
子及鮑牧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
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遂奔莒初景公太子死
有寵姬曰芮子生子荼景公謂僖子曰吾欲立荼如
何僖子對曰所樂乎爲君者欲立則立之不欲立則
不立也君如欲立則臣請立之公子陽生聞之謂僖
子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對曰千乘之主將廢
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也與
之玉節而走之魯景公死荼立僖子乃使人迎陽生

寘諸家將立之乃請鮑子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
點曰此誰之命也僖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
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
而背之也陽生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
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
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
誰非君子乃受盟而立之是爲悼公悼公既立使朱
毛告僖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
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
君舉不信群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

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群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于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乃使毛遷晏孺子於駘而殺之簡公元年魯哀公與吳伐齊公使國書帥師御之僖子謂其弟書曰實既我必得志將戰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甲戌戰于艾陵齊師大敗吳人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以歸乞卒子常代立是為田成子遂弑簡公立平公而相之其後遂有齊國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

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為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為將已之軍而已為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為賈謝曰不佞

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以徇三軍

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為之赴戰晉師聞之為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既見穰苴尊為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景公退穰苴苴發疾而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等其後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子國子

之族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爲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附

麥丘邑人未詳其姓氏齊桓公田至於麥丘見麥丘邑人問之子何爲者也對曰麥丘邑人也公曰年幾何對曰八十有三矣公曰美哉壽乎子其以子壽祝寡人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甚壽金玉是賤人爲寶桓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吾子其復之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羞學無惡下問賢者

在傍諫者得人桓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吾子一復之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得罪於群臣百姓桓公怫然作色曰吾聞之子得罪於父臣得罪於君未嘗聞君得罪於臣者也此一言者非夫二言者之匹也子更之麥丘邑人坐拜而起曰此一言者夫二言之長也子得罪於父可以因姑姊叔父而解之父能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以因便辟左右而謝之君能赦之昔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則君之得罪於其臣者也莫爲謝至今不赦公曰善賴國家之福社稷之靈使寡人得吾子於此扶而載之自

御以歸禮之於朝封之以麥丘而斷政焉

春秋列傳卷之四終

大庚劉節介夫重編

楚

鬬伯比楚大夫芊姓若敖熊儀之後也以邑爲氏武王二十五年東侵隨使遠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伯比言於武王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伯比曰以爲後圖少師

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固諫乃止後二年隨少師有寵伯比復言於王遂伐隨隨師敗績隨侯逸鬬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秋隨及楚平武王將不許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四十二年王使屈瑕伐羅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入見于王曰必濟師王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群帥囚于冶父以聽刑武王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鬬子文伯比子初若敖娶於䢵生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䢵通於䢵子之女生子文䢵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䢵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而以其女妻

伯比成王八年令尹子元見殺使子文爲令尹子文賢以楚之多故也自毀其家以紓國難十七年子文帥師滅弦方是時齊桓公霸江黃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三十二年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子文帥師伐之取成而還會成得臣伐陳取焦夷及城頓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故遂相之初子文爲令尹其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也遂釋之子文讓之曰凡立廷理所以司法也故直士持法

柔而不撓剛而不折吾爲令尹以率士民士民或怨吾而不能勉之於法吾族之犯法甚明而使廷理因緣吾心而釋之是吾不公著於國也執國之政而以私聞與其生以無義不若有死而已廷理懼而刑之成王聞之不及屨而至子文之室曰寡人幼致廷理失其人以違夫子之意乃出廷理國人歌之子文爲令尹四十年緇布之衣以朝鹿裘以處家無一日之積王聞之於是每朝設一束脯一筐糗以益子文之祿子文逃之王止而後復或謂人生求富子逃之何也曰夫從政所以庇民也民常貧而我取富是勤民

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弟子良爲司馬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慼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子文子鬬般爲令尹越椒與蔿賈譖鬬般殺之而居其位旣又惡蔿賈復殺之遂處于烝野將攻王王以文成穆三王之子爲質弗受戰于皐滸椒敗遂滅若敖氏子文之孫箴尹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

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其子孫當昭王時爲鄖公

公子側字子反事莊王爲司馬邲之戰與子重俱將大敗晉師而還莊王十九年圍宋踰年不克宋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以病告子反以告王遂許宋平語具華元傳共王四年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冷敦之田晉欒書救許伐鄭取氾祭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皇戌攝鄭伯之辭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

楚公子側

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十五年宋共公薨楚將北侵鄭衛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於是共王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明年共王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從楚盟于武城晉人伐鄭共王救之子反將中軍子重將左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申叔曰必敗語在申叔傳鄭姚句耳自楚還言於子駟曰楚師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懼不可用也夏五月

晉楚戰于鄢陵共王傷目自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
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
命是聽晉人知之亦恂于軍為復戰之備乃逸楚囚
王聞之召子反與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醉而不能
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
三日穀王還及瑕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
君不在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
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
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
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則亡君師敢忘

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蔿賈字伯嬴芊姓蚡冒之後遠章食邑於蔿故以命
氏成王時子玉伐陳有功子文使為令尹王將圍宋
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治兵於
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
飲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
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
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
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
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莊王三年大饑戎伐其西南

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
枝庸人率群蠻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
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
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
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
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
廬以往振廩同食次于句澨使廬戢黎侵庸及方城
庸不設備莊王乘馹會師于臨品分為二隊子越自
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群蠻從楚
子盟遂滅庸賈之本謀也六年莊王及鄭人侵陳遂

楚蔿賈

侵宋晉趙盾救陳會諸侯于棐林以伐鄭蔿賈救鄭
遇于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九年令尹子文卒子
揚為令尹子越為司馬蔿賈為工正賈與子越譖子
揚而殺之故子越為令尹已為司馬子越惡之乃以
若敖氏之族圄賈於轑陽而殺之
蔿艾獵蔿賈子也亦曰孫叔敖莊王九年蔿賈見孫
叔敖於王既而隱於民間不仕令尹虞丘子言於王
曰臣之尸祿久矣民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
禍不止久踐高位妨賢擬能臣知罪矣聞有下里之
士孫叔敖者秀羸多能其性無欲君能舉而授之以

政則國可使理民可使附也莊王以車迎之既至使
為令尹虞丘子之族犯法孫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
喜入見王曰臣言孫叔敖果任持政矣王曰是夫子
之賜也十六年孫叔敖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
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幹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
基趾具餱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孫叔敖
相楚朞年而楚國大治莊王以霸其始為相也賀客
畢至有老父衣鹿衣冠白冠最後來且弔孫叔敖曰
王不以臣為不肖使相楚國國人皆賀而子獨弔豈
有說乎父曰然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

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足者患隨之是以來弔
也孫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身已貴而
意益下位已高而心益恭祿已厚而不敢取君謹守
此足以理楚國矣故孫叔敖之為令尹妻不衣帛馬
不食粟常乘棧車牝馬披羖羊之裘從者曰車新則
安馬肥則疾狐裘則溫何不為也孫叔曰吾聞君子
服美益恭小人服美益倨吾無德以堪之矣孫叔敖
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我死王必
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閒有寢丘者其地不利其
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機可長有者惟此孫叔敖死

王果以善地封其子其子不受而請寢丘焉王與之
四百邑其後祀十世不絶云
申叔時楚大夫為申公故曰申叔時莊王使士亹傅
太子箴辭曰臣不才無能益焉王曰賴子之善善之
也對曰夫善在太子太子欲善善人將至若不欲善
善則不用故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湯有太
甲文王有管蔡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夫豈不
欲其善不能故也若民煩可教訓蠻夷戎狄其不賓
也久矣中國所不能用也王卒使傅之問於申叔時
曰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

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
詩而為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
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
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教
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
行比義焉若是而不從動而不悛則又詠物以行之
求賢良以翼之悛而不攝則身勤之多訓典刑以納
之務慎惇篤以固之攝而不徹則明施舍以導之忠
明久長以導之信明度量以導之義明等級以導之
禮明恭儉以導之孝明敬戒以導之事明慈愛以導

之仁明昭利以道之文明除害以導之武明精意以
道之罰明正德以道之賞明齊肅以耀之臨若是而
不濟不可為也且夫誦詩以輔相之威儀以先後之
體貌以左右之明行以宣翼之制節義以動行之莊
敬以臨監之勤勉以勸之孝順以納之忠信以發之
德音以揚之教備而不從者非人也其可與乎夫子
踐位則退自退則敬否則赧莊王十五年陳夏徵舒弒
其君靈公王使人謂陳曰無動子將有討於少西氏
明年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申叔時使
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弒其

君寡人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
人何故對曰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弒其君
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有言曰牽牛以
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
牛罰已重也諸侯之慶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
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
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
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
之夏州十九年莊王伐宋踰年宋人未服楚師將歸
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

華元夜入楚師以病告遂與之平共王十五年將北
侵鄭衛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
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
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
既侵鄭鄭人不服明年王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
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晉侯伐鄭楚師救之子反將
中軍子重將左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
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
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
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

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
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
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
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
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
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遂戰于鄢陵
楚師敗績子反死之

伯州犁晉伯宗子也伯宗之難伯州犁來奔共王以為
太宰共王十六年晉楚戰于鄢陵王登巢車以望晉
軍令尹子重使伯州犁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

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犂以公卒告王時楚之亡臣苗賁皇在晉厲公之側亦以王卒告公既而合戰楚師敗績康王十三年楚及秦人侵鄭至于城麇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爲穿封戌所囚公子圍與之爭正於伯州犂伯州犂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犂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

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爲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楚人以皇頡歸十四年宋向戌欲弭兵合晉楚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令尹子木裹甲伯州犂曰合諸侯以爲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用信太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明年子木死郟敖四年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既聘將以衆逆子

產患之使行人請墠以聽命圍使太宰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而有室圍布几筵告于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侯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產不可圍知其有備垂櫜而入入逆而出遂會于虢設服離衛鄭人謂其似君也太宰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行人揮曰假不反矣太宰曰子姑憂子晳之欲背誕也及圍將行大事忌太宰使與公子黒肱城犨櫟及郟圍遂弑郟敖自立是爲靈王使殺伯州犂于郟云

沈尹戌莊王曾孫也爲左司馬平王六年楚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讎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轉死忘寢與食非撫之也囊瓦爲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境愼其四境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

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卑矣卑之不獲能
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上不亡何
待夫正其疆場修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民人明其
伍候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
不耆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
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過同
慎其四境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平王為舟師以畧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
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場無備
邑能無亡乎已而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

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其兆在於此矣王壹
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
至今為梗其王之謂乎昭王元年費無極鄢將師讒
譖郤宛而殺之子常信之遂及陽令終與晉陳皆盡
滅其族黨國人多謗於子常沈尹戌言於令尹曰夫
左尹與中廐尹莫知其罪而殺之以興謗讟至于今
不已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也今吾子
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
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
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

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
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早圖將焉用之夫鄢
將師矯子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
君疆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
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
瓦之罪也敢不良圖於是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
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十年蔡侯吳子唐侯
來伐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戌謂子常曰子
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
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

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我用革不可久也
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曰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
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
不然不免子常從之既戰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
奔鄭戌及息聞楚敗而還敗吳師于雍澨傷初司馬
臣闔廬故恥為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
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
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剄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
免其子曰沈諸梁嗣

王孫圉楚大夫嘗以君命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

鳴王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
簡子曰其爲寶也幾何矣曰未爲寶楚之所寶者曰
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爲口
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獻善
敗於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乎鬼
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于楚國有藪曰雲夢
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龜珠齒角皮革羽毛所
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所以共幣帛以賓享於諸
侯者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有不虞之
備而皇神相之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

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圉
聞國之寶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
之玉足以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龜足以
憲臧不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
亂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譁囂
之美楚雖蠻夷不能寶也
白公子張楚大夫靈王立求逞於諸侯又亟縣於國
人甚患之於是白公子張驟諫於王王惡其直也謂
史老曰吾欲已子張之諫若何史老對曰用之實難
已之易矣若諫君則曰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凡百

箴諫吾盡聞之矣寧聞他言既而白公又諫王如史
老之言告之子張對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
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
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
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
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
以爲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津水用
女作舟若大旱用女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不
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若武丁之神
明也其聖之睿廣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未乂故

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
人既得以爲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
諫曰必交脩余無余棄也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惡
規諫者不亦難乎齊桓晉文皆非嗣也還軫諸侯不
敢淫逸心類德音以得有國近臣諫遠臣謗輿人誦
以自詰也是以其入也四封不備一同而至於有畿
田以屬諸侯至于今爲令君桓文皆然君不度憂於
二令君而欲自逸也無乃不可乎周詩有之曰弗躬
弗親庶民弗信臣懼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不
然何急其以言取罪也王病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

能用吾整民之於耳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也
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爲瑱也王不能
用遂趨而遏歸杜門不出七月王次于乾谿以伐徐
有觀從者率群失職以乘疾命召公子比於晉而立
之師潰而歸王遂縊於芋尹申亥氏

鬬且楚大夫嘗廷見令尹子常子常與之語問蓄貨
聚馬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
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殆必亡者
也夫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不害民之財
用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不是過也公貨足

以賓獻家貨足以供用不是過也夫貨馬郵則闕於
民民多闕則有離畔之心將何以封矣昔鬬子文三
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朝
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
至于今令尹秩之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
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
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
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故莊王之世滅
若敖氏唯子文之後在至于今處鄖爲楚良臣是不
先恤民而後已之富乎今子常先大夫之後也而相

楚君無令名於四方民之羸餒日已甚四境盈壘
道殣相望盜賊司目民無所放是之不恤而蓄聚不
厭其速怨於民多矣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
夫民心之慍也若防大川焉潰而所犯必大矣子常
其能賢於成靈乎成不禮於穆願食熊蹯不獲而死
靈王不顧於民一國棄之如遺迹焉子常爲政而無
禮不顧甚於成靈其獨何力以待之期年乃有柏舉
之戰子常奔鄭昭王奔隨

鬬辛楚大夫成然之子楚滅鄖以辛爲鄖大夫故號
曰鄖公辛成然之爲政也貪賄無厭故平王殺之而

復用辛及吳人之入楚也昭王出奔鄖辛之弟懷謀
將弒王辛固止之懷曰平王殺吾父在國則君在外
則讎也見讎弗殺非人也辛曰夫事君者不爲外內
行不爲豐約舉苟君之畏尊一也且夫自敵以下則
有讎非是不讎下虐上爲弒上虐下爲討而況君乎
君而討臣何讎之爲若皆讎君則何上下之有乎吾
先人以善事君成名於諸侯自鬬伯比以來未之失
也今爾以是殃之不可懷弗聽曰吾思父不能顧矣
辛懼不免乃以王奔隨王歸而賞及鄖懷子西諫曰
君有二臣或可賞也或可戮也君王均之羣臣懼矣

王曰夫子掬之二子耶吾知之矣或禮於君或禮於父均之不亦可乎初吳人入郢楚人皆懼吳之強以為遂滅楚也既而大夫皆爭宮辛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將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未幾吳師還昭王復國卒如其言

伍舉

伍舉者伍參子也其先食采於椒亦曰椒舉伍參嬖於莊王莊王之圍鄭也晉師救之王聞晉師濟河欲還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爲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

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戰于邲晉師敗績參死伍舉以公子牟故奔晉以聲子力得復於楚郟敖四年令尹圍將聘于鄭伍舉爲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圍入問王疾縊而弒之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爲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爲長圍既立是爲靈王三年使椒舉使晉求諸侯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

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間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許之諸侯皆許是年晉楚合諸侯於申椒舉言於王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愼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

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所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宋太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啓爲有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爲黎陽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爲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

王弗聽靈王以諸侯伐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
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惟
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
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
弒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
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
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
之造於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
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遷賴於鄢
薳啓疆與楚同姓薳與蔿同靈王即位殺伯州犁使啓疆

爲太宰靈王四年晉韓宣子來送女叔向爲介王朝
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
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爲閽以羊舌肸爲司
宮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薳啓疆曰
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
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覜有璋小
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
貨飧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
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
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

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
姻親又求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誰其重此若有
其人恥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
可矣求諸侯而麇至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
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
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
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
選也韓襄爲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箕襄邢帶
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
四族皆彊家也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輔

韓須楊石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
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中行伯魏
舒帥之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
而未有其備使群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
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爲二子禮而歸之
六年靈王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薳啓彊曰臣
能得魯侯王使召之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
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
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奉承以來弗敢
失隕而致諸宗祧曰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

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惟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魯侯從之靈王享魯侯于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既而悔之遂啓彊聞之見魯侯魯侯語之拜賀魯侯問其故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之君君其備禦三鄰慎守寶矣敢不賀乎魯侯懼而

反之

申無宇仕楚為芊尹故曰芊尹無宇靈王之會諸侯于申遂滅賴遷賴於鄢既又欲遷許於頼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乎不堪王命乃禍亂也初靈王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為章華之宫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閽入焉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宫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畧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畧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隷隷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宫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

楚申無宇

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未可得也遂赦之十年靈王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王城陳蔡不羹使公子棄疾為蔡公問於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内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内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

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後陳蔡作亂竟如其言焉無宇子曰申亥靈王乾谿之難王公夏將入于鄢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王縊于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

楚然丹

然丹字子革鄭大夫子然子也康王六年鄭子孔之亂子革奔楚楚以爲右尹靈王十一年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爲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舃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爲鏚柲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志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

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乾谿之難旣逼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秪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平王立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新叙舊祿勳

[illegible]任良物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子革之謀也及平王聞蠻氏之亂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請立其子楚子從之

公子貞字子囊莊王之子也共王之二十三年代公子壬夫為令尹是歲子囊伐陳諸侯救之乃止二十五年又圍陳諸侯復會于鄬以救之秋伐鄭討其侵蔡也鄭請從乃止及鄭平二十七年秦景公使人來乞師將以伐晉共王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

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皁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罃稟焉以為政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於是子囊師于武城以為秦援秦人侵晉晉以鄭之服楚也謀欲逼鄭故城虎牢而戍之子囊救鄭晉人以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于陽陵楚師不退及晉班師子囊乃還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師將以伐鄭鄭伯逆之移師伐宋諸侯悉師以伐鄭鄭人使良霄石㚟來告將服于晉子囊使執之明年子囊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共王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歿於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為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

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鄭良霄及石㚟猶在楚石㚟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脩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止鄭一卿以除其偪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使歸而廢其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使相牽引也不猶愈乎子囊歸之吳聞楚喪以侵楚康王惡之使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為不能而弗儆吳人自皋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子囊至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

鄢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
稷可不謂忠乎
薳子馮孫叔敖子康王二年子馮爲司馬及公子午
卒王使子馮爲令尹訪於申叔豫叔豫曰國多寵而
王弱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
重繭衣裘鮮食而寢康王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
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為令尹既而子南敗復使子
馮為令尹子馮相有寵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
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又從之遂
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

薳子馮

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
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
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者曰吾見
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
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十一年楚子為舟
師以伐吳吳怨楚而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
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犂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
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子馮曰不
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
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

庸乃還明年子馮卒舒鳩人卒叛楚師滅之
屈建字子木楚公族也其先屈瑕食采於屈因以命
氏世為莫敖建之父曰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
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去命之
老曰夫子屬之屈建曰不然夫子承楚國之政其法
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上之可以庇先王下之可以
訓後世雖微楚國諸侯莫不譽其祭典有之曰國君
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
薦籩豆脯醢則上下供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夫子不
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康王九年屈建為莫敖

屈建

十二年代薳子馮為令尹舒鳩人叛楚令尹子木伐
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彊息桓子
捷子駢子盂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子彊曰
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
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
必為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
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傅諸其軍簡師會之吳
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子馮之子
薳掩為大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於是薳掩書土
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

原防牧隰皐井衍沃量入修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
卒甲楯之數旣成以授子木楚是以與楚平以滅舒
鳩賞子木辭曰何也將伐舒鳩蔿子馮請退師以須
其叛今叛而獲之蔿子之功也以與蔿掩十四年與
晉趙武會諸侯于宋將以弭兵子木衷甲欲以害晉
而不能宋人兼享晉楚大夫子木與趙孟言不能對
使叔向傳言焉子木亦不能對旣盟子木問於趙孟
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
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
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

明年子木卒趙孟喪之如同盟
囊瓦字子常子囊之孫也以王父字爲氏平王之十
年代陽匄爲令尹平王卒子常欲立其庶長子公子
申公子申怒其歸惡名於已也欲殺之子常懼乃立
昭王語其子西傳昭王元年吳王僚因楚喪故使公
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王使莠尹然工尹麇帥
師救潛左司馬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子
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于
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乘二公子兵之在外弒王
僚而自立於是掩餘奔徐燭庸奔鍾吾楚師亦還

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爲右領與費無極比而
惡之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
郤子宛子惡 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
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爲惠已甚吾無以
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
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
日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爲子
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救潛之役也吳可以得
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群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
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

信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
氏且爇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爇令曰不爇
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國人
投之遂弗爇也令尹炮之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
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
國曰鄢氏費氏自以爲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
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楚人謗
子常沈尹戌以告子常遂殺無極與將師盡滅其族
以說國人謗乃止語在沈尹戌傳八年蔡昭侯來朝
爲兩佩與兩裘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服以享蔡侯蔡

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來朝
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
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
之子常子常歸唐侯竊馬者自拘於司敗曰吾以弄
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
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
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
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
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
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請伐楚初伍

奢之子員爲吳行人以謀楚及子常殺郤宛伯氏之
族皆出伯州犁之孫嚭奔吳吳以爲大宰復爲楚讎
以故楚自昭王以來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
子乾與大夫之子爲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
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令尹曰
子沿漢而與之上下遮吳師使勿渡我以方城外入
毀吳所舍舟直塞城口而入吾與子先後擊之蔑不
克矣子常從之既而惑於史皇之言懼其功之獨出
於司馬也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常
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

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於是二師陳于柏舉吳王闔
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
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
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
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
卒奔楚師大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吳人五戰及
郢昭王出奔雲中遂奔隨

沈諸梁字子高尹戌子爲葉公故稱葉公諸梁初太
子建見殺於鄭其子勝在吳令尹子西欲召之子高
聞之見子西曰聞子召王孫勝信乎曰然子高曰將
焉用之曰吾聞之勝直而剛欲寘之境子高曰不可
其爲人也展而不信愛而不仁詐而不智毅而不勇
直而不衷周而不淑復言而不謀身展也愛而不謀
長不仁也以謀蓋人詐也彊忍犯義毅也直而不顧
不衷也周言棄德不淑也是六德者皆有其華而不
實者也將焉用之彼其父爲戮於楚其心又狷而不
絜若其狷也不忘舊怨而不以絜悛德思報怨而已
則其愛也足以得人其展也足以復之其詐也足以
謀之其直也足以帥之其周也足以蓋之其不絜也
足以行之而加之以不仁奉之以不義殆不克矣夫

造勝之怨者皆不在矣綦酷而無寵速其怒也綦寵之
毅貪而無厭既能得入而耀之以大利不仁以長之思
舊怨以脩其心苟國有釁必不居矣非子職之其誰
乎彼將思行舊怨而欲入寵動而得人怨而有術若果
用之害可待也余愛子與司馬故不敢不言子西曰
德其忘怨余善之夫乃其寧子高曰不然吾聞之唯
仁者可好也可惡也可高也可下也好之不偏惡之
不怨高之不驕下之不懼不仁者則不然人好之則
偪惡之則怨高之則驕下之則懼驕有欲焉懼有惡
焉欲惡怨偪所以生詐謀也子將若何若召而下之

春秋列傳五　三十五

將戚而懼爲之上者將怒而怨詐謀之心無所靖矣
有一不義猶敗國家今壹五六而必欲用之不亦難
乎吾聞國家將敗必用姦人而嗜其疾味其子之謂
乎夫惟無疾者能者早除之舊怨滅宗國之疾眚也
爲之關籥蕃籬而遠備閑之猶恐其至也是之爲日
惕若召而近之死無日矣人有言曰狼子野心怨賊
之人其又可善乎若子不我信盍求若敖氏與子干
子晳之族而近之安用勝也其能幾何昔齊騶馬繻
以胡公入於具水邴歜閻職戕懿公於囿竹晉長魚
矯殺三郤於榭魯圉人犖殺子般於次夫是誰之故

也非唯舊怨乎皆子之所聞也人求多聞善敗以監
戒也今子聞而棄之猶蒙耳也吾語子何益吾知逃
也已子西笑曰子之尚勝也竟召之使處吳境爲白
公勝居白有異圖謂其徒石乞曰王與二卿士子西子期
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
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
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爲利諂
不爲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惠王十年吳人
伐愼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
子西子期于朝而刼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曰吾

春秋列傳五　三十六

慙葉公也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
豫章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焚庫弒王不然不濟白
公曰不可殺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
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
弗從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
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
脩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子閭爲王子閭不可遂刼以兵
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
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
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圉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

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冑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冑乃冑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冑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諸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冑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亨乞曰此事克

則為卿不克則亨固其所也何害乃亨石乞諸梁兼二事令尹司馬國寧乃使子西之子寧為令尹使子期之子寬為司馬而老於葉初吳之入楚也子高之母與其弟后臧見俘於吳后臧不待而歸子高終身不正視之云

公子申字子西平王之庶長子也平王薨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壬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聆懼乃立昭王初吳王闔廬之弒王僚也公子掩餘出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昭王四年吳王使徐人執掩餘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於是來奔昭王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疆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冑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於諸華光又甚文

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為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已而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徐子失國來奔吳謀伐楚楚於是乎始病十年吳師伐楚戰于柏舉楚師大敗五戰及郢昭王涉雎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由于徐蘇而從王遂奔隨子西收聚散卒以敗吳師于軍祥會秦救亦至吳師再敗吳王乃歸明年昭王入于郢王之奔隨也子西為王輿

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
城麇復命子西問高厚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
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
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
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弗能也子西謝之
昭王既反國以子西爲令尹子期爲司馬王謂子西
曰方余奔隨時將涉於成臼藍尹亹涉其帑不畀余舟
必殺之子西對曰子常惟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
曰善使復其所以志前惡是歲吳太子終纍敗楚舟
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

期又以陵師敗于繁陽子西喜曰乃今可爲矣於是
乎遷郢於鄀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二十二年吳師
克越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
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
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酒不重席室不
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
取費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
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
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
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

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
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
已安能敗我二十七年吳伐陳昭王曰吾先君與
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自春至秋
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
如死棄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
申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
五辭而許之將戰王有疾庚寅王卒于城父
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群臣敢忘君乎從君之
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

斯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而立之章是爲惠
王惠王九年子西及子期伐吳及桐汭初平王太子
建之見殺於鄭也其子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諸
梁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
信而勇不爲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仁
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
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
使處吳竟爲白公十年勝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
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
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勝自厲劍

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
告汝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
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
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悛勝與
其徒石乞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
得臣字子玉楚大夫成王三十五年得臣帥師伐陳
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
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
人能靖者與有幾冬晉公子重耳過楚楚子與之語
不諫子玉請殺之楚子不可竟厚禮之三十七年秦

晉伐鄀楚鬬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秦人圖
商密商密人懼乃降秦師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
邊以歸子玉追秦師弗及遂圍陳納頓子於頓三十
八年魯臧孫如楚乞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
臣也秋子玉鬬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宋叛楚即
晉子玉及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三十九年楚子
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
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
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
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

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
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
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四十年晉人伐曹侵
衛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使申叔去穀
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
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
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
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
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
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

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
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
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乃拘
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
晉師晉師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晉侯
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慭次于城濮楚師背酅
而舍晉侯患之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
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敢煩
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乙巳
晉師陳於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

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而還獻楚俘於王初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已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為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喜曰莫余毒也已

申包胥者楚大夫與伍員友員將奔吳辭包胥謂曰楚王殺吾兄父為之柰何包胥曰於乎吾欲教子報楚則為不忠教子不報則為無親友也員曰我必殺楚包胥曰子能亡之我能存之楚昭王十年吳敗楚於柏舉遂入郢昭王出亡入雲夢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讐不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僇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乃走秦乞師曰吳為無道行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吳夷狄也夷狄之求無厭滅楚則西與君接境若鄰於君疆埸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君聞命矣子其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野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裂裳裹膝倚於庭牆立哭日夜不絕水漿不入口七日亡夜秦哀公素沉湎不恤國事聞其言大驚曰楚有賢臣如是吳猶欲滅之寡人無臣若斯者其亡無日矣為賦無衣之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與子同仇包胥九頓首而坐秦乃出師十一年包胥以秦師至楚大敗吳師吳師乃歸惠王十一年包胥聘於越越王問曰吳可伐耶包胥曰臣鄙於策謀未足以卜越王曰吳為不道殘我社稷夷吾宗廟以為平原使不得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惟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請問戰奚以而可包胥辭曰不知王固問乃對曰夫吳良國也能博取於諸侯敢問君王之所以與之戰者王曰在孤之側者觴酒豆

肉甞食未嘗敢不分也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疾者吾問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慈其幼長其孤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吾寬民以子之忠惠以善之吾修令寬刑施民所欲去民所惡稱其善掩其惡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貧者吾予之救其不足裁其有餘使貧富皆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南則距楚西則

薄晉北則望齊春秋奉幣玉帛子女以貢獻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蔑以加焉然猶未可以戰也夫戰之道知爲之始以仁次之以勇斷之不知則無權變之謀以別衆寡之數不仁則不得與三軍同饑寒之節齊苦樂之甚不勇則不能斷去就之疑決可否之議於是越王曰敬從命矣乃召五大夫曰昔吳爲不道殘我宗廟夷我社稷以爲平原使不血食欲徼天之衷兵革既具無以行之吉聞於王孫包胥既命孤矣

觀射父楚大夫昭王嘗問於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寔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乎天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而後使先聖之後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主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禋絜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爲之祝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

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舊典者爲之宗於是乎有天地神明類物之官是謂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無有要質民匱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則不蠲其爲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荐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

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寵神其祖以取威于民曰重寔上天黎寔下地遭世之亂而莫之能禦也不然夫天地成而不變何比之有子期祀平王祭以牛俎於王王問於觀射父曰祀生何以對曰祀加于舉天子舉以大牢祀以會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太牢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上下有序則民不慢王曰

其小大何如對曰郊禘不過繭栗烝嘗不過把握王曰何其小也對曰夫神以精明臨民者也故求備物不求豐大是以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畡數以奉之明德以昭之和聲以聽之以告徧至則無不受休毛以示物血以告殺接誠拔取以獻具為齊敬也敬不可久民力堪故齊肅以承之王曰芻豢幾何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王曰祀不可以已乎對曰所以昭孝息民撫國家定百姓也不可以已夫民氣縱則底底則滯滯久

而不振生乃不殖其用不從其生不殖不可以封是以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日卿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時天子徧祀群神品物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卿大夫祀其禮士庶人不過其祖日月會于龍豨土氣含收天明昌作百嘉備合群神頻行國於是乎烝嘗家於是乎嘗祀百姓夫婦擇其令辰奉其犧牲敬其粢盛潔其糞除慎其采服禋其酒醴帥其子姓從其時享虔其祝宗道其順辭以昭祀其先祖肅肅濟濟如或臨之於是乎合其州鄉朋友婚姻比爾兄弟親戚於是乎弭其百苛殄其讒慝

合其嘉好結其親暱億其上下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牛刲羊擊豕夫人必自舂其盛況其下之人其誰敢不戰戰兢兢以事百神天子親舂禘郊之盛王后親繰其服自公以下至於庶人其誰敢不齊肅恭敬致力於神民所以攝固者也若之何其舍之也王曰所謂一純二精七事者何也對曰聖王正端冕以其不違心帥其群臣精物以臨監享祀無有苛慝於神者謂之一純玉帛為二精天地民及四時之務為七事王曰三事

者何也對曰天事武地事文民事忠信王曰所謂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畡數者何也對曰民之徹百官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爲百姓姓有徹品十於王謂之千品五物之官陪屬萬爲萬官官有十醜爲億醜天子之田九畡以食兆民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

左史倚相世爲左氏故以官稱倚相嘗廷見申公子亹子亹不出左史謗之舉伯以告子亹怒而出曰女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謗我左史倚相曰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敬子若子方壯能經營百事倚相

將奔走承序於是不給而何暇得見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導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褻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導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子實不睿聖於倚相何害周書曰文王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惠于小民惟正之供文王猶不敢驕今子老楚國而欲自安也以禦數戒者王將何爲若常如此楚其難哉子亹老之過也乃驟見左史司馬子期欲以妾爲內子訪之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愿欲笄之其可乎對曰昔先大夫子囊違王之命謚子夕嗜芰子木有羊饋而無芰薦君子曰違而道穀陽豎愛子反之勞也而獻飲焉以斃於鄢芋尹申亥從靈王之欲以隕於乾谿君子曰從而逆君子之行欲其道也故進退周旋唯道是從夫子木能違若敖之欲以之道而去芰薦吾子經營楚國而欲薦芰以干之其可乎子期乃止

接輿楚人嘗佯狂以避世孔子之將適楚也歌而過

之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聞之乃下車欲與之言接輿趨而避之不得與言楚昭王聞接輿賢使使者齎金往聘迎之接輿笑而不應使者遂去妻從市來曰子幼而爲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車迹何深也接輿曰王不知我不肖也遣使者以聘我妻曰得無許之乎接輿曰夫富貴者人之所欲也子何惡我許之矣妻曰吾聞士非禮不動不爲貧而易操不爲賤而改行妻事夫子躬耕以爲食親績以爲衣據義而動其樂亦自足矣若受人重祿乘人堅良食人

懲鮮而將何以待之接輿曰吾不許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又違非義也不如去之於是與其妻相携變名姓而徙君焉終身莫知所之

討

鍾儀楚之伶人也共王七年使公子嬰齊帥師伐鄭鍾儀時從行焉既而晉會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以鄭公鍾儀獻諸晉八月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後三年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伶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太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

吳

季札號延陵季子吳王壽夢少子也壽夢子四人長諸樊次餘祭次餘眛次季札札賢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乃立諸樊攝行事當國政諸樊既除喪以父命讓位札札謝曰曹宣公之卒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也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之義吳人固立札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諸樊卒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札而止以稱父意於是封札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四年王使聘于魯見叔孫穆子說之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周樂為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歌豳曰美哉蕩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

德輔此則明主也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如是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已下無譏焉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也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詘近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音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曰美哉猶有感也舞大武曰美

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舞韶濩曰聖人之弘也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舞大夏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誰能及之舞韶箾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燾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無以加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觀去魯遂使齊說晏平仲曰子速納邑與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得所歸難未息也故晏子感其言遂因陳桓子納政與邑去齊使於鄭見子產如舊交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乃子子為政愼以禮不然鄭國將敗去鄭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

有患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曰異哉吾聞之辯而不德必加於戮矣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可以樂乎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在殯而可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家乎將去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三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札初使過徐徐君好札劒弗敢言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乃解其劒繫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與乎札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

吾心哉十七年餘祭卒弟餘昧立既餘昧卒又欲授札札讓逃去於是吳人立餘昧之子僚為王諸樊之子光以為吾父所以兄弟相傳者欲致位季子也季子即不受國吾當立及札使於晉光乃使人弒僚而自立是為闔廬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至夫差十一年楚子期伐陳吳使季子救陳季子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伍員字子胥楚伍舉之孫奢之子也奢二子長曰尚員其次也平王使伍奢爲其太子建太傅又使費無極爲少傅無極失愛於建王使無極爲太子取婦於秦秦女好無極馳報王曰秦女絶美王可自取而爲太子更求婦王遂自取秦女絶愛幸生子軫更爲太子取婦無極因恐一旦王卒而太子將殺已常讒建建毋蔡女無寵王稍益疏建使居城父守邊無極又日夜讒太子於王曰自無極入秦女太子亦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備焉且太子居城父擅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爲亂矣平王召其傅伍奢責問之伍奢知無

極讒太子對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踈骨肉之恩乎無極曰今不制後悔也王遂因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奮揚使人先告太子使急去不然將誅太子奔宋無極曰伍奢有二子不殺爲楚國患盍以免其父召之必至於是王使謂奢曰能致二子則生不能將死奢曰尚至胥不至王曰何也奢曰尚之爲人廉死節慈孝而仁聞召而免父必至不顧其死胥之爲人智而好謀勇而矜功知來必死必不來然爲楚國憂者必此子於是王使人召之曰來吾免爾父伍尚謂伍胥曰聞父免而莫奔不孝也父戮莫

報無謀也度能任事智也子其行矣我其歸死伍尚遂歸伍胥彎弓屬矢出見使者曰父有罪何以召子爲將射使者還走遂出奔聞太子建在宋往從之伍奢聞之曰胥已亡楚國其危哉楚人遂殺奢及尚伍胥既至宋宋有華氏之亂乃與太子建俱奔鄭鄭人甚善之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善鄭鄭信太子太子能爲我内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而封太子建乃還鄭會從者泄其謀鄭遂殺建建有子名勝胥懼乃與勝俱奔吳至昭關昭關欲執之胥遂與勝獨身步走至江江上有漁父知伍胥之急乃

渡胥胥既渡解其劒曰此劒直百金今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邪不受胥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至於吳吳王僚方用事公子光爲將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久之楚平王以其邊邑鍾離與吳邊邑卑梁氏俱蠶兩女子爭桑相攻乃大怒舉兵相伐吳使公子光伐楚拔其鍾離居巢而還胥說吳王僚曰楚可破也願復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吳王曰彼伍胥父兄爲戮於楚而勸王伐楚者亦以自報其讎耳伐楚未可破也胥知光有内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

諸於光退而與勝耕於野五年楚平王卒初平王所
奪太子建秦女生子軫及平王卒軫竟立爲後是爲
昭王吳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將兵往襲楚楚發兵
絕吳兵之後不得歸吳國內空而光乃令專諸襲刺吳王
僚而自立是爲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員
以爲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其大臣郤宛伯氏[illegible]
伯州犁之孫伯嚭亡奔吳吳亦以嚭爲大夫前王僚
所遣二公子將兵伐楚者道絕不得歸後聞闔廬弒
王僚自立遂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闔廬立三年
乃興師與伍胥伯嚭伐楚拔舒遂禽故吳反二將軍

因欲至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乃歸四年
吳伐楚取六與灊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昭王使公
子囊瓦將兵伐吳吳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
取楚之居巢九年吳王闔廬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
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囊瓦貪而唐蔡
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闔廬聽之
悉興師與唐蔡伐楚與楚夾漢水而陳吳王之弟夫
槩王將兵從王及戰夫槩王以其屬五千人先擊子
常子常敗走奔鄭於是吳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楚
昭王出奔隨子胥求昭王不獲乃掘楚平王墓出其

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
曰子之報讎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
能勝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僇
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子胥曰爲我謝包胥曰吾
日莫塗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於是申包胥如秦乞
師立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
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申包胥以
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師車五百乘與楚師會于稷大
敗吳兵于沂又敗于雍澨吳王乃歸昭王入于郢後
二歲闔廬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楚懼吳復大來乃

去郢徙于鄀十九年闔廬伐越越王句踐禦之于檇
李吳師大敗闔廬傷還卒於陘夫差立二年伐越敗
越于夫椒遂入越句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
夫種因太宰嚭以行成夫差將許之子胥曰不可臣
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
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
少康焉爲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
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
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
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

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吳王不聽乃與越平十二年夫差將伐齊句踐率其衆以朝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惟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

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恭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太宰嚭素惡子胥因讒之王曰子胥為人剛暴少恩猜賊王不可不備焉臣聞其使齊也乃屬其子於鮑氏夫為人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為先王之謀臣今不見用居常鞅鞅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子胥屬鏤之劍曰子以此死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讒臣嚭將為亂矣王乃反誅我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吳國半予我我顧不敢望也然今聽諛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為器而抉吾眼縣吳東門之上以觀越人之入滅吳也乃自剄死吳王聞之大怒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其後越竟滅吳

蹶由吳王夷末弟也夷末七年楚靈王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薳射以繁陽之師會於夏

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聞吳師出薳啟疆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楚子以馹至于羅汭吳乃使其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楚王使問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殆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脩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釁軍鼓

而敝邑知備以禦之不虞其爲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
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
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楚師遂濟於羅汭
及汝清吳不可入楚遂觀兵於坻箕之山以厥由歸
王楚平六年令尹子瑕言蹶由於王曰彼何罪諺所
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舍前之忿可也乃歸
蹶由

王孫雒吳大夫夫差十四年將會晉定公于黃池是
時越句踐乘吳無備敗王子友於姑熊夷遂入吳焚
姑蘇見王孫條取其六舟夫差方與晉爭長未成聞告合諸大
夫謀歸與會孰利王孫雒曰夫危事不齒雒敢先對
二者莫利無會而歸越聞章矣民懼而走遠無正就
齊宋徐夷曰吳既敗矣將夾溝而㕓我我無生命矣
會而先晉晉既執諸侯之柄以臨我將成其志以見
天子吾須之不能去之不忍若越聞愈章吾民恐畔
必會而先之王乃步就王孫雒曰先之圖之將若何
王孫雒曰王其無疑吾道路悠遠必無有二命焉可
以濟事王孫雒進顧揖諸大夫曰危事不可以爲安
死事不可以爲生則無爲貴知矣民之惡死而欲貴
富以長沒也與我同雖然彼近其國有遷我絕慮無

遷彼豈能與我行此危事也哉事君勇謀於此用之
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心請王厲士以奮其朋勢勸之
以高位重畜備刑戮以辱其不勵者令各輕其死彼
將不戰而先我我既執諸侯之柄以歲之不獲也無
有誅焉而先罷之諸侯必說既而皆入其地王安挺
志一日惕一日留以安步王志必設以此民也封於
江淮之間乃能至於吳吳王許諾乃夜戒三軍皆鼓
譟其聲動天地晉使大駭乃令董褐請事遂許吳王
先歃晉侯亞之既會越聞愈章王恐齊宋爲己害乃
命王孫雒先與勇獲帥徒師以爲過賓於宋以焚其
北郛過之後七年句踐滅吳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
祿以保姑蘇使王孫雒行成於越句踐欲許之范蠡
固諫不可句踐曰吾欲勿許而難其使者子其對之
范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曰昔者上天降禍
於越委制於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
王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雒曰子范
子先人有言曰無助天爲虐助天爲虐者不祥今吳
稻蟹不遺種子將助天爲虐不忌其不祥乎范蠡曰
王孫子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濱於東海
之陂黿鼉魚鼈之與處而鼃黽之與同渚余雖靦然

而人面哉臣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議議者乎王孫雒
曰子范子將助天爲虐助天爲虐不祥雒請反辭於
王范蠡曰君王已委制於執事之人矣子往矣無使
執事之人得罪於子雒辭而返范蠡不報於王擊鼓
興師隨使者至於姑蘇遂滅吳

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
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
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女得
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
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

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
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
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
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
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
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
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
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
既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
人以徇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

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
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
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
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
用兵卒以爲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
孫子與有力焉

伯嚭字子餘吳太宰楚伯州犂之孫也吳王闔廬元
年楚誅伯州犂伯嚭奔吳吳以爲大夫三年伯嚭與
子胥將兵伐楚拔舒殺吳亡二將軍九年遂進爲太
宰從闔廬伐楚楚大敗遂入郢鞭平王之尸夫差二

年王敗越於夫椒遂入越越句踐以甲楯五千保于
會稽使大夫種因嚭以行成請委國爲臣妾吳王將
許之伍員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
報句踐句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之曰
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間行言之於是越王乃以
美女寶器令種間行獻嚭嚭受之因說吳王曰嚭聞
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夫差乃
聽之與越成而罷兵四年越王句踐與大夫種范蠡
入臣於吳伍胥亟言於王請殺之太宰嚭諫曰子胥
明於一時之計不通安國之道願大王遂其所執[illegible]

拘群小之口夫差遂不誅越王令駕車養馬祕於宮室之中吳王欲臣范蠡蠡知不可得謂曰子既不移其志吾復置子於石室之內范蠡曰臣請如命吳王起入宮中越王范蠡趨入石室越王與夫人降服夫斫剉養馬妻給水除糞灑掃三年無難色吳王登遠臺望見越王及夫人范蠡坐於馬糞之旁君臣夫婦之禮不廢王顧謂太宰嚭曰彼越王者一節之人范蠡一介之士雖在窮厄之地不失君臣之禮寡人傷之太宰嚭曰願大王以聖人之心哀孤窮之士吳王曰為子赦之後三月乃擇吉日召太宰嚭謀赦越王太

宰嚭曰臣聞無德不復大王垂仁恩加越越豈敢不報哉願大王卒意子胥固諫不可太宰嚭曰昔者齊桓割燕所至之地以貺燕公而齊君獲其美名宋襄濟河而戰春秋以多其義功立而名稱軍敗而德存今大王誠赦越王則功冠於五霸名越於前古吳王曰待吾疾愈方為太宰赦之後一月句踐因太宰嚭入問疾吳王悅之乃赦越王歸國八年夫差及魯哀公會於鄫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焉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

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臝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嚭乃止九年夏齊悼公忿魯執邾子乃請師以伐魯魯聞之歸邾子於邾邾子復無道吳乃使太宰嚭討邾囚諸樓臺栫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太子革以為政十三年吳使嚭如魯請尋盟哀公使子貢辭之乃還秋衛侯將與吳王會于鄖既而辭之及魯哀公宋皇瑗盟吳王怒乃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于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

太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太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人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太宰嚭說乃舍衛侯十四年吳王與晉侯會於黃池王欲以魯公見晉侯子服景伯爭之乃止既而悔之乃囚景伯以還及戶牖景伯謂太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

來未之攺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共
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太宰嚭言於王曰無損於
魯而祗爲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過宋王欲伐宋殺
其大夫而囚其婦人嚭曰可勝也弗能居也乃歸初
伍員數與嚭爭越議嚭因讒于王曰伍員貌忠而實
忍人其父兄不顧安能顧王王前欲伐齊員彊諫已
而有功用是反怨王王不備伍員必爲亂與逢同共
謀讒之王王聞子胥使齊託其子於鮑氏遂賜子胥
屬鏤劒以自殺二十三年越王滅吳殺夫差而誅太
宰嚭以嚭不忠於君與己比周也

越

大夫種姓文名種字子禽越王句踐既敗於吳棲於
會稽之上乃號令三軍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
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大
夫種進對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
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夫雖無四方之憂然謀臣
與爪牙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也譬如簑笠時雨既至
必求之今君王既棲於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
乃後乎句踐曰苟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執其
手而與之謀遂使之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乏無所

使使其下臣種不敢徹聲聞於天王私於下執事曰
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
辱請句踐女女於王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
越國之寶器畢從寡君帥越國之衆以從君之師徒
唯君左右之若以越國之罪爲不可赦也將焚宗廟
係妻孥沉金玉於江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乃必
有偶是以帶甲萬人以事君也無乃即傷君王之所
愛乎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其孰利乎時吳
太宰嚭取貨于越乃言于王與之成而去後吳王復
伐越句踐將起師逆之大夫種曰夫吳之與越唯天

所授王其無庸戰夫申胥華登簡服吳國之士於甲
兵而未嘗有所挫也夫一人善射百夫決拾勝未可
成夫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履之不可以授命王不
如設戎約辭行成以喜其民以廣侈吳王之心吾以
卜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吳成而不吾足也將必寬然
有伯諸侯之心焉既罷敝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
燼乃無有命矣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曰
寡君句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於
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天王親趨玉
趾以心孤句踐而又宥赦之君王之於越也繄起死

人而肉白骨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
乎今句踐申禍無良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
思邊垂之小怨以重得罪於下執事句踐用帥二三
之老親委重罪頓顙於邊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
殘伐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
而辱軍士使寇令焉句踐請盟一个嫡女執箕箒以
晐姓於王宮一个嫡男奉槃匜以隨諸御春秋貢獻
不解於王府天王豈辱裁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夫諺
曰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無成功今天王既封殖越
國以明聞於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

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天
王秉利度義焉吳王乃還既黃池之役句踐襲吳入
其國大獲而歸已而夫差還息民不戒種乃昌謀曰
吾謂吳王將遂涉吾地今罷師而不戒以忘我我不
可以怠也日臣嘗卜於天今吳民既罷而大荒薦饑
市無赤米而囷鹿空虛其民必移就蒲蠃於東海之
濱天占既兆人事又見我蔑卜筮矣王若今起師以
會奪之利無使失悛夫吳之邊鄙遠者罷而未至吳
王將恥不戰必不須至之會也而以中國之師與我
戰若事幸而從我我遂踐其地其至者亦將不能之

會也已吾用御兒臨之吳王若慍而又戰幸遂可出
若不戰而結成王安厚取名而去之越王曰善哉乃
大戒師遂滅吳初句踐自會稽復國日以報吳謀於
范蠡蠡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
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亦不如蠡也王乃令種守國
以兵事咨蠡故越之所以滅吳而復振者皆種與范
蠡之力也吳既滅范蠡遂去自齊遺種書言越王爲
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勸之去種見
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
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

爲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
范蠡本南陽人家於越初濮上人計然博學無所不
通尤善計算南游於越范蠡師事之得其術以事越
王句踐句踐父允常與吳王闔廬戰而深相怨伐允
常卒句踐立闔廬乃興師伐越句踐擊敗吳師於檇
李射傷吳王闔廬闔廬且死語其子夫差曰必無忘
越三年句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欲先
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夫國家之事有持盈有定
傾有節事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天
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勞而不矜其功夫聖人隨時

以行是謂守時天時不作弗爲人客人事不起弗爲
之始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驕不勞而矜其功天
時不作而先爲人客人事不起而創爲之始此逆於
天而不和於人王弗聽范蠡復諫曰夫勇者逆德也
兵者凶器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
於人者人之所卒也上帝禁之行此者不利王不聽
曰吾已決之矣遂伐吳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
之夫椒句踐以餘卒五千保於會稽吳王合兵圍之
益急句踐謂范蠡曰吾不用子之言以至於此爲之
柰何范蠡對曰卑辭尊禮玩好女樂尊之以名不已

又身與之市王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曰請士女女
於士大夫女女於大夫隨之以國家之重器吳王不
許乃復使大夫種往賂太宰嚭因請委管籥屬國家
以身隨之吳王乃許成撤兵歸句踐既反國將使范
蠡爲政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四
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不如蠡王乃令大夫
種守國使范蠡與大夫柘稽爲質於吳二年吳人遣
之歸事詳太宰嚭傳比至王益親蠡而委國以聽曰
不穀之國家蠡之國家也蠡其圖之范蠡於是復言
於王以民事委大夫種以兵事自任君臣上下戮力

同心是故以亡國之餘卒能轉敗爲功以滅強吳皆
二子力也初句踐求報於吳也乃召范蠡而問焉曰上
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吳人之那不穀亦又甚焉吾
欲與子謀之其可乎對曰未可也蠡聞之上帝不考
時反是守彊索者不祥得時不成反受其殃失德滅
名沉走死亡有奪有予有不予王無蚤圖夫吳君王
之吳也王若蚤圖之事將未可知也又一年王召范
蠡而問曰今吳王淫於樂而忘其百姓亂民功逆天
時信讒喜優憎輔遠弼聖人不出忠臣解體曲相御
而莫適相非上下相偷其可乎范蠡對曰人事至矣

天應未也王始待之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今
申胥驟諫其王王怒而殺之其可乎范蠡對曰逆節
萌生天地未形而先爲之征其事是以不成雜受其
刑王姑待之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今吳稻蟹
不遺種其可乎范蠡對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王
姑待之王怒曰道固然乎妄其欺不穀邪吾與子言
人事子應我以天時今天應至矣子應我以人事何
也范蠡對曰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以
成功今其禍新民恐其君臣上下皆知其資財之不
足以支長久也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猶尚殆王其且

馳騁弋獵無至禽荒宮中之樂無至酒荒肆與大夫觴飲無忘國常彼其上將薄其德民將盡其力又使之望而不得食乃可以致天地之殛王姑待之至玄月王復召范蠡而問焉曰諺所謂觥飯不及壺飧歲晚矣子將奈何對曰吳王會諸侯於黃池精兵悉從行獨老弱與太子留守蠡乃對曰可矣微君王之言臣固將謁之王於是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伐吳吳師大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於王王反自會稽請成蠡以吳尚能與守也乃復言於王許之成而退後四年復伐之大破吳師因以

兵圍之復棲吳王於會稽之山吳王使王孫雒行成於越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罪於會稽今君王其圖不穀不穀請復會稽之和王弗忍欲許之范蠡諫曰臣聞聖人之功時爲之庸得時弗成天有還形天節不遠五年復反小凶則近大凶則遠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遠今君王不斷其忘會稽之事乎王曰諾不許使者往而復來辭愈卑禮愈尊王又欲許之范蠡諫曰孰使我蚤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夫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王姑勿許其事將易冀已王曰吾欲勿許而

難其使者子其對之范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曰昔者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雒曰子范子先人有言無助天爲虐助天爲虐者不祥今吳稻蟹不遺種子將助天爲虐不忌其不祥乎范蠡曰王孫子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濱於東海之陂黿鼉魚鱉之與處而鼃黽之與同陼余雖靦然而人面哉臣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諓諓者乎王孫雒曰子范子將助天爲虐助天爲虐不祥雒請反辭於王范蠡曰君王已委制於執事之

人矣子往矣無使執事之人得罪於子使者辭反范蠡不報於王擊鼓興師以隨使者至於姑蘇之宮不傷越民遂滅吳反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於越矣王曰不穀疑子之所謂者何也對曰臣聞之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爲此令事已濟矣蠡請從會稽之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於越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然身死妻子爲戮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輕舟浮於五湖王命工以良金寫其狀朝禮之浹日令大夫朝之環會稽

三百里以爲蠡地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蠡之地者使無終沒於越國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

陳

洩冶者陳大夫也靈公十四年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於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既而其行益甚洩冶退而告人曰陳其亡矣吾驟諫君君不吾聽而愈失威儀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爲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今君不是之慎而縱恣

焉不亡必弑靈公聞之以洩冶爲妖言而殺之後果弑於徵舒

虞

宮之奇虞大夫也晉獻公在位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爲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冀之既病則亦惟君故今虢爲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於虢虞

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以還又三年晉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公復許之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偪乎親以寵偪猶尚害之况以國乎公曰

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宮之奇遂以其族行曰虞將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冬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脩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

隨

季梁者隨之賢臣也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隨人使少師董成鬬伯比言於楚子曰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伯比曰以爲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擧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

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脩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脩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脩政楚不敢伐越二年楚子合諸侯於沈鹿黃隨不會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

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御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於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鬬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與盟而還

曹

僖負羈曹大夫晉文公爲公子出亡過曹曹共公不爲禮聞其駢脅欲觀其狀止其舍諜其將浴設微薄而觀之負羈妻謂負羈曰吾觀晉公子賢人也其從

者皆國相也以相一人必得晉國得晉國而討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負羈饋飧寘璧文公受飧反璧負羈言於曹伯曰晉公子君之匹也君不亦禮焉曹伯曰諸侯之亡公子多矣余焉能盡禮焉對曰臣聞之愛親明賢政之幹也禮賓矜窮禮之宗也禮以紀政國之常也失常不立君所知也國君無親國以爲親先君叔振出自文王晉祖唐叔出自武王夫文武之功實建諸姬故二王之嗣世不廢親今君棄之是不愛親也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卿材三人從之可謂賢矣而君蔑之是不明賢也謂晉公子之亡

不可不憐也比之賔客不可不權也失此二者是不
憐賔不憐窮也守天之聚將施於宜宜而不施聚必
有闕玉帛酒食猶糞土也愛糞土以毀三常失位而
闕聚是之不難無乃不可乎公弗聽既而文公復國
誅觀狀遂入曹數之以不用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
且曰獻狀令無入負羈之宮免其族魏犨顛頡卒爇
僖負羈氏文公怒殺顛頡以徇于師
曹子臧名欣時宣公之庶子也宣公會晉伐秦卒於
師曹人乃使公子負芻守使子臧逆宣公之喪秋負
芻殺其太子而自立是為成公諸侯皆請討之晉人

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冬曹宣公既葬子臧不義成
公將出奔國人聞之亦將相率從子臧以行成公乃
懼且告其罪且請留焉於是子臧乃反而致其邑明
年成公會諸侯同盟于戚晉侯執之以歸于周諸侯
皆賢子臧請王晉將見子臧于周而立之子臧辭曰
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
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三年曹人請于晉曰
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
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是大泯曹也先
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唯不遺德

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於是晉侯謂
曹人曰苟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不得已乃復歸于
曹以待晉命既而晉人復請于周以反成公子臧於
是盡致其邑與卿而終身不仕子名會悼公二年會
以事忤公遂出次於鄭以待公公久而不召遂自
鄭出奔宋故春秋書曰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所以
表其賢者之後而能盡去國之禮也

蔡

聲子事蔡公為大夫故大師子朝之子初楚大夫伍
參與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伍舉娶於公子

牟公子牟為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
鄭將遂奔晉聲子如晉遇於鄭郊饗之以璧侑曰子
尚良食二先子其皆相子尚能事晉君以為諸侯主
辭曰非所願也若得歸骨於楚死且不朽聲子曰子
尚良食吾將歸子湫舉降三拜納其乘馬聲子受之
還見令尹子木子木與之語曰子雖兄弟於晉然蔡
吾甥也二國孰賢對曰晉卿不若楚其大夫則賢其
大夫皆卿才也若杞梓皮革焉楚實遺之雖楚有材
不能用也子木曰彼有公族甥舅君之何其遺之材
也對曰昔令尹子元之難或譖王孫啓於成王王弗

是王孫啓奔晉晉人用之及城濮之役晉將遁矣王孫啓曰是師也唯子玉欲之與王心違故唯東宮與西廣實來諸侯之從者畔者半矣若敖氏離矣楚師必敗何故去之先軫從之大敗楚師則王孫啓之爲也昔莊王方弱申公子儀父爲師王子燮爲傅使師崇子孔帥師以伐舒燮及儀父施二帥而分其室師還至則以王如廬廬戢黎殺二子而復王或譖析公臣於王王弗是析公奔晉晉人用之實讒敗楚使不規東夏則析公之爲也昔雍子之父兄譖雍子於恭王王弗是雍子奔晉晉人用之及鄢之役晉將

遁矣雍子與於軍事謂欒書曰楚師可料也在中軍王族而已若易中下楚必歆之若合而陷其中吾上下必敗其左右則三萃以攻其王族必大敗之欒書從之大敗楚師王親面傷則雍子之爲也昔陳公子夏爲御叔取於鄭穆公生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使子南戮於諸侯莊王既以夏氏之室賜申公巫臣則又畀之子反卒於襄老襄老死於邲二子爭之未有成恭王使巫臣聘於齊以夏姬行遂奔晉晉人用之實通吳晉使其子狐庸爲行人於吳而教之射御導之伐楚至于今爲患則申公巫臣之爲也今湫

舉取於王子牟子牟得罪而亡執政弗是謂湫舉曰女實遣之彼懼而奔鄭緬然引領而望曰庶幾赦吾罪又弗圖也乃遂奔晉晉人又用之彼若謀楚其亦必有豐敗也哉子木乃使湫鳴召其而復之

朝吳蔡聲子之子楚靈王滅蔡封棄疾於蔡朝吳乃依棄疾在蔡有觀從者率群失職以亂於是朝吳從棄疾以入楚是爲平王平王既立乃求蔡靈公之孫廬後封於蔡自是終春秋之世而蔡之祀守不隳者皆朝吳之功也平王二年費無極讒於王遂出奔於鄭

春秋列傳卷之五終

春秋列傳五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劉節撰節字介夫號梅國大庾人宏治乙丑進士官至刑部侍郎是編取春秋內外傳所載列國諸臣類次行事各爲之傳始祭公謀父終蔡朝吳凡二百有二人全本舊文無所考證鄒縣潘榛爲之訓釋亦頗疎畧